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三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三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三〇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挹奎樓選稿十二卷

〔清〕林雲銘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五年陳一夔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挹奎樓文集十二卷》提要

序

昔人謂詩必窮而後工予謂文亦然左盲作傳而屬成史昌黎州河之斥柳州坡公之遠謫瓊海往往從流離困頓中發其激昂感慨之懷逆觀任化之[illegible]之所以造就才人者豈偶然哉晉安林西仲先生少稟殊質績學嗜文登戊戌進士早以詩古文詞發聲都下始蒞新安司理丁未後退居建溪結廬冶澗思優游泉石以大肆其著述甲寅閩逆起家罹兵燹田廬一空而[illegible]陷賊獄此遭際之一窮也既而閩

關抵杭營書舍　典墳日與四方名士往來唱和一時騷壇鼓吹重振兩陵不可謂非晉安之右甲戌嘉平祝融熾桓旅鳥焚巢此重除之再窮也乍時尚支古人不以貧窶介意獨是著書等身濤經烈殘舉一切鏤肝琢腎覃思研慮之文貲字不留人間則遺際奇窮抑又古今所罕覯矣乙亥夏日予請假還里訪兩仲於吳山之麓方喜十年知交意氣如故而偃蹇淪落播遷顛躓之狀多久世所不堪者因慨然曰吾生平精力盡在詩文今神氣日衰流光不待昔年漸

簡殘編掇拾於塵灰燼之餘者予能為我進退甲乙俾苦心不沒於天壤從此亦可無憾矣丙子春予再過西湖敗損齋焚餘十卷云山散音八卷嚴加存汰又益以近日新篇釐為一十二卷洵洋洋夫觀奚予尤生於經史無不淹貫又探奇於莊屈取法於史漢摹神於唐宋大家宜其才楙力厚品格高古而姿韻悠揚不愧當代作者向非數十年間追之以患難坎坷鍊之以窮愁抑鬱怨有盡年筆鋒磨於仕宦經營人情酬酢之內亦安能激昂感慨一吐胸中之奇

而達觀於化機與造物者遊哉文必
窮而後工正天之篤於造就才人也別
有莊子因韓文起古文析義行世領異
標新每闡前人所未及故薄海內外咸
奉為準繩其所以開後學津梁者又豈
在六史韓蘇下
仇[illegible]
晉
康熙丙子歲　春望後南江年家眷弟
仇兆鰲　題於西湖舟次

自序

余向為文懶不自惜成則輒棄其草及抱鄉建溪七年方
輯得損齋焚餘十卷未幾閩變原板被奪於兵幸而從孫
帶磯重新持贖始得携入西泠又十數年再鐫得與山蠶
音八卷方謀流布不期甲戌之臘風餤大作萬室為灰余
身之不恤文於何有余嘗謂文之可存與不可存在作者
得而主之至於能存與不能存則別有主之非作者所得
與也雖古今作者鮮不以文之能存為幸然王弇州有文
章九命之說如果可傳則余之畢生顛躓屢濱於危何必
[illegible]非誤用其心自貽伊戚乎又當以文之不能存為幸矣但
私計數十年中口不絕吟手不停披僅得此量衍危言聊
以自寄今且厄遘桑榆恭苦賤窮且葬溝壑而此區區者
如時鳥夜蟲本非有心於予人世亦併羅撕刈根株不遺
必至與負販之傭盲聾之夫碌碌同歸於盡而後已我非
伊何不無已甚是果出於命乎則又非余之所知也茲幸
甬上仇滄柱先生　予告旋杭慨寓春暉因遍購舊刻而
集原本是蒲删定得文十二卷賞之同里劉水陳君陳君
以壽苑之雄方守旹上篤於世好慨然捐俸重鐫是皆於

余所不能存者而存之又安知前此之初厄於兵繼厄於火非有待於仇先生之物識與陳君之古道可以推擇而由成乎斯文未喪天命不欺此中殆有主之旣可强也至於余文之可存與不可存海內大矣別源淵而定驪牝者必有其人倘有教言余當端拱傾耳以竢

康熙丙子歲立夏日安林雲銘西仲氏自題

挹奎樓選稿目次

抱壹樓選稿目次終

抱壹樓選稿卷之一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前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湏水訂

議

嚴州南米改折議 已亥

嚴郡僻處山叢地狹田少計歲入不足供三月之食君民仰給江楚衆糶肩挑歷崇岡重嶺而至可謂艱矣故南米西倉水兑二萬九千三百四十一石六斗向徵折色萬曆

年間每石定價七錢至明季增至九錢五分舊冊犁然可驗也順治三年因一時軍需告急遂改本色然以地不產米雖徵本色實輸折銀遞年議委官役領銀採買解司豐歉不齊價值難於畫一且其中雜費多端官役賠累往往有棄職捐貲者有百姓輸米一石致有數石之費於公家總無銖兩餘羸從使官役陷累不堪豫可數也前本郡紳衿約里僉議願照漕米折例每石一兩四錢更酌豐歉之平外加四錢雖經前院　題請部覆不行但此項曾經總漕蔡　題定爲各衛領運官丁安家月糧漕司派給糧單

委衙官致滋弊竇除真正人命具詳發審外一切依漲投
繯墜樓淹水等項飭以官置棺木盛殮然後取具地方件
作甘結及該縣印結申報立案毋庸驗塲以長刁風備有
打死搶掠之徒嚴治罔貸使知殺人不死者雖施其詐者不
能遂其貪則此風當不禁而自息矣第中可以治數十
人之命而不可以全數千家之產若將來法久弊生或不
盡真命行賄隱匿重傷申官利令智昏扶同具結朦朧聽
屍親自具如虛反坐甘結一紙別取下詞私齊開棺見屍
認狀粘詞上控準行檢驗如果係真命當堂告詰究辦而

官役自有枉法受賍新例一件　疏題究明立罪重懲不
然原告坐誣之外而平詐復有關棺見屍重律法在必行
懸示通衢彼見假命居奇有害無利亦何苦越控長刁自
干明禁乎此救弊補偏要辭不可不講然亦千百中之一
二也

挹奎樓選稿卷之一　終

挹奎樓選稿卷之二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甬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湏水訂

序

古文析義序　壬戌

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所謂甚者以穿鑿附會失其本旨
耳後人不明此意往往爲鹵莽者藉口然南村詩云奇文
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若不求解則疑義之析也何爲乎哉

故古文篇法不一皆有神理有結穴有關鍵有線索或提
起或脫卸或埋伏或照應或收或縱或散或整或突然而
起或忽然而止或拉雜重複或變換錯綜亦莫不有一段
脈絡貫行其間學者憒憒於此祗記取數語活套可以攙
入八股制藝者便自稱學古有獲如此雖白首下帷何益
甚而坊本中評註紕謬以訛傳訛致下古作者苦心埋沒
靡塗尤爲憾事余自束髮受書即嗜古文詞時雜師亦僅
取坊本訓詁口授然余終疑古文必不如是作在後人亦
必不應如是讀也此長假取一二篇逐句逐字分析揣摩

實之驗所攄抒情愫而發揚其所得文致之前編尤盛擷

余尚友之盧願未遂此此而採英擷華是亦食雞跖者不必全雞已盡嚐全雞之味矣海內讀古者苟此以合讀前編庶無憾海遺珠之憾乎

莊子因序 癸卯

余支離成性不爲事物所宜於莊爲近故少而好之久而彌篤稍長涉獵仕門諸書私念人生地上寓也其與幾何逍遙寢臥於無何有之鄉一壑一邱此生之事業畢矣戊子以來歷今十有六載其間天損入盆之游加俾長人之鵝鴨難以自遂不得不習爲一官舍鵬飛而從鷃笑自是以後爲樊雉爲廟犧爲雕籠異鵲求其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此其難者故有甚憂兩陷塵縛不得成陰陽之食人與金木之訊者等吾友部是能善於莊案頭之餘爲余談及余聆之若昆弟親戚聲欬於蓬藋聽之惡也急索書竟讀之則見見陽開闔網羅都盡之暢然矣大虛已遊世人莫能覩而流遁決絕爲大道所不由則今日之余稱許淳相與爲風雨聚散之序雖不足以消成斯其所得於莊者固不在區區筌蹄間也但大道日漓去古漸遠讀莊之家自郭子位以後言人人殊究爲魯衛之政無關異同使人從受其蹤聞遺得性焉余考歷諸本參以管見櫛比其詞彙括其旨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以治莊之道統之書求合乎作者之意而止異日者璧龍未嘗腐鼠已捐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漸手此一編以質於大莫之國若謂漆園功臣漆園罪人呼牛爲牛呼馬爲馬余何辭乎而人譽之而人不譽之邪亦因之而已矣遂以因名

韓文起序 癸酉

余童年負笈鄉塾見制藝中有用韓文詞句人輒奪之因購一坊本以爲中郎枕祕接日所受於師者既成誦即暮而潛玩不令諸學童聽覩塾師覺余汎覽有妨舉業伺而欲攫之戒以莫楚俔而擲去則韓文一部也大笑而罷余因摘所疑質問觀縷勝甫不能語良久悲且歎曰古文不過取其明晰易曉詞句擬入制藝足矣何深求爲余進曰[illegible]

[illegible]

中綱余反覆探索雖有所料即作蠅頭小書逐段逐句分記於各篇之內常恐有宛起鶻落少縱即逝之虞不惜一

夜十起如是者有年漸覺鄙見日新積疑盡釋諺云故書不厭百回讀又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良有以也所錄疑本亦不輕以示人闕疑之後與所註萃昔一時俱從然妄此專習之最久猶歷歷可記意所發者支析義前後編常以顛眼爲錯謬轉徙西湖杜門三歲復取唐書摘傳核令集中一一人一事悉有原委攷據加以篇末總評發明令文大青宸命余子試校錄問世因以起衰之義題之曰起衰昌黎生八代之後頹於波流靡中能自樹立屹然不仆是衆人皆不爲而獨爲則所謂起衰者有振起之義歟余不佞有宋穆伯之好謬取家誦戶習之書摘盡俗解傳訛獨據管窺一得是而此未嘗有而始有則所謂起者亦有擬起之義焉海內君子者得是編當見韓文堂奥必能於刪竊詞何之時溯流窮源漸漸故習慨然自命以爲一代作者是古人不可學而可學則所謂起者又有與起之義焉知此三說思過半矣起之時義大矣哉是編也得晉江黃子定可以永署餘閑究心史學考證辯難必極其毫釐無遺然後已而新安汪子嚴揚家學有素復以彙出觀察王弘中燕喜亭滕王閣二記及神道碑銘祖德收斷慨然減貫倩梓拘其相與有成也固併書之以誌不忘

宋名臣言行錄序 壬寅

是錄也乃紫陽先生繼綱目而作之微意也綱目起自周烈以迄五季歷千三百六十二載其紀事書法固已止矣春秋矣然以身任宋室國史未暇處後之執簡者或有見聞興諷令往哲之嘉猷弗彰亦有心斯道者之責也故纂集八朝名臣言行一以見當代臣子立朝涖政成班班可觀一以見忠厚開基規模宏遠其臣如此其君之行事從可推矣至南渡以後李幼武氏復採忠孝理學諸君補之以爲一代全書是又紫陽一功臣也錯傳已久近與綱目俱弗戒於火余不敏切理新都敬從其裔孫烈之請先爲付梓而綱目且將次第重鐫譬之祭川先河而後海有事於泰山者必先配林也後之學者得覽茲錄大而羹爲鼎名孔孟學術悉階於此其次亦不失爲謹身寡過攷法觀摩不特紫陽與太平老圃之課意以傳而宋代三百二十年諸名臣之經濟學問得藉不朽即千三百六十二載之史學賴有統精其有裨於名教豈少哉

張南軒詩集序 甲戌

詩學高深精微古今論詩代不一人人殊學者常以無所取裁爲憾余嘗謂詩通於樂故樂者詩之此聲音之道所以治性情也閑之詩教者尚上下千古論詩知人亦爲其性情所寄不可以僞若徒襲取飾飣推敲刻鏤不由中出是爲漢魏三唐牛後詞藻工無補於學術不足道矣宋儒張南軒先生史載其穎悟夙成勇於從義嘗自奮厲以古聖賢爲期作希顏錄蓋以顏氏子之學不遷不貳皆從性情中得力而用舍行藏獨與聖人爲徒其用大也註述諸書皆有功於聖學世咸知之至所爲詩則又觸景成吟借題抒寫默契道體而平日之躬行實踐亦無不旁見側出有原有委悉備之以和平之音沖淡之詞絕不斤斤於漢魏三唐陳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抑此而推則知先生嘗目入殿對揚危言切直而非激於意氣守郡條教隨事剴陳而不涉於安排大抵本於義之所當爲而發於心之不容已詞非從性情中得力而能爾乎昔顏氏子問尼山孫氏之歟論撰選目得損益始終之詞遂不至造人造衷詩通於樂聲音之道其微而爲功於性情甚大得此意而推之邪閑方可以鑠詣故卿爲一代治化之資用舍行藏本無二致卽謂先生之詩爲先生希顏之學垂爲詩教可也茲値兩浙大中丞張公以一代道儒主持學術旣葺祠宇用光俎豆復命鐫其詩錄及是編行世而先生十九世孫名如方鐸杭郡尤互啟誦稱勤廉稱可謂克承先志矣余願讀是編者味其足言本言以先生之學爲學自治其性情勿僅作詩觀也則古聖賢未嘗不可自期庶無負中丞公表章之意與其後人搜輯考訂之勞也夫

朱子年譜序 癸酉

紫陽朱子續孔孟道統之傳所著述迄今數百年學者蓋而習之白首猶不克盡此人所共知者然其力學精進或出或處必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行道明道指歸七十一年中生不徒生死可以死則又非著書以自見者所能殫窮爲一也宋末諸公譜之以年合諸勉齋所狀可謂詳悉惟是夫子歷事四朝君相薦召不一而在朝不過四十六日卽在外九考亦不能究其猷施甚至姦黨攻指爲逆或斥爲僞人皆惜之而莫明其故愚竊以爲三代之後迄於漢唐皆分儒術治行爲兩途間有勵精致治大約雜以

勳功術且遷就絕不問及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說其所由來久矣況當南宋王業偏安疆埸多故日不暇給以陳同甫之才識猶不免畸重事功儕漢唐於三代與夫子爭辨不合他尚何說哉不知內聖所以外王萬世之常經即救時之急務夫子前後奏對屢有危言激論無一非雪恥復仇至計實出於天理之不容已若一時君相稍以私意利欲參雜其間必不能親賢遠姦培國本以鼓士氣諸勿其論即如切指韓侂胄之姦且數目之趙汝愚以引入政府爲戒而光宗念其私勞非失之不能正心乎汝愚輩其易制非失之不能格物乎擒擴震黻之秋尤非術且遷就可以自書此則其彰明較著者要知夫子內聖外王之學總在辨析理欲關頭體用合一其出處用舍孔不能必之魯衛孟不能必之齊梁三代而下道大莫容其致一也前茲譜者能以夫子之學爲學再從事於所著述之書則百節迎刃自解眞儒者治或可得而再觀此世道之幸矣

徐巨翁忠節錄序　謝應鑅　宋恭帝德祐二年殉節

綱常爲世道之柱維吾儒讀聖賢書知大義在天壤間本無可逃宋末臨安徐巨翁先生則身太學以聖賢爲師乃眞儒也元伯顏兵至先生誓死報國夫人方氏以殺身蓮沼爲倡子琦嶽二君暨女元娘相從溺井忠孝大節雖僮豎亦知之但所云朝廷養士三百年似専指太學而言前此關閩濂洛之盛悉本崇儒治化毋論已仕未仕大義總無所逃且是年元制人爲十等儒列娼丐之間世道之變已極人道之滅幾盡道存與存道亡與亡故不惜以一身一家爲千古綱常之寄非有避於勢非有慕於名非有激於氣成仁取義其心安焉越數年孔聖賢爲中賢而太學鞠爲茂草尤甚於暴秦之焚坑始知先生於此兼爲斯文抱痛以不及見爲幸未可徒執魯連蹈海之言例論其迹也余嘗按文信國死於至元十九年其答王積翁有黃冠歸故鄉之說人或疑之不知其學道藏作妖書以誑昊天上帝乃十八年之事俗圖欲擇其所棄者自處以明此身必不容於元世之意而衣冠則書孔孟之言亦取其所棄者爲絕命詞以謝先聖而示後學與先生之死俱於忠節內寓衛道之深心古人措意其不易明類如此先生裔孫洛成上承二子有文行下地撫祀曲盡崇先之勞可謂克知所務請鉅公序之甚詳故余獨推言其所未及云

王陽明全集序

關閩濂洛之後談理學者無如姚江良知之旨擊其大全然須會得真知非尋常知識湛然靡然無知無不知故謂之良經濟文章俱不出此其實至此亦無安著處此千聖相傳心法也吾儒徹上徹下之功止此一事所爭者純與不純之別而已余少年受書時聞塾師言吾儒所學在爲文章以取科第已耳筮仕後困厄顛躓皆非人意計所及知此身之外無一可恃遂汎覽二氏經典者然有出世之思然終以棄絕人倫爲疑因反求諸關閩濂洛之說不得要領迷悶日久既而讀陽明先生全集反覆辨析總不出真知大旨而後渙然悟吾儒所學在此一事且當下具足不假外求也故歸里後遯跡建溪七年不復作出處想耿逆變亂後齒四十有八月就戮者三不復作生死想消吞武林局戶讀書四壁蕭然不復作饑飽寒煖想但此心當湛然靡然之頃而動靜語默夢覺之交往往旋得旋失乍合乍離不能自必始歎用功實深之數有不可盡矣癸亥夏抄余同年友姚江俞君嵩菴以宰從化時所梓陽明全集見示余讀之乃二十年前所揣摩者今且老而故我今我不能無大異焉對之未嘗不面熱汗浹也惟是嵩菴當宰從化而下車即以是書敎人則其爲治可知矣宰從化未幾遭值烽火搶攘七邑不失則其平日得力尤可知矣然功實於純當湛然廓然之頃而動靜語默夢覺之交無得失離合之異宜必有著處此也嵩菴有得於此是其無所用功處用功卽謂一身總良知之統可也豈僅傳其書已哉於其屬序因書此以遺質之

黎陽姜二先生建祠錄序（大行諱垓 給諫諱埰）

明季人才進退其大柄悉歸羣閹懷宗首勦魏璫自矜英斷爾可以制其死命而用之而不知適爲羣閹所用時在位諸臣有皎皎自好者復分立門戶互相傾軋往往直言似譏危言似謗有激之言似懟風聞之言似誣皆英斷之主所深疾而不能姑容者以故羣閹得以從中搆扇惟所欲爲賄賂公行廉恥掃地有自來矣周延儒賂大璫曹化淳而入閣實宦豎爵祇爲羣閹効鷹犬以搏擊懋及得君寵而聽之遂爲傾陷賜死利盡故也姜給諫欲開言路疏論延儒實犯羣閹之忌所以上怒至不可解大行請削阮翹磚亦闌魏璫必不宜進用羣閹惡傷其類若非變名

走匿其能免乎在儀宗以舉朝逋逃無一人可以托國者所狎習者惟閹路馬不啻器鼠不投凡作閹者即爲讒爲謗爲黠爲誣皆罹重典不知舉朝未嘗無人但得侍君側者非媚閹無以爲進身之路非賄無以爲媚閹之資非罔上行私無以爲賄貨之計賄賂既塞民困盜興此漢唐亡國殺戮亦無不然也厥後化淳獻門迎闖猶矜言富貴尚在此雖全無心肝不足爲怪而給諫至易代猶死不敢攀命葬敬亭之麓使死者而復生親見其事追思乎昔之倚任如彼刑戮如此又不知當何如懊恨也嗚呼嘅矣虎

丘組豆欲使千百世而下爲人主者宜早辨君子小人之用心廣開言路尤不可使閹寺預政以階必亡之禍區區爽斷總不足恃非徒爲二先生之大節足光祀典已也

聖賢儒史序

史乘記載詳而能聚者罕有成書後人採輯牽合益多闕畧謬譌有志之士生於千數百年之後而追溯於千數百年之前其爲得適矣烏從補葺而釐正之他不具論竊思平日所誦法者尼山一席而下莫如從祀諸賢及歷代理學諸儒爲古今道統攸屬顧今其人其事一付諸疑則傳疑不可謂非吾鄉憾事然而學不憚則無從辯討其異同識不稱則無從決擇其當否功不專則必以他務紛馳因而奪其力志不篤則必以歷久怠廢因以底於成以故前此千數百年中雖有從事於補葺釐正欲斷其詳且聚爲叢若斯其難也西陵王子帥堂秉姚江體巖多疾謹交游丁帷刻苦學識日充不求聞知於世而睿望益隆初爲中丞滙忠貞公賓識有賢良之褒嗣 康親王以大將軍奉 命南征廉其文行賜袍優禮人咸榮之而帥堂益自下賁賸力疾著述爲斯道干城之倚其功其志亦已異凡

所著性理八書內有聖賢儒史考自尼山以下凡從祀諸賢諸儒事蹟用予長孟堅作史之法分而爲列傳爲贊爲年表爲論辯爲志或採諸舊傳或出自獨斷莫不有原有委核析條分俾千數百年中見知聞知若合一堂無從前闕畧謬誤諸病討引用書目百有餘種搜輯考訂無間衆說者垂二十年非學之博識之精功之專志之篤安能詳而且覈若是者乎表章往昔開示來茲實爲宮墻壯京之光不但爲則古稱先之助謂之良史可也謂之眞儒可也讀是書者當有定論矣

天經或問後集序

漢儒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無所弗該其有象可見者謂之天文乃天之一端耳天文中可按象推測以定吉凶者謂之占驗又天文之一端耳世人終日戴天不知天爲何物而談天者流又專執占驗皆見贓謝謝自矜獨得不思天地萬物皆吾儕性分中所有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眞儒之學也吾閩游君子六從事於性命之學有年不求聞達於世雖然有會於道之大原會著有天經或問一編博徵羣書自抒獨見識者推爲一代眞儒久矣余向寓肅州與有志於理學者以得遇名賢得讀異書爲快事暇予六未嘗不與傾與日以其所學大非尋摘章句者所能窺解而予六亦以爲世人不可莊齋數覼縷樂爲余言爲闢余遊跡西湖浮沉市肆中碌碌俗緣所見所聞大率較論八股爲獵取科第媒梯不則致鑽詞章倡和以博聲氣即有力攜其辯者亦不過屛絶外營以爲天地萬物無與於己滃然自足而止耳每追憶曩日與子六傾倒晤相與探圖書之秘窺性命之源極天地事物之變探鬼神生死之機不啻復得素書不以名賢難遇異書難購爲歎惋也辛酉三月子六自都林來杭訪余於客邸攜手傾倒間復出所著天經後集相質其中曆法躔度歲差以及理氣性命與夫一切山海人物生死變幻可疑可愕之事無不引證明確解惑辨謬一準諸理之不易以補前書所未備且語語主持世教今 國家文治聿興理學正誦當斯明於斯世子六共持此書以應 當宁旁求宜必有合乃別來數年頗未收藏以此自見於風塵間何可勝惜然大道當明必俟運會所至以數千年來未發之秘獨待子六闡揚辨證且得嗣君熊熙燕翀等服膺庭訓詮述後先則鬼神亦未始無意於其間也吾黎不茲乎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斷鑿石室圭竇篳門端不能爲其儒分加潤色若夫書中之理余所欲言者皆子六所已言又烏能多贅一詞哉

聖學眞諦序

世儒相沿六經用以作制藝取科第而已間有自疑求後一着無歸宿處聞穪黃者流從而求之此世俗所謂卑然者也若依然不知性命之學春花秋草變化同盡則又比比而是矣不知聖賢垂訓原未嘗有不盡之義必待乞靈

於貝葉丹經而始得之也西泠毛君稚黃著有聖學真詮二卷闡發倫常者完性命以完性命者了生死其旨義精確於六經四子之蘊披剝靡遺乃世儒或疑倫常肆應有妨於性命之消歲不但未嘗當然之理亦未悉此中用功甘苦之數也夫人當推勝獨處時高談大道誰不以古聖賢為期哉迨置之紛擾之窮則亂矣投之利害之交則又亂矣更驗之於夢覺之際則尤無不亂矣生死者人之大夢覺也若平日寂處而定過物紛如到頭撒手無可著力惟於倫常中日盡其所當為使身心觸處盡受煅煉則豈治皆真物不能亂直至動靜如一利害不移之後而此中廓然入障皆空無分夢覺豈有生死夫子云未知生焉知死者蓋欲人以生死之故理會於既生之後未死之前耳稚黃子所見若此皆平生實歷而其於性命得力可易言哉是書出儻使志士不迷作聖之途而國家得收真儒之效矣讀者幸勿作文字觀

袁雪山訂感應篇序　庚戌

余與雪山同領戊子鄉薦時皆少壯意氣豪宕睥睨一世乙未歲別於京邸各宦一方南北異地不相通問者十有六年忽把臂當沙閒無恙外攜圖籍共飽余自悲白髮漸長而雪山已儵然一老翁各述分袂後所遇艱險變故皆咄咄怪事相視嘆惋久之既而出所訂感應篇示余索序余讀之瞿然起曰感應之理太上言之詳矣古今傳誦者闡發亦不一而足矣但念人之所以甘於自棄者不知目前種種利害皆是幻塵可以冷眼觀破如吾兩人今日聚首於此彼十六年中艱險變散之迹尚有存焉者乎且前此少壯時豪宕睥睨之況亦微有存焉者乎不寧唯是即後此何等歲月何等閱歷復能一一預期令其常存者乎凡此皆夢也夢覺而失在君子則樂為君子在小人則極為小人卽不擇之禍福亦當驚心虛度無以自存況天人相與之際又有不可極者卽雪山之論定是編也蓋知身世之為大夢而欲以是斬蠱於大覺也然余以為行持是編必先從事於忠孝節義立其大德而後充其細以幾其細行亦不可以此貴報若棄大德而徒矜細行本不足據何以為應及其無應又輾轉然中阻則是行持之時為善之心已不勝其計利之心直欲以一己之私與天為市也其弊尤甚於矯誣矣太上之意必斬其諸惡莫作衆善奉

行在在歡喜在在勸化性不常而酌不竭與天地合其德
則大感大應小感小應即感即應無感無應是謂之大盛

重修族譜序

吾家譜牒至司空公已五修矣余先大父義助成贊崇禎
癸酉復經續補一次計歷今又四十稔矣本朝鼎革以來
兵燹頻仍原刻藏板厄於回祿而子孫復多播遷散處消
長不一若復數年則舊譜銷沉之後無從稽覈是祖宗數
百年收族之盛舉至吾身而忽廢也某滋懼焉癸丑春謁
濂江拜祭宗祠因與二三族長商確指貲爲倡將原刻舊
本先行重鋟凡應增入新丁屬之各房分董其事彙送從
兄道耿綜覈道耿兄老成端慤爲吾族之望力任厥事致
攟摭詳可謂克承先志矣譜成屬某爲序某深懼弗類甚
伏是廣第思先世修明譜牒之意不特開列世系以別於
行道之人蓋欲萃合同氣使知吾族衆人之身皆祖宗一
人之身諄諄訓勉其論其在可謂至矣盡矣乃世風遞降
天倫漸薄誠有如司空公所云申申詬詬少襄於昔者不
啻惟是甚至以小忿相傾軋煮豆燃萁且數數然也如是
反不如行道之人猶可相忘於嫌怨其所以貽祖宗之羞
者不既大乎某願後人皆以祖宗之心爲心恪守先世諸
公訓勉之詞仰追申申詬詬之盛則藹藹能庇本根根茂
者其實遂將來必有代興及先世諸公踵武正未有窮矣
從子振之丕之特之提格棖贊均有厥勞併書及之

洪氏族譜序

閩上洪子卿吉輯成家譜而問序於余其尊祖敬宗收族
之意已有先余而言之者余思譜例有近於史之年表世
家惟右族始有之然以子孫追載其所自出止當列其世
代諱字生卒娶葬及仕者之官爵封諡與史氏兼書美惡
不同所貴者惟詳與慎耳致朱紫陽譜系遠溯自顓頊而
下纖悉畢覈無中斷者乃狄武襄不敢附梁公之裔蹇義
不知去蹇叔幾世蓋惟學之博者故能詳惟擇之精者故
能慎是亦史氏記事之法也洪子學博而精有一代良史
才所輯家譜自宋忠宣公以來迄今五百餘年中子孫世
次條分縷析較若列眉可謂詳矣若夫忠宣公以前以及
分隸他郡邑諸派則疑以傳疑不復竄入又何其慎也非
即以史氏記事之法而通之於譜例者乎抑余聞之昔文
文山謂蔡京子孫多慚京所爲自諱爲蔡君謨後然則先

世有忠義煜耀國史者不可謂非子孫之幸其子孫尤不可不知所以自勉今洪子是譜有忠宣公冠於編首且贖武代興顯於當時不一而足應後世觀覽者咸欣競然求其無忝厥祖不待於既失後別作蘇氏亭記刻石以示儆其有關於家訓匪小也此亦史氏所謂指意深遠者歟

賀武平衛邑令左遷序 丙寅

凡物有可用者謂之材材者所以爲器也司馬子長稱蒙莊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而蒙莊常以櫟社商丘白顙亢身自況似乎安於不材以不用爲用之大者矣然其自言

又曰周將處乎材不材之間此乃大德不官大道不器非可以小用自見所謂道德之鄉是也韓城衛瑩石使君稍學有年嘗蒙莊而浸淫乎道德辛丑通籍以來司鐸於漢中南鄭寧羌關歷二十稔始宰吾汀武平不龜手之藥而久以濟饑饉爲邦其用小矣越三年又以殿最左遷不能究其大用非猶五石之瓠蠡其瓠落而掊之耶時論惜之使君颿然笑曰今人有才動以擢爲榮我以無才降矣孰能以不才榮降爲我賀者卽知我者也其門下士雷生知余客杭重新援備余作而嘆曰今日仕宦非浸淫乎道德者必不能爲此育矣夫仕宦雖以有才爲貴然在今日不必患其才少而正苦其才多才少但不能盡其職之所當爲才多則於所職之外將無所不爲其賤行有不可以告妻子也其忍心有不可以慰幽獨也其私意利營有不可以對天地鬼神也乃復强顏自解曰時勢使然吾亦非出於得已也此所謂良有司往往僥倖通顯誇耀庸夫愚婦耳目以爲一時之榮者也然自有道德者視之不過如塵瘞之車腐鼠之嚇豕蝨之濡驪龍之珠易所謂既辱且危可哀孰甚若夫董宣孝權范滂投板陽城署考易于挽舟

道在必行寵辱無與此則千百世之冀榮其自命也遠矣茲使君以方枘入鑿其不能以武平爲畏壘已見及此昔晉叔向以貧賀韓宣柳子厚以火賀參元似皆出於常情之外而不知其立言實權衡於輕重之數志道德者忘功名志功名者忘富貴使君今日權衡於輕重之數亦自知必當受賀不待余再爲較量寬譬也余蠶理新安亦常執不材鄙見與大吏忤屢陷於阨因念齊得喪忘是非之言莫過於蒙莊取而表章之以儆知己不關謗爲使君許可神交者十有七年是使君於斯道已浩然有得今余爲東

西南北之人儻得遊遍稠人中以使君特識必能辨[illegible]陵於堂前覓盃斝於坐次然後揚搉蒙莊處於材不材之意相與逍遙於無何有之鄉則梁麗棘櫟大用小用俱可置之勿論此時使君知余亦猶余之知使君可以交相賀也已

烏青文獻序

名地猶名人也李青蓮產於蜀其上韓荊州書則云隴西布衣而杜少陵又云我與山東李白好至流夜郎也少陵乃云南尋禹穴則放還後又家於會稽可知矣是名人所至無定屬之地也烏青鎮為浙西一大都會壤接兩省向設有郡佐當轄充稱重地第其村落四面所至分隸諸邑而諸邑亦以其地無定屬俱不列入誌書然古今名人事蹟凡有可傳者或見遺於圖史則徵之家乘郡案乘或有不能詳盡亦不妨自為年譜其意總欲後人有所考信不忍坐視湮沒名地何獨不然此張子炎貞所以有烏青文獻之作也余客杭十載與烏青茅子于純以世好相過從悉其文行有鹿門先生祖風茲歲春仲寓書示以炎貞所著凡例二十則索序余方于役維揚夏杪始[illegible]染[illegible]抱痾未能此錄抵多復顧慮為論且自述世居葦溪近遷是鎮知炎貞樹品之卓摛文之工為今日第一流余雖未親承聲欬然不知其人觀其友則又余所籍稔願交而不可得者每私怪兩浙為人文區藪而操觚家乃多類華儷采從事雕蟲求其有裨實用百無一焉今炎貞獨能網羅[illegible][illegible]徵諸先正疏議及紀載未覧之緒勒成一書以補郡邑誌所未及俾將來者制[illegible]宜有所措施風俗[illegible][illegible]有所[illegible]勸即其用意亦可以想見其為人矣余老矣歸里無業炊玉爨桂於杭計不免為溝中之瘠每思擇一善地得素心人晨夕晤對以終餘年忽謂是編輒為神往若謂余產於閩邑足跡幾半天下初寓建溪繼客武林終老是鄉畢生無定屬之地以擬擷無能曲士效名人之[illegible]不幾為名地[illegible]請乎亟請于純歸告炎貞以為何如也

重鋟五岳遊草序

余同年友馮公再來重鋟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郵致見示余得受而卒業因歎海內山川名勝皆造物所秘惜自大禹櫛沐所至探其險怪辨其物類而錄為傳伯益復因之而著為經是開闢以來第一部大文章後世雖有游覽

總不能窮歷一隅而抒寫其大畧惟是古今能文巨子又往往藉山川奇勝闢拓心眼毋論巃嵸巀嶭能驚與不能盡皆可郎意中所激發著為文章吟詠百代荒威文人所謂天地大文不可舒亦以此為造物所秘惜耳非專為跋涉之難而言也太初先生諸作雖為五岳游覽但其文之流雖古容遠邁參錯非以畢生精神與夢峙將結挾與務蒸之氣相遇沐浴不出於窗牖間亦未必能落筆搖五岳若此今復得而來為之褒章重鋟垂久不致如前散佚與夫沉湎水經覽泰岱同一扼腕非文章有神獨往獨來於兩間必不容磨滅者乎再來以詩文鉅手所著如漢致及見聞隨筆天台記贊石刻博綜山川人物皆可傳之無窮與太初先生宜其後先輝映讀書人即著書人又非偶然也余與再來生年同而嗜學亦同今老而抱病又無不同許自茲以往皆未必復從事於筇杖為太初先生之續使造物不能秘惜猶幸得讀是書以當宗少文臥遊亦可以極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至於文章一道再來尚有餘勇可賈乎余也請從而後也

送方翊霄貢入京師序

余始得交譙陽方子翊霄也見其甫弱冠卽工文辭皆語人曰此虎子未長有食牛之氣後不可量也今且十餘年而方子以明經選入國學儼裝北上訪余於武林客舍讀其文辭益進余欣然謂 聖天子方右文持此以往其得大用於世無疑也因以為賀方子顧余曰仁者贈人以言先生獨無以為教乎余曰子行矣此出處之始也不可不重古之人難進易退所以養廉恥也三代以下鮮鮮者不必論以韓退之泰山北斗之譽余讀其上宰相三書輒索然為之氣短蓋以人事君者宰相之常職衒鬻干進者士類之醜行若狄梁公不以桃李自私王子明惜袁師德而及其門使得見韓公是書韓公反不見重矣不宜以三書不報為當年宰相罪也今國家用人悉由資格無藉汲引然出處之始不可不存是意故急於求售則必習為媕婀之行苟知廉恥當養則必安於正直之常是二者雖始於一人之身其後乃流而為風俗方子其擇而處之俾余所謂後不可址者非但文辭將不一貨而已也遂書以為贈

送王赤抒貢入京師序

錢唐王子赤抒以文行著於鄉今貢入京師此待用於天

則又其難之尤者余同年友義興徐君竹逸為余道其同里貞女周氏行實甚悉竊心異之夫婦人以夫為天不幸中道棄捐稱未亡人或以倡隨日久情無可解而有所不忍或以從一而終禮無可逃而有所不敢若周氏者以禮言之則未為胡門一日之婦也以情言之則未偕胡生一日之歡也試論世俗即雅知自好者以父母之命別受委禽亦未嘗有詭於正乃其臨尸擗踊也如此撫櫬依戀也如此辭父母而歸舅姑克勤罔怠也又如此計自茲以往花晨月夕苦雨淒風無非悲悼撫其堅忍之心荼苦之志

惟見天壤間有犖然不可刊之名義方寸內有確然不可移之性情較之一死殉夫者殆有千萬死而無所顧惜爲昔夷齊讓國端木氏猶難及怨悔夫子謂其求仁得仁世人以女德必蓋棺論定余獨謂可以決之生前者以其求仁得仁也周氏其女中之夷齊矣嗚呼大義不明門內之藩籬薄嘗有夫歿未寒即圖改事甚而夫生貧困悔不終婚者比比也聞周氏之風亦可以少媿乎

仁和孝女沈氏序

或曰仁和沈氏孝於其母而死以刲股正乎林子曰取其意可矣彼刲股之孝不見經傳即國家亦未列入旌典然世俗婦女往往有行之者相傳以為昔神割肉作羹而進可邀神祐而愈親疾雖其中或效或不效亦斷有因而致死者大抵操刀引割之後遂取良藥傅綿裹之以帛月餘乎復如常沈氏之死以其血潰不止必有失計於此而余以為其意可取者正不外此也蓋人子之事親所當謹者不在其事在其意世俗之刲股也何嘗不愛其親之病而痛其親之危但當裂肩負痛之時稍稍有自惜之意參涉其間則未免有遲迴却顧冀得兩全之慮乃沈氏之於母

疾也告歸侍湯藥惟以父老弟幼為憂及病瀕於危[illegible]言不起情知矣可奈何操刀引割之際以為可以無身必不可以無母此知有母之病甚不知有身之傷所以急於成藥不遑治創此其意可質之天地鬼神而無愧反之屋漏余彰而不欺總不雜涉第二念於胸中有遲迴却顧之慮者也豈乎沈氏乃既嫁之女耳女既嫁為父母服降服禮也從殺長違膝下以夫家為歸情又漸疏兼以世風澆薄有無休戚漠不相知即聞親喪或不得已登門素服繳懷綏作數聲無淚之哭遽歸歡笑無異平日自以為情文

而盡者何可勝數題有篤於所生忘其身以成其孝如沈氏者豈易得乎觀孝之虛申生之仁鮑焦之介尾生之信皆各行其意爲褒世中必不可少之事誠不能以經文國典而例論之也或曰死孝可矣如棄其夫何曰以其夫爲孝女之夫遊之不既多乎或曰必捐身爲孝孝其難矣曰孝廟德也師其意不必師其事

新安孝烈王葉序

新安女德大有類於吾閩吾閩三十年來嘗有兵火中遇寇不污視死如飴者亦有夫歿無嗣竭產營葬受親屬逼覓自殺於堂側者余嘗悲其志以聞見未周弗克傳其梗事爲悵嗣理新安見諸邑其報以身殉夫屏食而絕者歲亦不乏按記烈女與忠臣並稱云不更所事而已未嘗律以必死但值勢有所逼事在俄頃不得不爲完節而捐生若稍可以自遂其貞則柏舟黃鵠之風俱在宜若可述然必慨然以死爲殉義不反顧者非衆爲過高之行揆其志皆有大不得已於此也孝烈王葉爲新安舊族以德恩其夫遠商客死西粵訃至哭奠挑即絕粒旬有四日而殞余讀其傳覽其翁所著告哀詩深歎其從容就義確然不奪志何以異也夫婦道以相夫爲賢而子道以悅親爲孝葉爾閒之熟矣王生以服賈資之故不得於親勢難負罪而家食但當室闔獨處之後其所以勤治女紅爲高堂甘脆之奉者何爲乎其所以躬老自安無其欲勿繼之感者何爲乎蓋深痛前此東隅之失不可復追庶幾待茲再舉之獲稍手以博二人之歡爲補過之地而今已矣伊誰使之子不難一死謝生觀於家庭婦職惜一死謝亡夫於地下天壤之間何以自容此何有四日之內熟思審處若勢有所逼必不能借柏舟黃鵠之風以寬其責者也嗚呼世人所難祗此一死耳葉以巾幗之見明而且決如此推其志可與日月爭光矣然余又因知篤行之人雖出天性亦由於有所矜式而成故國家養士數百年始得忠臣一日之報新安閭誦之甫不下吾閩而唐其所以致茲烈者端非無自余既樂道葉而序之將博綜群烈遺事勒成一書俟採風者擬言於劉向亞史冊以載女德之勸而終獻昔閩山陳承湊中許如此類名湮滅而不稱者亦何可勝惜哉

建陽游節婦序

宋理學廌山游先生之後有隱君子曰子六氏世居書林

學無不窺尤精於天象律曆爲詩皆卯就以孝養聞於時所與交皆當世賢豪長者云余甫至建溪即稔其名謁其背闕肆無方罔不根極理要既而晤於榕城背肆見其處綠而葆其淵然自得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蓋有道者也余爲之心醉焉茲判秩三載竊皆通問聞以其母周太君行畧一册郵致見示其中諸名公傳誄甚悉因知子六坤岑袁氏得成其所學若此皆太君平日有以詔之也太君稱未亡人五十年家徒四壁凡仰事俯育養生送死之事拮据舉極人世未有之艱辛婦道母儀亦逖人世未有之閫範諸名公已有言之誠無待於余言者惟是世人當窮阨無聊之日課子誦讀勤則其致身通顯可以仰首吐氣誇耀里閭至語以聖賢理學則以爲迂且誕常情皆然巾幗尤甚乃太君之所以詔子六者不期其能貴而期其能賢不期其增光里閭而期其克紹家學以故子六得以篤志礪行探抉天人奧究亦不忍一日輟定省以就功名其定力卓識毋論巾幗即人世中豈能男子有不皆聞之而汗下者乎今天下知有子六之學更不知有太君之教是太君之令名殆與斷織畫荻者並垂不朽而前此五十

年中茹苦艱貞悉於此焉取償雖使子六得爲卿相於一時在今日萬家之守惟半之發余以爲終不以彼易此也夫立身揚名以顯其親孝之大也以母之慈子之孝相與有成如子六之於太君者爲山先生之學其可以弗墜也夫

抱奎樓選稿卷之二　終

挹奎樓選稿卷之三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同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頎水訂

序

人文大觀序 壬子

世人論文謂宋不如唐唐不如漢信也後此者無傳文矣余以爲一代有一代之文不必相師其傳者則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雖其文可喜不足傳也有明三百年中人材輩

出其爲文亦各成一家稱祖黎禰柳味相反而皆可於目乃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定論乎越中陳君海士張心暘古手眼獨別爲伯氏鶴儔有人文大觀之選邑令梁君琴淵貽余一編其中非理學名儒則忠佞正士非經濟碩輔則傲僻高人計三百年中其爲人不數爲文亦不數惟因其人而登其文附其文而登著其人謂之大觀御大觀也茲文續集二卷皆明季鉅公之筆一代之文無復有遺珠之憾梁君屬余序其首余惟梁君詩文閎博與海士伍其所欣賞何容致贊一詞第恐三百年來著作家誰不翹然自

負以古人爲期厥後銷沉散佚不可勝數獨留此區區者與後人心眼相遭其精神不可磨滅斷非從事於詞藻所致在作者不必相師而讀者亦不必指其某爲漢某爲唐某爲宋千百年中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

今文短篇序 乙丑

諸子虎男與古文詞巨手余初抵西泠即聆其才名先是虎男客楚與余友阮洛敘雅甚洛敘常齒及余是余頗虎男嘗未覿面之先彼此皆有一好友往來於胸臆中矣茲春余方謀 國朝名文之選裒輯未就而虎男過旋杭枉顧

各述其傾慕之私既而虎男自言集得今文短篇若干卷欲攜入燕趙梓行問世余謂蔣論文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初不以篇之長短爲限似文取達意若短而能該尤爲難事因思古詩中如彈歌八字能讀作四言詩成兩韻摹寫四事踴躍欲出是爲古今短篇鼻祖矣則考工訖櫓弓往往以一二語勝人數十百言且其有游衍之致絕無促狹之迹當爲不朽大宗再降而爲公穀二傳簡切婉暢無俟費辭謂可配食廟中[illegible][illegible]至於世說以要言不煩耐人長思列入兩廡亦頗無媿若本無長才徒期於

短篸篸數語而蠶珠纍然則皆坐老門外已耳意虎男以古文詞巨手必有見於此者越數日虎男出所選二冊示余屬序余讀之皆名論不刊且尺幅中慨慨乎甚有餘地余益服虎男所見之卓為此必傳之業果不出余所期私幸前此傾慕之殷非偶然矣今虎男且為燕趙之行計前後履跡所及嘗如司馬子長以海內之名山大川增益文章氣勢其遊橐中備嘗疑不止此端必有排山倒海驚風朝文滔滔千萬言不朽者留為有待或以示余共襄名文選事固所太願也於其識行書以問之

王人岳大司農十三藝序　巳巳

大司農山左王公之節制閩浙也官弁軍民胥食其德余以閩人而客於浙既為公之部民且獨識公制藝與一望余見顏色者三十餘年而公今日行事皆卓卓可師法尤獨往焉然余寓浙十二年敝門誦讀屏跡公庭雖丞尉散員亦無半面之識適公自閩蒞浙覽余所著詢之在位諸公皆茫然不知罪對將余抱病日久且有傳余已化為異物者夫豈雲之賦若無揚得意亦無以不得同時一話豈之理有固然況其下此者乎滔公擢大司農瀕行之際余與推枕起日公行矣晨星虞雲恐不及快視有辜三十餘年私願遂力疾投刺而公始識余之猶生欣然減騶頒盧促席移晷佛余問所未聞且於稠人中譽加以國士之目不但知余為文并知余為人余竊自惟在浙十二年中不能一得之於丞尉而今頓得之於公脩珠投劍馬骨售金謝於不知巳而伸於知巳類如此本無足悸但公以將近之識吐握之誠忘分下交不貴先容於左右皆今海內孤芳自好援不樹合之士開聲援纂輯短篇以得門庭與得諸見顏色斯一言以自廣是推轂者非溢美之文請詞者

非予澤之私相與重德義扶衰振起幾古道或不至於終絕非徒稱為一時盛事已也公既北行復鄭致舊著十三藝屬余弁矣皆塵離魂璩而其中忠君愛國立身持己之說悉與今日行事卓卓可師法者脗合昔范希文作萬言書以遺宰相及為執政皆本是書而行之乃知公不輕立言而是編為今日得行其道之券不可僅作制藝觀矣亟為付之梓內使海內者知公之為文即知公之為人且為余私幸得一代大賢以為依歸學雖固陋猶可勉所未至翁蹤不必論也

志嶽堂後集序 丁卯

余與豹菴唐先生定交於吳山也逮今八年矣先生古貌古心與人交無世俗傴僂嚬笑之習每相過論文彼此遞供脫粟忘其爲賓主余嘗謂君子之交同談故南村之心曰素在今日求之不易得者而忽得之私以自慰以故先生所著志嶽堂詩文皆爲校訂授梓公諸海內及先生東歸余以安道難言杜門掛帆惟日與古人相照對塗釋閒世然嘗風雨鷄鳴篝燈捲卷之餘輒有一唐先生從三千里外往來於胸臆間而先生凡爲書到杭亦未嘗不及余或有所著又未嘗斷不余示也且語余曰三千里外有此一二人以此彌相商推不知海內尚有何人先生以曠世逸才氣蓋天下乃獨不予棄謬引鵬切劘舉世無一知己余亦可以不恨矣茲復剞劂所著後集其詩文洋纖閎肆如萬頃波不可稱視減滴集之後勁而塡詞則與杭友嚴子寶崖更相倡和旗鼓相當寶崖士林僑靜英年積學余向所心折者益服先生有知人之明焉夫文章之理寸心獨詣知己之目畢世難期斷非世俗傴僂嚬笑者所能與嘗稱退之謂孟東野願化爲雲龍上下四方相逐亦見其以此與相商推舍一二知己外不嘗有也今先生爲人爲文皆嘗於古人中求之余欲爲上下四方之逐雖知難遊絕塵瞠乎其後然舍先生而別求所爲雲龍則又余所不屑何者余與先生所以交好無間惟其淡也惟其素也性情相近有不可强非從以攻求之於外也

南沙文集序 甲戌

文爲氣之所形有不可一世之氣而後有不可一世之文蓋以其發之有素卓然自命不爲毀譽是非所撓奪因得殫畢生之力與古爲徒及取於心而注於手一種不可遏抑之氣發置身一世之上俯仰千百年間有不爲斤斥於陳迹以放文如其人爲必傳之業非從外得也臨海洪龔隣先生早歲以魏科歷任晉閩監司會觀臬纂廉氣正性如岳立不可撼迨今士民猶能傳道之未及中身即超然有南村洛下之志翦年甚述爲海內誦法者數十年如一日余向讀先生制藝且沐治化心折日久逮寓武林欣挹光霽雖累歲抱痾以讋接之勞爲戒但每與先生促席聯牀日而不知倦因得受所著南沙文集而卒業焉余反覆玩味竊見其無體不備無格不創取材極博造語必精古

與幽奇陸離變幻而抽思寄意都不從人間來欲求一語摹倣爲漢魏唐宋優孟則終不可得非其有不可一世之氣安能爲此不可一世之文於以布之海內傳之無窮有必然者余性癡拙自好雖於當代名人靡不與交然其中或有以勢利相傾依阿取容賤態則避之惟恐不速故有斥余爲迂悲余爲執訕余爲怪妄而先生獨能諒余交久彌篤古今知已亦皆從不可一世中求之茲嘗爲序又烏能已於言乎夫文以人重古今操觚家不可數計而得傳者必特立獨行之士苟其人不足稱即幸有文可傳敢而

讀者第見其言行相違奄奄氣盡勢必屏卷而唾之反不如不傳之爲愈也誦覩斯世尚復有如先生其人者乎海內之士或有舉先生之文爲問者余當正告之曰且讀盡先生之書養成先生之氣然後再讀先生之文

荆南墨擬全集序　癸亥

義與徐君竹逸以所爲文質余於西湖卓然爲大家之言賦則綺麗翠匹詞則遒婉多風皆可傳者因屬余曰子爲我序之余嘗謂文章一道作者識者誠未易言最幸如爲大人子虛見賞於人主其次則自衒爲碑文受名宰相一字三縑之饋又其次則持牘外國使者每篇概百金歲下則流播艷姬歌口決勝爲樂雖所爲識者不屑要不可謂非作者知已也若與當世之人漠然無所遇直待之千百年後表章揚推而作者已往又不及見其事爲可慨且自有文章以來自命爲一代匠石者何限不數年悉與秋草齊花同歸萎棄則千百年後又有不可知者爲壁乎丈夫生當斯世何事不可爲顧乃疣疣窮年劌心擢肝以聽命於幸不幸之數徼倖於不可知之待豈非拙術之至蹶然而不能自已者天也故古今文人其始皆天之秉人方其

秉也顛頓罔眩中無可排遣往往有疑而問天急而呼天窮而怨天甚至無可如何反强顏自解以爲天之所以與我者非偶然大約從不堪告人之處抒其無聊不平之思爲歌爲哭如鬼神變幻風雨飄忽莫可端倪因而揣摩耳久掩抑停蓄刻劃自然各體無不臻極其所以榮富身而乖俊世者天即以棄之者收之矣竹逸與余同年釋褐同官郡理且洞學爲古文詞茲追計二十餘稔中竹逸奔命萬里荒徼罷歸爲老幾幾夢場闈余雖獲理近鄰齊禰頻仍家園月復於烽火至求歸爲老幾亦不可得是余與竹

遽皆不得謂非天之所棄而余尤甚然鄙性雖闒闠有所作多涉於淋漓慟哭感憤激烈不堪示人無論傳後而竹遐之文漸近自然各體無不臻極其在當身後世皆可自決不必聽命於幸不幸之數微倖於不可知之待者也天將以久棄而收之若余則恐終棄而不復收也余滋戚矣

健松齋全集序 丙寅

記余羈歲客宦沙方予渭仁遊閩遍訪時已識其爲人越十年余以閩變蒙難後攜孥客杭渭仁方應宏博之選載筆史館余於同年友毛子會侯旅寓得讀其所著健松齋集又讀其爲文既而渭仁自燕寓書以新著數十首見余矜有獨得藏爲枕秘又數年渭仁兩詣余於杭即擬予傾倒有浩浩落落之概余因歎其文如其人立言蓋有本也茲當全集告成屬序余雖自慚碌碌小言不足取重於世獨念文本乎情而其力足以赴之又存乎學凡所以爲此者亦極難耳今緣飾家往往執古人陳迹銖兩求合皆非胸中本所欲吐及縧纏營度間意有所至反不能達之以詞攜筆作嗚嗚辭將聲復止卒割愛棄去於是乎不得已以借屍爲古以荒誕爲奇以撏撦爲博以塡塗庸人耳目自三代秦漢以來如此類者不知凡幾未有不闐荒煙野蔓凋零磨滅此無他學未至也渭仁以數十年潛學其於古人之文罔徇陳迹沉浸含咀自爲一家凡胸中蘊有所欲吐仰振筆直遂以追兔起鶻落於未逝之頃靡不曲折立赴是其文之至者皆其情之至故不期於古而自古不期於奇而自奇不期於博而自博讀書破萬卷下筆無點塵蓋謂此矣持此用之國家而天祿石渠既藉以爲重則傳之海內而雕龍繡虎必奉以爲型舉可知也雖然古人之立言不朽必有其本渭仁以浩浩落落之意抒而爲文即澹宕變幻中其大旨總不詭於正是又得古人立言之本尤緣飾家所難者余所謂文如其人在善讀者自得之者儻謂其文能不朽猶未知渭仁者也

安序堂文鈔序 丙寅

司馬子長爲文雄宕沈洋跌踔百代而柳柳州獨取其潔蓋以鑪鞴而爲金璞治而爲玉糲舂而爲粲爲精無殘穢雜糅焉此潔之說也文品之至貴者其始亦有治鑄雕琢之勞舂揄簸蹂之力簡練揣摩甚至窮年累月不能作一二語然後醬而出之可以馳驟變化如疏川決渠不待掊

地拖法此其中甘苦疾徐之數得心應手之妙大約非一
日之積矣新定毛子會侯與余同以戊戌釋褐學爲古文
詞有年前所著松皐堂集卓然成一家言洎余入杭每相
過促席必談所爲文卽在稠人廣坐中亦鮮旁涉他事余
嘗然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是之謂乎夫人生平疏疏
諸務勢難兼及必有所棄也方有所取毛子自通籍後其
拓落偃蹇之況頗類於余皆漠然無所動於中與人交有
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弗克強致獨至於從事古文詞則
劌心擢肝爲之不少懈蓋其志潔故其文亦刊落鉛華迴

出塵表於以垂久傳後無疑也茲復蒐輯其安序堂近著
問世皆余所論定者其間諸體畢備格法尤嚴卽馳驟變
化中亦無不歸之於雅是又伐毛洗髓之後與藐姑射神
人以冰雪之姿乘雲而遊潤文品之至貴者矣海內讀此
者能斯爲豐歲之金玉歉歲之稻梁且知所以獲此者非
一日之積可以得毛子之爲文亦可以得毛子之爲人矣

歲寒堂存稿序 丙寅

蓋人爲文也而文之工拙殆有天焉天不輕畀人以文尤
甚於富貴既得其人必使其斷斷顛躓以釀其胸中不可
抑塞之氣故發而爲文落落自喜若笑若哭若怒若罵迫
嘆之以歲月繼之以學問之以艱難然後出之愈轉愈
之深而高者愈峻淡者愈遠有不期其然而然此爲文之
極詣也錢唐余宗虎庵一代高士好倜儻大節於學無所
不窺嗣以發舒流離往往縱酒嬉罵視世俗操觚無一當
其意者率是得狂名落落踽踽寡合每有所著凡平好抑鬱
無聊之況與夫推倒一世之概皆見之於文故其爲文古
致紛披超絕畦逕余入錢唐讀其所著歲寒堂初集嘗以
陳同甫所云文中龍虎目之旣而過從促膝相得甚驩每

與肆談古今事機得失文章優劣目擊如電掃張如颿能
令萬夫辟易足以發其氣之沛然莫可抑塞矣數年以來
乞文者踵接著作日富尤劌心擢肝慘淡經營一準諸古
因取前集悉付剞劂備收益其十之二三合而顏曰存稿
示余索序余自惟不能爲鹿菴之文安能序鹿菴稍獨數世
俗作者稍有一得輒矜謝不復求進或至老而才盡卽求
進而力有不能今鹿菴名既成而年既老猶欿然不自足
且其力又足以副之所存之文識愈卓思愈深法愈嚴理
愈精無一不臻極詣以是而知序于之賢以去其故方爲

將有軍之事以久於臨池翁篇悍夫之帥抑鬱僻以成其必傳之深非人所能錄致也或曰鹿菴以良史才使其鎮於天祿石渠必有可觀惜其終老於此余謂鹿菴毋論決不肯仕即令應辟就徵與一時名卿鉅公參討經史與同而龍性難馴未必不折五鹿之角受排忌以歸反不如終老於此猶可輕世肆志嗚呼天不窮貫鹿菴而文鹿菴其知鹿菴久矣天祿石渠之論當爲時惜何必爲鹿菴惜乎

蒿菴雜稿序 甲子

皆謂易至否卦竊歎君子歷包承包羞之位卒能傾否而爲害其身至危其處至深故其功亦至鉅匪但儉德避難以悶嘿嘿自好而已余同年友天台馮公再來筮仕潁南治行爲諸郡冠變亂之後饑饉荒微三載卒能棄其爵而以全身歸朝天子嘉之屢擢少司寇乃再來居常歉然每執前此之不能死爲憾嗚呼死猶可易言耶司馬遷有云智略絕人獨患無身丈夫居盛名之下不幸而際擾攘鼎沸刀俎魚肉間不容髮若念及國事爲重身名爲輕則龔勝絕粒捐生跡雖高而實無補於漢顏常山表靜受署迹似汚而實有濟於唐以圖濟國事而權衡於去就之間其爲志已可悲矣況常遊踐方張若爾甚違萬一蟣許未能遽達機事或有漏言以致戕其身而及其家爲顏常山之續余知其必視死如飴古之人所以審處於泰山鴻毛之際也余與再來交久竊見其事親孝取友信臨財廉一門之內申申訢訢非止大節靡不曲盡周詳則在潁不死之故其身至危其處至深再來雖欣然不自以余則有以深諒其心非所謂當否之時歷包承包羞之位以傾否而爲齊者乎有未易一二與俗人言矣茲歲嗣君若擧仲棗次其潁中所著問序於余余謂再來載籍極博詩文閎肆纂輯殊絕世咸知之惟推其在潁之志如此讀者能略迹而求之亦可以得其爲人不獨詩文之足傳也

南總文略序 庚申

世人謂古文詞非應時所急故學者鮮肆力焉予以爲勿學則已學則必求其工而工則必求其傳大抵積數十年深思苦學而爲之古人亦不難幾但工可必而傳不可必嘗驗代運汲之餘無論孤行千古與唐宋諸大家鼓吹先後惟幸而遇論定者存什一於千百中以此於古今作者之林亦卓然可以表見即有不能自傳或旁見側出於名

人之文以傳是亦傳也武林王子丹麓早歲與謝乘子楚數十年中深思苦學悉發爲古文詞凡當代作者靡不賞識結納恐後所有旁見側出於名人之文者不一而足茲以文略相質屬序皆精深博雅必傳之業更無辭役此之論定矣予向有文癖苦於才之不逮而少失之帖括壯失之簿書役苦於功之不專四十以後方知決策還山杜門作背經所著十餘種未經詮次悉蕩然煙沒於圖燹烽火之間今雖欲復爲之既老且病又不能無江淹才盡之嘆因知古人名山之藏大是危事而異代有史之傑與當身之窮達等殊有命焉予既不能自傳幸而讀丹麓之文爲之序其端庶幾藉此以爲予殘見僅此之傳也因拜命之辱而不辭

沈寓菴文集序 戊辰

沈子寓菴種學績文有年順治甲午以鄉薦副車入雍解屢試報罷遂絕意仕進揣摩理學大旨兼致力詩古文詞辭稱籍甚余抵杭往來無間寓菴與余宗鹿菴相友善故余因得併交鹿菴二人者年與余相上下每縱酒劇飲鹿菴輒乘醉嫚罵寓菴則娓娓辨論理學無少差失余以爲皆當世奇士陶然與晨夕留連嫺倜而不厭茲歲正月鹿菴殁余聞訃往哭悲不能已越數月寓菴命其弟持生平所著詩古文詞相質且云臥病日久余亟趨唁瞪然堅臥余手弗釋數自指其心有欲吐而不能即吐之語余知寓菴所以屬余之意蓋有在矣歸讀所著見其堅義之確斷理之精多前人所未發而其文之曲折酣適又足以達其意至於閱歷世故之語大約得諸拂逆顛躓中可爲後人韋弦之佩非數十年揣摩得力未易幾此余又知讀其文者或歌或泣必當如見其人是寓菴之精神恆獨往獨來

於天地間與左國史漢唐宋諸大家作者千古齊生而自前之修短存亡還之造化皆可以無餘憾也嗚呼余衰矣衰以待老者惟此一二良友乃鹿菴既死而寓菴復臥病如此二人者與余年相上下也余亦何以自保耶前既序鹿菴而傳之今爲序寓菴猶幸其及見亦以明余不負見屬之意若將來如余而傳余者悠悠斯世又不知情誰屬也余安能無自顧而悲哉

南窗艸存序 辛酉

柳柳州惜韓吏部不肯自任作史孫樵謂文章如面史才

最難則有其才而復能自任者尤未易得也國家正史而外諸省郡邑莫不有誌所以傳先型振風拔俗其立言敘事總一史法吾里郡邑誌自明嘉隆後迄今百數十年未經纂修余生也晚每嘆前此遺老已盡既無考據而三四十年以來其間忠孝節義在人耳目者常綜發成書以俟將來採擇奈屆於才之不逮且以東西南北之見聞知勿虛稿克伸其志爾唐薛依南先生一代史才也抱道高隱凡吾里三四十年間忠孝節義軼事有所聞知輒為傳述即其他所作序記及交遊往來書札亦往往摭拾其所聞知反覆揚推誠有味其言之也其用意不可謂不勤矣以傳先型振風拔俗之書關繫至可數十年在位者不逮謀則吾黨之事也前此者不能詳則後人之責也浸假依南氏以所聞知敘敘不怠取而志之或吾里中又得如依南氏者數人各以所聞知敘敘不怠取而志之因各追記其先世所皆道者或有傳聞異詞彼此互質勒成一書庶幾有所傳信而吾里郡誌不致以闕略淺成廢棄且可藉此附入國史垂諸無窮此余之志而依南氏自任之心也若夫理解之精持論之正取材之隆摘辭之工則韓吏部之流亞卓然自成一家言讀其文而其人可知矣

容居堂集序

駢偶之文以組織華縟為工然其意往往為詞所掩若徒以清折勝不資攟拾又未免蹈於空疎鄙俚有乖體製陵自言今世所謂四六非其所好誠有見於其六朝之難非以為雕蟲小技而薄之也雲間周子冰持賦材贍敏博極羣書其所為文自制舉藝外旁涉詩賦詞曲皆建什瓌瑋閎肆縟麗至於書記序傳諸體大約以駢偶為宗戊辰初夏應余於杭邸貽槀相質余窮日夜竟讀竊見其取材最富鍊句獨精腹聚千狐絲綜萬彙波雲委屬金石鏗鏘無不期於達意而止非猶今世所謂四六詞多掩意或失之空疎鄙俚以為清折者因嘆從來著作家為才術制文章各體即有擅長不能相兼乃外待之詩則屑然眞唐也賦則其漢也詞則其宋而曲則其元也茲駢偶之文則又其六朝如此余相其腹笥便便如萬頃波隨地注瀉所謂遇方成圭遇圓成璧不必求合於古而銖兩悉稱洵一代未易才矣卯歲北闈其制舉藝既見賞於主司方售而復蹶雖負劉蕡之屈要不可謂世無知己他年流盪自投致

身隸禁借飛龍廐馬上佐綠綺出其燕許鴻儒以先邪國而垂史簡持此以往將如也誰云雕蟲之技爲小也哉

桂蔭堂文集序

余客西陵惟以讀書求友爲務因得交當世文章名宿與子寶崖爲最少以制藝屢試冠軍而博通緻給其爲詩古文詞下筆輒立就與余往來傾倒尤甚記稱李賀秋嶽先生嘗謂余曰寶崖年甚富而多才已若此異日所至安能測之在同人中俱當讓一膀者也余雅心折焉歲戊辰持所著桂蔭堂文集相質索序余笑曰君方從事制藝應

世者也乃能以餘閒他及凡類數若此乎夫制藝雖應時小技不可垂久然其中有舉微一路非屏絶他營必不能邪其心思智慮以斷合於不漏不溢銖兩悉稱之定式故世人有學制藝而工者毋論詩古文詞即日用酬應簡往往不能成數行短札習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之人忽責其跳踉疾走上下乎陵巘坂追逐猛獸勢必至於僵仆喘息力盡而死耳無他所學在此實難兼應乎彼也今寶崖之爲古文詞也其辯論則排宕縱橫而必準諸理也其叙述則縝密詳悉而必軌於法也即雜體短製亦皆明晰疏暢華實適均也不衡奇不競艶較之有明大家則歸太僕之流亞也顧太僕在明三百年中其制藝獨能垂久與古文詞同稱大家不相妨[illegible]則寶崖所學其力兼不乘應非制藝所能拘閡者皆以博通敏給有出於尋常萬倍矣然寶崖制藝千人俱見計應世在指顧間非太僕既成可比將來以盛年邪筆史館其報國文章殆非余所能測當[illegible]服秋嶽先生之知人此特其一嚆之先聲耳

塔江樓文鈔序 戊辰

嗟乎丈夫當困阨無聊時爲白眼者視猶漭唾雖廉如蘭

兒俠如朱季文如班馬辯如儀秦總無可與告語反不如鄉里小兒市井駔儈擁巨貲刺齒肥乘傳而行郡國而一時庸夫愚婦奔走後先以不得親狎爲恨也然窮通命也得失時也彼富且貴者一朝金盡勢失死同齊蠅丈夫以卓犖不羈之槪尚友千古不得於身必傳於後死則死耳安能低首下心向鄉里小兒市井駔儈手中丐斗升糠糲作旦夕活計耶余客杭十年三旬九食未嘗遊朱門暫識悄投一刺知今日富且貴之人必撫濟貧之邪惟杜門苦讀自行吾志此意惟吾家爽善知之矣吾爲嘗與育十載

讀書作文屢困棘闈而其氣彌壯往往高自矜許滑稽舞率遇人無貴賤多刺譏嫚罵坐是得類名世俗衒之旁午構扇訕謗幾無虛日余嘗以靜默謙抑為規始雖勉聽既而故態復作如厝目擁不可遏抑蓋天性然也然好任俠為人排難解紛雖蹈水火弗辭事成不受餽遺剛變擒擻中傷之者尤衆余繫獄十有八月三瀕咸惴惴懼及至不能一唁而爽者獨陳寄儕榮且營救弗獲悲悼無已嗟乎今人偏聞三盜中或致身通顯則爭先獻媚求與親狎稍有失勢掉臂去之惟恐不速迨其有意外禁忌反以局外之身為事後之論極口詆訾甚至排之擠之欲乘其危而攫其利者比比也比皆見金而不見人未死而心先死聞有倖貴且富誇耀庸夫愚婦耳目在有志者觀之直等諸齊蟣耳今奚善以亂後播遷流離且為貧心者反眼貧不自存而平日讀書作文之志猶不少衰茲冥翩是仙霞嶺余於杭邸亦聞余客杭為貧心者攖去旅橐無以為生彼此相持慰勞出滯既而示以所著古文詞屬序其一往無前之氣如怒馬驚潮不可禦附而平日困阨無聊不合流俗之況亦借題抒寫感慨淋漓文章聲價自有定論本無藉於荒言揚推但以卑靜不羈之概高自矜許滑稽躁率畢生不易故吾未免以頗名致推賞行余獨謂非頗必不肯為所不為而迥然於流俗之表格飾礫研欂梁之用自在是頗名原不足為奇士減價也不奇不頗不頗不奇強蘇州米襄陽皆以是終其身而名後世讀是集者知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勿為世俗之見則文傳而人且與俱傳將目前困阨無聊莫可告語之隱亦可藉以自慰也夫

山輝堂偶集序　辛酉

考工記謂畫繢之事五色相次宜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後人以鬬辟亦命為文章者取其氣勢相次猶事之五色耳故古人論文章云鼓氣以勢壯為美而勢不可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余嘗以此意讀觀天地開山之勢高以水為息水之勢下以山為息高下相次為天地一部大文章彼造物者亦不自知其何起何落結撰而出謂之化工凡書筆之所能傳乃其迹也周子爾文家於吳山之麓榜其齋曰書畫舫積書畫於其中抱膝長吟余初讀其詩詞迴出常蹊獨造詣創談見其瑰瑋簡後厚樂之感悉供几席四嘆其非得力於山水之意必不能為此然亦

疑其得力所爲必不啻止此及與登亭榭眺覽左山右江縱橫隱現余拍手狂叫曰此篇大文章氣勢沉雄特甚當收入晉畫舫中作蔡中郎枕秘今尋行數墨之士一時閱風岸易雨文獄冀長笑既而出其所爲山輝堂文集質余雖多游戲小品然如海外異境一切之舉一勺之波皆具行萬丈千里氣勢而後知余所謂當收入書畫舫者久已吞八九於胸中矣夫以兩文之才積學不懈今既委身鈴閣且當大用於世試與之游泰岱之巔觀滄海之大以遊其文章氣勢余又知其將來珥筆於敵愾折衝之餘露布萬言倚馬立就若夫文章有神一本書道不事雕飾而終古常新是猶僧繇之龍韓幹之馬書筆中具有化工者兩文有見於此亟以請余使余知愧

新安讞牘自序 丁未

人何不幸乃爲刑官日與奸頑盜賊相對舌敝繩之以不情之律令往往得其情矣未能杜其口卽杜其口矣未能服其心怨讟隨之甚可畏也纔令兩造帖然弭耳復慴違同官之成案拂上司之風旨撓權貴之請託是不幸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理新安碌碌無狀每當秉讞大獄深愧燭奸術疏惟有反覆服念不壓褻爽亂至罪無可擬猶沒殁於死中求生廣中寓恕章句腐儒執張于徐杜陳迹抗顏效顰而不知時有所不可也掾拔于爲司臬檄井白門會鞫失媒附冤諸案纍纍千命宛轉哀號時司臬姚樽似省理錢湛木多所平反俱以失出伏法余幾併坐從此而懲羹吹齏不敢復蹈從井之愚矣古云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惜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以自命爲張于徐杜之徒驅令敗轍日求合于吉羅來索邯鄲學步畫虎不成此有志者未嘗不惻然抱痛觀矜懷惡不能一日安於其位尤人生之大不幸也若夫訟牒紛紜新安切盜多實人命多誣俗獷好氣再無大小輒上聞院司或遠控浙省尤重在一抔丘首則刺不休此皆無雖聽直余一準諸理無所於稱雖意外之變菲類與料未能拼余於死天地鬼神實賂鑿之廿九載以來凡經余庭訊者率不他控仰他控亦無異斷應發藉手以告無罪弗不幸中可以私自幸乎今放廢之餘編閱讞稿散佚殘缺十無二三念前此一段苦心不忍自沒悉令繕錄分爲三十卷其詞以明切爲宗殊愧不文後之覽者能知余司刑之心則又余之大幸也

損齋焚餘自序 己酉

萬山中九稔吏債終日憂來叩門何心從與中山君相對雖然前于齒嚼之嶺護爲爲之地焚從然耳寶來觸怒女爲巨門至家婦纔也順也癡也粲也姑媳斷斷詬誶惟一人是開力不克堪則口喃喃然號嗁臧而不能禁然亦正其拙也吏之有文也何以異是丁未晚秋方謀旋歸舟閒栩栩然取九稔中所爲文積爲帙日夜繙閱之叢業齊屋蠹口形殘鼠牙敗蝕皆往來呼應嚙囓之音因觀縷大笑曰此主家婦蠶織蠶桑一大機簡也今復爲黷業備慈女矣將焉用之悉付祖龍一炬僅存古文詞百餘篇貫矣囊以歸合之近作分爲十卷額曰損齋焚餘其文或合或離如春鳥夜蟲時鳴時止不問音節諸爲爲之余亦不自知其然也今將乘滿斷條生與蒲團作緣忘言養拙毀楮碑視昔不復爲昔籠中齋魚吏債文債總爲燕鹿過患此區區者何與哉嵩中巢許諸賴復以一語額之曰亦已焚竟

吳山鷇音自序 乙丑

余避亂寓杭日久遍閱海氛削平撤且大稔在閩三黨爭致書以告曰君胡不歸余亟趣其詩今且假裝行矣因檢客中所爲文得百數十首分爲八卷額曰吳山鷇音以備遊棄中一種土風特藉分贈良友耳非敢言文也乃客有誚鷇音之說者余不禁喟然太息曰余生不辰向以海氛類仍屢瀕於死僅官歸即遷跡建溪不數年又值閩變坐繫乙卯二月余夢余頭自落几上已而飛去至丙辰八月聯夜夢頭復歸大月 王師至得釋戊午避新安有廻龍寺僧言余塑有小像在寺彼時頭亦自墮失去踰年方得之風穴中用漆黏合宛有頭痕可驗詢其斷續年月與余所夢髣髴相符雖當年逆賊生殺之機與余精神之感物類之應或有涉於怪幻不可臆解大抵失頭爲余嘗死之期得頭爲余再生之日此其理之易見者也入杭以來皆再生之歲月今題鷇之名爲書艾陳人實則齒齒稚子耳古人稱小兒曰黃口以鳥爲喻爾雅云生哺鷇生噣雛余衆雛後無以自食仰哺於人猶鳥初生時不能自啄待哺於母以鳥爲喻則鷇類也鷇居巢鷇啾啾不已其爲音世任其天然處有倫次上之不能離雖於窩網犬之不能嚶嚶於喬木卽而聰爲一若悲毀室之嘵嘵一若傷集羣之喈喈一若喜歸枝之啞啞至於腐鼠之嚇有近貪鄙譏嘲

之巧有近謏佞皆襲其所不屑今余自惟旣無所用於世復不堪入於俗與家羈旅莫有所託然以自知頋惜務鮮一遇此意皆見之於文又無一不與其音相類也雅于曰合喙鳴喙鳴合又曰言者有言其以爲異於聲音者其有辨乎其無辨乎此即余文所以名聲音之意矣若夫窮居穀食爲行無彰以其能拚那一切剽竊於不死不生之至道余於當生而死當死而生一筆貌聞櫥不能捨如此何況其他與言及之抑安能無重慨哉

四書存稿自序 辛未

余十餘齡學爲制藝即嘗先正諸大家傳文時嘗則季風氣數變始而雕佩而制裂務而詭異余雖不能盡屏時趨然必以講貫題旨理會題神相度題位闢發題蘊爲第一義但苦無可與語者攜凡自嗇曰文章定價寸心千古若儻粗記二三百篇爛時文影響剽竊填隙敷衍中舉做腐餘生走筆寫就縱掇上第通顯亦不過如乞兒弄獮猻粉鬼臉戲唱幾套爛熟曲子向市井駔儈手中討錢百十銅錢途遇藍巧拌出相識誠可哀也人咸以爲迂嘲傳訕斥余蓋不類末幾受知於督學毛聖翰先生以爲魁期伏趣

五作補弟子員附際 國朝鼎革戊子貢舉復受知於閣中介先生錄科第一隨領鄉薦皆謂余文法脉獨異余尚未放白信已丑決計不上春官鍵戶卒逮之幾日取先正諸大家傳文苦心探索獨見其獻之愈約味之彌永自是凡有所作習不復留浮雲片詞而且博綜五經大全關闢濂洛諸儒評錄以參其理緯讀左史秦漢莊列唐宋諸公名篇以佐其氣人有問者必答曰使我再得十年讀書方敢言文章定價壬辰乙未兩闈覺得復失余本不以爲意惟挾所著二百餘藝遍訪海內名公求益是時舉天下學

有所遇及抵臨清發舟盡館而復因決末俗撰撰無可與語乃怒見收於禍處不可謂非世外得一知己亦不復致情焉旋岡三載績著尤儉頗之日翹首戊戌猥附南宮方擬點竄闡世遺膺 一命司理新安業牘焦勞不得不留爲有待以故坊選十餘篇外所傳無幾沈冗歸里不數年闡變猶家復爲趨黨雜入他書蠹燬行火以供覆瓿時制藝旣廢初復文風萎蕭余又歎明季之文如人病在於不當言而謬言之近日之文如人病於所當言而力不能言總於題首題神題位題蘊若未備及則有一二錚錚亦

難獨力起衰余向所爲文卽令幸存無慙與其從獵做饞以果腹反不如藉藻蓋爲介紹上林觚雕回翔邀其一顧必且洞如觀火庶幾於前此馮夷之外所求得一知已寸心千古可以獨往獨來亦不必惓惓計及人間矣茲客西湖備將謡述諸書次第行世而坊人日以制藝爲請因於節沉散佚之餘檢所僅存已刻未刻稿本彙加評訂兼成一集內所載諸名家評語皆與題義相發明者其餘華褎橥不備先亦以見風氣隨時而變文章定價在題義中雜亦世不能易也淺人君子或以先正傳文爲法者有所懲敎則余數十年心亦可以少紓也夫

抱奎樓選稿卷之三終

抱奎樓選稿卷之四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甬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澗水訂

序

新安賦序　乙巳

古賦爲體不一大抵象形勝狀景物以博洽雅麗爲工非數十年積學深思結撰而出鮮不供人覆瓿者兄新安爲海內名區其形勝景物之奇什伯於江左諸郡尤難綜覽備悉者予新安許生積學深思之士也余數讀其爲文博洽雅麗常擬爲長卿子雲一流人物一日持其所爲新安賦見示屬序其中六邑之形勝景物莫不致據詳盡有倫有脊一唱三歎約而能該華而不縟總雜奇篇究諸變使人倦於覽誦合古賦諸體而出之以獨發難令長卿子雲再能有加乎余觀非皇甫不能爲生增重洛陽但念年來從事行役有所聞見採劄記以資奕獎爲將來質之郡乘竟成一書今茲賦出不得不遜一籌矣雖然賦中所未及者風俗之淳漓人材之消長民生之舒慘非以

歔以牢騷激楚之音寄其嶔崎歷落之意而已胕詎知其後乃至此哉夫狃則思思激則怨怨激則悱惟備歷乎困阸無聊方能自激則不得志之時實天留之以待士君子而不肯輕以予人矣是郤子之悲者亦即郤子之所以為壯也夫

郤是能詩序　王寅

詩之工拙與他學不同故有窮年苦吟嘔血斷髭求一語之當於詩而終不可得迺樵牧士女或一時矢口狂歌傾成絕調蓋詩本乎情若山川之興雲倏而聚散升降如人歎初未嘗有意於其間也吾里郤子是龍少負著述興才文名籍甚又能於稠人中翛然若忘超然自適盡其情有甚深待觸而應待叩而鳴久已得風雅旨趣矣嗣以明經特授獨曹旋念蒓鱸解組謝歸於山水間由是益能肆力於文章所著述甚富而詩為最工余與定交日久每嘗深夜短檠促席相向上下千百年間三百篇而後若漢魏若三唐無不取其詞其意置身於古人之上而論定之大約以舒文藏實之義為斷無歷下竟陵各持一說之偏余深快心賞數載以來凡身之所歷目之所接遇之所在與之所感即攄寫筆亦就裒然成帙余以公暇取而讀之竊見其氣靜其思遠其體正誠合于百年來作者而本於其情而出之非猶今世類藻麗采為不穀而笑不悲而嘯不怨而嗁者不知有舒文藏實之義者也郤子索余一言頗余言亦何足為郤子重蓋使人知郤子之詩即知郤子之情且庶幾由此知作詩之所本而擷華佩采果無與於工拙之數也雖然郤子以著述興才一代良史無慚他議今難歸臥浩歎而東山之望未艾孰謂郤子僅一詩人哉

周生詩序　王寅

曾子固詩集未嘗不佳乃昔人以其不能詩為恨非恨其拙於詩也蓋以子固之才而不難以詩見遜其深於詩者理而為之最工以不得見其詩為恨也夫詩為心之聲詞有思而興有懷古人旨意甚遠無論工拙乃發之讀之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或流連慨發而不恐釋或感憤悲涕而不能止此其故可思也則三百篇已由茲遞降漢魏顧稱近古六朝則詞工而撫意三唐則體變而學華其間如陶靖節杜少陵輩力挽頹風者代不數見若宋元迄明以來大約學唐人之體為不易而賦物類情幾於刻畫狀貌無復餘蘊風雅之理不傳久矣今談詩之家不知探本

拆灑撫拾排偶之餘剽竊音律之末微逐倡和造爲標榜何與病狂乞子連袂而歌於途其啁嘶啞之音調擬總首叢門之奏至語以引商刻羽雜以流徵之說未有不及辟相嵇以不狂者爲狂藝詩之理固若是其難明也而上周生從余遊者七載日與吾友鄒是龍兀坐苦吟而各不相師鄒欲與古爲徒周欲自我作古余評鄒詩以後悲周之隨得詩甚富不遑細爲甲乙其所寄意在讀者當自見之然余學爲詩迄今有年而卒不能工稍讀今人之詩益知爲詩之難甘以不能自老昔唐李撰有文名因作亢陽賓面之句衆論兩之易若曾子固之能詩而不輕以詩見使人致慨爲不可測乎生若持此說以自勉當必有得於詩之理爲工爲拙無不可以自喻豈今日輒於談詩者所可及哉余拭目俟之

郭肇侯詩序　庚戌

易象云火山旅謂火在山上逐草而行止而不留之義詞馬子長足跡遍天下李青蓮好入名山纔足也若鄒康節以范陽人而終身洛陽朱晦菴以婺源人而終身建平則又旅而留矣人生不能爲鹿豕常聚以論留與不留大約

如莊舄仕楚病爲越聲唐爲楚聲有所感觸不自已其致一也余早歲遂隊燕遊碌碌於南懷北轍者十載其閒蹤迹羈馬歧路闕山滋味靡不備嘗乙未歲得遇郭君肇侯於柘浦共航而歸聯見其抱鄰長望吟嘯作余石磬余皆爲之闕既而別去旅仕各方同作風塵羈客泊余入留沙而肇侯亦從新籍移鐸是郡相過從閒出所爲詩見示題曰旅聲叩其旨則曰旅中作也夫人日讀古人書斷斷陳迹足不出里閈欲求一語之得當意趣燦然俱盡一旦遊履所及往往激發興目觸白雲落日山色溪聲皆非故物而平昔胸中日中嘈嘈不能此者至此畧不經意爲詞爲哭泣乎其沛然若有異物陰來相之肇侯之詩神湊雅古與離奇非從旅中得力未易致此由是觀之旅何負於人哉今余家於留沙未知歸里何日則旅而留者在易爲旅于處之象九四是已肇侯以曠世逸才矜式多士方且鳳池染翰爲一代之光則旅而不必留者在易爲射雉譽命之象六五是已余將持肇侯旅聲向武夷絕巘攜首問天且以余二人旅況呼觴諸山靈爲同爲異余知[illegible]磬應答亦當作嘯咏如鐃鼓響矣

棠香堂詩序 辛亥

歐陽文忠序梅聖俞詩，云詩窮而後工。余謂窮而工者，以骨力勝耳。若脂韋隨俗，喪其所守，雖窮非詩工也。余從兄道敬以詩文鳴於藝閣，記先君子嘗爲余言：道敬爲詩文淵思甚捷，多不起草。余爲心異者久之。近得爾所爲詩數帙，如吳越遊草及咏物諸作，比類寫照，做邈道麗爲近代絕唱。哀哉，行一篇，則仁孝之性落紙，如動呼之，或出誠有關於世道人心之言，又非今日工詩者所能彷彿也。余聞道敬拓落無營，煮字爲業，盤江一廛，僅蔽風雨，足不履城市，有覬以利餌，傲然排屏，其骨力如此，宜其詩工如此。獨惟世之人知道敬詩文，而不知其立言之有本，或以爲迂濶遠時。余嘗論古人如郭林宗逆旅灑掃、梁伯鸞滅竈，更似迂濶不切事情，彼蓋有以取之，未易與俯仰隨俗者道也。嗚呼，今之人不惜自喪所守，而欲他人盡喪所守，可歎也夫。

梁翠洲邑令詩序 壬子

宋谿翁讀蘇州詩，深歎其寄李儋一律，以爲唐人仕宦多矣，州宅風土，而是作獨謂身多疾病，邑有流亡，賢矣。

詩以言志。蘇州當日爲詩如此，則爲治可知。翠洲梁使君以天下才宰吾建安，年來撫字之勞，詩有成績，然此方民生齒寂，難以遽甦，而使君惻切痌瘝，亦不能遽釋。茲秋以賓興應聘入闈，肯有雜咏一帙，其清警處，則如清露滌蕩；其悲壯處，則如唾壺碎，已是爲風雅宗工，不必復道。但感慨將迎中輟，惓惓於民生疾苦，不能須臾忘者，則又知昔賢之幽懷，賦不徒以歎老嗟卑之心爲心也。起蘇州於今日，端必相視而笑。余請以茲帙彙示里門，使童叟聯袂而歌，爲魯山于蔿，即以當使君術民政譜矣。

梁翠洲邑令二集詩序

建安令梁使君，向有壯遊小草初集，大爲詩家稱賞，謂惟壯能遊，因遊益壯也。近復以所著二集示余，大約下車以後爲多矣。既仕矣，仍謂之遊，得乎？古人稱仕曰宦遊。建安凋瘵之餘，窮陬艱於輸賦，使君嘗於歲杪單騎拊循，宿舂而進，圍備阨遊，民困亦蘇，而戴星往來，馳驅道左，亦有類於遊矣。然皆荒郊之中，日對鵠面鳩形之衆，雖欲遊，亦不能極乎遊之樂，故其爲詩多牢騷感慨，無聊不平之懷。使君嘗語余曰：碌碌鄉穀，眼底窮民不盡涸落，則痛瘵關切

倘不自已年衍攝瀑門其爲變徵之聲也固宜雖然使得以前才爲游內之冠當府不次之擢異日遊於黑嶓黃闕闕爲淸廟明堂之登彌飯盛治余又不知其如何壯矣

錢森谷黃山詩序

余嘗讀黃山圖誌竊謂茲山之不易遊如奇文之不易讀揚雄之易李賀之詩淺學對之惘然而已樵夫賈豎日往來生卧於黃山之中而不知黃山之奇故知茲山非文章鉅公不能遊卽遊亦不能採索欣賞領其奇之神傳其奇之趣也余曩理新安宿存者三皆以事阻不果於是遊有神靈秘惜不敢復言闢變之後恐此日望外餘生隙駒幾何安能復鬱鬱牛室爲坐井之觀因伏劍出仙霞壯遊吳越諸名山以自廣倒黃山之願又不能無庶幾一遇之興壽崴戊午廬山錢森谷先生以文章鉅公先余命駕余纔至新安穫披雲於西郊蓿寺備閱黃山諸勝且以紀遊一編見示昔與其同邑陳君南瀞倡和所作而南湖別爲序記餘縱甚詳因思古今遊黃山諸公大抵粗領梗概有所題承亦不過數處而止從未有如先生之窮幽陟險攬其輝麗又得高賢後先其間相與裒集剞劂余意自有茲山以來直待先生今日探索欣賞有奇必盡後雖有作者無以加矣惜余抵新安較晚不及從先生杖屨猶幸得讀先生之詩行將從事籃輿手錄一編繫諸杖頭按其披咏計必乘風飛去化爲無數天花散落三十六峰鋪錦攢繡而容成浮丘亦將以是諸人咸池樂奏雜奏於軒轅帝側日與謝才之徵錄黼相應是余後此之遊較諸前遊所見所聞又多此意外未有之奇也杖藜雖晚夫復何憾

劉在園詩序 丙寅

假令人生百年中能遊盡天下名山交盡一代名賢讀盡古今名詩文可稱鉅組之外一大遇合然其中有得有不得或僅得而失之者非可强而致也余放浪吳越間有年凡展跡所届無奇不搜無幽不賞聞有名賢必遊涉諮訪且索其詩文以矜獨得而質疑偶與二三好友有天台石梁之訂入春安來得聯武守劉在園使君相與横談今昔併讀其所著詩集適霪雨浹兩句恨不能携往桐柏峰頭作謝朓驚人句已而雨霽從事籃輿而炎曦撤蒸僕夫汗喘相戒裝辭不前以鼓衆友色沮千嵇覆余亦索然興盡悵悵歸棹溯行使君復以茲歲入　覲舟車游歷近草見

自晉安寄跡芝城湖公亦未知也然當風雨雞鳴之間憶及衡府聚首之樂千里神交彼此當無不同矣辛亥歲湖公飛錫晉安與余訂武夷之遊余雖不能從事杖屨但與執手道故頓釋四五年中蘊結凡讀其所為詩文皆悠然以深淡然以遠令人心凝神釋凝與為化其合其為樂尚有加此者乎臨別復出所為新刻全集示余余讀而歎日經生家吟髮生鬚嘔心出血不易得一二佳句而是集則慮言日出不假雕琢乃能致多若是是蓋有試以其平生胸中眼中別具一副大地世間偏處皆真獨處皆幻在作者橫說豎說亦不自知其何起何落管之大塊中商者為山下者為谷此外無一物也忽而平原縣滿忽而邅迴雲歸忽而花笑鳥啼忽而風行水落為幻為真其無盡藏不可思議之處難與辨此讀者若僅作文字觀則又規規乎丘里之見矣湖公與余相視而笑遂書之而弁其首

釋千石啞吟詩序 辛亥

唐皎然宋秘演輩皆以詩著世人謂禪宗欲掃卻一切不當用意聲律余謂賢人之舞庖丁之刀閨婦鳴梭牧童吹笛豈不有聲律存焉是聲律無往不在世間也豈用意乎

西山千石禪師為余方外友一日持所為詩集示余顧曰啞吟夫啞者不吟吟者非啞可知已然禪宗掃卻一切以無言為言言而歸於不言九年面壁有口如啞此啞義也千石深於禪宗雖當倡和贈答皆談經說法餘聲不用意聲律而自無不合人籟比竹地籟眾竅至天籟則莫知其然而然即以茲集謂之啞者是吟吟仍是啞可也趙州見有問者欲教其口啞卻則讀千石之詩亦當作啞觀方得

釋千石偈贊序 辛亥

西山千石禪宗法器精通教乘有年延持所為芋塢草偈贊見示指出從前窠臼逐一打破余深快心焉記余往日與千石談次欲引禪門不落窠臼一語終不可得千石曰惟有默然不就一字耳余曰亦落窠臼甚大矣而別因思大地世界中那一樁不是新奇物事不知何故有佛有祖說出許多窠臼亦不知何故有說佛說祖諸家添出許多窠臼又不知何故有一等呵佛罵祖之粗莽漢用棒行拳張弓舞劍千變萬化別造出許多窠臼更不知何故將我忽生其間亦知黑者是墨白者是紙文字縱橫者是經然是語須從巴鼻話頭陷入許多窠臼如蠶處繭中間

屏濁臭氣脫離不得豈非大地世界中絕大冤苦嗅趣人以病還與之藥汚人以塵還與之掃究竟藥亦是病掃亦是塵即云無藥無掃總離不得藥藥掃掃影子余願與大地世界中衆生日取千古所爲借教讀之誦之講之說之因而舉之揭之攦之駁之甚至訶之罵之碎之焚之必須求簡脫離窠臼一法然求脫離便已先落窠臼矣余終不免合掌懺悔曰罪過

張文石雅音秘珍序　乙丑

歐陽永叔送楊寘序頗悉琴解然所云舉幽憂之疾亦視

其人性情所近蓋人之性情靜躁不一琴則宜乎其靜者也唐于頔召客鼓琴有辨其爲箏爲琵琶全無琴韻者蓋箏出於西土琵琶傳於北方西北勁悍之域其聲所從出迥非琴比可知是以古人無故不徹琴瑟安弦操縵習自少年凡以抑躁而歸靜既從取其聲之動聽而已余弱冠抱痾先君子畀以古琴延肅師謝授指法惜鮮靜力學不能恆常以爲憾古燕張君文石音讀書工詩盡其嘗琴學尤篤著有琴譜人約本於性情所近復假靜力揣摩而得其旨雅音以琴本雅樂而所譜者又有合於琴之正韻惟是音所從出如空中鳥過水面無蹤處由追覓故跡且指法輕重疾徐之處毫釐千里旨論繫者不知其然即一聲再鼓之下亦不能自明其所以然則所譜之中端有不能盡譜者存謂之秘珍殆以此乎兹文石以抑躁歸靜之學小試西粵鱔爲鄭欽吏隱他年宦解罷歸鳴琴自治余以東西南北之人聞聲觀化離鄉高山流水特識但俯仰之間疑必有白鶴飛翔巴爲出復當不減游水須洞山林香冥鳥獸呼號之移情也余之琴學亦由是將進矣

程鷗雅鼓琴序　辛酉

余少於藝事無不學以畧知其意輒棄去故卒有得其精者輒從前人學琴數弄粗得指法亦以性躁文史不能專詣今老矣殊歎前此所學百無一就新安程君隱菴以善琴聞延款余門談次偶持琴授之一彈再鼓其輕重疾徐取音之巧得心應手之妙余不能然也亦心識其所以然大抵他無所嘗學畢生精思勤力而赴之自有以造其堂而齊其成矣琴難藝事但人得一藝之精者鮮不爲嗜人所斲輪削鐻承蜩養雞且無不可以通於道而況琴乎若以人道論之本無一事可得即韓柳之文李杜之詩鍾王之

字亦不過一藝而已余既自知學無所精當以百無一就終老而大聲不入里耳無絃之曲獨隱菴爲余諧之

程隱菴譜詞入琴序 辛酉

余向取朱聯芝招隱操二闋廣爲漁樵讌西閣屬蕭師以琴譜之頗得其形似竊恨音調無別聽者但聞其聲寥寥然不辨其孰爲漁樵孰爲耕謳亦不辨其孰爲聯菴之作孰爲余作也余叩之曰商山流水當必有辨蕭師云取音而已雖千百闋亦不過此余置之不論新安程君隱菴獨術琴中精理偶梓陳君右源所作詞十八調示余云已

諧諸琴余取而讀之且授以琴鼓數闋泠然如欲訴或悲或壯各肖詞意余請諸爲一一譜藏明指法用廣其傳隱菴笑曰詩瀏高下輕重疾徐與詞相配猶非至妙必以彈者之音節傳作者之性情寓圖所謂口不能言有數存乎其間若械指法使人按圖而索刻舟而求豈復有馬與劍乎余以爲是言也進乎技矣夫天下物即皆無有聲學者多求其粗而遺其精學得形似便欣然自命爲能而世亦罔有辨之者至於必求其精則窮乎意竊嘗去其故方康崑崙亦嘗不近樂器得其可傳又得其不可傳如隱菴之琴者方可謂之善學也然隱菴不以譜傳其琴而余獨以文傳隱菴之琴終不免於形似之見也夫

雁山記遊序

名山待人而傳猶名人待文而傳曲士乎持一卷日呻吟几席中不復知有山川奇勝拘於趣也樵童牧豎常往來於奇勝之間又不能爲文以傳拘於才也名山名人相遭之不易如此梁成方子升崖善爲文以所居寄還雁山往來探其形勝各著有記纂致橫絕彷彿柳州諸作且蒐其繫以詩句又如王摩詰輞川別墅與裴蜀州各賦二十首

辭意高妙三訪余於西泠特以相貫余窺其駒次落落且有丘壑之趣宜其欣賞攀躋不曲盡也是集出則雁山賓藉方子以傳而方子亦以傳雁山者與所謂相遭不易者且相傳益彰矣謀登高作賦遇物能名含方子其誰屬耶因泚筆而弁其首

艳雪樓選稿卷之四 終

抱奎樓選稿卷之五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甬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羽水訂

題跋

題朱夫子手跡大幅

書云吾祖久積善吾父復積善余生雖不辰續善無虧平生省事慎語言固窮安命不怨天後代兒孫仍積善庶幾餘慶長綿綿

筆畫端勁嚴然可敬非夫子不能作是書亦非夫子不能作是言夫子書蹟凡經石刻者無慮數十種世多有之亦皆珍如拱璧況傳家手模耶齋頭無事拜而讀之可想見其人非僅作耳目玩好而已

題楊椒山先生手書冊葉

丙寅余遊章安鄉大夫葉修卜示余以楊椒山先生繫刑部司獄慶養庵序及王鳳洲贈詩共一冊皆出當年手跡拜閱之下恍患難之氣凜凜如生人皆惜先生之不幸余獨謂先生當年縱值賢相不過成一時功名已耳今乃成萬世之忠義豈非幸乎若哀其不能正命後此奸嵩死餓其子死刑皆非考終者等死耳嵩獨厚遺先生而顧自盧於齋此則其可哀之大者矣余又竊怪今人讀先生手蹟鮮不以爲景星慶雲爭先覩之爲快假令生與同時或爲親故又未必不惴惴懼及以不見其人爲幸而後歎養虛欲脫先生於死鳳洲貽詩往來絕無顧忌皆有關於常情萬萬也嗚呼有二公而先生忠義之氣可以不孤謂是冊者當以二公之心爲心設身易地而不可辭持徒於尚論時將往復嘉也則又世道之幸矣

錢清谿遺稿題辭

乙丑夏五甬東錢子穉廉持其父清谿先生遺稿見示先是夏肇孫靜紫會爲余述先生梗概已心誌竭因取而讀之知服官時敎孺爲所當爲歷有成績可考至於辨斯理學會心薪火之傳超然有得於語言文字之外然按其大旨則獨挈出忠孝節義爲根柢以補夜良心爲激發余嘗疑紫陽以江西頓悟承事功爲吾學之病若知歸本於忠孝節義清夜良心則事功非雜霸頓悟非禪者吾學所必資者亦稍其力行何如耳玆先生遺稿所載當從魏丙國時侃侃披陳義不反顧誠有世道人心不能自已之慮此其所以爲理學也前此穢軒不謂王振陽明不事劉

微市井駔儈相與聚談一涉入詩書成語其爲俗尤覺增倍士人寢食於詩書者無論抗談古昔辯析經史即終日隱几抱膝或向稠人廣坐學爲市井駔儈但語嘖曰擯俗無不超然自遠何者詩書之氣有不可假也與予右廉淵訪余於武林客邸余雖未悉其生平而一種詩書之氣樸人樸字昔許高陽不識孟嘉而得之乘輿道上於何知之此意豈易爲世俗道乎至其所爲讀書北郭一賦亦直寄焉以爲不如已者詬厲也諸此其所以爲右廉也歟

蔣廣生畀鶴啗趣辭

西湖爲林君復放鶴故處向有鶴子梅妻之說乎餘年來遊賞漸形鬧猶以爲有餘韻存孤山命鶴爲子則能代傳高風者惟鶴鶴其孤山背子矣浣花主人今月之林君復也自茂菀入杭爲汗漫遊有買鶴假鶴詩十二絕句清新悲壯如華亭鶴唳迴異凡響固爲鶴寫照乎抑借鶴自爲寫照也夫鶴既名之曰仙乃以身售人而待豢供人玩好大有類於不得志者之所爲惟得賢主人以爲依歸亦可無憾浣花公行同野鶴翛然有出塵之姿若持此詩長吟西湖顛以當高山十日之哭鶴當舒翼起舞引吭悲鳴以謝知己欲問主人與鶴是一是二待浣花公乘鶴而飛或化鶴而去向三島十洲中索解矣不特留餘韻於故處與孤山命鶴爲子同作千秋佳話也

題茅子純贈言冊葉

戊子歲吾閩被寇經年余已廢學既而受知於茲木閉中介先生因復發憤下帷惟是性趾丁韵鄉薦後詣謝之外不復繼見然先生每於稠人中必詢及余迨辭春(?)輒寄書訓勉余亦未能即答先生終不督過是余於先生知己之感又不儗區區文字間也閩變之後余避地西湖凡舊識中有貴顯者既不復知有余余扃戶讀書亦不復問有對顯爲余哲識者耶予冬先生痛切(?)茅子于純訪余客邸促席間如觀先生君子欣而且慨于純能絕家學工詩文爲當世名公鉅卿推許各有贈言并持見示余以爲當今徃辦中人別有應時急務文章聲氣不堪問者以故年來[illegible]不敢與貴顯相通聞今讀贈言則當世名公鉅卿猶知有貧才不遇落落風塵之茅子文章聲氣或不至澌滅殆盡余又不覺自愧其福也雖然丈夫當鬱鬱不得志時遇一知己即屠沽負販耕牧漁樵輿隸丐乞無不可與攄肌瞀

能爲節婦也又如此其樹立大節皎然不欺其志使當再世或有一於是亦無不可以矜式末俗傳諸無窮也況遂出於一門乎蘧蘧二子能述其事闡揚先德余又歎粹茂公之有孫延升公之有子遂書此以弁其端併以示浙城順昌士民知當日之幸有公者今且爲公幸矣

王丹麓府閒錄題詞

盈天地間一氣而已人物悉由氣機消息其中所謂造化也然氣之積發不一而機之運轉不齊有常即有變乃自然之理迫變之極而氣機忽停則天地亦陷墜與人物之

消息無異即都子所謂一元是也故歷代史五行志所載離奇詭百出有識者皆可以造化之氣機辨之非全不可究詰若怪異之以理大約人物之氣無晷刻不與天地之氣相接人爲萬物之靈其所以宰此氣者心也故世道之治亂相好越於人心如三代以上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鳥獸魚鱉咸若伊誰致之迨世風日下人心之變尤甚於五行志所載之物類鬱蒸舒洩於兩間漸以成氣因漸以成猶山川出雲府中藏鬼於是天垂異地吐妖出於機之不容已亦自然之理也彼有明三百年中如奸權閹豎夷正士殄瘁生民未易僕數余以爲即廟堂之妖孽亦皆之氣祲乃必欲執物類之變而一一徵其事應可乎孟子言治亂而歸本於正人心是即吾友松溪子廣閒所錄微意也人生短促且拘方隅不明於造化氣機之說即晦朔春秋猶日越猝未嘗不以爲異讀者但以見怪不怪之意通之知其然又推其所以然即謂是爲窮理之學且有關於世道可也豈僅稗官已哉

趙東絪帆堂詞集

填詞乃樂府之變爲元明所自出大約以刻畫精工嫵媚

旖旎者爲絕調雖爲詩之餘而氣格則迥別故先輩謂草堂詩餘不宜常觀業頭使人惰靡然朱明理學忠節諸公亦往往有所著蓋世遞變而情有必趨不能自已其背之靡不靡則存乎人非有能使之然也西陵詩詞藪在今日爲尤盛余初抵此時與二三巨子覽勝探奇徵逐倡和曾幾何時乃乖老抱痾逸致業緒俱盡舫嘗花晨月夕不能無慨今追昔之感徐子東皐工於詩余與定交醉心已久曾序其集而傳之茲從持所爲詞見示皆與其感旅周了南山徐子龍門倡和成帙者其刻甚精工嫵媚旖旎令

讀者一往情深。西陵雖多詞人，以三子鼎峙其中，湖光山色，不尤別增勝概乎。余請以諸闋譜入管絃，使伶工依以曼聲按板，雜奏於六橋三竺之間。余當策杖過從，如聆鈞天之樂，霓裳之曲，不知置身何地。將逸致橫生，余骨久靡反可復壯，枚乘七發，不啻刀圭，而後知三子之善移我情也。請以質之東皋，然耶否耶。

停雲草題詞

詩之理，通於畫。畫中意態不一，以得其神、情、韻、趣者為工。若專事雕鏤刻劃，一覽之餘，索然易盡，雖工不足道也。

吳閒沈子凝峙學為詩，而好為山水遊，所至輒與賢士大夫贈答咏懷，以餘閒旁涉為虎頭、滄洲，皆不事雕鏤刻劃，超然有別致。余閱其所著停雲草，歎曰：此陶、孟之階也。附庸不以詩著，然人讀其詩，如置身山水間，烟嵐變幻，倪蒼若其辭不獨目移情，相其援觚時，意態甚暇，相遇以天，以總趣之神情，不可力致也。宋元君得畫史，覘其解衣盤礴，故為真畫者。凝峙已見大意，其作品也，有得於舐筆和墨之外，而以通之於詩，其為工豈易量哉。

愁城考題詞

余嘗謂張平子之四愁，不如梁孝期之三樂，以其可富而不可貧，可貴而不可賤也。吾里鄭生子睢所為愁城考，平愁城碑、及愁生傳，乃逐貧送窮變體，以文滑稽古，致參錯，而其志之悲壯過之。然人生在憂患中，無分窮達，周公恐懼，尼山悲憫，庸有二乎。若僅為身謀，情與境遷，則貧賤能移之人，即富貴能淫之人。蓋忍窮難而忍疾尤難也。愁城千萬里，余以為不煩王師，請假道於孔、顏樂處，傳檄定之。由是而為愁生者，可富可貧，可貴可賤，亦不必介然致辨於行藏矣。鄭生將用世，功名之地，學問存焉，宜有所以自處者，於是乎言。

閒田集題詞　蔣子陸謙直壬辰會試中式乙未殿試

余與蔣君子陸同舉於鄉，因悉其為人。力學工文，濟於利祿，視流俗擬議，皆漠然無足當其意。今追數之，蓋四十有六稔矣。時吾郡得雋者計三十三人，其中不無榮登右職，煊耀流俗耳門。厥後推纖零落殆盡，甚至阡里閭式不能舉其姓字。余雖僅存，客處老病，碌碌不足齒數，而子陸則猶有其文，炳蔚陸離，可傳於世。夫文存則人存，以其精神可以撤耀千古，不容磨滅。其所不存者形而已耳，形總歸

於蟲就既穢之後觀之朱門灝游亦何擇焉記余嘗勸予隱謝選予謹自顧不合流俗一笑而止及余既仕嘗愧鄙見與大吏忤亦以不合流俗故也仕而必合流俗尚可仕耶嗚呼予陸有早見邁余遠矣獨文乎哉今讀蓋集愛其文因追憶其人不置爲之序卷三歎

題蘇爾宜印譜冊葉

余少好書法欲窮古今六義八體之變聞人藏有法帖必多方購閱即至山陬水澨篆刻故跡亦鹹杪航取之手摹一冊閉持以示人嘗有解者余笑曰此朱汗漫技成無所用其巧者也遂棄去不復道眉山蘇君爾宜精於六義八體之文其神明變化集古人之成而自爲一家凡見於篆刻者久爲海內鉅公賞識輯成一冊顏曰印畧余相其得心應手之妙無論世俗雖賞識者恐亦未必能盡窺其奧也然余嘗謂藝事之精如運斤削鐻操舟解牛人不能及人約皆有用於世以養其身至於痀僂丈人之蜩市南宜僚之丸於世本無所用猶好而習之不已要知古人寄意別有所在朱泙漫巧無所用正所以成其大用余何足以及此乎爾宜少年避仇遯跡而寄意於此遂精習於此是由技以進於道也莊生云乎哉

嚴觀公印章題辭

古人稱河出圖洛出書而圖書之名以起其實龍龜所負皆取其點畫原無文字是書亦圖也乃後人稱圖爲書稱書爲字似失之原別矣古人字畫之傳者率用款識刻篆爲之以示不忘乃後人創以款識爲圖書又失之愈遠別矣此雖不足深辯要之刻篆爲款識非研古文八體之變亦未易擅其長故凡業此者往往有印譜與古人字畫並傳於世關官嚴子觀公之遊杭也余讀其詩句清絕因併賞其字畫秀麗工緻而余友吳子寶臣數爲余述其刻篆之精獨探古文八體之變余謂觀公之多藝如此特以行世必傳何疑然以觀公英年績學當大用於世字畫刻篆特其游戲剩技耳昔王右軍經濟之畧以字法掩諸葛武侯丹青之妙以功名掩均之一傳一掩與其爲有短也寧爲武侯觀公必有見於此將來之傳於世當別有在不徒恃此區區也

題唐長孺摹印篆文

自秦磨古文更用八體而摹印乃其篆中之一耳諸體不

相爲用也至魏豐刋定六體則篆所用甚廣又不止摹印一端矣魏晉以還古今篆隷凡數十體皆因事生變各以其意爲之蕭子良亦不能盡辨其所自出且謬誤相沿不可究詰如李斯猶以東爲朱蔡邕猶以豐爲豐盡以辨之者少因無有專而習之故也余三十年前頗有志於此會以三十二篆書心經一幅終卷無複用者然皆僞取其形似摹而得之至所云方圓流峙經緯聯同諸變則遜若河漢不能稍窺其津逮焉烏青唐子長孫將將所作琴印纂體數及余門而哭予寶藍且爲之請余懸寫學無以相益

餘唐子方妙齡而用意之勤如此若朝斯夕斯坐對於索靖之碑嘔血於韋誕之帖未必不大有得於此昔李陽冰欲爲唐立石經於明堂不能遂其志今當　聖天子右文之時唐子若出其所專習必有能辨之者他年得遂李陽冰之志垂爲一代不刋鉅典洵千百年來盛事不但如句中正獻八體而授官已也余知唐子當有以自勉矣

題如文上人募疏　癸卯

如文上人爲余梓里與金陵守陳公舊識數千里來謁欲募一容膝之所以資焚修余適以訟累滯金陵因欵余門

而請序有友笑謂余曰浮屠言明心見性普度衆生其宗旨既深而願力尤弘跌坐合掌之間遠思了此悲未易言惟當世宰官許爲生民造福一言一事皆可以措世界於蓮花如是即謂啓世宰官爲肉身菩薩懸幢幡蓋以爲供著亦求爲過願廼怨浮屠化緣龍作功德何異騎驢覓驢拔可笑也余曰宰官造福生民誠何容易若金陵守陳公先在吾閩寓兵燹之餘福能稍循休養或庶幾焉如余五叢新安宦海浮沉日作牛馬走又奉以狂直忤人瀕死者數矣政如苦行頭陀募化鉢頭飯爲施主作供佛功德耳

鞋著破日爲白眼者呵叱詈罵即欲求片刻坐蒲團倚闌丁濃亦不可得況敢言上報四重恩下濟三塗苦乎在予今日致不得不乞靈於丈六金身先以慈航渡余出大地之火坑以入化城也然欲出余於大地之火坑以入化城非丈六金身之慈航必不能渡即謂渡余者爲肉身菩薩懸幢幡蓋以爲供養未爲不可也造福生民之說非爲余言矣今如文以飄然世外之身緇衲芒鞋似已證身化城此余所願望而不可得者顧謂火坑中人謀一容膝之所是何異向餓鬼以求食然非餓鬼又不知食之津津有味

如此則余不得不奉告諸君子同爲謀一容膝之地與如文作化城也而喜捨之功德自爾同入化城矣諸君子必以余言爲然

題廻龍山募疏

郭景純劉青田之說儒者不道然其理實不可沒韓子曰清淑之氣盛而不過必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浙安古文獻之鄉也郡之東南有廻龍山相傳爲文風所自明猷令葉君蒨其衍埧建浮圖於上以增其勝爲郡人士遺愛而祠立焉浮屠師知新從峨眉來卓錫於此靜修有年綢其址爲寶檀宮恍如雁塔飛江大地湧出居然莊嚴世界與紫陽諸勝並峙獨其山門未舉殊有闕焉丁未夏師謀爲彌勒殿承鎮而屈於力余因減膝爲倡庶幾以琉璃鏡平佛所立於巽方當六邑水會並之當得澳焉風行木上文之象也淸淑之氣盛而不過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若布施功德爲鄉虛壓爲恒河沙則在都人士之願力何如余與知循惟藉手以觀厥成焉

汪舟漾蘊空詩集題辭

西泠汪子舟漾工詩文偶持所著蘊空詩集質余云苦病而作也其中多悟後語夫因病得悟又不可謂非病之幸矣余以爲苦病妄也即以病爲幸亦妄也大地山河本一病區佛說生老病死向五濁惡世中度生開方便法門稱大藥師丈夫入世出世當知鼻孔撩天脚跟踏地把現前七大五陰六入十八界一拳打碎跳出病綱爲苦爲幸何處安著今舟漾以蘊空名詩也將謂空時尚有蘊耶抑無蘊耶若有蘊者有即非空若無蘊者蘊既本無空亦不立則病者誰耶病病者誰耶病病而求不病者誰耶佛說蘊空即非蘊空是名蘊空請重宣其義爲說偈曰我當來生前云何得有我若無我者我病何自生凡生皆病物來斜與飢渴恐怖及煩惱顛倒雜思慮如人體調適自疲作藥病但知本無生諸病盡霍然常以病時心閒觀一切法非蘊亦非空再讀蘊空集

題周雨文聽鸝圖

盈天地間皆聲也比竹衆竅人習聞之天籟則無聲之聲其所聽焚耳病者謂牀下之蟻聲如鬪牛余以爲此非眞病乃世人多病聽者反以不病爲病也下古文章勒在簡編而韓退之統謂之善鳴簡編不能語烏從而聽之乃知

聲生聲滅俱不離吾聽根爾文長於聲詩竹心大箭聽聞寫聽實自聽其倡和之原本於無聲之聲不然鷗森鳥也時至而鳴時過而老時盡而止此後何所寄其聽乎余故知爾文所聽常在聽之外矣

書胡半菴寫經傳後

半菴諸文雅皆悲 而盡若綠刷念

胡半菴寫經本末人多怪之及讀諸名公傳序言之甚悉且寫經至千二百卷古未有也半菴獨力若此其精誠無量罪孽成就不可思議功德俱未爲過獨疑處昭容受害維陽宮無所考據半菴患痛之際以痛曰有弒昭宗一語

逆疑風刼爲朱溫傳序中亦有辨之而未詳夫人身最難得也以溫之罪大惡極若論因果雖經無量刼歎能稱半悲此身即倖得此身矣豈能居縉紳之列且賦性聰穎精於詩法乎若謂溫之世歷今既久冥報已盡郎不應獨留處昭容一報也若謂昭容即昭宗昭宗爲君被弒索命於臣豈不名正言順又何待假托一無名女子也按唐史朱溫遣判官李振與蔣玄暉朱友恭氏叔琮謀弒帝依暉選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欣則弒昭宗者繞出溫謀實太手刃半菴殆史太等百人中之一乎非殺害宮門刃及直

氏冤各有頭耳特辯之以俟後

書郭二傳後

予同里高雲客作義僕郭二傳從其主福清郭大謨避亂居沙縣死賣薪備瘟賻其妻孤三十年受笞箠不去與楊升菴所傳徐氏阿寄頗相類然阿寄雖心計能爲徐氏致巨貲婚嫁其兩子女齋聘皆千金郭二則惟朝夕盡瘁營錙銖以供饔飧所遺兩孤一天死一病廢卒無嗣續其芳尤難其心更苦也李卓吾謂阿寄若事君親必爲大忠純孝余以爲在國有再造之功在家有幹蠱之能此阿寄所

以爲忠孝也若郭二者處於亂離轉徙之餘猶國已亡家已毀惟盡其力之所當爲不以無補於君父而遂已者其爲大忠純孝一而已矣嗟乎郭二乃人奴耳世俗詈人動曰奴材而受詈者亦甚病之以其賤也然郭汾陽稱其子曰皆奴材史載汾陽八子悉爲朝廷美官豈得爲賤乎謂凡役人者爲主役於人者爲奴君臣之謂也上下之削遜爲君臣則遜爲主奴貴賤亦無定位耳汾陽之意以爲其子之材碌碌不能自斷僅可聽人指麾非謂其必當爲僕隸也今郭二之爲人奴其材實爲大忠純孝良貴無有倫

比彼負恩反面之徒執紈袴袍紫爲貴乃竊縉紳擬者爲奴材則又郭二之所羞也

書李丐傳後

古之隱者或醫或卜或釣或耕或居或沽或樵或牧至於傭保極矣播聞行乞世人所恥卽如五鹿藪塊炙市吹篪乃英雄失路屈辱一時非終其身於此也余友邑令侯作李丐傳稱其能詩往來江漢三十載不著名字是欲將其身而隱於乞矣至謂捕鼠生嘆之或納履中盛暑色味不變似稍涉於怪幻大約佯狂垢污儻然物外以爲儒生無書卷氣以爲僧伽無香火氣以爲道士無符籙氣則固皭然在人耳目間也豈眞丐乎嗟夫奔走權門昏乞哀爲富貴利達計者方謂之眞丐李丐直寄焉以觀此輩之晝伏夜動亦猶鼠耳顧安得捕鼠之手盡捕殺此輩而生嘆之以免其分布內外上下互相生嘆乎是行激而爲之以見意猶楚人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術示楚可以報秦也賢者之意不可測往往如此卽不謂之怪幻豈過哉

書劉悅岸黃山紀後 乙巳

洋洋纚纚幾數千言黃山諸勝彷彿若列坐側雖研京十年練都一紀何以過此余披讀之次因不禁逌然有感也歙城距山僅百里耳旦晚命駕可登余以七載官歙三遊而三不果豈眞山靈厭見俗吏耶然謝康樂伐木開徑至叔子欲其百歲後魂魄猶登峴山彼獨非宦乎何以爲此則吏非能俗人人自俗耳夫宦者有簿書鞅掌之勞雖或有登臨之志往往以先公後私之故留爲有待此誠勢之無可如何者乃冠蓋客子於數千里數百里之外有言三十六峯之奇觀勃然負笈而來者不可遏及間關抵此一覩俗吏之面又不過信宿市肆中營營作歸計久則驟耳而遲其探奇覽勝之舉不特無有行之亦無有言之似以山靈之貴反不如俗吏之賤尤可怪也近先生從白門命駕來訪章宗季余得幸見翁宇飄飄乎有出俗之姿聆其言超越依著時已信先生之能遊黃山也別旬日果遊以歸作賦見示端服先生之能遊其才其學又能不負所遊也余讀先生之賦而遊志益壯或不使俗吏久見擯於山靈則先生其庶幾歟而世之讀此者則不能遊其諸勝彷彿坐側亦可以飫聞而厭見牧之負笈而來徒與市肆中作緣擊車而返者亦遠矣

贊

重刻朱文公像贊 有引

夫子原有石刻有像傳自有明萬曆年間後遠漫滅裔孫烈重開生面付梓以垂永久屬余爲贊余思夫子以徽籍而始終於閩余生於閩而理學最久兩地相遭信非偶然焉敢默然而已竊讀夫子之全書慨生向者之歎又不能置一詞惟述其攄往之誠以見願學之志云爾

紹先開後絕學在閩從容沉潛實踐於身哲人雖遠遺像猶可親讀書論世如見其人大小二像何資拱揖千百年來

服教畏神道與之覩爲樸勿諠

像郭拱辰爲夫子寫大小二遲肯失子有序送之

童半顛存影贊

嚀嚀嘎嘎此相何來也天地爲爐造化爲冶古往今來其是箇塵埃野馬非周何蝴蝶何假且看現前翠竹參差流灣上下日向石上胡林科頭跣踝握筆懸几瓶茶自瀉七十三年如一日那邊管來春去夏頓邪非耶半耶全耶箇中誰能寫君爲顛處士我爲凝道者相與指空大笑問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唐濟武小像贊

容寂額綱漫淫道腴儻然倜然與天爲徒追惟三千年前蕉鹿夢幻已相忘乎故吾只贏得文章天籟陶地鬯于丹經貝葉倚其詮腳自得斯人也曰聯遊存不可容狀是謂之真儒

許務卿故像贊 甸陽之育精於醫術作頌悅業收之像

儒耶釋耶公鄉名家學兼金匱一七法明鹿苑三車既遊心於淡泊遂薄視乎榮華但留履額短鬢被[illegible]袈裟且看這手中柱杖子如何把虛空打破露出面目無差若論工筆下尙隔恒沙與欲知先生向何處今日黃峯頂上游

風明月未遲

葉林屋倚巖垂釣像贊

何方漁丈人到此投竿倚巖[illegible]立大不爲任公巨繩小不爲詹何剖粒想生平看破營營世網往來爭餌半作枯魚過河之泣因拋下切雲冠着上青蒻笠且放眼長江大河風行水面一一部大文章與胸中吞吐出入鱗耶鯽耶無心計及吾不能定其爲人大抵是尺蠖之屈濟能之數

楊艤揚垂釣濯足像贊 舟中載書籍太湘亦疑柳新述

其濯也不爲污其釣也不爲貪其投也不知爲何其行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甬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韶水訂

記

一拂祠記 宋鄭俠號一拂先生

一拂先生有祠於清涼山之麓，和傳為先生讀書故地，致西塘傳志。祠建於嘉定十四年，久已廢圮。余陵焦公倡為重修致祭，吾郡臺山葉公記其本末甚悉。先生出處大節，世莫不知，祀典當膺，無待論已。獨是先生籍於福州，寓於汀州，留於英州，仕於泉州，則非始終於金陵可知。何金陵人士獨景仰之深，而歸然俎豆於茲百年如一日也？蓋以先生能不負所學也。夫人俯首受書，或不無慨然以忠節自許，及一旦得志，則利害之見乘之，不曰分不當為，則曰時不可為而已。先生不過一監門小吏耳，乃躐家中前後疊封匭牒，不一而足，其間言朝廷、言宰執、言邊事、言宦官禁師，一時之人或曰為狂，或斥為訕，以至竄逐流離，瀕於死而不悔，其為志亦可悲矣。吾讀宋史本傳，稱其隨父江寧閉戶苦學，則知昔日端像閣中尚論揣摩，有得學術之正，死生以之，用能致此。後之人景仰先生，[illegible]之學，挹其遺風，而忠節之氣當有油然而生者，其俎豆先生於清涼故地，有以也。余同里諸先輩曾捐貲有[illegible]租，年計所入，以為修祠支用，其春秋二時例有公祭，牲醴雜費皆取給焉。但沿襲日久，蕫其事者未免等于具文，而蘋藻之供過齋泉。嘉同安陳君護著為額，以光祀典，余從其請，敬酌致祭之儀，秖首一羊，有一鵝一雞，魚各二，菓餅共五筵，既根獻，佐祭者同飫餕餘，免其別治宴席，以滋糜費，庶幾於神

而約於人，永杜冒破之弊，則廟貌常尊，馨香勿替矣。陳君請勒之石，因作歌以祀公，詞曰：

宋法變兮民流離，公於時相兮曾受知，欲抗言兮位卑與其負國兮無寧負師，丹青入告兮回天怒，彌進子兮有何相誤。直道兮難行，蕭蕭一拂兮歸裝輕。我溪公兮進公酒，千秋萬歲兮公其受。浩氣長存兮天地開，[illegible]兮清涼山開。公讀何書兮能如此，一拜高風兮頑儒起。

[illegible]

新安古放生池碑記 丁未

郡西古放生池所自來歷明不改載在郡志頗悉嘗解中歙令江右劉君啓迎池畔歲遠湮沒余與諸父老得其遺文所云石梁新池有闌形勝毋許居民探捕其中人哉其爲言也獨惜其引孟氏數罟之說爲喩大湧池之蓄本以阜民生因以逐魚之生故儆禁其蚪漑之阪非如放生池之尺鱗寸介皆由仁人之呴濡沫其始未不能自遂其生而得人生之者也生之者誰氏則魚爲誰氏之魚利人之有而取之其名爲竊不得以放池當今用志也有所感矣魚之生或卵而腐沙渚之間或弱而倭巨鱗之吻追者而長矣或誘於餌或陷於筌故在隸而怙在筌而棝者比比也乃有人過焉不忍待其死而爲之可其生瞋而放之於池非不幸之中有大幸焉者乎今浙安岸土素稱興區年來兵燹流亡追呼轉徙十不存一猶是魚也宗顔者某有其人余爲斯民幸之當不特爲池中物請命矣

遊雨花臺記

癸卯夏五朔余方答報恩蘭若偶與二友緩步雨花臺謁方公景公二忠烈祠畢箕踞長嘯見地上小石青碧紺紫取瓶而掬之既而二友登木末亭余從其後遠望長江一帶迴繞天際舟小如葉相錯往來明滅異態衆山環侍其下風搖樹鵲聲飋飋然疑從地起因辨李青蓮所謂三山故蹟還吊千古余心樂甚倚樹而歌曰白雲冉冉兮騷人衣薦里長空兮鶴孤飛古人既往兮山亦老一笑峰頭兮拂袖歸二友悵然曰何言歸之易也宗少文平生所履皆圖於室以示不忘况名勝當前遽忍去此余曰子知名勝無定在乎名勝不能自誇必待人之見而稱爲彼遊於山者以水爲勝則水面之方府縱橫田疇皆勝也而遊於水者又以山爲勝仰觀巒堞絶壁之上行人繼錯如蟻盤如蟻聚當必有流連讚歎以爲奇觀者若然則吾與子皆勝中之一物勝中言勝猶夢中占夢無非妄也山林朝市一有繫焉相去幾何試於子夜淸齋獨自無繫靜而思之其無盡藏不可思議之况其勝在彼乎在此乎果別乎此歸已後矣二友相視而笑蓮秧下亭遂退而爲之記

古琮記 甲辰

有遊余岸上長三寸廣一寸厚半之背平如砥底其面後有圻鄂謂余云此周時琮璧得之古塚者有血斑可辨識三代法物也余曰子猶之乎攷琮璋制長八寸爲半圭之

文相偕二伍伯管解詣省候決中途而其同避旅次忽有雷起自亭擊二伍伯立死文相燒髮半體惘然舁歸獨駭了無所苦追旋邑再解以秋審緩期獲免余疑其獄有冤詳爲覆勘駭又引服無詞且肆詈之時其兄創甚未絕數經而質旬餘方殞允無疑情越六年竟以　大赦減等改流陝西安置夫殺人者死法之公也殺一家非死罪三人罪之極也有是罪而王法所不及者則天刑及之又理之常也雷所以將天之威爲天之長子故凡言天威者必曰雷霆是誅惡之義昭然有不可誣矣今駭之罪如彼即肆之市朝猶有餘辜若僅肅於王法亦天刑所必加何者人有不明天無不明人有不公天無不公也豈有死期當及反戕數命而獨全之者哉假令官役被擊駭與俱斃猶可解之曰此因上干天怒餘殃波及或不服討也假令官役既擊之後肆眚之典未頒次年駭仍就戮猶可解之曰此官役已罪所格原不爲駭也如謂駭兄素行穢惡實爲逋誅天乃假手於駭而其婦子則無罪也即云有罪何難移是雷而遽擊之以示天罰必待死駭手乎如謂四命同在夙劫道駭死償駭皆可以取償而管解官役則無預也即云官役別有死償當償亦應死駭手非通雷償何又死於雷乎反覆思之不得其解或曰雷雖靈物皆陰陽相薄之氣所感其奔出之時未必擇物而擊如擊木石非有怒於木石聚之偶免亦適然耳天何容心焉或曰人受命於天之先已有定數有當水火兵刃之交而獨生者有在飲食牀笫之閒而獨死者豎不當死誰能死之或曰天之不屑屑介意者屑瑣耳善之極者天欲藉以爲用惡之極者天亦欲藉以爲用安知天之全駭者獨無所用駭乎迨既用之後則厚其毒而降之罰此天道也或曰天道不可知顏

之夭跖之壽伯道無嗣秦檜考終天之好惡本與人異乎古桓魋何獨於駭而疑之耶或又曰儒者言理不言數福善禍淫之說謂福是善善者雖死亦福謂禍是淫淫者雖生亦禍濮圃所謂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其次之若然則駭雖生而其心死久矣可哀孰大天實未嘗私之余以爲數者各持一說皆非定論此其故非雷不能知請聚而問之雷

自題小像記　乙巳

杭人孫趙倫埴土象人輙有肖者以此擅其業於金陵請

寫余形獨不類人皆訝其藝之不精而不知即余之精者恐亦不能寫余形而肖也余行年三十有八歷宦者七載輒以不善逢合稱罪常命蒙一團章以自嘲曰天下第一癡人則余之形無一非癡骨癡態合而成之非余自傳必不能寫頭安得癡如余者之工令其癖亦以傳余像哉夫孫超倫之爲人像而肖也必能擧說人之俯仰而得其神善隨人之美惡而求其妍媸用心惟以求合於世爲務而世固多觀人俯仰隨人美惡之人其氣味自相投合而爲像之肖之也固宜若余病癡已甚不知事之通變時之變通以致禍害相尋頻年無已至於今猶致以是非曲直糾理之談横塞胸次是癡之爲病已入膏肓而不可療惟癡識癡惟癡傳癡惟癡肖癡余嘗翅求一工爲他人寫照而絕無有類者或使爲余像而獨類也然此亦未易言也彼刻雕衆形之巧無過於造物今試觀造物之生人皆異之以媚骨巧態以取容於世惟余以癡特甚造物亦不肯別生一人類余即亦不肯別生一癡士以成余像非特造物不肯別生一拳癡土即土亦不獨異於他土以自成其爲癡也夫土聽人埏埴俯仰美惡概從人而肖之其本來皆具一副媚骨巧態與余原不相類今一旦欲責其類余亦猶土之責余必欲其類土其不能相强也明矣於工人夫何尤乎設使工人萬一得余之癡骨癡態偶爲像而類於余則像亦可分余之癡是天地內有兩癡人而癡不能獨萃於余躬余必使塡天地內之土盡爲余像皆有百千萬億癡人存留世間而世之甘心於余者任其欲割欲殺毀騙嘔而或不勝其煩而釋之則余雖癡頗以自免豈非所甚願乎雖然形寓宇內曾復幾何百歲生於土而反於土余縱有百歲之身亦不過數十年之後便無此形與土自相爲一斯時以大塊爲鑪造化爲工蟲臂鼠肝其爲余形變相無有窮期若斤斤然執今日之余期其必類是又一癡也茲即以不類余之像呼之爲余亦無不可彼孫超倫之藝精與不精又何待較哉

損齋記

乙巳春林子行年三十有八自署其齋曰損齋號爲損齋居士或問損之義有說乎曰損與益爲對有二義焉一則傷扶之謂一則減少之謂余之號損也亦有二義焉其傷扶之謂者乃益之而損也余將以爲戒也其減少之謂者

也君能厭世之否且盜而盡誅之乎吾將受皆未爲晚矣

舟居記 代謝郎東作

大地一舟也往來代謝物行旅之間津相續無已浮生幾何敢曰人涉卬否卬而況人事之升沉行止之變易旣無有預期之卽預期之亦無術獨出於其外誠所謂譬如舟流不知所屆者古今無不然矣余少是海瀕洪濤巨浸之險癖不身歷旋蒙 國恩叨授臬捺幸不藥身於吞舟之腹計自茲以往宦海茫茫險夷豈盡一致乎江之南吸京爲官原無舊設官署不特臬捺爲然前人僦屋而居秩滿

引去遷有年所蓋以傳舍冰無適主獨任其勞而遺後人以安覺輸其費而遲後人擬夠似近於迂拙者之所爲但余而不爲誰當爲者因于乙巳之夏以三司公署內隙地請於當事儉措五間爲燕室計捐貲二百餘兩經營數月其勞其費俱未易辨造告成覩之楹檻相屬形倖舟艤初不意其至此而竟至此夫以余迂拙之性不適於用若推舟於陸則此居誠爲余有也然載舟覆舟之喩入官者俱當服膺不釋則此居雖爲余有實爲後此繼余者所共有也且不特此也作舟辦時者代不數見宦海茫茫自茲以往東西南北況若不繫之舟余何能預期之卽預期之亦無術獨出於其外雖欲營營其間徒自取困誠不若虛舟自命以天地爲剡木時序爲遷行聽其所止而休矣若夫藏舟於壑不覺夜半之有力是非往來代謝者之所可幾余則謝不敏焉遂自署其居曰舟於且爲之記

二棄草堂記 丙寅

嘉善燕子星期寄寓甫一稔卽棄官隱於吳門之蹕埭築草堂內外各三間㮰椽不斲前盤方沼蓄金魚數十尾畦圃蕭落雜蒔花竹桃柳遮望門外列峯如幛烟雲變幻

態態不一其堂後則叠石爲假山曲徑螺斗登臨闕矚靈叢錯如屈身千仞間別構二小軒於上約可坐數人每當花晨月夕手一編箕踞嘯詠或與二三良友煮魚蒸燒筍旗佐飲賦詩陶然樂也顏其楣曰二棄草堂將終其身焉余謂二棄之古乃用李青蓮君平棄世世亦棄君平之語余益服星期之命意遠矣夫人所具者材所值者時所處者地皆不能有取而無棄齒者去其角翼者兩其足材不必相兼也儀則寬往則復時不必相兼也豫儉非美蒲斷非惡社主非榮溝瀆非辱地不必相易也哉之年也饑

供養耶有一於此皆爲邪爲僞僞則不眞邪則不正佛眞而正者也故當其在家善人謂之佛子幾上謂之佛子請官謂之佛子忠臣孝子謂之佛子及其出家一炷香謂之佛子拜一次佛謂之佛子念一聲佛謂之佛子了以盂洗鉢燒鍋打坐廝聽喫飯屙屎無不謂之佛子何以故惟眞正故法華云於諸如來起慈父想佛得以衆生爲子者以氣分相接也不戾千劫威儀萬劫細行終日喃喃口頭亦是爲邪爲僞造箇地獄種子而已余嘉齋公之眞齋公之正謂之眞正佛子在家出家俱可羅之不論僧俗賦眞久曰如是如是

唐濟武篤友記 庚申

淄川唐濟武先生名夢賚與余宗晉江鐵崖同成已丑進士先生讀書中秘而鐵崖以特旨參籓東粵彼此通問甚疎嗣鐵崖罷官客死西湖其子貧無以葬且旣聘不能娶戾中歲先生遊杭見其子哀之傾橐爲完姻復爲鐵崖卜地造塋獲其遺事以傳於世余與先生交好相過談文見其胸中浩浩落落雖在稠人廣坐超然自遠游行道者也友道之篤特其一端耳余因之有所感焉夫朋友居五倫之一致德脩業之所必資故他山之攻昔人重之此義不明降而爲聲氣結納各以其類爲招絕不講於狐媚親暱之益然亦有貧富相周窮達相引生死不移者猶不失朋友之意此義不明再降爲無故而合無故而離甚至有如劉孝標所謂五流三釁義同賈竊者嘗其交之之時已有絕之之意不得謂之朋友矣今日世俗之交大率如此是皆先生之罪人也若夫以數十年風雨無間之交一旦以患難相依反奪其所有呵叱如奴隸自視以爲得計者則又世俗之罪人也噫

聞聲膳射記 己亥

余舅氏韓德聰穎絕倫膂法拳法無不工妙而尤精於用弩矢無虛發故明崇禎初年先子鄉居舅來訪輒屬沽酒以待自削竹作十矢携弩山行少遨獲十禽以歸佐飲醉鄉中日以爲常嗣然疾余家夜聞庭樹梟聲惡之張弩邀聽睛發一矢應手梟落年逾弱冠早卒致尋聲聽射之技古未有也記余毋皆告余曰汝舅得學法於其師日夜勤習寢食俱廢後其師反來問技終不能埒雖與管公明卜筮相類其實師之所習不如舅之專世未有不學而能術

歙令異夢記 庚子

歙縣令楚人龔楚槐向持胎素順治丁酉歲年方四十赴宛陵送童子試宿於逆旅夢一僧持偈示之其詞曰飛錫南來四十春艱難歷過是前因牯牛食盡千觔鐵發象蹄開一竅冰頭皮剛猻頻叫喚辛苦模驅覺膝州梁青州叢識破甜頭一様好金刀不放老僧頭遊絲悠悠騎崇臭皮春風不定玉門關昨日花紅今日老前鼎而瘀頭呼覺錄出次早有僧餽扇一握岕茶一瓶扇面所書即夢中偈也急延入見已失所在是年楚槐分試南闈以場弊繫

[illegible] 卷之六 [illegible]

首眷屬流徙尚陽堡余謂扇所以散熱爲涼茶所以解渴使醒俱有解散之義若繹偈中語意未畢大類罹禍之讖其而良則勸令撒手回頭者也獨疑夢中所見何以與扇中所書相符倘扇確有其人又何以隱而不出既出不則非有覯於學官以夜來術數人如鬚蘇夢虎故事明矣或言楚槐向不齋戒其夙劫當爲沙門墮落數將盡時宜有神僧喝醒安知非向逆旅中傾設黃粱使其感斯與夢乎此雖不可致詰但使楚槐當日繹偈中識破甜頭之旨猶然解組而去置身於榮辱得喪之外必不攖南闈奇

禍故知急流勇退一着仕宦最難陳希夷所以惓惓於錢若水以其去仙道不遠也

李帝侯受報記

膠州李世錫字帝侯與余同年友維獻圖同領順治甲午鄉薦余曾聯維以所著文稿維携往維揚庚子歲與其室相繼病卒值帝侯客揚爲之營喪殯既冬計偕維父感其意延送悲哭持余文稿贈之帝侯之父怒其遠行不當悲哭碎而擲諸地是夜帝侯與其家人夢維夫婦詣謝對泣述異因檢所遺文稿僅存兩篇沿途誦習及辛丑春闈

[illegible] 卷之六 [illegible]

首題即兩篇中之一也以前夢故不敢不用遂捷南宮自後凡遇親友皆諸以文非已作康熙庚申歲帝侯與余師法黃君先後進杭抵關過齋入楚時濟南府濟武太史李恩行孝廉在坐偶談及此余帝侯愀然曰此吾師也懷之二十餘年矣余因招余至帝侯力扶上座執弟子禮下拜余與交拜畢備問其故夫以作客窮途中篤於友誼至於營衣斂殯此眞可感動鬼神助之以文結草之報不足爲怪獨使其父無怒碎余文之事必不能盡讀其妻無同時得夢之奇必不知檢讀是皆有鬼神主持其間報德之

聰明正直者所當爲也豈余三人有他罪當罰而會逢其適耶豈陰陽不測之謂神擬議焉即爲罪耶豈夢夢者天一聽於神所爲無所與於其間耶是皆非余所能知也存而不論可矣

林四娘記 丁未

晉江陳公寶鑰號綠厓康熙二年任山東青州道僉事夜板閉傳桶有敲擊聲啟之則寂無應者其僕不勝其擾持槍往伺欲刺之是夜但聞怒詈聲已而推中門突入則見有鬼青面獠牙赤體挺立頸及星脊俱寶駿尖鐙什地陳懸出訶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妖魅敢擅至此鬼笑曰聞尊僕欲見刺特來受槍耳陳怒思檄兵格之甫起念鬼又笑曰檄兵格我許何陳也陳愈怒遲明調標兵二十名守門抵夜鬼却從墻角出長僅三尺許頭大如輪口張如箕雙睛閃閃有光磬跳於地冷氣襲人兵大呼發炮矢炮火不燃檢懷中矢又無一存者鬼反持弓回射矢如雨集俱向衆兵頭面掠過亦不之傷兵懼奔散陳又延神巫作法驅遣夜宿昇中時朧月朦朧陳甫就寢鬼直詣巫臥所攫去衾褫衣褌巫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爲哀祈鬼笑曰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擲還所攫衣曰神巫慙懼辭去自後署中飛礫擲瓦幾夕不寧或見墻壁欀扇急避之仍無他故陳患焉嗣余有同年友劉望齡赴都取道青州詢知其故謂陳曰君自取慮耳天下之理有陽則有陰若不急於驅遣亦未必擾擾至此翻來竟鬼出謝之劉觀其貌惡可畏勸令改易顏面鬼即辭入暗室中少選復出則一國色麗人雲鬢靚粧嫋嫋婷婷而至其衣皆敝綃縠亦無縫綴之迹香氣飄拂莫可名狀自稱爲林四娘有一僕名實道一婢名東姑皆有影無形惟四娘則與生人了無異相也陳日與驩飲賦詩觀抑衛至推不及亂而已凡署中文牘多出其手遇久年疑獄則爲廉訪始末陳一訊皆服觀風試士衡文甲乙悉當名聲大振先是陳需次燕都貸京商二千緡商急索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貲之曰陳公豈負債者斷一時力不及耳若必取盈縮其利敗檢於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斃汝京商素不信鬼笑曰汝乃麗人以鬼怖我若果鬼也當知我在京處舍職業四娘曰處舍職業何難詳道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之事說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駭辭去陳將

卽前所爲終不洩其隱人之惡如此性耽吟詠所著詩多
感慨淒楚之音人不忍讀凡吾閩有訪陳者必與狎候臨
別輒贈詩其中廋詞日後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姿容倜起
淫念四娘怒曰此猿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欻然仆地
號痛求哀兩膊杖痕周匝衆共爲之請乃呼婢東姑持藥
飲之了無痛苦仍與號飲如初陳叩其爲神始末答曰我
莆田人也故明崇禎年間父爲江寧府庶官遭誣下獄我
與表兄某悉力營救伺隙起事救出無私情父由獄而疑
不釋我因投繯以明無他烈魂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

而來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
置康熙六年陳補任江南驛傳道爲余述其事屬余記之
余聞左氏傳言詭鬼神後備病其誣然天下大矣二百四
十餘年中豈無一二事出於見聞所不及乎今陳公綠度
正士也非能造作言語者且吾鄉士人往往有親見之王
荒谿云神怪之事聖人不語力與亂明明是有怪與神豈
得謂無鬼能見形且預人事不可謂非神怪矣然嘗觀悟
留人間終歸變滅不能久存是在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
外非可以常理推究言有言無皆或也此聖人所以不語
也夫

傳

孝子何均傳

何均字君平福清縣人爲郡學諸生家於郡城東關父夢
機本邑諸生有五子均其長也均性孝友順治戊子歲七
月海寇圍困城經年甫解紳羅冠讞詞延其弟傑傑逃
捷夢機以治家不嚴論斬族賊吏泣生祭畢將卒就戮均
抱父哭曰父死均必不能獨生若均死而父得生均之幸
也遂大呼請代引頸受刑夢機因得免觀者如堵無不爲

之隕涕婁林氏卽以死殉男樹甫三齡失怙而夢機後
入千山觀學黃冠之道數年卒子山在福州獄附屠名平造臺
論門余識夢機時夢機已老每燕坐必爇香禱其子余
而悲之獨怪子孫有罪無及其父之律兄逃未就質者罪
均之請代又不能邀吉獨之赦是以兼爲戮也豈非與令
在必行乎妻僅死節無存孤者逮今四十餘年卽聞人亦
鮮有知其事又不能與明初陳圭魏文昌並傳於無窮光
其不幸之甚者也悲夫

聚翻菴主傳

處士孫雄名學稼字君實別號聖湖世居關中會城祖承謨萬曆癸未進士知樂德縣父昌齡庚戌進士歷官提學三浙皆燁燁有治聲處士性孝友慎取與抱慤不誣勿謂非即識君臣大義年十三為諸生十七學使者奇而儀之文譽藹鬱因初遁跡荒廟五載遂謝舉子業博綜經史纂述甚富一言一行必以古人自期在吾關近代尤概慕謝皋羽鄭所南之為人拓落瑯瓏碩彌不諭有僣其懷才自苦以蘇仕懲頑者處士笑曰古今不乏負才之人往往不能自立皆坐弊不得誇殊耳士各有志君誠愛我非知我者也久之仗劍出仙霞東遊與越西浮彭蠡因泛長江抵金陵徘徊鍾山道上遂請齊魯渦闕里北入燕趙又應其故人格致經略河南述秦關凡二十餘年中海內山川形勢道里險易文物風俗不能記相度機宜所至必與賢豪長者相結交撫今追昔感慨激切或過忠孝節義之事犁然有當於心於詩發之故其為詩浩瀚遷頓挫沉鬱稱其志氣非近代可幾亦與其為人相類也將恒山泰觀察呂登稽其文行客諸藩數年而呂登卒子幼處士捐力經理後事謚出其所謝贈三百金為歸櫬兒哭誓不受錄

兩而左右號啼者始相顧欲手撲救從旅寓嗣以歸其無資旅滯都門踰期叢悔之遲銓曹欲以其名應為方國辭引去遊於羈懷鄉累辭二年疾作曰吾數止於此矣遂卒子起宗力學能文有父風

論曰陶潛為晉處士世稱其詩獨得風人之遺取其志也聖湖處士尚友古人皭然不滓其志可知至于才識之優視其事若無不可為者惟其不用故於勝國為遺民於興朝為高士均有濟於風教其用大矣余向讀其蘭雪軒詩雅為心折餘所著者亦可以其志推之嗚呼士之立言不可無本如此

何懋灌傳

侯官諸生何君懋灌名懋學字懸永其先有龍圖萬者類於宋世為右族父汝楷家於閩之南臺中洲君孝友辭順力學明大義庠以古今第一流人自期祖遺田宅悉推諸昆弟儉勤治生中累錄貲其妻娣藏獲斷斷操作亦咸有自給之資既成家為先人治葬獨任其費不齎昆弟同力凡為親父之事如其宗祠墓祀田叙譜系皆以身先之庶人交不為翕翕熱率皆以緩急所需助不誠竅意盡有不能

儉者輒焚其稿爲人沉樂舒遲雖震驚奔猝未嘗有疾言
遽色而檢身謹飭不苟於過差所著有介君堂集亦未稿
力學儉勤之有以立言其子瑛請梓以傳與欣曰慮未盡
虛聲昔人所懼藏以示子孫使世守焉足矣康熙甲戌六
月年八十九卒於家觀故一無所怨議者
論曰利之於人甚矣有不爲利則爲名然爲名亦所以爲
利顧蔡君既不沮於利而齊厲力學又不斷以文著則前
此義讓其財偏愉其費及趨人之急皆非有所爲而爲之
可知非所謂篤行君子者耶今其子若孫克守家訓席珍

有待而遂近稱爲長者無異詞是節其不爲利之利不爲
名之名也又何我焉余竊怪近世士大夫多汨於利而不
惜其名或有一二事迫於勢而爲之稍稍得當亦必多方
矯飾以矜張其好義迫想遂而害至名既辱而利亦終於
不得是兩失矣以視何君能無愧乎

蔡節母傳

節母名靜姓羅氏世居侯官性端謹寡言笑簡書通孝經
小學父母異之明崇禎間年十九適同邑處士蔡君煌爲
繼室孝事舅姑處妯娌無閒言佐理家政有古桓孟風生

子鴻儀甫三週而君煌卒慟絕者四求死者三舅姑以死
易立孤難之說婉爲勸慰方散靈几朝夕抱孤泣拜且奉
其前配何氏木主合爨事之如生自是足不踰戶言不出
梱外絕巫姑母家兄弟至非歷年不燕見有嘲其迂執者
則曰吾家蔡氏夫家西山皆理學大儒也禮豈不爲我輩
設耶以家無餘蓄日績女紅爲二櫃卜葬計三十年不少
懈其間三罹兵燹幾不自存權得舉葬又篤念所生輒減
衣食贍養殯製殮具雖至饑飯之炊殘稀薇體無所請貸
意泊如也康熙丁巳正月望夜夢君煌偕前配迎以大輿

命僕夫四人舁入朱戶廳猶以踰分爲疑君煌云汝生簡
有善當享此乃乘而進見先世姑嫜俱在相與拜謁辭以
誥鴻儀曰吾早年曾夢汝父有丁巳歲來迎之訂今其時
矣亟治棺衾喪祭宜用蔬食勿作佛事未幾寢疾亦不受
醫迨四月十一日夜半整衣端坐云吾事已畢但恨不能
終養吾母淚下數行卒

論曰余蔡氏壻也余婦爲節母從女每誦節母嫠居後備
極艱辛悲不忍聞然能明大義盡倫常勤以禮法無流俗
婦女態死生不渝即求之士大夫中亦鮮有倫比者今鴻

儀能讀父書制行罔玷且舉有五孫則藉久而發將必有在嗚呼謂非節母之遺教歟

野雲子傳

野雲子姓王氏不詳其里居生於萬曆三年少出家不羈不茹亦不葷食初學服餌黃精飲木死逾日始蘇繼學神遊能飛行渡江言人禍福如響既而悔曰此亦非大道也遂棄去隱於金陵棲霞之巔臨江結瓢為盧廣袤僅丈許高可四尋出入則從東小穴傴身而進上構一樓開牖西向以為趺坐之所既緣梯而上則併抽其梯而藏於樓側

時人莫得而見焉每漁者沿江捕魚必偷以二魚置諸石而去康熙丙午年九十二猶日行百里聽余於報恩寺飲酒至斗餘不醉夜則趺坐樹前達曙不寐惟聞骨節姍姍有聲腹中殷殷如雷鳴余異之因即所學乃昌言道德清靜之旨絕無奇衺可喜之術余汎雜丹經相質輒斥為支蔓越數日余往棲霞遊之劇談兩夕方辨清靜彼家燒火之異同臨別投以親文彬所註指公入藥鏡曰此註與他註有別自始至終總是一水一火學道者不過從事於一水一火而已康熙十九年坐化年一百有六歲

讚曰余於丹經無不讀至得野雲子始知道無多言也野雲子自言生平學道未見有一人能知大道者余察其作止動息嘻笑舞蹈純乎為嬰兒則信其深有所得一水一火之說非清靜不能見亦非清靜不能用丹經萬卷寧有加此多言何為厭聞時之學三氏者皆反背為外道斥為傍門噫此今世之二氏所以為外道傍門而不自知也與

艷雪樓選稿卷之六終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男　沅兆馨渚林纂
同里門一夔灝水訂

書

上衛按院　己亥

齊雲山為眞武道場靈異勝境明初題定年例有香稅六百兩至嘉靖中祈禱有應奉免迄今百有餘載矣山側居民汪商貸實無行使向道士索食見拒遂自樹首觸毆一詞

但明初時嘗備四方香信輻輳檀施不貲六百兩之數殊不為病　國朝鼎革兵火之後元氣未復貧冠托足甚少而善信供獻甚薄至持巨貲以為捨施者絕無其人故之明初舊額過別前已具詳解訊寄生懇蒙不知圖許致干憲怒罪悲之叢則之能隨蒙吊發本山逓年收支簿籍論道一一根究取具認狀　題請充餉茲細閱簿中所開大約每年項除供神燈燭款客飯蔬及道衆饔餐衣履雜費外所餘寥寥無幾尚不敷修葺廟宇支用柴薪之費屢不可知然舍此益無可問矣在汪商止謂前朝奉免　國朝未免二稅為詞獨不思　鼎革至今十有六年合計稅額不下萬金乃欲責此日貧冠赴期辦納勢必相率逃亡棄道為樁葬不退反顧而後此更有逓年六百兩之數該縣欲副考成又不得不派民間補苴挪移恐無有窮期也夫郡邑正供若有關於民生之利害道場之廢興猶當　題請設法更張況此項開除已歷百年全書未有該地汪商不過為乾餓小事一訐以快其私某又安敢徇其一偏之談為禍先禍始以貽異日官民無窮之累乎惟諸勅行該縣嚴示道衆恪守清規併置循環印簿擇本山

老成端愨一人主之凡有香錢出入無許遺漏絲毫按季繳換稽查以杜乾沒冒破諸弊務使綿延香火不替神靈為　國家祈天永命將來　聖壽無疆時康物阜遐近廟釋擅即有所匱不盡之稅留為本山報事之資如勝國祈禱感無不應較之一時佐餉增添米于太倉其利之輕重大小當何如也擬詳在即恐乖憲意且思矜全免究之恩宜自上出所諭取具認狀種種貽累不敢叙入以招沽名市德之嫌為此先為惶悚無地伏冀俯鑒包荒曲恕迂執之罪

上孫兵部 己亥

六月廿三日前守持檄諭賜示因見惟不怵處變之旦也詳盡之矣昔謝安石矯情鎮物論者非之殊不知處安石之時含矯情鎮物之外別無作用邇者海氛入犯瓜洲一小舸耳三吳承平日久奸人煽惑其間遂至風鶴傳訛紛若鼎沸此時鎮之愈疑禁之愈亂其人勢以有待之安危爲上秣陵金湯屹然備蓄可支若賊乘一戰之勝奄趨掩襲可爲大虞今乃固壘相持則我知所備矣某固籌也頻年屢聞發警後果不以爲意蓋此寇舍舟而陸猶魚之登

岸坐以待亡往往肆掠之後揚帆而去爲木面衣食之圖其來久矣驕馬戀棧無他志果不足慮也獨一人心惶擾喜亂者乘機揭竿瀕水諸郡有不可測而新安僻處叢山嶺北馭而來潮守險隘數嶺控饒州嚴州兩帶以爲襟道倚可力支發銳爲有會之犄角兩江之藩籬不特一方保障已矣書生迂見知是敢備務芻蕘之獻

上官撫軍 己亥

恩施甫蒞皖江仰傍取椒卓道孫嗣使罪狀陷守走謁披陳威嚴之下不敢措一詞弁息其揭及某繼至見憲怒猶未解冒死鳴哀伏地掬顆方蒙霽顏鑒燭其情罪章已出不可復追仰見憲臺初懲其罪後憐其冤皆出於至公至明無容心也孫嗣使爲人果於自信不修邊幅不避嫌疑不辭怨府往往以此招謗所開四款何敢謂無足非第其中各有隱情若知之而不言是負憲臺耳目之寄也何所逃其責乎蓋當打擄寇入犯寧國池州太平三郡相繼陷沒孫嗣使與旗總間關知府張芝闖道入撫尾追擒斬其父年登八十不忍棄之於賊昇而致之此人子之天性耳豈足罪乎海氛方熾撥營士卒調防浦口失機逃縣攻

城時孫嗣使方夜食議招兵造械死守其督發胡學臚乃敢從傍冷笑沮惑人心因激於忠憤手以杖責若論軍法猶從寬典也亦何足罪乎至於中軍王文龍兩變生事所屬向來與聞今既取有縣結似亦子虛更不足爲罪者矣惟私派一款新舊罪告論死然欲招兵造械備所必需其集紳士耆老公議於明處正供內預支十分之三乃一時權宜濟急原非設立分外名色以圖入己之私茲怨讟以奉何明文一語苛責安敢置辯奈彼時金陵皖江兩路久已阻絕無從申請危急存亡之秋間不容髮稍有躊躇稽

待則撫州一郡能保其不爲三鄉之續哉。字牧文案猶存
縣可稽。即內部不惟開銷各官願自賠補。是上不歸國下
不累民而能保障一方者。有成績。戡亂保治。時各不同。當
可例論。前奉恩諭賜恤紀錄。亦以其有功於國。不容沒
也。竊思逆亂以來。閩逆者死。棄城者死。難當者死。失甲失
庫獄者皆死。若守城有功者亦死。將來地方或有意
外之變。人人自危。以爲後此必無生路。惟有拘牽文法。補
手傍觀。欲求一人奮不顧身。出死力以任國事。此實難矣
某會登即時與孫副使蘭知府三人誓同生死以報國
恩。原不計及功罪。幸得同心戮力。用保危疆。若孫副使令
日以此案之罪論死。某雖獨生。亦何面目復立於人世乎
茲謹將四款所犯實情。登答在冊。其蕭憲齊伏乞補題俯
第。俾承問者得以私派一條。引因公擅自科斂律文。免罹
新例。原情之中。又不廢法。所以通軍功而勵能員。爲國家
苞桑之計。不徒孫副使之冤。得荷昭雪已也。

上劉泉齋 辛丑

撫叙市猜。大獄旋興。府某奉前憲姚公檄赴會城。承問官
有餘案。旋閱其情詞。未嘗不爲之悲惻。竟日蓄以愍民無
識。自投死地。矜宥之典。出自皇恩。則可非司刑者所能
爲從。并之赦也。如皆得勝韓王錫兩案。律例不協。某皆與
前憲力爭。不肯定例。致干憲怒。駁發他員分訊。令照原擬
緣前憲愛書久定。憚于更易。且其用意實出於矜之仁
恙無所私。故自信其無他。遂自恃以無恐。豈知今日二部
大人所森有非人意計所能及者乎。茲蒙內十載數經庭
質。審首者四。奪職者五。獨某一人以不肯定例。幸免革未
經手。難於罪入。此理也。法也。獨使前憲早懷杞憂。嘗某爭
論之時。翻釋律例。立敢前擬。或他員中亦有敢于據法抗
言。不爲少徇。皆可置身於無過之地。非某有所貫緣於其
間。使彼偏私於一人也。流言止於智者。眾員竭力爭之必
無可以理斷矣。恩難餘生。眾犯眾感。專籍憲恩扶植。屬謂
告歸未允。不知何所關異。愷惻殊深。伏乞憐而察之。

復徐藩臺 辛丑

計典黜陟。所以勵官常。八法較若權衡。務稱其實。不容舉
就前已開明冊冊。茲蒙論諭以衛守鄉承春縣事赴都堂
署下考。且示以考語云。婪庸居官參職無狀。既經被逮處
列八法。是欲懸酷例填註矣。某竊思官之賢否。當就其在

任所行之事被論鄭守在任僅兩月耳雖無善狀可稱亦未著有暴戾實跡緣都門索逋之人自稱代為當鋪舉挾詐拏究具詳致來撫憲併叅內部提質今曲直尚在未分且係未任之先都門所行之事與居官奉職無涉若以此誣考既不便以被逮一案定其為暴戾又不能於在任兩月中別求其所為暴戾恐遷就失實之罪在某無辭以自解也查往例官員履任三月之後方出考語不如照前冊所詳新任二字無可疑諸某為官評起見前其至當致方憲命實非有私于鄭守也伏冀慈鑒恕罪

上李臬憲 癸卯

旗棍劉國翰為舊守蘭一元中表入郡署後大有所覬總不能饜其意及蘭守還濮而翰猶留樾叢婺官爵招搖關說某自莅任以來祇知有官方之當厲不知有情面之可循實不能為翰一人別作殺人媚人行徑以負民生故翰奏告蘭守株累多人而某被其含沙之毒為尤甚也夫旗棍如翰輩所在騷擾若皆可以持郡邑之短而制其死命將擇肉而食無所不至生民何賴焉 肯意明見萬里燭翰在部不令對質祇分行各省取供以坐其誣亦知其為游嗣釋憾不可以訓也茲某奉提到省自夏徂秋憲屏日日示審嘗不與聞晨出夜歸傍立庭外蚊蚋嚙膚腥穢中熏顯固已備極難堪而局外之人又紛紛以不入耳之談聒不舍某自不自存且恩憲臺為祥刑之總執法明允即有延留懊恧斷不可干以私而本案據招覈為實為虛自當靜聽輿論若請託一人疏辯一語反涉掩蓋也昔賢謂理范滂之枉滂不為謝以祁奚叔向為比所以成憲言之賢難古道不可復見於今但某此案早結一日則翰之罪亦早定一日庶天下之旗棍有如翰者皆知稍戢暴燄

其有造於民生甚大某惟以官友為重原不顧惜死生若翰所撫拾或有絲毫實蹟即將某按例定擬駢首都市以為負國負民之戒亦當引頸而受誅萬不敢求私庇而屈法矣狂言不經唐突尊嚴死罪死罪

上鄰制臺 甲辰

某至今日尚敢復有所言哉憲駕巡撫飭取劣員嚴切備悉某不能仰體天心以積獎令王葬八款具報致干霆怒宜霹靂遂據其反噬游嗣併叅連及道府狗庇罪何敢辭然某與葬素無仇怨竊思激揚吏治貴以直道行之若稍

有賭賴於其間勢不得不易他員應命是非倒置無以服人心而徵官邪尤罪之大者矣姑無論葉之宜揭不宜揭但問葉致揭之由誰實爲之非其一人所能掩覆也葉宰績溪僅一載耳該學訓導則其傑塲也有友道焉士民則其子若弟也有父與師道焉吏胥則其左右奔走者也有至道焉使葉稍稍自愛不爲已甚一年之中何至立的以招衆射今訓導王章奎之揭報也如此生員吳灃等禮里程爾爵等之告發也如此庫胥舒國華等之供吐也如此葉罪貫盈矣伊誰致之盜僧王人計何在耶茲某與葉兩案俱奉詳審葉案既取葉供而葉案又悉憑葉言彼所恃者神奸可以招搖賄力可以箝制羽黨可以排布銜口可以抵賴獨是蔣戸湯火咸欲食葉之肉而逞證守候栖遲迄今將逾半載究未能借公庭盈尺之地以暢所欲言此有心者不禁拊膺而流涕也

在某今日固處於不敢言之時而又有不容不言之勢爲一吞舟漏網不無致誚於摘發之未其然總不敢爲一人之私言必實請衆人之公言惟貨請衆人之公言愈知前此之揭非一人之私言矣

謹將葉案八款中告揭供詞及受賍年月被害什証姓名彙解制剛以作貪衆效請將此先呈察閱私念愚盞前此餙取劣員斷無不出於爲圜爲民至公無私倘毒然于圜獘之未伸惻然於民隱之未達呼集一訊情僞自明而某職預官郡僤得盡貲守以副公直無負徽揚大典雖刀鋸纘瀆之如飴若夫反噬游詞更番搆煽公論在人非某所敢言亦非某所當言矣

再止鄖制臺 丙午

徽州營中軍守備分領營兵七十名駐防婺源縣額三百餘里接壤江右近該弁郝進毒狠戾矜高以本營遊擊王端出身巡檢題授怙勢相陵飲恨日久互捐之後自知必不見容即與衆兵歃盟定謀大掠各備屎履鍬橇去入江西娛嬉山爲盜此俏匿之隱禍人所共知也擒緝之責有營官有府官有縣官以其皆有親丁民壯易於施力若某則刑官耳軍事原無責守經制供役僅有八名素不嫻緝緝令該弁就逮之後奉發承聞有枉有縱即飛章借法彈首何辭茲乃奉檄拘擊且有漏誤縱放以軍法從事之文則是營官府官縣官皆屬贅員矣

某以事在儀頂不得已變服夜行設計於能員劉復與預爲安插兵丁告示率領

壯丁二十人各械短兵詭稱商販晝夜兼程抵縣伏於郊外寓側單騎進拜托言代爲解紛俾之不疑俟其答拜以擲碎茶盃爲號壯士持械並出而誘弁始就擒縛衆兵大譁復以懸示安撫而定彼時若有遊蕩或逾定期則變從中起而漏洩縱放之罪有不容於誅者矣此乃事急計生安危呼吸出於天幸非敢自言能也厥以親解轅門備與始末蒙恩破例優擢極口嘉獎且謂通省屬員無一人能如某之可任大事者感而且媿但念某以廷捐下材不逮時變七年之內負罪孔多是以日擐憂患今且衰羨吹虀

尚恐趾步蹉跌或廢職守爲仇讐所快若於職守之外復以他員所不能任者責令代辦又輒以軍法從事擧入危途恐繼此以往事機不能預度天幸不可再邀先後之間總難逃於一死幺麽微員無異孤雛腐鼠不足以汚斧鉞也蟣蝨貪生願乞骸骨伏望憲臺垂憐施恩於不報之地超羅歸里則戴天履地之餘年皆出於不殺之仁所賜生生世世寧敢或忘高厚哉

上張撫軍 乙巳

某無似不知其能而仕承乏名郡司刑貽羞負乘罪也屬備不識時變拘牽繩墨顧前瞻後識不足惜但以奉職不稱致歷憲憂捫心無以自存耳記戊戌冬抄筮仕迄今七載有餘日在微纆羈絷之中皆可追而數也如己亥歲以海警震隣而羣甲兩月庚子歲以大獄審究而羈旅經年此莫非王事雖碎首城頭殞命道左誠不敢言疾苦迨辛丑歲大部葉尼二公決獄於金陵咨舉者之失出一時掛吏議者十人四論死而五削職某以無罪獨免司臬者不能忘情告旋未久憲臺方膺命赴皖江言之二公俾得歸郡是有大造於某者一也壬寅歲謁憲臺於皖命移休寧

三大憝以名氏失實閭踏獮害捕其一而遁其二坐是獲罪復蒙憐而恕之卒使從容撫捕悉置之法是有大造於某者二也癸卯歲舊守蘭一元爲劉國翰奏告牽証在獄司臬者僧端留難自夏徂秋僕僕往返日以爲常憲臺不能平衡檄趣令早歸事因得白是有大造於某者三也某之陷乎大阬若行三塗而墜者屢矣憲臺持千尋之綆出之十仞之上者亦不一而足矣報生以死報賜以力庶幾從此復見天日當終身以之矣孰知事有大謬不然者至甲辰之夏制臺叱馭臨巖飭取劣員某以續令王旂與敗

檢通報會劾大件其意以致併羅露章迎及監司郡守意塞又以詐冀及壁之故開之

當宁是有大造於某者四也夫人情所甚愛者子也設有子生而愚頑駿撰奇疾非瞶聵所能療初則憐之久則置之又久則惡之矣以爲求其生而不必得誠不如速死之爲愈也今寇盜不以某之敎奇而棄之其肖手以援也雖恐不力較之提攜保抱之恩亦相倚從矣豈乎男兒愛恩之若尤甚於愛怨怨雖傷心或有將而擗惟受恩而不能報則與界田乞兒月饗於人而無補者無與其餘恨雖死且不朽也某在今日非不知粉骨碎軀以期無負於厚德但念薄福之人不可與共功名而大難之後驚悸亡魂遂成病痼今將不起若服其職而不任事命曰曠官利其祿而不恩義命曰素食知其短而不讓能命曰竊位有一於此皆可以上累聖鑑之明而下重其之罪非其所以報憲臺之憲也伏冀俯鑒愚誠亟賜題罷歸田俾條生未既劇病漸平倘可劾擬策於異日以圖頂踵之報否則亦當効結草於地下矣

上江蘇韓撫軍 丁未

儀眞縣叛犯汪源產僧祿佑舜駁已歷七年簽于憲怒以逾限特疏飛參必爾

嚴綸纔下安所逃罪某以猶豫上江不能越境擒渦倘陳鄖未恐憲吝未必見察也淵舉錄人入官之產所在儀眞初緝獲時恐有餘產未盡故分撥到擬邏查及行歙縣取具並無藏匿甘結呈報則某之事畢矣儀眞之案自當檄江寧司嚴拘就近估值可以朝呼夕應不圖仍行到儀使越寧國太平二郡而估值於江寧所關之儀眞計憲檄自蘇至皖由皖達徽文書輾轉已多二旬及某再行儀眞附屬備呼不應或堅執以爲無可增往返駁換方得如前擬轉呈憲又非多兩閱月不能若某歷見產而催增必無顆結逃司司又無憲以送憲此逾限之故實由於初次估值時含延行遠多出數舸轉折非某奉行之不力也前歙憲撥云新安爲游內第一富饒之區非不知爲今日號參情矢但照產增價數目冊載已定與初籍沒時恐有藏匿不同固無關於富饒不富饒也即初籍沒時恐有藏匿祇當論源一人之家亦無關於新安之富饒不富饒也況產又在儀眞與新安縣毫無與縱果富饒雖得而用之且將何所用之乎某廷顧無識待罪蓋十九年實不知其爲海內第一富饒之區惟自知爲新安第一

距縣僅一水耳乃遼脊不相知若此何也使者到此總不待告之皆可以見見聞聞恐告之反涉飾說也此聞風具彫零民脂涸竭較之往年百不存一而虛名尚未減年來坐是獲罪誠不如荒徼不毛之地僻游徼稍有人憐念之者故貪一耳爲寶藥傭易爲破落戶難以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故也近某貪日益甚而欲甘心下石者日益衆凡在親識無不代爲寒心某嘗曰不爲官宰不爲人耶不爲人宰不爲鬼耶乃欲使我殺人媚人奪人予人則不願人非幽不避鬼責以與彼必不可滿之慾而保我必不

可居之位雖死亦無以自贖矣不知閣下何以惠教耶幾補入都挈眷而行功名之地又有天倫之樂而嶽擬瀆望久爲海內具瞻端揆一席宜需旦晚倘不忘故人常有舒千尋之覆垂十仞之綆以出其於三塗之下不徒犁木備首深贖太息已也愁緒無窮書不盡意惟鑒其意而畧其繁則厚幸矣

復虞南冷先生

服官人逢人愬苦此從來口頭活套然其苦有可愬者未苦也世豈有七年之內三號首於法座如某者乎非學下詢亦不敢愬其苦句腐儒自揣迂拙之性乏應時之具動得憐尤實自貽之非敢云數奇也嘗如傭者代耕歲入之租不能給其主之求雖墾石田爲沃土勢亦難免懲罰豈得曰命實爲之乎夫服官者之所有事如刑名錢穀守禦撫字數端俱非有深義難處近見報輩相尋或自裁殞命者比比而是豈人材不逮至此乎他勿具論彼獄中死囚市上乞丐至無聊賴也自趣其死者歲無一爲乃朝縉綬而莽拔綴及不能與死因乞予緩待須臾之命蘇可嘉也則以代耕之術墾荊田易而輸租難也豈乎某今已矣年來

僭零憂勞相繼而至服官滋味添難如此而邑且兩鬢斑然又得啞氣病每夜起繞牀數次方得稍平而意緒搖落類若龍鍾耆且晚了此訟案杜門稱疾以讓賢能倘得生入仙霞關灌園於鄰苟全性命則爲苦盡甘來之日矣昔夫子行於十年之前而某今日始見於十年之後雖有先後明暗之別然云羊補牢或未爲晚所賜桐山四六一書考據精詳非謂破萬卷者未易仰窺但身將隱矣焉用文留與南村素心人共欣賞耳

復伯兄遺馭

許久不惑德音殊為懸懸開歲祿陵對傳聞有自閒來者傳玉體有郁甚劇心氣憂之次月讀劉仲寄來書云以年來遭逢不偶結成心病則傳聞者無異詞矣但惟書中所言三月斷可造唔何遲遲也豈二豈予倘不肯速去耶夫心本無病因結而成既知病源自結自解此良藥也昔鄰子元有心病聞禪說而頓除古之人有行之者矣遭逢不偶乃事之無可奈何以此介意殊屬無益凡人既生天地之內即受天地磨礱惟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便是現前勝著故曰是個人常為天地磨成不是個人遂被天地磨礱獨是喜順惡逆者人之常情雖知之而不能自勝則又有覺警一法假令生而五體不具或稚年夭殤受乎不受乎假令賦性癡頑終為下役或負才拓落老死牖項受乎不受乎假令跬步不踰惟恐招尤怨為頹垣飄瓦所中或為毒蟲猘狗所傷受乎不受乎弟數年以來無端橐非橫接踵而至日與瘥疥相對其遭逢不偶未有如此之甚者每當夜半不寐愁腸九迴而兩脇楚痛殆不可忍弟邇思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雖捶心灑淚狂呼大叫適以自苦究不能少減於困厄之數且自命德薄窮祿有年而世人尚有不逮我者以此自結自解恍若命附當前進一服清涼散廓然寤蘧然覺矣今兄以功成身退之後卜宅柘浦為市鄙大隱起居無時名教中無窮樂地願乃日坐愁城不能自慰何沒沒也弟雅慕婁師德兄弟相戒砥不敢默而忽焉敬以重生兩言為勸

復林臣岳

自下鄞來書得星士王聘于推候祿命一冊殊評中多溢美之詞豈以啓誘人之常情邪抑星家之積習也此皆不具論弟僕試思之人果有命乎命果在于支八字中乎命之于支八字果星士一一所能推乎孔孟皆言知命則人果有命信矣但裴晉公有唐王荊行之言王荊公有天人合悖之對似與茵溷廁之喻長平南勝之說相為表裏命而在于支八字中也古人詎為此談讀者其大夫以干支八字言命不外乎五星及河洛理數三書其大概皆以五行生尅為斷使果有一定不易或並行不悖豈不可信願子平以日干為主論財官煞印而五行在四柱五星以安命為主論七政四餘而五行在十二宮河洛理數以元堂爻位為主論元氣化工而五行又在八卦彼此矛盾若

無定理皆可以牽合附會縱有奇中亦適然耳今有人術大林之中引弓妄發必有一枝受矢者遂命為百步射楊之能可乎人生吉凶悔吝循環無端猶大林也僕之年長矣追思前此所歷險夷不一其途凡星士所推有或驗或不驗為隨取諸書考究亦無所得私念造命固所不能而俟命猶堪自勉浸假幸而為公與侯則巍巍乎公與侯矣不幸而為臧與穀則貿貿然臧與穀矣浮生直一夢耳方寢而祝曰吾必欲夢木夢火而遂使夢有水有火也其將能乎前此者不必知當此者不待知後此者不能知如是而已今推命之家以人之干支八字按著論斷有所不合則屢變其說或以南北異地或以清濁異禀或以冥措異報或以先後異刻支離蔓引盲之十數年之前而驗之十數年之後其人之風露電影皆不可知誰能覈然俱存執左券以攻其短乎茲有最為易驗一法試取星士擊節稱許之命果能攖猛虎而不噬置巨浪而不溺蹈白刃而不傷飲鴆毒而不死僕當下風拜之否則裴晉公王荊公二人之說為不可易矣僕以命之為命冥冥中有制之者非干支八字所能論即干支八字可論亦當有異術以窺造化之微總非星士按圖索驥所能推也彼以常情審度故多溢美之詞則又在第二義矣

復張[illegible]生

十年契闊忽得音問疑從天而下也足下雄才大略世不恒有學書學劍應運而興殆國家之幸乎賓興已屆會翼灑池之期屈指可待丈夫建功立業貴在逢時此時正值右武飛將軍若出萬戶侯誠何足道當不似毛錐小儒濡首簿書而畏讒畏譏惟日不足也僕少讀兵書心甚壯之以筋力不勝介胄故卒業於文章乃筮仕以來碌碌無一善狀靈勞接踵較之披堅執銳辛苦有加方悔前此擇術之誤已不可得今且老矣頭顱未改肩重任而履危機甚覺躊躇靡寧試問為公乎為私乎不能自解祇失笑而已矣往而不返者時也記昔年抱膝齋頭與二三同志攜手長松之側醉月飛觴今者晨星寥落縱使他年再兩人皆無恙再圖勝會亦不過相對欷老朽撫今追昔感慨係之其於狂呼痛飲之豪舉知無復有存焉者與言及此雖欲不作灰搭隊以自期何可得哉彼猿狙以周公之服必去之而後已其性有所宜非矯語也足下能諒之乎

復饒公掯

交道至今日總可置之不論其最甚者莫如仕籍中人搴
仕籍中人千渾者衆往往見有投剌未竟讀而先攢眉誠
厭之也劍津郡伯李公爲廻圍先生阿咸於僕既有世誼
又曾共事南國以足下豬虎雄才今時欝望所歸欲繼一
聆何難以子墨作介紹頗念還山以來自分作遊傍者李
汝苗華爲鄭圓不知當年故人寒燠變態當在何等前圖
暦於江干以窺其意而後緩頰不意先嚴忽爾見背擗踊
苦次未遑他及今當讀禮之餘彼此慶弔未行安能以尺
一無因至前使佇眼者訶爲襪襪子乎僕將來爲先人營
馬鬣取道劍津或可乘間效顰皆丘爲李郡伯得一典型
自亟所以亟入誠不願森森千丈松作陽鬗之客也伏惟
慈鑒

復商牛巔

胙以無詞謬題尊彬非所謂剡畫無鹽唐突西施者耶乃
荷惠教娓娓知足下見地超絕兼以獲之有素此等學問
旨於古人中求之吾輩入世出世欲不爲流俗轉移必先
具此海濶天空之見聖門中行之外以狂簡爲第一流搴

此意也僕自束髮讀書便作舉想以古人爲期無他以僕
所見所聞種種皆非素習以敢舉步便錯開口便錯事上
接下無所往而不錯幸而還山藏拙不然則一生直錯到
底矣因念敝郡汨汨勞利若以此副癡骨横塞其間又是
一番大錯其所以客處貲壞者以年來少識一人即少一
錯少行一事即少一錯少説一語即少一錯且欲求出世
商賢相與數晨夕免錯到底或可成就此生癡想之萬一
耳不意足下所云皆僕意中所期誠相見恨晚矣

復黄爾聚

小女殤亡僅四齡耳不能爲侯門一日之婦廼受侯門剌
鼎之祭悲且媿矣侯媚翁不以存亡異念可謂古道僕生
平不肯妄交一人含三山而入芝城意可知也但與人交
頗以信義自負外雖若合若離而此心休戚與共始終如
一竊見今日有等口頭交面諛背毀又有一等市道交見
利則合利盡則離未始不痛心疾首醜同冠仇以故所交
者寥寥而人之能諒僕者亦寡侯媚翁以骨肉至情見待年
來爲先君訪求一抔土不辭勞勦僕以此等重事不敢別
有所託亦知其可以腹心相寄非今日口頭交市道交可

此也近丘星士囘建云僕媚翁言僕有棄嫌之意不覺發
一大笑夫修短數也人誰無死小女旣死矣誰能挽耶抑
誰能代耶即幸此日不死或他日及笄待字而亡或爲僕
門婦不一二載而亡亦誰能挽之誰能代之耶不特此也
即僕以幻泡之身安知死期定在何日與夫世界之生生
死死者何限尙有人挽之有人代之耶以僕媚翁高明如
彼僕以爲必無此言殆傳者之妄也僕或疾媚翁古道無
可以報誓圖始終如一交好勿替倘以存亡異念人將不
食其餘幸賜婉達亦以此心爲心則厚幸矣

與蕭長源侍御

同胞兄弟一氣也然其中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又不得
不判然而爲兩某與閣下學同而師同猶同胞也以今日
觀之一則爲天家棟梁一則爲溝中斷木其於爲人賢不
肖何如乎乃辱承不忘故人凡自建州進謁者輙不吝諄
諄猶及何當一氣關切亦猶行古之道也感且不朽矣奈
賤性癡慵不合時宜自放廢後抱鄰衛茅門無二廠有時
浪跡山水間惟與樵童牧豎相對竟日欣然忘歸野人自
安愚劣分當如此以故在省諸公數年內俱不能作隻字
通問雖小人輩節可羅但以此等面目縱令日臾禍於諸
公之門亦不過供閽人訶斥媿赧而已總不足爲重輕又
可恕也拙稿抱歉雷門倘可節取不靳肯賜刪教否

復蕭長源

入會城四閱月累擾郇厨復飽讀瑤篇所謂飲食而教誨
之也鄙人何以得此歸來卧病旬餘因閱邸抄知六曹九
列一席仍借豸冠鷺羽不覺拊枕加額亦諭徵揆使者特
爲勸駕以充記室此君向在華門不過游戲於煙霞泉石
間劾雕蟲之一臂今忽追隨左右預聞國計民生爲億萬

生靈請命不啻手之藥裂地而封所用異也得不又爲此
君賀乎台駟何日榮發當向江干鵠候再賜欲言

與陳允宜　乙酉

義仙舟自省解維僕先數日爲索逋者擊赴芝城頻日江
干延佇已而寂不相聞豈有督過於僕耶放廢野人不識
世故多有開罪言之能無汗背別後數月先嚴即棄賓客
就養芝城爲避囂計至今歲二月十二日溘然長逝日在
飲泣擗踊抱恨終天不復知有人事料足下聞之亦必爲
僕酸鼻也貧消居黔之後僻在天末冠蓋屛跡中材亦可

回望遠計此將庭有餘閑倚北窻聽黃鸝覘曉何減佐圖
青丘人物朕以足下之志操之當得三吳百越之衡傾倒
海內聲氣雎焉騁闢戶外賓滿僕科無字之餘投轄從飲
醻酢今古平劇孟傲鄴解俠氣橫霄傀瞬如泥方為驍世
豪舉不知此並無文無行非說非政營營蟄趨總為利來
及利盡交絕之時往往生出無端怨謗以掩其醜附倪懟
之非反不如將一命於邊荒兒與蜀鳥鳳結讖為楊子
雲媚笑也今僕讀禮之後為先人謀一抔土俟事畢即入
武夷求一片瀟灑地埋跡人間以盡餘年面壁天緯地大
衆端在足下措施邊徼易還況前有歷練增級尤可立待
也慎交所以遠怨任鄙之見如是謹獻為異月高深之助

復涂為年

都城一別彼此簪仕各方春樹暮雲之思計逾十四寒暑
憶昔年握手看花何殊陽世浮生聚散理本如此同輩諸
兄弟仕路中宴毀可數甚覺無色若僕以迂疏錄錄百不
逮人著績鮮於河干給措所於客地不能予之藥離不得
并雜統本相理所因然無足性者乃以足下之弘才碩抱
亦翛然物外禍不為蓄生計予石潮禪師自珂鄉至備述

足下昔在仕路有堂立為仲之集總無𡡉娜取容之術果
爾又是青山白雲魔障不肯暫捨耳然浮生無幾在僕熟
計之麄衣淡飯之外或不至直羅世網亦無不可以自適
也潮公學識為今時第一流人物明眼人自有鑑芥之合
不待復贅

復曹子勳

承委代撰詩文知已之聞諱寫至再敢不勉應但念文字
本業畢惟詩文非豐蒲幹旋不能成章嘗治餙嶽客青自
初筵至畢席種種侑供梁肉別無他殽即甚椒醬醯等味
亦不敢用雖使易牙為之欲求其適口其可得乎故庖衆
諸大家佳篇充棟獨無詩文可傳者非古人不以文為著
乃游戲實不能佳不足傳也況俗手所為鋪張撫拾不顧
人之所安如馮肯之絡更易姓名無不可用乎僕雖不善
文但究心將軾惝不自禁故不得不稍變其音節縱不能
脫盡種種柔肉臨味亦不至如俗手所為滿紙餡牢餖飣
令人一見便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我

挹奎樓選稿卷之七終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甬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顥水訂

書

與陳麗東參軍

春杪僕歸榕城有令姪名金聲者寄示台翰覽赴臺江買舟行矣不及倒屣悵惋久之因思僕以樸鄙散材於世寡合計年來愛僕之深信僕之篤者無如足下一人然前此

徊於仕宦役役外營智如癡然今稍稍知故吾回想十年以來所言所行件件是錯使僕再假十年讀書十年精熟庶幾無負於足下之愛我信我也富沙距省數百里親戚往來漸稀課傭流閒之餘矻矻與古人相晤對纍者待彝南國之時曾與足下言之久要不忘其在今日乎古人出處本無二道夫子語顏淵云用舍行藏行者行何事藏者藏何物此其故未易明也且顏子不過一陋巷窮士耳孟子稱其道同禹稷程子謂其才過湯武於何見之而不知欲見古人端在見我中較量古人之各自為我銖黍不爽陸子靜謂心同理同即見我之說我之為我故吾是已僕雖不敢妄希古人但以放廢餘生潦倒典籍頗知其故不敢不勉仕路多艱閩足下代庖外邑彼地得神君為幸究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為愈非老於仕宦者不知耳知己之間不敢貢諛料能諒宥倘有來人幸將數言以慰鄙念

復張承菴別駕

昨承示詩餘一冊篝燈披讀艷麗絕倫因思宋廣平峭直如彼其賦梅花則又嫵媚盡致蓋文人以文遊戲無所不

可也然宋人謂詞為詩餘以其為詩之餘波非復風雅本旨自風雅變為騷賦騷賦再變為古樂府樂府諸人皆被以句少宛轉復變而為詞起於六朝沿及唐宋發濫為元人之曲其音節流蕩不返愈趨愈下而雅樂無餘響矣朱晦菴距夫子刪詩千數百年如子衿諸篇安知非恩君子而作乃欲齊肇斷其為淫者亦察其音節有流蕩不返之意非向字句中尋摘也某少留意詞曲及讀性理諸書輒以為非節性坊淫學者之事以文遊戲只可偶一為之耳

答林名一

日爲家嚴抱恙逃遁治藥幾忘歲晚來教娓娓深念詢及老親不知僕何以得此也惟所云隱以斯世爲念僕自揣何等人乃敢當此經教之行自有其時竊以今時擬之尚宜兩之石室隱之名山未便輕示世人以受謗議此乃留爲有待非敢斷也進道之法只在拿得定撇得開恐得下不論盛年晚年不論在家出家不論素食葷食如足下言下承當立志不回諄諄辯難探索若此便是聖功便是仙胎便是佛種皆不待下問而可自決者也調息有得入道始基果如所云深可羨服然總在習定自然息息歸根不調而調非抑息非閉息卽經云胎息也子午二時乃陰陽之界然亦不必拘拘都雁其方全在練已練已者醒時作夢幻正觀一絲不掛則睡時得惺寂妙義萬境俱銷雖終日作渴飢漠不入頑昏何待頭上安頭謀所以却之乎尋鉛之說丹經言之甚詳程明道云神仙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今足下且從習定調息做去到那結生之時自有神來相告茲遠言之時夜鶴氣計太早也隨錄上朱晦菴調息箴李辭死之何如

再答林名一

來札條分縷析疑悟相生俱從實踐中得之非所謂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者耶僕雖狂瞽不敢不竭一得之愚以爲高深之助如習定定字與釋教言定原無差別但用功有淺深耳方其習之卽知止有定之說如釋教言定則兼靜安在內故生慧生慧卽所謂能慮也懲忿窒慾乃水火之功爲習定兩言訣脚忿懲則火不上炎慾窒則水不下漏水火合而大道不遠矣此懲字專指色言若欲名欲利欲諸樂勝事皆屬貪癡佛戒貪嗔癡嗔卽忿癡卽慾貪則撒不開慾則拿不定忿則恐不下三者相因而生總入於煩惱鐵圍流浪生死職是故耳前足下從三要言中悟出懲忿窒慾二端茲復從慾字採出欲名欲利等諦相貫誠好學深思心知其故者僕不敢不明言之以杜將來悟中之疑也至於調息以坐爲貴立亦可行丹經云脚跟踏地鼻撩天兩手相乘在穴邊一口吸從天上降吞時須要滿山川歸根復命不過遵循法則豈以痔病爲碍耶如足下能行卽行之以盡餘年入手得手安可預期今生來生聽之而已曾子曰死而後已先難後獲聖人以爲仁者之事總之習定能定生可也死可也生不可生死不可死也噫盡

矣。

三答林名一

南華摘解。直抒所見。何足以當大觀。遽蒙獎許。徒增媿耳。道學兩字。自王陽明先生以來。二百餘年間有知之。亦不敢言。或偶一言之。未有不屈於衆口之嘲侮。誠可痛焉。故僕言道學。往往脣其說於二氏。二氏有長生之術。有往生之法。非至頑冥者。無不聞其說而樂之。然與周易中庸二書相發明者甚多。衆儒闢二氏以成吾道之尊。不如引二氏以見吾道之大也。前書言攝生。皆本程朱之訓。容與舒

徐。卽夫子申申夭夭氣象。人身元氣。自相流通。固攝精勞神而蹇出乎此。則入乎彼。此認習定爲第一義。何待刖求運法。撮苗助長。孟氏深戒。登童而習者亦忘之耶。惟行住坐臥不離規中。到得手時。便是從心所欲不踰矩矣。矩爲方之器。儒遊於方之內。二氏遊於方之外。言規言矩。其爲止至善一也。此道榛蕪已久。茲畧言之。料能心契。

答鄭羽人

近因讀易。彼此譏答。輒數百言。誠樂事也。所云三教合一。言其旨歸如是。同者見同。異者見異。陽明先生得力在此。而其後招謗亦在此。前來教云。吾輩爲倫理所歸宗。當於名教中扶起綱常。此千古定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然欲見吾道之大。正不妨撒去籓籬。夫子友原壤。而可子桑戶。嚴君平以星卜而詭老子。與子言孝。與臣言忠。原不相碍。朱晦菴少年留意內典。嘗詭秦同契。其詩鈔中讀道書諸作。超然有王喬之志。是故儒道至大。可以範圍二氏。而二氏實吾儒之詠脚。若持其一說。卽儒書中同異甚多。似亦不敢盡讀。苟見理可互證。雖諸子百家。以至稗乘野史。無默收唱。衡談巷議。無不可取。何況二氏。但二氏不宦不

婚。出家剃度。持一偏之說。以攻吾儒之短。亦僕所不樂也。得此意者。學易方有所得。何者。易變動不居。不可爲典要者也。學者學其意。不學其詞。斷以印證吾心而已。夫子年已七十。猶言假我數年。僅求其無大過。豈前此未之學。嘗有大過耶。蓋言易道至大。賾賾之難也。程傳嘗言賾賾。本義嘗至卜筮。然卜筮亦所以爲賾賾。故作聖者必有變動不居之學。如夫子仕止久速。爲聖之時。卽一部全易。無論已。伯夷見鄉人若浼。可謂淸矣。而求仁得仁。不念舊惡者誰乎。伊尹治亂皆進。可謂任矣。而一介不取。囂囂樂道者

誰乎鄉下惠不羞不卑可謂和矣而直道事人三公不易者誰乎此皆泛應曲當易地皆然猶龍之有潛有躍有飛有亢與夫六十四卦之陰陽相對吉凶相尋交易變易之義也其不同道而趨於仁猶六十四卦之統於乾而歸之太極不易之義也數從中起毋論全易中卦爻辭即天根爲坤復之交月窟爲乾姤之兆已屬第二義此中言語道斷心思路絕亦無三教名目夫子之欲無言實有會於四時百物之先者又非如今世二氏沉空守寂邈見也易序云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此吾道之旨歸矣

再答鄒羽人

來教云閱過陽明先生文集不出治心純淨等語可謂一言蔽義但要勘破良知二字是何物事方得提綱挈領之法蓋良知非知識不宜錯會此處悟入則惺惺者當下亦消泯解入世出世本無二法故大學言致知在格物未嘗言離物以求知也來教既病禪學空而不究諸用又欲離用取靜何也離用取靜則入用不能靜明矣豈真靜乎良知既致俯仰日用無非性地風光自然動合天則仰手提百萬兵當矢石之交晝夜血戰亦與燕坐無異又何取靜之有用予主靜亦非從離用上著腳儒釋關頭雖在入世出世兩途分別但佛既出家何必又使文殊往參維摩正恐人執此錯認路頭故維摩經曰蓮花不生于陸地而生于汚泥愛蓮之說周子未必不得力於此但不必說破耳禪有禪之用空而不究諸用亦非真禪惟及之而後知之

三答鄒羽人

良知兩字子輿氏不慮而知一語明明拈出王文成擬初一念數何絕好話頭即云好善惡惡亦要自平旦好惡處

勘出方不落第二念故孟氏從乍見孺子處微仁皆此意也台札援引云云皆是慮而知耳格物窮理是致良知作用從此煉出則好惡自真應事接物不待參一毫客氣以復孩提之本然非以格物窮理爲良知也聊菴誘人苦心全在此處如陸象山闢佛爲自私何等嚴峻而聊菴與辯論不已目爲禪學正是和而不同處人手言下融會探討乃後世儒者遂欲同發助朱闢陸非徒不知象山亦不知聊菴矣陽明提出良知兩字實千古傳道脈合朱陸于一崇龍谿發明殆無遺蘊而世儒溺於糟粕之見一闢與

義便嘗爲禪學漠不講究是欲以易之何思何慮舜之無爲禹之無事文王之不識不知夫子之無意無必子思之不見不動無聲無臭孟子之不學不慮周子之無靜無動程子之無情無心一槩議與二氏何其舜二氏而溝吾儒有此若以吾儒爲能格物窮理與禪學遺棄物理不同不知遺棄物理乃二乘之學亦大乘所訶楞嚴言如來發明世出世法知其本因從所緣出乃至恒沙界內一滴之雨亦知頭數現前種種松直棘曲鵠白烏玄皆了元因楞伽百八句中說微塵幾何毛孔幾何世儒格物窮理孰有加此是世儒又欲求伸而反詘也可謂有當乎僕何許人敢談大道但以足下見地如此立志如此求之于心將來必爲吾道主盟龍谿曰良知範圍三教之宗到得手時自無分合同異之疑所謂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耳

四答鄭羽人

來論辨析節節皆通獨以文成言心理分合與格物兩字以爲善去惡爲訓與紫陽不合僕竊以爲最合者莫如此數語也夫本心即良知本體也以其所得於天謂之明德本無一物故虛惟虛故靈惟靈故不昧不昧則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悉在此譬之鏡然虛者鏡之質靈者鏡之光不昧者鏡之照具衆理者有能照之實應萬事者有畢照之用其爲名不同安得不分其爲實不異安得不合究竟分無可分合無可合但了此心即了此理原不于良知外加分毫也若好善惡惡爲格物之訓直括一部大學示下手工夫發聯菴所未發朱註物猶事也內而身心意知外而家國天下皆事也誠意傳言好色惡臭正心傳言忿懥好樂修身傳言愛敬賤惡齊治平諸傳言好惡處更詳非以好善惡惡一語直格到底貫格字不是容字欲作度解有物必有則孟氏曾言之矣必審其何者爲善何者爲惡何者當好何者當惡總是欲從千萬理中窮出一個理來謂之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及豁然貫通時而良知本體宛然是謂之致朱訓至陽明訓正合二解而格之義始全即知行合一之旨亦著矣今人苦泥補傳內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一語遂誤認逐物爲窮理窮到老去何時了局獨不聞程明道訶謝上蔡玩物喪志之說乎

五答鄭羽人

所云本體工夫分貼甚確無容復贅但晦菴多言工夫因講說未定恐溺人於老佛文成拈出本體因集註已行又恐人滯於訓詁二先生苦心皆爲救時起見若分言爲上根中根說法晦菴獨不爲上根說文成獨不爲中根說又非二先生大道爲公之心也吾輩生于二先生之後得備讀二先生之書不可謂非幸紫陽亦嘗云孔子之門如告曾子底話顏子未聞得告顏子底話子貢亦未聞得今讀論語恍如一堂共聞矣然總要體認皆出不然歷在耳根輒眼底遠大可慮也

復黃赤巖

近入省爲先人卜地亦走山叢竟不獲片刻領謗左右所謂入寶山而空手還者也承示陳君所撰筆記欲求高人印證知此君入手得手全是禪宗過以不能機鋒酬答爲憾僕以爲談禪家不知向腳跟下討箇消息徒舉諸說公案機鋒酬答雖頃刻千萬句亦非雜事陳君果如筆記所云只管拏定做去把一千七百葛藤一刀兩段斷送東洋大海自有見得頭頭是道之日何待別求耶證亦恐此時欲求高人絕未易得也若僕雖管窺一二全無實功洋

況世務中不能常應常靜靜當攝心求靜甚覺費力林丈杯所謂三四十歲老翁纏腰乳腳不但好笑亦甚苦也何敢望陳君之藥　友婿下詢不勝媿仄此君在省枉顧無緣識面千里神交幸爲致意珍重

復劉覺岸

湘青和尚四月間賁大翰枉顧云此書藏之三年矣初不意今日何得見某於人間世而致之某得書茫然如夢中亦不自意今日尚在人間世發緘而讀之也三年之中日與閻王作緣彼時自分一死他亦不復顧慮所苦者半月不祖知幾何道理邪擾擾虛過至此大限忽來前不到村後不到店耳傻飯傻人之說乃一時嘲謔爲鼓山和尚拈頌不知先生何以得聞是言自家無一毫本領只管指東話西此文字禪習氣何處覓得不傻之飯自家享用但不傻之飯當下具足享用不盡說個覓字頭上安頭恐又是一碗傻飯也久疎大誨何日再過白門能領鉗錘乎

復戴型遠

禪波羅密節要一書條分縷析了無剩義且其次第簡明便於初學知先生現宰官身說法也私擬此一作大斧斲

非塵勞擾擾中可辦忽乘大緣有入山促鄰之訂甚懋鄰哀吾黨既從事於身心性命非下這一着死工夫如何換得不死的學問儒者闢禪謂無當於經世則可若論心法則禪理如斯須彌絕頂雖有樓季之能履忘之惑否父之勇邪生亦世未必能造其巔以撤手懸崖從無可着力處着力也今人茫不知何者是禪乃於塵勞擾擾中執一卷儒書緒餘相戒勿墮於禪是何異屏病之夫挑一百二十斤擔子日行荊棘中不顧坑塹在前止恐失足墮入須彌山頂去也豈不貽杞人之憂乎夫子以贊樂終其身顏子既見卓立欲從末由聖賢此處何等着力是儒是禪且從這裏過了一番再分別他未晚倘得追隨侍側固所願也

與戴型逵

非承名偶借步飛引姚江道心常動一語以活潑潑地四字為解末竟其說適眾客咸集而遽倏竊思此四字即道家所謂常應常靜禪門所謂無念無住非人欲盡去天理流行未易幾此周子教人尋孔顏樂處即指此也樂乃性地上真樂與七情之樂不同有此本須然後用舍行藏間方無礙乎故孔之周流不遯於擾顏之陋巷不墮於枯玩性我與爾一句不曰能是而曰有是亦指此也不然用之誰有不行舍之誰有不藏乎曾點言志謂與三子必待用者有異而夫子與之蓋雖以有諸己之謂信若未得此理而遽仕恐不免有安排湊泊之病而夫子亦說之程子但謂二子見大意者以此理為孔顏大本領開雖知之而未至點為狂者之言其行有不掩焉者也然欲到此地位先從日用常行中時刻檢點觀定天理而行把人我利名得喪生死一切私情和盤放下操練純熟自然性地上作用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姚江所謂討學篇而良知之學益進者覺活潑潑地上得手所以謂之道心常動也當日未舉如何解會得來敢以質之先生併求大誨

再與戴型逵

貴同年何公非於尊府試次忽問主人翁在何處僕應之問問至矣翁者其誰耶意欲僕其再問而詳答之不圖其竟默然此也楞嚴以推窮尋逐者為非心想彼不曰未曾講解因以發問之心為主人翁認賊作子豈非大誤夫心猶地也性猶王也意生於心轉而為情再轉而為妄所謂主人翁者日役役自營營實徇外委棄其來久矣若檢妄

閒情逸爲意攄惡安心心歸性地然後還所固有猶湼槃經云牛乳之出出而生酪酪出生酥酥熟爲醍醐雖爲一物各有其味謂醍醐非牛乳所造則不可若但執牛乳便喚作醍醐又不得謂非誤也推窮尋逐之心皆第七轉識用事所以謂之輪迴種子阿賴耶雖稱第八識然不無生滅去來必湛然廓然爲無識之識如金剛經云無所住而生其心者方可稱至人翁亟以語之勿令執迷知先生大道爲公之心必不吝矣

答應嗣寅

昨承面教極論李卓吾學術之偏甚又論以摘選古文編內不應登卓吾雜說一首恐學者因此求讀艷曲知足下爲世教慮至深且遠也僕謂卓吾平日所羨服者莫如姚江龍谿近溪數公初非與吾道相背馳者因落髮後辜定別行一路話柄遂以訶佛罵祖伎倆放膽翻駁古人狀落他人牙後此乃禪和子機鋒棒喝習氣雖有失當不足深罪也至於雜說一首余在文章上立論以文之至者有通神理甚得作文三昧其所舉西廂拜月琵琶三曲比斷亦不過借題發意耳若眞能文之人讀此必不向艷曲上着眼即着眼亦不至作艷曲想其向艷曲上着眼且作艷曲想者必不會讀卓吾是篇也記古德有偈云彩雲堆裏仙人見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仙人莫認仙人手中扇可爲讀書者法不明乎此即夫子刪詩十五國風貞淫並錄亦無不可譏人譬之同一飴也有云可以養老有云可以黏戶樞各存乎人之所見飴何與焉若必慮人有黏戶樞之見因廢邾飴安能爲此過計乎亦惟有甕之而已

再答應嗣寅

足下博雅沉潛學問品節皆可爲當世楷模僕夙促鄰愛益良多淘吾道干城之寄也昨承論一腳踩不得兩船之語豈非以二氏爲異端識吾道者不當兼及耶然僕竊思之三教門戶不同作用亦別若論其心性源頭止算得共一隻船儒爲船腹釋爲船頭道爲船尾船腹之形應方而大其頭尾之形應狹而高此其門戶作用所以不同之故但恐學者脚跟俱未踏着耳果踏得着不論中間兩頭皆可以濟河登岸若謂踏着中間便當截去兩頭踏着兩頭便當拆去中間則又大不可也乃世俗之見輒執二氏之門戶作用有乖於吾道者指爲異端而不知吾道中自有

異端。凡舍邪心性源頭。徒向外面鋪排竊襲。獵取名利者。皆是也。彼緇黃者流。又汲汲於修造經懺。誇稱功德。巧圖布施供養。則又二氏之異端。不足責矣。昔袁中郎云。三教之外。可增鄉愿盜跖兩教。究竟三教是空名。鄉愿盜跖是實事。又不如滅却三教。止存兩教。是語雖似過激。然却切中時病。蓋盜跖爲利者也。所謂與小人。是也。鄉愿爲名者也。所謂僞君子。是也。試問今世學三教者。有不爲名與利者乎。有爲小人不眞君子。不僞者乎。此乃茫茫大海中無底壞船。彼此爭先下脚。不顧滅頂。漂溺如魚之吞餌。蛾之撲燈。坐待焦爛。乃猶嘵嘵然蝸角互爭。是明明以異端攻異端也。可不謂大哀乎。僕以爲今日學者。果有志於大道。或出或處。總須先借朱亥鐵椎。椎破世俗名利機關。專向心性源頭。尋個下落。然後伸出一雙長蘆鐵脚。踩定暖老鐵船。力撥淺瀨。亦不待問古人已渡舊船。或一隻或兩隻及船之頭尾中間也。足下以爲何如。

復毛稚黃

夫刻闢發理學。旁通二氏。甚快鄙意。今日談身心性命之學者。絕無其人。以人心胥溺已久。去私二字。不但吾道正脉亦被庸醫藥也。陸象山講喻義喻利章。言令生徒一齊淚下。弱喪知歸。痛極而悲。此其眞情觸發。不能自已者。想讀大刻。亦宜如此。遵諭讓題數語。分槩多矣。然僕聞之師云。心空則入陸皆空。心碍則求空反碍。習靜存養。乃爭上截法。蓋知存理而遏欲。尤覺省力也。不知有當台旨否。

與王丹麓

文章一道。作者固難。識者亦不易。其間傳不傳之故。殆有說焉。蓋選家手眼。不能盡一。使古詩古書。未經尼父刪定。留待今人自爲去取。斷不是一樣選法。故今人詩文。亦聞有勝古人之處。但未必有當于時俗。既無當於時俗。將來漸至散佚銷沉。後雖有能賞識者。惡從而見之。因思自有詩文以來。作者嘔盡心血。其可傳者。不知凡幾。俱與荒草游雲同歸漫滅。誠可痛也。大作固必傳之業。待之後人。不如商必傳之策。決之當身。拙序鄙懇及之。幸勿爲過計耳。

復黃憶溪太守

十八載梁月。寤思忽於武林客邸。把臂兩日。快何如也。插蒼雖凋瘵。幸接壞吾闕。得與親故重話。潤悰。不居然盡鄉之槩乎。來翰索拙著。政事之外。兼及文章。弘才何暇[illegible]乃

爾近聞撫視道策雖一時代庖亦有鹽司激揚廉貪察吏之法不可不講屬禮六計皆冠以廉謂服官既廉方可論其長短勤惰不然猶婦女犯淫行縱有他長不足稱也至所謂守有餘而才不足者僕竊以為必無其人何者蓋人才不甚相遠彼蠹貨之夫雖或有肆應之能然用之於士民則有廢弛之勞用之於同寮則有締結之煩用之於上官則有彌縫之苦即飲食夢寐之間既畏清議又慮國法精神耗竭十去八九其於政事但能苟且塞責亦云幸矣若夫廉吏既知輕財必不愛官在上位者果能憐而容之則惟職守是盡否則奉身而退豈有不恢恢游刃者哉間有庸懦曠職實無貪行此乃力不能貪原非真廉又千百中無一二矣皆見知此諒知已聞當不以狂言為罪也

與丁勗菴

昨承面教云神仙離不得勢利二字是未經人道語僕以為今世學仙佛者無非欲得其神通受人供養使勢成於我利歸於我雖學仙佛却是學勢利也吾道有所為而爲之皆謂之私求仙求佛有取有捨總屬妄想與奔走公侯之門求富貴利達者不過臧穀亡羊之異況明明以勢利為學乎奈世人除却勢利二字亦即無有學者如二氏因果報應之說吾儒或闢其謬妄其實富貴利達即吾儒之因果報應耶今國家取士之法俱不本於鶴書數十年後將不知六經為何物孔孟為何人矣道德南華羽士罕有誦者曹溪五宗而三宗俱絕皆以其不言因果報應故也若緇黃者流諷誦經拜像供養布施求財得財求官得官求子得子求壽得壽無論富人善士即極貪姦極凶頑亦未有不波馳而蟻附以其事應或不可知所求之費少而所得之敎多姑試而為之耳與真佛真仙何涉是案以

異於吾儒讀書夜寐而不求所以為聖為賢者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人有此心但無一人肯開此口耳吾輩既勘破這些關頭一切盡情放下當念自足無事遠求所謂閒裏看人忙也

與楊空五中翰

大篇行後無可與語舞臈藏型老叢及足下在名利場中偏能究取身心性命下落真實世間男子也吾輩舍却這樁大事縱能成就撤天揭地事業只算做得一場好夢吾生有涯隙駒難繫擇地求友如救頭燃奈僕析落西湖米

珠薪桂之苦猶屬第二義但此間人情酬應務加一番虛張一番周護丈夫當斬釘截鐵一語相許便可剖肝瀝血安能厚貌深情向人作婦女嗚嚅之態甚至竟日歡娛轉眼譏訕然不知此則嗟嗟然掣指為怪妄若浮沉其間以身心性命做個背卒人情千鈞之弩不發為鼴鼠發機乎今既離故鄉矣雖學尼山作一居彝浮海之想想不過羇旅與地而已坰鄉古道未滿者所神往不識將來以飄蓬斷梗之身得與高賢促膝如武林否

與沈嶽池

僕荷足下定交日久每相顧未嘗不談性命之學知明眼人立志與俗迥別然足下芳鄰有戴型遠先生於其生前何以絕不通聞豈視為東家丘當面錯過耶今日性命之學如型遠之洞徹殆不數見且落落不肯妄交日不問外事足不履公庭其立品尤卓然者僕常與往還傾倒愛益良多不意天之奪我良友如此其速也屬纊之先書偈坐蛻僕已知其死而不死者遂年柩將行僕有弁文芳佩夢其服羽士衰憤柩幃下拜乞文俄而楊靖調世丈至代請題主及梢期題主歸復夢柩顧拜謝如前歎異久之嗣詢之前瀕方知遵命服此衰憤入殮則型遠雖死果有所以不死者存矣型遠生前辭西銘訂楊伽死服羽士衰憤示一身能兼三教之意此其可知者獨疑其名位之高問學之廣品行之潔皆非僕所敢望其項背且武林名公鉅卿文人端士指不勝屈願悉舍此而下及於喪家羇旅無所短長之人兩見夢焉可謂奇矣然人生知巳畢世不能相遘辭拔結納雖無所與僕與型遠為性命之交則精神感通自當在形骸之外每私念不合於流俗而見知於高賢既得之於其人復得之於其鬼亦可以怡然自慰但不知將來孤窮能無負於知己之相許否也足下有志性命之學若取其所著而觀之料能心契且知僕非阿其所好矣

與吳寶崖

昨有老生教門談次痛詆此間藉名者屈指數之皆僕熟識且掉頭自詫曰我獨不藉名有浩然自得之意僕因寡其為人亦精經書亦作制藝亦應科試凡被放黜後亦恣遇合之數奇亦嘗主司之額例亦習舉子之業為人有識之亦喜有謗之亦怒初無大異於世之好名者何以能作是言既而知其平日鶩名之念鬱積胸中如盲者不忘視

猶有不忘者自分勢不可得因欲以不務名爲名向人衒鬻乃其務名之甚者也夫太上忘名巢許務光之風不可再覩其次則立名或生有美號或死有美謚或倜有旌或墓有表或竹帛有紀或青史有載皆稱其實匪可誣爲拔下則務名者如殷深源荀次律號始盜虛聲卒以取敗務亦何益甚須開知名之可貴笑駡由人爲無顧惜則小爲鄙事大爲亂賊靡所不至此則世道之變矣故曰三代以上惟恐其好名以其務而寡實無益躬修也三代以下惟恐其不好名以其因知顧惜靡所不至也今老生以巳之修名不立而訾他人爲名之失欲自託於太上忘名之風爲此不由中之言獨不思有奪人之力而不屑方謂之義士有殺人之權而不忍方謂之仁人若本無權力致受儀寒儒辱謗謗詆於人口吾不屑於奪人不恐於殺人也有不堪其妄者乎率而猶知名之可貴歟以不務爲務然亦去笑駡由人之徒不遠矣不顧惜其名與忘名相似而實非彼既慣惜僕又不能不爲之危矣足下英年積學宜以三不朽自勉桃李成蹊名不待務亦不必以立名爲諱固述老生之言而痛駁之爲足下開兩眥傚也

復湯念平前輩

碩人世兄入杭枉顧手度脩然迥出塵表知淵源有自如炙台顏來教過於謙抑謂中夜自省有媿古人萬萬第愚古人學問亦不過從自省中得力既能於中夜從事乎此即可崖然自命爲古人而無媿也夫鈞是人也何以有古今之異換其故祇以人心陷溺背不自知因而世道江河遂不復返僕竊嘆今世之人遇可駭可愕之事絕不以爲怪遇可嘆可恥之事絕不以爲辱遇可危可哀之事絕不以爲憂間有知此者反得狂誕之名大約以見聞熟習視爲固然苟知中夜從事自省未有不惕然於心者讀內省齋大集三十卷皆有世道人心之慮已知先生行誼爲今日之謝疊山文章爲今日之曾子固在古人中亦不多覯猶歉然不自安若此乃悟古人學問如登山涉海愈高愈深而愈覺其難盡非身歷者不能知也僕雖駑下不堪鞭策然承教之後惕然無以自存矣

與唐濟武

寒宗鐵崖得歸窀穸賴先生重講誼澤及枯骨逝無錫類若粱汾復滅纍襄其事其子又得以扶櫬附葬於側知先

生恥獨爲君子開之必大快也梁汾與鐵崖生前無甚親狎且嘗燈篝蕭然之際與先生昔年相類而亦不各爲此皆人情所難者僕輙爲人誦之有竊怪鐵崖平日服官時其三黨中必有與親狎且纍其惠者至今日皆漠然不能一顧僕謂惟平日親狎且饗其惠所以今日漠然不能一顧蓋得意時最親且厚之人即是失意時疏且絶之人若於榮辱得喪之交以此試人百不失一也僕前此服官九年蹇山七年三黨中有不能自存者皆不忍相棄或棄以宦膳或給以衣食或代爲婚嫁在僕詞義所當然耳至

悲韭懷遷稿 附 書之人

於今悉爲陌路之人倘有重託未有不攫而去之萬一窮途日葬身填溝壑飼蛇虺而飽烏鳶此輩過之亦斷不肯從事于畚鍤藁棺掩骼埋胔也則先生與梁汾指囷義舉皆不許其平日之親狎不親狎尤非可以俗情測矣先生樂道人善勿吝椽筆以梁汾風示海內且以世俗涼燠賤態爲戒使人知得意時有爭先獻媚以求親狎者避之如虎狼蛇蝎亦一快也

復羅蘭陂翁單

來札以將遷粵西粟員且居僻地似有不能釋然者僕竊謂古今世界總似一副大棋局多少英雄豪傑止向全局中爭一個劫惟聖賢方能和盤打算故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謂之國手若二氏方外者流則所謂棋以不着爲高者也吾輩既挿身名利場中苦樂得喪究竟和盤打算無不相當粵西雖僻壤參軍雖散員然省部許多酬應之煩上下需索之苦豈非清福今足下現在局中爭劫時宜不自覺及撤局後方知今日多此一番悒悒也試以局外冷眼觀之何如

與從孫常礎 癸五

塋墓喪葬禱 附 彙之人

古人踰月治葬今以卜地之難遲至除服以後此禮之廢也非得已也若禮有可行而不行是明明欲棄禮矣俗除服治葬者封壙畢即易吉服而賓亦以吉服行弔夫既吉矣而謂吉可弔乎抑既弔矣而弔乃謂之吉乎按喪記云改葬緦謂親見尸柩不可無服緦三月除之則除服以後治葬雖禮無明文其理亦可推矣愚以爲宜用凶服謝賓及友虞如故素服如總制者或不大謬也會葬設酒程子以爲陷人於惡在今日此義雖明從俗而廢亦愚入禮國不得不祖身之意但友虞之時親族倒有燈燎鼓吹迎導棚

廬而孝子治庖以謝母論餘哀未忘不宜受賀宴飲悃不思人子養親乃分內事有何可慶若必欲舉行是爲人子者皆當以養親不甚爲常事矣非所以教孝也俗見難破如此可發一歎

挹奎樓選稿卷之八終

挹奎樓選稿卷之九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門人上杭兆熊濟桂選
同里陳一夔須木訂

書

復武平令衛雲石 丁卯

弟梗餘生恒以入門之累弁命經年客臘歸杭方得從孫常𧶼齎到大諭過蒙獎借又惠教以救瘧蟲妙諦洞徹群氏廢世深心得未曾有欣羨忭極因詢其拜領日期則云貴冬茄汀時須發且衙署頗名飲減棗爲贈幟文倭遷儀自揣闇劣下材向無先容於左右乃承厚施及同枝藥報之術益無以自解矣語云傾蓋如故言知己難得而蕭得者爲可幸也然傾蓋猶待接談而後定交乃僕獨辭不謀面之高賢無藉傾蓋而數千里外心同理同鍼芥自合豈非尤其幸乎但以使君身心性命之學立志之堅見地之確在今日不數見顧乃過於謙抑而以天地間第一流人物謬屬之荒唐迂妄不達時宜之棄材蹤蹟殊甚衡得借此痛加濟礪用斷無負於萬一是期許正所以爲鞭

策亦使君曲成不遺之微術也至所云遭逢不偶乃天所
以玉成之意娩賜解喇然某當自反始知顛躓困阨之緣
惟聖賢方可謂之不幸若吾儕皆不敢謂非自取何也聖
賢蹈大德宏與物無忤如孔之微服孟之戒心當日必無
所以開罪之處乃忽有積怨深怒之人不但爲武叔之毀
臧倉之沮必欲殺其生而後快是何異顛垣飄瓦突如其
來謂之不幸可也吾輩生於末俗稍知自好必有稜角稜
角遇物不免忤觸因而儔伍之間盡爲仇敵交口媒孽無
所不至雖欲不顛躓困阨其可得乎故不敢謂非自取微
向日遭逢不偶實由未嘗學問惟知矯而飾之以同流合
污爲戒而不知和光同塵之理在挫其銳原與同流合污
迥別銳者稜角之謂也此意惟淺水而不濕腳者知之即
使君今日所學但可爲知者道若流俗人聞之將以爲傲
其所不能亦未必不覩爲稜角矣莊子曰絕迹易無行地
難原不分或出或處也貴及門雷君兩顯乘廬皆以客外
相左恐無以塞其意謹遵所命謬作危言其實管蠡之見
未必有當高深也倘有便鴻入杭併祈再惠德音不宜

上湯潛菴中丞　丁卯

某以閩海腐儒驟奉浙水於西今得覩慈光欣叨御李之
榮嗣以拙解古文就正復蒙不吝郢斤今讀見推於雞林
昔聞下提命之賜也近讀　國朝名文選本偶得夏峰孫
先生集知閣下理學宗傳況酬道味且恐太夫人大節標
概爭光日月洵一代正氣所鍾非偶然也某居恒讀關閩
濂洛之書以諸公在當年有其道而不能大用於世未嘗
不爲之撫惜今閣下上結　主知節鉞與倚其衛聰運而
出指顧之間皆世道人心攸賴不但舉東南一方之民登
諸衽席而已也武林諸薦一無可疑私僉處撥將嚴不敢
以祖稱唐突振賀然典型在望高山之仰未能一日去懷
茲因中翰孫君北旋處修寸楮附候興居伏惟慈照不宜

復孫常紫中翰　丁卯

札到知湖光山色爲足下數日領畧殆盡想住亦必舞
舊也前承教烏喇紀遊大篇刻劃寫繪光怪陸離非從羣
驛沙磧中開拓心眼未易得力爲此乃知司馬子長遊名
山大川後方撰出史記大文字非虛語矣然考漢都關中
子長雖好遊爲穴龍門亦不過西北提封以內耳烏喇去
燕三千餘里且鬪遊將備極苦趣而足下了無難色昔人

欄中垂涎努歲全不知有易牙正味官家婢子敢事貢絹
牙郎勢必至於嘔出敢面作地不起不但其一懸二懸而
已僕亦知足下隱恐為此有不得已箭恨今世無裴晉公
其人請撰三千字碑文酬以一字三縑倘得買山歸隱謝
絕一切代海內高人正士作傳序以垂千秋不至碌碌為
驢馬欄牛焉生涯却此枝妙筆也

復林孟壯學博

汀水僻在閩陬往來浙杭鮮有取道者舜恩修數行問起
居無由上達故寅冬蒙惠德音至今猶未能報復也茲四
月務宜最年丈至杭再領大教感與慨并所云古人文字
之成多在閱歷世變似有類於窮愁著書之說但古人以
窮愁而後著書僕以著書而益窮愁不足道也首翁開曾
正讀書作文之地乃云為妻子口腹所累欲措一詞而不
獲是欲待不窮愁之後始著書也尤為不可得之數矣夫
讀書作文乃吾輩分內事然僅為世俗之讀世俗之作則
無不可讀不可作者妻子口腹何累焉若必斯進於古之
諸書作文如唐宋諸大家恐又非無妻子口腹之累便可
優游坐致也何也大家之文文之至者也其讀書之法如

者因其性之所近者取其一而專治焉以為從入之
後積數十年之力合羣書而含咀其英華故其為文
變化使人不知其所從出如韓以揚雄為宗歐以司馬遷
為宗老蘇以國策孟子為宗長蘇以莊子賈誼為宗當其
覽有所得自快於已雖父子不能相借其後斯各為一家
而亦不必相襲此其道如臨池學書成鍾成王止取其一
帖以為法追其既成亦絕無鍾王之跡焉今人為文其始
無所從入之門猶學書不知有法帖而漫然自為者也其
後孰一家而效其步趨畢無變化猶終日臨帖而裹然自
命以為已背者也此世俗之讀世俗之作所以異於大家
者以此足下有志於古文詞其入手得手之途必有所以
擇而取之妻子口腹以為累則無不累以為不累則本無
可累辭脫纏縛總在一念間自為主持何必借禪理以勝
之若論禪理則諸言道斷心思路絕又與讀書作文了無
交涉也俟足下將來撒手懸崖時道破未晚

報黎媿曾 丙寅

承示大著古意歷落尤喜有一段真氣貫行其間此道數
十年中榛蕪已久姑論吾閩即海內向稱巨子者數人而

外亦往往剽竊摹倣，爲優孟衣冠，遂居然自命可追秦漢，而獨唐宋實不如。何者爲秦漢？何者爲唐宋也？僕嘗謂爲文如爲人，論文亦如論人。虬髯客掌[illegible]謀扶餘，不肯作唐將相，此爲文鉅手也，然又非觸突者所能作。馬伏波見公孫述陛戟，護其形同木偶，見光武袒幘坐迎，遂以真帝王屬之，此論文鉅眼也，然又非孤很者所能辨。僕於此道有志未逮，碌碌不足齒數。私計今日惟先生能作之，又能辨之耳。吾聞文類荒落，猶江黃不得與齊盟，誠有如大翰所云者。僕竊謂此道當在讀書養氣之後，蓄積日久，不期而

得。若學未究而輒思操觚，非從事於剽竊摹倣，亦不免有觸突孤很之病，其所以爲江黃不與齊盟，皆由於爲夜郎不知漢大。此則今日文人通病，又不獨吾閩爲然矣。僕兩載抱痾骨立，不假人形，而貧困日甚，歸鄉無策，倘他年不填溝壑，亦當屏絕筆墨，以養餘年。故吹倡導之責，則賴有先生爲之司南，可爲吾里斯文之幸。但貴耳賤目，人之常情，假令山川効靈，即有如昌黎、廬陵、眉山諸君子篤生八閩，彼蒼眷者，未必不以東家丘視之，決不能強使受蓀，况其下焉者乎。文章一道，寸心千古，李杏前以爲可悲者正謂此也。先生以爲何如。

復黃夾辰冢宰　己未

某不讀制藝二十餘年矣。制藝謂之時文，隨時而變，少嫌歌舞，競作別調新腔，乃令五六十歲老娵以久廢舊套品題高下，登不令人臨吟。然秦青韓娥，飛燕太真，寵絕技無前，還卷緒禍之上，總離不得遑剛權極，若不按節自鄉出。曼聲媚態，任他遏雲繞梁，驚鴻飛雪，都都不是也。制藝以講貫題目爲要訣，每一題目中自有天然位置，請君儘多合作，求其陌題之竪我都尊察，不能不心折於則友王君。

某平日見人評閱課文，大約初未經眼，先贊奇妙，篇篇以五百圈爲率，輒恨而嗤之。茲又承不勞獎借之鼎論，故敢以狂瞽鄙見，指瑕索瘢，用定斬艇，其實不違時套，斷罪孔多，客徇諸君門下，負荆以請，還借來論爲某分謗也。

上王人岳大司農　己巳

惠教佳稿，森發揣序，皆義之見，不能仰測高深，悚汗累日，雖勉應塞責，而謬妄之罪實無以自逭也。某少事佔畢，習聞入腹制藝爲兩闈應舉律，從迫蕪作，後間以芻狗置之，以其朝華夕萎，隨時而變，闈有作者，必不能工，即工亦不

時徐杜復出當如景星慶雲爲皇天際寓內見者無不賞噴稱瑞不特故人私爲加額已也僕落魄吳山顛連冀北且喜生平未曾帶得一副老面皮向人作乞態而此時人情不必復道乾坤如許大假覺一身難耳于山先生以哉予告何患病之久也可厭戀念來友陸冠周文章淵源有宿北齋索米長安雖爲應舉而來實欲覓一館地棲業若聽其人管自倜例李廣爲揄揚以成其志俾樂潁而價增況在驥足絕塵必不負解紵以難也但從不能自謀而欲爲入謀陷池不覺失笑耳

復翁渭公銓部　癸亥

九月二日令姪義若致到大翰諸語皆至情關切且制滿竊賜感與愧并所云生平惡爲浮薄之事是今日第一等人品僕在下風久矣海氣蕩平首丘悲念但計在闕無二疣之獲一壠之樞即歸鄉亦無異作客而此地又以葬穰孤蹤犬馬齒衰雖見巢依爲慮可謂進退維谷乃業鑒論僣留曲岡歸計此意皆於古人中求之不知僕何幸得此也奈僕拙於謀生入杭以來口不問戶外事即當事諸君無論相識不相識俱不敢輕投一刺人或嘲以爲迂闊

念丈夫以顛躓困阨無可告語之時既不能一筆一寫向青山白雲中乞一片蔚區地遯跡人間世俛規規於八口之累逃死四方以不祥姓名往來於硯故閒坐受窮涼鯉彌已可歷矣況復奔走公庭蠅營狗苟冀博豐來寧蹴之食且不可必得耶在今日當事諸君求免以異方來詢者多不肯年譯之人畏客如虎勢所必至吾猶既無干澤之事乃使人先待以不肯之心不幾於無病而自灸乎惟有雅守恐分而已若敝省延建許公向棠推愛下交僕一拜外不敢再請一敝外不復再通然所以感激不能忘者丈夫重意氣以顛躓困阨無可告語之時與世無知我得一人爲可以不恨不待舉虞仲翔徒期於死後以青蠅作弔客也令郎續絃勢不可已先後之間自當爾諒云女櫬在荒祠鬼猶求食不識幾時得與能仰體庭訓以孝爲戒西舍親入都輒有不情之擾僕盡知之前者已詳不贅

與友人論婚　壬子

今人議婚全不較論見女只爭箇門戶盛儀面耳若幾則有童子鴻惡癖不因人熟者也鄉予此乖良緣一旦而定亦不求繭麥不問占卜不推祿命如世俗所爲種種醜態

將來此子倘有過人處便爲美談況今日執穉子命目不識丁者何啻孤雛腐鼠入自不明理朱門懸薄二三十年間如轉瞬耳牛醫絲不能爲黃叔度臧倩也不然寧使後人作一笑柄指爲矯情嗤爲愚妄而曰前背鄙許多攀援勢利妄想豈不快殺此慾未易爲世俗道也亟令自勉僕嘗觀數之

答友人代徵德政詩

此時居官最難能立身於無過之地足矣乃欲使人稱功頌德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樂道人善雖益者之事然亦不

可假借失實若本無可稱頌而稱頌之意欲何爲在居官者既自知無可稱頌又喜人之稱頌意亦欲何爲周公奚袞之詩召伯甘棠之詠夫子章甫之誦子產誰嗣之歌當日作者定不是以此求媚於四公而四公亦未常以此鑄板散布高自誇詡于世也況其爲詞鄙俚且人人可移用一胥吏優爲之矣僕生平未曾著得此枝倖筆實難爲役

答友人求改壽文

文章本業事一涉應酬便落苦海僕之文成矣又以字數無多買櫝求益獨不思文以氣爲主每篇中或多至數千百言少僅數十言其氣一也譬人之一身有長爲防風氏者有短爲僬僥氏者其耳目口鼻手足大小長短靡不相稱若合數十僬僥之體作一防風氏豈復成得人身乎今人之湊泊補綴者何以異是僕實不能幸諒之

與將鄰官五論八股

八股文字當年王介甫不是蕩空撤出這般格式蓋聖賢之言義理精奧非從四方八面說來不能發明殆盡故先輩八股中有虛實有正客有反正有淺深有題前推原有題後脫卸有題中洗發有題外拓開看來自破至結其實

只是一滾說話總妙在開手步步養局所謂一篇如一股一股如一句者此也今人不明此法一起講中便把題目說盡下面各股總是此意改換字句而已是聖賢當年說話時把一句話重疊說了八九遍也豈不好笑

示壻鄭官五

人皆知自少至老若樂得喪只算得一部梨園煞自不信看來此語切不可囫圇說過蓋戲場中生旦丑末淨明明是假却要眞做如上場打起鑼鼓扮蘇秦的定唱不得伯喈扮西廂的定唱不得水滸都要從頭到尾還他一部[illegible]

目若單說是個假旣扮這一本又去唱那一本都又不成戲也吾輩立身行已件件是眞但能於苦樂得喪關頭曉得是戲場中悲歡離合便占了許多便宜去矣此亦須到鑼鼓收歇時方知打算也

復石湖和尚 辛亥

大作棋從性體中流出醒迷覺暗得未曾有披讀間恍覺清風明月來往几案耳武夷勝地素所願遊不識有緣能追隨杖履否還居芝城一着杜門避囂實有出世凝想究竟於此道未能豁然誠有如大師所云者但於此中尋箇

物事之錯孝已明了至於所謂無義味語則絕不顧開此乃禪家八股文字活套一日之間九變其說與吾輩貢舉間總無交涉近偶與白雲隱禪師敘入門得手之處隱師云我於二十年前參禪把參者是誰一語參來參去便得豁然夫旣參矣復欲認參者是誰假參者一人認者又一人也且欲認眞我耶妄我耶如認妄我則不待參欲認眞我眞我本無去來參來參去仍是妄我用事是非分別一一時機然俱起斷其豁然何時豁然故知隱公此語雖有本非至當也要知無義味語古人爲當機而設因病發藥原

是活法不是死法若一槩執此令人參悟凡夫情念必欲求箇着落若稍大黃不擇病而施未有不殺人者嘗今主持佛法如大師者有幾此等放苦實爲濁華嚴飯觀盡人能言之倘可別行一路何妨另出機軸明白闡揚翻却千百年糜爛豈不成正法眼天人師哉在肯誠不自量惟望慈宥

與白雲隱令和尚 辛亥

天王殿安樑日僧俗駢闐處佛僕何敢自外適聞淨慈巷有意外之事而止若以道眼觀之此特虛船飄瓦耳且以

疎野優禮小故原未有折爛實跡自反亦可無慚但僕聞嘗事入寺時見優婆夷充塞混雜不禁愕然驚此開習俗知是無可奈何然未必能使人咸諒其無他也昔擢舟不聽橋盤爾出家日若聽女人出家者今正法不得久住以至心欲受法律猶不輕慕如僕況此輩本爲游涉嬉戲而來卽有一二發心受戒歸家之後便云罪滅[illegible][illegible]南下目怍婦男婦淩雜良人行徑至此有甚於佛法何益乎抑有應者吾輩爲佛法起見曲成不遁而僧衆中賢愚不一安能保其皆守齋齋現前之戒以佛法當衰之日不知防微

中自度度他皆當別行一路茲開慧林寺請講法華兩月可竣如來為一大事因緣說經故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此一事者本無可說若一言半偈未能明了卽自今日說到千萬億阿僧祇劫徒增疑障兩月可竣想因大衆信心逐字逐句還他一部全經耳夫佛法由信心而入固已然衆竊惟世界中有絕可信一大事人偏不信在當年五千會衆且已退席今何責焉無奈其所確信又皆萬不當信者不得不為之舉揚剖析也如經所云彌勒授記為未來劫如來猶世尊於過去劫為燃燈佛授記當於此劫

出世度生也以天地自生至壞為一劫猶邵子皇極經世所謂一元也過去謂之莊嚴劫現在謂之賢劫未來謂之星宿劫所謂三世諸佛卽今諸寺殿上所塑三尊是也天地雖大乃有形之物成住壞空此理數之常者乃向來邪教煽惑愚民往往以天地當壞彌勒出世為詞殊不知法華所云彌勒出世乃在此劫天地既壞再造天地之時其世數久遠不可究詰若天地將壞之先則人物早已銷盡豈獨留我縱有能稱我能獨留但閻十界既空之後何處住着且安得此無量壽之身歷不可究詰世數以待天地再造乎此皆必不可信者而愚民信之族人稱巳羅徵祖尋誠可憐愍願大師開講時昌言於大衆使廣布之城市鄉谷以杜波旬魔種售欺之漸則成就不可思議功德莫過於此僕每對宰官多與之言佛法對比丘多與之言提撕欲以彌其所不及究此事佛法世教均有似闕而大師又以慧業文人入空門中兼明世出世法者乎若以為經之粗迹而置之不論則非僕之所望矣

復白雲寺祇肯和尚

客春芝城途次匆匆不及叙別隨登舟取道行矣與越渡

遡不覺經[illegible]矣　人坐本作客何處是吾故鄉遂不禁深惻西湖頭作風月主人然但知是客義則鼎跟下所至無非故鄉越水吳山中實未嘗作客也不識大師此處能再下一轉語否（客義二字出楞嚴經）

紫柏尊者集卷之九終

挹奎樓選稿卷之十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甬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須木訂

論

三代取天下論

三代之治天下。純用王道。非後世所能復行。以其取天下之初。其用心不出於功利。故其爲治自不雜以伯術也。夫天生民而立君以治之。非獨厚於此一人。使其肆然居民上而以位爲樂也。故三代之君。皆以一人而勞天下。後世之爲君。則以天下而奉一人。胡可爲也。如禹之受禪。周辭不獲而後告攝。夫子既稱其有天下而不與矣。即如湯進伊尹而使就桀。武王觀兵孟津而復還師。無非冀其君之悛改而已。藉令二君知天下叛已。一旦翻然悔禍。下罪已之詔。立除苛政。則南巢牧野之師。豈敢出毫都西土半步。畀然爲放伐之謀。而湯武雖終其身於北面。固訢然樂也。至萬不獲已。而恭天救民。斷非後世延攬私人。以詐力取之。惟恐或失之。蓋婁敬謂漢祖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營洛邑。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不依險阻。令後世驕奢虐民數語。湯武取天下之用心。窺之矣。乃蘇子瞻作武王論。謂湯武非聖人。是以後世取天下之用心。窺三代矣。豈有當乎。至引周書無逸之詞。以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二語爲証。將謂其奇確。不知無逸一篇。爲周公所以訓成王而爲守成之君而發。湯武乃開創者。原不宜泥入篇內。若他處並稱文武者甚多。子瞻皆不引証。其亦欲伸其說。而故曲爲之辭歟。

陽城論

唐陽城爲司諫七年。僅論陸贄沮裴延齡二事。韓退之譏之於先。歐陽永叔議之於後。胡氏復以不能防漸評之於史。似也。吾以爲古今諫官。知大計者。莫如城。二公徒執官守以立言。未能窺城之心。若胡氏之說。則廷且誤矣。城之始就職也。史稱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厭之。城之不言。非愛言也。顧不得國家大計而爲言。即有涉于細碎也。夫國家大計。孰有過於任相一事哉。前此開元天寶。總一佐宗。姚宋治之。李楊亂之。即德宗任盧杞而乘輿播遷。又其目前覆轍。則相一陸贄可以治。相一延齡可以亂。不待

智者而後知也吾意當日之爲諫官者有懷私而不欲言有懼罪而不敢言有徘徊觀望而不果言向之紛紛言事至此惟有付之不言以爲得計耳乃城獨毅然以死爭之且以七年不言而獨言此使人至知其言之必不可已或深思而起悟即以爲延齡相後事事皆城匡救焉可也獨假贄一黜不復用耳假令復用即以贄所言所行皆城建白焉可也是他人累千百疏而不能盡者而城以二事盡之吾昔謂城言過多何反見少即或又謂七年之間城幸值此二事否則終無以諫言責此尤不知城也凡爲諫官

者有循例條陳往往摭拾迂疏瑣屑事務其意以爲吾曾有言矣甚而逆探上意與權要風旨逢迎其所喜排擊其所忌以爲取容之地及權要事敗之後交口指摘如攻寇讐冀自明其無他且以沽直嗚呼城何許人肯與此輩逐隊而趨乎其日夜延客痛飲有以也就令七年之間無此二事城亦高出此輩萬萬矣夫城李泌所薦也討當城之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莫如陸贄故李泌在中書贄獨無一言有言之者也贄在中書城亦無一言有言之者也贄言且多不見信若疎遠如城早言一日則早遷司業一日雖欲待二事而發其可得乎又何防漸之有吾以爲城乃李泌陸贄之徒一輩而贄不死延齡不相天下不受小人之禍誠古今諫官第一知大計者無奈蔡仝袁燮不已而范氏之評雖正而不能詳故特表而出之以爲諫法

說

周易爻象說

易圖云有天地自然之易自然云者謂未立文字之先有不假安排之理後天八卦方位本於洛書此易見也惟先天八卦方位人皆言其本於河圖而不知本於河圖之妙

極太極乃河圖內一點各含陰陽之象是也太極左陽畫右陰上首爲乾尾爲震父與長男皆屬陽其中一小黑點爲兌爲離則陽中陰也下首爲坤尾爲巽母與長女皆屬陰其中一小白點爲艮爲坎則陰中陽也數從中起故宜以乾左順行坤右逆行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起焉從一畫而上加至六十四卦總是每卦各加一倍其圓圖亦按此法若方圖則從西北起至東南亦如前法橫則本卦爲內縱則本卦爲外自然脗合皇極經世方圓二圖去八卦之名而存其數則知天地自然

之理無可更易矣上下經卦序每兩卦自相對待除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正對餘俱反對陳圖南每卦必推正伏參互四體八體亦皆自然而然知此則參同契之義亦不難曉

金生水說

五行相生其義頗明獨金生水一語對解或云金爲火爍則融流如水但火熄則復凝爲金謂之火克金可也乃謂之金生水可乎或又謂天一生水乾爲天金屬也果爾則地二生火亦可言土生火矣尤屬牽強蓋月生明於庚方當申酉之交是爲金氣金至秋而旺故月至秋而明月既至秋而明故潮亦至秋而大即每月中之弦望晦朔而水之潮汐靡不應之是以方諸得月可以取水皆是此理莊子曰月固不勝火言木源潤不能克火以致焚和是固行相生以其質而金生水以其氣非世俗所能解也

配天配帝說

周祀后稷於郊以配天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陳氏謂天即帝也有尊親二義焉夫以天謂之尊可也以帝謂之親可乎或又謂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然形體言然無靈其氣者主宰也以文王配祀靈之主宰可也以后稷配無靈之形體可乎然則天與帝之說何居曰天之上百神所居不特一帝而帝之德實爲百神之總后稷功最大故凡在天者無不當配文王德最精惟有帝可以配之配天以功言配帝以德言中庸曰天之所以爲天文之所以爲文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合帝之外非百神所能配可知矣況郊爲古禮明堂爲周制配帝之舉乃千萬世特典不可以常祀論之也

武庚管蔡叛周說

陳龍川論武庚叛周以爲古之忠臣孝子明郭子章即以此意論管蔡毋論立議無當亦未窺見當日事情夫武庚非管叔不能自叛明矣即管叔亦何嘗欲叛周哉蓋管叔之監殷周公實使之公以爲在內而日視叔以見在外而日疎非大聖人誰同人我必不能無疑此常情也流言之意不過與成王疑周公而出之於外使已代之耳故當流言之時未叛也當周公居東之時未叛也即所罪人既得之時亦未叛也迎成王啓金縢而迎公歸在管叔以爲不免於誅安能束手待死雖欲無叛不可得矣是叛周一

節不惟武庚未料及此即管叔亦未料及此也武庚受誅之日安知不追恨於管叔之始禍乃以忠臣孝子局之龍川立論好奇如此然而周之頑民殷之忠臣等語已成老生常談矣苟異奇乎若郭子章又以管蔡爲文王之孝子果爾則武王周公皆不孝者夫子何以稱其達孝尤不可訓乃世人獨嘖嘖羨其翻鬪而不知其爲龍川所誤讀古人者不可無識如此

尾生守信說

蔡澤人多言尾生之信如蘇秦對燕王與伯夷曾參並稱魏無知對漢祖與孝己並稱夫伯夷曾參孝己義至高豈尾生可並抱柱而死雖近於信但梁下隱僻之地又與女子私期更有何事不問而知其爲桑間濮上之行矣荀息以死奉君命不肯食其言君子猶不取焉以其所輔不正也况與汝子私期乎若不較論事之邪正止以言之必踐爲信則盜跖之分肉出後不啻然仁義乎或言尾生名高即與醯之微生高尙以直名既不成其爲直以信名又不成其爲信其人其事皆不足爲重輕乃蔡澤之人嘖嘖獎之誠不明於義理者也

曾子守身說

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孝之始也世謂曾子啓手啓足得全而歸爲守身之道若然則平日跬步之間得免於顚蹶觸損者皆爲守身孝子矣不知春秋之時內治鼓瀧南宮敬叔以免於刑戮見稱蓋免之若是其難也曾子臨深履薄之說實恐不能守身陷於罪戮即所謂君子懷刑耶是械用桎手械曰梏凡罪之人必先拘攣其手足而加刑焉故大辟則身毁傷劓則椓刖則臏毁傷勞顚則髮毁傷髡則體毁傷數者之刑孰甚及將死而命啓手啓足欲言非桎梏而死謂之正命可告無罪誠孝之也所以呼小子而勉之使知守身爲事親之本其與顏驟僻損何與不然事君不忠戰陳無勇皆不得爲孝子豈忠臣勇士一一能保萬全乎若樂正子春傷足而憂以明守身者跬步之間亦不可有恐懼後悔耶非以足之不傷復爲孝也此義今人無一知者（髡首之刑俶在刑論秋官今人只誥作漢法尤可唉）

閒情賦說

陶靖節集議者謂白璧微瑕只在閒情一賦傖父遂守其說不知古之忠臣義士不得志於君父之間多借男女相

慕悅之詞以寄其惓惓之意如遠別離長相思[illegible]屬皆是也離騷於虙妃二姚三致意焉豈眞好色而云然乎靖節生於晉宋之交稱晉處士安知非不忘晉君而作感新劇而思勝國感患之道微宜其措詞如此而識者以此病古人所謂白首死章句也

不應得爲律說

人之情罪於律令該載不盡者故刑律雜犯卷內有不應得爲而爲之一條以其所犯最輕卽至重亦不過杖八十不比名例內斷罪無正條必待奏聞而後決非但衛律所不備兼補名例所不及也乃近世司讞者多不細覈罪犯本律動輒引用又不爲之分別重輕槪杖八十草率甚矣且律文內止載不應得爲而爲之句並未載有應得爲而不爲字樣蓋以人有所爲則有所犯若旣不爲何犯之有今如本非親屬遇人爭鬬不行救解本無責守知人犯罪不行舉首之類亦皆引用此條假稱其應得爲而不爲之罪殊與本條文義恐無交涉治律者可不知律意乎

雜著

儒對

客有講道學之名者施施然以儒自命言必稱詩書[illegible]然笑之曰儒則儒耳何勞君冠一吾字客病其說而質於余余曰吾則吾耳又何勞君綴一儒字客拂然而起余曰請問君所謂儒者果何事也客正色曰吾讀誦儒書服儒服安得不謂之儒余曰誦儒書服儒服者吾也非竟何者是儒君徒知儒之可貴而不知儒之所以貴此葉公好龍之見耳楊子云通天地人爲儒居今通曰儒隔也苟能區別古今也始於夫子之告子夏其爲學從儒有席珍待用之義雖記儒行一篇類稱詳悉後世有大儒小儒通儒腐儒眞儒俗儒鴻儒鄙儒醇儒章句儒雅儒豎儒諸名目總一君子儒小人儒二語[illegible]耳君子儒乃眞儒凡帝王所以爲治聖賢所以爲敎皆是也小人儒則濫儒之號而實非儒猶言小人之中庸也云爾無余世之所謂儒者皆誦其書服其服而不行其道儕僞亂眞無所不至馴致及爲儒病故莊子詩禮發冢之說譏僞儒爲盜賊矣秦皇之坑殺又概儒爲仇讎矣談祖之溺冠亦無儒爲儒賢矣元制人爲十等列於娼丐之間且儲儒爲使役序儒爲乞見矣難云已甚但念儒者之假竊亂德非名敎之盜賊乎儒者之

討蠹魚文 辛亥

文字之興昉自蝌蚪惟蟲能蝕故跡開後豈意今日精書成帙卷舒失宜反饒蟲口曰蛃曰蟫蠹生二酉穴穿卷軸龍潛蚴蟉纍纍金蕤干敗其九殘缺覩之避人突走形類小魚白而生光我聞白魚興周之瑞此乃物靈竊名相方不安汗簡不受芸香日飽月嚼罔知味長老死章句腐儒行藏三食神仙語何荒唐悠悠今古誰見脈望請問蠹魚生者誰力梟鏡張吻以怨報德世多樹醜奠可紀極花果爲螬在苗爲螣螣中蛃聚木中蛀食蟻蝨援身猾胥亂賊本自相生因而相魁悉藉既亡豈能獨蠹竊習之意自矜清流嚼墨煮字樂且無憂長恩不竊剪兵雖掺詎料日久橫罪如丘我曾明刑剔蠹頗儆爾拆吾綱豈能姑留擘聖列賢切齒同仇磔以謝之死無怨尤望音亡平聲蠹魚三食神仙字名脈望形如髮夜取以照明星能夫神下降授以度世之術

招隱操 有引

淮南小山作招隱本旨與左陞之誤朱勝非辨之詳矣戊申春季望夜余偶登家樓閒檢凭几抑琴數曲俄而颯惡侵月徵風拂樹心頗樂之因記聯巷所著正反二闋請人絃中音節泠然若不知有塵囂礙者擬代叢城老人屬辭以復聯巷餘文本倚生放廢之餘自安蹇劣忘其爲山中窮苦若斷合於淮南本旨猶强哭不哀强怒不威强笑不和貌似中非不足觀也遂將聯巷反招隱一闋俾爲漁樵耕讀四闋蓋漁樵耕讀皆隱者最勞之事惟能隨遇行樂無不可以自適彼將紛鳴騶之徒豈無甚樂其中亦有不可告人之處大約天之生人無論貴賤賢愚鮮不苦樂參半此有齒去角附翼兩足之義欲求兼全勢不可得余效顰作此聊遣其無聊憊願非爲林泉聲價增氣色也

西巖之濱扶岸楓颯氣孤舟上下長溪碧流翠翠竹笙懸綠鉤浮生何處乾坤水中漚　我愛春江楓煙早鉤我愛秋水明霞夜留撒網忘機狎沙鷗寒衝霧冰鱗移棹發歌頭極目蒼茫遠洲日暮欸乃聲聲幽此間至樂豈知有王侯 右漁

北山之陰竹瓦柴櫳烟宵紫日出方知雞鳴碧崖綠岫遶相迎樹柯登徑躡閒友麋鹿　我聽巖阿飛松敲濤我聽林叢棲禽聲笙簧斧雲根樵丁丁垂蘿束枯薪村右換醉籟風月偏能多倚步步徉徉歸山程優遊靜域此中有與

臨而不能容人之過有負累吏或執而不能御人之請有負交遊類也倫也臨也執也為衆然之歸此皆某之罪也獨是抱方之利病休戚興有所見惟力是視已能行者行及之已不能行者言及之而大獄出入之間機有不明斷無不公始終有如一日此某所以自信庶幾無負者由乎此則入乎彼苦於勢難兩行動與禍會而今已矣學稼學謂某之素志或曰探禍莫若輕或曰轉禍而為福其然乎其不然乎併集以俟

辭汪越國公祝文 丁未

惟公功德在人廟食六邑赫赫靈爽致之他郡無有今在籍為綿祺者非公之雲仍則公之戚族也世有恤其觀而不見德羅其親尚不知怨者乎今某何待贊述一詞概念公之功德以保障著者也歲已亥海逆入犯降封失守衆志羅然不一某虔禱於公歸公見夢以鎮之公所知也監司孫公追兵夜擒莊芝某恐掠援居民請纓縛獻且焚其饒中書以安反側公所知也營弁唐劉李戚從率謂逃歸攻城掠野某親往撫服出其所掠子女以數百計悉令遇家時爲卑營將激變得叛幾死虎吻公所知也他如小廉小惠職守宜盡無關於保障者皆不足為公賓陳耳迨次年直指使入江府境議及新安善地嘻嘻然欣不自持遂傳檄司臬羅某罪狀大肆擬索某恐死而無名不敢少有所拂因致紛紛多事此某日夜拊心而不自寧者厥後患難相繼席不暇煖而憂讒畏譏之餘罔敢少踰跬步不任受德亦不任受怨如是者六年今當進退兩難委板無策倦留告罷歸里非邀公厚庇何以致此而後知公錄人功忘人過不怨某而德某也如此茲長別矣薇俗祀公者皆延巫覡舞以承公歡某不敢遂敬解所佩劍起舞且歌曰

謝神鑒解掣紲勞臣力已竭臨風按劍唱驪歌吐盡丸年熱血世途多磨折痛定思痛搖頭咋舌望仙霞翠長鋏白雲深處伴啼鵑

獄中祀竈文

乙卯冬十有二月丁丑之夕林子以香茗清酌果蔬之儀致祭於竈神而祝之曰惟神稱司命為禍福之奇世俗之祀神也僉謂神今夕上朝天帝奏報人間所爲善惡祈爲掩覆一二以延生增祿由來舊矣某所為善惡神當知之宜悉報無隱然猶有所祈者蓋有異乎世俗之祈也

土必待其入圜土後方爲度脫是何異禿而施髮病而求醫從事何太晚也如謂大士本不在圜土中因衆生稱念名號尋聲而至似有像與無像同有堂與無堂同且彼貧罪者稱念名號可以乞靈衆寃者不稱念名號雖則拯救則大士又自入諛佞與世界衆生等必不然矣又不特此也自度度他者菩薩摩訶薩本行當此是非難明之日而群囚日以香華燈燭爲大士莊嚴吾恐赫赫金身稱一有波旬魔衆指爲其金范成銅腐之患當不旋踵大士在此亦不能無自危者安能爲衆生計度脫宜其屢禱而不余告也是夜倚壁而寐夢一胡僧環眼虬髯舉杖擊首曰咄此非想非非想天也大士應身充滿法界何言在何不在遠亟起懺悔日世事黑如漆佛法明如日南無觀世音菩薩摩訶般若波羅蜜

弔獄鬼文

丙辰秋七月林子繫獄久每夜中附側聞哀嘯聲復作衆語喁喁如納頭甕中而言者諦聽之殊不可辨撩棘瞪瞥見墻畔青燐擾擾明滅異狀就覗無所覩或曰此獄鬼所爲也乃擊石取火爇燈炷草爲香裂楮爲帛撮沙爲飯掬水爲酒整衣磬折執盞澆地者三哭而弔之曰嗚呼自古迄今生必有死順受其正夢覺等耳悼衞不辰偶罹於此長夜噭嗷情固難已在昔昇平圜圄可空殺盜重犯方繫其中有致死者與夫法同生既負罪死何怨恫豈意今日闒冗幾故虐鐵㛹張鬼伯當路民懼百千罪入蚊聚飢寒疹疫撾死無數爾雖抱痛務與嚮覩此時此地進退貫難入闃之內謂之大獄同歸於盡無遲與速高堂非樂圜土非辱天遲使然安衛恭壽人惟有身可以羈縻爾既無形往無不宜各歸故里依爾妻兒歲時享祀其樂怡怡何故越趄長留此爲若輩無辜羨不受死伊誰禍汝汝必知矣彭生爲豕啼見貝丘趙王殞厩犬撫殺遊杜伯射鄗周宣羅殳民弔介行劉叚是求蟣在往牒載魄兆傳爾有所遏亟咴同類訟於乃神上天下地彼罪貫盈必無私庇雩入其宮爲妖爲祟禍其魂魄蕩其心志禍刃以須乘彼不儆號曰鬼雄毋非僅邪言未畢忽聞墻畔長嘯數聲哀而且厲已而寂然次夜遂不復至自是厭甦所中妖祟大作晨昏不寧亦一奇也

代祭火神文 壬申

維神位正南離權兼東震除邪必力佑德無私杭郡爲

與百越要區實雜組雕文名地向以俗趨淫巧人鮮矜修兼之吏尚虛文澤難下究以致神罰示戒剛左多災因而保聚無期民生日蹙遐者　聖天子躬宣雅化節儉為先大中丞偶守官方清勤獨著岳牧爭求致治土風漸可還醇幸賴洪慈特垂洞鑒三年息微百室寧居茲值積陽下爵艮辰為神啓瑞鍾靈佳候列城欣戴足兩星馳齊井謳吟聲喧雷吼某等忝符郡邑雖知負愧猶冀勵志晨昏敢不關情病癢念黎庶之卹恩如覆如載皆謂藉賜突之德以為生乃明神之得壽無始無終豈可援久覩之詞以彝祝用是七齋致祀組列牲牷百拜輸誠儼周犧象伏願鑒綏城邑永戢狼烟乃寧乃興百千里受斯懷福澤為祈為報億萬年効妥侑馨香矣尚饗

詩文

恭壽堂祝敘

西泠浮屠鑒微師裔本福壽余同里也與練江劉君叙可為方外友一日持叙可七十祝詞及其自述梗槩屬題其端余因知叙可善讀書口不問家人產常以申屠蟠陶潛自期客寓春穀所與交皆當世名宿淘一代隱君子也是可以壽矣丈夫生當斯世讀聖賢書既不能致身廟堂將吏治扶植教化有利於人即當退處山陬海澨向泉石烟雲中特立獨行求其無愧於己老益壯而窮益堅安能役役為饑下駒竊位微法作負販生涯俾都邑多一蠹賊上官多一虎倀耶毅可早見及此陶然自適而寓意於絲桐一彈再鼓之下絕不慮流水高山知音者少且舉以自號又似乎能平其心非有托而逃者其所得未可以尋常測也夫積日成月積月成年積年成世而俗惟以所歷之久謂之壽但於既積之後追思所歷皆為陳迹不可執償為佺為彭終歸有盡與蜉蝣短景相去幾何惟能特立獨行無愧於己則在我之所得可以一日亦可以百世壽為一日不可少之人即為百世不可多之人於以傳之簡編勒之金石雖謂古聖賢生于百世之上至今存焉可也是其所以為壽無有窮矣余向之早見司理練江九年迂拙違時困於大吏譴訶求伸素志幸而竣冗歸里又值倒燹無家落魄西湖今老矣去日苦多故鄉之害氣未除不堪回首負媿虛生安能如叙可改號練江且晚傲裝節遂其水源木本之願乎然有生皆客也樹立存乎其人如嚴光

厲操以名其州程斂力學以名其縣地反以賢君子增重
啟號古今人何遠不相及此即老蓋壯而彌益堅之意彼
此可以交相勉也余既重壁徽之請又竊穀可之志不同
流俗故綴以蕪詞若夫頌祝之言則諸公皆非貢諛者余
不復云

壽陳肥東參軍

古今稱壽者當以三不朽為定論餘無取焉乃世人多未
明其說謂其德功與言傳之勿替以為不朽者名而已矣
功與言則人所得見而德非人所得知以名為不朽何以

處乎被褐懷玉者也茲姑勿論今有同里相悅隔牆壽其
人之善而其人弗知也況上下千百世間乎是世所謂不
朽者果無與於壽矣然則不朽有說乎曰不德之德謂之
立德無功之功謂之立功希言之言謂之立言若是者道
也道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稱不朽者歸焉故曰莫壽肥東
陳先生以仕不擇掾掾於臬者三慫余嘗往來金陵為莫
逆友知先生人貌而天以斯道自命者每與予談易彙多
所發明一日忽詩予曰吾自得子而性命之學以明蓋信
先生所得之深殆非予所能及吾師乎吾師乎長於上古

而不為矣蓋以是已丙午仲冬之望為先生大年初度凡
知先生者相率習賀酒半縉紳大夫有前而祝曰先生膺
寵命以來在公敬慎罔有怠肆恭則壽先生有壽郡人
士又酌而祝曰先生治獄民自不冤計自今活人多矣天
壽乎循卿先生無讓吏人執事咸進而祝曰吾儕小人知
公重積德三槐之報若持左契行將壽國壽民使耶彭耶
不足多也余知先生最深何可無言又不敢誦衆言以為
言兩忘而化其道故以不朽之說進

代孫郡伯壽張别駕 辛亥

今上御極之十年在桑滸於冀翼是冬之仲月由庚方業
炁躔牛女之次熚熚然臨於武夷郡治為別駕丞巷張公
弧門之辰時諸父老及多士凡食公德者皆驩然騈堂恐
後而總戎祭公暨諸僚屬咸拜手詣予曰吾儕與公屬行
日襄厥事諸僚屬則俱從公後沐公之化者也皆不可以
無言言之莫如予宜余拜手曰唯唯昔孫樵云別駕古監
郡之職一郡利害全繫譏議猜嫌與僚屬不同則官守若
是其難也寄沙兵燹之餘如顛木由蘖民生日蹙四方民
楷錯處則時地若是其難也先是丞倅二廳分理屯捕外

如獨盜詰奸諸務丞實滿司之疵復舊制惟倖是聞則貴成若是其難也雖然以公處之皆若無有難焉者公三晉名宿以孝德著於鄉其為學深博無涯涘所銜千古豫如指掌射策大廷之後猶閉戶揣摩二十餘載不輕一試劃劇其積素已有本如此單車甫涖鄴苞苴屏竿牘與然有冰蘗擊而脫粟鮮衣自供之艱不異寒暄與人交恂恂乎長者絕去町畦以通忱悃至於臨大事決大疑則岳立不可撼無椎拍輐斷之習其砥礪樹立又不苟如此余守茲土有年萬目睹艱如涉大川庶幾以將伯之助慚與厥職

涉問有親困倉稽饑斛蠹革羨耗苛征使吏絕中飽羣不呼康者乎僉曰惟公之能間有竭五聽業矜全不事毛舉鷙擊使民願賞成庭無鉤鉅者乎僉曰惟公之能間有餘守壑嚴擒伏不矜纏穡鮨簡使農桑愚如暴客屏跡害乎食曰惟公之能是余所欲矻矻自効者業無不得之於公而後知公與余果能相與以有成如此今曰者重諸君之請余慚無呂徐州佩刀不能為休徵增寵行將藉介武夷君乞鈞天之樂於帝所維帝歆公之德必錫所請因歌武夷酌而為公壽歌曰武夷之巔禱雲覆綿伊誰為之年永

高巘武夷之崎具材華滋磊砢千丈大廈所宜武夷之麓崎為地軸億萬斯年不騫陵谷

壽顧且菴侍御七十 丁卯

余客武林始至即得交侍御顧且菴先生先生年長於余者十為海內譽望所歸雅知有余然予性簡佚苦世俗苛禮撻繇輒稱戶不與接以故數年來亦罕得過先生之門詩蕆云丁卯春予方謀為燕市之遊襆被瀕行適聞先生以是年六月登杖國因諸其元日徵為約客之文屏偶適納議言謝一年中皆可稱壽不必以所生之日為期蓋

為世俗趨於華而欲挽之以備也世俗拙於勢而欲應之以佚也是皆余之志也且頗余廬而命之曰吾先為是文必俟此生得至元旦方敢卑以約客似有得於古之真人僻然徑來之意不如此身之為真為妄者余蓋服其為有道君子之言矣且夫天下真妄何嘗之有膚詎知吾所謂大地山河者之非妄耶膚詎知吾所謂蟬襆蟆室者之非真耶罔兩之間影也蝴蝶之夢周也非蛻身於世之外兼翻身於身之外求易辨焉假計吾自有生以至今日其間物勝遷流若塊若纍為真為妄總無定相若以壽為慶也

閫外之寄而三鳳繼起此跡河東人皆知之惟是公以孝
官身荷擔佛法方便知見俱足則兆前之黃花翠竹無非
法身方且供養百千萬億那由他諸佛共證金剛不壞郎
以井山碧水爲公之莊嚴樹園可也何爲壽何爲非壽若
僅舉延年之說則郁離所謂矢蝶棄龍者矣

壽王母葉太君八袠 庚申

余客杭得交胡子天爲讀其文因詢所師則都之名宿王
子元綮也元綮及門多知名士事其母葉太君以孝著余
痛心儀其爲人一日矣爲蒨余門請曰吾師之母以茲[illegible]

十月爲大壽覽辰弓一言引觴爲陳辭行甚悉余作而歎
曰而乃今知之乎太君以名閥淑媛克相夫子操作於山
阿水湄閒不辭艱瘁孀婦職者容或能之惟是稱末亡人
以後携茲藐孤持家政內外曲盡周母也而父矣取所蘊
遺書泣示元綮勉其力學毋忽將前人先則毋儀也而師
範矣飭子婦以儉率人有過正容以悟之而惕心沖澹恬
求俱淑則巾幗也而有道仁人矣大壽者隱也又愛也譬
之飛飲醇醪天爲主而人則犹各以其鼎爲愛太君之爲
德也如此積之厚而發之長所謂恆不滿而酌不竭其量

則然矣茲元綮才名藉甚爲多士矜式觀其昆既爲秋栢
之實則處非明高出非辭榮而太君以形神王李有大
年或當身或其後彼其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若論世俗
鄙見則必以膴仕爲奔受祿爲養而豢水之獸不與焉但
惟高堂之上有此不易得之壤月而合多士之驩心雞豚
逮仕就令 國家開三徵九聘之典輪相蒲於道余知
元綮以王義採擬之心不悖爲李將陳情之心慈
相成則順承使俱曰子有其才不必以上紐重母有其孝
燕不必以章服榮也豈非當前傑事乎登堂稱兕之餘有

[illegible]洗爵以揚其後酌曰某飲斯又酌
爲莊誦茲說而正告之

艷雪樓選稿卷之十一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前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頑水訂

祭文

總督中丞范公告文（公諱承謨，字覲公，壬辰進士，丙辰九月十六日於逆府內遇害。）

康熙十有五年九月，余坐繫兩載。王師抵劍津，耿逆勢蹙，上下相猜，疑興大獄，死者不可指數。候官邑獄內，八日之間，自外捽入而縊殺之者，十有九人，他獄稱是。有二人形貌端皙，衣絲繡袍，顏死北向，望闕叩首者三，復遙拜父母。畢，起與僞監刑交拜，解袍為贈，又出白鏹一鋌授之，云：乞代我買棺。語已，三號方就縊。余異之，詢諸獄卒，曰：此總督大中丞范公介弟名承譜也。其十八人及他獄中所縊殺者，皆公從者也。余聞而大駭，乃密考公職銜姓名，俟夜分，設位於獄中，覩其小像袍笏，焚香再拜而哭之曰：嗚呼！公遇害矣，痛哉！公之入吾閩也，墨吏爭彌其操，服公之清；奸胥爭守其法，懼公之明。黃童白叟，欣欣然相慶於道，謂可以立致太平，莫不戴公為怙恃，倚公為長城。閩變而役民皆不知公之存亡，然而思公望公之意，未嘗一日而少置。今見公之人皆自內捽縛而出也，則知公前此必且為南冠之久繫；又見公之人皆接踵就縊而斃也，則知公嘗此必不能免害而全生。嗚呼！彼欲甘心於公久矣，豈至今日力窮勢蹙，尚肯恣情？夫人誰無死，以公之從容就義而死，死有餘榮。揆之古人，如盧龍之於方寶，睢陽之於杲卿，雖能戕其身，不能殺其名。惟是思公望公者，無復覩公之車塵。吾知此日八閩中霜林搖落，寒風悲鳴，無非助編氓之巷哭，血淚之縱橫。某旦暮就死人也，不暇自哀，惟欲公之大節亦賈沸而不朽，嗚呼痛哉！

左司寇鄭公告文（公諱重，字山公，建安人，戊戌進士，歷任刑部左侍郎，康熙甲戌卒于京師，聞訃報，設位向北哭之。）

嗚呼！公亡而古道絕矣。公之文章政事，勸諸簡編，措諸邦國者，人所共知。惟其自待待人，可以砥礪末俗，則非今世負才之士所能庶幾。蓋以天資渾穆，學術淵微，故能自處於際，而不計人之謝；自處於誠，而不責人之欺。四十餘年中，循謹樸膴，既不激亢以絕俗，又不突梯而詭隨，第求其心之所安，而盡其力之能為。揆其用意，祇欲為國家培元

氣以樹治化之基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原無藉於赫赫之功炫燿矜奇余嘗見諸同僚臧否當代人物各是是而非非獨至於公則惟有誦義無窮動色相向不能置一詞乃知公之盛德在人由親及疏皆始終如一窮達弗遺即賤如余衆所共棄亦不以涼燠異視輒為無報之施是公存而古道亦與俱存以世風日下祇賴絶無僅有之人傑為之柱維胡為偶犯微痾遂騎箕尾倏然坐蛻於京兆在公貴而且壽已立三不朽於世存沒等之去來本無足悲但公既沒毋論當代鉅卿必無一人能如公之周急扶危即平日食公德者或得志於時亦未必肯念公之孫子而各効其私況外此之親故窮乏更何望其推食而解衣嗚呼習俗勢利草笠雲泥生死之間尤易背擲輿理已謝則古道終無再續之期余雖為靡棄陳人猶不能忘情於世教思公不可復見惟有涕下而歔欷

祭俞殷詩文（公諱灝號可菴錢塘人戊戌進士歷任江南揚州都水）

嗚呼君為文章淵湛渾靈海內沾丐香名布遐餘窮端屢明志澹泊超然素心繁縟畢删歲當戊戌對策鵷鸞余以承材先後連騰曲江同宴不踰三爵歌舞未終健兒爭攫我榮恩賜先擇入彙君亦奇藻拮歸為樂我理新安自慶才弱君刺桐川遊刃盤錯治擬咫尺交格民瘼余愧而狂跳踉大噱同官一二讜諍爭摭獨君矜莊不慍繩約伏人以和解哀樂穆己亥五月撥然甚惡降封失守所在風鶴惟余二人獲保城郭繡衣使者來功鳳閣自是以後我羅峰嶺君憂苦塊音書寂寞我歸閩中十載漿蠻兼際兵火故園燔燎長纜離擒無家自託西湖羈旅把臂如非且示新篇陸離閱博軒哀語我生年難慶惟茲不死千驥駱韓未踰數晨微聞疾作謂偶失調有疾勿藥豈知造化遽移舟壑地下修文料無君若世人初交曾能何作有急援廣虛靡杯杓龍眼怨亦以人為膩交情至此秋雲嫌薄念君生平不輕然諾甘絶淺親疏堪叩髀天奪其朋倍增蕭索茲駕靈輀執紼涕落悲風颯颯恭默清酌巨卿素車情通冥漠（龍眼二句用柳 救見老龍車事）

祭戴烈遠文（公諱京曾號鮎驂錢塘人己丑進士歷仕順天府丞著西錦解發心賦註稱波羅浮節愛廣譯撈御引諸書痾亟而笑殘門之苓用之漢遺大虛因書得而遊）

嗚呼余之知公猶公知余庚申春仲御李之初聆公緒論韻公註書聖門精義闡發無餘貝葉大乘究其極則三指

余至各言所得促膝探尋自朝至暮淪到忘言相視而嘿
公謂家居閒有作息馳書討余入山同力念公文章假道
進城論公仕宦備歷顯榮海內有耳咸稔芳名獨茲絕學
世所罕明究何門戶制備非藐公求諸心三氏歸一塗本
爲雜觀論作爲功入甚深匪言能述背倘獨得維摩示疾
一從還虛太空爲室生有自來死有所爲解脫順羲藏盡
之時不亡者火當無窮期公既如此夫復何憾余傷本學
失在交臂護與鑑錄息縣補別所資已往敵門自寄悠悠
斯世明眼無二微明靈賴束劄拜致生死交情寧敢遐墜

哭亡室蔡孺人文

諱提字步仙生於嘉靖乙亥十月十六日巳時卒於萬曆辛丑以［illegible］月十

勅封孺人歲［illegible］十戊十 明年月日長成李子號

嗚呼孺人汝遽棄吾而死耶汝歸吾三十二年其間貧困
憂虞亂離禍難無不備歷吾於爲死一生中挈汝至此汝
何恐遽死汝少吾七歲未及中身之年平日操持家政孝
撒勤敏念吾艱嗣前後置媵者七撫其子如已出天道果
縮善也亦不慮使汝遽死第汝體弱好勞兼以骨肉鍾情
往往至於縈紆鬱悶絕有失攝生之理吾屢以爲誡汝雖知
之不能自遣然此非但一日一事爲然亦不寬今日汝遽

死也汝往歲翁多病遲杭以來獨無恙日惕惕然爲丈夫
作嫁衣裳吾私以爲喜去年冬攜方輿寓卽有攜家入燕
之說且聞親屬開置語如沸輿吾坐對神色慘變夜不
復寐至八月四日往北郊別女而歸劇刺不起吾初不意
汝遽死壽而汝今日竟遽然死矣嗚呼骨肉鍾情動至勞
紆悶絕不能自遣此固汝之天性獨計三十三年中吾赴
公車汝方產育憶吾而哭罷絕數日而不死吾輕新安忽
值冠變遣汝歸閩汝不忍別欲奪劍自刎而不死吾爲妾
男子上書告密被逮金陵汝沸泣至三晝夜而不死吾爲

大吏搜索力不能應蠱待飛章汝憂悸屏食飲而不死吾
爲耿逆籍產牽繫就戮汝投井觸牆灼膚歐血而皆不死
是汝向年處必死之地獨得不死者今吾幸燕閑無事長
女暨婿適歸相從次女皆離勢必終合縱有蜚語紛紜可
以度外置之皆無一事驅迫能使人至死者而汝反遽然
以死嗚呼汝憤懣隨應路絕犍隔久斷難骨肉支離留
兩月中度汝欲生亦必無生之理但聞以痛女故而不恤
其身身既喪矣女將誰恃不寧惟是吾年已衰齒瀕崩脆
誰與經理長女在客外孫襁褓誰與依賴稚男未婚季女

未孕誰與撫育吾知汝骨肉鍾情旣不能自遣於生前亦必不能相忘於死後也腸斷氣絕久而不瞑非以此耶嗚呼人非金石總歸於盡生死之間爲大難合離在骨肉不復相知緜自今吾若留一日之生或能爲汝身後一日之謀否則吾亦不能自爲謀也汝之鍾情至是宜可以自遣矣傷哉痛哉吾復何言

哭亡女芳佩文 字杜若少名寶生于康熙[illegible]卯九月十五日亥時適[illegible]學生翁[illegible]蓮癸亥四月六日丑時卒于京乙十日計至寓北設位哭之

汝母艱嗣以女爲子而汝夙嬰羸疾憐愛尤至未忍一日暫離也我之還杭汝姊在閩適壻猶借壻閩闔至此姊嘗謂汝愛聊于杭可以朝夕見母爲幸追汝翁官於燕以壻年少不輒動滋物議命其挈汝之官此則汝母與汝初不計及者汝時猶不願行而汝母亦面無人色枕席有淚泣處吾難以暫離終合之說爲解然知汝旣行之後汝母必死汝母旣死汝必不能獨生也未幾壻果自燕致書云汝抱病伏牀聞計尤甚吾謂汝母不可復生汝果孝也當以父老弟幼爲念馳書寬譬者三覆汝以義抑哀稍緩其死而汝竟死嗚呼當汝遊行之日吾方染疾委頓汝母出餞

卷十一　七

汝入而辭今追思之此往彼來皆相與永訣就死耳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去年汝母之死在十月四日記汝前書云以是日忽見母於舟中今汝之死在四月六日而吾家老嫗又云以是日聞汝哭聲于廚下似汝母方死於杭而郎往燕汝方死於燕而郎歸杭神奇儀償事不可知要之人聚於生見聚於死旣痛生離必求死合乃理之足信者嗚呼汝行吾不及送汝病吾不及視汝殁吾不及訣吾實不慈負汝何極惟是汝今已矣吾自計年老弟幼旅食異鄉捨汝之外別無費葬雖屬惟有待櫬南旋或得舁向母櫬

卷十一　八

側獲撫待一慟合爲焚香以踐吾終合暫離之言成汝生離死合之願然後呼將長別而挾冊柩歸閩各安窀穸吾雖相從地下瞑如什縵撫獲餘憾矣嗚呼痛哉汝靈如在當鑒吾誠

哭副室連氏文 杭于 名麗長樂人生于順治丙戌十月六日丑時康熙甲子正月二日辰時卒

嗚呼傷少婦我持身冰雪跬步弗違聚言兩兩舉丈夫子愈加折節恭事正嫡得其歡悅卯辰冠氣流離杌棿竄伏山裝見顏提挈諭爾勞績深閨俊傑我戒陷穽閑家劇切

試辟易多士崭然見頭角時挨恶尋仇不解已歷四世君一以和平之氣處之衆皆畏愛釋憾開有連姻佯倖者亦歛爲衆口所稱以故終君之世不復遑云君篤於孝友祖母馬氏爲大司徒鍾陽公從女孀守五十餘載君常以大節未嘗爲懟與弟四人析箸君以繼故僉言應半其產君慨然曰吾家世清白本無厚蓄若弟四人共得其半則所分愈薄將治生不暇尚能力學耶遂五之而取其一厥後四弟悉得自勝相繼舉茂才舉明經時人以爲皆出君賜嗚呼當明季士大夫崇尚浮文寡實行沉溺利欲故世道靡靡日趨衰薄不復振起卒未聞有躬蹈如君者出而爭救之殊可惜也君爲文附於俗眼屢躓棘闈嘗設絳講習一時負笈者皆翩翩名流君亦以師資自予曲成不遺士多賴焉顧洽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五男三人長辰徵次宏徵次定徵孫男愈高皆本邑庠名士於康熙某年葬君于某所季男定徵以君及門劉稱菴先生所述行狀請銘於余余惟君之德如此固余所樂道以傳者銘曰

德介於己學邃乎時鄉黨康瓠古今同悲君有孫子能稷父菑久而彌光誰能抑之所塋君兮勿傷數奇

吳宗彥墓表碑陰

武林吳子寶崖遊齊魯試卓然冠多士余讀其文如金玉之精其光芒不可得而掩也預以爲賀而寶崖則傷其父不逮已成立因出所乞淄川高念東唐豹嵒二先生銘表示余且爲余述其先世多隱德其任獲鹿縣丞頗有治聲者則高祖忠一公也其補本郡弟子員沉潛理學文行推於鄉屢試高等再中鄉闈副車者則曾祖玉成公也祖東齋公抱道不仕至父宗彥公尤砥礪操行如還金數事具載銘表是則宗彥先生畢生矜節礪行所本矣究實理學祇在義利兩途辨得明辨得此外別無餘事惟是世人當取與未交之際無不以伯夷自命及投以非分之物則攘臂而起見金而不見人雖自爲盜跖亦所不恤經曰臨財毋苟見利思義與見皆常境之語也先生之還金也非沉潛理學而有得者耶余以僴變案難之後滿足至此爲友人誘奪其業坐是益困夫貧病疾者思者之見聲被虐政者恐古之循吏事不相及而情難自已也假令先生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行狀

先府君行狀

康熙八年春二月乙亥先府君以天年捐館越三日既成服相者諭曰府君梁已在殯論定恒於斯他日追多之事將謁諸作者爲傳爲碑爲誌爲銘劇懷哀狀之不孝雲錤等將類雖雛罔凡筵而哭日嗚呼哀哉府君已矣不孝雲錤等罔極之痛將號天擗地之無從倘能爲狀耶且有惟非類追伏前光雖爲狀又孰能悉狀耶然府君平生行實人習知之儕就養浙安時浙安諸君子稱爲者無慮千萬言書實蹟其在儀之當存餘者矣吾宗出河南固始入閩繇世居會城瀲江八世祖諱濟以德行載郡誌高祖諱湘以曾伯祖都諫公諱庭堅勅封中書舍人曾祖諱庭春闢邑學生祖諱懋以郡學生授儒官應舉子試幾入彀而厭者再時論惜之府君諱兆熊字天澤別號渭莊幼失怙恃伯叔九人以次居七娶先孺人陳姚早背繼娶先孺人韓姓即不孝雲錤所自出讀書明大義年十七受知于督學鍾伯樸先生補郡諸生性剛直好氣節弗事家人產常務解人之紛周人之急傾橐無所吝坐是貨產蕭落雖當徒炊不舉不肯作寒乞態遇族朋窮人輒訶爲守錢奴態慨然自督曰丈夫寧受人憎不受人憐以故貧益甚翁自知不能與世俛仰朝齋暮盟泊然無所營卜築小齋於道山之麓環堵僅足容膝日執一編偕不孝二人晝讀戊夜弗休皆寐則怒之如是者十餘年如一日顧拾戊子不孝雲錤遺字恩薦雲銘亦以是年舉於鄉府君撫髀太息曰功名乃見曹事余老矣安能鬱鬱長作書傭蠹魚耶遂謝衆子縱酒自棄凡有客過從不問其爲何許人輒引坐對酌酣則進之或撫琴數奕興樂極拔觀而罷集殺爲常與人交不假姻戚謙和何有人存過則面折令無所容既而不復記憶間鄉曲有不平事往往義形於色不辭怨府君嫉乙未族有大姦猾海稔惡先府君諭責擒治撲胠癱族蠢也擘當事爲之授杆闢直指使遞馬李公職其奸狀伏入 官是非始自繇府君亦以樂非罪濱於死者數矣戊戌雲銘成進士授江南徽州府推官越三年辛丑雲錤授江南碭山縣令是年府君以 覃恩勅封文林郎江南徽州府推官往來就養歷遊所至歌吮毫濡墨著有湖山漫草詩集嘗謂人云詩所以寄興較論工拙則從自苦耳

復擧二女弟雲鑑雲鎦。提抱課字。以娛目前。康熙甲辰。歸自新安。特族人中傷府君者。皆相繼淪滅。聞有賓丐不能自食。府君見之。相持欷歔。泣下。周卹備至。絕口不言宿憾。時人皆多其有長者風云。府君旣以氣節自許。戶外之屨常滿。疲於應接。戊申七月。忽患瘵疾。雲銘以省居艱於避寓。請還先塋。習靜。迎茲歲二月十一日病亟。以二女弟爲屬。且撫之曰。爾其兄嫂是依。自後悉聽教督。若有適婿。是達父也。復謂雲銘云。我沒當爲城隍功曹。嘉爾婦孝德。必力求賢嗣昇爾。夜半。整衣。端坐。抵曙。而逝。享年六十有六。有女弟二人。一適陳處士。一適陳列金處士昇世。嗚呼哀哉。府君已矣。生而伉直。沒而爲神。其所藉以不朽者。當自有在。不孝雲鑑等。擧疥餘生。何能爲狀。又何能悉狀。直道在人。敢述其槩。是所望於樂善闡幽者。

先孺人韓姓狀

不孝雲鑑等。早歲多病。頃治己丑五月。先後以寒疾委頓。先孺人怨以是月抱沉疴。越七日見背。僅豈受先府君戒。匿不以聞。當彌留之際。不能跪受發命。旣而力疾號慟。畢總脈貧。先府君訶曰。若病而毀如此。獨不以父爲念耶。苦擗之次。又不能擗踊盡哀。罪何所容。嗣欲從事封樹。輒爲形家所沮。筮仕以來。爲東西南北之人。遷延二十年。馬鬣未定。不孝雲鑑等。罪通於天。尙忍言哉。然先府君今旣狀矣。行將卜地合葬。而先孺人懿行。有不容獨泯者。謹按孺人出韓族。諱懿卿。世居關之會城外。王父諱應淸。以德量器識。見推鄕閭。孺人少患河魚之疾。久治不痊。有習俞扁之術者。見而奇之曰。是女年十四。當瘳。且適名閥。能大其宗。可勿藥也。如期果瘳。明天啓乙丑。嘗前妣陳孺人見背之後。歸先府君。擧不孝雲鑑雲銘二人。時府君方貧窶。孺人欣然執爨。有時乏絕。不肯向人告貸。升斗日拮据。業紅以佐饘粥。夜分猶紡績不眠。所御麤布褐裙。擀濯補綴。至微不易。人問之。則曰。吾所安也。性謙讓。恥衒其能。於人無所求賚。與府君處道山之麓十有八年。環堵之外。人不聞其語聲。凡里婦相過。卽居沽貨販之屬。靡不善遇之。常以府君剛直爲累。從容諫曰。君遇人多所詬厲。蹤不復記慊。恐人終不能忘情於君。竊爲君危之。又曉詩書文義。不孝雲鑑等。幼時不能就外傅。皆從孺人點授章句訓誨。俱有條理。稍長。府君延師教督。孺人復爲減食。給供。久而不

悤師聞之歎曰有母如此子有不成令名者哉時不幸雲
鏡等祖學爲文偶有得嘗府君或持以詩客諸人輒止之
曰若何爲者若他年二子明珠贈投徒貽人笑柄耳人皆
服其識顧治丁亥七月海寇入犯省城諸人謀曰賊固知
其無能爲但彼衆我寡援兵一時未集必行賂茶紙之
禍因悉出尊耳衣褊之屬售之得數鏹易米客備複閣趨
數月城中米價果漲至十數倍人饑相食死者僵尸塞塗
而吾家八口獨無恙迨戊子五月米甫漸而闢解其料事
之審類如此蔡懦質脆弱常抱病伏牀數月不去藥餌

已丑五月十六日夜半暴病嘔泄不止絕而復甦謂先府
君曰我頃往廚前見食儲縱橫爲鼠欲墜恐致觸損趣視
之果然是知神之離形久矣卒時年四十一幸丑與陳妣
但以頂恩勅贈孺人嗚呼孺人已矣追思音容而今遠
矣敬次其梗概以俟作者

賦

絕爽賦　戊申

余自蠶山以後卜宅當沙門無尻迹左圖右書之外從事
剞劂日與素心人偶然較勝抵曉客去輒教習鄭弈公兩
手自角總不能精因思精亦無用遂作絕爽賦以見志其
詞曰
繄陶唐之遺制仿法象於枯枰方而靜爲地輿圓而動爲
天成縱橫符璣玉之度罫白分晦朔之程時而生殺造運
時而盈縮遞更或見爲河圖之數或推爲星辰之行若能
引伸其義自知衆理交著是故栫以累子徵危孟以射鴻
證學劉既通以兵法尹又喻以音樂杜謂聖教有禪班云
王道非邈彼雖所見不一總非謬爲揚搉胡爲乎揩及末
流專技鬭角窮年相向矻矻孳孳運巧況吟矜爭勝者斬

爲蕃王寓內黔噂由是嚴武稱爲人絕年保賭得名聲前
兒伸於敵國師言重於遠荒廷議登護戎之剸叔文侍天
子之堂區區方罫之間名利翼與謝頑母識乎臨落戰裂
爲鄭雲叟徹夜經營爲褚思莊手談支氏坐隱中郵相誇
相恭如沸如狂爾乃二腕兵機尺幅猥濺敗則請復勝則
驕謔甚至或鬪毆而留爽或戀劫而忘餐或各立而遂食
或投局而遠躁行檢之壞可悲忭倚之傷堪悼余嘗中棄
顧有此好柚肝攄腸欲窮其奧體瘦肩聳神喪目眊從博
嘲笑何資嚴蹈已矣乎效葛洪之排謝李愬之工碁賜局

盡願還牂儈，符郊隗千金骨。

挹奎樓選稿卷之十一終

挹奎樓選稿卷之十二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甬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瀕水訂

詩

五言古

登陴紀事 己亥七月

萬物當務衍，海波傳警息。己亥夏六月，蹂躪江南北。官民不知兵，相戀自顧賠。延及宛與池，閩風聞驚城。新安失守辱，齒龍盲相攜。或强者懸走，險弱者競逃匿。我為新安吏，日徒倒懸。七月方上旬，防兵反攻過。騎薄西城，飛矢流如織。姿拳宿城頭，有氣難吞賊。謗七人來，詭辭誇戰克。廿三抵郡內，猖狙為鬼蜮。藏之演武場，觀者無人色。相顰避挑囊，半城生荒棘。叛兵拔營行，所至掠新特。更問郡門令，邑蹈奔劣。前萬山蓋伏莽，民心多反側。紛紛羽書馳，軍倚何其亟。議戰苦無兵，議守嬰無食。書生何所能，惟有效報國。

白門治獄 庚子

大軍致凶年武事宜戒嚴況乘以大獄民生盡其變當彼
海波揚郡邑多沉陸治獄無均勞哀予獨孫孫白門路半
于一歲三往復滯迹城南寺盤桓皆文牘誰從不停披情
辭賤心目事豈異人任敢不勤推鞫增下問何因昔骨粟
華轂負恩不然爛棄組來俯伏更有反側子身家陷大戮
纍纍百千命捨地變三木自知罪不容相將背下哭辭寡
誣若陛泥首願輸服關筆為求生愛書三四牘法律本如
此湯網何能親任勞且任怨不追爭嬌嗝潤永亦商君言
之淚成掬刑官不可為無計遣鬱蒸長夜起徘徊焚香拜
丈六

采真篇贈野雲子二首

采真休勸爾何處求造化兀坐博頑空永錯夢相詭蓮龕
在眼前何藥道傍舍我遇野雲子析疑三晝夜片言義盡
該丹藉為爐炙花笑鳥啼味風吹木落下乾坤此理同春
秋無代謝欲認一點真須勤萬般假反照歸元時明珠顯
寶樹從君憩栖至笑展秋雲帕

丹經多擬議總為陰陽聲豈知陰與陽一物亦一位四大
利彼家何關他人事乖精本自周造化伴天地五行遞相

傳臨時易名字中變外斯應有機取如寄人自不黍依希
依無他秘止一浮漚人儀食勞營痲煉成丸活人三千任
游戲何年拂衣歸鐵笛吹花瑞

贈別張公承權　有引

吾道自關閩濂洛以後至姚江一變大約紫陽多
言其分文成多言其合龍谿繼之而章句訓詁之
學一變所余生也晚恨不及二先生之門賴夏立雲
入芝城來自熊禮驗未至花花印證經歲不窺戶
牖每歎閩門有師友而卅門無師友山右張使君

承權來倅是郡弘才卓識畢有其儷余偶出二三
篇錄相質見而喜之遂探其奧常頻余廬所多講
究業而忘歸人聞之始而疑繼而駭終亦其知其
所以然而然也茲以鐫秩分襟余祭其意適然自
得無幾微出於言面非體驗之至何以致此因賦
十八韻志別

我之應時才歸隱先賢里翹首響考亭典型遙如愿出門
無所營抱鄒採經史最愛王姚江兩言貫衆理朱陸合一
堂章何成嫌社龍谿進師傳縱橫華疑壘辯析入毫芒無

雙門下士此肯久棲棲得之聊自喜使君佐郡來政簡心
如水仁風拂山城萬戶欣欣累有時頗吾廡前席常移晷
上下千百年讀鋒無捱淚爲言二先生浩然徹源委遺編
不停披胸次絕塵滓擬覜何足云富貴浮雲視相對常忘
言大道本如是我今送君歸邀門重握執悠悠世間人誰
復與君似

七言古

會獵城南 己亥九月

淡秋淡草黃甕甕晨夜城南鼯張羅太守遲明擁金鞍雕
弓羽箭插白日行行曾見虎旗開分鎮戎臣結隊出鞍韉
觱篥若腳廚揮鞭共向南山麓一聲齒角鳴悲風爭進喧
雁鶩舉群須臾驚起長牙獠走險踞除難超軼攀雉紛飛
起突圍參差帶箭臨堂爲衆鼎擱載非霽催下坂飛蹄鬪
趨疾帶得山頭枯葉歸獵旋醒血污刀蠟司李文弱不能
從峻獲山阪從耶箭前酒諸君前致辭從禽馳騁樂非一
四郊伏莽今消弭願國從禽毋罪責 章有山春也用尸子

憫旱

新安山峻田磽頻年患旱甲辰歲尤甚涉夏月餘
不雨居民皇皇僉疑旱魃爲祟因作犧魃出
野煙來三農哀怙樟號鏖萬山假兽魃舞振四羽媽婦同
巢蟻穴鬪居民十萬啼嗟嗟旗陽不化土生烟苦欲射烏
無羿弼柳燒村見仰首呼籲宮蒐彿迎龍並我爲請命屏
車騎朝夕傴行重跡腐幾度山頭膚寸雲颶颶又觸飛廉
怒韓公已往訟不爽斷蜴盟中枯欲膚問說神巫雨可致
迎來跳伏篙臺祭蒞傳帝子詔香車三日爲期驅旱祟吏
民環登積薪草至期不應焚巫禱巫言禱雨護月同月飽
烝蘇終復皓告吏民巫何與我惜明刑或乖仁恕孝婦誣
死兩師停御戴令西京事可撰羚我上臺愛焚去

四芝歌 有引

余理新安署後有瑞桑一株中空如甕鑪偶生紫
芝四葉大小異狀寵之則若隱若現不可得而取
也康熙甲辰歲三月廿三日忽晝晦驟雨有雷在
地盤旋如烟毬徑尺星星有火其久繞桑而上擊
桑倒折而出其芝時信安徐文匠史溪鄒侍菴三
山毛文山既而異之各有吟詠見贈云

爲齋求著楨室桑桑條沃葉歷于霽不知何物生中央覜

之爽爽含奇光四朵依稀爭頭顱小者如椀大如筐一朝
雨濛雷車狂煙輪滾滾遶迴廊忽然綠樹擘芳蒼卒見捲
耳奔顛蹌須臾日斜桑已偃四芝躍出正當陽龍鳳宮闕
燦文章九華三秀難比行萃見駭讙退思嘗向朋儕說如
述瑣僉言是物皆為祥翠羽朱柯古冊揚拔若妍穴獻君
王器車醴泉名相方今君得之慶非常長歌短賦盈牀琅
或言玉樹謝家郎或言仙草壽久長我思聖澤如簞漿
瑞齊敬爾生退藏豈豐年嘉穀長無情草木不為殺若

我承德益難當諸君有言姑務得偃游風滯不可追牛馬
奔馳坐背芒何日拂衣求雲鄉內芝鬱鬱自猶昔為鄰
皓翁山椒今殆為我促歸裝山中不聞採芝歌北塵高臥
樂洋洋勿論為慶與為殃四壁僅堪支竹牀

遊黃山不果

客從黃山來動說黃山好三十六峯頭名詩畫染早我猶
不果遊碌碌漸安道道上遊人何可數山靈笑我豈無故
丹房久厭羅盤踞不許文人遊新句

猛虎詞　乙巳歲諷

採薪日將暮返歸途荒野樹攀人衣驚見前林風雷虎躍
來張頗展爪生雄威負嵎彷徨四顧雖無所之呼虎齊顏
聽哀訴樵夫老病肉無幾五體不足資君饑虎肯諦何詎
人食衆物命豈論瘦和肥昔塵如聘瓌傳聞他山大駮更
猛於我覓伊倘衛作倀鬼向我勿惻惻厲爾安晉畢角惡
獸誨我食（山海經云中曲之山有獸名駮如馬一角若食虎豹）

老女行　有引

及瓜四偶人倫也檢俗多貿於外婚侍家政以男
僕入室為嫌寄婢無配甚至終身不字此風休學
為戒古詩云老女不嫁蹋地喚天感而賦於[illegible]直

矣聊述所見以長歎嘗哭亦不自知其言之悲也
海陽麗髮女方汲身無完褐露足立手持梗繡倚籬齊
向寒泉垂頭泣停轅問女何所悲自言我是良家兒十三
齎與主翁後朝則出汲供炊爨負薪猶未歇劬織飛
梭夜夜花花可憐迷夢三十年更蹇獨倚空林月憶昔主翁
方在家主婦嗔我髮堪鴉年年許我嫁夫婿還得春風又
落花花花開花落如流水鄰女當年齒未毀昨夜良媒催靚
粧蕊黃滿額蹋絲般顏為巢燕雙雙入高殿願為傳沫
魚出沒同泥淤願為人間不爽士無情不識傷心者齊麗

華髮下論交海內傾車馬而今落魄滯此鄉反眼即是誓盟寒要知人情離合非爲吾翟公署門之說胡爲乎好友還向醉中結披對又無炎涼態君今既以韋編老亟壺休摯傷懷抱知音可遇不可求味長還吞菜根好酌君酒君莫辭三樂昔傳榮啟期功名富貴等朝露惟有讀書之樂無譏時

贈羅隨園參軍 名贊字僧千華州人

華山之下有名術胸羅萬卷不掛牓勾留廿載老參軍冰署蕭然數竿竹圖書滿架未全貧等閒捉筆語驚人飢脊厩馬相先從得佛沽酒延佳賓我亦同此遣時艱苦堅不卻身在客朱門舊識慚過從願得素心共晨夕談君悃愊教古風摘詞大雅薄雕蟲撚鬚促膝談經史咳唾無與時俗同丈夫開口豁肝肺何效女兒呫囁態文章載道自有真登容刻畫添脂黛君今所見既如斯身後留名不朽宜祇念名存謗亦起寥寥千載求易期縱令博得傳青史紙上疑知是阿誰清奇華山頂上天如蓋人生不朽此其最白雲明月自去來常在聲氣文章外

贈王丹麓

世人讀書營官爵羨君獨得讀書樂校勘朱門衆所喜換君獨求天下士文章意氣推主盟一時傾倒友聲洽西湖風流多奇態自騷壇健筆生晋安野叟頭半白爲避烽烟作逋客書卷銷沉故友盡短衣混跡漁樵宅剩啄散吾門知君譽望鎗齋欣促膝目擊道存遺我一編松溪集參錯珠璣光熠熠離奇瀚宕不可名又如瀚海波瀾立因數當今著作者朝華夕萎何多也千秋大業還有誰古云名下無虛聲願言讀盡君傳書從君百尺樓頭下等閒結契海內交含毫談笑扶風雅

五言律

登梅仙山

結伴捫蘿上紆迴草徑微野花迎屐笑山鳥避人飛殿角留丹井爐烟襲羽衣扶藜聊徙倚袖得白雲歸

偕友避暑慧林寺

炎曦何處避數武得禪林香鼎烟書案風竹學琴平塘生野意古樹集涼陰相對忘機久忽聞暝色侵

渡錢塘江

東南推巨浸極目水無垠江海憑潮接越吳就畔分虓遞

舟破霧秋眩漫排雲渡後征覓定村醪慰夕曛

越州晚泊

客路無邊遠扁舟幾日行閒雲歸斷岫返照淡荒城催暝
蟬鳴亂飄風葉落輕遠尋烟火宿解維數籌更

越州下錢鼎臣榻

此日悠悠者當年亦故人誰知傾蓋士偏欸哭途賓北海
樽常滿南州榻在陳論心未忍別古道自嶙峋

客杭書懷

老去偏爲客病多不耐愁疎鐙千里夢淡月半牀秋羽檄

驚旁午家書絕致鄭宵深眠未穩腸斷碧雲樓（建州古蹟）

婺先子

客夜關山遠嚴君何處來但承顏色喜不作夢魂猜貰缺
萊庭綵今疎浣冀醪夢我安忍讀負罪在泉臺

七言律

庚子南闈分試（計偕士之人）

南金衆價重三吳棘院清風取次俱蒸火方乘燃火燦文
星正遥使星驅龍光競吐豐城劍氣兩爭守赤木珠璽
代詘浮崇大雅敢將軋茁繆相揄

一官久已廢丹鉛南闕掄才濫執鞭翠道白衣矜白案敢
期青眼得青錢雛能宿學存先正此獻新甘屬後賢見獵
喜心因發技老姬歌舞倩誰憐（時余作擬墨三篇）

九日登攝山和二首

高秋戲馬興何窮百丈雲堆一展通樹暗烏歸山色寒風
多人在稟辭中烽前煙藥爐煙冷渡口飛鸞鶴跡空執是
鍾陵會上客情深形古與君同

遊地年來客思哀况當秋意老荒臺雲飛半嶺山根瘦雨
洗平沙草色灰鬢短不堪多摘菊才疎止許獨啣杯盤頭

戒莫淩風去此日徐卿帶笥回（徐佐卿九日化鶴事）

春興四首

盡日晴煙處處融闌頭高臥百花叢呼牛且問燦陰吏失
馬全憑塞上翁閱世既憐甘是苦逃名端許拙爲工柳揄
有鬼稱知己不學爲務泥送窮（昌黎送窮文春明所作）

習慣逢人到處疎無情綠草上庭除文章自古稱糟粕天
地由來亦遽廬說佛說儒兼說道爲樵爲牧復爲漁堪嗤
老去無他用剩得新詩好佐鋤

落落萍蹤感倚欄清齋尚擁鷫鸘裘舌存何處堪捫蝨枝

來何榮何辱東　對儷藝燕衎錦灰如多相花重
吉去髮赤猶知慚愧　覷破浮生易足皆異賭長吟瀟灑
清酥切利名悉等空花熟醯雌伏此心與化偕來
往且休道榮枯反覆　嶽嗚呼古今猶促時露閒暇尊酉蒲暮作
此以貫其意

挹奎樓文集十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林雲銘撰雲銘有楚詞燈已著錄耿精忠之叛雲銘方家居抗不從賊被囚十八月會王師破閩始得釋其志操有足多者然學問則頗爲弇陋所評註選刻大抵用時藝之法不能得古文之源本故集中諸文亦皆不入格云

經義齋集十八卷

〔清〕熊賜履撰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義齋集十八卷》提要

經義齋集題辭

經義齋者

御書手定齋額也齋不以他額書而以經義書經義於他人之齋不書而於孝昌熊氏之齋則書何哉帝王之學授之自天其端本澄源不襲經之糟粕而動可合經不用人之文詞而事可合人此董江都所謂正誼明道司馬溫公所謂清心寡欲朱晦翁所謂正心誠意其說專主於君者也若夫涵養陶成實心啓沃卽經以證人卽人以闡經

此眞西山所謂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程伊川所謂成就君德責在經筵其說又專主乎臣以導君者也

至治之世

聖主操經世之法以制作于上純儒守傳心之要以緯繣于下本諸道

德發爲文章施于禮樂政教以爲經國之良模故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孝昌先生之文所以傳也先生嘗作閑道錄矣其閑道也以明道也嘗作學統矣其辨學也以正學也又嘗作詩古文詞而達

于上則爲奏疏爲講義傳于下則爲序記爲題跋爲傳爲志銘爲論學著爲尺牘爲小柬爲擬古詞諸詩而無一不準之于經此經義齋集之名所由定與夫爲文不本於六經非其至也文之體大約有二

一曰載道之文根乎理義一曰記事之文飾乎詞章理義者羣聖之淵源萬事之權衡而必以六經爲之本詞章之工者代有其人而亦惟有當乎六經者爲體裁之純正是故古人有言詔誥策檄生于書

序述論議生于易歌咏賦頌生于詩祭祀哀誄生于禮書奏箴銘生于春秋此可見文章之道固無不出於經也今先生之文旣有其本而又充之以學問則識力正大造詣純粹源深而流永凡夫心性之

精微天人之感應窮神知化之理制治保邦之畧莫不備具於以上敘天衷下輯民彛敷暢仁義宣昭事業高卑巨細惟所欲言置身六經之中高睞諸子百家之上豈非文之至者乎如是而謂之曰經義齋集吾知其不誣也邇先生之文其必取義于經者何經也者萬世不易之常經也一厄於秦火而經之全書不可得再厄於傳疏之紛紜而經之精意愈以失故曰秦人焚書而經存書可焚經不可焚也

漢人窮經而經絕經雖絕經之義猶未絕也自陸子靜以六經爲我註脚而經義一亡自陳公甫以六經爲在虛無裏而經義再亡自王伯安以六經爲名狀數目而經義三亡先生於是不得已而有言矣

其言曰朱子之時儒亦多數呂東萊史也而龍陳同甫才也而霸陳君舉葉正則禪也而陋之數子者辭而闢之猶易爲力惟陸氏引釋亂儒借儒文釋其筆鋒舌鍔尤足以鴈僞滅眞故其勢不得不與之辨又曰江門一唱固已續象山之燈啓姚江之鑰矣洛閩正脈至是爲一變而邪氣乘之弁髦禮法芻狗經典墮入其中者如捕風捉影茫蕩而無所歸噫聽先生之言有不知先生之文者乎先生之文其

必取義於經也明矣如是而謂之曰經義齋集不亦宜乎嗚呼世風不古甚矣匪空虛是好即靡曼相成朝廟典章擴撫凌厲而習尚支流遂至薄經術而學聲韻輕道義而重詞翰先生廼獨能博學嗜古考經而爲之文而不敢有失乎義之所在以上副

朝廷經義命名之旨則是集之有功於天下後世不小矣肅潤不敏敬承先生之命爰作題辭以識於簡端云

旹
康熙歲次庚午重陽日錫山晚學
錢肅潤拜手謹題

序

閒嘗讀易至乾之九三竊歎千古相業斷自憂勤惕厲始矣三以陽爻居陽位任大責重恒極天下之至危非進德修業不足以勝之而三之變復爲離離文明象也修辭於文明固宜而孔子繫其辭則曰立誠何哉三代以上德業出于一故行成而言以居之辭即忠信達于外者所謂誠也三代而下德與業判爲二矣或內體醇備則詘於著述之才或高文典冊則短於表

李之力伊周不作鼎軸弗光識者
有慨於衷非一日也孝昌先生以
侍從淸班逮事
世祖章皇帝今
上踐阼由 講幄晋登政府天下想
望風采以爲伊周無以過而先生

僉銳志圖史講求軍國利弊敷陳
獻納大鬯厥辭其頒爲 令甲者
屢書莫罄賢士大夫類能誦習而
傳道之至其立言本末則世之知
者或寡矣何則先生被遇 兩朝
孤忠自效方其爰立卽疆埸未靖
也水火之形搆於內而鋒鏑之變
交於外加以事例煩興民苦驛騷
憂勤惕厲具在此時先生排衆議
以爲說彌縫匡救力竭志殫雖以
其身犯同事之忌而天下信之及
其退杜門却埽光明洞達之識處

公無我之度瞭然益白于天下舉
從前持異議者亦莫不相悅以解
此無他惟其誠而已矣夫誠固可
以通神明貫金石而修辭則尤其
著者也先生以六經爲高曾以四
子爲宗主旁稽於濂洛關閩之遺

緒逆遡乎唐虞夏商之心法兼綜條貫勒為十有八卷雖其間體製繁簡小大不同而其必出于誠則一也戊辰秋　國家以

祔廟大典特起先生於容臺將復柄用之會先生以憂去職又一年而

是集乃成屬然以校讐之役而授之梓其顏以經義彰

君賜也噫先生所以紹往聖開來學至矣夫道之為天下裂也譁獷者馳騖于冥搜博覽之途而昧其本原樸陋者束縛于章句訓詁之末而罔知通變二氏之頗謬百家之殽亂紛然錯出又皆足以為吾名教之大蠹其不至澌盡滅沒而遂已者恃先生一誠有以破其妄而樹之以軌範也先生在翰苑時嘗為萬言書陳

黼座其立朝設施次第大較不出于此書至如往還酬贈吟風弄月之章率爾有作亦莫不將以敬慎而澤於大雅何也蓋先生至誠流通無間于顯微無分於鉅細所謂乾乾因時而惕惟先生允蹈之也書

韓忠獻著安陽集純古典穆高出于宋未嘗以文章自予歐陽文忠于潭州得舊本韓文讀之遂買書以學古自矜許夫兩公之見微異而相業高下辨焉讀先生集請試以斯語參之

旹

康熙歲次庚午八月既望西澗受業劉然頓首具藁

經義齋集目録

卷之一

奏疏

卷之四

序

卷之五

卷之十二

尺牘

卷之十四

小柬

與杜于皇二首
復杜于皇七首
與杜于皇二首
答程穆倩七首
與程穆倩
答程穆倩
與程穆倩
答程穆倩四首
與程穆倩

復王安節
復劉藜先
復趙令
答錢礎日
與高節培
答胥辟疆
啟
答于撫臺啟
同某公祖賀中秋啟
同某公祖賀長至啟
同某巡撫賀生日啟
同某巡撫賀年節啟
祝某中丞壽啟
謝某中丞文啟
卷之十五
擬古辭
彈歌二首
賓山歌

哀慕歌
黃澤謠二首
白雲謠
瑤池謠
澤門之晳謳
烏鵲歌四首
飯牛歌二首
齊臺歌
穗歌

樂府

卷之十六

琴操

三言古詩

四言古詩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卷之十七

五言律詩

卷之十八

七言律詩

經義齋集卷之一

孝昌熊賜履著

奏疏

應詔萬言疏

內弘文院侍讀臣熊賜履謹奏為遵諭陳言仰祈睿鑒事臣荊楚鄙儒謭劣無似猥蒙

先帝簡拔授以清班繼荷

皇上殊恩累遷今職十載禁林兩朝知遇聖恩高厚踵頂莫捐中夜捫衷汗流浹背伏念臣雖至愚自幼讀書辨志竊以聖賢為師數年以來恭遇

皇上高拱深居經筵未舉區區獻納之微忱無由上達於黼座且以出位陳詞典制有禁因循緘嘿尸素到今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茲者伏遇皇上恪謹天戒軫念民依虛己下詢採及芻蕘此正微賤小臣圖報涓埃之日也臣備員侍從職司勸講不敢摭拾浮談毛舉細故以瀆宸聽謹仰遵明詔殫竭愚衷芻蕘之言庶幾高深之一助也惟皇上留神省覽則天下幸甚伏讀詔書有曰今聞

直隸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窮困深可軫念或因
官吏貪酷朘削民生或因法制未便致民失業嗚呼
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王之心
皇上此言乃二帝三王之言也夫民生至今日其困
苦亦孔亟矣國家日言生聚而凋敝愈甚日言軫恤
而瘡痍不起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亡滿目逋欠浸
多近而　畿甸遠而直省流離瑣尾之狀所在皆然
未忍備述遡厥由來惟是官吏之朘剝徭賦之科徵
有以致之誠有如　聖諭之所云者蓋小民水薪火

耕終歲勤勞僅足以贍給其俯仰而夏稅秋糧朝催
暮督賣絲糶穀十室九空私派倍於官徵雜項浮於
正額況乎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種種朘刻剝膚
及髓一有不應而老弱疾病俱已顛頓呼號於搥撻
敲扑之下而無復能安其室家井廬之樂閭閻之膏
液有盡而猾胥之貪囊無底恐坻之皮骨僅存而有
司之欲壑無厭哀此小民百孔千瘡無從療治正使
年熟歲稔尚難保須臾不絕之命一旦水旱頻仍饑
饉見告其不轉徙流亡填溝渠而委道路者幾何哉
蠲徵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
民重其瘠強者斬木揭竿弱者析骸易子此理勢之
所必至者嗚呼此固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之重可
憂者也雖然此亦不獨守令之過也守令固吏之親
乎民者也然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朝廷方責
之以廉而上官實教之以貪
皇上因授以養民之職而上官日課以厲民之行令
日之守令誠有難焉者雖然督撫爲要已督撫廉則
監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監司貪守令亦

不敢不貪表直影端源汙流濁此又理勢之必然者
也今之爲督撫者求所爲精白一心爲國家安輯地
方愛養黎庶者　臣亦不敢謂遂無其人獨是國家以
全省命脈專而付託於其身畀以察吏安民之權屬
以興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爲不隆而任之不爲不
重矣乃日望其察吏而吏治日壞日望其安民而民
生日蹙日望其興利除害而一利未之興一害未之
去也不可不謂之上負朝廷下負生靈矣大抵有司
之職業在地方而上官之激勸懲舉劾年來督撫之

所薦稱循卓者果小民之戴爲父母而尊若神君者
乎其所劾爲貪虐者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蛇
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責爲能而不問其慈惠以
催科爲政而不問其撫綏以貪緣之巧拙爲優劣而
不問其才幹之短長以禮節之厚薄爲殿最而不論
其品誼之高下此風一倡爭相效尤交蟠互結牢不
可破如是而冀其激濁揚清興利祛弊也是何異適
越而北其轅炊沙而望其成飯耶所以比年以來旱
澇時聞死亡載道而此輩與金饌玉暮宴朝歌恬焉

不知有困窮疾苦之足念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
然不加喜戚於其心在此輩不過苟一時之利掭一
己之榮而不知其斂怨聚愁爲國家祟此不可解之
蘊毒在廷諸臣大率習爲瞻徇務相容隱不肯舉發
其貪污之蹟以告
皇上間有一二指名糾參者亦不過淡寫輕描微示
其意曾未嘗直暴其污穢殘酷之所在而
皇上亦遂莫得洞悉其蠹國殃民之實狀故此輩得
以久竊威權貪戀祿位方恃此以爲壟斷之長計而

無辜赤子之顛連而無告者正未知何日而有再穌
之望也然則今日之吏治民生敝久壞極其所從來
亦不問可知矣伏乞
皇上將現任督撫大加甄別其賢而能者加銜久任
其貪污不肖者　立賜罷斥無令久居人上荼毒生
民嗣後遇督撫缺出不拘內外大小臣工果有端方
清正望重才優如古大臣其人者　敕部院大臣從
公保舉授以蒞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苦樂爲守令
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爲督撫之優劣則督撫得其

人監司自得其人監司得其人守令亦必得其人自
然廉者勸貪者懲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而民之不獲
其所者寡矣不此之計而日弊弊焉言計吏言安民
言舉劾言錫賑終不過虛文故套美人聽聞而毫無
補於吏治民生之實事也何則任之非其人行之失
其意雖周官周禮祗足爲厲民禍世之具而已傳曰
有治人無治法又曰人存政舉皆不易之論也此
聖諭之所已及而　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者外
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乎朝

廷而已朝廷一舉一動萬方之則傚九土之觀瞻於
是乎出而其大者則在於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
此其鼓舞化導之權轉移感應之機固有不問之草
野而悶之廊廟者此固一定之理也今朝政之可議
者不止一端 臣 請擇其至重且大者言之一曰政事
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也從來聖君賢相開國
承家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爲之斟酌損益釐爲百
世不易之令模以善建於不拔遠之子孫率由無愆
忘變亂之患近之臣民遵守無紛擾叢脞之虞三代

盛王所以保世滋大無疆惟休者此也我 國家章
程法度一踵先朝之舊雖其勢之極重而難返事之
極敝而難行者類無不承訛襲陋苟且因仍曾不聞
略加整頓去其所爲太甚之弊而急功喜事之輩又
從而意爲更變於其間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
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潛倚暗伏於冥冥
之內而皆不知所以爲之計朝舉夕罷旋罷而旋舉
甲張乙弛倏弛而倏張不獨盈庭聚訟空耗僚采之
精神抑且 令甲游移重傷國家之大體 王言屢

褻朝政滋煩議論日多成功絕少此時事之最當講
究者也伏乞
皇上敕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制度
文爲詳愼會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宜益何者
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振裘挈領綱舉目張
勒爲會典著爲成憲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貽謀垂
裕作述於昭而億萬年無疆之基業在此矣一曰職
業極其廢弛而士氣因之日靡也 國家之設官也
滿漢相制堂屬相維不獨欲其可否調劑使事無偏

畸正欲其同寅協恭俾責無他卸近見各衙門大小
臣工大率以意見爲嫌疑以嫌疑爲推諉求其一力
擔當實心任事之人蓋絕無而僅有也明知其事之
必不可行而不以爲否明知其事之必不可不行而
不以爲可陰拱緘默瞻顧依阿而奸人猾胥因得以
弄法舞文偷換手眼此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比年
以來此風尤甚纍纍若若相率而習爲軟美圓熟之
態而以不分涇渭不辨皂白爲得計外託老成愼重
之名而內懷持祿養交之念憂憤者謂之疎狂建白

者目爲浮躁廉靜者斥爲矯激端方者目以迂腐閒有修身體道讀書窮理之士則羣焉指爲道學之人而非笑之詆排擯斥勢不至於禁錮其終身而不已此識者所爲深憂永嘆而不能不爲世道之慼也伏乞

皇上立振頹風作興士氣申飭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意任事化情面爲肝膽轉推諉爲擔當是曰是非曰非不必推聾作啞也可則可否則否不必首鼠模稜也漢官勿以阿附滿官爲工堂官勿以偏任司官

爲討宰執盡心論思而不必以唯諾爲休容臺諫極力糾繩而不必以鉗結爲將順則職業修舉聯常剔釐官箴日肅而士氣日奮矣一曰學校極其廢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宋儒程顥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又曰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明乎學校爲賢才之藪教化之基而學術事功之根柢也今者庠序之教缺焉不講矣師道不立經訓不明士子佔畢呻吟惟是揣摩舉業以爲弋科名擬富貴之具而絕不知所爲讀書講學以求聖賢理道之歸其號爲高明有志者又或泛濫於百家沉淪於二氏甚者習爲一派詖淫邪遁之說以亂吾聖人中正平實之理拾禪偈爲宗傳尊牟尼爲至聖猖狂怪誕不可方物其於吾聖人之所爲下學而上達者蓋不啻鄙爲芻狗而漫焉不知綱常名教之爲何物滅世誣民充塞仁義斯道之淪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伏乞

皇上隆重師儒興起學校　畿輔則責成學院各省則責成學道使之統率士子講明正學非六經語孟

之書不得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得講敦崇實行扶持正教一洗從前浮薄偏曲之陋習與空虛荒誕之邪說而又舉行貢監之法令於士子中擇其志趣端卓英俊可造者縣學一人州學二人郡學三人貢之國雍寬其館舍以居之豐其廩餼以養之又於廷臣中有道高德劭老師宿儒如宋胡瑗元許衡其人者特簡一二人使司成均主教導日進諸生而陶淑造就之其道必本於人倫達乎天德其教自灑掃應對以至於義精仁熟漸摩誘掖循循有序三載之後學

成材就司成次其優劣等第錄送吏部吏部量其材之大小學之淺深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之子弟亦如之至於山林高蹈之士有經明行修德業完備者仍請 敕下地方官悉心諮訪據實奏 聞 朝廷優禮延聘加意褒崇以爲士習人心之勸則道術以正學術以明教化大行人材增盛其有補於國家也豈淺鮮哉一曰風俗極其僭濫而禮制因之日壞也禮者聖王所以節性防淫而維係人心於不墜也小民至無知也其氣易勝而其情易流勝者每至不可

禦而流者常至不可遏其所以不至於橫潰四出一往而不回者乃上有禮教以持之於先而又有法制以範之於後也臣觀今日風俗其奢侈陵越至有不可殫述者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宴而靡終歲之糧輿隸被貴介之衣倡優擬命婦之飾習爲固然爭相雄長而無有起而議其非者彼又安知王章之不可逾而天秩天敘之不可紊乎夫禮教之不行自貴近犯之也 朝廷崇儉約誰敢有好侈靡者 朝廷肅樸遫誰敢有誇美麗者風行草偃理有固然耳蓋奢

則必貪而廉恥喪矣奢則必僭而名分蕩矣奢則必驕奢則必競而禮讓衰節文亂矣嗚乎此饑之本寒之源而盜賊獄訟水旱災荒之由起也伏乞
皇上躬行節儉以爲天下先 明詔內外臣民一以質樸儉約爲尚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宫室車馬衣服僕從一切器用之屬俱立定經制限以成數 頒示天下俾恪爲遵守不許少有踰越開後來驕奢淫佚之漸久之儉德日彰貪風日息民俗醇而人心厚其以幾於淳龎之治也不難矣雖然猶非本計也至論

根本切要之地端在我
皇上之一身矣蓋皇躬者又萬幾之所受裁而萬化之所從出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二子之言萬世之龜鑑也從古帝王聖如堯舜可謂至矣而危微精一之誠不啻諄諄焉蓋雖生知之聖亦藉學問之力也我
皇上神明天縱睿哲性成豈區區常情之所能測然

而　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譬諸　德性輔養　聖躬
端在此時矣伏乞
皇上慎選耆儒碩德老成端重之士置之　左右俾
以保衡之任隆以師傅之禮不必勞以職事拘以文
覲使之出入　禁闥時親　便座從容閒燕講論道
理啓沃　宸衷涵養　聖德又妙選天下英俊使之
陪侍　法從朝夕獻納開陳善道切劘治體以備顧
問廣聽聞毋徒事　講幄之虛文毋徒應　經筵之
故事毋以寒暑有輟毋以晨夕有間至於大學衍義

尤爲切要下手之書其中體用包舉本末貫通法戒
靡遺洪纖畢具誠千聖之心傳百王之治統而萬世
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伏願
皇上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講求研究務曉暢其精
微奧妙之理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
蹟實體諸躬嘿會諸衷以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
右近習必端其選綴衣虎賁亦擇其人壬人佞倖不
置於前艷色哇聲不御於側非聖之書擯而不讀無
益之事戒而不爲內而深宮燕閒之間外而大廷廣

衆之際微而起居言動之恒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
所不備所以防閑此心者無所不周則君志清明君
身強固舉夫立政發教知人安民無非天德之流行
天則之昭著而坐收體乾行健之成功是
皇上直接夫二帝三王相傳之心法自有以措斯世
斯民於唐虞三代之盛而非漢唐宋明之所能望其
項背也又何吏治不清民生不遂之足慮哉易曰正
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　聖諭之所未
及而臣推本言之者也臣志學有年粗知章句凡所

敷陳率皆聞諸師友考諸經傳而非妄爲臆說以自
干於罔　上之誅昔宋儒朱熹入對有戒其勿以正
心誠意之說進者熹曰生平所學止此四字豈忍隱
嘿以欺吾君臣之心亦如是而已矣伏乞
皇上諒其朴愚之衷恕其狂妄之罪俯賜包涵　留
神採擇則臣幸甚天下幸甚伏念臣自幼失怙憂病
交侵年方三十而衰落已如六七旬老人精神枯耗
肌骨羸削理不久長於人臣又賦性迂戇不合時趨
過此以往正未知所以仰報　大恩之日敢因　明

寤披瀝肺肝抵冒 宸嚴罔識忌諱臣無任戰懼惶
悚之至緣係應 詔條陳事宜字多逾格且恐煩瀆
天聽不敢逐款具本并乞 睿鑒施行

諫北巡疏

內秘書院侍讀學士臣熊賜履謹 奏為 聖駕
不宜遠幸遊畋不宜非時恭請收回 成命以慰臣
民事臣聞古之人主出入必謹起居必慎從無名之
勤誠非事之遊故設衛而後出蹕張幄而後登輿遮
列而後轉發靜室而後息駕誠恐以一時輕忽之行

致貽意外莫測之悔不得不如是之慎且重焉若夫
盤遊田獵尤從古聖帝明王之所深誡載在史冊班
班可考也伏覩前月
皇上駐蹕南苑旬餘始回宮茲道路傳云 車駕將
幸關外恭惟
皇上一身上則
宗廟
社稷所倚賴下則中外臣民所瞻仰前有
祖宗創垂之艱後有子孫久遠之計一舉一動當何
如其慎重而乃忽有邊徼千里之役此不待智者而
知其[illegible]爲不可也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況萬乘
之主乎昔周穆致祈招之箴漢武來逆旅之辱即前
代英武二宗具有明鑒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況
乎冒霜露蒙塵埃跨壑陵險射猛逐遠萬一鳥飛兎
起猝犯清塵不無可慮舍九重萬乘之安而出萬有
一危之途以爲娛此則臣之所大懼也且目今水旱
頻仍流亡遍野而 乘輿一出扈從千官騎乘糗芻
供億匪易是亦不可不爲之念也伏乞

皇上俯採芻言收回 成命以馳騁郊原之功裁決
幾務以揔攬苑囿之日講究道理明堂清廟之中廣
廈細旃之上丞弼賡颺於前師儒拜稽於後優游泮
渙喜起一堂以視櫛風沐雨驟馳衝驟疲精勞力於
寒艸沙漠之間其愉快果奚勝也如不得已而從事
講武則請如古蒐苗獮狩之禮按期舉行非時不出
仍祈倣前代起居注例遴方正儒臣二員朝夕簪筆
左右
皇上一言一動皆書之簡冊宣付史館以垂永久則

出入起居罔有弗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其以成就
君德保護　皇躬所關非淺鮮也臣一念悃誠愛
君有素昧死敷奏干瀆　宸嚴無任戰兢隕越之至
緣係陳奏事宜字多逾格并乞　睿鑒施行

請除積習銷隱憂疏

內秘書院侍讀學士臣熊賜履謹密　奏爲朝政積
習未除國計隱憂可慮恭陳管見仰佐　睿謨事臣
章句鄙儒遭逢特甚昨年五月內仰遵　明詔敢奏
芻言乘夫民生之困苦官吏之貪庸政事之紛更職

業之隳廢學校之廢弛風俗之僭濫一一爲
皇上直陳之至於　君身爲天下大本　聖學係當
今重務亦旣具言其要而悉陳其槩矣猥荷　俞旨
優容不加誅譴乃靜俟朞餘卒未蒙悉　賜採擇固
知狂瞽鄙說無一可備工瞽之末也然竊念臣雖瞀
劣志學有年獻替愚忱時切夢寐捫衷循念終有難
於嘿嘿者是用不避斧鑕冒昧瀆陳惟
皇上垂聽焉臣聞帝王制治貴力行不在多言人主
格天務於文盛修其實苟誠意不足以感孚實行不
足以昭格徒斤斤於鋪張儀具補緝粉飾之末而遂
冀其丕應徯志申命用休也不亦難乎哉
皇上聰明天亶乾綱獨握雖施倪病瘝遠所矜谷之
天靡不翹踵拭目以觀德化之成謂宜百度振興茂
登上理而蒞政以來設施措注猶未足以大厭服斯
人之望豈積習之難除歟抑力行之未至也如祀郊
壇承琮璧敬
天矣而時幾敕命果無間於明旦否也修實錄孝舊
章法

祖矣而覲揚光烈果無斁於顯承否也早臨午御勤
政矣而章程之叢脞猶煩也蠲荒賑乏恤民矣而井
閭之瘡痍仍劇也　詔修太學矣而辟雍之鐘鼓不
聞疏請　經筵矣而文華之几案未設清銓敘而吏
道益雜肅官箴而蠹竊滋甚綱紀日以弛風俗日以
偷人才日以壞民生日以蹙
皇上日孜孜焉唯乂安致治之是務而曾無一如
聖志之所期此臣之所爲太息也年來災異祲沴屢
疊見風霾星變地裂河徙水旱雹蝗疫癘譴告嗚

乎此誠
皇上宵旰憂勤撤懸減膳之日也夫天下易亂而難
治民情易動而難靜補救於事後何如謹備於幾先
竭蹶於臨期奚若整頓於閒暇益之告舜曰儆戒無
虞周公之戒成王曰所其無逸古聖人所以防微杜
漸愼滿持盈兢兢焉無之敢忽者誠有見於小人之
難保而皇天之不假易也伏乞
皇上思
祖宗付託之重念朝野望治之殷恪謹天戒顧畏民

嚴以誠爲奉若之本以敬爲綏猷之要乘乾行健自
強不息所謂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然非曰一人
垂拱於上百執事承奉於下而初無藉於啓沃開導
之力也宋儒程頤曰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
經筵是講學與勤政二者不可偏廢而在今日尤爲
最切要者也伏願
皇上臨蒞之暇間御便殿接見儒臣諮諏講論如天
人理欲之分危微操舍之界道術是非之辨政事得
失之由古今治亂安危之關國運隆替盛衰之故以
及人才消長民生休戚天命去留生靈向背一一明
晰而討究之或引證經史或指切時務務期表裏精
粗洞徹融貫凡措諸事爲徵諸政教無一不本之以
誠持之以敬凜凜乎涉氷馭朽之是懼而無或有幾
微騎息之間怠則一貞承固五氣咸和沴戾潛消庶
徵協應卜年卜世　帝德廣運於無疆矣所以然者
蓋立政必本於修身修身莫先於明理體用一原微
顯無間聖經賢傳著有明徵自古迄今未之有易臣
鄖欲別求所謂至德要道以入告我

后而不可得也傳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又曰創業難
守成不易
皇上不以爲老生常譚而採擇之則宗社之慶而生
民之福也至　聖學規模次第條　經筵舉行日臣
從容詳悉以遂臣學道致　君之夙願臣生來懶拙
昧于趨時兀守遺經自揣無用唯
皇上寬其妄言之罪　鑒其不二之衷臣幸甚天下
幸甚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緣係條奏事宜字多逾
格并乞　睿鑒施行

遵旨指奏疏

內秘書院侍讀學士臣熊賜履謹爲遵旨明白具
奏事臣材識器陋一介豎儒猥荷洪恩洊曆今職
素媿榮近未塞報稱昨於道路傳聞知聖駕將幸
關外伏思
皇上宗廟社稷之身不當遠遊沙漠中宵惶駭寢不
安席遂密請收回成命俯慰輿情因思遏欲存理
道實相因勤政講學事難偏廢并請肇舉經筵用
光盛典自揣言詞翻激理當譴斥乃捧讀

上諭有抒陳忠悃直言進諫之褒臣聞命悚仄愧
汗無地矣茲復跪捧嚴綸謂臣經筵疏內朝政積
習未袪國計隱憂可慮設施措注未大厭服斯人之
望等語着臣據實明白指陳具奏益仰見我
皇上詢及芻蕘止輦受諫之盛心也蓋臣學道無聞
願忠有素每嘗稽古之日輒懷獻曝之愚前疏娓娓
千言率皆平論道理盱衡時事謂方今一人勵精
於上諸臣奉職於下宜其化行俗美茂登上治而年
來災變流行祲沴譴告幾萌機伏不無可虞揆厥由
來實惟人事因循累積相仍所致是以有積習未袪
隱憂可慮之云也至就中敬
天法
祖勤政恤民幸太學開講幄满盤敘肅官方以
及綱紀風俗人才民生數者亦謂知此措施必一一
爲志而力行之而後能迓天休符興志治比唐虞俗
媲成康有以大厭服乎斯世斯民之望此又據理攄
事推廣言之而見其確然不易也臣前疏中固已一
一明揭而臚陳之矣夫一夫不獲君相之辜百姓成

安堯舜猶病大厭衆望夫豈易言臣之言非漫無所
當也明矣正使今日已治已安盡善盡美而臣子入
告亦必有憂勤惕厲之言感動
至尊庶幾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意唐虞三代之盛
可謂治化茂隆矣而吁咈一堂動色相告亦惟以民
生國計爲兢兢絕無所爲後世誇張揚厲歌誦諛美
之說固知古人之矢志甚深而用心爲良苦也臣不
愚極陋猥效古人告君之意唯
皇上俯鑒葵忱曲貸狂僭臣犬馬之年皆銜結之日

奏請據實披陳無任瞻仰悃迫之至緣係遵 旨具
奏伏乞 睿鑒施行

敬陳末議疏 擬稿未上

內國史院學士臣熊賜履謹 奏爲敬陳末議用襄
文治事臣等恭際 熙朝職居 榮近自愧謭陋無
以仰裨 休明謹以管蠡所及敷陳六事唯 聖慈
垂擇焉一文華殿爲
皇上講學說書之所猶前代之金華白虎也夫名曰
文華顧曰學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則設殿之

意可知矣舊制 經筵則御正殿 日講則御穿殿
策試卷於茲進讀 玉牒及通鑑等書成於茲進覽
位青陽居震地制誠重焉順治十年內
世祖章皇帝諭工部作速起造以便講求古訓尋以
度支缺乏奏請罷停今 三殿落成六宮備制唯茲
殿尚未營建非所以昭 朝廷右文之意乞 敕下
該部擇吉鳩庀及時搆繕則邇英崇政規模煥然矣
一宮詹之設由來尚矣古者六傳之官詹事居一由
漢迄明代有沿置我 朝因之未之改也順治十五
年內
世祖章皇帝以未有職掌暫行裁革然暫也非永也
故掌院府坊局體屬班聯大寮領其事詞垣兼其職
分秩不分署增缺不增員制誠善焉者也年來銓叙
諸臣疏請議復未蒙 俞旨國家聯常恭備矣端尹
率更之司豈宜獨闕伏乞 早降德音敏復舊制官
常以全國體以重矣一詞臣以文學侍從爲職代言
待問固其事也唐太宗置弘文館於正殿之左精選
文儒更日直宿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商略或至

夜分乃罷宋臣司馬光言於其君曰陛下英睿天縱
然於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宜詔侍從近臣輪直資善
堂備非時宣召廣神聰明明臣張居正請如唐宋故
事令翰林官分番入直奉侍清燕陳說治理至我
世祖章皇帝斷自 宸衷 特命於景運門內蓋造
直房令翰林官分班直宿以備顧問洋洋 聖謨將
千古侈爲美談矣
皇上踵而行之匪獨親儒之盛事亦覲揚 光烈之
大端也一起居注猶周官之左右史焉日月必謹言

事消失必書臨陛議言爲職甚重矣魏晉以還建設
修備日曆曰令人曰令史掌紬繹館蓋無代無之元
世祖置侍儀奉御等官凡臺省院諸司關奏事目隨
從紀錄明神宗每常朝御皇極門命講官日輪一員
立右楹下登注蚪命召對及諸進止拜免事宜以資
撰述殆猶古記言司過之遺也　國初曾設是官尋
議等罷夫會要著作寢廢無員部何以昭左右補拾
宜付館局之意伏乞　妙簡端良屬以珥筆則　殿
中惟下得並蒐囦　國志　王言胥攸賴矣一載籍

著天壤之精華而邦國之文憲也周禮太史掌建邦
之六典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三代而降
修文好古之主亦雅務於訪輯漢武帝建藏書之策
後天祿七略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唐貞觀中魏徵等
請購天下書迨開元經史子集四庫爲卷五萬三千
九百一十有五宋三館併玉宸四門殿各有書卷萬
餘仁宗作崇文院一做開元庫制編列四部而最其
目高宗之間卷幾六萬視崇文總目有加明初下求
遺書之令永樂中益廣搜採秘閣所藏不下十萬卷
不可呼盛矣哉　國家人文蔚興幾於彬郁然而
天下室屋燎蕩然一旦　朝廷有事於述作　羅蒐
古儲柞載筆石渠蒐討掌乘以潤色皇猷其亦何以
柔繙觀廣參訂乎乞　敕直省學臣照中秘書錄多
方募購解送禮部自內府　文淵尊經等閣及翰林
院國子監等衙門皆如法充貯設典掌校讐諸司散
落燬亂有罰焚蕩浥爛者罪仍懸獻書之賞置寫書
之官以羅致遺逸鴻都虎觀之盛寔難再覯於今茲
耶一時國之史成於　昭代以監隆污以垂法戒關

至鉅也
世祖時有　詔開局纂修而發凡起例尚未之講近
者熹懷二宗邸報及稗乘可備采錄者亦既漸集
閣下矣恐久之帙軸磨滅文獻凋零世遠蹟湮無從
考究請　敕館閣儒臣發金匱之藏分科簪筆仍蒐
稽軼籍廣辟宿耆詳慎編摹勒成信史斯一代之
盛典光千秋之金鏡備矣之六者煩隣於迂濶抑當
然方今　聖學日新　文運正泰經生之言不無涓
滴之補易曰文明以止人文也然則化成天下此其

將來
皇上留神省覽　立賜施行臣等幸甚斯文幸甚
請修理衙舍疏　發稿未上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
臣熊賜履謹　題為修理衙舍事竊照翰林院為國
家弘文儲俊之地乃十餘年來廨舍傾圯曾未繕葺
茲臣等奉　命掌篆雖員役粗備而辦事無所且堂
堂玉署四壁無存非所以肅觀瞻隆　禁近也伏乞
敕下該部鳩工修理則丹地新而　國體崇矣臣等

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條陳　日講切實事宜疏　有旨命禮部議遂未上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
臣熊賜履謹　奏為條陳　日講切實事宜事竊惟
經筵係典禮之隆而　日講關　聖學之實甚無取
乎區區格式儀節之末以飾虛文而美觀聽為也臣
等備員侍從躬逢　盛典謹稽考掌故參酌事例謹
列十款恭候　睿裁一初開講之日
皇上應御保和殿以後御弘德殿或便殿止用內閣
大學士及講官侍班不用侍衛侍儀執事等官一初
開講之日講官具朝服候　旨入殿內行二跪九叩
頭禮以次進講講畢行一跪三叩頭禮承　旨趨出
以後講官俱常服止行一跪三叩頭禮進講如常儀
一冬夏大寒暑輟講餘日皆講不輟一書先大學次
論語次孟子次中庸經先尚書次易次諸經每日挨
序逐段進講不必有所迴避其餘如通鑑及貞觀政
要洪武寶訓帝鑑圖說等書或緊要章奏唯隨　上
意命講不在常例一舊制講讀并進

世祖章皇帝時題免進讀今亦應照例免讀惟講官
臨講先讀一遍然後進講一　日講直解與　經筵
講章不同要在直說大義明白易曉不必杜撰詞藻
支蔓訓詁以瀆　宸聽熒惑　聖聽若　聖心偶
有疑義　賜之諮問亦唯詮解明顯對荅簡當務期
發揮道理暢達事機而止繁文濶論一槩不用一每
日候
皇上御朝　省覽章奏　裁決幾務還宮憩息進御
午膳之後有　旨傳宣講官方入直進講一如前代

午講之制斯講學勤政二者不至偏廢一講官例給
直房俾於先期齊集候 旨入講一 御案前仍置
講官講案并講章俾得從容講讀不至脫誤一凡遇
聖駕行幸講官皆得扈從以備不時 顧問一歲終
彙錄通歲講義送內閣裝潢進呈
皇上宮中有暇從容溫習庶幾 聖德日新之助之
數者陳言管見鮮當 高深然臣等夙矢葵藿之忱
猥效芹曝之獻伏乞 留神省覽 加意採擇其於
聖學 宸修或不無萬一之補也至一應典例儀注

事隸春曹其別項 進止事宜容臣等陸續面奏相
應一併題明伏乞 睿鑒施行

進呈大學衍義疏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
教習庶吉士臣熊賜履謹 奏爲進呈大學衍義以
弘 聖學以光 聖治事蓋致治惟在力行而修身
必先窮理我
皇上遜志典學單心基命與商宗周成後先一揆矣
臣等濫竽禁籞備員勸講猥獻芹藿之忱少效涓埃
之補竊惟大學衍義全體大用之書也宋儒眞德秀
書成表進稱曰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
洞若秋毫雖共兜雜進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
又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人君而不知大學
無以清出治之原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人臣
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至哉斯言聖人弗易
矣明太祖允其臣宋濂請命大書於廡壁朝夕觀覽
嗣是列辟俱寘之講筵奉爲箴鑑誠以是書洪纖包
舉法戒具備千聖授受之眞百王化理之要蔑有能

外焉者矣茲臣等仰遵 前旨翻譯繕寫恭呈 乙
覽伏乞
皇上邃宮之中清燕之暇 注意存省 留神翫閱
務期洞厥微奧措諸施爲則內聖外王之道修己治
人之術寔俟他求焉仍請 敕下臣衙門虔付剞劂
廣行頒布俾八旗子弟誦習講求明體達務備 國
家異日之用則正學表彰人才蔚盛 君德日進於
高明而 盛治丕臻於光大矣臣等不勝拳拳之至

歲終彙進講義疏 壬子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
教習庶吉士臣熊賜履謹　奏爲歲終彙進講義擬
陳愚悃仰助　高深事竊惟體乾行健斯盛德無疆
溫故知新雖寸陰必惜臣等執經　講幄載筆石渠
竊見我
皇上懋敬性成聰明天亶觀圖訪範固已遠軼前王
矣然念典端貴乎有終聖功恒貞于不息茲臣等將
年來講過講義繕寫裝潢彙呈　御覽伏乞　九重
深宮萬幾暇各復加　乙省時賜　丙觀務時敏以

修來崇日新之大業宵勤旰惕得一以貞雷厲風行
奉三而治闢門詢岳勿貳所以勿疑錫福作威至明
乃能至斷則　宗社無窮之慶亦臣子百世之榮矣
爲此具本以　聞

京察自陳疏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
加一級教習庶吉士臣熊賜履謹　奏爲自陳不職
祈　賜斥罷以肅官方以安愚分事臣三湘下士一
介暨需謬蒙　恩遇逾涯實愧居官無狀茲當澄敘
之日正臣罷黜之時謹瀝陳履歷仰祈　睿鑒臣由
順治十五年進士改授清書庶吉士十六年十二月
內授翰林院檢討十七年八月內充順天鄉試副總
裁十八年十月內改內秘書院檢討康熙二年四月
內陞國子監司業十一月內陞內秘書院侍讀三年
三月內給　假回籍遷葬四年二月內補內弘文院
侍讀五年十月內充順天武鄉試總裁六年九月內
充
世祖實錄纂修官十一月內恭遇　恩詔加一級七

年二月內陞內秘書院侍讀學士九月內以建言下
吏部議處部議降二級調用奉　旨寬免九年四月
內陞內國史院學士八月內充
世祖實錄副總裁十月內充武　殿試讀卷官本月
內改授今職十年二月內充　經筵講官三月內充
日講官四月內充
太祖
太宗聖訓副總裁五月內充　起居注官七月內給
假回籍省親本月內充孝經衍義總裁十一年正月

內　命教習庶吉士三月內遷　旨到京供職七月
內
世祖實錄成加俸一級本年二月內充會試副總裁
待命臣至愚極劣無足方比祇因偶爲矯激浪得虛
名遂爾叨荷　恩知濫叨　殊寵侍經　御幄曾無
一得之裨載筆石渠未有三長之擅視草旣涓埃靡
效校書亦荒陋貽譏尸居　禁近溺職何辭隨逐班
行負　恩特甚況予迂疎愚拙煢踽孤危羸側尫顇
奄奄病廢樸樕非質真有玷於清華蒲柳微軀只合

經義齋集　卷之一　奏疏　三三

宜於邱壑狗馬知戀主誰獨無心蚊蟻學負山實爲
過分伏乞
皇上鑒臣愚謭憐臣病瘠立賜罷斥放歸田園則
朝廷黜凡駑所以通賢路而愚臣披甄革正以荷
生成匪獨　國典之當然抑亦微臣之厚幸臣自知
甚明揣分有素總緣受　恩高厚未忍輒自告請茲
御遵　詔旨披瀝直陳干冒　宸嚴涸瀆　天聽無
任悚仄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　奏　聞

地震自劾疏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
教習庶吉士臣熊賜履謹　奏爲微臣溺職特甚要
疾復深仰祈　乾斷立賜罷譴以快人心以塞
天變事竊臣一介凡陋頑儒寡倫求道未能用世無
具
皇上採及菲葑置之　近侍臣私心自幸得以執經
御幄陳說大義於
君父之前庶幾殫竭愚忱少裨　宸聰無如才微於
願力不逮心違答彌增絲毫罔效年來日侍　左右

經義齋集　卷之一　奏疏　三四

親見我
皇上聰明天亶聖敬日躋懋德典學無間宵旰雖堯
欽舜哲蔑以有加而臣顧以謭陋豎儒濫充尸素祇
御瞻夫離照未勉獻夫曝芹每一省思報汗無地
總緣臣器具竮庸學殖荒落辜　恩曠職百喙奚辭
今春恭逢　祭典復蒙　聖度優容不加　擯斥
君恩愈重而臣罪益深數月以來因不避　斧鑕幾
番請罷面陳病劣乞　賜退休夫臣雖至愚固曉然
於君臣之義矣方今　堯舜在上萬象昭蘇彼退休

海甸茴危髮秀之子方欲趨附末光圖效尺寸況臣
身依 日月 知遇逾涯縱隕碎虀粉難以塞報而
乃矯語高蹈自甘閒廢上重負 恩之誅下速近名
之誚雖三尺童子亦所不爲矣但臣資稟最下志行
庸乖粗涉句讀實昧義指生平狂易戇迂言動可厭
自揣骨相只合林邱況 經帷史局地重職親必得
醇儒碩彥方可以開導 睿思毗益 聖德而以臣
之任愚猥瑣悵然塵玷其閒不問而知其弊展之甚
者也且臣少孤煢立憂病侵纏年近四旬孑然柴骨

遁來復榮昏暈兼患怔忡氣血凋枯外焦中槁每力
疾入署輒隱几偃臥同官共憐之臣母衰耄難於迎
侍一息奄奄日夜望臣歸家一見臣每接家書酸鼻
痛心夢魂淒斷坐此疾疢劇深幾無生理正使星晷
雲慶協應庶徵而臣之庸劣曠瘝實難逭貫羸顏悴
殘九合廢休況乎災祲示警 聖慮憂勞臣復有何
心顏隨班勸講雖日來遵奉 詔旨內省夙愆冀圖
創懲於萬一而尤過如山無從贖悔駑駘疲頓難策
雖前如臣直正下愚眞正病弱無復望其悛改振刷

少償[illegible]使惟有 立賜放黜 另簡賢能則輿情允
愜 天意可回而臣亦得以歸棲故鄉砭治孱軀倘
不即塡溝壑皆銜結 高厚之年矣臣無任席藁待
命之至

辭叅疏 己丑擬封進因部議以臺臣疏非是遂止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
教習庶吉士臣熊賜履謹 奏爲剖明會考出題之
由辭叅臺臣持議之謬以正人心以存國是事臣聞
邸報見臺臣孟某疏論臣等考試庶生郎中題目近

於讖刺殊欠正大臣雖愚劣稍知聖賢內訟之教是
已非人護短文過皆有所不敢出乃若臺臣所云臣
竊以爲過矣恥之於人大矣一題雖同官公出實臣
獨擬也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宋儒周敦頤曰
人大不幸無恥恥者羞惡之心人所固有而存焉者
或寡蓋緣氣拘物蔽且晝梏亡一綫幾希歸於澌滅
而世道汚替終無底止故聖賢垂訓扁切提撕先有
以感發其愧悔惶汗之志氣而後翻然去舊染而即
於新然則恥者固人禽之關聖狂之介而理欲消長

陰陽消復之大機括也臣雖不肖生平嘗以之自儆亦未嘗不以之規人故一見此題便毅然拈出考試各官觀其發揮意義以爲世道人心勸庶幾少副我
聖上興行振德易俗移風之盛意此臣區區一得之本衷也蓋孟子爲此語雖則正理必有深意臣之出此題亦有苦心然實無專指若謂臣先有所謂寡廉鮮恥之徒在其胸中借考較之公事行刺譏之私情
臣固不若是之儇巧而閃爍也信如是也是臣亦與於機變之巧者矣而臣敢乎哉伊尹恥其君不爲堯

舜一夫不獲其心愧恥若撻於市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其餘見諸經傳者不一而足不知恥之一言何負於人而必惡聞而厭聽之耶即以出題論聖賢之言字字龜鑑無容揀擇有何避諱凡避諱者衰世之事而庸人鄙夫之見也就使十分檢點百般迴避而從旁立意吹索何患無辭將一部十三經廿一史都無完題矣況孟子分明說恥之於人大朱子亦曰所繫甚大一則曰大再則曰大其爲大題無[illegible][illegible]發莫冠發於此正大莫正大於此矣惜曰小也孟子當日何不曰恥之於人小而朱子亦何不曰所繫甚小耶且其小註曰存之則爲聖賢失之則近於禽獸人胡不以聖賢自待而必以禽獸自比又焉知
臣等非以聖賢望人而不以禽獸待人者耶臺臣之言固不待辨而自明矣方今
聖上停大僚容禁綱疎濶若如臺臣云云勢不至立廢誹之法懸反脣之條不止是豈堯舜之世所宜有哉總之臣賦性戇迂行事粗率而又尸居 禁近物

望亟微負乘濫竽易膺訾議伏乞
皇上立賜譴斥放歸邱園一切嫌疑立可氷釋至考試漢軍詹生等頁言路條陳 聖心乾斷不過欲其誦法孔孟從此明體達用至於大成爲臣子者正當感激策勵力學勤修以仰酬 德意此間有何苦難有何觖望即臣等切與試事亦得以留意人文對揚休命有何嫌怨之有避煩劇之難堪唯是臣衙門職司講讀兼事編摹凡用人行政各有攸司從不干與
臣又日侍 左右纘筆承明茲復與聞銓政揆之國

需亦有未便並乞
皇上欽回　成命或專責成吏部或另委別衙門協
理則該司之職掌備而臣等之心事亦明矣爲此具
本謹具　奏　聞

歲終彙進講義疏　癸丑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
教習庶吉士臣熊賜履謹　奏爲歲終彙進講義謹
瀝愚悃仰塵　睿鑒事竊惟聖學必徹始終王道原
合外內乾行不息渾徹顯於同原日進無疆歸本末

於一致此大易著自強之文而尚書嚴無逸之訓也
我
皇上典學懋德日新又新寒暑旰宵晷無間倦雖隆
古誼辟蔑以有加臣等備員　經幄未效涓謹將
年來講過講義繕寫裝潢彙呈　御覽伏乞　九重
燕閒萬幾暇晷猶加　飜閱時賜　省覽志定心純
允懷邇敏理融道洽立見措施不雜於荒唐偏駁之
說則正而同德不牽於流俗因循之見斯大而有本
庶幾一二日　兢業之心即爲億萬載綿長之慶矣
爲此具本謹　奏以　聞

薦舉人才疏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
教習庶吉士臣熊賜履謹　奏爲仰奉　綸音遵行
舉薦事竊惟求才爲聖主之遠圖薦賢實人臣之先
務我
皇上睿念邊陲旁求良俊　特敕京官三品以上各
舉所知以備任使煌煌　聖謨將千古傳爲美談矣
但臣識知寡昧聞見短淺本無衡鑒又鮮交遊愧無

以廣行推轂稱塞　詔旨祇廑得原任直隸內黃縣
知縣張沐原任江南江都縣知縣軒轅肩政聲循卓
膾炙人口尋坐過誤謫黜遂並閒廢邱園臣久耳其
名曾未謀面然詢之輿論迄今多惋惜其人伏乞
敕部破格甄收酌量錄用念此邊疆孑遺嬰罹塗炭
纔餘殘喘必無完骨則撫摩瘵痛實惟良牧是賴如
二臣者誠使之綰符既驟綏理瘡痍哀鴻嗷嗷庶幾
有所托命夫民邦本也本固則邦寧牧民天也牧良
斯民樂苟其司牧得人元元康乂即盜賊何自而興

漢治循良近古嘉在於茲然則國家根本久大之計
罔莫切要於此者矣爲此具本謹　題請　旨

歲終彙進講義疏　甲寅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
教習庶吉士臣熊賜履謹　奏爲歲終彙進講義敬
陳愚悃仰祈　睿鑒事竊惟君德貴剛中無私所以
無息聖學首格物有覺是以有孚蓋道撮其要表裏
本一原而理會其通張弛無畸術也我
皇上徇齊天縱懋敬乾行雖邇者逆氛娟蕩上廑

肝宵而　經幄時開講讀弗閒求之往古哲辟實未
之覯也臣等日侍　帷席莫效纖絲謹將年來講過
講義繕寫裝潢彙呈　乙覽伏乞　機務淸暇常
賜省繹　睿思存發務日就高明　法乘起居必時
加謹慎風行雷厲外靖本於內修秋肅春溫邇安自
爾遠格惟　聖神文武允期廣運於無疆斯偏陂反
側咸用會歸於有極矣臣等無任諄切之至

辭免內閣疏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
加一級教習庶吉士臣熊賜履謹　奏爲懇辭　寵
命自　天撫躬惶悚無地披瀝微忱辭免重任以安
愚分以重　綸扉事本年三月三十日該吏部傳宣
聖諭翰林院掌院學士熊賜履素有才能居官淸愼
著陞內閣大學士欽此臣跪聽之下浹背汗流報仄
倉皇罔知攸措竊臣一介鄙儒陋謭特甚行年四十
居官廿載鹿鹿班行略無表見祇緣粗涉章句侈口
空談遂得託經　帷幄備員勸講自謂臣子之遭逢
儒生之稱命洵至此而極矣蓋臣幼齡失怙病患嬰

纏十日九病未離劑灸又老母星星皤髮常在牀席
臣每望白雲夢魂淒殞雖數年來力疾趨直而苦懷
羸骨幾無生理以故幾番講罷輒自陳下悃蒙
皇上面諭四書尚書講畢卽允放回臣私心自幸以
爲庶幾得遂烏鳥之情亦或兼伸麋鹿之請詎意逆
賊猖狂致廑　宵旰
主憂臣辱何忍言歸然書生懦怯不知軍旅行吁坐
嘆莫效一籌茲者
皇上特降　溫綸畀之政府夫臣雖至愚亦稍知夫

狗馬之義矣當此邦家多故爲臣子者即捐軀矢效
公忠尚然亦何忍避劇辭艱苟圖閒適但臣自揣生
平庸劣無狀一切政事俱未諳曉從來讜論難行虛
名勘實古人所戒臣實犯之又何敢自欺以欺
皇上況目今閣務殷繁關係何如其重而以臣病痱
孱羸之軀顏然濫厠其內譬之荷嵩支棟力任懸絕
揆之事理實萬萬不可倘臣貪進忘恥冒昧祇承他
日負乘僨誤國家莫大之務累
皇上知人之明縱糜碎臣身亦無及矣伏乞收回

成命另簡賢能俾臣仍待罪翰林講求經義以備
顧問之萬一而臣亦得以優游木天葆攝殘喘則感
沐鴻恩等於再造矣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謝恩疏

原任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加一級臣熊賜履
謹奏爲恭謝大恩事竊本年十一月初一日恭
遇聖駕巡幸江寧臣遵依鴻臚寺知會隨衆郊迎
蒙
皇上召至御前霽顏慰問隨召入行宮榻前處
承恩訪至於再四次早特遣侍衛臣一格子臣
孫岳頒傳諭詢念臣昔年講幄啟沃勤勞特賜
尚羊四羫尚酒一尊尚菓三盤尚廚四來以示優眷
初三日復賜御筆太極圖說一卷御書聖製
中秋即事詩一軸欽此臣除躬詣行宮謝恩外
伏念臣一介腐儒猥蒙簡入綸扉彼時固辭不獲
待罪春餘迂愚無狀荷
皇上曲賜矜全放歸田里十年來一廛病臥即長林
豐草皆屬君恩自分廢棄餘生偃息林泉何敢望

復覲天日詎意翠華南幸臣得從諸臣後瞻仰
聖顏已屬萬幸而又蒙恩禮稠疊錫賚便蕃
天語溫綸彝獻殷渥宸章睿藻下賁邱園
御饌珍饈洊施蓬蓽臣至愚劣何以克當惟有共康
衢小民頂戴堯天咏歌帝力恭祝聖壽無疆
而已爲此恭遣義男陶福賫奏稱謝伏乞睿
鑒施行臣無任悚息屏營之至

謝恩疏

原任經筵講官禮部尚書今丁憂臣熊賜履謹奏

[illegible]瀝且哀懇恭謝 天恩事臣父祚廷早年見背臣
兄弟方在髫齡臣母李茹柏和丸以有成立數十
年堅貞苦節可泣鬼神蒙
世祖章皇帝敕建棹楔以表幽芳我
皇上錫類弘仁疊頒 紫誥 兩朝厚德眞碎隕莫
酬自丙辰歲臣林居侍養十餘年相依膝下未嘗少
離今秋忽奉 新綸臣雖感激情深而烏鳥之私耿
耿難舁臣母復諄諭以 君恩高厚萬不可辜趣臣
赴闕臣含涕就道南望雲樹方冀母壽可延反哺有

日詎意於本月初八日陡嬰劇疾遽爾棄養臣接閱
家信五內崩裂求死不能復蒙我
皇上孝治洪慈逮及泉壤 特命大學士臣伊桑阿
學士臣彭孫遹至臣私邸 奠以茶酒傳 諭溫慰
聖恩若此載籍罕聞存歿均沾闔門頂沐伏念臣兄
弟拖受 殊恩涓埃未效罪逆深重禍及慈幃臣職
有虧子道未盡不忠不孝萬死莫贖卽今苫出餘生
奄奄待盡度難尚存人世惟有銜 恩入地世世銘
結而已臣草土昏迷語無倫次謹率婦子望 闕叩

頭哀陳 謝悃伏祈 慈鑒爲此屏營

謝 恩疏

原任經筵講官禮部尚書今丁憂臣熊賜履謹 奏
爲恭謝 天恩事該本年二月二十五日恭遇 聖
駕巡幸江寧臣遵部檄隨衆郊迎蒙
皇上特駐馬 慰問交日 遣侍衞臣關保經筵講
官禮部尚書臣張玉書工部尚書臣蘇赫至臣寓邸
傳 諭
皇上念臣居喪毀瘠 特賜 御用鹿尾十匣鹿脯

二十束細鹿脯一封酥餅一盒酥糕一盒蘋菓六十
元尚羊五羫尚酒三罈尚茶一瓶 諄諭臣等加餐
自愛二十九日復 遣侍衞臣關保二格子至寓
賜臣 御題經義齋匾額一面又 念臣孱弱 特
賜尚葠十斤以和藥餌欽此該臣跪捧之下涕泗交
頤伏惟我
皇上學貫三才 道隆千古 至仁 純孝光被海
隅臣亦人子也首行有虧終天抱憾椎心飲泣不可
爲人

皇上不以不肖而棄之　哉取孝經經義兩言　勉
臣　齊頒紀謝　宸翰　頒降　臣邸臣至愚極劣何克
當此中夜捫循慚汗無地然義不敢辭謹焚香叩首
懸掛廳堂觸目儆心祇遵　聖訓亦庶幾勉襄大事
少補前愆至於　天章　睿藻燦若日星苦因倚廬
恍在雲際臣且夕瞻仰如侍　龍顔傳之後裔將世
世奉爲秘寶矣況乎珍羞　御膳羅列庭除尚羜頸
鞬貢充蓬華玉果　錫自上林丹葚製由聖濟臣奄
奄殘喘能飫　天厨柴骨回甦羸尫再造　隆禮

異數實亦曠世而僅覯者也竊惟我
皇上勤恤民艱　巡省方岳撫猷美行史不勝書如
蠲租赦罪與學葬廉諸大政道路歡呼亘古未有舉
六龍所至不特窮簷蔀屋普沐　恩波即卉木蟲魚
並霑　雨露而臣草土微軀致上廑　睿念　賚予
遊疊　詢訪諄懃　眷注諄若家人　恩施實同覆
冒道傍聚觀者罔不嘆息泣下況臣身受　寵榮者
乎本月初一日恭送　聖駕後臣隨回寓率舉家婦
子祭奠臣母　靈告　聖恩存歿均沾闔門頂戴而臣
亡母神搖悽愴欲絕循思　高厚殊不知涕淚之漣
如也謹瀝血濡毫百拜稽顙哀哀謝悃惟是雉髻虔
遣義男田有雨齎本隨奏伏乞
皇上慈鑒施行爲此具本謹具　奏　聞

請　安疏

原任經筵講官禮部尚書今丁憂臣熊賜履謹　奏
爲抒陳下悃仰慰　聖懷事本年七月二十三日該
部文頒到知
大行皇后遽昇　鸞馭普天率土痛失母儀臣五內

裂摧倍深呼搶伏思
中宮令德雍美關雎我
皇上眷念徽儀能無追悼但
皇躬爲宗社之本伏祈　勉節哀悰　加意保攝以
慰中外臣民之望臣苦因奄奄未能奔赴
大行皇后几筵一伸擗踊謹北望稽顙瀝血繕疏虔
遣義男田有雨齎　奏恭請
聖躬萬安犬馬微忱無任惓切伏乞
皇上慈鑒施行爲此具本謹具　奏　聞

謝 卹典疏

原任經筵講官禮部尚書今丁憂臣熊賜履謹 奏
爲 聖恩錫類有加臣衷哀感靡極事本年八月二
十八日該江蘇布政使司布政使臣李國亮恭捧部
頒 諭祭文一道照備儀物集臣鄉舍祭奠臣母臣
謹躬率婦子望 闕叩頭訖伏念臣昨冬在任聞訃
蒙
皇上特沛 綸音 遣閣臣至第奠以尚尊今春守
制金陵恭遇 聖駕南巡復荷 弘慈叠加 卹賚

恩施高厚實振古所希有也茲又 允禮臣請 敕
有司致祭如例煌煌 天誄榮逾袞章 尊俎瓌琰
光被泉壤臣母一生苦節七袠辛勤遭遇 聖明榮
哀備至九原有知當不知若何頂沐矣但臣生平咎
譽多端謬悠無狀重辜母訓深負 國恩中夜縈懷
即痛悔何及惟是苫凷之餘日夕訓誨子姓感戴
皇仁遙祝 聖壽犬馬銜結世世以之庶幾少慊愚
忱於萬一爾臣謹北面稽首繕疏稱 謝虔遣義男
王成祜馳 奏伏乞

皇上慈鑒施行爲此具本謹具 奏 聞

孝昌熊朋來撰

講義

經筵講義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此舜命禹之辭實千古帝王傳心之要也舜命禹曰致治之大原存乎一心心一也發於形氣爲人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曰危發於義理爲道心道

心難明而易昧故曰微道危微之介祗爭幾希惟精以察之使不至混淆惟一以守之使不得搖奪則天理純全人欲淨盡動靜云爲無太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然聽言處事之間尤不可忽凡言必有所根據而後可信若没無稽考之言防害政治必杜之勿聽凡謀必有所諮度而後可行若未經詢訪之謀背違公論必拒之勿庸誠能使表裏交修體用俱備治天下之能事畢矣舜命禹之言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帝王治本於道道本於心惟君心正斯內外大小無有不正此虞廷授受所以開萬世聖學之源也仰惟

皇上 德協徇齊 道隆作覩兢業常勤於宥密緝熙恒勅乎時幾固已紹精一之傳立訓行之極矣臣愚更願終始弗渝顯微無間建中作則益厲乾行明目達聰普施離照則道統卽治統心法卽治法化神感運求之 宸衷而有餘矣臣愚不勝跂望

日講講義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治效之淺深見任法不如任道之爲得也孔子曰人君之治天下有法術道術之不同法術爲治之具而道術致治之本若不知本原所在止用法制禁令以開導之如事親則禁民不孝事長則禁民不悌有違犯者便加以刑罰俾盡歸約束這樣治民雖能使民不敢爲惡然只是畏懼刑法苟且倖免而其中全無愧恥之心攻

刑之效如此若君之導民不徒以其法而必躬行其實以爲天下先如欲民興孝先自盡孝道欲民興悌先自盡悌道如此民既有所觀感矣而其間所得有厚薄淺深之不同則又有品秩節文以齊一之這樣治民百姓們自然感發興起不但恥爲不善亦且勉至于善矣德禮之效如此總而論之政刑德禮四者相爲終始豈可偏廢但措注有本末設施有先後人主誠不可不致審也

代言

恭擬大清

孝陵聖德神功碑文 稿成蒙撫看定全用及發譯 叅用他作

我

國家肇基東土

祖功

宗德昭格

皇天篤生我

皇考皇帝大孝弘仁雄才偉畧德化配乎兩儀勛猷軼於千古已命儒臣編纂典册昭示來茲予小子敬循彝章綜述大業鐫諸陵碣用傳永久敘曰我

皇考世祖章皇帝

太宗文皇帝第　子也生而神靈英異睿觀非常

太宗特加鍾愛立爲　國儲歲在甲申

太宗上升　龍馭

皇考遵　遺詔嗣登大寶冲齡踐阼徵澤旁流慶叶

神人禎祥叠見大一統之鴻模肇于茲矣是時中原板蕩四方鼎沸流寇乘勢猖獗逼犯京師乾綱解紐生靈塗炭

皇考提百萬師入關戡亂天戈一揚寇逆瓦解掃蕩妖氛奠安區夏爰膺帝眷徇輿情定鼎燕京爲天下生民主未踰旬月海岱廓清河朔底定攸徂之民角崩稽首罔不識天命之有歸而信帝王之有眞也惟是東南僻壤尚呼倒懸蠢爾蠻荊猶阻聲教

皇考曰噫普天之下皆赤子何忍困此一方人乃

命親王大臣四征弗庭恭行天討越明年江淮平又明年楚豫附又明年隴蜀閩越下王師所向士女爭迎三載之間承清大定雖小醜殘孽暫爲釜遊而奉正朔者八方執玉帛者萬國亘古以來創業顯庸

未有若斯之神速者也中原平定四海一家遂放馬
牛示可矣終袪煩苛與民休息蓋不啻出湯火而披
之衽席焉嗚呼可謂盛矣
皇考曰戡亂以武制治以文不易之道也爰開經筵
御書幄日與儒臣接見講求所以保邦致治之要其
立綱陳紀宣政專教一以二帝三王為法監于成憲
協于時宜經緯紛綸質文備美一代之章程以立萬
世之基業以建焉如合祀以嚴夾祀而郊壇琮璧之
交虔假廟以隆孝享而禘祫烝嘗之畢舉臨雍釋菜

右文尊師以明人倫復民性籍田祈社蠲賦輕徭以
厚民生固邦本睦族姓以篤親優耆舊以尚齒重科
日以掄才廣辟舉以疏滯却貢獻以懷遠停營造以
宣人崇儉樸以返淳風獎循卓以與吏治召對諮訪
以達上下之情黜陟幽明以肅內外之憲律令條例
酌乎欽恤之仁時憲歷元儼然奉若之意若夫綸綍
昭宣勅戒諭誥孝經衍義教天下之為子表忠一錄
教天下之為臣順治大訓樹億兆之坊標資政要覽
綜帝王之典則彙訓德音昭如星日詩書所稱何以
加焉至于御衆以寬接下以和視遠以明聽德以聰
齋戒必竭其誠脩省必殫其實任賢必盡其才袪惡
必拔其本信賞必罰體乾行健休行俊德史不勝書
以故德盛化神禮明樂備山陬海澨革面傾心即絕
域窮鄉靡不重譯來王稽顙闕下大矣哉巍巍蕩蕩
蔑以加矣而
皇考勵精圖治之心固日孜孜其未艾也功德愈隆
淵衷愈惕世已治矣恒廑饑溺之思民已安矣彌切
痌瘝之念求言之詔頻頒罪己之文屢下恭嘿思道

緝熙典學自深宮燕閒以及大廷臨御凜凜乎
天祖之式臨神明之昭鑒而無或有纖微瞬息之怠
堯兢舜業殆不是過矣嗚呼三代而降賢君代有脩
文德者鮮武功正大綱者遺萬目蓋道術有純駁斯
治術有隆汚秦漢以後均不得與于唐虞三代之盛
也我
皇考以道統為治統以心法為治法稟天縱之資加
日新之學宜其直接乎帝王之傳而允躋於三五之
隆也猗歟休哉御極十有八載至仁厚澤淪洽萬方

爲之頌無疆祇萬壽無何奄忽　上賓猥遺藐躬
以艱大也嗚呼慟哉予小子自顧弗類夙夜祗懼深
恐弗克負荷貽
烈考羞景仰　儀型緬懷　謨烈則烏敢須臾忘也
謹拜手稽首而爲之頌曰於爍
皇考膺圖誕生欽明廣運乃聖乃神出震東方乘乾
北極羲旋一揮用綏中國聲靈赫濯我武維揚風動
六宇電掃八荒左提右挈宅中圖治一視同仁海隅
攸暨殳夷僭亂文德誕敷功齊湯武道協唐虞息馬

橫經下車訪道究圖咨諏諮登微奧大猷允塞制治
維新張弛絿競王道是遵躬攬萬幾綱維整肅百僚
師師庶邦穆穆肆爽丕顯日昃不遑彰志貞教周爰
四方肅肅泰壇奕奕清廟執璧秉圭禮隆達孝旁求
俊乂帝茲時開菁莪棫樸王國之材表彰正學敦崇
庠序壽禮作人思皇古處祁寒暑雨軫恤民依減併
撤懸由溺由饑愼徽五典弘敷九法百度惟貞輿衷
允洽大哉寶訓聖謨洋洋人文化成雲漢天章徽昊
必收小過必貸明并照臨量侔覆載一誠孚契五氣

咸和格被四表卿雲載歌
皇考曰吁天命不易陟降在茲倍加劼毖永言配命
保泰持盈端居龍見淵嘿雷聲無逸無遊不殖不邇
亹亹其忱愼終如始嘉言罔伏工諫師箴都俞賡颺
一德一心成功則天遐追帝軌燕翼貽謀及予小子
紹聞　令德覲揚　耿光於萬斯年纘序其皇

擬　宣諭雲貴等處官民敕

皇帝敕諭雲貴地方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國初逆賊
吳三桂窮蹙來歸我

世祖章皇帝念其輸款投誠授之軍旅錫封王爵盟
勒山河其所屬將弁崇階世職恩賚有加開閫滇南
推心倚任逮及朕躬特隆異數晉爵親王重寄干城
寄托心膂殊恩優禮振古所無詎意三桂性類窮奇
中懷狙詐寵極生驕陰圖不軌于本年七月內自請
搬移朕以三桂出於誠心且念其年齒衰邁師徒遠
戍已久遂允奏請令其休息仍敕所司安插周至務
俾得所又特遣大臣前往宣諭朕懷朕之待三桂可
謂體隆情至蔑以加矣近覽川湖總督蔡毓榮等疏

稱三桂徑行反叛背累朝豢養之恩逞一旦跳梁之
勢橫肆兇逆塗炭生靈理法難容神人共憤今削其
官爵特遣寧南靖寇大將軍某統領禁旅前往撲滅
兵威所至刻期蕩平但念地方官民人等身在賊境
或心存忠義不能自拔或被賊驅迫懷疑畏罪大兵
一到玉石莫分朕心深爲不忍爰頒敕旨通行曉諭
爾等各宜安分自保毋聽誘脅即或誤從賊黨但能
悔罪歸誠悉赦已往不復究治至爾等父兄子弟親
族人等見在直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諭旨俱令各安

職業並不株連爾等毋懷疑慮其有能擒斬三桂頭
獻軍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誅縛其下渠魁及以
兵馬城池歸命自效論功從優敘錄朕不食言爾
等皆朕之赤子忠孝天性人孰無之從逆從順吉凶
判然各宜審度勿貽後悔地方官即廣爲宣布遵行

策問

庚子順天鄉試策問一道

問國家制刑所以詰奸慝禁暴亂也虞典有士師之
命周官有司寇之設刑辟之制由來尚矣然易稱明
罰敕法書稱折民惟刑典謨所載不曰刑期無刑則
曰欽哉惟刑之恤古帝王立法之心與用法之意不
至今可想見歟周禮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
刑邦國而獨於五聽八議爲兢兢何若是乎其難其
愼歟秦法最苛毋論已逮至孝文除肉刑孝景議笞
法斷獄刑措幾比成康豈當時民盡善良遂可不戮
一人而坐致昇平歟抑實有以潛孚默化俾其遷善
寡過允協於中歟古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
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豈生民之命顧不關於

法而關於執法之人歟我
皇上如天好生欽恤庶獄 恩詔屢頒頻年肆赦又
復軫念淹禁於重 朝審 遣恤刑外數 諭刑部
速行讞決雖下車解網之仁何以加茲慮無不至仁
翔洽囹圄空虛而貪墨屢聞奸邪接踵豈果民不重
犯法而自干獄讞歟抑奉行之不力而執法者之咎
歟夫用刑之道莫過詳斷二義然詳則恐有時日之
淹斷則恐有出入之失茲欲情罪允宜寬嚴合法以
漸幾於刑措不用之治也何路之由刑者侀也侀者

戒也慎其一成而不可變也周公告太史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其反覆叮嚀告諭不置之意抑又何歟多士其各攄所見以備採擇焉

癸丑會試策問一道

問道術生於人心學術通乎世運所關甚鉅也故孔黜隱怪孟距詖淫是非邪正之介必兢兢致嚴焉將無刻聖諸賢肩任大統毫釐千里斷有不容假借者歟乃若二氏虛無悖言分別百家猥陋習尚儱侗以陰黜爲嘿晉以含糊爲渾化豈三教一家一切不礙

而當論鄒嶧反屬饒舌歟紫陽集諸儒之大成德性問學交底於至而鵞湖則詆爲未聞道世儒好高欲速狃曲耽虛每不便於下學上達之說或抑朱崇陸或等朱陸而一之然則二子爲異爲同孰得孰失顧遂迄無定論歟敬軒敬齋踐履醇篤直接洛閩尚矣無何新會續慈湖之燈姚江標象山之幟龍谿緒山以及東濱太湖之徒儒名墨行波流雲擾在彼者源流本末不既昭然可覩歟告子禪宗也無善無不善亦猶無垢無淨等說也陽明揭宗旨祖述之陽明曾不自諱而後人必代爲諱之何歟若泰和涇野少墟梁谿諸子皆羽翼宗傳者其間偏全純駁優劣淺深亦可得而論列之歟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表彰正學爾多士居恒講究當必有要歸一是之見其明悉敷陳以佐 盛朝右文之治

論

太極圖論 癸丑十月初十日 御試第一

上下古今一理而已一氣而已離理無從見氣離氣

無從見理此主其合者言之也有理方有是氣有氣斯有是理此主其分者言之也理外無氣氣外無理不可謂理此而氣彼而特不可不謂理先而氣後亦不可不謂理精而氣粗此又主其分而合合而分者言之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陰陽器也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卽理也斯固二而一一而二不可以分合言而亦不可不以分合言者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何莫非此氣之克周此氣之運行而此之所爲克周而不遺

運行而不息者蓋莫不有是理焉爲之主宰往復於其間而縱橫上下遞續往來無不如是而初無一隙之或缺一息之或停也然則求道者亦務明夫理而已矣自伏羲一畫洩兩間之機孔子十翼闡千古之秘斯道昭揭如日中天無何聖徂道伏異端蠭起微言大義委之草莽以董江都韓昌黎後先相望於千百餘歲之間而曾未能力窮其奧而正是其統緒之死不得其傳焉宜虛語哉濂溪周子神契妙解不由師授爲之建圖立說俾造物極至之理庶幾昭示於

來茲其曰無極而太極也言本無是形而實有是理即易有太極之謂也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言是理之動靜成形陰陽成象猶太極之生兩儀而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一陰一陽互藏其宅也曰五氣布四時行也言是理之由一而二卽由二而五猶兩儀之生四象而二老二少自成其變四方四隅各得其位也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五流行化生萬物也言是理之行生發育無際無量氣化形化形生氣生無往而非乾坤之摩盪六子之結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彌漫而亭毒也合而言之萬物一太極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德敦化爲物不二是也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小德川流生物不測是也究之萬物一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可以形跡求不可以方所拘無乎然而無乎不然無乎不然而無乎然者也則試仰觀俯察原始要終凡有形有象皆氣也二五萬物是也凡所以形所以象皆理也太極是也所以形者無形所以

象者無象無形者形形無象者象象形形者無形而無不形象象者無象而無不象則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說也理無欠缺氣安有欠缺理無歇息氣安有歇息至微至顯卽顯卽微至顯至微卽微卽顯無精無粗亦卽粗卽精無鉅無細亦卽細卽鉅其奧其妙不可以言詮不可以意解而實則凝目舉趾觸處皆是而正非有幽遠杳渺之難爲測識者也而或者疑無極之說近於二氏以爲出於陳希夷穆伯長李挺之輩之所傳嘻抑誣矣蓋太極乃至無而至有

亦至有而至無者也至無而至有非佛氏之所謂無至有而至無非老氏之所謂有也佛氏之所謂無非吾之所謂無老氏之所謂有非吾之所謂有也先天圖由一而二而四而八而六十四太極圖由一而二而五而萬洪範圖由一而三而九而八十一數有多寡而理無同異又何疑於周子繪圖朱子立解之指乎總而論之太極非他不過天地間極至之理而已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物得之爲人物無有二也而就其最切於人心者言之蓋是太極之理存之

爲五常之性發之爲四端之情得之於心爲德行之於身爲道推而廣之舉而措之天下之爲事業放之六合用中有體卷之寸靈體中有用時時在在焉往而非是理之包涵條貫於其中哉程子曰道爲太極心爲太極朱子曰心之動靜是陰陽所以動靜是太極此體道之君子存養省察明體達用其功不可須臾之或離而周子特爲諄諄致謹於君子小人修吉悖凶之戒而端有賴於聖人之主靜立極定之以中正仁義也況人主膺圖涖宇函三在宥卷舒協四氣之和動靜秉首出之祉唯是得一以貞乘六而御[illegible]宵旰務之中明堂敷布之際體乾行健作則建中務使宥密單心無爲至正綏猷錫福協應庶徵則體全用備登三咸五求之心極而無餘事矣書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亦此意也夫

賜履每有　奏對必引據經傳唯恐片語隻字有謬於先聖先賢之指況太極圖已經宋明以來諸大儒發揮殆盡賜履不敢妄行臆說創爲別解以侮聖言辜　清問故是日承　旨入館

從諸君子後揮毫疾書畧述舊聞以備　聖明丙覽之萬一云耳借曰是老生常談也則予小子又奚辭　賜履謹識

說

無可無不可說

聖人之心純乎理動靜云爲惟理是視理之所可聖人未嘗不可理之所不可聖人未嘗可聖人所不可必非理之可聖人所可必非理之不可可不可理也無可無不可心也聖人之心一純乎理而已無適無

與此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亦此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也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亦此也此之謂時中此之謂集大成此之謂精義入神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此之謂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蓋聖人之心一純乎理而已若不以義理爲權衡而第曰無容心於其間則是胡廣之中庸莊生之和同鄉愿之同流合污而佛氏之在家出世一切不礙之荒唐也而謂聖人而

如是乎

闢先聖之道說

道也者生人之常理天地古今所率由公共之物也而何闢之有哉曰闢者衛也所謂名教之干城而斯文之砥柱焉者也蓋世衰道微聖人不可作矣於是有起而亂斯道者亂則變必思所以正之有乘而僭斯道者僭則纂必思所以攘之有因而附斯道竊斯道者附則消竊則僞必思所以斥之與所以除之正其亂而危者安矣攘其僭而弱者振矣斥其附除其竊而晦者明混者清矣維之於幾微毫髮之間一綫僅存而不絶也拯之於澌湮汎濫之際狂瀾庶幾於或息也元黃交戰者時也天人偵勝者勢也否泰相尋屈伸代禪者數也扶陽抑陰崇正距邪撥亂世而返之治者聖人也事在一隅而功在六合事在一時而功在百世嗚乎此道之變也聖人之難也故曰不得已也後之學者無志於聖人則已苟有志焉敢曰是非吾事也而不引而任之乎恐亦有不能自已者矣噫

序

孝感熊賜履著

送李楊二子奉使　宣諭安南序

安南古南交地濱炎海界於粵西滇南閩俗獠蠻不知禮義其疆城東自粵東欽州迤西歷粵西左江至臨安元江懲祥州其要害區也秦漢來皆郡縣其地修職貢中國亦或時有叛服明洪武初以內附賜其國王陳氏俾世茲土無何爲其下黎季犛所篡不

賓貢者數十年所宣德間黎利遣使謝罪求封遂得代立國始屬之黎矣嘉靖元年莫登庸者因陳暠誅山之亂别迎黎譓弟廆立之譓故國王賙從子國人所立也登庸尋鴆廆立巳子登瀛而國人復求故所共立譓之子寧奉爲世孫遣使臣鄭惟僚携宗圖來告難越二年始達京師卒未有以決自是黎莫二氏分有其國每多內亂蓋黎常不能平於莫也　國家奄有四海肆通道于九夷百蠻日月所照罔不臣服黎莫二氏亦附于外藩之義各以彈丸子歲時修朝

貢凾中有廢立及請益疆悉奉　天朝命惟謹境內以安無他故凡二十五年矣今年二氏以土地侵伐復交惡構事干戈莫能相下各遣陪臣某某奉表闕下訟其事請　鈞命于

天子

天子曰嘻南人皆吾人乃胥戕虐朕甚憫焉爰　詔廷臣遴才望夙優兼善辭命者充　宣諭使奉　璽書往諭　朝廷德意令各罷兵役以保有其土於是內院舉秘書院侍讀李子子靜樞曹舉職方司主事

楊子鄂州在廷諸臣僉曰可遂以二子名上

上召見　太和殿頒稱　肯時康熙七年五月某日也越某日復　召見　太和殿

上霽　天顔面　諭之曰安南之事在茲行矣欽哉毋負朕命　賜一品服色　宴賚　恩禮有加二子以是月念二日并轡啓行夫以　朝廷德威二子辭令　詔書一至宜無不稽首奉命者彿徨椎髻之子會見攙龍門水洗甲兵也恭惟我

皇上躬攬乾綱厲精圖治無有遠邇悉欲措之春臺

視荒嶠絶島不啻望塔咫尺益薄海內外無不覆幬
而怙冒之而二子以戈船下瀨之才銜　尺檄請我
南徼使舉朝慶　天使之得人斯固長安之所爭傳
樂道之者也李子與余同讀書中秘素悉其生平抱
負爲西川豪傑冠楊子予丁酉同年友嘗以才氣推
于湘澤今俱獲有事茲役姓名爲
天子所知將來建豎偉奇即斯道大行有攸賴予之
爲斯言不獨爲
當宁慶且爲吾黨幸也是爲序

送張于幹歸閩序

斯道成絶響久矣予不揣其身之微持遺經剩說嘅
嘅置喙于其間十年來虛聲征逐嘗謗日蕃固其宜
也昨冬十月再疏請
上御　講幄典學坐冒激下所司治罪都人士咸爲
予危之謂當路且厭聞其說矣適閩中張子于幹偕
其門人陳某子某某至京師論學聞者益爲之愕怪
曰若胡爲乎來曾不聞所大禁乎居數日予遂　特
恩免議都人士則又相與稱快而張子喜可知矣張
子于齋年友富子雲巖同里親知也一日富子介張
子及其徒訪予因出所著四書合說道餘等書相示
予嘆曰勇哉吾子雖勉齋剩夫不是過矣蓋張子年
未滿五衰而鬚髮盡白頽然如老翁狀數十年仰鑽
研究于荒烟寥寂之濱不可謂不勤矣乃復不狃于
鄉隅攜子弟周遊四方以自克廣且不遠八千里走
長安冀獲所爲合并是正者相與發明其說於當世
此其志趣之軼邁豈不加人一等哉張子不下邸夾
時過予邸晤語移日悉指其生平所負恃而務爲督

訂於一是自是長安市群不耳張子之名而因訝予
之習於迂翹而莫爲稍易其舊也同館蘇子亮工雅
意衞道而銳于學開堂一楹扁之曰邇敏將約予與
張子講論其中屬予爲會規約以告同志屆期會予
患肺風痰嗽害於言語而同人中頗有難之者遂寢
格不行張子然後浩然賦歸去矣夫道自孔孟後至
宋而大明周程其開之者也自龜山楊氏學於河南
歸授之羅氏仲素再傳至考亭人文蔚起而濂洛之
傳以大鄒魯未墜之緒始振遡厥源流明道之功實

維閩儒爲鉅而明之虛齋蔡氏亦卓然正宗也若莆田壺山輩則辨香姚江殊異乎紫陽之說矣溫陵之徒孫弋引賊大肆其毒于宮牆謂非斯文之一阨會乎哉然則閩儒得失之林亦斯道顯晦絕續之關也夫道一而已矣而是非同異則毫釐而千里張子歸其門益爲之潛思明辨爲東南學者正其趨俾一綫真傳不至爲淫詞陋習所淆奪則白鹿宗風安知不再覩于今日耶予益于張子有厚望矣爰書以贈其行

送蕭文起還楚序

正學之不講也非一日矣予不揣庸劣思以藐然之身收拾整頓於煨燼滅裂之餘而日求所謂道合志同相與有成者庶幾旦暮遇之而猶或寥寥焉甚矣予之寡助也蕭子文超予同學友也自戊戌春燕臺晤語後一別幾十年丙午夏蕭子以卒業太學復遊於京華蕭子不予棄時過予邸中深談細論一究其學問之指歸至于儒佛之邪正朱陸之異同尤不憚詳擇而明辨焉嗒屏問答尺牘往還凡予之所欲言而難爲言或可言而未易深言者猶不可與淺子言之而蕭子之所欲不言而不能已於言或不欲不言而更不能已於深言者亦似僅可與予深長言之也然則蕭子之於予謂非志之同道之合相需之殷而相契之深焉不可也今年秋蕭子將歸里門閉戶空山潛心著述以盡斯道之底蘊與天下後世共之而予固猶然蠅聚國門風塵逐逐者也嗚乎斯文剝落吾黨日孤予之臨岐悵惘豈僅尋常朋友之聚散云爾哉雖然予固以直爲道者也迂戇在愚幸不爲

聖朝之所棄還溉水之陽有楊子耻菴丁子二瀛羅子八書皆予十年老友也將結廬還上率三兩童冠待予歸老名山相與共成其所志焉予也其亦將有以自處矣蕭子行矣風清北涇月照程臺蕭子其過我於雙峰大悟之閭可乎予固不羨蕭子之獨往蕭子固無事悵予之獨留也蕭子行矣楊丁羅三子志同乎予者蕭子見之如見予而予於蕭子之去則無復更有蕭子其人焉甚矣予之寡助也嗚乎千里一堂百年一日予固不敢負蕭子蕭子忍負予乎哉蕭子

行矣予可以無言矣

送李桃亦序

桃亦予內弟也其尊人濮瀾公以明經令延平之將邑七年爲滿白吏子孫窮窘倍於寒素桃亦其次子也桃亦方弱冠卽厭舉子業毅然有志於學從同邑楊子恥菴彭子松友羅子八書諸君遊郴州喻子春山湖南老儒也偶過濮中桃亦卽納拜受學焉乃猶欲然其未足因思古人遊覽四方遍交當世有志之士而後可信其有成奈之何其以隅曲終於是攜卷

策蹇不憚數千里來京師謁予見時執禮甚恭具道所以遠來之意予曰勇哉充斯志也雖一日千里可也因問之曰楊喻諸子云何桃亦曰楊子言神化喻子講圖書楊固宗陸喻亦駁朱也彭羅二子亦猶是焉予曰抑嘗告子以爲學之方乎桃亦曰未也予曰果爾則子之不遠三千里來也不亦宜乎桃亦曰敢問所以爲學之方予曰子少留于茲自知之無以問爲也因留之邸中晨夕居處與共者九月餘日用常行外不他及一語桃亦憮然曰四方之士聞吾子之學而願得聞其說也久矣以某觀之平平耳其何以副海內學人之望乎曰何桃亦曰某之左右于吾子也亦既數月矣止見吾子之唯俞必愼而動止必恭也處友以忠而執事以敬也其文布帛菽粟也其事子臣弟友也臨深履薄隨時隨在而無之敢忽也吾子之爲吾子如斯而已欲求其所爲神奇所爲元妙者而曾未之有得焉將無聖賢之道遂于是乎在而聖賢之學亦但如是而已乎抑此不過其從入之門而更有所爲歸宿之地乎予曰此卽聖賢之所爲道

也此卽聖賢之所爲學也此卽所謂神奇也此卽所謂元妙也從入者如是也歸宿者亦卽如是也桃亦嶷然思憬然悟惕乎其有得也曰某今而知所謂爲學之方也已神奇者非神奇而庸常者乃神奇也元妙者非元妙而平實者乃元妙也聖賢之道固如是也聖賢之學固如是也以是從入焉卽以是歸宿焉某今而知所謂爲學之方也已請奉所聞歸而卒業焉予曰可矣見楊喻二子幸以此質之無已有漢陽蕭子文超在文超之學卽子之學也往就正焉無異

乎予言矣爰書以贈桃亦

送洪秋士南歸序

辛亥冬洪子秋上謁予於鄂城之渚遂納拜焉吁勇矣頋洪子足跡遍東南唯以未遊長安市一接諸賢豪爲見聞之憾爰以壬子仲夏月偕家仲氏北上時予已至京三月餘矣洪子至則寓其從兄某所凡數閱月唯頻過予邸晤語自他未嘗漫投一刺見一人終日危坐怡情尚友甚自得焉客曰子來幾一碁矣凡了之所爲皆世俗之所不宜乎之所不爲皆世俗

之所宜也子曷深山乎而奚以京師爲也洪子瞿然曰否否唯唯一日過別予且拜且語曰名來幾一碁矣凡名之所爲皆非世俗之所宜名之所不爲皆非世俗之所不宜也吾子其許之乎其許之也名也所聞如是所見固如是矣願奉吾子之說而深山可乎而奚以京師爲也名也將自此南矣予曰善哉子之爲也紛華外嗜賢者不免子從予遊僅歲餘耳而淡然以居卓然以守不屑屑焉以彼易此也固如是其石之介矣善哉子之爲也操斯志也以往雖閉戶可也辟周遊可也國門名山無不可也予於予庶幾無憾矣洪子遂治裝而南曾予抱痾臥床褥弗能拈管一志別情爰口授數言促家仲氏書以贈之時癸丑二月朔二日也

贈葉淡生序

葉生淡生薇之新安人也國初避亂武昌愛其山水奇壯遂家焉丙申冬予遊鄂城晤葉生於漢上因得悉其爲人葉生少業儒長而棄焉志趣高潔不屑屑應舉性好遊登高能賦觸物感懷寄之筆墨尤善鼓

琴流水高山陶然自得也丁未夏五月遊于京師時年已六十矣一日攜素琴過予促膝道故款語移日爰取琴而鼓之其聲清越而緜邈聽之移人情焉鼓罷正襟危坐而問予曰某誠知夫藝矣尚未與聞乎道也吾子其有以語我予曰子誠知夫藝矣則固知夫道者也葢緩陰陽也聲音性情也文詞翰墨皆義理精微也子誠知夫藝矣則固知夫道者也葉生曰唯唯某將求所謂道於藝之中儻有得焉他日以質之吾子

贈杜子靜文

朋友居五倫之一而實則貫乎其中義取相成也古人合以義節輔以仁無間新故及諸不齊者而一如歐初所失末之或有渝人心世道於茲爲綱維之然而晚近難言矣羣居鸎鸎征逐把握笑語無難指九死托父母妻子以見志及稍有利害者出萬不至惜乎其將及而策馬過門掩面示不相識且陰肆其力于擠陷以爲快者則背其平日拍肩執袂薄管鮑不足爲焉者也嗚乎雲雨翻覆蒼狗白衣冠蓋往

還裏睽覩合盡自其托始而已有然而或者致咎于首尾衡決交道之鮮終焉其亦不審其初而已矣杜子子靜吾黨之號稱良友者也杜子以名宿爲北方學者師頎然負龍門望者數十年所戊戌試春官與予同受知高陽相國時杜子長予十有五歲予不敢以雁行進杜子亦不僅以同年友遇予無何予濫竽翰苑杜子出宰山左之陽信邑忽忽睽隔且四更裘葛辛丑秋杜子報最擢藏省而予固猶然待罪北門也爰得于朝會及同人燕聚間聆其謦欬之餘私心

殆已憚服之而猶未之深知也久之杜子聲望益隆安郎巨公長者爭欲從之遊士大夫之苟欲表見當世者咸以不識伊人爲憾蓋戶外之屨滿矣而予也孑然柴骨憂病頻嬰日與孤燈斷簡同晨夕情蹤濶疎遂亦無由共悉其生平亦其勢也昨年杜子以文業由比部簡修實錄自是得握管共事史局且晚編摩現席相接者逾朞餘而後嘆杜子之性情肝膈交誼契合誠有當乎古人之爲而非徒覕近聲氣結納者之爰爰也維杜子語予曰盡臣良友惟其心不惟

其跡凡某所爲者極難耳然則杜子之用心良苦而論交正自有說也海內無智愚賢不肖人人自以爲杜氏知已而不知杜子固有所爲介然而不移并焉其不可濁者焉嗚乎若杜子者可謂善交也已夫予鄙而好者也不自揣以上書下 宸怒鍵門席藁雷霆咫尺杜子不憚過從開譬一惟古聖賢歷艱經險之大義蓋無不得于心之所同然焉夫不肯如予而杜子固遇之如此斯豈覩顯晦新故爲移易如所云世俗交遊者流哉殆必不然矣相國生平少所許可

一顯笑未之假人獨極曰子游子夏不識時宜物論多與爲商確此非與有用當師襄者莫裁此孔門之徒三千惟以行藏許顏子一貫語曾氏伊川考亭一則決尹彥明終不失其正一則與蔡季通言而不厭無他契之深斯信之篤也杜子之在師門殆亦類是而予小子狂愚寡琢與世齟齬命薄頭方理當擯死猶且繆繆踽踽猥與芈琴柴商諸子爭項背其亦不知所裁之而已故漫及之以志愧且志感焉冀吾友之終不棄之也至杜子之學行官業相國及諸先生

已悉言之矣俟鄙人之嘵嘵爲哉時戊申長至前一日也

順天鄉試錄後序

歲在庚子京畿復例應賓與禮臣遵　新令通列諸臣名以　上維時羣工濟濟咸鵠立於朝門竊心靜聽罔知所屬前此未有也朔八日辛卯

上命　臣嚮履　臣同官　臣朝生　往典厥事伏念　臣　三楚鄙儒學識淺譾丁酉薦於鄉戊戌舉於春官器窳才劣文質無所底謬蒙

聖上親簡俾讀書中秘已亥孟冬南原　御試討未二甚而　臣又荷　特簡授今官早夜圖維方懼報稱無地茲復膺　命掄才敢負維艱　臣心益惕且京師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觀瞻又天下士之集　輦轂下者皆鄉之雋也豈　臣譾陋所能勝任而愉快乎　臣心用是益惕顧　臣猶貳也謂可因人以塞責然　臣自惟去蕪隔南三載耳僕承乏相天下士即殫思盡瘁尚慮亡以仰答　高厚敢曰貳也而任諉居半以自諉乎拜　命之日先試期僅半晌遂戒道入闈嚴鎖亟

扃焚香矢誓闔經公閱一如　新定典則靡弗恪共肅慎以共襄　闕門大典既錄成　臣例得颺言末簡臣竊惟從古帝王慎簡賢良廓清雅化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我

皇上厲精圖治加意作人丁酉之歲赫然大創頓袪夙弊以澄清文治登進真才科指法制廓然一新在朝在野靡敢不浣衷滌志兢業祗承且今秋初減額之半減則其數簡而其法益嚴嚴其法所以慎其選約其制所以謹其防限其額益所以重其考覈之權

而端其始進之路
皇上之釐定新規慎重簡拔者意何如其至而諸臣
之洗滌乃心與諸士之洗滌乃心以應　盛典者尚
有不砥礪濯磨以副我
皇上側席旁求之至意者哉故臣之不克勝者任也
而臣之克自矢者心也臣自矢其心以冀諸臣之共
矢其心即以共矢其心者相諸士之文而因以相諸
士之心文醇正者厥心貞文典茂者厥心厚文嚴峻
者厥心廉文顯白者厥心和易文閎肆者厥心洞達

而光明觀其文而其人可知其人之心亦可知矣當
夫同堂較閱壹志虛公辨色濡毫竭精覃力時凜凜
於　寵靈之在前而簡書之在後而華光燭影之餘
怳若與多士相遇於精誠往復之際是臣與諸臣之
相士者以文而臣與諸臣之所以相士者以心諸士
之與臣與諸臣遇者於其文遇之而諸士之所以與
臣與諸臣遇者亦即此治文之心而遇之也雖然臣
既以文相諸士心矣盍遂以文信諸士心乎在易之
漸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今日者可謂進以正矣然

惕於法寵若惕於哀慎厥初曷若慎厥終諸士曷亦
念今茲之先資拜獻與
上之鄭重簡選者如是其難且慎而即此一日之遇
合終身守之弗變險易不以易其操崇卑不以踰其
守持躬廉毅砥志敬公將篤棐之忱餙悃愊之行澡
衷浴德永矢弗諼以不負吾心者不負吾
君是文與心符諸士治文之心與臣與諸臣相士之
心皆可大著於天下矣苟或璠璵其表珷玞其裏鞶
組其外敗絮其中質竊貌澤背公營私假戴循軌中

道改轍以至顯晦易節措注乖方是心與文違而治
行之心又與治文之心違矣諸士何以對臣臣與諸
臣何以對我
皇上哉臣故不能不深冀諸士以今日治文之心為
異日治行之心慎厥初終以上報
一人簡俊之至意也若臣與諸臣惟是殫竭愚忱以
對颺我
后耳他何計焉臣三載以前視諸士無以異幸側
侍從之班立交戟之下遽承　簡命夙夜兢兢深懼

陶鑄以貽　盛典矣敢不以區區至願敬告爾多士
哉

會試錄後序

歲癸丑復當大比天下士
上命臣熙履偕侍郎臣文煞試閣臣立德禮臣鼎學
與厥事伏念臣判楚豈儒嫁謭無似年來濫竽　禁
近罔效涓埃茲復膺　命掄才寔負難艱益滋汗仄
旣拜　命弗獲辭遂從諸臣後勉矢公愼用竣厥役
錄成臣俶得贅言末簡臣更復何言惟進多士而離

之而已竊惟　國家登造賢良與士子策名委贄舍
科目無由以進顧不重且鉅哉第上之人汲汲焉欲
得斯人而用之下之人挾所懷來以期見用於斯世
此其爲務豈漫易焉者而顧皆取決于風簷尺幅之
一旦以爲執券之圖弗驗也則豈其然故試士以言
猶末也而勢固不得不以言言者心之聲也六經四
子何莫非是也苟其淑於仁義澤於典墳精粹積於
中聲光溢于外揮毫伸楮皆有以發揮聖賢微奧之
所在而無或謬於上下古今不易之矩斯其言爲有
德之符載道之器也而奚得以區區詞章帖括之技
目之[illegible]世教衰淩士習頹靡大道不著實學鮮聞
學生誦數初未嘗懸一的以就其歸舉先王之澤聖
人之指不啻蔓草視之而曾不知一爲之注意乎居
稚耀伏案殫力弊精祇求工於八股之空言以僥倖
一第之獲儻而後已而其所謂八股之空言則又其
榛蕪舛盭絕不切于理道之說及其一登仕籍不復
進求或投之以任試之以務而課其實則茫焉舉莫
知其所以而平日之所殫力弊精以求工者蓋無一

之可適于用而亦遂置不計念於上之舉而庸之者
之何爲唯取夙昔所爲僥倖希售之一念而擴充之
以迄於惜淫邪僻之無不至而亦未嘗不傲然自命
爲科名甲第之人此人材之所以日衰風俗之所以
寖替而治效之卒莫古若也乃議者遂致咎於制義
之寡用篇閣三枝之未爲善而思以變之也亦豈得
爲通論哉宋元迄明眞儒輩出魏科顯蹟麟炳汗青
謂科目不足以得士乎誣矣今多士之言固居然有
當之符而載道之器也誠能因其言以踐其行上之

莭體達用務幾於中和位育之域矣亦孰禦焉
夫為飭躬寡過之倫舉而措之約而操之皆不至[illegible]
晟于今茲拜獻之言庶幾克副　朝廷汲汲焉欲得
斯人而用之之意與多士挾所懷來以期見用於斯
世之心則多士之幸而臣亦得少附于以人事
君之義矣不然者如前之所云將制科幾成贅疣經
義等之瓦礫曾不如中正九品諸法之猶可得十一
於千百也則多士何以自解即臣何以解免于多士
耶然則臣與多士惟交勉焉期無負科名以無負

國家而已矣更復何言

潘解元窓藁序

甲子秋翰林徐子浩軒偕給諫楊子覺山被　簡命
來典江南試事既撤棘得士七十有三人而吳興潘
生舒原實領解額浩軒子癸丑所得士也潘生以浩
軒故率齊年諸友拜予於牀下執禮甚恭一日潘生
出所著窓藁若千首將以問世而屬弁言於予予曰
制義一道昔東鄉艾氏詳哉其言之矣艾氏今文定
待二選備極苦心起自洪永以暨啓禎上下數百年
其間文章風氣之變皆能歷歷指陳其故而尤致慨
於正嘉以後之陋習不啻痛心疾首為之三致意焉
抑又何也蓋有明開創之初隆重經術崇奬正學特
允儒臣請頒六經四子於學官章句訓解一以考亭
之說為準諸不在濂洛關閩之列者擯弗錄士子仰
稟令甲俯研經傳無或敢悖於仲尼之微旨以逮畔
道之咎百餘年間士習民風茂登上理猗歟盛矣迨
姚江新學一出而煽淫邪遁之辭充塞宇宙上自廟
堂典冊下迄里巷謳誦大率溺於虛誕至隣鬼蜮曾

鄒洛閩之書悉化而為毘盧天竺之臚求一言之幾
於仲尼亦不可得此艾氏所為太息痛恨於其際而
不能不匿世道之憂也艾氏之言曰自興化華亭兩
執政尊王氏學於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
此後浸淫無所底止近復佐以諸子百家管商雜霸
之說故去理愈遠嗚乎艾氏可謂情見乎辭矣夫八
股一末技爾而道術之廢興世運之隆替悉於焉係
之是豈細故哉艾氏以一老書生持文墨議論大聲
疾呼於紛挐淆亂之際卒未能挽極重之勢而使之

廷而且以之獲傳語焉亦其勢然也然士生其間猶得從尺牘之末復見先輩大家之遺因以彷彿列聖諸賢授受之真諦斯其為功亦豈淺鮮也者　國朝癸丑之役予不敏猥以振興為已任於闈中得韓子元少卷獨排衆議取冠一軍比闈墨出疑者半駭者半而予之心幾無以自解迄於今海內言文者至元少則翕然稱服無異辭亦可以見此心此理之同然有難於漸滅者矣今潘生之文誠不知其視元少為何如而卻其摘辭命意斷然一軌於正而無敢少謬

於聖賢之名理則與元少先後一致焉蓋元少實能接艾氏之傳而潘生則又善學元少之步而深有得於艾氏之書者也故予因序潘生之文而推原論之以見制義一途必有所本舉凡世之因元少以求艾氏者庶幾務得其要領焉而後不貿貿於所往嗚乎斯亦艾氏之志也是為序

尚書含英集序

尚書文字最古實首開聖學之宗經吾夫子手訂後百篇之中二帝三王之治道具焉漢唐以來傳注疏[illegible]一解[illegible]合古文雖易之分與夫篇章存逸譌僞之數往往莫能舉其說蓋所從來亦舊矣而近代科舉業盛則又僅取講義會編一書截題命句以苟應主司一日之求而已雖則名為根據蔡氏而所謂熙寧新義與無垢詳說之餘習亦頗為竄雜於其間帖括出而經亡不其然與然　國家制科之設初何嘗不以通經學古為程式而頽漫淫士直如此此可為太息者也義與吳子以與自童年授伏生書即已邃於其指辛酉秋

既以是魁南闈遂乃選取　國朝諸名文有合於集傳者都為一編梓以問世此其意固亦未始不在於帖括然學者苟於帖括之中深求夫古帝王相傳治道之要而其有志篤古者更不憚博綜石渠虎觀之藏為之折衷參考以庶幾窺見仲尼所以删訂之微與則經學之明我知其助自孔壁矣昌黎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意固在於上窺姚姒下迨殷周汲汲乎尋墜緒而廣搜討也吳子命編之意殆亦如是吳子於予有一日之雅集成特問序於予予因為發明其

指歸云

張思石制義序

吾楚當前代之季以制義名海内者曰金正希先生艾東鄉為序其稿特許其有得於太史公之潔至引河東柳氏之言以實之旣又以為潔之為道幾於文章之化境雖太史公猶有所未能盡而獨歸重於正希夫以馬遷之才神行氣御變化莫測宜若無美不備卽無境不臻於極矣而顧猶以為有愧於潔之一言何耶善哉夫子之說曰潔靜精微易教也蓋惟潔

於易則精微惟精微則潔靜嗚乎此固窮理盡性之能事也馬遷兼攬百家出入黃老其於聖賢精微純粹之理實未嘗洞見其閫奥而其行文之弊則不免裂取經傳以汩亂其體誠有如蘇明允之所譏者宜乎潔之一言東鄉尚未肯輕以與之也若正希則渾渾灝灝以古文為時文可謂善矣然生平所學亦頗濫於浮屠之法且夫書之穢濫至佛氏極矣正希能不趨時尚卓然為清真淡老之文以鳴於世而瞿曇貝竺之陋仍往往稍出於其間然則潔之為言卽正希亦豈能盡之耶無已則惟黃安張子思石其人也思石之薪火於斯道也凡五十餘年矣所製古文辭雄深老樸旣爽然登龍門之堂而其著為制義則又實接豫章四子之的派覃覃乎以史漢之氣行程朱之理求一言之泛濫於諸家不可得舉夫近代剽竊餖飣纖詭陳腐之習不啻廓清而無餘古聖賢所為精微純粹之旨庶幾於八股盡見之此非天下之至潔其孰能與於斯哉假令東鄉而在得見斯文其為晋遡嘆服於思石者當必更愈於正希我故曰潔之

一言在正希尚未能滿於其分必如吾思石而後無遺憾也嗚乎予學殖荒落久矣然生平頗好正希之文又頗心服東鄉之論文今幸正希而後復得一思石故取東鄉之序正希者更為推廣其義以序吾思石則思石之文亦從可知矣抑正希在前代遇非其時不幸僅以風節終若思石生當　明盛之世翱翔木天得盡搜蘭臺石室之秘以充益其學近且篤志正宗瓣香洛閩則其所以發揮於大業者又豈正希之所得而幾及也哉嗚乎予誠不能測思石之所至

[illegible]姪爲序

重刻張素存制義全稿序

京口張公素存自弱年魁南宮制義已流布海內今且三十載矣學者猶誦服不衰於是金陵坊間復貢公全稿得如干首再行剞劂以資後進屬予爲文以弁之予與公前後同館又辱在世講氣誼特相合故於公之學行實夙所欽服而制義則未之悉讀今乃得一卒業焉始嘆公之言言有本不當於今文中求之也公自辛丑翺翔木天者三十年所 國家大制

作多其手定甲子以少宗伯讀禮里門今年春服闋天子敦念舊學即家起大司寇入掌邦禁行且濟登三事霖雨寰區蓋公之勛伐碩將光施竹帛以無窮區區制舉業其端緒焉爾然公生平學術經濟亦往往散著於辭章帖括之間即其所爲制義大有異乎人之所爲制義者矣宜乎其出而即傳久而愈傳也考前代名臣碩輔功業爛然獨於制舉之文不甚槪見即才如金華相業如泰和未聞以八股程士爲務何則材各有所短也若公者庶幾其兼之矣公尊人翁公暨先生既得之緇衣者有素而兄弟五人及其子姪並以才名顯家庭之內彬彬秩秩實後先濟美以相成也然則公之所以能大其就者雖其所自立則然抑亦得之於天者有獨優也與予交公最深特揭梓人之請爲述其梗槩之一二若公制義之工堪與震川北海相頡頏此則海內有目者久共識之矣寧俟予贅哉

責己錄序

天生蒸民皆聖賢也其不聖不賢者則拘於氣蔽於

物喪失其賦畀之初而非天之降材爾殊也審矣聖人教人曰復性曰明善性即善也明其本來之善即復其固有之性爲聖爲賢不外是矣而要必自立志始吾人畢生功業有次第有分量罔不基於開端祈嚮之一念此念一定隨時隨在察識而擴充之皆是物也今語人曰我欲爲聖我欲爲賢志士也亦恒理也奚有足怪而或則目爲狂爲誕爲迂濶嘻亦異矣譬之適燕而曰志於燕適越而曰志於越登山航海而曰志於山志於海豈其有疑詫者哉胡世人之弗

思耳也喻子春山湖南宿儒也其尊人玉鉉先生值氏孝安公咸邃於學行義爲鄉里所模楷喻子自總角時固已習聞乎天人性命之說矣喻子負軼才壬午以義經魁鄉薦癸未試春官擬冠軍坐小誤黜落喻子自是棄制舉業絕意仕進慨然以斯道爲任同伯兄下帷香山研究深思根極理要仰鑽瞻忽蓋無之不用其力焉學成弟子日進復以其徒周遊四方博稽廣采益充所未備喻子遂褎然稱儒宗矣著述凡若干卷大約以求仁爲旨以明倫爲要闢二氏之

荒唐辨百家之紕陋至于圖書象緯地輿樂律以及月令河渠井田兵制一切經濟之學靡不殫心務窮厥奧焉雖或頗標新解與陳義相牴牾而要不可謂無所見也嗚乎喻子勤矣予不敏久耳喻子名十年餘匏繫國門無由合并戊申歲喻子因予友劉某寓書於予詞旨冲然殆欣乎其善下也昨年冬喻子攜書卷遊京師訪予過從晤語多所契合予喜可知已乃觀其人莊莊厲厲絕少城郭而時或意氣激昂神采奕發凛凛乎有壁立千仞不可逼視之慨一日以所著責己錄示予讀之奮迅痛切畧無顧假直欲登鄒孔之堂入周程之室殆所謂操必爲聖賢之志一息不容少懈者嗚乎喻子抑遠矣其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或曰堯夫高明而未即于實橫渠厥大而未造於熟下此者殆戛戛乎愈難言之是又不然士亦顧其志奚若耳苟其卓然望道以爲趨本盟工夫不甚謬於聖人斯亦與於學問之林矣知識之多寡氣質之純駁又何律焉孔門七十子之徒顏曾而外諸不失爲大賢士亦顧其志奚若耳今喻子年登六袠而

精進不倦固如此予烏能測喻子之所至哉予聞岳麓書院新構落成湖南人士駸駸有向往之意當世君子肩世道之責者爲設臯比延喻子講論其中瀟湘風月雖再覩於今茲可也適喻子將梓茲錄以問世予特颺言簡端殆有厚望於喻子矣亦有厚望於學喻子者矣

穫齋日劄序

長安風塵逐逐非真有志趨夐卓者必不能爲爲己之學爲己者其功甚闇而其道日章章者闇之至不

期然而爲然一有意焉斯與的然者無異矣予表弟
季子左蘧殆深有得於斯之爲道而實從事於爲已
之學者與左蘧病羸弱藥餌不離而下帷攻苦雖咯
血劇之頗乙丑捷南宮讀書中秘彝燈鍵戶仍不減
於諸生時旣乃盡弃其生平所爲詞章之習而一究
心於性命之指每退食之暇研窮搜討無間於暑寒
偶有新得隨便登記以自考驗其所詣與人交然諾
必謹卽跬步不以失於人舉夫朝市紛華之境與世
俗所以弋虛聲希捷獲者之爲直屏而絶之若將浼

焉嗚乎左蘧之學豈不謂之爲己者乎夫左蘧固不
求知於世而世則未有不知左蘧者頗聞當世鉅公
獎厲人材未嘗不爲左蘧屈一指而士林中求所爲
眞修醇品不愧屋漏者卽無不首推左蘧然則闇而
日章又於吾左蘧徵信之矣戊辰秋予被命至都下
左蘧數過昭予邸予固已心折其爲人嗣於苫凷中
得所著穫齋日劄如干卷讀之則益歎服其晰義之
精深理之正慽不與之晨夕合并以更商確其所未
盡今年春左蘧且移疾賦歸來矣舟過秣陵特訪予
言次執手太息亦惟以正學未明爲憂其懇懇綣綣
道之苦衷實與鄙見有不謀而合者焉嗚乎風塵荏
苒中乃有志趣卓卓如左蘧者豈非世道之厚幸而
予暮年得一畏友且在骨月肺腑之間其爲私心慶
慰又當奚若也遂不禁濡毫爲題其所記云

四書緒言序

經學之不明不獨異端害之也卽訓詁家亦有過焉
蓋自考亭而後魯鄒濂洛之緒已較然矣而學者又
從而推衍之衍之不已乃至輾轉膠轕愈煩愈支騈

枝壘架之病實不能免宜無足以服異學者之心矣
且夫訓詁亦何可少也學者由其說以求古聖賢之
微指將造道入德之方於是乎在其功豈不與作者
等哉然而微言大義具載遺經苟非有近裏體察之
功以相證驗僅沾沾焉剽竊塗抹蠹食蛆長於編纂
帖括之間無論其未必皆是也卽是亦奚足貴乎況
乎護同伐異長傲遂非立言滋多去道益遠嗚乎此
今昔之所同識而吾黨之最宜痛自刻責者也孫子
韶仲自束髮受書已知嚮慕洛閩晚年綜覽精進所

見益眞乃確奉紫陽爲著蘊取元明來諸儒之說一一參訂而折衷之嗚乎斯亦勤矣今年秋以試事來金陵出所著四書緒言問序於予予觀其書博考精思務歸醇備於後學實多所裨益至其崇正距邪尤與鄙見相脗合予因知孫子之從事於體驗良有素而非徒號簡冊資口耳者之可同年而語也新安本文獻之地絃歌壇席迄今不絶近如施子虹玉洪子秋士並毅然有衛道之志茲孫子又蔚起其間斯文之光大直計日可竢矣予特於諸子有厚望焉

四書五經字考序

卦畫起而文字生卽書契行焉此宇宙間大事也而列之於小學者何也以其幼而習焉故小之也古者六歲敎數與方名十歲學書計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敎之六書六書猶古體也倉頡氏之遺也秦始燔書變古爲隸而字學亡矣漢制太史以六體試吏課最者得爲尚書御史書令史其時古今參雜正俗淆糅已大非六書之舊然且以是爲課學士家亦往往傳習之許叔重說文一編於字源實未嘗深究其發傍沿叙已爲學者之所宗雖李陽氷郭忠恕之徒屢加詞詆而南唐二徐一意護持至作爲繫傳以表翼其說故鼎臣楚金舉不失爲許氏功臣荊公父子初亦是許而附會經義穿鑿彌多且夫字猶義也未有有字而無義者石林譏其專主義而廢六書則過矣字之體制點畫大抵從刪乘奇偶中來也形聲事意義也轉注假借獨非義乎王氏之病固自有在而蔑是以非之恐未必然也嗚乎上下千百年間字學之廢於人世也久矣今之學者習制舉業則一切高閣

卽所謂干祿字書亦未之入目何況顏剌之微與與尉律之弘博乎且夫六籍四子童而習之白首而不能別其偏傍正其音釋謂之識字可乎字且不識謂之明經可乎厲雜先生曰伏獵而華曄騁悟然不以爲怪其所從來亦舊矣吳江毛子鏞虎獨愁然憂之爰取四書五經臚列章句詳註音義研求精覈以惠後生名曰字考學者由是以兼通羣說將訓詁韻切爾雅方言之類靡不兼綜而條貫焉則經傳以正而國家同文之盛亦於是乎在矣予又按字學自許愼

於專家無慮數十其與經義相輔行者則介甫字說而外惟經典釋文與羣經音辨數種而已今毛子之書僅當與七經正字並傳又豈穆明昌朝之徒所能項背乎予得是編即命兒輩課習過毛子以序請遂走筆以應嗚乎世之眛眛於為豕者亦多矣取而證之亦即可補大學格物一段功夫也偽觸象訓云乎哉

孝經定本序

孝經聖人盡性至命之書也其微言大義既經諸儒

先發揮略盡矣獨是今古文真偽之辨迄未有定論以一學士之耳目則甚矣窮經稽古之難也考今文十八章出自河間顏氏自長孫江后而下暨於王肅韋昭之徒皆其傳為古文最晚出又得之傾墻壞壁之餘其迹殆不無可疑六代以來鄭孔角立即繫戚轉相譏此之故矣劉炫稽疑之著實本之秘監王劭學者譁然謂炫自作恐未爲允開元中劉子元請廢鄭行孔以申炫說雖則云過然石臺御註亦絕非孔氏之舊宜司馬溫公仍尊用古文而詆今文爲偽國語之偽書也至于朱子特爲之分章刪舊多所更定然幾經文之脈絡貫通條序井井然討所刪削自詩云子曰外亦不過傳文中百十餘字耳自餘仍不館不恢從於古是則刊誤一編猶朱氏未成之書寘爲輯之豈不有待於後世之學者耶今新安潘子發玉復取朱氏原編詳加芟訂按節指解斷之曰定本鏤板以行以竟考亭未竟之緒視馮椅輯注吳澂章句實簡嶄有加焉嗚乎晦翁而後有功於是經者即欲不推潘子不可得也已予嘗惟歸震川謂秦火之

餘文藝散全本莫若俱存之待人自擇吁抑過矣學者抱遺經於千載之下苟能卓然辨惑即功同作者甚無取乎能侗參雜之說以熒後進茲潘子所見豈不過震川遠甚甚矣潘子之能自立也予故書而爲之序

重刻闢道錄序

曏廢舉業即讀洛閩書與前代薛胡諸儒語錄已心知篤好之既而得象山姚江輩所著意殊不然而猶未敢自決於是博求之經傳子集及二氏百家之言

詁諒大義乃始浩乎有得益以證前所見之誠不差也戊戌館中請暇爰從事論著直抒管見竊在羽翼先聖以待來學名之曰闢道錄識希孟也自是閱十年所迄丁未春始校讐成帙置之篋底適友人蕭子文超見而稱許之遂携之湖南梓以行世板藏嶽麓書院中癸丑冬賜履承乏　講席一日
上特名至起居注館同葉子訥菴張生孜復韓生元少等試作太極圖說試畢大稱　旨親拔置第一因問平時所著明道之書賜履謹以是錄對

上命卽取進呈賜履遂急歸邸取是錄刻本躬詣
弘德殿恭進次早入侍　講筵
上覽已顧謂賜履曰朕披閱所著闢道錄正大精醇誠斯文的派也頃又　顧謂曰錄中崇正闢邪極其透切有功聖道不淺爲之　嘉歎者久之因　命內侍裝潢如式親　題其簽曰熊學士闢道錄置之
御案時常　省覽海內聞之爭相傳誦蓋罕覯乎斯道有振興之望焉嗚乎此亦從來未有之異數也居無何楚中寇亂錄板燬於兵燹賜履且被放南歸矣丙辰客金陵南中士夫猶爭覓是錄爾無以應幸其底稿尚存友人乃爲之重加讐訂捐貲授梓既竣役屬賜履追維　知遇感激涕零爰並原敘述其槩以志榮幸若區區衞道距邪之苦心既荷　溫綸褒美至再又辱海內諸君子推獎逾涯至欲班之子輿氏之後此則賜履之所爲撫衷循省而重滋愧汗者也是爲序

學統序

斯道之在天壤終古如是也而率而由之則存乎其

人人之至者繼天立極以克其量斯道統攸屬焉統者卽正宗之謂亦猶所爲眞諦之說也要之不過天理二字而已矣斯理本塞上下亘古今而實體備於聖賢之一身聖賢心心相印先後一揆亦安有毫釐之或謬然而代遠人徂薪傳寖蝕異端曲說往往起而淆亂之日浸月淫有不至大壞極敝不已者夫道也者理也理具於心存而復之學也學有淺深有得失而道之顯晦屈伸遂從而出於其閒有志者是烏可不爲之致辨乎辨其學所以晰其理而道以明而

變以治嗚乎此固吾儒事功之決不容已者也三代以前尚矣晉鄭而降歷乎洛閩以逮迄今二千餘年其間道術正邪與學脉絕續之故衆議紛挐迄無定論以至標揭門戶破裂宗傳波靡沉淪莫知所底予不揣猥起而任之佔畢鑽研罔間宵晝務期要歸於一是爰斷自洙泗暨於有明爲之究其淵源分其支派審是非之介別同異之端僭置論列益殷爭濫庶幾吾道之正宗斯文之眞詣開卷瞭然洞若觀火計凡十閱寒暑三易草稿而後成嗚乎余鄙儒也粗通

章句輒攝管爲此則夫謭陋之譏僭踰之辜極知在所不免然而生平衛道之苦衷自謂可以對越往哲昭示來茲而無愧故敢梓以問世因敍言簡端以誌區區之鄙志云

下學堂劄記序

余佔畢之餘偶有所測輒筆之於楮以備參證題曰下學堂劄記昉自戊戌訖於甲子廿餘年間積有若干卷藏諸敝笥未敢以問世也今年夏友人取余舊所著閑道錄亟訂授梓以公同好余乃就向所劄記中擇其與是錄更相發明者得三百三十有三條遂裒爲三卷並付剞劂自餘仍束之高閣而已昔河東薛氏倣橫渠正蒙之義著正續讀書錄十餘萬言若曰以防心開而還塞也後餘干之居業與泰和之困知實皆有爲而作微言大義吾道誠重有賴焉余不敏亦猥附於三先生論著之遺意第淺末膚見辜華濫書於斯道全未能有當尚冀海內君子明以教之庶幾可愜就正之鄙願而區區狂僭之咎亦或少逭其萬一云

樸園邇語序

寸小築在清涼四望之側所謂樸園是也間與二三友人游息其間或時有商訂隨爲錄記名之曰邇語邇者淺也又近也嚮翁謂淺近之言皆有至理寓焉若予之爲說大都不過淺近而已其切理與否非所敢知也而友人則顧予曰聖賢之訓有一非現前日用者乎語則邇矣道固於是乎在焉曷以公之同志予乃爲鈔取百六十餘則編成一帙授諸梓人世之君子倘不鄙而棄之稍加採擇亦庶幾造深致遠之

一助也

歸潔園偶筆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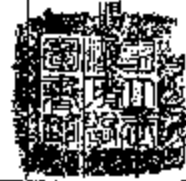
癸亥冬予移居青溪之右宅旁有小園一區額曰歸潔每旦晚游憩間事筆紀備燕譚也但意興所適隨手漫書詎不暇擇頃乃大加芟削僅存八十有五條聊付之梓唐濟翁閒中著書證誤以資休暇予意不過如是然選而後刻視秦淮海逆旅之集則更加慎焉若夫取乾照以志惟與借厖恐以行識予又奚敢

下學堂書目題詞

予生平無他好惟獨嗜書嘗盎中無擔石儲見有異書必買雖典衣稱貸弗惜務得之而後已室人或誚之曰君嘗累日不舉火亦憊甚矣顧此架上物能飧之而飽耶脫不幸饑而死誰爲讀此書者予亦莫之應自戊戌通籍宦遊京師京師坊間書少且價値特貴以故十餘年間幾積得二萬餘卷丙辰秋被放買舟載歸時楚中多事留寓金陵金陵藏書甲天下多人所未見者余遂極力購求七年之中積有八萬餘卷合前共十萬卷有奇大櫃卷帙散逸爰分別門類綿寫目錄一面構屋五間額曰下學堂依次架閣其中以便繙閱爾有所贅將別成一錄夫聖賢之道一言可以終身奚用多爲然獨不曰教學之序由博歸約乎學者幸生明備之後欲廣稽遠引從事論述而搜討弗核固陋貽譏識者恒羞之故余之爲此猶饑者之儲粟寒者之備衣固吾職分之所當爲而非敢誇多靡侈觀聽犯古人玩物喪志之戒也錄成爰援筆弁言以告同志者

孝昌熊

序

槐軒集序

予齊年友王子北山資樸茂而篤於學與人交絕少城府無賢愚咸推爲長者好讀書無所不通尤留意於風雅雖一觴一詠皆有以見其性情之所寓不屑與時流競多靡盛王子之寄托遠矣戊戌歲同人讀書館中露晚星初硯几相接王子聲譽藉甚辛丑王子攷授給諫癸卯典江南試事竣徘徊木末酬唱維揚震澤間自是褒然登作者之壇矣昌黎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苟非其人殆已難言之始未嘗不務于掞藻摛辭而卒騁靡破碎與咴嚕囈語無以異王子之所爲固不僅以其文所出越時流數等與今王子予告旋里築室莊山中益刻厲求所未至又有阮亭西樵二子爲門內唱和鄉晉之學我知其振自王氏矣僅曰與滄溟之徒爭千古哉茲王子梓所著槐軒集詩文若干篇首問世予爲敘其梗槩云

賜書樓集序

憶戊戌同吳子玉隨讀書中秘予年纔二十餘兩玉隨已及於艾兩人嘗過從握手甚驩時玉隨意氣特盛揮毫摛采大騁志於詞場予則杜門枯坐如一老經生伊吾章句而已然予觀玉隨翰墨游戲間雜以諧滑若寄迹於東方曼倩之爲者至其議論騁發任俠倜儻則又時與朱家郭解輩相上下而莊周列禦寇荀卿呂覽之書亦往往在其几案間予固心異之而未嘗不壯其爲人也越二年散館後南北分手嘗累歲聲息不通予不才荏苒浮沉有如萍梗玉隨亦輒以病患請告偃息邱園至晚節方以侍讀銜文鞶輔卒鬱鬱齎志以歿今年春玉隨謝世且十年所矣其冢孫霖起乃攜其全集謁予於金陵予始得受而卒業焉大約其言汪洋恣肆自成一子而生平牢騷怫抑之氣亦頗於楮墨間見之蓋玉隨既久困場屋暮年始獲雋一第顧乃邅迴次且受病嬰纏而又賦性疏曠不受羈靮遂嘗以隻僕單舸翩然自放于山岨水澨間當夫興酣意適信筆疾書自然成文不加

點竄寬其意但不欲低首下心屑屑焉從事於漢唐以來諸大家所爲者而其文亦遂絕不與相類嗚乎此正玉隨之傲然自命倘乎有得不肯寄人籬落下者也而予觀其書則又未免出入穹淵吞吐日月稍近於淮南八公者之術竊甚玉隨譙產也譙本古壽春之枝境與巢舒英六相繡錯將無金斗騎鹽之氣代稟異人玉隨亦或鍾而有之而於其鄉巢父左慈之屬戛然以詭譎奇節者遂不憚放且誕焉以猥托於其中耶是未可知也嗚乎以玉隨之自負曾未

能少償其願不得已僅微寓於詩瓢酒扊之間而又不能不假于美漫以自表異斯其爲志誠有足悲者矣予自交玉隨已彈指三世俯仰今昔不勝人琴之感爰徇彝超請濟畳簡端爲述其梗槩俾歸而刻之其曰賜書樓者亦猶金馬門之遺意也若玉隨工於書法昆弟五人並以文學著顯則海內所共知不待予言

荆南墨農全集序

予齊年友徐子竹逸自戊戌聚首長安一別且三十散矣今年秋命其子某謁予於石城而以所著墨農全集見示予讀而序之曰嗚乎徐子殆庶幾乎有道之士矣古之有道者流性定於內而心境湛如舉凡可欣可戚之事一順以應之而已無與葢其所自得者甚深卽外物莫得而攖之也苟非其人胸檥齷齪斟所測知不幸坎壈當前則呻吟呼號不勝其鬱鬱無聊之感此匪獨爲性地之偏亦足以見自待之特薄也又其甚焉者本無牢騷不平之氣而名賜偶激則取古人之所以歷艱經險太息咨嗟者一一摹倣

而蹈襲之乃至搆爲詞章互相標置以取譽於當世此又與於浮薄之尤者矣且夫境遇亦何常之有可欣而欣可戚而戚爲歌爲泣各率其固然而已張皐羈激胡爲乎如離騷天問窮壓幽懷可謂怨矣而美人香草與洞庭木葉之文又何其婉而多風耶至於陶靖節嘯傲東籬飄飄霞舉昔賢稱其詩平夷沖澹出于自然由斯以觀古人之所以處窮通得喪之故者良有道矣徐子生平之境遇予固未得而悉之也然卽其一麾絕徼萬里孤征日與羌狒爲伍逆解與

歸來高堂風燭四壁儋石并擬人世所難堪之境徐子則淡然泰然優游自適若絕不知生平役役於艱難辛苦之爲者晚年蒔花種竹以詠以觴烟中自得之趣時時於詩筒酒屐中寓之故其爲文宕而逸澄粹而舂容庶幾乎和平大雅之遺而略無所爲張皇矯激之態以爲之累嗚乎若徐子者其可不謂之有道之士乎哉予也賦性卞急孤憤塡胸比來深自創懲而躁氣時乘即制之未盡讀徐子之書則又爲增一愧矣徐子其亦有以砭我乎是爲序

闇修齋集序

闇修齋集者予故友蕭子文超之遺稿也文超既歿之十有九年其兄文遠及其子元亨乃爲裒集所著詩古文若干首特郵至金陵問序於予蓋以知文超者莫予若也嗚乎予於茲重有感焉矣天之生人既賦之以傑出之材則必使之設施措注以見用於世或所遇不偶亦必發爲文章形諸著述雖沒世而聲稱於無窮又或享年弗永即論著未暇則於平日之所交遊締結者幸得一二賢俊相與往復上下其議亦庶幾牽連以不朽之數者無一焉而遽湮沒以終殆亦天道之必不然者也文超稟異姿博聞强記下筆數千言立就顧邅迴場屋求售一第不可得及倦遊歸隱潛心大業汲汲焉方以著書明道爲事而一旦遽然竟齎志以歿身後煢煢一息孤苦零丁遑問先澤而交遊如予則又世路落魄局戶憮憮亦未知所以爲故人地然則文超之所得於天者果安在哉今文超歿且廿載矣遺書一帙尚塵封敝篋中予雖闌干老涙濡毫而效皇甫之文其亦何能爲也哉雖

然文超學有原本諸所論列實足以行世且文遠聲名鵲起元亨亦嶄然露頭角文超之書豈終湮沒弗傳者傳不傳亦豈文超所急及而幽光未揭即後死者惡能恝然於其懷耶予也傷感之餘聊成弁語俾元亨姑藏以俟之云

願學齋文集序

文也者道之著也歧而二之其可乎是不然如有宋朱子其學孔孟周程之學其道孔孟周程之道也而於其論文則又有取於南豐曾氏若曰士君子立言

不苟當如是也夫學而至於朱子其言與六經四子並列矣顧何有於文又何有於文中之南豐哉雖然有說焉盖文與道非有二也因文見道與以道爲文雖若有輕重離合之間而要之源流本末則一而已是故二之不可也則謂不言道而言文不言朱子之文而端言南豐之文可乎南豐之文綿邈演迤斟酌於司馬遷韓愈而自成一家言者也朱子以其原本六經比之漢劉向夫韓歐諸家亦豈無經術而言之未醇故朱子猶病之也且南豐之自敘其生平也亦

曰學有未進於道者則疾之至於文事有不暇爲又嘗自謂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所學者博而所守者簡如集中南軒學舍諸記所云是已觀朱子之稱南豐與南豐之見稱於朱子則南豐之所以爲文者不大較然矣乎予齊年友陳公說巖固嘗有見於此其爲文也不求之南豐而求之朱子並不求之朱子之文而直求之朱子之道自家居以及立朝前後數十年惟取晦翁全書朝討夕究務窮極其藴底久之充乎有得發而爲文汪洋浩瀚盡變化之妙而

一準於聖賢中正之理故見之者直以爲考亭也而或又卽擬之於子固此說巖之善學朱子以善學南豐者也而爲說巖所稱許者曰黃公忍庵忍庵之著述可以等身然生平所汲汲者亦惟以讀書明道爲務未嘗斤斤揣合於古人之文而當世之言古文者必歸之其爲文固亦不一其體而眞醇正大之氣卽置之曾氏集中實可以勿辨此又忍庵之善學南豐且善學朱子以無異於說巖者也說巖所著樊川集予在京邸已卒業矣兹又於金陵得讀忍庵願學齋

集若干篇然後益信二公之所見同所學同其相爲推許亦無不同者蓋實有道焉存乎其間而非區區苟作者之可比也且夫二公不求同於南豐而未見其有異道在則然也是誠有如吾說之云云者矣若世之人則日拾南豐之口唾而沾沾摹倣之遂自以爲眞南豐居然寘其身於所謂八大家之列吾見其相去遠甚卽二公亦且笑之矣予不才文與道均未之有見也然亦頗爲二公所許嗚乎予豈能望二公項背哉而特不可爲不知二公之文者故於其序忍

虐之弊也復取朱子與南豐之所以爲文者而申論之以質之忍庵並以質之說嚴度二公必更有以教我矣

唐詩養蒙序

古者教冑之法原本於詩歌厥後幼儀內則宵雅肄三亦未嘗廢諷詠之事蓋先王設教端重明倫六籍皆常經也而詩之爲道溫柔敦厚其言易入而又習自童穉則其教可不勞而成誠以唱歎節奏之餘自有以盪滌邪穢流貫精神矯其氣質之偏而澤於中

和之域以故舞勺舞象必在童始之年而羽籥詩書理實相通而功維一致也秦漢而降師道不立訓育乖方兒童束髮入塾口授以三言四字弟取諸讀非有深義暨於稍長博習則亦惟詞章速化獵取名位而已坐是蕩陵傲慢蔑棄彝常又奚足怪耶伊川先生嘗欲爲韻語以教學孩而未及就若陳氏之禮詩温公之家範庶幾近之而塾師往往不一措意則世教從可知矣新安潘子發玉雅意復古取唐詩之切於倫理者別類分章彙爲一帙仍援引故實闡發義蘊以具訓於蒙士名之曰唐詩養蒙嗚乎此非深於教道而能爲是乎且夫詩三百篇其於倫紀固帶該備觀鹿鳴蓼莪關雎棠棣黃鳥諸什即大槩可覩孔子之訓伯魚首舉二南爲惓惓其教門人小子也則由興觀羣怨而極於邇遠之所事即三閭楚騷而後少陵擅一代之選亦惟是纏綿悽惻一飯不忘君親用能感人於千百世之下然則風雅之本原固自有在區區白雲紅葉斷斷乎無一切纖冶靡麗之詞曾何與於性情之故也今潘子於尺牘之中訓詞深厚法

戒朗然既有合於古人教冑養正之微指而於所謂四始六義尤能昭揭其大要之所存而不屑屑於月露風雲之末技嗚乎若潘子者始可與言詩矣亦始可以言教矣方今　廟堂之上敦崇儒術鼓吹休明溥海內外喁喁嚮化一旦
聖天子隆更老之典潘子應弓旌入掌瞽宗作興髦俊或邦之賢大夫修舉鵞湖鹿洞之遺蹟延潘子擁皋比其間將詵詵總角環集而聽都講其以嘉惠後學爲　國家弘菁莪棫樸之化蓋有量哉余於潘子

有厚望矣是爲序

焚餘草序

向君杏友楚之西陵人也少不逢時因託於吟咏以自見晚年擕其詩囊走海內遊屐所至必有詠言故集中登眺贈荅之作爲多其風指則大似少陵五七言近體尤善蓋書友之於此道亦勤矣予覩少陵之詩畧不行於有唐之世至宋黄庶父子方知好之庶固不足論卽山谷之蟠蟀跳桂捻之草堂聿韻豈有當耶前代惟李獻吉與吳明卿最號得其神氣而亦

未免於句字之襲自餘淺末俗學斤斤摹倣失之於粗壅平慢之習者又往往而是也書友生平服膺少陵而匠心獨運復能潄芳潤以來眞潞不屑屑於聲調體格之爲功將鄭善夫之所譏三大病者庶幾其俱免矣夫詩也者持也又時也感物觸緒一抒其胸中之所欲洩者而已卽少陵上薄四始下該諸家之長以集其成而其所爲負絶古今者則未嘗不在於涵茹自得之妙世之學者傾舍其在已所必傳之物而規規焉奉一家言以爲楷楷乃至窮年白首而莫知變古人所以吟咏性情之具果如是耶嗚乎詩凡泥古而不化其弊且與師心等不獨詩道爲然也書友厭近世詞家餖飣寒瘦之二弊而思以正之宜其所得于雅道者深矣乙丑冬書友特買舸至金陵謁予出所爲焚餘草二帙屬序適予以抱痾未及爲然已心許之無何書友謝世且宿草矣今年盛夏無事復於案頭取閱之乃搆成弁語寄其子某俾刻而傳焉蓋將爲今世之學杜者效一規匪特以踐前諾云也

些餘集序

予自幼埋首章句不喜吟咏長安鹿鹿風塵隨手應付都不成語丙辰被放流寓金陵偶發笥僮覩之皆可焚也遂盡斥去不存爾是荷鋤之餘偕友人游意登眺一觴一屐畧爲唱酬至於撫今追昔觸物感懷未免有情惡能已已十餘年間長歌短詠得若干首要不可爲無病呻吟者矣杜子于皇見而賞之謂宜付梓以公同好于皇亦楚人也楚人而好楚音固其性然乃如其所討授之梨棗因卽以些餘名其集曰

些餘者猶騷音也

南巡紀畧序

歲甲子爲

皇上御極之二十有三年是時遐荒底定率土來王

上益敍意昇平軫念民隱　特允廷臣請舉舉　巡

行之典遂以冬十月由東省抵江南所至　清問周

諮行慶施惠蔭行善政史不勝書時兩江制府王公

承　命扈從而月　恩禮特隆既役竣念躬逢曠舉

宜有紀述以備國乘爰倣記注日歷之義臚列　聖

蹤彙成一冊用昭示於無窮於戲誠盛事也稽古巡

岳覲后載之虞典而懷柔時邁詩人亦侈爲美譚然

先王省方設教之意所重端在於求瘼匪徒以侈游

幸爲也彼夫瑤池黃澤與紫蚪白馬之文不過鋪張

執轍誇示來茲君子亦安有取焉惟我

皇上如天好生遠符堯舜　六龍所御不特康衢父

老共仰卿雲即蟲魚草木亦並歡忻游泳於光天化

日之下誠所謂一遊一豫皆足以飭侯度而阜羣生

自載籍以來未有若斯之隆盛者也而制府公適以

封疆重臣出入　法從　顧問之下剴切敷陳與夫

都屋幽隱罔不立徹　天聽者沐　恩波明良一德

之休允足以焜耀史冊度越千古於戲抑又何其盛

耶夫廣

上德意以施澤於民與夫揚扢休風光垂奕禩皆古

大臣事也然則公之所以篤忠勤稱任使以丕造於

東南者斯卽可以見一斑矣予湛落已久亦嘗從公

後瞻仰　天顏濟濟　恩遇故於是錄之成不禁颺

言簡端以附於謳歌擊壤之末云

誠感頌言序

制府王公既下車之三年爲歲丙寅適夏月江南大

旱民惴惴憂之公乃率僚屬躬禱如禮雨澤立應民

以霑足歲大熟金陵人士洋洋乎誦聲作焉誌公德

也予請爲推論之禮記月令仲夏命有司祈祀山川

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

於民者以祈穀實陳澔曰吁而求雨之謂雩明乎爲

民請命必本至誠惻怛以將之區區祝史舞佾猶具

文也秦漢而後雩禮寖廢如皁衣朱鼓之飾黃龍蒼

葛之儀皆訶褒不足道而外傳所稱遂曰龍降與仙
翁虎跡則尤其誕謾不稽者爾公之爲雨江也殫力
拊循亦既休養滋潤之矣不幸愆陽見告則又暴身
引咎一如古人之爲宜其昭格感孚捷于影響而災
沴不足以爲害也世俗者流往往昧於經義崇信師
巫雨暘禱賽之事皆舉而聽命于黃冠星劍之子若
爾則國有大蔵只一茅山羽士運符祠序足矣又何
必壇壝牲幣與夫瘞掩醫之兼舉哉此又説之大難
通者也嗚乎賴近以來王政莫修左道日盛召災厲

而蠹民生職此之故矣予故爲發明其義以見公之
所以捍患濟民者悉本於先王修意修事之實而一
切鄙褻荒誕之說舉不得而參之也是爲序

德造頌言序

邇年海宇綏靖六服承流
聖天子勤思上理欲措斯世於雍熙而敎以管絃之
化念江南爲人文淵藪特破成例 簡吉水李公翺
齊來視學政蓋異數也公被命至官力振衰敝殫心
甚飭以稱上任使風釋菜乃檄集江寧九屬生徒爲試之凡序
出而士論翕然相與發爲詠歌裒聚成帙以壽梨棗
而屬余弁言簡端余作而嘆曰美哉斯托盛舉也間
嘗謂學校之政代有沿革莫不以教化爲先務 國
家重道隆儒遠邁前代諸所釐定章程懸之 令甲
者至詳且備撮其大要惟是崇正學敦實行爲諄諄
揆之虞廷教冑與三代明倫之制未之有易也雖科
目造升率由制義而有司尺度亦必以經傳名言爲
準即其簡牘之中修詞陳義何莫非聖賢精神命脈

之所存是故道術之醇駁運會之汚隆皆由是而出
嗚乎顧不重哉自此來學使奉行往往寖失其意其
號稱職業修舉者亦不過以帖括爲功程以詞章爲
究竟甚至廣開中納行同市井子衿城闕之刺又奚
足怪也公則悉取所爲積習而滌除之其課士也敦
孝讓厲廉隅潔有合於周禮三物六行之意而月試
歲校獎拔糾抑一稟經訓以爲斷覘程氏之太學科
條與朱子之貢舉私議殆不啻異世而同符焉嗚乎
可謂盛矣昔敬軒薛氏督學山左首揭白鹿洞規以

之奏勤勤懇懇師生之間藹如骨肉即邵二泉之於江右張常甫之於荊楚其興行造士亟卓犖可稱今公之所爲於古人曾未嘗多讓焉蓋公來自豫章尊人爲司馬梅公先生當其問寢趨庭貂聞有素而十餘年來翺翔 崇藩蔚爲儒宗及一出而膺斯文之任宜其盛美昭融可媲前哲而非近今俗吏之所能望其項背也易之賁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詩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然則 國家作人之化吾道昌明之期庶幾於公親見之也哉余屏跡菰蘆久不與聞

世事公顧不我遐棄殷殷下詢茲復誦公之言美公之政喜其大有裨於文教也故徇諸生之請而爲之序

曹公崇祀名宦序

國家設織造署於江淛以應 上供匪頒之用命內冬官出領之雖亦猶前代文思綾錦之遺意而職任則加重焉康熙癸卯完璧曹公以宿望被 特簡來江南視事金陵本佳麗之地易作奇巧以滋蕩靡而異時奸弊之叢倚者且蝟相積也公至則殫力爬梳一洗從前之陋又時時問民所疾苦不憚驅請與張以甦蠹困如是者二十餘年洎甲子夏以勞瘁卒於官易簀之五月適

天子巡幸至秣陵 親臨其署撫慰諸孤 特遣內大臣以尚尊賜公若曰是朕藎臣能爲朕惠此一方人者也而都人士益思公不能忘既合請於有司張鼓樂導公主脩食學宮名宦祠復作爲詩歌壽之棗梨以侈公盛美予聞而嘉之因嘆公遺愛入人之深而斯民三代之直猶未澌然其盡泯也粤稽有虞之

世垂裳而理國以觀象施采屬之股肱耳目之臣而周禮典絲染人之職並隸於天官即辨物楊賈均有要會李景亦曰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女工害寒之本也然則黼黻絺繡之事所關亦綦鉅矣前代內外織染之設初未嘗不善也沿及中晚建置繁多增派召買攫趨如騖而聲果瑤承之輩銜命恣睢江淮坐困杼軸其空已兆於正嘉之世有不僅花石綱之爲厲三吳者矣乃若公仁心爲質嚴國體而恤民隱卓有古大臣之風廿餘年間晝維夕考恒欲存撙節愛

義之過於機絲夜月之中卽遊將入覲者所面陳亦
權以荒哀衰蕭爲法式以裂帛蕭詞爲覆規就就焉
將致誓於古人哀裳在笥之義蓋公之志雅欲以制
節遊度御碑
聖天子之儉德而下以裕東南之民方於普存也嗚
乎公之用心亦良苦矣以故歿後猶游荷 恩綸榮
哀備至峴山之頌洋洋於秦淮鍾阜之間而公長子
某且將宿衞屬處持囊簪筆作
天子近臣次子某亦以行誼重於鄉國則天之所以

篤佑於公子又爲得而涯際之也哉予窮老於世匿
影長干頻辱公式廬之禮而收冢大器孚與公接緒
側獨公譽聲布謚無間於童叟故於是編之梓也竊
盟弁言以識公懿行傳續之梗概云

薛公崇祀名宦錄序

士大夫銜命以事茲土也德澤入人至沒世不能忘
如史冊所傳爲循卓者去必見思雅有詩人棠咏之
意焉然孔子遺愛之稱必歸之誨殖誰嗣之子產小
民至神也不相不謳向方而道異決非一朝夕之故

矣若從以誠捐惻意相齊飭以成其私則雖旁祠者
祭過冢拜碑亦不過末俗攀轅臥轍之具文耳豈足
以語於終不可諼之至義哉以予所聞關中薛公庶
幾古之所謂遺愛者歟公於明懷宗初來判衡陽儲
務力革漕白二糧宿弊闔郡便之繼歷署郴州常寧
宜章諸篆人以比之張趙時內監孔文源者督造桂
邸凌轢有司地方自郡守下手版趨謁惟恐後公則
相見長揖而已坐是與之忤委採鳳陵香楠入蜀以
勞瘁卒於涪衡人閔公之歿也爲之巷哭爭繪像以

祠之崎嶇天柱之間儼若荆南之豐碑焉 國朝歲
庚申距公之世五十餘載矣適公令嗣今中丞梁翁
爲星沙左轄褰帷過衡衡人遮道聚觀追思舊德益
嘆息泣下相與合請於所司祀公於學仍作爲詩歌
以紀其事蓋公之造於衡也久而弗能忘有如此者
鄒志如張齊賢韓丕廖觀及高從訓史中之徒雖後
先以剛得擢稱而倅行令問則首推公爲最予又按
劉宏刺荆州士女戀慕後其子璠徵爲內史江漢間
誦服翕然又穆亮繼父羆持節爲將軍恩德並著荆

時甚洽之其事實與公相類予楚人也方童時即從諸父老稔公湖南之政比來流寓秣陵又具悉中丞公之治江表與公孫華麓君之倅名郡濟美一堂並擅當代之盛則知公之所以豁濡白之傳而光大其閥閱者將繩繩其未有艾也故於衛人之誦公也樂爲里言以弁之

蕭長源奏議序

人臣事君祇以口舌爭末也然至不能不以口舌爭其時事大可知矣歐陽永叔曰宰相尊行其道諫官

卑行其言夫誠有行之者矣亦奚俟乎論說爲正惟不然而職言者乃汲汲惟其說之進鮮不惡聞之矣况非其所職者猥爲之大聲疾呼而冀其一或聞之也不更戛戛乎難哉此識者每爲升降消長之感而不禁涕零於邑于其際也如滎陽之在隆興紹熙間也前後封事及奏劄無慮數萬言諸所陳說殆不啻若蓍龜之告而諉之者至指爲沽激近名或迂濶無所切當曾莫爲之一省而稍爲試之百世而下猶或曲宜當日誤人家國者之誅而致咎于道學諸君子之不足與謀以爲婾合取容者之借口噫此誠尚論者之証也龍比仁人也當其時即欲不龍比不得耳豈比爲術不善出儀秦下哉老泉之云亦未足爲定論也由斯以譚行道難矣建言亦豈易易耶長源蕭公閩中宿儒也方辨志時即以道濟天下爲任弱冠成進士司李邢州多異績

先皇帝召見親擢爲侍御史 命甫下而中外加額曰是欲澤被蒼生者也公在西臺八年舉用人行政國計民生諸大事靡不條晰敷陳之而于君德之修

蓄人心之邪正尤三致意焉爲鐵纓之計者鮮不爲公縮頸乃每奏上必得 俞旨見之施行天下享言之利溥矣而不知公之爲此固不易也夫潔身美聲譽非君子之得已公謨猷入告咸吾君止藉納諫之美而在已不必有伏蒲折檻之名然則公之爲與其所用心于古人果多讓哉今上且晉公清卿備大任使矣從古志士仁人得此于其君者未之概見而公之遭遇如此甚矣公之幸也公尊人某先生倜儻嚴毅屹然爲東南儒宗凡公所

竟堂得之庭訓者多也今公將歸里門下熙老山谷肆力于性命之業以俟他日經綸謝贊之用吾道之大行庶幾且碁俟之哉予楚江人也側聞公下風久矣近獲登公之堂誦公之言因慶公之遇而拭目公之大有爲于斯世也于是乎書

徐山琢奏議序

人臣事君以勿欺爲本勿欺者誠也誠之爲道固生人立命之原無之而可或離者而至其書思對命思尺宸扆則尤不容他念夾雜其間況諫官作一人耳

目上自宮府下訖里巷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悉於其言焉是寄而謂可漫易爲之則萬無此理唯是精白夙夜自矢靡他庶幾圖塞於萬一然則存誠要焉矣程子曰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牖之意而紫陽以爲伊川至誠惻怛防微慮遠發乎愛君之誠可以爲後世法先賢之言豈其欺我哉山琢徐公遺事

世祖物望屹然遂由大行擢侍御史公感激　恩知多所建白搏擊豪右指斥當世略無撓避嗣遇今

天子臨御萬幾薄海嚮化公首請

上開　經筵視　講儼以謂典學敬德爲治天下第一要道言之甚力至於任人立政國計民生諸大事靡不痛切敷陳務裨實效尤念河渠漕運爲西北命脈攸關前後凡二十章上疏不下萬餘言洞悉源委指數利弊列眉觀火石畫非然朱子所謂天下之大本當今之急務公固已兼得之矣蓋公生平光霽磊落絕少城府抒忱謀國備極周至伏蒲焚草莫不有肫篤懇惻之意行乎其中故每奏上必動　天

聽下　廷議見諸施行少所寢格朝野咸翕然稱服曾無間言嗚乎公之所以得此固自有道矣而非然者內不可以對妻孥外不可以質僚友矯語悲憤故抱杞憂或假抗激以鳴直或托和平以示厚胥胥自書頭面畔如浸假而其言是也君子猶或惡其似焉況乎龐雜乖謬顛戾義理徒爲此痛哭疾呼之狀以鬧當世非薄士夫之端是亦吾黨之過焉耳矣司馬溫公歷事四朝凡陳五規六事自謂生平力學所得盡在是又曰吾生平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蘇文

應亦以溫公動天人信中外皆本於一誠古大臣所
以自立往往而是茲公之所爲覩古人無多讓即欲
不謂爲不可及得乎哉方今
聖天子銳意化理維新百度賞公敷奏之功居多近
且 擢公贊理夏曹爾泟嚴遽公將出其生平所入
告者大爲措施以佐 盛朝昇隆之治庶吾儒存誠
之學實可有裨於家國也於公益信而予之私心慶
幸抑又何有既哉予不敏雅悉公素行茲同人最公
奏議梓以行世予固得而樂道之也因弁言其概云

于振甲撫直疏議序

壬戌癸亥間于公北溟以清望重臣總制兩江一時
長吏咸爭自濯祓而其中循卓尤著者則維江寧督
太守于公振甲振甲之守江郡實北溟薦之也故其
感奮益力而砥礪益嚴予也病卧石城罕與世接北
溟念齊安一日之舊常常過從振甲以北溟故亦特
爲加禮而予因得周旋於二公間無何甲子初夏北
溟以勞瘁卒於官江南爲之罷市而予與振甲則尤
抱斯人之痛者也是年冬十月恭遇
聖駕巡幸至金陵訪知二公之治行予適蒙 宣召
亦爲之極口二公夫予豈有私焉 清問之下無敢
不正對耳踰月
至尊回鑾加賜北溟卹典特優而振甲亦有上江觀
察之擢矣乃未數月復由觀察特晉僉憲巡撫畿輔
蓋畿輔素號稱難治務在得人而又爲北溟所過化
之地是
天子儼然以待北溟者待振甲矣振甲 陛辭之日
侃侃面陳亦欲以北溟之治畿輔者報

皇上迨抵任之後興利除弊弭盜安民諸所設施實
無一不步趨北溟
天子聞之大爲嘉悅顧左右曰兩于咸能果相若也
朕心用慰矣於是 特詔吏部加宮保銜以示優眷
眞駟文鑾之錫便蕃不絕海內爭傳而榮之夫二公
之操履同幹濟同其姓名恰同而特被 恩遇則又
同兩賢並時輝映接踵將千載而下頌
聖主知人之哲而予亦得猥託於薦賢爲國之誼斯
其慶幸爲何如哉雖然予因之有所感矣學者一行

作吏委身事君上則知有宗社下則知有生靈而已
他何計焉至於升沉顯晦類有天焉以主之而絕非
人力之所得與況 聖明在上洞照幽隱黜陟獎壘
事理較然如二公者孤踪介操可質鬼神初何嘗借
資於舉援之助而仕途騰達一歲九遷 恩禮之隆
至爲史冊所罕見彼回邪狂惑之子終日紛擊希心
詭遇究其所獲果孰與二公然後知
聖天子轉移振作之微權誠非尋常之所可測識而
重嘆夫營營逐逐者之竟何爲也今振甲將梓其撫

直疏議以行世而特屬弁語於予予固雅悉二公之
顛末遂颺言簡端以誌盛美且爲士類示勸云

正環賦錄序

從來養民莫先於制產而制產莫重於平賦是則均
田定稅固爲政之首務而邦大夫之所當盡心者也
環邑土田有額賦役有規所從來舊矣自有明之季
一時豪強勢宦恣爲并兼稅糧多所欺隱而國初兵
燹之餘版籍蕩滅奸人猾胥又從而逞飛詭之術於
是弊實殺生科程廢壞富者日隱占貧者日包賠官
民交病莫可窮詰者且數十年所矣前此蒞茲土者
未嘗不思有以正之而宿蠹交蟠勢多掣阻往往束
手坐視付之長太息而已丙寅歲關中梁侯來下車
甫匝月洞燭其弊乃不畏強禦不恤浮言毅然以釐
剔爲任於是力請於上司舉行丈量之法正經界稽
簿書清逃亡核脫漏區畫井然遴里正之賢者董其
事侯仍單騎裹從循行鄉鄙躬履坵畝而勘視之句
股有制圭撮有紀圖冊有式郵移賄囑有禁懲弊勞
之格嚴餽遺之罰三載之間田疇歸額租調返經稽

困以甦恒業以奠五鄉之衆殆猶出湯火而登之袵
席也而又爲慶其山川料其土物第其肥磽高下而
差等之務俾苦樂均沾凶荒無害用是勒爲典則垂
諸永久良法美意蓋不啻家喻而戶曉焉而向之所
爲奸猾豪右者亦罔弗俛首聽命莫敢騰舌嗚乎此
古循良吏之所難能者而侯出之裕如斯其措注顧
不偉與且夫田賦亦綦重矣阡陌既闢而後限田計
戶諸法無益生靈徒滋紛擾即楊炎兩稅合戶丁而
問資產科等鈌如亦難云盡善此李渤所以陳攤逃

之弊而李翱復作平賦之書也今侯之爲此鈎稽核實一舉於周禮土均之法與縣師遂人之所掌而其間剖析周詳則又不失禹貢所稱任土則壤之大道焉况乎令出惟行民不勞而功以集侯之所以臻此亦豈易易也哉　國家賦式之經早已頒諸　令甲而財賾錯與斂施盈絀之間尚不無煩司農之計自今賦役一編　特勅中外所司集議而詳輯之矣倘得精敏諫練如侯者爲　簡命而綜理之吾知其規畫較陳經緯悉具定有以佐

聖天子底慎節愛之盛心將足國裕民之至計即於是乎在若區區如元和景德諸會錄僅臚列其金倉出入之分數而略無關於體國經野之大端此則非侯之所屑爲者也侯登癸丑進士與予有一日之雅生平抱負瑰瑋予固已素習之今年春自金陵扶櫬歸葬於濮襄事之後乃得拜侯於棠下而益親炙其爲人舉凡侯之所以力行善政於吾濮者父老子弟且交口稱頌之弗置也予特就正賦一舉慨言於兹緣之首以少附於輿人之義云侯名某字稼齋陝西咸陽人

鄧盆河世家譜序

鄧公偶樵盆河武曠工十一世孫也以才望累官湖北叅政後解組被服儒雅優游秦淮鍾阜間念先世起家行陣爲有明開國勛臣歷數百年子孫散處譜牒多所遺落誠恐世繫莫稽日就淆亂甚非所以敦本敬宗之意乃倣歐陽氏族譜之法立爲宗圖源流遷衍支派炳如仍敘錄祖宗來功業顯著載在冊府與見諸士大夫所傳述者一一臚列而表揭之而又

終以庭誥格言如干則以垂訓於後裔既錄成特問序於予予觀氏族之學莫盛於魏晉自李唐而降亦寖廢矣舊韡閥閱之家號稱闊博者往往莫知其所自出而浮薄矯僞之子則又妄附名門冀引異類以至誣祖亂族而弗顧蓋晚近聯宗之弊亦匪一朝夕之故也今叅政公既追溯其得姓之由又歷考秦漢以來名人哲士表表史冊者並皆以世遠傳疑槩置弗錄而斷以盆河王爲始其用意之嚴且慎如是庶幾古人所以尊祖睦族之大義而晚近浮僞之陋習

且自公而竄正之矣然予嘗紬閱前史至所爲寍河
王世家未嘗不爲三致意焉王年甫十六卽以膂力
事太祖度其時固未暇有事詩書也乃從龍二十餘
年屢摧勁敵歷鎭雄州所至成功致身上將其歿也
銜享大烝恩禮隆備直與中山開平相埒嗚乎開國
諸臣得此如王者亦寥寥矣是道何德也哉史稱王
温恭愼密雖訶譏弗爲怨言太祖推信任之意其人
勞瘁不伐卓有君子長者之行不徒以勇略冠軍當
上意以故交驩魚水恩遇日隆褎然與徐常二公比

烈固其宜也然二公者身歿未幾邦家多故至靖難
之際嗣子竟亦未能免且當時子姓之盛惟西平武
定爲首沿及中葉亦並以驕奢恣縱致干憲典雋中
朝士夫所薦求如武順自申國下積十有餘世子孫
繩繩繼序中外帖然無間言者實未之槩見然則上
下數百年郞不得不首推衛公爲一代宗臣也者亦
自有說矣嗚乎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大都以薾陵取
敗卽神明之冑不數傳而降爲皁隸者亦以振起之
之其人也如武順者功高而德懋積厚流光自應承

世於無窮而猶政公復能修明譜牒上追先烈而光
大之而其釐定規程昭垂訓誡則又一衷以仁義道
德之指而盡去所爲紈綺綮介之氣此其貽謀垂裕
之善豈近今巨室所能幾及後之子孫率而由之繩
其祖武則寍河之遺澤雖與天壤並亘可也其量直
世云乎哉寍河本虹人洪武初賜第金陵置別子某世
居之猶政公則其的派云

兩江制府王公壽序

我 國家稽古建官以綏億兆直省自燕畿而上開

設制府以統領之其權與唐節度宋使相等任綦鉅
也而兩江爲東南重地尤
上所注念故每推補必愼其選甲子夏我潼川王公
由江撫特畀茲任北 命下中外欣欣有得人之慶
今甫及二期而治績果蔚然有成焉猗歟盛矣考建
康古都會也外控江淮內連湖海卽洪州列郡實當
荆吳甌越之衝山川形勝甲於寰宇然江表自六代
以來習尙浮靡日趨以敝而豫章之俗嚮義而好爭
所從來亦遠矣稽之前史頗號稱難治故雖以周文

襄之設施海忠介之操行往往磐譽參半今蒙皦汚
嬌亢之議甚矣化民成俗之難而得之此一二邦者
尤非易易也公則一惟以至誠惻怛行之潛移默運
措注淵涵略無取乎矜名舞智之偏舉夫飭吏字民
敎行勸士及一切興利袪弊揆文修武諸大政罔弗
蠲然具舉捷如鼓桴而絶無所為章程文告之迹卽
江閩海澨遐所谿谷之子爾宅爾畋優游於化日之
下皆曾莫知其所自焉猗歟盛矣蓋公自髫年翱翔
禁近已頎然負公輔之望而十餘年來敭歷中外險

夷一致宦遊所至俱極過化存神之妙蓋誠至則感
孚德隆斯化洽非僅張弛競絲之末所能彷彿其萬
一者也考前代如夏忠靖王端毅並以耆德元老為
時宗臣而述其生平建豎亦惟東南治績為最著繇
二公處熙洽之會卽康濟猶為易集若公適承寇氛
搶攘生靈凋瘵之餘經理艱難規模繁劇甚非二公
之比而絜量功效則且越二公而上之然後知伊呂
旦奭之才何代蔑有而亦安有今古之或異耶善哉
周書稱畢公之詞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乃復申之

曰亦有無窮之聞而詩人之咏申伯也則曰文武是
憲柔惠且直其咏仲山甫也則曰柔嘉維則明命使
賦詩書所稱亦豈異人任哉其殆維公之謂矣記甲
子孟冬公下車纔三月爾遇
天子南巡至秣陵公卽首被　嘉獎　錫賚便蕃海
內爭傳為盛事今年仲呂月丙午為公覽揆之辰兩
江士民之手額而稱觥者趾相屬也予交公最久居
公知最深邇年流寓石城託公宇下故與聞公德政
甚悉竊有見於公之澤潤生民實媲美曩哲休行令

聞有可與天壤同其紀極者故從都人士之後敬抒
誦言為公進一觶焉若區區雲璈海屋之綴詞知不
足為我公獻也謹序

錢礎日七十壽序

歲丁卯冬十一月某日為錢礎日先生七十誕辰先
生友人與門弟子相率作為詩篇以侑觴而屬予為
文以弁之予固未嘗見先生也然自予髫齔時卽已
熟耳先生名恨無由一識其面丙寅被放至金陵雅
欲走錫山相訪適以卧痾不果甲子秋予友高子節

培遊暦始得悉先生生平兼盡讀先生之文而先生亦遂因節培道欽倘於予自是書問不絕時時以近著見示屢有過從合并之約亦竝不果然兩人相須之殷與相成之雅則實延今所無乃知人苟相知絕不關見不見也予竊謂先生之名著海內且數十年所矣諸凡有志之士咸願得訂交於先生然觀其所嚮非以風節相慕尚則惟是考正其文章附諸交遊聲氣之末焉耳若先生之潛修深造可與古人相對越者則未必能盡知之無怪乎先生之道愈高而遇

日窮也迺年以來海內清晏

聖天子崇獎正學　詔各直省修復書院蔚起人文於是當路鉅公及邦大夫爭設皐比以待先生東南學士皆喁喁焉願得及於其門而東林扶風兩書院壇席尤盛道南梁谿之緒至今茲而一振所謂斯文不朽之大業其在先生矣而先生益爲是懃懃汲汲佑啟切劘罔閒宵晝與人爲善之忱老而彌篤略無所爲厭倦之意此非信之真任之力而能如是乎且夫聖賢之所爲壽世者以德不以年如顏冉之遺是千古是也然而年之貴於生人也自箕子已言之矣予思予相傳壽過百齡幾與伊呂相項背而宋之譙天授受業程門有得於持敬之說壽亦至百有三十大都敬則誠誠則久理有固然無可誣者今先生於存誠主敬之方既講之有素則其所以永世於無窮者固不僅以其年而其年則又何可量也予不敏自謂知先生最深故因同人之請特爲發明先生所以得壽之道以告當世以質諸同人庶吾黨之所以致祝於先生者當亦不越乎此義也先生其爲我進一觴

否

鄭夫人壽言

世罕有乞言壽其妻者有之自虞予始虞予履同譜友也一日請履曰予少也貧幾不克有所成立其所以得此者荆人內助之力居多也荆人出同邑鄭氏鄭爲越州閥閱家故其子幼嫻內則及笄歸予克敦婦道時出簪珥以佐誦讀事堂上二人孝養備至予初筮仕秦中距越凡數千里雙親以道遠不獲養賴其經紀中饋晨昏甘旨靡有缺閨門之內雍雍肅肅

親疏髦孺無間言姻里化之今年蜡月五袠矣丐予一言爲巾帨光嚴曰有是哉此固婦道之常耳而世或鮮能者視爲庸行而忽之也夫人祇求盡其倫理之恒而固已可傳爰然則吾子之刑于而家者不亦大可見乎此固吾黨之所樂道者也乃作歌曰鄭門有子嬪于虞勤儉貞淑相厥夫有朱有紫仍紛襦舊時荆布增清癯捧匜執匜事翁姑盥潄雞鳴不言劬宜家宜室娣姒孚振振孫子稱懸弧女德如茲洵楷模佇看　鳳誥下　天衢我亦從之揚德隅

經義齋集卷之五

孝昌熊賜履著

記

重修明道祠記

江寧之上元邑舊有祠一區以祀宋儒程明道先生考郡志載祠創始於淳熙中劉公珙朱文公實爲之記洎明初毀築學使者廨萬歷壬子我江夏芝岡公來督學政因其舊址而拓之歲久傾圮至沒爲僧舍前制府于公周視愴然謂宜亟修舉也乃撥郡守于君成龍郡丞朱君雯董其役二君趣赴甚力爰募衆輸助庀材鳩工甫期月而朽敝者易新堂廡齋湢規制畧備既落成予從諸君子後釋菜而奠焉仰瞻榱桷煥然斯道之光也先生裔孫彭屬予爲文以記之予按先生之道實接鄒魯之傳宋元以來亦旣通祀學宮俎豆百世矣其生長及過化之地各有崇祠以妥其靈若上元其一也考先生弱冠舉進士初任主京兆鄠縣簿尋調上元夫簿微員也宜若有所不屑意而先生爲之一如其爲大吏焉會令罷去先生以

爲攝邑事則爲殫心職業備極周至如均田稅修學
漸贍營卒簡訟牒遵服制脯池龍折勢竿再歲之間
教養兼舉休行善政史不勝書先生嘗曰一命之士
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嗚乎可謂能踐其言
矣然史稱先生達於從政區畫精詳不動聲色而事
自理由州縣而臺諫由臺諫而僉判諸所措注建白
無一不以宗社生靈爲惓惓故宦遊所至綏來動和
幾於聖人之能事然則上元之治蹟猶儒效之始
見端者爾蓋先生之治原本於學先生之學一主於

誠誠也者造化之根柢而三才之極致也先生以誠
意爲感通表裏渾融顯微貫徹其不言而信不行而
至之妙固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嗚乎是豈可作而致
之也哉然自先生之歿且六百有餘歲矣世遠言湮
正學日晦江左尤浸淫六代之餘士習頹靡動趨旁
徑即我生以來曾未有見眞能讀伊洛之書以求所
謂聖人之道者先生之學或幾於其熄矣及異怪治
不古若而生民不獲與於三代之隆也今諸公之爲
是役也其亦雅有景行前哲振起斯文之意故予樂
得而書之因以發明先生所以爲學與所以爲治之
大端以告當世且冀後之來蒞茲土者庶幾遡而尋
之俾巋然靈光永爲此邦人士觀感閩淑之地則其
爲功於斯道也亦寔有紀極也哉謹薰沐盥手而爲
之記

重修東林書院記

東林宋儒楊龜山先生論學處也明神廟時梁谿高
景逸顧涇陽二先生倡道東南遂因其舊址構爲書
院偕同志講肄其中四方之士多歸之於是東林之

名滿天下天啓中魏璫煽虐大誅戮海內正人特指
東林爲黨籍書院以燬及璫敗有旨修復而喪亂之
餘傾圮如故僅道南一祠頹然蒿烟衰草間而已今
天子隆重師儒崇獎道術近 特允言官請 詔各
直省營建書院爲士子觀摩地於是景逸先生之從
孫節培集里中戚友申請於有司庀材鳩工廣行購
募逾期月而落成講堂學舍規制悉備諸生以時誦
習不異曩昔節培乃走書至金陵屬予爲文以紀其
事予登俯仰今昔而不勝世道升降之感也從來書

院之設本與學校相表裏頃近以來往往以講學之故致干時君時相之怒嗚乎此何爲者也夫學也者學爲聖學爲賢也講也者講明所以爲聖爲賢之理俾知所從事也因其迹以考其心豈非宇宙之常經人生之切務而君師天下者之所樂聞而亟許之者乎乃或者從而嫉惡之至設爲厲禁焉禁之不已遂不憚誅夷竄殛之加以流毒於當世嗚乎此果何爲者也粤自削跡伐木而後君子之禍一見於宋紹聖再見於慶元嘉泰之間逆至前代熹宗之世而其禍

彌烈矣世道淪喪國事隨之覆轍相尋曾莫之悟是可不爲之寒心乎哉雖然撫今追昔反而內求吾黨亦當有分任其咎者矣蓋小人之忌害君子也非必有深怨積恨誓不可竝生於天地間者也惟是平居立身制行殊途背馳不啻若薰蕕冰炭之不相入而所爲君子其人者則又待之甚嚴絕之太過致若輩無地以自容又不幸吾黨之聲譽日隆交遊日衆一時標榜附和之子或未免名實乖違首尾衝決遂未足以服若輩之心而適予以可攻可議之槩此同文黨錮之獄小人得悍然爲之而略無所顧也然則講學一事顧可以終廢乎是蓋有道矣方今　泰運方亨宇內增庶之盛蒸蒸蔚起嗚乎此誠斯道昌明之一大機會也則願吾黨有志之士以嘿識爲真修以篤行爲至教勿口舌軋擊以矜能勿意見紛挐以長傲尊賢容衆嘉善矜愚偕遊於大道爲公之世而絕無所爲怙己淩人之弊聞當世以雌黃我輩之端此則　國家化民移俗之至意而亦從古聖賢開物成務之極功也據斯術也以往將講學二字永爲千古

美談東林名勝直與天壤並存可矣予生也晚嘗從先世遺書與聞梁谿之緒論茲幸逢是役之竣也爲之析衡往事不禁感慨係之因書爲反躬刻責之言以自勉勵且爲吾黨勸也吾黨其亦有以許之否是爲記

谿然樓記

予既至秣陵遂卜居於北城之蓮花橋蓮花橋者青溪發源處也溪之上有樓翳然溪水環遶其下時有小艇如梭隱隱出沒榆柳間啓北牖則鍾阜烟雲可

迎爽鳴寺塔如筆卓立其前自城北而西而南三面林木滃鬱之勝皆可憑檻而數風花雪月四時異物亦變換莫窮予讀書之暇偕友人每一登眺則心目一開不覺襟懷之爽潤而塵坋之消除也爰額之曰活潑潑地而名其樓曰豁然說文曰豁者通谷也又疏通之義子之名斯樓也亦此意耳雖然吾之寸捐狗六字也上下往來何所不具而必沾沾於流覽之一瞬不亦隘乎曰非也吾心與萬物亦祗此氣機之運動與理趣之關通而已至人仰觀俯察擬議變化

無在非表裏感應之幾而學者隨處體認即境以證心亦庶幾所謂高明游息之裨益焉是故善觀之塊居兀坐猶高望遠矚也何則動亦靜靜亦動也不然非徒逐外誘則揣弄精魂胸中之錮蔽閉塞亦已甚矣欲求一旦豁然之境豈可得乎甚矣哉所謂豁然者之未易幾及也予故於其記是樓也而申言之

愚齋記

愚齋者予與友人讀書論學之室也客有問於予者曰聖賢之言愚者數矣子奚所取諸曰愚也者固亦聖賢之所甚惡也所惡於愚者爲其詐也爲其自用也凡愚者氣必昏質必鶩昏則昧於理而發則咈於事而又不自安於昏且鶩也從而誦譁狡黠以飾其非傲狠謬戾以遂其過寘頑嬌悍老死而莫知省悟此則吾夫子之所謂下愚不移者也予也不敏固天下之至愚人也然言則必信行則必果硜硜然惟恐其或鄰於僞也疑則審問之滯則疏觀之懇懇然惟恐其或狃於偏也凡予之意亦止求如吾夫子所云古之愚者而已乃若顏氏之深純潛默終日不違與

甯武子之不避艱險沈晦以免患則皆似愚而實不愚者也乃古今之大智也予又惡乎敢客乃避席而歎曰善哉子之論愚也敬聞命矣作禮而退予因次其言以記之

默默軒記

予愚齋之右偏有小亭一區形如笠大如蓋頹然叢薹亂樹中前有石山如拳雙栢夾立高可數丈儼若崇牙週圍敞豁無礙得月最早予每獨坐其中輒竟日不出一語因而名之曰默默軒嗚乎默之時義大

矣哉大默識深通者也默修實踐者也此自大賢以上事千慮有忘焉而未之逮也若夫緘默以取容雖亦君子明哲保身之道而世之奸人鄙夫則往往以之設施弃伏機械陰肆其毒於不見不聞之間以爲害於當世此則聖賢之所必誅而吾黨之所首戒者也嗚乎默之時義大矣哉或曰吾子之在朝論治謇謇如也有野論學侃侃如也嘗閱其好辨矣未聞其尚默也今則潛焉遠焉幽元沉閟與斯人相喻於行生外彰之天殆所謂默而成之者非耶抑或有所大

不得已焉者存乎其中而姑爲是隱忍以待之若子瞻之諷君實有所爲年來學喑啞之說者耶曰予庸淺人也而易克爲此或曰噫嘻我知之矣獨不見夫所謂離憂者乎其九章曰眴兮杳杳能靜而幽默其卜居曰吁嗟默默兮誰知余之廉貞意吾子其殆有取於斯也與予曰唯唯否否既乃漫應之曰將無然

下學堂記

予於齋後之隙地構屋一楹藏所積書卷其中扁之曰下學堂而乃爲之說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嘗論曰下學而上達聖人之言上下莫明著於此矣上也者理也則也精義入神是也下也者氣也物也灑掃應對是也二者離之不得雜之不可一以貫之者也若舍上而言下非其下矣失則滯舍下而言上非其上矣失則空滯者支之弊空者異之弊皆非有與於上下一貫之妙者也以予觀之苟得其斯道妙指之所存則言氣而理在其中言物而則在其中言灑掃應對而精義入神在其中灑掃應對下學也精學入神上達也學者亦惟日從事於

灑掃應對之間而已卽不言精義入神可也而所謂精義入神固已不外於是矣是則予之以下學名斯堂之意

樸園記

予在都下友人嘗爲言金陵北城極林壑之美予聞而識之丙辰被放買舸南歸以是年冬十月至其地時蕤氛未靖因留寓焉越三日卽携友人爲城北遊一路風景幽勝果不異舊時所聞於是間數日必一遊遊必竟日興盡乃返邇此間一瀏姓者有小園一

庭欲售予門人遂代爲置之園在清涼臺畔十數武之南一望叢篁古木宛如溪壑中有草亭一楹破屋五六間不丹不堊無臺無沼前地平衍築土爲垣後半枕山岡介以竹籬而已亭之左右有山桂老梅數十本參差成行又古藤一株長數丈許緣亭角直上不知年代絡籬野蔓雜卉叢植山椒風來聲似濤湧亭前土窖大如盆灌莽封翳之不見有水聽之猶泠泠然廳外草深數尺青黃亂壓園丁云從未之除也予周覽而樂之曰是固足以居予矣爰額其亭曰洗

心曰尋孔顏樂處齋曰深造曰藏密室曰潛窟曰學易而總名之爲樸園云自是予與二三友人不時過止其中或焚香默坐或講義析疑月夕花晨白雲在戶殊不知世間有塵埃之紛也園之周圍交錯則皆士大夫別墅及居民圃塍每春夏之交百花舒放紅綠爭妍豔逼雲際烏龍潭去園僅數武暑月荷開十里清芬襲人稍遶而北即四望山每登巔縱眺遠岫屏障如畫即莫愁二水攝山鍾阜諸名勝都彷彿在簷霤間至於風帆沙鳥出沒往還江樹烟雲頃刻萬狀亦宇內之偉觀也予與二三子謳歌之餘徜徉而倚步屧其閒騁懷遊目身世兩忘或問柳尋花吟風弄月蕩無之而不有以自得焉且夫觀若葛盧本至趣之理寓即聚里蘇門之子卷舒隱耀亦莫測其高致之所存吾人本體眞樂固不隨景物爲遷轉而苟其俯仰高深克滿呈露亦何莫非洋溢優游之一助也然則予之所得於茲者不已奢乎而又奚以樸云也曰樸也者猶太素之謂也宇宙間化工之妙形色天然絕非人巧設施之所能與而吾儕遊足之性悠然

與造物者遊鳥鳴花落山靜日長亦具有羲皇太古之遺意焉則其謂之樸也固宜作樸園記

歸絜園記

予初卜居於青溪之蓮華橋不幸爲鳥鼠所侵風雨飄搖弗獲寧處遂舍而移之溪西去舊居纔里許而風景更爲幽僻門巷闃然轍跡罕到視闤闠塵囂寂如也老屋十數間儀廳聳嶒若垣桑牖傾欹涼烟白草中而宅之側有圃一區主人雅留意亭池布置點綴稍稍可觀予曰是足以爲游息之地矣乃更爲葺

堊之名之曰歸潔園識素志也園之內有小樓一區
可以眺丈樓下鑿以浚軒軒前方塘僅半畝種荷其
中額之曰景濂明尚友兼懷鄉國也與軒相對有亭
巋然亭之前疊石為山石皆太湖中物也為磐為礎
為峽為岫為竇為巖嶂岈崩為洞口隱然一邱壑也
其間塊者怪者屼者嵯岈者瓜者岦者巀巀者巇嶂
者鶴翥者渴驥奔飲者蜿蜒而回伏者亦各具其狀
焉洞側有石筍二一丈餘如圭如笏卓立亂叢中一
數丈許腰微傴頹然老人形也予顏其亭之楣曰介

于石自況也亦自警也亭之右有竹屋數間丹桂叢
雜錯以芸芝貯所集書卷其中扁曰居業貴藏修也
池之畔有綠萼梅數株寒花冷艷香雪晶晶池角垂
楊翠帶舞絮風飄當春晝晴融桃杏爭放紅綠與靄
叢相映而夏月荷發則如規如鏡如卷袿如千斛珠
而葉田田而房的的而菡萏亭亭鷗鳥亦或時至焉
軒之左偏隙地數畝盡以栽竹為篁為籦為篔簹為
節簇簇蓊風來簌簌然節節然可聽中有木香一株
長可數丈蔓生紫荊間則支以杉架葉盛蓊然成屋
香霏亂落如黃粉地為之黃稍前則女貞二樹並植
花作似霰實纍纍若垂珠有鵓鴣巢其上或曰烏也
每室當牕蕉葉齊簷井梧映碧其光可掬而樓之上
望雞鳴寺塔如筍鈴鐸鏘然璘阜白雲英英份份如
挹羅綺飄忽無定或積雪如亂銀山骨浸冷雲林凍
合莫辨創青溪一帶雨襲風發常隱隱出沒烟水中
盡四時景物恣其遊眺亦取之而不能竭也予講肄
之餘或焚香而琴或步廊而詠或憑檻數荷錢以自
適或坐於石徵飲而酣論茗以待皓魄或婆娑竹林

間取蘀冠自試囅然一笑或濯足柳陂觀錦鱗唼藻
或游蕙圃擷紫藟賦猗蘭採為之感慨者久之或登
樓舒嘯曼然自放欲以手摘少微星而摩其室或泛
舟溪渚上月波容與笛聲直達霄漢或穿曲徑陟觀
象臺指點後湖佳勝興盡而返嗚乎予亦不可謂不
樂矣大約喧雜之聲不入於耳塵垢之色不寓於目
三衢九陌囂沸嘈穢之境不及於心胸蓀恍然振衣
千仞之上而置身鴻濛懷葛之間也嗚乎其亦可謂
天下之至潔也已且夫獨清者介士之所矣而自了

若羽人緇客之所尚予也能之而不爲混焉而不緇汚焉而不染予也爲之而不能然則其奈之何哉夫亦曰歸潔其身而巳矣是爲記

揖江亭記

李子匡侯置別墅於石城之隈顏曰遯園園之後有高阜可以望江爰結茆亭一區冠之以恣游覽一日偕予與杜子于皇登眺其上西南烟景如縈十里之外大江如瀑布宛在目也李子顧予曰子其有以名吾亭予曰唯唯乃謂李子曰天地間山川臺榭之勝惟有情者能領會之爾情生於景景亦生於情情景相生而風韻見焉即品題出焉古人之所以點綴山巒大都如此如賓日禮也邀月趣也留雲擔雨邀興也逈嶂拱峦高致也大抵皆情景爲之也其以江山名者亦有之曰閱江倚其壯也曰擬江摹其似也曰倚江曰送江一喜其居之近一惜其逝之遠也又有所爲揖秀者志稱諸峯環拱於前是也有所爲揖翠者詩云青山如高人可揖不可致是也凡此又孰非情與景相生而若是乎今吾與子觴於斯詠於斯盤

桓揖讓於斯其意固未始不在於江推脫不爲是而意與所適挹物交乘亦無之而不在於江也則一凝眸一舒眺遂覺長流一帶風帆沙鳥烟波雪浪皆遡迴層壘而來與吾儕相拱揖於亭臺几案間矣吾子試曠觀焉靜會焉其然乎其不然乎則請以揖江名斯亭也可乎杜子擊節大呼曰得之矣得之矣爰次其語以報李子

賦

石琴賦

庚子秋友人贈予石琴一張製工而音妙中秋之夜爲鼓數行殊冷然善也爰撫絃而賦曰嶄嶸山之石髓兮代椅桐之孫枝斷爾浮江之質兮頎然入海之奇匠石程斤兮離乎運規法取乎夔襄兮巧中乎班倕錯以晶瑁之星文兮飾以纖緌之芬脂徽則藍田之潤珏兮絃則支機之浣絲乃叶乎龍蛇之象兮亦擬於鸞鳳之儀響泉韻磬比其倫兮清英寒玉媲其姿蓋得乎土膏之韞粟兮遂全乎山水之精思爾其朗鏡飛空纖雲澄漏鶴影娟疎爐烟嫋覆夜色如銀

天街假晝主人危坐振衿當頂拂袖游覽顧屏衲聲臭舒皓腕以夷猶揮纖指以往復縱琳有爪清徵一奏一彈而梁甫吟再鼓而瑩襆抑三古之淒徐調八風之歌適遘淒淒乎離鵾唳漣漪寥寥乎孤鴻遊屑蛐猗猗乎羣葩敷腴春籟生砯砯乎萬壑爭濤瀑泉湊清衍和平宣幽洩疚弘妙豔姣胃澡脾瀓傳穀馬融之所不能揚謝朓陸瑜之所弗究究恭中郎莫獲覼其辭稽寂夜無以陳其旨可以翔白鷺下青鵁舞元鶴仰諸羅抽同谷之軫躍瓠巴之鮒垂溫室之

瀉索鬼谷之岡賞鍾山之松石審留郡之螳螂重華以之叶南薰以之旁湘妃以之怨箕子以之狂越裳以之狐猗蘭以之芳仲尼以之永歎子淵以之增傷極美善之形容惟靜致之相將又何羨乎伶倫田連之協律與泰容老童之擅長系曰陶絃既絕兮蔡尾亦戕至人獨樂兮操縵不忘羅茲玉振兮嶽越以張期牙之藝兮姬孔之藏

獨鶴賦

二鶴舞亭觜予幽況不幸暑傷其一留茲隻影相對悄然作獨鶴賦辭曰惟介爾之失侶立堦下以盤旋悵三山之若霧悲二水之寒烟心懸紫蓋聲斷朱絃徘徊屏步於且林翔五里兮同顧六翮兮蹁躚弄清音於孤韻聞別操以堪憐嘗夫柳汁迎熏杏當含笑俯瑤草之萋萋窺鵠雲之窈窕璺羽流音歎顧蘭吽豚沼並以明心臨溪溶以自照黃鳥兮何之青鸞兮相弔若乃梅霖濯蕣芒露飛櫻榴珠躍頂篺甲擣晴市芰塘以獨舞嘯麥壟以長鳴荷芋情之孑孑奚蠢豚之嬰嬰至於涼月發桂澄江引練楓蓼寫丹楸林

染茜舉修趾兮蘭亭籌虛步兮桂殿望太湖兮神傷憶洞庭兮情戀鴻爪何憑雁書可見羌厲濯質以凌冰豈惜霜翎之如線況乎同雲幕野朔籟鳴莖虹裳兮一色羽服兮增妍矯適翥於瑤池激靈響於芝田非徒為華表之集亦庶幾雪窖之堅歌曰獨步松陰兮浴漪瀾松風習習兮起寞寒暮樂生兮素影殘鷺衷被拂兮別離難別離難千秋兮木末百尺兮盤桓

銘

瘞鶴銘 有引

戊午春淮揚友人贈予二鶴置之亭池相伴者數載矣甲子夏大熱喪去其一予命圃丁謹埋之而爲之銘曰有鶴濯濯素縞元裳修翎疎骨秋劒迥霜天曉唳容叫清商徘徊竹塢啄飲渚浪兮無金屋愛此圃光亦有瀛島終之罪芳主人惟僻作伴松狀乘軒可笑斯鶴亦荒鶴行鷺列徒雜鷄鶩美汝高槩相得益彰一朝炎酷僵臥柴桑主人太息如失三良哀汝毛骨瘞之琅邨巉巘遠避饑鳥莫嘗明月高照白雲爲鄉寥音如放清夢亦長嘗彼孤竹托身首陽千秋

悲弔孰仰高風鳴乎汝鶴逝矣何傷鼠肝虫臂物類無方陰慘陽舒差忒靡常蛇穿燕幕羽鎩鴻創腐寄鶻搏鷙折鵰張糾紛矰弋鼓枫廚胕金頭駕鵝饑群胃腸世遊爾爾生事徬徨鳴乎汝鶴逝矣何傷

鐵硯銘

李子仁熟得鐵硯一枚於金陵自爲之記大意以謂厲志聖賢有如此硯潛予雲國僑精不足爲嗚乎可謂勇矣予喜而爲之銘

端溪紫英惟供几席龍尾元精僅資竹葉維茲金池生滋孔石法象渾儀體包圖書以鐵以研永矢無斁

古硯銘

著堅其色溫潤其德不凍不焚陰陽莫能賊

雜銘

几二章

寢之安授乃佚隱而臥忘予恤

形席倮畫純漆髹木烏皮勝雕漆

杖二章

扶危定傾維汝之行輔耆翼德維汝之職

蓁兮青節兮亦投九節托六尺

鑑三章

鑒汝形明汝性形必端性必正

瑩若水朗如冰宜玉匣畏青蠅

白髮日生丹衷日清鑑乎鑑乎惡知予之幽貞

盤三章

頮面滌塵盥手除垢方寸點汚累誰之咎

澡身對人洗心對天功夫無間維穢之蠲

見水思淵懼溺也見凍思寒懼慼也

帶二章

黄金則惡鏤玉亦詘綷素安此無災無患

搢紳志正書紳道存

屨

毋由徑毋臨谿秋露與春冰薄

枕

高則安欹則憂碎琥珀賦榯榴鴻寶之書不須搜

拂

蠅莫近塵莫汚鄭依當年只此物千載而下名不屈

屏風

方則端直處必廉方善哉李尤其言孔彰

榻

非其人不設非其人不下

硯

方圓備著柔分清如池翠若雲是之謂天地之文

墨

習習蘭津融融松液萬歲千秋遲斯一挪如之何弗惜

筆

犀比雞鋒同矢中書君管城子班生投安世珥夢花文䕶瞬止毛穎傳盡之矣

紙

白簡見青簡變文愈衍道益衍是以君子慎所撰

箴

明善箴

善本厚衷是爲天命體用渾全曰情曰性大本達道心爲之柄動察靜存無將無迎氣拘物蔽表裏交病

不鑿而鶃不磨而磷舉目棘榛動趾蒦穽塞義克仁生心害政何以明之知行兼併去私存公閑邪養正樹德務滋除惡務屏天理既純人欲亦淨澄若止水湛如明鏡心君泰然百體從令言爲法言行爲懿行富有大業日新月盛一念或差遂分狂聖一事偶違亦關殃慶念哉念哉道在主敬本體工夫斯其究竟

主敬箴

厥敬維何日惟主一承矢靡他庶幾弗失戰戰兢兢莊莊慄慄徵顯一原初終一律曰欽曰恭功存肴密

聖遺恪傳忻慕的實周孔之書程朱之筆一言終身
敬誠無違

贊

嚴公像贊

氣冲以醇貌和而易朗然霽月之光穆乎春風之醉
望之則神怡就之亦心醉庶幾乎有道之形容匪獨
擅度支之繇務被其之子外寬中忮矣北猶墉諸同
孤鵠嗚乎豈足以當公之一覗

自題像贊

一無所有而不可謂之無一無所知而不可謂之愚
一無所用無所成而不可謂之拘且迂于于瞿瞿
焉其殆與天爲徒以物爲軀庶幾所謂君子之儒而
不屑屑於斗筲之區區者耶嗚乎嗚乎吾何以名夫
夫

經義齋集卷之六

孝昌熊賜

題跋

書醫者王羿廣卷

程叔子謝王佺期寄丹詩曰至誠通聖藥通神遠寄
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是
善言醫者莫叔子若矣而當時曾莫肯其說至蘇
氏兄弟猶頗加訕侮以謂叔子非能知所爲道濟起
瘠瘉者又奚責乎顧謂孔文仲之徒哉有宋之日趨

於削終痿痺弗振焉者宜也夫爲術精而莫獲用于
其時者往往而是今含盧扁唯庸夫是問指烏喙爲
參苓莫以爲誤抑又何怪焉稱廣以其禁方遊斯世
久或不以予言爲謬矣

書太極圖西銘衍義後

宋慶歷中胡瑗教於蘇湖嵩以經義時務而不尚辭
賦明初劉設學拜許存仁爲博士存仁謙之孫也承
考亭正傳故爲教一宗朱氏然當時居上者特風厲
學官師儒隆重教化行而風俗美固其宜也近代廣

之職經類皆以弁髦蔑視之而不屑就甚且厠用雜流則文教蕩然掃地矣今開湖判子秉鐸維揚日集生徒講明經學且自著太極圖西銘衍義發揮儒先之說以誘導之嗚乎自胡許而後此風已邈判子獨能振舉其職殆所謂豪傑之士者非耶　國家誠重師儒之官一如有宋試選之法不以輕授而又不惜顯擢以優異之則人思自奮如判子者且將輩出而師道以立矣竊忝文運方興其必講求及此予始拭目以俟云

跋二程摘要後

二程遺書經文公手訂後學者知所宗嚮矣明初旣頒之學官而正嘉以降異喙爭鳴伊洛微言不啻土羹棄之一時有志之士雖亦頗爲救正而新說日熾卽晦蝕者如故也道之不明也豈獨天哉　國家令甲固曷嘗不首崇正學而士子自舉業外有能取落閩之書虛衷潛索以求其指歸者果誰耶恐未展卷而已欠伸隨之矣此無他新奇者可喜而平實者易厭也俞子存齋自幼學有稟承不爲他岐所惑挾冊走長安日習性理一編不釋手迨宦遊南北更嘗閱歷之久而志益篤功益加密爰取二程全書刪訂而輯錄之名曰摘要見之所及仍稱引師說以相參證自家庭庸行以至出政臨民皆奉以周旋罔敢失墜景行前哲寤寐如或見之焉其誠且恪有如此嗚乎聖賢之道未有不始終於敬者卽二程所傳豈能外是俞子誠得其要領矣宜其深造有得而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也嗚乎世之有志止學者卽奈何不以俞子爲法耶俞子在史局時常常下問於予茲復以

所著二程摘要見示且屬序焉予故爲援筆書其後蓋深嘉俞子之學有成而樂爲吾徒道云

書蓉峰存稿後

錢子蓉峰逮事高忠憲公癸未以甲科爲長興治蹟表表未幾歸田日手高子遺書至忘寢食臨終屬其子必以是書殉葬其篤好深信如此嗚乎師友一倫實關世道古人不可見矣自忠憲之世距今纔五六十年而人情澆薄之態已不堪問至有朝掃門而暮操戈者又焉望其始終服膺尊聞不移如錢子之爲

亦展甄茲編爲之三嘆

跋懷園集杜詩後

少陵稱古今絕唱兼衆美而總其成風雅家蔑無異辭焉而或則以爲一篇之中工拙相半學者往往得其平慢之習抑又何也豈猶所謂三百篇之後不當更作四言者非耶東生敏州有見於此盡焚棄素所豎咏不存意與所適則惟取杜句而集之以見已意合諸體得如干首嗚乎斯亦卓矣或曰杜詩詩史也集杜詩史詩也然則自小樓而後爲此者胡寥寥耶

蓋子美生平牢騷悲憤之氣無一不見之於詩跡其風指固自有在而敏州亦雅具奇致又生長湘衡岳間彼夫美人芳草洞庭木葉之概往往與劍南草堂相似宜其藝梓前後諸作若出自於敏州之肺腑而忘乎其爲子美詩也履善曰詩句自是人情性中語特煩子美先道耳予於敏州益信

跋鄭公懷人日及七賢詩後

齊安鄭子公懷乃前輩曹厚菴及吾友孫裴臣之故友也予景慕有年無由得一合并昨年冬公懷過予旅舍爲之晤語者久之今復讀所著人日及七賢詩名言靜理直與康節觀物同一深造自得之妙非淺淺者所能幾及也制府于公生平少所許可獨傾推重公懷則公懷之爲人可知因并及之

跋鄭宵崖逸和朱子九曲櫂歌後

武夷山相傳以道家所稱神君得名文公作記頗闢其說今觀所著九溪櫂歌雖留連風景點綴邱壑而明道之意固未嘗不在其中學者善讀之即可於劍磯茶竈間得春風沂水眞消息也若第以張湛天柱

賦白玉蟾慢亭詩目之則猶于六洞天之見耳宵崖雅志正學其必有取於余言

書鄭公懷漁父吟冊

大地一滄洲爾熙熙與遊伊上翁早已覷破戲灘渭渚其致一也有何分別若勘不透即青山綠水都成俗物更何處討烟波受用耶臨臯先生一簑一笠俱從光風霽月中來以故一葦所之柳浪蘆灣無非樂地非僅與晚浦寒江作區區賸語者蓋先生之寄託遠矣予亦洞庭野人也何時携鐵笛上先生釣船

[illegible]爲歌欸乃相與鼓枻而和之

跋漁人小傳

臨皋漁人常背琴笥坐小艇往來大河南北及三江五湖間今且老矣俯仰烟波能無麻溪鈷鉧之思耶於嚴富春羊裘不可得而見矣若漁人者亦庶幾浮家泛宅以葦萩爲生涯者耶或曰漁人有子亨鮮唐川之上陽鱎與鮒待漁人臨而擇之是固然漁人自有簑有笠將欸乃一聲無在非蘆花淺水邊耶予清涼園頭也灌蔬之餘間持斧柯樵直瀆山下他日漁

人返棹過燕子磯問所爲丁丁靈谷間者則依然伊上客也漁人尚能呼我作酒伴否乙丑季春因讀漁人所自爲小傳率跋數行其後以寄訊漁人漁人其必有以答之

書庭範紀畧後

汪子文儀新安人也國初以避難奉其尊人惟晦君僑居漢上雖結廬人境而杜門却埽如坐空山不知其身在闤闠中也後乃益銳志於學聞高蘐蒴先生倡道錫山遂不憚數千里往從之旣又時時以尺牘及所論著抵金陵質問於余余竊訝文儀雖處卑[illegible]之地而獨能皭然自好不可謂非豪傑之士私心頗異其爲人及觀所爲庭範一書乃知文儀之力學雖取資於師友實得之庭訓者居多也程大中知濂溪潛德令二子受學朱韋齋築室傳經仍屬文公於三畏友遂卒開洛閩之傳爲斯文宗主今惟晦君以韋布而東修於家乃能遠師前哲爲作述之本則文儀之立身揚名以顯其親於後世者余又惡得而限量之哉余又按汪姓繫出東魯歷秦漢以下八十有餘

世譜牒瓘然文獻具備其南州一支自越公華而後代以詩書顯或曰公旦之子孫固宜多文今觀於文儀父子益信其爲不誣矣而近日維揚建業間有汪某某者則專以牟取奸利爲計恣睢放辟絕少廉恥顧猶傲然自號曰我姬氏裔也我黃山望族也嗚乎豈不大忝厥宗也哉其人本狹邪不足道余因題文儀之家學推原汪氏之世澤而重有感於斯人遂并及之以昭示法戒焉

書黃孝逸傳後

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而求哲補南陔白華諸詩亦曰馨爾夕膳潔爾晨羞竭誠盡敬亹亹忘劬然則人子之職有大於養志者乎黃君盡臣不憚委身負販以事其所生固無愧於孝經用天道分地利之義而晚年託於竪咏以自寫其生平勤苦之情又何其與詩人之意相合也太史公以謂家貧親老遣際飲食不足以自通深用為恥故於宛孔氏曹邴氏宣曲任氏之徒往往侈稱之至謂白圭之術智勇仁彊兼備此其意

必有所為今杜子之傳黃君為之感慨者久之殆亦猶腐遷之志爾而予尤愛前代會稽虞讙授詩至明發有懷蘇蘇唱淚人稱篤孝南海周孝棄儒服力田為養朝揖母就畊暮歸如之二子之至行每數為近今所不及而黃君所為固如此其亦感於心而合於行者耶嗚乎予用是為一慰矣

題殉節編後

殉節編者吳江汝君周錄為其曾大父司訓君喜公死難而作也事具載諸君子傳記中然經禮可否之說論者猶為致辨焉予竊謂公之死分也亦理也論語曰見危授命記曰臨難毋苟免斯其言獨不為教官設耶況官以訓導名則所訓所導者又何事也義莫重於君臣事莫大於存殁人苟不自辱雖韋布之士巾幗之子猶毅然其不可奪而況身膺師儒之職者乎然則公之一死固無容於置喙者矣但傳稱公幼時以應試受知於我江夏襄愍公後襄愍得禍公頗傷之嘗憤然有請纓之志嗚乎當襄愍之被逮也羣小既借邊事殺之又借襄愍以殺楊左諸君子一

時朝士誰肯為正人出一語公獨能義形於色有豫讓國士之風是公之嚴氣正性自為諸生時而已然矣嗚乎公尚不負襄愍亦豈肯負朝廷耶此又本末之較然明著者也今人之于師友遇小小利害便掉臂而去惟恐其及甚至有幸其厄乘其危甘心下石而略無所顧者乃如之人即弑逆亦所忍為猶復望其仗節效忠慷慨赴死與從古烈士相項背有是理乎殆必不可得之數矣三復斯編不禁浩歎

書靈應冊後

夫壽踰三年逾艾始舉子相傳比誕有神先以夢來告其事與王沂公父夢曾參來家絕相類或者精誠所感通乎晝夜理亦有之然已大奇矣按洪範稽疑不及占夢即周官中士之設亦不過龜筮之餘事爾至於高禖秩祀國之常典而姜嫄簡狄之異載在史冊者學者猶至今頗疑之自餘荒誕之瑣說又烏足當深論耶竊謂朱君生平仁心爲質宦遊所至皆有利澤及於物善人有後理實可憑斯男震索之祥即予亦早爲君决之矣易曰積善有餘慶經訓昭然本

無差僭而又奚以說夢爲

題壽言集

壽言集者同人祝高子節培六袠之作因都爲一帙以行於世者也詩文雜體共若干首大約稱述節培學術之醇制行之篤家世之盛子姓之賢其修復東林講舍興起後學尤爲有裨斯道不淺嗚乎是皆篤論也予也更復何言予竊謂節培之於書院其功甚鉅而其心良苦其事則尤難同人雖言之而未詳或詳矣而猶有所未盡也予深知節培者也而可默默耶蓋道喪之餘即深宮軼爲茂草亦何有於書院唯賜嶽麓諸名區非設爲僧廬則蕭然墟莽而已况東林經黨禍之後白馬清流人且望而却走棄捐先生以忠憲猶子挺身護持收拾殘燼道南一脉庶幾僅存先生既殁而門戶益落碩果靡遺異時雖吉之餘威與卞京之流毒尚在也嗚乎此何等時也哉而吾節培直以一身獨任之於焉葺祠宇構學舍刊遺書招集生徒會講不輟一如其尊公所爲而衆論之風復振數十年間勞勩不辭非笑不顧而其中憂患頻

仍動多致窺節培一以至誠惻怛之意行之而略無回沮當夫經營慘淡竭蹶奔趨則皆有幽窮鬱壘感憤懷楚之致觀所爲庚午春且及春仲會祭二詩節培固已情見乎辭矣嗚乎靈光片址巋然長存而且絃誦厥暇上佐　盛朝右文之治豈偶然哉蓋皆從節培辛勤艱苦中來也嗚乎節培且老矣繼此者寧復有其人耶然仁者必壽自天佑之節培固斯道之所倚吾黨之所屬列聖諸賢之所式憑而彼蒼造物者之所默相而篤祜之者也嗚乎吾節培其殆不老

奚予秀甫培世交而又號稱獨契適以菑由之身求能拜祝聊抒所見敬書於簡端或即以爲侑觴之詞可乎

謹講 諭祭圖式儀注後

諭祭禮儀稽之典制尙缺焉未備惟前代集禮一書內開載乘輿遣使致祭大臣一二條儀節亦苦未詳而近日大家所行大率任意從俗文質失中至有裘玄穿朝服不舉哀者種種乖違有褻鉅典揆之人子之心其安之乎 履不孝先慈蒙 聖恩遣官 賜祭

念 大典攸關亦至情所用何敢草率從事貽恨終天謹博采精思與二三同志講求商榷酌定圖式儀注二章乃於本年八月廿八日舉行於家觀者咸以爲允嗚呼禮制廢闕久矣泥古固非趨時亦陋 履草土昏迷敢謂有合於經義亦聊以盡吾心云爾後之君子尙其鑒諸

康熙己巳季秋不孝熊賜履敬書

閱譜牒書示兒曹

予孝昌人也繫出周鬻子曾孫熊繹之後爲楚國姓史冊斑斑可考自丙辰歲流寇變亂江漢間騷然予乃奉母氏避之金陵金陵猶故東楚地也又山水清麗遂卜居於石城之青溪今且十有四年矣念故園先人邱隴所在每一西望涕淚交頤然兵亂之餘即井廬蕩然無有且懨懨病骨勢亦不能爲首邱計殆將終老於秦淮鍾阜間矣後之人倘遂占籍於此當敬存譜牒毋忘先世所自出且以知予之所以流寓茲邦者蓋有說焉而非輕去其鄉者比也凡我子孫尙識之哉康熙己巳長至日書

何氏蘭亭帖跋尾

右軍禊帖賞鑒家率以定武爲最不知廣眞贗於定武也考永和修禊序草惟醉後一幅最號得意不知何故自宋齊來士大夫都不見稱述直至劫灰焚蕩之餘始突出於永欣一釋子之手此其事已不無可疑洎昭陵計取入宮命供奉官各臨之而以歐陽詢所摹勒石禁中是則所爲長安古本者亦不過歐陽氏之摹寫而已豈誠右軍眞蹟哉迨五季之亂此石亦流落人間慶歷中宋景文帥定武始得於李學究

所匣藏庫中熙甯間薛師正來爲守乃刊別本以惑求者後其子紹彭復潛易舊本歸去莫知所終或又謂昭陵旣葬此石亦見殉此後發石落定武一士人家王君旣知長安宋留公庫庫火石並焚焉當世再以入鐫是數說雖頗互異要之此石已久歸烏有而所爲定武之刻亦甚荒誕莫可稽矣厥後又有宋梨板本及錢仲畊曹士冕范序辰悅生堂新堺李氏金華梅花等本不下百餘家轉相翻勒鉤刷日繁僞跡如此即勿論右軍寧復尚有歐陽筆意哉而

近日洲中何氏則又以爲乃祖士英者以宣德初獲此石於石墻寺井中委係宣和龕置之物而熙寗薛師正所收存者假令其說足徵又焉知非薛氏當日別本顧何從而斷其爲定武初刻無疑也嗚乎文士家嗜痂之癖往往類此不獨此一事然矣抑予尤有感焉蘭亭雖墨妙亦不過一晉人遺跡耳承禿借是以張皇其先澤猶之可也獨惜太宗以蓋世英主亦且與虞褚諸人聯求賞翫不啻天球河圖之重自是千有餘年好事者臨摹鉤搨相與講究於肥瘦尺度之間亙其中出沒隱現與完損得失之故至比之神丁鬼物莫可端倪不知此幾石剩碣何所與於生人之大而卒爲之弊精疲力有如此此可爲都盧一笑者也

跋董宗伯墨蹟

史稱仲長統贍文辭遊於并冀遂爲高幹常林所識尋被荀文若薦召即尚書卒濡跡於建初之間然則躊躇畦苑或偶有激云爾非眞能躬蹈之也歸熙甫譏其有愧寘鴻允矣且必若所云彼繩樞甕牖之子

家無擔儲何以歌聲出金石耶統之立論尤非通義也宗伯公此卷要在摹倣楊少師腕法非必有取於統平輿吳子爲珍藏之殆亦猶宗伯之意若區區仲長氏奚足道哉奚足道哉

跋王宏草雪漁圖

元遜民王冕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峰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飛去昔崖之人似之河陽郭熙得營邱李咸熙筆法所作陰崖寄雪圖大陰羅羃而浩素淋漓使人對之凜膚栗

槃然起栗巫草之畫似之宋潛溪謂於夏六月讀元嵩山圖志及蘇太史棲雲軒記見所載靈巖勝槩分朗如晝正當袢暑蒸溽為之頓消安節之詩似之三妙錄於一首余展翫再過如坐林巾山堊室四壁晃陰涼颼颼生肘腋間亦不知殘暑之炙熱矣

跋王安節瀛庄冊

戴文進臨摹精博落筆俱入神品然所為秋江獨釣圖以一紅衣人垂綸水次卒為同輩所譏謂其失體今安節則全以幽澹取勝尺幅之間蘆嶼沙汀曲盡

其妙臨阜高士宛然在兩蓑雪笠中使謝廷循輩見之亦不能不嘆賞矣安節雅志好古旁及於繪事其胸次不遜雲林而臨阜高士則余老友鄭君肯崖是也

跋秋村所藏石谷畫卷

予家有王石谷萬壑松風圖氣韻生動就之如聞颼颼聲予最寶愛常懸之廳壁間今觀此卷則又全以疎淡取致烟景之妙偏覺於閒紙中得之其殆畫家所謂出於意表莫可借模者耶昔人稱張墨荀勗但取精靈可謂微妙石谷庶幾近似之矣秋村亦精繪事能以予言為然否

題秋村詩稿

唐詩僧獨推皎然其實皎然集中亦多蔬筍氣也然洪覺範筆類文章巨公如掛龍擲鶴語皆非衲子所能道而癲可月澗虛堂與志南杏花楊柳之句並為晦翁所稱賞又奚特于瞻東山勝遊好結方外酬唱耶秋村雖託跡桑門實不知梵偈為何物惟日坐小山樓看鍾阜白雲興至則敲銅鉢作嗚嗚苦壁而已

故詩中聲聯亦頗得道濟之意弟子未能贈以七字師號為可愧焉爾秋村有老母嘗躬作粥糜養之其行又與祖鏜相似為尤足重云

書張道陵考後

王子安節作張道陵考以闢道家之謬頗與鄙說相合而博士孔君尺牘云云又何其言之似吾夫子耶安節吾黨干城也孔君亦不愧聖人之後哉苦次讀之不覺喜懷一慰己巳八月廿一日書

讀

讀朱子性理吟

朱子天理爛熟即片言隻字皆逢原也此册以韻語詮經義唱歎之間理趣躍如學者取而讀之不特允爲身心之助即先王教胄舞象之遺意亦庶幾猶存什一焉耳忠愍既重梓行世節培復爲廣其傳有以也夫戊辰元日澱川後學熊賜履敬題

讀明紀隨筆

太祖

帝固三代後不世出之主也但承元末積敝之餘求治太急用法不無過峻其學術亦稍出入於仙佛間

觀請張三丰及蔣山薦會等事可見矣

惠宗

建文初嗣位未有失德也而削奪宗親則特甚抑獨不見夫七國之禍乎迨藩兵向闕猶更改制度如無事時臨期割地之計不行即噬臍已無及矣嗚乎齊黃諸臣亦寡謀矣哉

成祖

按成祖毎以唐太宗自擬竊以爲不然唐家大業實由於太宗其於建成尚是臣事之也而六月四日之舉猶有慙德焉若成祖初未有尺箭之功建文既立北面奉藩者且數年矣一旦以靖難爲名稱戈犯闕奪金川而據之乃至誅戮忠良革除年號恐太宗處此亦未遂忍爲之也獨是即位之後厲精圖治百度修舉中外晏如永樂二十年間人謂有貞觀之風良非虛語然生平黷武喜功迎僧禮佛亦大爲治道之累嗚乎三代而後欲求純王之治豈不難哉

又

或曰高帝基業非成祖莫能守定鼎北平尤爲善繼是又不然帝王宅中圖治非必身自爲禦果若所云三代以及漢唐何以垂享國長久耶此又當時諛臣之見曲爲解說者也

韓林兒

林兒固非義帝之比然太祖既已臣之矣於其卒也何遂不聞縞素之舉耶且史稱龍鳳覆舟而殁是則林兒之殂絕不干人後來太祖何復以不義罪永忠也亦大奇矣

又

辭林見之沈江果廖永忠意耶寍王博論書法云云固自太祖授之耳不然永忠之被誅何以不於其時而必遲之十年之後又何以不明正其罪而反以僭犯不法爲辭耶實錄諱言其事固非而後儒曲爲之解恐亦未得爲信史也姑存之以待後世

彭早住

牧齋錢氏據元順帝紀所書丁酉歲事以明彭早住之未死以證實錄之誤可謂辨矣但所云早住襲父

之舊仍稱僉淮恐猶是臆度之語況趙均用殺毛貴旋爲續繼祖所殺而早住獨莫知其所終則所云死於淮安者果亦何所援据耶元史與實錄紀載往往互異不獨此一處也

張士德

張九六被擒事在丁酉七月宋濂載之趙德勝碑實錄亦於是月下載徐達兵徇宜興取常熟疑即此一役然竟以士德之擒書之於丙申七月相去一年考元史及明紀諸書則皆與宋碑相合乃知實錄之爲誤記也而太祖御製武寍碑文則首以其事歸之實錄或本諸此然則太祖親筆編之文集者亦有未足取信者耶甚矣紀載之難也

明玉珍

明玉珍僭號稱帝元順帝紀書之至正二十三年正月下即其初陷嘉定及絕友諒稱隴蜀王與後攻陷雲南等事年月並多錯誤與實錄迥不相合蓋元史修於國初隴蜀未定之時而實錄之成則在於平夏之後也然則據元史以駁實錄猶未敢信以爲核何

況稗官野乘之紛紛耶

又

人第知天祐參軍之爲三書生而不知天統之理問亦鄙儒者流也彼君臣竊據一隅偷生井底豈學行周官周禮時耶且玉珍自視何如先主劉禎何如諸葛當時前後出師終年馬革猶惴惴莫必須臾之命而茲一二豎子遂欲以瞿唐片地爲昭烈武侯之所不能爲豈不謬哉十年之間皆夔峽太祖姑度外置之一旦傳檄劍門即銜璧授首之不暇矣是知巢

夏之不競皆以任用弗當之過而史官猶謂西川善守而後亡爲明氏得人所致豈理也哉

李思齊

當元季時思齊若稍知廉藺之義必不與擴廓爭雄長以僨乃國事身擁重兵坐視莫救使明兵長驅直擣如入無人之境伊誰之咎與是則誤元者擴廓也而誤擴廓者思齊也迨窮蹙來降太祖顧特加恩禮乃至身後弗少替不亦過與

擴廓帖木兒

元倚擴廓爲長城乃不公家之急而先私忿今日攻鹿臺明日擒關保俾明兵得縱橫於齊魯汴洛間遂奉詔出師而南軍已抵北平矣戊申之禍雖曰天命實人事有以致之如擴廓者卽欲不爲罪首豈可得耶厥後遁入和林頻爲邊患亦不過勝國之逋虜耳奚而太祖乃以奇男子稱之至儷之開平之右抑獨何與

又

或曰史料諸書載太祖贊擴廓語疑謬然觀其册泰

王妃一節又似有之也姑存之

陳友定

陳友定雖據閩自恣然遠在海徼終爲元守卒不屈以死視王保保李思齊輩爲優矣

李文忠

野史載太祖怒殺文忠門客驚悸暴卒又云華中侍文忠藥與胡惟庸奉命鴆誠意同後景隆襲爵訴文亦有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縊之語則知文忠當日非考終者然身後恩卹備至得無以親親之故與

馮勝

俞本記事錄云馮勝與傅友德並以黨逆事伏誅家屬悉令自縊至毀其居室而焚之觀此則勝之以藍黨得罪賜死可知國史特諱言之也其遲之二年後者或事情未盡昭著且勝功素高太祖將欲曲全之耳然勝生平跋扈狀太祖固久銜之卽無焚父之訟其能免乎今曰太祖春秋高多猜忌云云然則勝之死果盡非其罪耶

廖永忠

明初大臣被誅者多書曰廢曰卒以諱之不獨永忠一人其事實則雜見於野史難盡沒也

又

據通鑑博論及錢氏辨證是永忠之賜死雖坐以僭侈實爲沈韓林兒也獨是太祖之誅永忠始則置之既則隱之於國史則諱之於博論則彰之正其辟於身前又襲其封於身後不知何爲而周折回護至此實錄既盡沒其跡而辨證復曲爲之解此則大可疑焉者矣

常昇

浦子口與靖難兵力戰固出鄭曉王世貞等傅會然實錄及襲封簿並不記昇之所終或諱之耶抑脫去也即錢氏辨證亦云逆臣錄三山聚兵一案以斷其爲伏法耳今竟曰坐死與何所據耶

吳禎

公侯坐胡黨者前後二十二人禎雖身後追奪獨廟享世襲弗絕豈太祖特念其功而從寬政耶抑所坐尚在疑似之間耶意當時必有其故而國史不爲立

傳其亦有從而削之

郭英

郭助固驕縱其請祖配祀亦非無說諸臣力爭之是矣然以英之佐命太祖嘗比之尉遲考其所監縱不得侑享大烝何遂不可入雞鳴秩祀之廡也如曰助以附永嘉逢迎世廟得幸諸所爲不法朝議頗薄之說如是也亦自干助之過於英乎何尤韓侂胄最不肖初未聞上累魏公古今人類此者何限倘不問而概連坐之其可乎人生在世固各有本末即骨月亦

不能强同是貴持論之得其平也

胡海

海之卒贈謚總無聞實錄稱海嘗有罪收其公田是海亦以伏法而歿者而黃金錄則云黨獄一興獨海得考終牖下然則海之得免與否史冊並失之矣使馬班復生欲不爲闕文得乎哉

顧時

據姦黨錄李賽兒之招時之子敬亦坐藍黨明矣然詔書不列其名實錄不載所終則敬之死果何狀耶

一時如陳德之子鏞瑒璟之子通皆與叔舒並大逆豈與但舉其父以概其子有如錢氏之云云耶誠不可解也

黃彬

鄭曉以彬於十三年坐黨王世貞以爲十七年薨皆非矣然黃金功臣錄亦第云十二年練兵臨清召還後數年卒而已更不言何時也豈諸公並未見庚午詔書耶

胡美

據太祖手詔美以十七年坐亂宮禁賜死卽後來者本官爲事之招亦足爲證不知開國功臣錄異姓諸侯傳及王世貞功臣表胡爲而有此紛紛之謬也豈非以國史脫誤之故與

周德興

以子驥亂宮並坐德興猶屬揣度之詞實錄所書惟謂不修果卽指此與豈詔書於劉美不諱而國史獨於德興有微辭與荃王弇州又紀之十八年下則更誤矣

汪興祖

洪武二十三年詔書興祖已在通侯之列尋坐殺降爵奪又受封以後事耳國史但云追贈其掛漏耶抑省文也

李善長

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匪嚴也大義當如是爾善長以元勳國戚托在肺腑恩禮比諸伊鄭太祖雖善忌其不以疑似輕戮功臣也明矣當胡惟庸伏誅時詞連善長太祖特置之弗問自時厥後詆諭不啻再三此

其委曲保全之意何如其至逆黨紛紛覺露善長實頗有跡焉國家三尺高懸爰書具在太祖卽欲特爲屈法豈可得乎考國史所載獄詞昭昭無可疑者但不知陳輝王國用輩胡爲而復有申理之奏也若如所云誅大臣以應天變一獄累至千萬人恐桀紂之主亦未應至是而謂太祖爲之乎且赤誅大逆此何如事動以加諸艱難締造之元臣而畢不加悔揆之事理亦必不然竊謂胡藍二黨株連不無太多若其首事造謀者不可謂處非其罪也何獨至於善長

而舜之且如鄧愈之在當時親信倚任直出徐常之
上而舟中變難其間不能以髮則試平心而論榮負
太祖乎太祖負榮乎當斯倥偬搶攘正需用人之際
太祖豈亦遽以猜忌而行誅戮之事耶殆必不爾矣
故如韓彭之於漢即如胡藍之於明理法昭然公論
難泯若第過求君父曲貸亂賊恐亦非聖人立教防
民之意矣聊存鄙說以俟君子云

汪廣洋

廣洋股海南將涂節已上變告胡惟庸矣舟次太平

太祖賜勅以詠之意特爲此蓋廣洋實黨惟庸不但
不能去位而已

宋濂

濂亦元編修官也從龍之後國家大制作多出其手
遂爲有明一代文臣之冠但其學頗雜於竺典諸所
撰梵刹碑銘張皇佛乘無乃太甚以太祖天縱之資
不憚尊崇寶誌躬蹈梁武之陋轍未必非濂有以成
之也夫遭遇如濂而所就不過如此則學術之偏全
醇駁所係豈淺尠哉

劉基

基明之子房也但子房生平志在報韓迹其風度觀
[illegible]豈基其能之乎太祖於北征
[illegible]三勅會仕元者勿得賀不知此時基何地以自容
也至論帷幄參佐之功雖與留侯比烈焉可矣

經義齋集卷之七

傳

孝昌熊賜履著

澴澗李公傳

公姓李諱儁字治若別號澴澗孝感人幼治尚書有聲諸生間爲人敦重和易終日于于無疾遽之色與僮僕語亦惟恐少傷其意而意所不可則毅然不可奪鄉里無賢愚咸稱之曰李先生長者也予家去公家僅里許公一日見予於童子塾即大器之曰此當

鄉公一流人物老夫得爲晏元獻可矣遂以女妻之公七入棘闈不第畧無慍色順治壬辰以明經貢入京師尋授福建將樂縣知縣將樂故山邑也號稱難治公至則拜龜山先生於書院梓其遺集新其祠宇遴後人之賢者主祠事檄儒學師長日集諸生肄業其中每朔望躬率僚佐詣觀化亭爲邑人講約仍下其法於鄉里春秋行鄉飲酒禮以勸之嘗曰禮讓不興國何由理吾忝爲百里長非吾之事而誰事哉若簿書期會一俗吏優爲之非吾所重也於是懃懃懇懇以教化爲先務時從一騎親至村落坐隴畝非巷間問民所疾苦勉以孝弟忠信牧見田婦皆得環集膝前如嬰孩之依慈母甚至互相爾汝不知其爲官長也以故期月之間邑人悉化於善境內無盜賊堂上不聞鞭扑聲而邑以大治公性狷介不減古人初至官即與家人約曰做官除俸薪外皆贓也厲民以自奉如天理國法何而謂吾爲之家人悉凜遵公約布衣疏食如衆素時衙舍內有桂二株公指之曰此亦官物也擅折取者必治之自是舉家不敢嘗桂花

嘗出郭省農事僕人摘取道旁一橘公回顧見之責曰豈可壞法自汝立下馬杖之命償錢而後已蓋其廉潔有如此公雅不樂仕進在邑三年意嘗忽忽有貧顧之志會上官有索公餽遺者公無以應而且懼得罪因歎曰此尚可以仕耶遂解綬而去去之日行李蕭然僅圖書襆被而已邑中老幼數萬人焚香遮道馬爲不前相率送之境上號泣而返哭聲振野家爲繪像以祀之公歸家年六十有三矣舉止大似少壯時家有一驢猶諸生時物也公曰以此代箯輿可

矣與至則騎驢從一僮過親友所款語道故微醺始
笑而返宅前有方塘半畝柳樹數株宛然陶令宅也
公亭晚坐柳陰下共田父角樗蒲以爲娛陶陶然
樂也方公至家適予亦自京師　予昔旋里公顧謂
予曰吾與若雖宦局不同而囊橐則一誠無愧翁壻
兩人矣言已相視而笑時甲辰仲春也越數月無疾
而卒貧不能具棺戚友醵錢以歛子孫嘗累日不舉
火至採藜藿以爲食人以公爲眞廉吏云公享年六
十有六配婁黃氏繼娶沈氏三子盈壇業農盈墀儒

士弟子盈坤太學生一女卽予婦也予與公同里又
忝爲公壻故知公生平甚悉謹撮其梗旣以備史氏
採擇焉
淸涼子曰予再遊京師時將樂人士以公車謁選至
者率至予邸問公起居語及公舊時治邑狀皆太息
泣下聞公歿則痛哭失聲固知公德之入人甚深也
夫今者民之命也使人盡如公何憂吏治之不古若
哉噫聞公之風者其亦可以興矣

王思齡先生傳

先生諱綱字燕友號思齡廬之合肥人也系出晉太
保發父修齡公諱某舉先生最晚先生生而穎異一
目輒十行下比長博通經史旁及騷賦諸家尤邃于
易學使者至連試五義立就拔之冠軍隨食餼充明
經首選順治戊子舉於鄉壬辰以壁經魁禮闈射策
殿廷以進士高第授刑部四川司主事歷河南司員
外福建司郎中凡三載精研律例平反一準于法
世祖章皇帝雅重其才調兵部督捕司郎中司旣新
設逃案山集株連者尤衆先生勾稽疏瀹滯獄一清

天寒給湯粥絮薦捐俸資流人所全活不可勝計至
今誦遺愛焉乙未復巡方妙選曹署表著之士充其
使與至嚴重先生時爲樞曹所爭留而廷論急才遂
以風望擢第一拜巡倉御史時當積弛之餘奸弊叢
集先生一以剔釐振刷爲任卽尤胥巨猾屏懾不敢
出氣旗丁由是一甦重困而輓輸倍捷于往時所條
奏悉中機宜特蒙　嘉獎差竣以稱職註上考陞通
政使司右叅議加一級蓋異數也先生居喉舌之司
一唯勤愼出納封駁尤嚴正得大體踰年　萬　聖

葬今

上御極之三年補故官尋轉左恭過　親政皇恩又加一級殆駸駸通顯矣然先生憂生感物憔悴時形于色又事無巨細必以躬親其勞瘁特甚方旦夕請告賦歸去乃一疾竟至不起易簀之夕自書德業不立草木同腐袞袞諸公孰與千古絕筆而逝時康熙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也享年五十有七著有詩文若干卷子某某某皆世其業先生性靖深端潔毅于有為旣以風釆吏治受知

先皇帝益復厚自尅勵以名儒純臣自期許退朝之暇坐卧一編無間寒暑至于起居儉淡布蔬蕭然雖布衣老衲弗過也晚年尤篤志理學嘗云心如明鏡止水纔著一外誘之跡便是點污便是風波又云主靜容有不敬處主敬決無不靜處只體貼動容周旋中禮一語便知其工夫嚴密如此嗚呼先生位不稱學年不稱志而遺責懷以歿豈不重可傷耶予楚狂人也乙巳之夏先生因予齊年友李子湘北識予于朝班先生不予棄時過予邸晤語移晷其意頗以予為可與論學也者而予遂亦猥稱先生忘年交益自是把摺凡五載倏方日冀先生超躋之及以交勉于成也而先生竟逝矣則予之傷心寡助致慨于斯道之淪落也抑又何能已哉先生遺命長君某必屬予誌其壙會予抱病未之應宗伯龔公已為之予固不忍先生之生平久而或湮又終不敢負先生屬纊之言謹最其梗概以俟後之君子焉

岳處士傳

處士姓岳名薦字西來山陽人也善屬文弱冠補博

士弟子試輒高等旣乃肆力於古淹洽羣籍尤深於洛閩之指嘗語人曰聖賢精蘊在六經四子書其尤要約者則大學一篇爾自是以踐履為實學視詞章佛老之習蔑如也明末世亂遂屏居深山絕意進取居恆危坐如對神明雖盛暑未嘗脫冠人頗迂之獨同郡劉翁禹度雅重其為人命二子愈始恢受學無何攜之岑溪官舍中竟以疾歿壽僅五十一無嗣處士家故貧父某頗喜任俠處士百計以娛父已則雜糠覈食之而已有庶弟甫生而其母歿適處士亦喪

女則令婦棄女而乳其弟弟患瘍潰血淋漓弗頋也後其弟殤夫婦並痛之其篤行有如此然處士寡交遊不事表襮故生平行事不甚傳或勸之著述則笑而弗答脫偶有所論列旋即燬之不以示人人亦莫得窺其際云

淸涼子曰予客金陵劉子文起自淮上過訪特出其尊人所著西疢先生傳示予語及西疢素行猶太息不置而惟恐其人之弗獲傳觀文起之用情如此則西疢之賢可知文起者卽劉翁禹度之長子愈也嗚

乎如文起之古誼亦豈可多得也耶

雙節傳

吳守華妻何氏休寧人稟性莊懿及笄歸守華以勤紡相夫生二子天楚天威尚在襁褓而守華以病客死時何年甫二十三誓不欲生其娣姒止之曰死郎死耳如藐孤何何乃毀形截髮以栢舟自矢而家故貧且不能旦夕遂閉戶躬紡績供饘粥撫二子以有成無何天楚又早歿婦戴氏泣謂何曰姑不忍負舅婦顧忍負夫耶遂與何共臥起一室辮火惟辟苦熒

相[illegible]聖人作雙節之歌以稱之故尚書姜貞太史曾章暘都爲一帙傳於世何享年九十又七其四世孫正治　國朝已丑成進士由翰林累任大學士貤封及三代開治以明經官主政子姓繁衍人以爲皆母德所致云

熊賜履曰嗚乎予尚忍捉筆傳吳母哉予母苦節視吳母且過之愧予謭陋不能表揚于萬一尚忍捉筆傳吳母哉酸鼻痛心不覺涕流紙上矣

張伯明先生殉難紀畧

先生諱國勳字伯明黃之西陵人也弱冠卽以學行知名下筆數千言立就倜儻有大畧不屑屑舉子業薦紳名公卿不憚折行輩事之資剛毅嬉笑無所假語及天下事輒慷慨義形於色無賢愚老孺咸知欽畏士夫之下車至止者未嘗不式其廬焉明崇禎六年以明經授蒲陽儒學博士蒲陽士風素號佻達不雅飭先生至則痛裁抑之一繩以禮法俾秩然軌于正士習爲之一變時流寇猖獗屠戮中原靡孑遺蒲陽隣豫境適當衝突三載間薄城下者五六先生司

囙令張公紹登百計守禦城賴以全先生因詣鄖郡上平寇三策當事莫能用蓋時事已大可知矣九年冬賊以數萬騎寔江北復圍蒲陽賊固知其舊難下也指城上呼曰多與金帛及諸貝物即當解去衆議事且急與和便先生正色曰賊有求而我與之是賂賊也與之而去且喪我威況與之而未必去而復求其何以饜其欲不如堅守以待救遂與令弁某等率衆登陴晝夜死守兩月餘城中糧盡至羅鼠𣪊爲食使使告急鄖無一赴援者勢窮城陷或謂先生曰公

師也可以無死盍去諸或爲先生危曰賊側目公甚是未可攖其鋒不如縋城匿他所先生毅然不顧反着肅衣冠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復詣大成殿謁先師賊衆擁泮池舉火焚殿先生抱先師木主大哭賊執先生曰若非守城張教官乎先生曰死即死耳奚問爲指賊大罵賊怒剜右手然其脂先生罵益急賊益怒遂支解投之烈焰次子世禰并家屬十二口俱死之時崇禎九年十二月初四日也長子世祜自西陵聞變匍匐走蒲陽求遺骸于骨山血塵靑燐碧燄中亂草骴髏莫之可辨行路哀之世祜遂截指瀝書告城隍神徒步北上伏闕下以先生殉難狀聞會楚撫軍及直指使合詞上其事敕贈先生國子監學正祠于鄉歲時致祀世廕一子儒學生奉祠事如例嗚乎先生一寒氈耳非有綰符民社之責也而城亡與亡至肝腦塗地不顧可不謂烈與夫子臣弟友生人常道耳不幸而變難是値則死其所當捐軀無悔分義應然烏足爲異自世衰道微倫紀掃地彼夫朝仇敵暮君臣彈冠結綬相率下逆闖之拜而頮然靦槐

暴露東門外者血肉固猶未冷也從來伏義死節率皆沉淪淹蹇廢斥疏賤君王不識面孔不知姓名之人而所謂青年華秩白首崇堦朝廷所心膂而股肱之者固其開門納款上殿勸進而奔走伏謁之恐後者也甚或平時標榜名節猥自附于當世賢豪君子者之流一旦屈膝亂賊稽顙僭偽行同狗彘靦不知羞方攫取高官厚祿以驕妻妾誇鄉里流俗狃于聞見亦遂習而安焉則反若前日激烈赴死殺身成仁者爲驚世駭俗希奇未曾有之事而爲之縮頸吐舌

嘖嘖焉異之世道至此可爲寒心矣先生惟求其理
之是心之安而且與日月爭光矣嗚乎是豈先生意
哉先生徂矣三十餘年英靈如在㴋陽嗣食尸祝不
衰倘向之所謂北面寇仇喪心寡廉恥者亦或爽然
於當年之義氣而吞聲歎息不能已此可見天理之
在人心有終難滅沒者然使其或遇先生之遇而仍
不能爲先生之爲則以幾希之倘露乍見者恒汨於
其所習而奪於其所使也使因其見端而務爲擴充
之則舉夔龍比何人不可以爲而謂有今古之異乎

亟無事歎先生爲不可及也嗚乎斧斤削伐牛羊芻
牧之餘日戕月剝萌蘖幾何綱常名教未知飄泊何
所聞先生之風其亦可以興矣世祜字公望下帷數
十年蔚然名宿今復銳志經學與余爲切劘友以殫
先生未竟之緒先生有子矣況我　國家表忠旌節
幽隱不遺前代死事諸臣闡揚畧盡近且開局蘭臺
裒集文獻爲龍門涑水全書貞烈如先生自當與東
林諸子并千古亦無俟鄙言之贅矣先生有靈尚鑒
之哉

江君傳

新安江君鍾者本賈人子而顧頗嗜學家貧無力置
書乃謀於其父曰古有掛角以讀者兒孱弱未之能
也請寄身書林以餬口庶得縱觀古今典籍而仍不
失常業父許之初移家吳門繼聞予至金陵即擔簦
以來將納拜於予而未果乃僦居承恩寺僧舍鬻書
如故日夕坐坊肆間披閱不釋手嘗語所知曰鍾寢
食於軸帙中且半世矣計所過目不下千萬卷求其
實足發明正學者何寥寥也一日得予所著學統諸

書即籌燈卒業反覆思維若有所得乃拍案大呼曰
六籍而後僅見此編矣於是多方刷印流布海內紙
爲之貴而爲二氏之說者頗不便於鄙著之行則爭
構飛語以懾君君笑曰昔元祐文字何嘗不禁燬後
來之公論何如況熊公爲此豈草草者脫以此得罪
庸何傷若云佛能禍人鍾亦已早勘破矣識者聞而
壯之君素嬰咯血症丁卯新春大舉發疾革屬其子
溥等曰我即死汝輩必繼我志務廣行愚齋先生書
則爲功斯道不淺我亦瞑目地下矣言訖而逝壽三

十有三溥等遊君道命至今日以刊布學規諸書爲
事
清涼子曰宋紹聖慶元間僞學禁起挾片紙者有罪
一時士子之會及門者率抱頭縮頸更名爲師惟恐
後嗚乎使江君生於其時豈肯出此則孰謂市井中
無杰士也噫

碑碣

誥贈奉政大夫內秘書院侍讀徐公神道碑

佞墓古人之所戒而於封翁則尤難之爲其以後裔

之故而無以自解於非佞也若予之於坦齋徐公則
不然予與公季君公肅後先同館又公長君原一仲
君彥和並于予有一日之雅故予得聞公生平甚悉
今年臘月原一以公狀謁文於予歸爲原一讀書中
秘之八月距葬公之日已三載餘矣原一則曰昔晁
補之旣葬壽光太君踰年求杜侯綋爲誌其從弟保
之葬其父推官久之始丐補之銘詩納之埏中凡晁
之爲以云待也今先生不遲其請而賜之言死且不
朽予固不文者也而義不可以辭按狀公諱開法字
玆念別號坦齋始祖良明居山之墩上再徙盈宿村
五世祖申明弘治甲子舉人累官刑部主事申生一
元交河主簿一元生汝龍汝龍生應聘明萬歷癸未
進士累官太僕寺少卿應聘生承美太學生是爲公
考公四歲而孤事母潘孺人以孝稱資穎異十二屬
文十五補博士弟子試輒甲等顧頻困鄉闈遂以貲
入太學由是歷錢塘嚴灘三衢豫章周覽名勝從諸
賢儁遊以風節相矜尚藝譽蔚然明末申酉之會四
方潰沸公以當路薦爲明經角巾儒服上便宜數十

事尋稱疾堅卧不出人以方之管陶嗚乎若公者庶
幾先幾之哲矣　國初絕意進取杜門督課諸子足
跡未嘗入城市甲午公肅登賢書己亥成進士射策
以第一名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庚子原一以拔貢舉
順天鄉試而公猶申君救施亦以是年領江南解額
辛丑遇今
上登極覃恩封公如公肅官吳人駭駭觀駭咸以謂
公榮貴矣而公顧益斂飭如寒素善爲沖抑畧不以
金紫自炫詡人以是多公之德而覘徐氏慶衍之未

有疑君無何己酉之歲公肅晉內秘書院侍讀與長
兩試事彥和又以側監舉順天鄉試庚戌原一以第
三名進士及第授內弘文院編修五月遇
慈和皇太后入廟覃恩贈公如公肅官冬月公肅陞
國子監祭酒甚非公之志僅三四年間耳而予姪顯
爽擢于川至公固不以是爲加損惜乎遂已不逮夫
公也公性剛直介介自將又高簡不屑苛細然檢御
精明未見有所辨嫚少時所知某嘗忤同邑相君一
日過相君門爲叩頭拳毆幾殆公奮袂會邑中諸生

訴相君抗責以報某相君者明魏閹奸黨顧秉謙也
嘗以漕政大壞歷考前代漕規附以己議曰漕政考
要鑿鑿可施行又以蘇松賦特重謂宜倣元耶律公
制畧議減損以甦民困公雖隱居未嘗一日忘世務
時見諸欷歔謦欬之間蓋其中重有以自負者而曾
未之一試于用也晚年尤勇於爲善滬上有王葉二
姓指腹爲婚以所生男女相易撫養後王氏子貧落
葉遂欲以女嫁近境富人秦姓而逐王氏子油坊傭
牛公聞卽招葉至流涕譬諭卒了完其盟嘉定人有士

美姿容爲壓儈誘賣于娼娼隸某帥麾下有司莫能
問也公爲代贖歸其父母其樂救濟人類如此生平
雅好交遊受封後如友皆滿座間乘扁舟琴尊自隨
上下練川滬瀆間每駐舫必賓朋輻輳人謂之李郭
舟嗚乎使公生兩漢時辭不以氣槩行誼顯於當世
而世顧莫或識之然天之所以報公固如此則亦奚
必於其躬耶公卒于康熙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得年
五十有三明年正月初九日葬于大處浦信字圩之
新阡娶顧氏封太宜人子四長乾學卽原一次秉義

卽彥和次元文卽公肅俱宜人出次亮采幼側出女
二長適陸最庠生次適申穉郎救旆辛丑進士內閣
中書舍人孫男六樹穀樹聲樹程樹本樹鏃樹屏孫
女三予覩宋史如眉山鵝湖濟美一室史冊侈艷之
今原一兄弟併以才華氣誼旗壇海內是則天乎其
區之秀宜鍾而有之而徽公之厚積久蘊以大其發
攄亦烏能如是之顛顛而鼎盛也嗚乎公可謂善于
貽後矣而原一兄弟之所以自期于永大以光顯其
公者當益有在矣予忝公世好又雅善公肅謹最其

祗栞勒諸麗牲之石以詔後世焉

通議大夫大理寺卿李公神道碑

李子仁熟自燕上走書介至金陵以其尊人大廷尉來園公狀屬予爲文表於道予於公爲鄉後進曾從翰苑步公後塵近又與仁熟稱莫逆交則固不可以不文辭也按狀公諱昌祚字文孫號龥浦別號過廬又號來園系出唐西平王裔先世自江右玉山徙楚之漢陽九眞山因家焉傳至曾祖諱宗魯明萬歷甲戌進士官兵垣遷浙東粵西兵備道贈太常寺少卿

祖諱若愚萬歷己未進士司理溫州歷官江西參政終太僕寺卿父諱應楠以明經選隨侍經筵官中書舍人贈大理寺卿母樊太淑人此公之世系也公少善屬文年十五補博士弟子試輒高等壬午舉於鄉國朝壬辰捷南宮選翰林院庶吉士甲午授檢討尋出守河北未三月調浙西嘉興旋 召還補大理寺少卿以考三年滿擢職歷本寺卿甲辰引疾旋里丁未卒於家 賜祭葬如例此公歷登仕籍之大畧也公初入館院聞楚歲祲即約同鄉京朝官連名具

得 旨減田租之半然削其稿不以示人人亦少有知者其守河北也因其風土醇朴一以教化爲先而民不擾如革陋規興水利息訟省刑辨冤恤驛諸善政河朔閒至今頌之及蒞嘉興一如其治河北時而其在廷尉也由貳而正前後凡五年加意平反遇事有不可輒以去就爭同列知公無所私嘗斂容聽其言故所全活甚多德安民以祈雨誤毆官爰書置爲首者於辟事下法司或謂聚衆不軌當並坐公力持之獲免者百餘家山左于七一案甚烈也公核其眞

僞與決之得無濫蔓粵東秀才某父爲人毆死其仇抵罪未決遇赦將釋某伺其出獄毆斃之而自首於官竟坐以法公詫曰此孝子也其父已死安得復償以子命乎或曰復仇是矣如詔令何公曰若然則當坐違詔之罪不當律以殺人之法也言者無以難按律僅得杖然猶兩議上請奉 旨依後議後議者公所主議也公之宦跡表著者如此蓋公自幼力學即邃於洛閩之指平居矢志惟以利人濟世爲務而不屑屑於詞章之末故宦遊所至並歷歷有可稱嗚乎

賢哉予觀漢代廷尉之賢者無如張于二公釋之徵秦法亟疾苛察無惻隱之實故遇事不憚力爭務持天下之平定國則纖乃父東海雪冤之志偷尚矜慎以成孝宣平恕之美之二公者宜史冊幷藍稱之公兩任棘寺惟持平不阿諸凡經公所讞定民自以無冤則　本朝之以賢廷尉稱者實維公其人也而公先世自太常下代有積德公復能仰承忠厚之遺以迪後裔百餘年來予姓彬彬質雅不改儒素之舊而且將起而光大之斯則尤與張于二公異世而同符

者與獨是以公之賢海內咸共信之而議者猶以附卹溧陽安卹爲疑至形諸章奏當時士夫已悉知其罔亦可以弗辯矣溧陽者陳公百史安卹者鄭公寀石也公生於萬歷丙辰年十月十七日子時卒於康熙丁未年三月廿四日亥時著有眞山人集衍世紫祀名宦鄉賢子二長必果郎仁熟潛心正學文必蟠孫三咸有酉有是有並有文名公生平懿行具載家乘及諸名人傳記中予特撮其梗槩俾鐫諸墓道之石以備史氏採擇焉時康熙丁卯陽月朔一日也

亡女塚碣

予第三女小字釆蘩側室陳氏所出也生於康熙十九年庚申三月庚寅以布痘歿於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三月戊申嗚乎女僅四歲爾於禮爲無服之殤然家人哭之盡哀予痛悼尤甚蓋女生有慧質異於常兒週歲學步舉止端重如大人二歲喃喃學語每出一言則人爲吐舌或歌謠累數十句保姆口授之一聽輒記背誦不遺隻字性嗜字紙筆墨之物日夕至予書舍遨縢爲嬉戲一日顧予曰姑兒也要讀書姑

兒者女自謂也予笑曰汝尚小待汝六七歲時從汝二姑讀書二姑者予長女名淑貞字嫽靜者也頗習書史通曉文義嘗云女嘗倚几熟視案上書不去予偶作內則二字教之閱三日問之隨聲應答不忘其聰敏如此予特憐愛之予妻撫如己出老母亦時含飴弄之以爲歡也而遽不乘其年吁可哀也已予初至金陵郎築書室於北城淸涼山側爲講肄遊息之所名曰樸園修竹老梅隱然林壑也園之後郎淸涼之面山所謂鉢盂山者是也林木蓊茂風氣潛結莊

吾園墻之內樵採所不及遂以本年三月己酉瘞吾女於此仍令保姆守視之吾女有知庶依依如在襁衣中也吾女歿之前半月吾姪女芳姑以疾逝予哭之淚尚未收而吾女即相繼而殤嗚乎憂病餘生僅存視息其何堪此老淚漣如也爰捉筆書吾女生歿之槩鑱諸篆石以志不忘云

墓表

李映碧先生墓表

先生諱清字心水別號映碧先世句容人有諱秀者

始渡江徙居興化秀生旭旭生鏜鏜生大學士文定公春芳文定仲子曰茂材以廕仕至太常寺少卿茂材生思誠累官禮部尚書思誠生長祺長祺生子二次先生也先生少穎悟日誦可數千言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天啓辛酉舉於鄉崇禎辛未成進士筮仕司理寧波以考最擢刑科給事中先生同日上兩疏一言禦外敵當戰守兼治不當輕言款禦內寇當剿撫並用不當偏言招一言治獄不宜置失入而獨罪失出因論尚書劉之鳳不職狀焉以天旱復疏言此用刑獄錄刻深所致語侵尚書甄淑淑遂劾先生把持詔獄級調浙江布政使司照磨無何淑敗人主念先生言即家起吏科給事中先生入朝疾朝臣日競門戶疏言國家門戶有二北門之鎖鑰以三協為門戶陪京之肩鍵以兩淮為門戶置此不問而門堂鬩穴長此安底疏入不報是秋遣冊封新昌王崇禎十六年也明年京師陷弘光即位南京遷先生工科都給事中先生見朝政日壞乃疏言大仇未雪諸凡乘國難以拜官者義將慚慟入地宜亟更前轍以圖光復

又憤時議以偏安自足特上疏曰昔宋高之南渡也說者謂其病於意足若陛下於今日其何足之有以河洛為豐沛則恭皇之舊封也為恭皇所已有而不有則不足以金陵為長安則高帝之始基也為高帝所全有而不有則不足臣深望陛下無忘痛恥以此志為中外倡也倘陛下弛於上則諸臣必逸於下先帝之深仇將安得而復哉抑宋之南渡猶走李成擒楊么以靖內制外今則獻猶交熾兩川危於累卵且汀潮南贛並以警聞北有既毀之室南無可治之堂

臣竊爲陛下危之疏上報聞而已有司始謚愍帝爲思宗先生上言廟號同於漢後主禪請易之又請補謚太子二王及開國靖難並累朝死諫諸臣或以爲迂先生歎曰士大夫廉恥衰熄矣不於此時顯微闡幽激發忠義之氣更復何望耶先生事兩朝凡三居諫職章奏後先數十上並寢閣不行無何遷大理寺左寺丞遣祀南鎮行甫及杭而南都已失守矣先生乃由間道趨隱松江之六保已渡江寓居高郵久乃歸故園杜門不與人事當道屢薦不起凡三十有八

年而歿先生忠義蓋出天性當愍帝之及於難也適在揚州聞之號慟幾絶自是每遇忌辰必設位以哭嘗曰吾家世受先朝大恩吾以一外吏蒙先帝簡擢涓埃未報國亡後守其硜硜有死無二蓋以此也先生嘗師事倪文正公元璐後聞文正殉難其號慟一如哭愍帝焉晚年著書自娛尤潛心史學嘗爲史論若干卷又删注南北二史編次南渡錄諸忠紀畧等書藏於家意皆有所爲云嗚乎先生不幸生明之季國事已不可爲顧猶大聲疾呼侃侃建白卒未能以一木支大廈及滄桑之後匿影林泉僅以勝代逸民老嗚乎豈不重可悲也哉先生元配陳氏繼室吳氏薛氏子三人曰積曰蘭並太學生曰柟康熙癸丑進士今官左春坊左中允孫男女若干人柟與予有一日之雅適自都下走書以先生狀謁文於予予特爲節其大畧俾表于道庶幾尚論者有以察先生之志云

孝昌熊[illegible]

墓誌銘

將樂縣尹孟公墓誌銘

孟生賚予者余庚子北闈所得士也樸厚有家學遊吾門最久今年正月狀其先人行實呰价持書將來京師乞銘于余書詞曰孤不幸先君子以某年月日棄世將以某年月日卜葬于北鄉某原祖塋之次痛念先君子生平學行多有可傳若役焉弗彰益重不

孝罪戾丐夫子一言鑴諸貞珉以信後世先君子託以不朽瞑目九原矣敢泣血以請余固知孟生非厚誣其親者義不可以不文辭爰按狀次第其概焉公諱某字某上世出自鄒嶧始祖諱某明洪武初以武功授湖廣長沙府武開中衛千戶永樂中徙居北平灤州之治里莊遂爲灤州人高祖諱某曾祖諱某俱業農考諱某以文學知名潛德不仕七子公次居五公資穎異弱冠即銳于學動止方嚴不好嬉弄天性孝友門內無間言善屬文下筆數千言立就學者多宗焉明末世亂遂變姓字隱處深山絕意仕進　國朝定鼎始幡然出應舉予試順治四年以明經對策授大名府東安縣儒學訓導至官教諸生以禮法循循誘掖多所造就十二年遷福建延平府將樂縣令將樂楊龜山先生故里也公下車即捐貲修其祠廟購遺書付之梨棗求後裔之賢者俾掌祀事公餘仍集諸生講明先生之說學者用是興起嗚呼兵燹喪亂之餘斯道淪委久矣至是稍爲之一振公之功也至于清風弭撫黠冠備荒勸農多有惠政邑人深德

之將去年已六旬餘矣十四年以老疾乞體得請歸里杜門著書自娛足跡不入城市者十年康熙六年以疾卒于家春秋七十有二娶王氏早亡無出贈孺人再娶孫氏封孺人子一即賚予庚子順天舉人女三長適某次適某次適某皆孫出嗚呼學者居恒侈談抱負若古良臣名宦無足爲者及一行作吏喪檢敗蹻無復廉恥至下等于禽獸之爲而恬不之恥焉若此比也公筮仕十餘年官不過七品而能一矢其勵志不[illegible][illegible]于下流俗者之行求之近今可多得乎況

乎淡然恬退視富貴如浮雲絶不爲其所累此其志趣之超卓又何如也公之子從余遊高明有志公繼述有人矣凡此皆可銘銘曰灤水洋洋唯君子幽藏源彌遠流逾長貞石在中昜有量

敕封承德郎内秘書院編修加一級李公墓誌銘

公諱乎字秩南號孜圃其先世爲上虞邑著姓以孝弟力田傳家大考玉完公諱懋芳中明萬歷癸丑科進士累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爲政有

聲蹟徙居會稽郡城東遂爲會稽人玉完公生封承德郎内秘書院編修伯因公諱宗是爲公考四子公次居二公弱冠即銳于學勤苦爲文章爲諸生冠甲午以毛詩魁鄉薦己亥捷南宮闈牘一出人爭傳誦之廷試居二甲第七　欽授翰林院庶吉士讀書中秘時

世祖稚重詞臣每遇雙月　御試于　太和殿親其學行爲異日任使地蓋特典也公每試必居前列士林榮之公泊如也公體癯瘠善病常竟歲弗愈庚子請告旋里門謝摒囘築室雲門山中圖書尊俎究心性命之業東南學者多造其廬公晉接晤語常至夜分不輟雖沉痾在體弗顧也閒攜三兩童冠沿蘭渚臨鏡湖登放鶴峯極目天台鴈蕩間若無意塵世者人以是多公之高致焉今

上御極之五年歲丙午以承德命詣京師散館授内秘書院編修丁未分校禮闈得士八人皆一時名宿陸子某其房首云是年七月遇

上親政覃恩封徵仕郎十一月遇

世祖配郊加上

太皇太后

皇太后徽號禮成加秩一級封承德郎父母妻氏俱封如其官時

上允禮臣請開局修

世祖實錄公以才望簡充纂修官自是編纂史局凡七閱月而公病遂增劇不起矣以戊申八月初六日卒官舍年三十有七夫人朱氏子一瀛也女二俱幼在室公資沉靜善修飭不苟訾笑貌尼瘠羸削顏然

骨亦尤能喫辛苦做縣齋擯遁于寒素爲學一以樸
誠爲主無少表襮衒鬻意不求人知世亦鮮有知之
者予與公同官且十載曾未有以識公自昨歲尾諸
君子從與修　國史乃獲共事館局而予又適與公
同直晰夕動定未之或離編摹校讐之暇從容論學
公乃悉出其生平所懷抱求是正于予而凡予之僣
爲剷削者必爲首肯之而益有以發明焉予乃服公
之志甚勤思甚苦韜晦甚密其所存者淵乎其莫測
而所造者殆深乎其不可量也嗚呼士風陵替久矣

學者率不知闇修默識之爲務謝謝焉以精采相亂
蕩氣岸相凌擊剽備濈獵博當世貴官長者之一顧
遂以馳騖顯叢竊藏後進攙擠揣臆頑然自負而跡
厥生平無一足以可人意以觀公之學愈邃而心愈
虛道益明而貌益愚胸藏萬卷若不識隻字者其淺
深得失奚止一霄一壤而已耶公爲予年友樸菴王
予已亥分闈所得士王子夙學醇品屹然有先輩風
公之學行大似之夫予猥爲公知已王子且先予十
年知公然則予與王子不可不謂知公者也世之經

而公爲重者僅求之時文制義聲氣交遊之末豈公
之所許哉公病革寓書訣予曰某旦晚死矣天壽數
也奚足介意唯是交先生晚未獲畢志卒業爲追恨
九泉耳卒之前一日屬其孤曰知我者唯熊某我即
死必拜懇一言誌其墓以信後世然則公誠知已乎
予者也予何忍以不文辭嗚乎公官止七品年不逮
四十方勤學以需于用而遽賫志以歿亦可哀也已
是皆可銘銘曰靜者以永樸者其延恂恂如公胡獨
不然報未稱施位不信志慶衍雲礽覘諸良嗣

敕封承德郎內國史院編修加一級樸菴王公
墓誌銘

公姓王氏諱吉人字孚伯號樸菴上世出山東曲阜
始祖某公爲元德安路總管留居京山遂爲京山人
子四季福福生子禮子禮有局幹明初部衆保縣城
尋率所部歸附授某官不拜子禮生思文思文生諒
諒生伯珍贈大理寺評事伯珍生易予四次大本弘
治壬子舉人令穎上邑有惠政大本生梃予四次宗
謹贈文林郎是爲公祖宗謹生顯萬歷戊子舉人歷

令南溪蒙白青浦邑以清白稱于三長應縣號理齋
贈承德郎內國史院編修加一級公之考也子三長
即公公賦異資沉靜寡嘗笑家貧勤勵爲舉子業曰
非是無由仕進也弱冠補邑博士弟子員每試鄉校
輒冠軍有聲諸生間然屢困場屋年逾四袠不第而
貧益增而志益銳嘗曰文章貴自立耳卑卑焉唯時
好是趨失厥本矣又曰制義必以明理會心不謬于
聖賢指歸爲第一乘徒騖浮濫無庸也遂入老山下
帷沉酣經史旁及百氏書盡以其所自得者發之于

八股而文益工自是刻意追成弘諸大家不屑道時
流隻字每搆無過三百言而古今名理殆無之不包
置之先正名程中無以復辨時文雖末技乎然公之
爲此固不易矣而世之號爲操觚家祭酒者以詭佻
爲奇靡冗爲博餖飣馳騁爲工弄蠅蔵鬼不知經史
傳註爲何物自公視之俳優耳乞兒棄耳牛溲馬勃
中瓦礫耳而若人方以擢高第盜虛聲爲得意曰某
才人也志士也大放厥辭縱橫宇宙者也居然自匿
于王唐瞿薛間與東鄉瀨水熙甫正希諸君子爭千

古世俗亦莫之能辨且利其可以逢時取青紫而闠
焉傳誦之而於公之所爲明理會心不謬于聖賢指
歸者則反目之爲厭爲拘爲淺薄嗚乎彼亦自成其
狂愚耳公屑與之較論耶甲午秋公貢筴遊太學受
知大司成東萊沙公以國士遇之丁酉登賢書戊戌
成進士廷試居二甲十五名　欽授翰林院庶吉士
闈牘射策一出人爭模楷焉彼世俗少公者皋以難
于遇耳夫公亦何嘗不遇也已亥
世祖以滇黔平任使需人　命禮臣再行會試公特

簡充同考官所拔皆一時名宿榜放而聲譽藉藉盡
自是公文有定衡矣世俗語塞矣辛丑遇
上登極覃恩封徵仕郎是年五月授內國史院編修
丁未遇
上親政覃恩加秩一級是年冬月遇
世祖配郊加上
太皇太后
皇太后徽號禮成覃恩封承德郎父母妻室俱封如
其官戊申與修

世祖實錄公在翰林十有一載風節文章之望蔚然著有澂園集詩文若干篇首方肆力于正學以羽翼斯道而乃竟不起矣豈非吾黨之不幸哉公生于明萬曆癸丑年五月十九日卒于康熙戊申年十二月十三日春秋五十有六娶董氏贈孺人繼妻徐氏子一懋夏太學生勤學善屬文女一字同邑庠生劉源正孫三煒燝燕俱露頭角孫女四俱幼公體癯善病然亦易愈昨冬患脾泄數日即不起孤懋夏携孫煒自楚來京師省侍比至而公已謝世三日矣聞者哀

之今年春二月孤將扶公櫬歸葬于某處以公遺命乞銘于予夫予亦烏忍以不文辭也予與公爲齊年友又同讀書中秘週年來公不以予學爲迂而心許之退食過從頻以道誼爲規勸是予與公之所以交相期者固自有在而公今已矣會稽李子平者公門下士也卒于戊申之八月是時予與公同往哭之公誌予所爲李子墓銘爲之嗚噎不已若愴然悽斷者曾幾閱月而予且誌公之墓矣豈不重可哀耶詞曰紆軫理窟公實登堂玄圃絳帷追琢其章太羹元

色參[illegible][illegible]遏棗希淡孰識醬香憧憧寂童叫嗷摧黃國[illegible]懸帝二匜胡傷甲觀碑影丙夜藜光圖書韓組[illegible]緘青緗材老彌朴洗窗逾臧寸陰分晷旦晡未遑[illegible]而大耋登毗廡量中道奄徂哀感榆桑往來者易奇歸者常聞道已矣寔論彭殤麟角特出鷟羽聯翔繼序綿武河東俊良五華義哉二逕湯湯史筆貞珉終古永藏

敕封文林郎內弘文院編修待贈通政大夫內國史院侍讀會寰蕭公墓誌銘

誥封翁墓君子恆難之惡其以子若孫之故而詞多畸于揚或在所宜揚矣而亦嫌于以子若孫之故也若予之于會寰蕭公則非所論矣予與公季君介石以戊戌同薦春官又同讀書中秘最稱友善因得悉公之生平丁未春介石　予告旋里幾公養特公年七十有八矣今年六月以公訃聞于京師八月中遣役齎書幣持公狀謁銘于予予年家子也又雅善介石何敢以不文辭謹按狀蕭氏系出江右泰和二十並都之鳳凰岡始祖官泰以明洪武十年應詔徙遼

右[illegible]衛衛生子文文生銘銘生景德景德生永福業儒以鄉貢任祁州訓導子四長鳳儀襲祖職以功陞千戶子三長汝芝任遼陽掌印都司公之祖也子二次某襲指揮僉事是為公考子一即公公諱石亨字天衢號會螢幼孤事母趙太淑人以孝稱年十五襲指揮僉事倜儻尚氣節明熹宗時汛三岔威遠二堡頗著方畧遂署經畧麾下守備事子家芝岡公深器之命赴淛齎旌賞會世亂東道阻塞遂寄僑德州衛因家焉　國初絕意於進取杜門訓子督課甚嚴

甲午介石以義經魁鄉薦戊戌成進士　欽授翰林院庶吉士公聞報不為色喜乃進介石訓之曰汝受國大恩宜勉力圖報塞又曰汝惟汝曾叔祖是法庶幾不愧科名曾叔祖者明神廟時理學名臣豐源先生汝芳也自是介石聲譽藉甚庚子典江右試事公誠勉如初辛丑遷今

上登極覃恩　勅封文林郎如介石官甲辰介石以文望簡衛文穀輔公寓書介石曰我有薄田可贍歲水不以責汝汝唯潔己惜士不負朝廷不負所學我之願也勗哉勿以老親為念介石遂益刻厲整飭學政一洗從前之陋都人士同詞誦　國朝公明學憲首推德州蕭公介石稍為之自貸公則又正色曰汝以後進負高名何以為前輩督學畿輔者地當益自斂束用消猜忌既而某某者果沸物議以撼介石且陰肆擠陷之力冀破介石名以自解免以謝都人士而卒無瑕可索雖介石之善于處實公之訓諭者素也丁未介石差竣即請　假旋里門圖書數卷外無長物日以平時菽水進公里人雖雅重介石未始不

為公薄其養公則曰以子故明　朝廷恩榮家聲以大視昔年播遷遼陽纍纍若喪家狀甘苦何啻萬萬也且有子為濟白詞臣膺于享萬鍾養於廟足矣更復何求人以是服公之達而益重介石之廉嗣是介石侍公膝下者又三年餘而公以疾卒時康熙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也得年八十有二元配宿氏贈太孺人繼配程氏封太孺人子三長惟乾早卒次惟晉丁酉科武舉次惟豫介石也累官國史院侍讀女三俱適望族孫男五承鄴太學生承祁癸卯科武舉承頤

承洙承澗孫女五俱幼嗚乎世之封翁者流多沉情
於田舍綠蔓之末求所爲淡泊自甘玉其子于成以
遣於久大之域則百不一二焉而公之所以自待與
所以期介石者固在此不在彼然則介石之得有所
豎立樹介石之學行則然而亦幸而爲公之子也嗚
乎公可謂明於大義矣是可銘銘曰平原鹿角哲人
攸藏子先象賢卜世其昌勒詞貞珉永矣無量

狄陶齋先生墓誌銘

嗚乎先翁溧陽狄陶齋先生之墓先生既卒之四年

其孤懿衡遣命走金陵謁予且拜且泣曰孤不天先
君予以庚申閏八月棄世先君子臨終時屬不孝孤
曰孝昌蘄公雅善我我即死誌我墓者必得公言爲
足徵汝小子其謹識之毋忘此治命也今孤將以是
年十一月葬先君子於荊溪銅官山南嶽之麓惟先
生哀而賜之銘先君子死且不朽予自廢放來筆硯
抛擲已久矣第念予楚人也異時聞先生衡楚狀甚
悉迨寓居金陵又頗側聞先生生平是烏可以不文
按狀先生姓狄名敬字文止別號陶齋上世出自
梁公世系無所考元至正間有英者任江浙行省副
使因卜居於溧之胥溪遂爲溧陽人四傳至理遷於
邑北郭之塘下里又八傳至用賓太學生潛德不仕
是爲先生之考生四子先生其季也先生生而端重
寡言笑舉止如成人稍長勵志於學以古人自許動
必循禮見者以公輔期之年二十補博士弟子有聲
士林下帷攻苦親友罕得覯其面學成執經者踵至
先生皆勉以實行曰學貴自信信之篤然後行之果
遊移動蕩坐所見不真爾人以爲知言順治乙酉登

賢書己丑成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先生曰既受
國恩即隨在可圖報稱不然生平所學之謂何庚寅
冬被　命視河夏陽時兵燹之後河務廢弛先生露
處河干躬自相度殫心瘁慮備極勞瘁與工役同寢
食者二年而河工告成仍做潘氏河防一覽編輯源
流形勢及疏鑿利病諸事宜曰治河紀略付諸剞劂
以傳永久差竣回部陞本部屯田司員外郎甲午以
實望簡授湖廣提學道先生聞命喜曰此吾事也遂
剋期到任整飭學校力剔宿弊每臨所部則先擇吉

諸學官集諸生講臥碑不如式者輒撻之諸生至前
皆屏息駭汗不敢仰視先生曰士習頹靡久矣自今
數教在嚴惟嚴而後可以言寬也試之日緋衣坐堂
上焚香告天取諸生試卷當堂面閱閱畢即發一切
竿牘不得行而積弊以清所奬拔士皆窮巷老儒足
跡從未入城市者人以謂楚中學使自葛屺瞻王澄
川高彙旃三公而後則首推先生羣號先生爲鐵面
學道云任滿宜膺上考而當路有抑之者僅得平轉
先生歸里需次離任之日惟襆被一囊册卷數簏而

已觀者皆爲太息庚子春補陝西潼關道潼關舊屬
險重地先生至則加意整飭綢繆周至不以未雨疎
其防築關城修衛學清軍伍廣屯種在任七年多所
興革而丰骨稜稜大都如衡楚時丁未歲忽起蓴鱸
之想謂家人曰吾自通籍來涸跡風塵不覺面孔日
換今且老矣何用徒自苦爲吾將返吾廬焉時先生
年五十有三爾遂力求致仕以去先生歸家杜門掃
跡絕口不談世務闢藥圃於北郭構屋一楹顏曰五
餘軒潛經史圖籍其中日手一編兀兀如諸生時先

生於書無所不讀尤邃尚書訂蔡氏傳訛謬有功於
經而意義多時爲之引伸發明以啓其底蘊曰尚書
衍義學者多宗之庚申以病卒享年六十有六所著
有陶齋集史漢合箋得閒鈔衍鋤倦錄及尚書衍義
等書行世娶蔣氏　誥封恭人側室曹氏子一郎億
也娶知縣陳德慶女英年有志克世其業女二並適
名族孫一幼先生資稟沉毅面目嚴冷生平無嬉戲
之語惰慢之容又少嬰羸疾癯然骨立若不勝衣居
嘗焚香兀坐色如槁灰望之疑爲泥塑人妻孥非召

呼不敢至前僮僕侍立如木偶門以內畧不聞喧笑
聲雅不喜見客即見寒温外不多一語苟非其人相
對默默而已蓋其性行嶠峻有如此嗚乎使先生獲
顯用於時一秉風紀之任其丰采建豎未必不與前
代軒惟衡耿函範輩相上下而厯僅止於是識者有
以致惜於厥施之未竟也先生之衡楚也時予以明
經應楚闈試榜放予倖得雋故事見舉主後即謁學
使予因得從諸友後拜先生於公署先生目予曰君
異吉簡而理盡似歸胡集中短篇也楚支至君一變

夕予唯唯受教而出時丁酉之九月也自是宦遊南北聲息不通者十餘年癸丑予留滯京邸則先生家居且七年矣一日緘手書一函幷所著尚書衍義寄予拳拳以經學不明爲憂而屬予任之意沖然其善下也丙辰予被放客居金陵先生聞予以遊僧被誣事仰天歎曰豈有佞佛韓退之哉因徒步訪予於石城精舍執手相慰曰公今之子輿氏也海內士大孰不知之又奚以辨爲言已太息流涕而去予窮老於世落落無所向方欲詣先生所叩所未聞相與討東

林白鹿之約而先生遽歿矣嗚乎豈不重可哀也哉是當銘銘曰其貌則瘠其道則腴以經爲畝以腹爲廚洽稱廉敬功翼典謨有書盈室有子坐隅幽人之吉君子之儒銅官片石千載弗渝

光祿大夫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文武事務兼理糧餉操江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北溟于公墓誌銘

總制兩江大司馬北溟于公卒於官卒之日金陵人爲之巷哭相率爇香燈祭於寢日幾千百人衙舍至

不能容遠近聞之皆輟市如喪其親計聞於 朝天子大震悼給與恩䘏有加公卒之三月孤廷翼等將扶櫬歸里門卜葬於某所於其行也謁銘於予予以謂公之清德令聲即海內孰不知之而予又辱公肺腑交與聞公生平甚悉則銘公者舍予而誰謹按狀公諱成龍字北溟別號于山山西永寧人先世業儒潛德不仕父時煌授鴻臚寺序班居鄉力行孝義有長者之稱生二子公居次公生而莊毅異於凡兒稍長鬑鬚如戟即嚬笑不茍見者憚而敬之性善嘯

辛苦諸人所不能堪者一處之恬如爲學務敦實行不屑屑於詞章之末嘗曰學者苟識得道理埋頭做去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識者韙之順治丙申公年四十矣以明經謁選授粵西柳州之羅城令羅城在萬山中又屢經兵燹無城郭人民四時毒霧迷天豺虎晝行於市人頗爲公難其行公曰君命也獨不聞義不辭險耶遂蹐蹇驢從二僮僕之任至則滿目荒烟野狠兆嘷而已公坐臥一茅廨以一著頭靴爨招集殘黎每夜月啼猿饑猩嘯雨聞者涙下而公弗顧晨

斥者芟擬出郭省農事衡烟斷瘴上下懸崖絕澗中
如是者七年而治成異時獲維椎髻之子且漸知所
禮義矣親政遷酉川合州守其清風惠澤如在羅城
時未幾轉楚之黃州郡丞時吳逆叛亂賊逼荊岳
國家以江漢爲嚴疆而黃郡南瀕大江東連廬皖光
蔡諸境所屬蘄麻數邑中多崇山峻嶺歷來盜賊盤
踞伏莽未靖上官欲借公才望以鎮之遂題陞黃州
守無何有盜魁何士榮等嘯聚東山謀爲內變人心
皇皇莫知所出公曰黃爲襄漢襟喉東山又黃之左

背也無東山則無黃無黃則無襄漢即江以北危矣
天下事尚可問哉於是躬擐甲冑鼓率義勇直搗賊
巢比至公挺身對壘礮火燎鬚不爲動士卒爭先血
戰擒斬士榮等降其餘衆東山以平以功陞監司駐
防下江尋遷閩臬未數月遂晉本省左轄時閩海方
用兵公曰此則惟軍需重矣乃日會計八郡正供及
江浙各省協餉數百萬按時輸轉以濟饋饟仍爬梳
蠹比鈎稽出納剔革飛詭破冒挪墊諸弊盡斥羨餘
若干兩還民間官吏不得名一錢軍民用是兩便焉

公自茹淡素如空門老衲即親友贈遺惟擬果蔬數
而已僚屬爲公苦之公曰我生來無他嗜好布衣蔬
食幾免饑寒足矣不知世間有受享事亦不知饋遺
交際欲何爲計俸入自給有餘要錢何用聞者嘆服
是時外計舉天下清官第一
天子固久知公見公名喜謂侍臣曰如于成龍方不
愧卓異二字特晉內臺副憲巡撫畿輔陛辭請訓　帝
邦也滿漢軍民雜處其黠者假投充侵牟民田勢豪
恣爲囊橐以取奸利所在盜賊縱橫充斥白晝殺人

莫可窮詰而八旗庄頭尤多不受理節民間有訟庄
頭輒上堂呼噪把持之有司莫敢誰何惟仰天太息
而已庄頭者屯庄之頭目也公曰我奉
天子命來撫茲土以惠養斯民也豈怯個伯哉若雖
悍獨不畏三尺耶於是編保甲嚴連坐以清盜源鋤
豪强發隱占以甦窮困令下各屬奉行惟謹公仍不
時單騎行旅肆中密切廉訪諸有抗違立置之法無
所假貸自是人人惴慄無敢有干公令者而盜以息
民以安滹沱易水之間洋洋乎頌聲作矣

天子聞之咨嗟嘆息曰朕獨不得盡如于鼐者而用
之爾富憂百姓哉庚申春二月　名至行在所　溫
綸獎慰　錫予便蕃　御製詩篇　親灑宸翰以寵
異之明年滇寇平四方底定
天子念吏治爲重遂特晉公大司馬總制兩江以風
羣吏公聞命感激涕零曰　君恩至此難爲報矣乃
星馳就道語所親曰江左承八代之餘習尚浮靡奸
弊牢不可破今
天子命我我必思所以易之而南中人聞公簡命則

亦駭汗股栗轉相告語曰于青天來矣吾儕尚如此
裝飾耶于青天者異時楚人所稱號公者也無何金
陵閭城盡換布衣卽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騶
從毀丹堊至有驚怖喘臥不能出戶者長干朱雀雨
花桃葉昔時歌舞遊樂之地一旦闃寂如僧舍奸人
猾胥各挈妻孥鳥獸竄蓋公未入境而江淮間已大
改觀矣公至則繩之益力畧無假借懲刁頑抑僭濫
禁苞苴革加派舉廉劾貪勸學講約期月之間兩江
數千里盡駸駸乎丕變焉而勢家豪右則多所未便

爭構爲飛語以撼公公畧不爲意笑曰直道在人爾
彼嘵嘵者惡足恤哉居無何有越海之　命公襆被
扁舟以行月餘事竣旋治所偶患嘔吐不食數日而
卒時康熙甲子四月十八日也公之清操姱行不可
枚舉姑就予之耳目所覩記者數事述之黃州有巨
盜一艘漏網且數載矣百方緝之不可得公察知其
窟穴所在則皆匿聚深山古廟中乃密帶捕役若干
名伏廟側身易丐者衣往來廟前羣盜見而餉之公
故稱病進臥廟門內已語盜渠願入其夥渠壯其膂

力而許之變姓名曰楊二以公髯因綽號楊二鬍子
與羣盜雜處者旬餘盡得其平時所爲行劫狀公度
再不可久遂如廁而出密召所伏捕役入廟盡縛之
盜覓楊二鬍子不得則意公且遁矣捕役械諸盜至
公治所盜問役曰拿我者何官也役曰青天于二府
及進見則廟中行乞入夥楊二鬍子也盜始知爲公
所貸叩頭服罪無異詞公乃下堂親破其械命酒滿
引各手一盃盜詫曰我等死期至矣不死我而飲我
胡爲者公笑曰汝等自作不善罹於法網我不能代

爲之寬慰廟中一日之雅薄具觴酒一巡聊識故人
意爾言已復笑既乃又泣即諸錢亦泣公曰無庸也
識已成矣弟不忍見汝曹之辱即於戮且以株連我
良善爲也命舁棺若干具至並活埋之表之曰某府
某官某處盜處於是楚人咸服公之神羣呼公爲于
活埋云公之自江防遷閩臬也頭行僅襆被一囊朝
衣一襲爾公趣僕人買蘿蔔數石舁上船舟人曰是
賤物烏用多爲公曰我沿途供饌也載之且可以壓
船既登舟日啖蘿蔔一二枚至閩界乃已其赴任江

寧也僱驢車一輛與幼子共乘之各袖制錢數十文
宿飯店不入公館公在制府兩載餘日食粗糲一盂
粥糜一匙佐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人又號公
爲于青菜僕從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衙後槐樹葉啖
之樹爲之禿夏月盛暑公以疏苧布爲帳不能避蚊
諸子衣藍布袍侍側汗透背不敢脫亦不敢揮箑冬
則皆衣褐或褐絮襖無裘也公嘗微行或肩輿或徒
步早晚出入僧舍中於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公
在看聽聞彷彿如或見之舉凡面赤鬚白形貌微似

公者即皆指目以爲公見女床第間語亦不敢高聲
曰于總督得無聞之夢中醉中喃喃囈語亦或大呼
于青天于青天云而公之歿也予以一瓣香哭公於
喪次仰瞻几筵惟青燈布幔冷落菜羹而已問其篋
笥則敝衣破靴外無長物蓋公之素履卓絕類如此
嗚乎予考傳記三代而後以廉幹稱者代不乏人然
類多矯飾沽激沈爲刻覈以納於偏畸故措施建竪
表裏初終之際往往難言之未若公之狷介性成質
任自然畧無矯强刻厲之迹而誠意感孚無不服敎

畏神不疾而速直有超越於古人之上者然後嘆公
爲真不可及而益信誠中形外之爲不誣也公倅黃
時予即耳公名屢爲言於朝士故公亦以予爲知已
初至金陵即乘篌輿過予廬坐雙梧下握手敘語論
及地方事則任之甚力無何稍以直道難行爲憂予
曰公而亦慮此也大丈夫勘得透時雖生死亦不可
易何況其他公曰先生言是也愚意亦如此嗣是公
餘常枉過予而予則常不在家今年春公意興甚索
頗有請告之志一日訪予於清涼精舍相對欷歔者

久之其中隱然若重有憂者予厲聲曰遂忘梧樹樹
下語耶公應之曰唯唯相與抵手而别然公發後公
友人鄭君某爲予言公近有所忤於時貴時貴實陰
中之公懼爲所誣陷將無以自白坐是憤恚以發實
無他病也江盍郡丞朱君某亦云予聞之太息泣下
以謂公之清忠獲
上而猶邅迴次且有如此自餘有志者又焉望其能
特立而不懼也耶然觀
上之遇公恩禮終未少替則知公之所以結 主知

者艮有素而 聖明初未嘗以浮議而有所參間之
也嗚乎公亦可以自慰於九原矣公生於丁巳年八
月二十七日丑時得年六十有八娶邢氏封淑人三
子廷翼貢生廷勳廷元並諸生孫三俱幼公有文集
若干卷行世易名曰清端於法皆宜銘銘曰嗚乎噫
嘻爲蘼中之芝爲駑中之騏蹊之益鞿紲之益馳物
理既如斯天道其易知嗚乎噫嘻廉吏不可爲也而
可爲如或疑之請視茲辭

光祿大夫巡撫廣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郝公

墓誌銘

丙寅冬十月進士郝君林自中山走書幣至秣陵以
其尊人復陽公狀來乞銘於予書辭曰先君以勞瘁
卒於官四年所矣不幸身後星議幾成不白賴 聖
明洞察 特賜昭雪追卹泉壤孤等將以明春歸先
君於窆惟先君曾辱交於先生願得一言以信後世
先君死且不朽予自顧譾陋何足以銘公憶戊申歲
與修 國史具悉公昔年按蜀被讒狀後於 綸扉
常讀公所上奏章及放歸寓居江左又頗聞公之督

鹺淮上與所以撫粵西治蹟甚悉則予不可謂不知
公者是烏可以不文辭按狀公姓郝諱浴字冰滌又
字雪海復陽其别號也上世出山右洪洞自始祖某
占籍中山之唐城遂爲定州人八世至某以孝弟力
田稱生某某生某順治辛卯恩貢考授府别駕不仕
公之考也娶張氏生二子長郎公公生而機警負異
材年十四五能通六籍百家言尤留心世務高自期
許講求古今治亂興亡之故而慕諸葛忠武李鄴侯
之爲人丙戌領鄉薦己丑成進士 廷對後慨然謂

所知曰自吾先世遺訓必惟忠愛是囑今敢不以此
身爲天下稚膺遂上書指陳利弊娓娓數千言識者
韙之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辛卯改湖廣道御史
奉　命按蜀時巨寇劉文秀等盤踞滇黔川中屢遭
屠戮一望邱墟公至則蠲免逋租若干石罷斥長吏
之不法者而民困漸蘇壬辰二月吳三桂統大兵由
東西兩路進屯川南軍無紀律洎秋兩路兵敗東西
川俱失三桂棄川北不顧退至綿州將圖漢中時公
方有事轅闕閤賊且薄城下乃密檄總鎮嚴自明等

提兵環守仍遣健卒星夜要請大兵於梓劍由是兩
路兵始回剿保寧與賊拒戰大破之捷聞
世祖嘉悅公因條析蜀事且密陳三桂跋扈狀三桂
深銜之先是有武弁董顯忠等以投誠題授司道所
爲恣睢公因民怨劾而罷之三桂恨公之軋己也乃
嗾顯忠等入都展辨三桂陰爲左右之公坐是遂降
調歸里矣甲午春湖北撫軍佟當路爭言公才可用
且授巽時守保寧爲據三桂益側目於公忌公再起
與己爲難乃復摭公前疏指爲冒功將置之死

世祖特從寬宥流徙　盛京安置時六月初　日也
公至鐵嶺儀屋潛居日手周易一編哦咏自得不知
身在冰天雪窖中也如是者十有八年辛亥冬
上幸奉天公伏謁馬前面陳蜀事始末
上爲改容而聽癸丑三桂反朝士遂交章薦公薊州
魏公言之尤力且曰郝某三桂仇也賊之所仇正我
之所取又何疑焉於是奉　特旨召還錄用仍補湖
廣道御史公上章首言　聖心爲戡亂根本兼請
名對滿漢閣部諸臣商確大政勿待事至而後議詞

甚剴切時平凉鎮臣王輔臣從吳逆受僞劄跳梁秦
隴閒公疏請駐兵鳳翔以固棧道兼防隴寇東下然
後坐困平固之賊更令驍將急趨西河扼其衝要以
爲奇兵再遣才力重臣調撥河南之甲從南陽入武
關扼斷商洛之路以取漢中而於袁吉一帶聲言進
取長沙以牽制賊之全勢
上深然之下其疏於諸路是時各省用兵籌餉孔亟
上特遣公巡視兩淮鹽課以佐軍需顧淮政積壞久
矣公乃潔己率屬殫心剔釐宿蠹一清商民交便遂

綾公上考再留任一年豈異數也雖河淮揭大饑公
則爲捐輸勸賑平米價設藥局開粥廠所全活甚多
而又親履各場隨地設閘引江海潮水以灌河渠通
鹽艘自是百廢具舉轉餉大有賴焉是年晉左僉憲
尋晉右副憲士林榮之庚申還　朝會粵西撫軍缺
上曰是非郝某不可遂以　命公公辭　閩說道騐
月抵桂林念此邦爲黔楚襟喉猺獞雜處哀鴻未集
所以撫綏安戢之者當倍於他省矣乃條陳善後事
宜大畧謂粵地爲道嶺險水多瘴毒養馬十斃八九

又新經添設冗兵數千糜餉無算並宜裁汰至鎭安
泗城二土府界連滇黔土賊出沒田州爲安籠門戶
龍憑猺獞二營係控禦交南鎖鑰梧州一郡居兩廣
之中扼三江之要皆宜增兵防禦而省會重地尤須
良將勁卒以資驅策
上是其言悉聽公酌量區處公又爲省郵傳停鼓鑄
以休民力補鄉試留學租以培士氣於是粵境大定
而公則猶時時上下巖洞出入烟霧無少息遂中瘴
癘疽發背卒癸亥七月十五日也得年六十有一初

公之涖粵也值王師凱旋經費不貲不得已皆勸庸
金若干兩又前撫傅公門[illegible][illegible]繳亦多所挪移皆
未及補足而公已即世後署篆某竟劾公侵匱坐落
職追賠
上曰郝巡撫廉能素著其所動支非係入己著免追
取後其子林復上疏訟公　詔追復原官　賜祭葬
如倒鳴乎公一儒生爾當三桂手握重兵聲勢赫奕
公毅然與之抗衡至身被搆陷投荒九死而不恤及
逆賊鴟張海內騷動公乃生入榆關請纓激切義不

與賊共戴天卒能折衝樽俎收拾殘疆佐成　國家
戡定之業豈不偉然一烈丈夫哉蓋公夙負奇氣任
俠自喜不幸中遭困阨用能痛自刻厲以至於成人
弟見其險夷一致指揮裕如共嘆爲倜儻非常之器
而不知其崎嶇挫折于炎荒雲塞之鄉諸所以更嘗
而淬礪之者殆匪一朝夕之故也記壬子歲公自關
外托蔚州公致書於予意極懇洽甲寅乙卯間與公
同朝公時過予邸執手論學語及時事輒愴然泣下
嘗曰學者於倫常實際處體驗方可入道不斯猶虛

諱也公所見之精切如此嗚乎宜其過人者遠矣公
三世考妣並以公貴　誥贈如其官元配李氏癸未
殉節繼配王氏先公歿俱　誥贈一品夫人繼配蔣
氏側室張氏樊氏子五長栢貢生娶王氏次林壬戌
進士候補中行評博娶張氏次椿庠生娶梁氏次楨
次枝孫男二誠燚誠燕孫女四俱幼公居官持已嘉
言懿行具載　國史及家乘中予特撮其生平大節
之表著卓犖者而為之銘曰常山巖巖誕茲傑士釋
褐登朝精忠自矢薦服循行叱馭直指建策犁靳遴

折奸宄懾彼強藩功成名毀白狼投竄甦施如籠啖
呰呑鐙皂帽頻頻逆豎弄兵勢同封豕先見何人
當宁拊髀生入玉門繡衣猶始請纓擊勞裂眦切齒
乃督江淮乃巡粵鄙蠻烟掃淨瘴爽振起奮武揆文
上報
天子銅柱勛名庶幾可擬蓄菽謗騰況究誰理　恩
綸特降䘏及蒿里九原有知目瞑色喜表忠福善貽
彰如此我作斯銘用示來紀

河南督學道蔣君華田墓誌銘

癸丑春闈予承乏典試事得士百有五十人而所爲
風裁嶢峻者雜常熟蔣君華田君由臺班遷外侯歷
任中州學使不幸以勞瘁卒於官卒之日遺命孤陳
錫必丐予言志其墓是則君之拳拳於予直至瞑目
時猶然也而予亦惡忍辭之按狀君姓蔣諱伊字莘
公別號莘田繫出東漢九侯之裔晉咸康中有秀亢
者以平吳功封常熟侯則始祖也自秀亢後代有聞
人傳至南陵公諱棻以丁丑甲科任南海建安今有
惠政晉儀部主司是爲君考生三子君其季也君生

而聳秀骨相異於凡兒年十四補博士弟子遂有聲
諸生間顧乃困於場屋則益下帷攻苦大肆力於舉
書而其學以就丙午魁鄉薦癸丑成進士此榜放郎
上所著玉衡臣鑑二編有　旨留覽時君已頎然負
公輔之望矣是年四月選授庶常館試之文爭相傳
誦乙卯秋散館特授臺員蓋重之也八月補侍御史
巡視中城君感激知遇多所陳奏如清六部之積習
減白糧之直嚴誣逆之條與夫勤撫恤務開墾賑荒
濟饑等疏皆切中機務至於彈劾大吏略無回撓一

時有真御史之目焉丙辰移疾歸里己未補廣西道御史時吳逆鴟張徭調四出哀鴻遍野君乃草四疏繪十三圖親詣 御前上之其圖曰難民曰寒窯讀書曰慶書曰水災曰觀榜曰沖驛曰旱災曰鬻兒曰寒冬犴狴曰暑月囹圄曰暴關曰春畊夏耘曰催科圖各爲幅曲寫民間疾苦甚悉

上覽之動容八月復應 詔上三疏庚申秋又上大進正途一疏自是直聲震海內而忌之者亦起矣辛酉春得 旨外轉壬戌奉 命參藩粤東粤東當兵

燹之餘供億煩苦胥蠹倚爲奸弊民不聊生君至則禁陋規革羨耗撥支給除差徭蠲滌煩苛與民更始粤人便之尋以才望署藩臬篆宿寶畢清而不名一錢又爲之建義學設書院集諸生課肄其中嶺南之文教一振無何有視學中州之命君毅然曰此吾事矣於是星馳抵任嚴飭各屬修葺黌宮及先賢祠墓頒條教崇經傳倡明絕學以端士習而正文風諸所獎拔生童悉皆寒畯一切竿牘絕響河朔伊洛之間彬彬郁郁實君之功也丁卯春巡校至大梁忽舊疴寖發遂以不起聞者悼之君生於崇禎辛未二月初二日卒於康熙丁卯二月初一日享年五十有七有文集若干卷行世娶毛氏孫氏子二一陳錫乙丑進士一廷錫太學生女四並適望族孫三幼君少負大志動以古名臣自期當其射策臺諫天下想望其丰采不幸中道沮抑一麾萬里遄迴於蠻煙瘴霧間雖量移內地庶幾以文章圖報稱而中多牴牾常鬱鬱不甚得意卒之官不過監司壽不滿花甲一旦溘然歸於泉壤豈不重可悲哉君生平見義勇爲如恐不及

瑰琦卓犖之行不可枚舉而於師友一倫尤特爲加意以力矯世俗澆薄者之爲即予丙辰被放憂患嬰纏君聞之未嘗不太息飲泣語所知曰非敢阿好爲斯道惜耳夫以予之不肖而君顧眷惓惓不釋如此則生平之篤於行義爲何如也嗚乎今已矣九京不可作矣予乃揮淚而爲之銘曰

嶄爾之操凜於介石嶷然之槩瀕於易簀皎皎者汚嶢嶢者折枘鑿齟齬咄哉誰惜汲黯坎坷賈生擯斥千古同悲請觀去迹予亦罹憂奄奄落魄嘆息斯人

銘茲幽穸

臨皋漁人墓誌

臨皋漁人者不知爲何許人嘗築茆一區於黃岡之團風鎮頗好遊時時披蓑乘扁舟出入洞庭烟水中因自號野漁云一日泊洣江仰天大呼歌曰風蕭蕭兮湘水寒靈均一去兮不復還歌已復痛哭聞者哀之自是隨舟所適遇淺水則投竿無定在也或布罛於落星湖尋周顛遺跡或坐海雷石以桂爲餌引潭鯤於千仞之下而忘其筌或載三山青雪共清凉老

圃縱譚杯渡舊事相與鼓掌大笑或下金鈎吸明月蕩漾遊泳於滹沱易水與白溝波瀾之間爲之慷慨者久之大都得魚必沽飲飲輒醉醉後狂發則投之亂流中每漁家婦剖魚腹取其子往往見漁人所投竿在焉好事者亦或從而傳之歲丙寅漁人七十矣乃鼓枻返棹回團風一夕忽大醉復披蓑仰天大呼則又歌曰靈均一去兮不復還風蕭蕭兮湘水寒歌已復痛哭聲絕而逝漁人從不語人姓名亦不問人姓名或有曰漁人姓鄭名先慶字肖崖有子某某並登仕籍然漁人固絕口不及世亦遂罕知之漁人葬石潭七丈閒爲故嘗所垂釣處老圃聞而悲之乃西室酹之以酒而爲之歌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溺民乎嗚

張母陳太君墓誌銘

太君姓陳氏溫陵人前長清縣令任奎公之女及笄歸同邑庠生今贈通判景白張公其舅爲前廣西叅議五峯公姑曾恭人也二子長汝瑚湖廣安陸府通判次汝璉候選州同太君以子貴累封太安人生於

萬歷二十八年庚子卒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享年八十有七孫曾男女如干人子披太君行實可謂懿媺具備矣而撮其大端則有四焉太君事恭人色養兼至四十年如一日卽病扶護不離寢側饘飩芼羹奉之惟謹恭人喜食薯蕷太君每晨必手煨以進病劇則剪髮虔禱請代恭人歿擗踊欲絕喪祭必盡其誠其事叅議公亦如之此太君之孝也叅議公在丞場時有餽酒者太君啟視之金也婢請勿白太君曰汚舅清名可乎亟白之公乃以原諸饋者且喜曰徵

賢特幾玷吾守矣後別駕君宦鄧中迎養太君於署太君至則語之曰見祿有限老身不欲以甘旨累見楚水鄉也即供飯一魚足矣別駕君雖進肉不箸此太君之廉也太君性寬厚喜施過內外宗皆有恩臧獲有過即未嘗加詈訶嘗諄勉別駕君力行好事所全活甚多此太君之仁也別駕君壬午舉於鄉太君誡勿赴公車泊仕於楚則又勸以早退此太君之智也之四者在學士大夫猶或難之而太君若出於性成者蓋太君生長名門幼嫺閫訓故能通曉大義言

動可師有如此也而別駕君宦遊所至皆得民譽雖以直道見黜頗爲士君子所扼腕又孰非太君之教而能如是耶嗚乎賢哉太君之卒也別駕君以候代羈於鄧比聞訃匍匐歸闕特以書狀走金陵請銘於予予亦方在苦凷未有以應今年夏先慈窀穸已襄李君素闈復以別駕意來請予固雅善別駕君而惡可以辭但予昏迷瞀劣於先慈懿行未能表揚萬一尚忍誌太君之墓哉不獲已揮淚濡毫有不禁五內慘裂者矣銘曰維太君賢符於鍾郝僉曰女宗典刑閨閫小人有母與太君齊表彰弗克實愧荒迷走筆敘行聊當女史立身揚名太君有子

祭文

祭蕭文超文

維康熙九年歲次庚戌二月望日內秘書院侍讀學士年眷弟熊賜履謹致奠于文超蕭君之靈而言曰嗚乎髫年立志如君勤學衞道如君而天顧奪之速耶丁未歲君卒業大學與予合并者久之無何以抱疴返里門時過予分手神各愴然泣數行下今既

三更裘葛矣日冀君之調攝報可爲浣慰也而乃竟不能起耶昨年冬家仲來京邸省予至則嗚噎謂予曰文超病增劇勢將不諱矣予頓爲魄喪如瘖瘂莫克出語又無從覓息耗忽忽爲日減一飯今年元夕之前五日予同人某所得君訃音則知我文超果謝人間世矣問遺言畢兩人相持哭歸邸爲位大哭昔嗚嗚不能成聲嗚乎微君之故胡爲乎酸鼻爾爾哉雖然君固可以死者也天之生人也氣有清濁質有厚薄智愚壽夭于焉因之君賦於天清而薄其爲智

與爲天也固其宜夫君適全其所賦者而未之有缺存如是發焉如是耳更復何憾彼虗衆人之溷而厚者雖或蠢蠢憧憧醉焉夢焉視息焉以消靡日月於三萬六千旦暮之間由君視之一瞬耳曾莫殊于腐草流螢之爲物君肩與之絜久暫耶顧天命也理固壽於跖以君所至殆幾幾乎聞一知十之境而卒也且過顏一歲然則君壽矣可以死矣更復何憾唯是君於書無不讀於物理無不通躬賈董之才蘊姚許之畧方日肆力於鄒魯洛閩之學以期建監乎斯文

不朽之大業而遽齎厥志以歸九泉詎非吾道之大不幸哉嗚乎壇坫云頹友朋日益落予也予然佔畢呼號於其間而罕有其應十年來求所爲道合志同者庶幾於君僅見之而君今則死矣嗚乎予已矣抑又何言記丙午之夏君以手書叩予觀其詞指猶傲然唯軼馬班駕韓歐是冀也廹一聞鄙説則悉捐二十餘年丹鉛簡牘之功而一唯予言之印可聽何其勇也今尚有遡往虗受如君焉者乎嗚乎君固不可以死者也而君則竟死矣嗚乎予已矣抑又何言尚饗

祭杜于阜文

丙辰閏月予至金陵擔簦訪舊窮寂良朋見君文章識君姓字物色高蹤締交無自君曰思我猶予懷君同客他鄉把臂情慇乃適君廬乃握君手傾蓋班荆中情一剖予年半百君逾七旬形影兩忘笑語自眞鍾山之陽青溪之滸草堂茅屋相隔數武景瀨閣上邀雪亭中月夕花晨譚麈詩筒我讀君詩君飲予酒老婦烹雌稚兒剪韭秦淮夜艤牛首春峯執袂拍肩

杖屨從容或耦以樵或攖以釣散髮狂歌相視而笑君雖刖玉予亦焦琴窮通一致潛躍一心木落江寒山空狨老君門常閉予跡亦掃二豎侵予抱牀徒傷饑驅君去客死維揚妻莫汝哭子莫汝奠疏衾褕棺停棲僧院亦有故舊誰命素車亦有遺書誰念蒼葭旅櫬浮江長干幽壑故園已矣飄飄孤魄予亦衰朽秋樹蟠蟠蒲柳微軀視息幾何百年旦暮總歸衰草泉路冥冥疇能自保撫棺痛哭君未必聞絮酒三酹侑此荒文

儀注

擬　諭祭儀注

部文到該布政使司喪家聞信喪主即遣价或托親友具
帖並狀至該司公署領　給賜銀兩辦具祭品請祭
期或自擇定吉期知會主祭官以便行事先一日或二
日主祭官至本縣該地方官照常迎接喪主率親族人等纍縗
跪迎於郊外候主祭官臨公館喪家辦送下程酒席
喪主不往拜該地方人役以時在公館備設　龍亭
香亭　龍旂　御仗及鼓樂棚廠等項如常儀該縣

呈送執事人員如教官讀祭文禮生贊引之類禮生呈送儀注喪家
設　龍幔素帷靈位及各拜立位次如圖式本日喪
家陳設祭品畢喪主具帖至公館說知主祭官三鼓
起　駕該地方官扯班行禮香亭在前　龍亭在後主祭官朝
服乘馬隨行該地方官從否聽便儀仗鼓樂前導排列如儀由
公舘至喪家喪主及親族人等纍縗跪迎里門外候
龍亭主祭官行過亟趨回本宅大門外跪迎隨　龍
亭進門　龍亭安置中堂　龍幔前正南向稍東為
讀　祭文位西南向正東為主祭官立位西向正西
為靈位東向靈位之右為喪主與哀位主祭官立位
之左為陪祭縉紳親友俱朝服立位宗族至戚在東階
上喪主孫曾在西階上　龍亭安設畢禮生贊喪主
及親族人等階下行三跪九叩頭禮畢贊主祭及執
事官各就位禮生引喪主及親戚人等各復本位俯
伏教官詣　龍亭前跪捧　祭文出置本位桌案上
立定禮生導主祭官詣靈位前一揖贊上香一揖贊
奠帛一揖贊初奠爵亞奠爵三奠爵一揖贊上飯上
湯一揖畢贊讀祭文畢贊舉哀喪主以下舉哀女眷人等

在素帷內哭　贊哀止贊焚　祭文主祭官一揖復位贊行
謝　恩禮禮生引喪主及親族人等下階行三跪九
叩頭禮亦贊畢贊禮畢　龍亭起行主祭官隨出喪主
及親族人等趨出大門外跪送候　龍亭行喪家陪
祭親友揖主祭官更衣宴款於別室不作樂　喪主隨入
叩謝以後親族人等不必與　宴畢候送主祭官大門外上馬亦跪送
喪家撤帷幔靈位祭品喪主易齊縗詣公館叩謝具儀
卑次日素服候送郊外具疏謝　恩
康熙己巳七月念二日不孝熊賜履謹擬稿

告文

焚黃告文

維康熙二十有八年歲次己巳十一月甲午朔越八日辛丑孝男熊賜履等謹昭告於　皇清旌表貞節誥封一品太夫人熊母李太君之靈曰嗚乎吾母竟舍孤等長逝耶孤等倚廬慘裂呼搶無門中夜縈思悲號風木適者本年八月廿八日蒙　朝廷特頒卹典遣本省藩司親臨　諭祭　天章華袞尊俎輝煌尚厚　聖恩實惟母德所致今孤等以小祥之日虔具庶饈供設吾母柩位前舉行焚黃之禮吾母有靈庶幾來格嗚乎歲月流電倏忽一週瞻仰凡筵哀慕何極尚饗

經義齋集卷之九

孝昌熊賜履著

論學書

復吉水羅生

接手教知賢以讀禮未上公車唔張幹老年兄得悉孝履支福浣慰浣慰苦塊之中應酬絕少靜功當益親切斯道自姚江闢壇章貢標幟象山江右才智之士羣起而和波沸雲靡舉世若狂斯文的派不絕如髮君家文莊公卓然特立極力護持與陽明之徒旗鼓鼎峙以爭此生民命脈之一綫雖其精神力量未或相當而苦衷卓議昭揭日月延及東林諸君子痛闢無善之說以返于正實因知記有以啓之嗚乎其可謂考亭之大功臣矣賢家學淵源心心相印當必有紹前業而光大之者生於賢有厚望焉拙餘一種附呈印可病中幸復佛唯節哀為道珍重不宣

復夏孝廉

接手教何啻面譚垂辱獎借甚非鄙人之所敢望小疏狂戇特甚無一有當荷蒙　朝廷優容次第採擇

勁殺是氣魄沾激初未有合于聖人[illegible][illegible]之言但若
舉士孫北老問學不倦耄且益堅今之衛武公也顧
稿學之暇常過予觀山齋分坐細論以求斯道之一
是紙屏晤語頗有訂交之樂但無我借山予令人悵
怏耳以尊兄之才求之吾邑指不多屈然不肯從事
于末學之緒著得無習見世之所謂道學者流持一
偏之曲見文以神奇荒誕之譚施施然自斑于孔孟
以誑流俗人之耳目不顧有識者之鄙而笑之而因
疑天下之凡爲學者之不過如是而不憚毅然棄之

乎豁如是是見噎而廢食逢荆棘而并擲芝蘭也斯
道自有正脉有真諦爲其學者實不盡如尊兄之所
疑正使尊兄爲之當必有異乎世之所爲者矣屢竊
于尊兄有厚望焉漢陽蕭子文超學有源本吾黨翠
見其傳尊兄亦曾請益否權伯近狀如何尤衣草復
不一

與孫北海

細閱學典不獨字句多訛就中宜增宜削者正復不
少意先生當有卓見非愚陋之所敢輕議也但此事
自有真切實落工夫與杜撰文字記錄典故全無干
涉昔人俱已詳言之矣若高明思之秋風伊邇尚容
合併細談不盡

復孫北海

承教已悉關中張子桐著履齊年友也亦留心于學
著有質言較時輩爲平實謹以呈削容日尚令其侍
教左右也權復不一

又

入冬來脇風常發即佔畢爲之大減奈何後集士翼

議論頗正較仲木語則微遜透入耳二泉之學大似
後渠觀簡端錄可見蒙吉祀于學亦吾黨快舉所著
辨道錄爲卷幾何可得一借讀否不一

又

可君亦留心斯道者但說到本源處便覺可商甚矣
心學之難言也劄記借爲評次未知當否惟先生教
之

答崔夏章

老年丈趨庭之下學有源流乃復詢及于狂瞽弟滋

愧矣論謂少壯有志且當放開脚步行走與蔡年學道甚急了事者不同彼小儒兀守溝瀆不信世間有江河往往誤人不小吾輩所當以之爲戒也如何兀次幸復不盡

答蕭文起

蕭來教益見近功之親切至所云昏倦强制乃是近裏工夫尚欠穩貼欲速助長之私得以乘間而發着緊便是安排放鬆又成散漫此學者之通患也久久不已勝浸起滅自長葛藤把捉尋拿日勞日拙將爲

驚怪狷狂之人不難矣學者每有一息之差而遂成終身之謬者不可不慎也聖賢之道至簡易至平實眞正頭腦在手覺有間斷便加提醒到得積累純熟但略略照管而本體自在不必十分着意自無出入起倒之病矣孟子所謂必有事焉勿忘勿助者此也如何如何呂語鄒集陳集呈覽摘記直摭一得之見補閑道錄之未盡者附求印可惟年兄教之不悉

又

往日好交好辯習氣未化便是工夫欠平穩若眞正平穩焉得猶有此病痛此履之所以鰓鰓焉爲年兄過計也吳年兄薄贈在鄒東實愧其未盡而乃云大助耶作詠初盛之音也雖門外漢亦能望氣而知矣然履正不爲年兄見多耳如何不宣

與蕭文起

昨者快論受益居多年兄見地親切求之近今實罕其比但作止語默之間微有客氣浮動覷向來淵涵靜穆之氣反覺不足豈其自謂已見到此便放開一步于近裏切實工夫不無走作而所謂刻刻提撕在

在照管者未免稍有間斷于其間耶履之所望於年兄者甚重且遠且不敢虛切磋之職特以直言相爲規勸年兄返而求之當必有爽然於衷者矣年來中夜循省懲疚多端無一與聖賢相似處回思志學之初何等勇猛何等迅憤委有一日千里超然拔出于流俗之意日因月循依然故我方凜凜然惟墮落陷溺之是懼而朋友中眞能一力承當得起者又未之有得一綫之薪傳畢竟作何交關是則可憂之甚者耳過此以往尚祈着力擔荷且不時誨諭起我懦頑

誠以此个勾當不進則退容些子散漫不得也年兄何以教我

又

前日之說在年兄衛口而出無非至論但發洩太盡於包含蘊藉處尚欠些子恐淺者聞之正苦其難入叫我輩與初學言小扣小鳴大扣大鳴此其間正自有道初非不覩其人之為何如而槩為之深切而明著者多言少言有言無言皆一定天則漫焉從事不可也以為如何

又

癡陰劄記本無足深辨就中說理氣數段尤扞格難通不得不為之置喙然大都亦不出高明前日所見耳貴體清羸病後正當寬心調攝為吾道重此事不關記誦無以過勞為也不宜

答蕭文超

劉干老機鋒我輩乃禪家習氣耳亦何足怪我既以彼為異彼焉得不以我為俗各存其說久之自有定論但吾黨真正有志之士絕少是則可憂也如何

復張于拚

格物二字五百年來紛紛聚訟先儒[illegible]之詳矣蓋格物只是窮理表裏精粗豈有二致但此中有主腦有扼要非沾沾于一草一木如陽明格竹子不得遂苦思成病也先生格物至心血勞耗鬚髮盡白豈亦類此乎坐此將工夫放下是因噎而廢食也江門談道必帶嶺南消息不能代為之諱康節雖玩心高明實不至此康節儒而未郎于實者也新會禪而求脫于空者也一南一朔迥然不侔豈可比而同之乎不一

又

僕胸中不留一物其質于鬼神見諒于當世士君子也久矣惟是孤踪拙性生來已然不能強也來教洛蜀分黨之說非僕之所敢知矣同人公會最是吾儕善事屆期自當趨赴凡屬同志多多益善亦何敢廢別于其間乎敬聞台命矣權復不一

答蘇亮工

弟年來兀守遺經不欲聞堂會友者以講學二字舉世厭聞且恐蹈南皐少墟之故轍反為未便也茲嘗

當若雜然下詢弟亦不敢辭矣但弟末學也抗顏登壇得無與饞師同誚是用遜媿耳會約稍奉覽容面俯種種不一

答王思齡

來教云今春且讀醫書謂可以濟人利物先生此言誠救世之苦衷藥時之至論也愚竊謂身病易治心病難醫厥賊鑿喪之餘元氣損傷殆盡種種外邪乘虛而入壽中膏肓沉痼已久聖經賢傳句句都是丹方都是針砭世俗爲庸醫所誤未免錯用參苓顛狂

益甚耳濟世壽民不望之先生而誰望乎履於此道尚在門外且好信用古方不投時尚賣藥長安而市人不信非不遇也宜也先生何以教我

答楊同年

日來入直薄暮方得歸邸故未獲趨候祗君親承新命悵結如何來教云云弟非敢妄行訾詆得罪於先達不顧也況文成文章功業有明三百年來指不多屈又豈後學之所敢輕議但論人不可不恕而辨學則不得不嚴文清曰學者論人宜取其長處此固長者之言也然讀書錄中於二氏百家似是而非疑同而異之辨並無一毫遷就豈文清獨有貸其所言耶墨子之德至矣漢儒至或與仲尼並稱豈漫無所長者止以兼愛一篇昧于理一分殊之義孟氏推極流弊至比之于禽獸而不以爲過豈孟氏之論人較刻於文清耶誠以學問是非之介道理同異之關有斷然不可假借不可游移者雖以隣于持論過刻而不遑恤也文章功業聖賢所不廢也而欲耑執此以優劣古今之人則大不可顔曾有何事功有何文采而

洙泗之正傳必歸之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文成之功業亦止在管晏之間耳孟氏無一匡九合之功而顧薄管仲不爲天下後世未聞有疑其妄議其僭者顔子亦天布衣也史氏稱其有王佐才或謂與禹稷同道或謂與伊尹同志當時後世亦鮮不信之豈儒者顧爲是空談臆說以欺萬世哉亦信以必然之理而論其不易之道也然則學術事功輕重分合之說亦可以觀矣文成之學術雜乎禪者也文成之事

功純乎霸者也唯其禪也故竊惟其霸也故雜二者
一以貫之也無善無惡分明祖述告子百餘年來斯
文被靡世道灰燼實文成提宗誤人之咎更復何辭
來教謂文成卽悟卽修恐文成之悟只是無善無惡
之悟而非吾之所謂悟文成之修只是無善無惡之
修而非吾之所謂修也來教又云可以自稱得手而
不可以接引後學此亦不過委曲調停之說而非大
中至正之理也夫上下一原也精粗一致也工夫雖
有先後道理實無彼此豈有可以自稱得手而不可

以接引後學者豈有不可以接引後學而可以自稱
得手者是又不辨而自明者矣弟近來兀守遺經唯
從事于寡過之學堅白同異不復向人嘵嘵空騰辨
口茲旣承下問則又不敢爲苟同之論以欺知己年
兄得無訝其狂悖不可解耶幸終教之月川集呈覽
居業錄止有寫本適爲滿洲一門人借去俟彼卒業
後索回馳上不宜

又

接教知吾兄自信益篤自守益堅今茲不苟於同但
以必不苟於異矣且喜且服孔豈并稱先儒固以爲
其非弟亦不過引來以見孟氏之距高力大耳豈直
謂馬遷之有當乎文成口口罵佛却心心佞佛唯其
陽畔而陰皈之也故其爲害也深而距而辭而闢之
也更難無善無惡分明出於告子與無極而太極何
啻霄泥而謂可比而同之乎至於擒濠之功抗瑾之
節自不失爲一代名臣然三代而下顓頊者豈其乏
人而顧皆不得與于配食廟庭之列又自有說矣接
引後學論其理之可不可非較量人數也孟氏之門

無人豈其學之過乎弟連日侍直身心疲困燈下率
覆數行種種尚容面論貴體太平復否千萬珍攝爲
吾道重

答魏環極

新禧未敢展誦懽頌車騎酬答也來教云有酬應而
無講習但酬應無非學問酬應得當便是道理亦不
得離此言講習也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先生此語實
中近今之病若能真正不爲所移便是豪傑本色豈
賢種子然而未見其人也先生人望也諫官也正學

何以振興邪說何以禁止政本何以清積弊何以袪謚何以息民何以安紀綱何以整飭風俗何以還痼世道隆替之關人才消長之介何以維持而調護種種大事先生不言其誰言之海內延頸翹足於蔚州先生久矣非屬一人之私願也拙錄本不成語既塵台覽望不惜指教以砭愚頑如何如何東谷學言客靜讀之草復不宣

答鄭亦懷

先生性命之學偶於詩篇中見之所謂天機呈露觸

處皆是卽如打乖擊壤亦適然爾非僅以五言八句播弄機鋒如楊慈湖陳白沙輩寄宣跌宕伎倆也況其風味雅淡愈咀愈永在柴桑山谷之間眞學人方能爲眞詩人此顧可爲淺者道耶就如百原振古人豪豈屑以品題風月自命者而或議其無禮不恭或疑其與儒術異卽洛閩大君子並有堯夫未卽於實之論當時深信篤愛之者獨鄭溫兩公爾要之古人邃深有道非能苟同若世俗嗷嗷則又無足介意所貴自信之眞也先生以爲如何耗行已卜期否此去潞江從歷齊魯周覽河朔燕趙之間振鐸北方倡明絕學乃先生事也先生行矣元之趙江漢亦楚產也先生殆將過之矣爲語君家伯溫眞儒良吏原非兩途幸以一肩任之諒庭聞有素正自無俟鄙言也分手在卽念之神傷松茗一錫聊供途中清啜故人持贈惟此笑笑

又

遄接手教語語道及肝脾靜讀再過不覺沈痾之去體也大著一出紙貴無疑校讎畢幸多惠數册舍親

輩有急欲得讀者只此可見幾希一綫尚在人心絕學之倡自先生始矣幸勉爲之無多讓也履本不工詩前者幸爾學步聊以見志爾附之大章之末得無形穢耶榛復不宣

與杜于皋

近見某輩重刻朱子語類以救坊間講章之弊使操觚家知宗朱說似矣但斯道自姚江提唱以來聖賢經傳悉變而爲西竺教典詖淫邪遁充塞宇宙矣講章之足云如今思所救正須是徹底整頓拔本塞源

方有頭緒不此之計而區區講章之是問抑亦末矣況文公著述顯富其微言奧旨散在四書集註與文集中往復論學之書學者誠能虛心玩繹得其要領亦自可豁然貫通若語類實出於門人一時雜記未必盡得朱氏之意且就中自相矛盾者甚多有識者早已束之高閣矣今惡講章而取語類是藥二五而用十也重刊語類以救正講章是同浴而譏裸體也前此者姑勿論自金華四子而後善學朱子者莫如薛文清胡文敬羅文莊之三子者亦惟是眞知實踐

存茲正脈其所著讀書居業二錄困知一記何等切實何等簡要嗚乎此誠考亭眞弟子也何嘗今日刻遺集明日刻語錄將聖賢傳心論學之書把來做時文選本一例刊布苟圖一時之利不顧熒惑後進陷溺人心以遺患於無窮名士家習氣往往爲害如此且講章自大全外如蒙引存疑淺說說約雖近粗支猶不謬於正惟正嘉後狐白燃犀九經湖南等解及近日心印舌存等書則眞狂病喪心野狐譚禪矣以顏子爲圓頓超悟以曾子爲苦行漸修以大德敦化

爲毘盧性海以明明德爲明心見性以止至善爲菩提正覺以朝聞道夕死可矣爲洞徹了生死大解脫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爲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百餘年來論學講書大率如此嗚乎此可爲痛哭者也如今初學且宜端看集註參以大全或問庶幾由格闇而邇曾鄒不至貿貿然皆迷於所往若復教之以駁雜汗漫之語類是揚湯以止沸未見其有益也其輩今未讀書窮理只隨聲尊奉一朱子以爲名高鹵莽顢頇居然自命以瞽引瞽莫識其非看來於朱子

之學全未夢見以某輩而表章朱學祇足爲朱學之一大厄而已矣倒不如王龍溪錢緒山李卓吾林兆恩輩顯然詆毀其爲害猶明白而易見也先生其亦以爲然否

與劉藜先

昨奉清誨鄙吝爲消歸來靜讀大著益深歎服伏惟足下之才直可揮斥百家獨建旗鼓殆文壇中飛將軍也將來斂華就實一歸平淡以之羽翼經傳維持正學更爲有力昌黎因文見道何嘗不爲一代大儒

僕不能測足下之所至矣就如晦翁亦聖賢而豪傑者也今能大用何所不包豈區區拘攣尺寸共人作生活者所能項背弟恐來根不可縱有才氣雜見[illegible]往將不爲永康則去爲金谿爾學問之道越展拓得開越成就得大只是種子要認得眞非細故也僕若落已久寡所識知所屬望於足下者重又蒙不棄詢及蒭蕘故猥效一得知高明不訝其狂僭也晉帛可以禦冬奉尊公一笑又歲金此須聊供書館夜讀之用不敢具柬恃吾輩樸交爾病中修勸不宣

答劉蔡先

昨暮昏黑未及裁答燈下靜讀手教娓娓數千言光芒萬丈不可逼視就中辨晰道脈之源流學術之同異如剝蕉葵層層刻入而又獨具手眼不屑拾人殘唾足下之於學可謂勇矣愉快愉快斯道徹上徹下亘古亘今本無疑議學者各執意見分別門戶終日騰口角舌聚訟紛挐徒長虛憍無補實際言之可爲於邑即如金谿永康之學學者類能言之而亦罕有眞能洞見其失者請爲畧述之大都聖賢之道本至平實畧無神奇表裏精粗非有二致經書與注千言萬語論本體不過一善字論工夫不過一敬字明善者誠身之功主敬者明善之要顯微一原初終無間大而天地古今小而一塵一息皆是物也晦菴教人日用持循勿變勿怠居敬以立其體窮理以致其用不越知能飲食之常直造神聖功化之極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下學上達同條共貫虞廷之精一孔門之博約先後一揆識所謂萬世而無弊者也若金谿之說直不從日用常行處著工夫終日閉眉合眼[illegible][illegible]

精魂小惟大驚變態百出其宗旨只要質任自然不假修爲以道德仁義爲粗迹以作聖希賢爲畧意一切掃除一切斷滅猖狂恣睢淪於異類此正如象子[illegible]持德山實藏改頭換面說向儒門同一魑魅伎倆而已晦菴謂子靜實從慈嶺帶來斥爲禪學比之告子而勉齋西山以及敬齋整菴諸子闢之不遺餘力豈好辨哉誠有所不得已也至陳同甫才情氣魄當時已共推之何待葉氏之一誌但此老生平粗心浮氣大語欺人勿論其他只此氣象已絕不與聖賢相

疑矣亦緣他從未講學祇少涵養矜勝自負莫能忍
持嗚乎天下事亦不易矣豈可以區區口舌爭哉且
如高孝之世宋事已大費收拾非有李郭韓范之才
未易撐拄同甫雖自許尚非其人也假使同甫身都
將相遺大投艱恐其鹵莽滅裂誤國辱君亦不在秦
檜輩之下但是事體未到頭來易覯傷口落得大言
不慚而已孔子教人一則曰恥言過行再則曰訥言
敏行即論語一書拳拳於言行輕重之間者不一而
足回愚參魯言道統者必歸之子路之兼人子張之

務外大為聖門所不取然則同甫之為同甫其亦可
知矣況其詆毀洛閩顯然樹幟亦何得謂非吾道之
障也無極而太極與易有太極等說自晦菴而後諸
儒論辨甚詳今只將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等書及宋
元明諸儒語錄從頭細看自一一了然更不必又去
起爐作竈架屋疊牀生出無限枝節如若稽古三字
幾萬言也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晦菴此解
畢竟攧撲不破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今說
無極為不可紀極太極為至極無以復加恐[illegible][illegible]
字不宜又作兩樣說太極者極至之謂既曰極至無
以復加又曰無極者太極之根柢不幾於頭上安頭
而至諸易有太極是從易中推出太極來此亦何待
[illegible]說正義諸書皆如此解也張遐曰太者至大之謂
極者至要之稱可謬矣以要訓極已為欠渾以大訓
極亦覺未安蓋極之一言無所不包非僅要約之義
大則與小對猶廣大則與精微對皆是主一偏而言
豈以大要訓太極終涉粗淺漢儒解經多如此類使
其可取晦菴當時亦必旁引相發豈待今日遐而謂

之通易吾不信也形而上者謂之道理也則也形而
下者謂之器氣也物也有物必有則有氣必有理一
而二二而一者也今以形而上者為理形而下者為
欲不成下學上達為下學人欲上達天理耶此又說
之難通者也學者貴力行不貴空譚是矣然義理至
微學問無際顢頇囫圇何異聾瞶況聖祖神伕正學
不明二氏之荒唐百家之猥陋人心陷溺烈於洪水
幾希一綫或幾於熄苟非講究精詳鮮不冥行妄舉
惑於他岐騰引譬牽日竄訓轉成何世界此孔子亦

甚戀然以不講爲憂也卽劉元城趙淸獻王孝先范希文呂[illegible]考其生平自窮約以至仕宦好學深思無時少怠亦非從不講求而貿貿從事者但擇焉不精求能到濂洛諸子地步正坐講之猶未盡爾講者身心體認之謂隨時隨在無有間斷方是工夫惟一講也惟精亦講也約禮講也博文亦講也誠正講也格致亦講也篤行講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亦講也如今若必上座開堂號召徒衆自可不必而古處今稽互相切劘亦自難廢卽曰只是行不必講勢必至

面壁合掌脊化爲癡呆麻木而後已嗚乎此猶達摩宗杲之見而陳賈韓侂胄輩之餘論也奈何此言自足下發之連日抱痾胸次昏塞不能暢所欲言姑就大教所及略舉其槩他日賤體平復尚當從容細論記庚子歲在京邸曾有小著曰聞道錄雖不成語內一講前項數段甚悉板在楚中此間無存本俟取到奉覽以畢管見大約聖賢傳心論學尚有根本切要之處所宜實際體認不宜耑在字句枝葉上尋討恐至繆擾轇轕反爲心累其失將與異學等足下以爲

[illegible]別論曾廬數聞有淸涼臺畔諸公欲載入省志以[illegible]隱趣爾非涼亭也接台教敬聞命矣第地近處無[illegible]哲千百里之外又恐遠遊不愼咨訪得舉比方[illegible]命足下今之高賢而窮困若此殆吾黨之責也[illegible]崇萬萬不可闇之[illegible]然並復不宣

又

賤者匆匆奉答未必有當祇以管見所及不敢不暢語於左右非求勝也頃接來教似猶有不能嘿然者聖賢學問只體用二字盡之未有有體而無用者未

有有用而無體者本末一源卽欲離之而不可得也子靜之體非其體何有於用同甫之用非其用何有於體今日子靜偏於體同甫偏於用不知足下以何者爲體以何者爲用又以何者爲子靜之體何者爲同甫之用而病其有所偏重耶僕則曰子靜患不偏於體耳若果偏於體何患其無用同甫患不偏於用爾若果偏於用何患其無體蓋子靜體其所體非本體也同甫用其所用非本用也其弊與二氏百家等遺子之書具在可考而知之也故凡足下之病其偏

盡者正僕之所病其全無者也然則足下果不知二子爲何等人矣此其可論者一也聖學步步皆實虛亦實也異端步步皆虛實亦虛也聖學字字皆有無亦有也異端字字皆無有亦無也吾儒何嘗不言虛無異端何嘗不言實有但吾儒以有無虛實爲一而異端以有無虛實爲二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是至無而至有也朱子曰太極本無極是至有而至無也太極圖解有曰太極生二五二五流行化生萬物萬物一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

無極也非二五之外有太極也亦非太極之外有無極也所謂合有無而一之者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曰費而隱繫辭曰易無方神無體皆是物也朱子無形有理之詮極渾全卻極分晰弟子靜自不察爾今欲以不可紀極訓無極以申晦菴之旨以折金谿之辨求之經傳證之義理皆未有合不獨晦菴不受即金谿亦更不服也此其可論者二也來敎云無極是不可紀極意太極是至極無以復加意乘天之發生蕃類人之酬酢萬變以明之此自下文流行化生方發明無極而太極之妙若先以之訓無極則上下語意通不去矣況無極是甚物事如何推盪得太極動且又比之於人之太祖與太祖所自出嗚乎辨過矣太極是極至之理物物皆有之但自其無形象無方所而言故曰無極云爾非若所爲太祖不過後人追崇先世之名即推而遡之亦不過祖上之祖淵源相續弟世遠人湮名字莫可得詳亦非若造化於穆茫無紀極者也以是證明無極而太極則可爲辴然一笑矣且無極爲太極之體段尤不成話此

其可論者三也此處極字斷斷不宜作兩解就如所引善善惡惡與賢賢明明德德庸庸祗祗威威人其人道可道祖祖下下之類或一就已邊一就人邊或一屬現成一屬用功仍非截然作兩解也朱子所謂無形有理總是說這箇物事亦何嘗截然作兩解耶若如來敎以不可紀極訓無極以至極無以復加訓太極其意不屬其理難通則誠截然作兩解矣此其可論者四也太極從易推出故曰易有太極蓋太極無從見於易見之本義諸書皆如是解本義曰易者

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是從陰陽變化中指出太極之理以示人晦菴竝無徹說僕之所據者此也南軒張氏亦謂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所以生生者也正與朱說相發明如兩儀四象八卦易也所以兩儀四象八卦者太極也若無太極何從有易若無易何處見太極易有太極正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朱張諸子何嘗謂太極在前易在後將有字與生字倒看如來教之荒唐耶來教謂太極從易中推出來底此意與本義之指有合至謂易是心太極是性心所

以載性易所以統太極則又差之遠矣性只是心之理如何說載太極只是易之所以然如何說統學者考理不細到立言如何得穩貼此其可議者五也形而上者謂之道理也此不可見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氣也此可見者也薛文清曰大而天地萬物小而一塵一髮其可見者皆形而下之器其不可見者皆形而上之道也人得二五之氣以成形此形而下者也即得二五之理以成性此形而上者也有氣即有理有物必有則論其厥初本體惟渾然天理粹然至善也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然而賦畀之後氣拘物蔽不無流蕩得全之異所存所發遂不能皆天理而無人欲聖賢立教於是有存理遏欲之方焉如孟子口之於味一章亦是教人變化氣質之性復還本然之性所謂踐形盡性者在此所謂下學上達者在此此與大易形上形下之旨不相違悖但聖賢立說理同指迥而意各有指淺深分合之間皆有毫釐千里之別後生不實加體認鹵莽看過以至顛倒謬戾胡說亂道拶之微言妙義殆不啻千萬重山矣

即如來教初則誤認器字不知器對道而言也所謂精粗微顯是也繼則回互欲字不知欲對理而言也所謂邪正是非是也合其所不可合分其所不可分據斯術以讀書祇見其紛擾膠轕而已此其可議者六也且所謂理欲二字不過是非邪正而已如一事也是則爲理非則爲欲如一念也正則爲理邪則爲欲較然如南北蒼素之不同張南軒曰凡無所爲而爲之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之人欲二語辨之尤精最爲考亭所取如舜從欲以治孔子從心所欲

孟子可欲之謂善皆天理也書所謂有其善喪厥善老氏所謂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皆人欲也理則惟恐其不存而欲則惟恐其不去此等去處先儒早已說明何待於今日况足下旣謂當從下學工夫分辨理欲何在是亦知二者不可並立矣又曰欲到盡頭處雖形而上不離何有於形下嗚乎此何語耶且如蹻蹠莽操皆欲到盡頭人也足下將置之何等耶先儒曰無人欲陷溺之危有天理自然之安又曰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將絕古人於此盡拳拳乎三致意

焉無他理欲之關乃聖狂之分而人禽之界也辨之不可以不嚴而持之不可以不力今若所云幸天下之人縱欲滅理而不顧者必足下之言矣此其可論者七也下學上達本無層次下學人事卽上達天理所謂灑掃應對卽精義入神也俗學失之支異學失之誕坐不知此爾今曰形而下之器原可以造形而上之道是猶二之也二之則不是此其可論者八也大都足下於所謂上下道器體用理欲等項尚未看明卽經傳訓解並未詳閱祇憑自已臆度輕率立言

無怪其愈思而愈惑轉辯而轉誤也僕月來抱恙廁次昏妄筆墨都廢非燈下讀來教不禁信筆直書撰陳一得以備採擇言之多戇知高明亦必有取焉

又

昨承枉過以病中有失展迎亦卽不能報謁悵歎如何大著展讀數則便覺理醇氣靜從體認中流出非徒索之紙上者則近功精進可知矣僕不揣只要辨是非邪正底途徑十字打開杜絕從前假托之弊聞此間士大夫亦頗首肯其說而同志如吾子更勇往擔

荷略無疑阻斯道之大明直計日可俟何快如之然近時學者或有志向前復未免爲浮情矜氣所累此處能打疊淨盡日用工夫不患不近裏著已卽如天文禮制河渠樂律之屬載在典册者固當考究精詳務裨實用然其喫緊切要處尚不在於此爾僕有學辨一編端爲二氏百家而作意在徹底分晰以申前說緣卷帙浩繁猝難竣業今吾子旣力任此則僕自可徐徐爲之此亦吾黨不可少之一事也如何小刻訛誤蒙校正謝謝諸容晤悉不宣

又

吾[illegible]諸[illegible]弘博務爲有用之學誠大儒事也服服就
學注經有微欠穩貼處然大段固自不著經解節取
[illegible]不沒其長吾輩立心當如此天文五行干支卦
[illegible]者可以理推理明自無讖緯術數之弊若樂律
歷法書可克核必須從靈臺協律郎習測器數下手
推驗而又得當學如郭許其人者質證之庶幾可得
其闕奧若只就冊子上揣合牽附終屬風影未能有
當以吾子之精進即何堅不入幸一切加意擔荷爲

叅拳耳伏枕率行點次聊應台委並諒之

經義齋集卷之十

孝昌熊賜履

論學書

答孔道尊

伏惟先生以聖人之後躬命世之才道脉宗傳後先似續軒車所至過化存神目今
聖主南顧暫借大儒爲江淮重行將　璽書內召敍
經　殿上爲　帝者師吾道大行直計日可竢爾蓋斯道如日中天亘古不息而近今功利之習溺於人

心老子浮屠之言遂從而乘之推波助瀾充塞宇宙江左尤承六朝之餘士大夫名爲讀孔氏書實則瓣香西竺頂禮空王怪誕猖狂沈痼不返今先生來自尼山取木鐸而丕振之匀吳僻陋化爲鄒魯之邦不難矣履本荆楚鄙人無所知識自束髮受經循章守句不敢少謬於聖人然而迂疎戇拙與世牴牾每對遺經輒深浩嘆近者流落江表匿影蓬蒿自分廢捐與樵兒牧豎爲伍不敢與聞當世事而先生枉顧草廬慇懃慰藉履亦遂忘謭劣復自振拔思有以進於

仲尼之門惟是才分孱薄學殖久荒恐終身暴棄矣
玷宮牆而已先生何以終教之至感辰何足以辱記
注乃蒙瑤函遠錫重以賢儀高誼非所敢當惟有惶
感隔臨穎曷任瞻溯之至

又

聖人往矣見聖人之後則如見聖人以故區區之忱
願得常奉教於左右而北來病臥荒山莫能出戶是
以足欲進而不前先生不以為門外而絕之抑何鄙
人之厚幸也屢嘗謂孔門弟子充滿宇宙莫能得尼

山家法者有幾而不肖者且相率竄入空門擊拳樹
棒與吾黨為敵嗚乎使宣聖而在亦末如之何也已
且自二千餘年以來東山二字久已膾炙人口今則
動以為諱此則屢之所不解也屢至不肖亦何敢自
命為聖人之徒然自幼循守章句誦服遺經實不敢
少謬於仲尼之指不幸老大廢棄日就荒落由夫子
觀之殆所謂朽木糞土而已先生何以教之令伯母
太夫人德壽固开官氏之徽音也頌揚盛美誠吾儕
小子之事緣賤軀連朝抱恙未能擱管俟平復後謹
當虔撰觴詞郵陳郢削嵩萬壽無疆之什吾夫子原
有取焉爾伏枕權復不宣

復徐健菴

彥和至秣陵得連朔握手為慰闊接手教兼拜遠儀
故人厚意抑何渥也感謝感謝頃聞足下關注於僕
備極苦衷在足下雅具古人肝腸故雖以僕之不肖
而亦未忍漠視之此厚道也顧僕之義命自安亦已
久矣況有足下輩需用不患斯道之不大行尚安所
須於僕耶過此幸勿以鄙人為念從前種種如烟雲

變滅可爾清涼一片地塵坌絕少籬落蕭疎有柴桑
之致僕蓺蔬飲水其中甚樂也總之皆知己之賜其
何能忘山中閉門不見人人亦罕到五月內裘侍御
忽過草堂坐語移晷幸采言論令人起敬聞其督鹺
淮上氷玉自持絲毫無所染即僚屬宴會蕭然韲菜
而已噫此豈今之人也哉門下得此奇士實可為吾
黨之慶足下聞之喜可知矣別諭具見足下衛道之
力可謂狂瀾中砥柱也敬服敬服學問之道與邇遐
人言猶易與意見人言較難從來聚訟紛紛都緣於

此非眞正潛思實體鮮不藉聲附和惑於他岐之
此事與天壤無紀極倏焉將久之自有定論決無
始終淆亂之理世俗嗷嗷動曰張皇姚江彼又惡知
所以爲姚江者不過曰致良知擒宸濠封新建伯服
前幾句囫圇粗話爾稍詰之以宗傳之指便目瞪舌
硬不能答即又何論源流得失之故與幾微疑似之
介乎他不具論且試問荀卿告子何以不得從祀孔
廟才如管晏何以羞稱於仲尼之門豈非聖聖傳心
毫釐不容差謬不僅在區區功業文章之末乎即如

致知出於大學良知出於孟子致良知三字何嘗有
病但彼提宗立教絕非曾孟之意不過借禪門寶藏
改頭換面說向儒門去如張子韶輩之伎倆而已其
所以鼓動一時至今未艾者則以其功名氣勢足以
震盪舉世之人心而中其隱也就如佛家明心見性
四字亦無大病但此輩口說心性其實播弄精魂妄
譚空妙猖狂怪誕與吾儒絕不相似然自八代以來
淫詞邪說何嘗不充塞宇宙今亦可謂三教一家不
當偏嚴異端二字不許掛之齒頰間耶姚江所爲傳

習然天泉證道語以及龍溪緒山海門灜陵輩之書
具在取而讀之東魯耶西竺耶濂溪洛水耶瞿曇舍
利耶稍有耳目者可望而知也百餘年來杏壇六籍惑
化而爲貝葉千行護實作偏而至於是耶此儒者難
苟安不肯潛心體認只考亭集注未曾膏澤至於二
氏百家是非同異有如說夢到其間第以模稜依傍
爲自便之計然則聖賢所謂愼思明辨何爲者耶豈
下學上達之功躬行心得之妙果不在於博文約禮
日用切實處做工夫而別有單傳直授立地證果如

所爲拈花指月擎拳豎拂之荒唐耶大藏五千四百
八十卷只無善無惡四字足以了之豈非告子已爲
濫觴而象山姚江龍又爲之推波而助瀾與嗚乎此
事不言則已言之而窮宵晝敝唇舌有所不能盡若
夫小儒曲學一知半解眞所謂矮人觀場隨人啼笑
見童之見不足深辨者也今足下既以斯文爲己任
而又有素老諸君子同志商榷幾希一脉將從此大
振吾道干城安得不推足下然關正距邪千秋重任
幸益勉力擔荷毋自諉亦毋自矜也僕自束髮即嘗

某之學不幸蹉跎荒落浸無所底然生平循齊守句篤不敢少謬於聖人以故不揣狂愚或偶有一得輙為論辨極知不諧於流俗然區區管見已定不能有所遷就也小著數種目下正在校訂訂明欲刊淮寫請正然時論騰沸若此則又未敢以講學之故而輕犯其鋒宜藏之敗紙簏中聽後人覆瓿可爾如何如何暑中病臥信筆書答不知所云

答楊給事

十載來病臥荒江罕與世接秋間辱軒車過訪得窺

光儀與聞緒論夏友切劘之益自謂得未曾有也蓋月朔六日送　駕至邗上側聞台旌公出遂不果登龍門修拜賀禮翌早即便返棹渡江歸來舊病暴發呻吟牀褥無有善狀頃接手教復承垂注之雅諭獎諄常可勝感戢但獎許逾量非所敢當讀之彌增愧汗爾且天下事亦未易言矣昔人有言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如我心嗚乎斯言國重可念也從來家國之患莫不始於偏而成於激凡激之云者皆私意為之也世豈有私意未盡而能濟天下事者私也者公之反也公私不兩立理欲不並行僕謂姦長此間大費商確程子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天理者乃停停當當天然恰好底物事塞上塞下亘古亘今皆是物也即欲須臾離之而不可得亦惡容夾雜間斷於其間哉故凡夾雜間斷於其間者皆私意也私欲不去即天理決不能存生心害政殆必至之勢爾方今

聖人在上足下以名賢司耳目存納王之心敷純王之治宜措斯世於平康正直之域裕如也若履屐乘

已久學殖日荒麋鹿煙霞竟成痼癖昨者隨大衆迎接

至尊一切　恩遇皆出望外而區區卿蠡微忱固未嘗不在　帝鑒中頗聞郅隆之世昆蟲草木咸令得所履雖不肖亦欲葆此愚衷抱樸以老以無負造物者之仁大都惟置之寒泉冷石間任其餐落霞而飲高露則性適其宜矣幸足下終加意安全之勿曰之一夫爾縱不獲亦何傷而遂漠然不注念也諄切諄切伏枕草復不盡欲語亦復不知所云主臣

又

昨歳辱遠書以臥病有失裁荅頃接教知台斾已旋邗上伏審鈞候廸吉爲慰猶廢陳人屢蒙垂注之渥感戢何可言僕本無識知又荒落已久向承下問遂妄出狂言以備採擇所云偏與激之說殆亦偶爾及之非有所爲也不意台翰諄復無已足下撝抑之爲亦可以見一斑矣敬服敬服從來豪傑之士殊途同歸總總不越誠正二字晦翁生平用力惟此決非自誤誤人者學者苟循是而進無少間雜久之自撝發

大公物來順應又何偏與激之足爲累耶但聖賢學問難以淩躐而取古人有十年治一矜字未化者今足下體認至此便見近功精進權柄在手僕不才何能復贊一辭也僕年來自省祇覺咎過日多皓首一編用自砭治但求就木之日不至狂易盡失本衷亟庶幾了此生一事耳足下其許我否小刻四種附正伏枕率勒不盡欲言主臣

答李醒菴

北野陳人禮際都廢且仰體清望未敢修候台祇感荷堅原頃復猥辱注存瑤函遠賁愧感交并匪可以楮墨鳴謝也方今
聖主崇重斯文弘奬道術老先生以　特簡視學南服行見江淮絃誦可埒齊鄒菁莪棫樸之化自吳會間始矣第江左承六代之後伊蒲梵唄餘習未除類靡浸淫易趨旁曲即如前代梁谿諸子學行風節彪炳一時乃至今東林二字人以爲諱即道南一脈莫敢譚世道之日下亦從可知矣惟老先生毅然興起則正學昌明異端屏斥斯誠萬世之幸也至於制

義一途雖稟遵　令甲實則技藝之末爾根本既端即無一不軌於正昔東鄉艾氏嘗病介生天如選牘濫惡腐穢亦皆依附豫章每爲太息今老先生以廬陵宗匠秉鑑三吳風氣轉移計晷可俟從茲豫章的派炳若日星艾氏之苦衷得先生而無遺憾矣屢蒙落巳久絕少識知然既蒙詢及芻蕘遂自忘謭陋猥效一得幸高明不以狂瞽而罪之也伏枕率復無任神馳

復王藻如

候手翰具悉關注之雅但僕廢棄久矣青巖影斷
是自了卽何敢復作春明夢也方今
聖主加意作人敦崇文教特簡高賢視學兩浙海內
爭傳爲盛舉將菁莪棫樸之化再見於具區天目閒
矣考前代學使一席最稱得人如薛德溫首重白鹿
洞規陳士賢宿居泮宮巡行課誦蔡介夫去裁方朝
寵蒲魏莊渠焚燬曹溪衣鉢之數子者豎立千仞卓
然爲斯道干城以此風厲後進何衰不起三百年閒
人文炳蔚固其宜也　國家學憲科條未嘗不與程

氏監規朱子貢舉私議相彷彿而奉行不實至等爲
虛文振而舉之其在今日且二浙尤才藪也在昔安
定教授之法昉自湖州遺蹟可考而紫陽一脈亦惟
金華四子得其正宗自姚江新學提唱而宗傳始晦
惟足下毅然倡明盡袪天泉證道之謬則闢距之功
當不在河津餘干諸君子下矣若區區如趙孟頫黃
溍輩提舉儒學僅以詩文鳴世是豈足爲足下道哉
僕痾臥空山亦何敢言天下事第蒙下問之及遂自
忘愚謭攄效一得惟足下鑒而擇之幸甚主臣

復陳椒峰

大序頒到具見衞道之力鴻章典冊卽訓詁亦藉以
不朽矣足下文章氣誼表著海內近復潛心正學辨
香洛閩名教干城實惟高賢昔昌黎因文見道
力挽狂瀾遂蔚爲一代儒宗幸足下益勉爲之無多
讓也小刻四種奉覽大序卽當補入以光梨棗權此
率覆不宣

答洪秋士

僕以正月初十日又舉一子取小名學樵乳食不足

日夕呱呱稺服中爾不幸二月念一日一姪女病殤
此月初六日一幼女又以布痘殤衰年老淚一行如
千百行也足下兩載不渡江遂忘却石城春色耶若
書籠小過僕久已忘之矣何足下尚歉然其未釋也
學貴力行文藝其末爾然言不文不足以行遠辭不
達不足以明道足下所著多有滯澁覽之不甚爽豁
無乃閱理未熟讀書不細心之過幸足下進而思之
僕所望於足下者厚故不憚效一得之愚若僕有過
亦望足下直規庶幾切劘相成之義若但取面諛將

甚矣世俗薄道等爾奚翅吾輩交遊爲也不宜癸亥三月念二日

又

閣道下巳得程氏爲弟子將濂溪風月在廣陵邗水上矣小著原稿卷帙甚繁纔乃大加芟削僅存要領庶免汗漫疊架之病其辨證雜說具存別牒中尚未授梓也近日南中士夫頗有興起制府督學諸公加意斯文尤吾道之厚幸聞施虹玉高節培周星公諸子並衛道甚力東林紫陽白鹿之間壇坫漸盛然

則維揚函席端賴足下矣蓋世趨日下寖入鬼魅幾希一綫不吾黨任之而誰任耶僕遯跡北山非敢航寂聊以養痾足下祥琴之後能過小齋一晤語否大致條緒井井具見精進爲慰伏枕率復主臣

答錢十峰

前賢不作壇坫之人小子後生畢莫知斯道爲何物脫一有之非涉旁蹊則襲陳套幾希一綫或幾於熄矣又何怪法堂前草深一尺也緬惟先王之世大道爲公比屋絃誦是何等氣象如今尚未見有孔文仲

謝[illegible][illegible]其人者而吾當先自放倒絕口不談則試問誰實禁之而畏縮如此嗚乎吾悲斯人之志荒也今先生潛修篤行學有原本而又生長昔賢倡道之地後先紹述比於曾鄒昨者澄江一唱多士景從道南正脉庶幾弗墜此其功固不在梁谿諸君子下矣敬服敬服惟望益加擔荷力振宗風斯道大行拭目可竢若屢自甘暴棄五十無聞一點寸靈久矣不在腔裏適承先生瑤函奬借比儗非倫讀之彌增赧仄又鄙作重辱評騭壽之梨棗蠅蟵附遠趾自是得傳然

不免魚目混珠之誚如何尚書體要言簡理約孔壁功臣也史論手眼大似劉彭城而暢達過之至詩文揮灑游戲俱足膾炙人口此又先生剩技爾統俟春和賤軀平復尚當焚香靜讀撰成弁語寄呈鄧削外有小著數種亦容稍暹繕寫請教權此奉復不宜

又

紀綱至接讀手翰具悉動定爲慰小著老生常譚爾承先生印可作爲答問以闡其說前後標揭要義剖晰無遺區區苦衷得大篇而益著即補梓以行世俾

洲內之士知先生與僕果能相與以有成也如何如何臣趨下項刊發學一錢幾希謝滅殆盡則講學以正人心實當今第一急務僕近苦病患與經志氣頹餒莫能振拔有負拳拳然既有先生轍環僕且自閉戶可爾扶風之會得大賢提倡則覺路自闢但令此邦人士舍王李陋習而從薛胡實學則先生之功爲不小矣大刻並蓉峰集容卒業後擬成弁語郵寄邵創朱太守處當即致意併覓登者一種餘附璧蘭誠佈函祈照入人去匆匆率復不宜

又

札至知雲間壇席增盛吾道之幸也浣慰浣慰但鄙說本未必有當先生顧愛而忘其醜僕用滋愧矣斯道貴力行不在多言先生既躬以率之而又不憚爲闡明其說諸家道宇者即欲不日新月異豈可得耶暑病伏枕率復不盡欲言

答施虹玉

荒齋聆語契合良深頃接教知壇席弘開學徒日益加進可勝欣慰惟望一力擔荷大振宗風正學昌明之會仍自紫陽始矣小著過辱許可寵以鴻文褒獎逾量而又推衍鄙說以廣其傳大君子與人爲善之心可謂得未曾有也履不才且感且愧矣近來南中士夫多所感發有蹶躍興起之勢舊時習氣爲之一變當道諸公亦過爲推許特行郡著於學官檄令率集生徒朔望會講此亦百餘年來未有之盛事顧僕尚非其人爾小刻校讐已竣謹賚二種奉覽又二種祈轉致書院諸友千里同堂猶如合并麗澤切劘之益將彼此均受之矣如何如何易說西銘問答並有

功經傳亟宜授梓以公同好青城倩函惟茹存爲荷不宜

又

接教知近功日益精進爲慰壇坫榛蕪已久有志者第埋頭做去此自吾人分內事至道之興廢絕續又自有天焉可不必問也如何太極圖注翼實從碧溪庭草中來非區區架疊者比也刊布何疑還語一冊附正千說萬說無非些子高明得無厭其冗複耶入秋多病事勤數行不盡欲語伏祈爲道自愛爲任衆

伞

與高節培

别後嘗患肺風以體弱不能耐寒無一善狀可爲知己道也伏審橋梓鈞候廸吉曷任浣慰講席想益增盛千秋大業在高賢勉之而已書院何日可落成薄助十金特備賞士聊誌景行先哲之微忱爾學規五十本並鑒存爲荷主臣

答潘養玉

陸王之辨委非得已蓋僕懷疑已久二十年來博求

實證覺彼說斷不能與聖學相脗合故不避狂僭著爲鄙論以告當世以待來茲接教極蒙許可喜所見之略同至教中引中庸天下國家可均一節以發明之尤見高明體認之精見地之敏有此一證亦可掃卻從前如許葛藤矣服服倘不我遐棄同心衛道固所深願但朋友麗澤正合平常往還若執禮過謙則非區區所敢當也伏枕率復不宣

又

兩辱惠書褒獎逾量捧讀再過愧汗殊深足下績學醇品表裏洞達今之篤行也 國家誠急儲賢之求束帛招弓舍足下其誰屬耶養蒙一書實可補伊川所不及僕特颺言備端以廣其傳庶幾童而習焉有功幼學不淺若僅以千文四字等編目之則非足下養正之深意矣如何如何佳集諸體尚缺祈賜全本讀之方敢撰敘皋市生也權復不盡

答潘生

接教具悉衛道苦衷且耄而好學尤所難得也浣慰浣慰先儒每教學者勿輕看佛書至比之婬色淫聲

之不可近誠恐主見未定反爲所引以張子韶宋濳溪之才一生溺於禪典甘作桒門奴隸無他識陋故也今大著侃侃辨論可謂卓然不惑若卷帙已成便當梓以問世又何疑焉至講求小學家禮以挽頹俗極得歐陽公修其本以勝之之意惟高明察之而已小刻二種奉覽英金泉酒并寒夜所宜也幸笑存之主臣

與李仁熟

别後音問杳然江天西望曷勝瞻溯伏審尊候康

近功精進浣慰浣慰也邇日下儲幾希一綫終無斷
絕之日學者毋孤陋行爲高遠不求固有之物不肯
求當然謝聖賢之言盡歎我者耶抑何弗達也履
近稍出鄙說問世南中士夫多所興起一變舊日伊
蒲之習而趨於正又此間當道諸君子亦猥相推許
特行鄂渚於學官檄令宰集生徒朔望會講此亦近
來盛事也行之久遠即吾道振興有日矣拙刻校讐
已竣特以奉覽微物備函惟鑒存之文遊竹林安否
附問不宣

答張思石

昔年從楚中友人所見足下所著今古文固已心竊
識之嗣後晤王純嘏公祖及李子仁熟并頌極口足
下故僕與足下雖未謀面而神交有素頃接手教則
足下亦嘗於鄙著中得僕之所寫用心古人深相知
即千里如一室恐不過爾爾也浣慰浣慰以足下之
才讀書中秘而又適丁右文之際將來黼黻昇平自
分內事但正學榛蕪已久吾楚自濂溪江漢兩賢後
身任斯道者亦壁寥寥今足下適往精進如此一綫

菁當安得不爲之足下若僕則病且老矣荷鋤之餘
檢理章句聊卒歲午而生平讀書辨志實亦不敢少
謬於仲尼之旨故往往析疑考異不憚堅執陳說搜
斥新奇一點愚誠弗問知罪此則稍可以對良友者
爾小刻四種奉覽左盦近況如何貽簡爲道意主臣

答李左盦

接手教具見近功精進浣慰浣慰吾弟身踐清華仍
蕭然無異寒素此非真有見地者不能嚌其味既承
即何事不可了古人許大成就都只是此箇關頭把

捉得定爾不然縱譚仁說義亦何害其爲鄙夫哉僕
非能知學者年來檢理舊業亦欲稍存管見以待來
茲一片苦衷即知罪非所敢問矣惟是學絕之餘衆
咻叢啾易成淆亂則主持正論屹然爲斯道干城固
吾黨諸君子事也如何如何松綾備函把存爲荷不
宜

與周星公

舟中晤語受教良多吾鄉有茂叔其人不患斯文之
不振矣欣慰欣慰論學詩自脩翁感興而外惟百順

觀物吟庶幾近之若張無垢楊慈湖陳白沙輩直謂之七佛偈可爾即如象山家有王癸神翻身倚北辰嗚乎此何詩耶宜紫陽氏疑其從嶺表得來也今先生以風雅之韻譚性命之理故其爲言質而有要復婉而多風屢尤愛滿水牛山一聯淋漓愷惻令讀者警發猛省浹背汗流其有裨於後學匪淺鮮也敬服敬服飯荒落已久又不工吟詠口拈俚言二章聊以見志非敢學邯鄲步也且就中頗傷分別猶然舊時狂態是之謂見獵心喜病根未除先生其亦何以藥

之耶臥痾不能再一握手念之黯然千萬努力擔荷爲斯道宗主曷任拳拳

答周星公

接翰教深荷注存曷勝感戢捧讀大著字字根極理要洞達表裏即經濟文章並臻其妙伏惟老先生以鉅儒爲良吏恪守昔賢過化之邦期月之間利興弊除善政具舉濂溪紫陽之後茲得先生而三矣至於修復鹿洞倡明絕學尤爲有功斯道不淺使當世人盡如先生卽昇平可以立奏何憂吏治之不古若耶履不揣謭陋痾臥之餘間爲此間士子講明正宗彼除陋習翕來頗有感發盡知焚棄竺典尚心洛閩之書以求魯鄒之數指不似從前憧憧往來只以達摩寶誌爲聖人矣又遇此間制撫學使諸公並同心衛道猥相推許不以鄙說爲謬行之學官檄令鳩集生徒朔望會講此百餘年來未有之盛舉先生聞之喜可知矣拙著意在崇正距邪凡立論稍有出入者卽不敢錄入寧爲過嚴以救今時極重之弊故如少墟念菴亦只得姑置之此亦區區不得已之苦衷也謹

附賫五種請政如蒙先生許可祈賜之弁言以廣其傳如何敝友有新安施虹玉洪秋士錫山錢硤日高節培金陵劉藜先周鹿峰漢陽汪文儀李仁熟湖南喻春山黃岡鄭肯崖諸子皆篤志斯道者先生若許其合并履爲促其行當無不趨教也何凍幸復不宣

復聶晉人

素老過從屢極口雅望不勝伊人之想適接教知更力扶正學將來爲洛閩功臣不但與盛唐諸家爭千古矣快慰快慰詩鈔梓出祈早惠一部蓋風雅之道

本與性情相關不可謂非學問中事也如何勿勿就消草泐入行記委老鄭候台祉一箴侑函希存之又小刻亦紙上譚耳附博一笑主臣

經義齋集卷之十一

孝昌熊賜履著

尺牘

與黃陂楊父母

敝友張公望到京稱述老父母德政甚悉且謂爲龜山家學加意斯文督臺垣坫燦然一新昂任流嶽學衰道喪之餘一綫薪傳委諸荒土老父母以延平的派官二程誕育之地從茲斯道大明人文蔚起由陂邑而全楚由全楚而天下樞于之功豈在孟氏下哉

上蔡之於龜山之於荊門不足以比烈矣但士習頹壞已久起頑立懦匪異人任須得宿學端品委可爲多士矜式者延居皐座而後感發觀摩不虛此舉甚非少年才氣之輩所能勝任而愉快者至于一種小儒曲學持邪說以誣流俗則爲害尤非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惟在大君子加之意耳臨楮曷任瞻切

答蕭介石

學政敝壞久矣而畿輔尤甚年兄極力振刷可謂得

未曾有郎欲不排爲　國朝學院第一人不可得弟
皆爲之說曰如今鄉紳道好士子道不好便是不好
學院士子道好鄉紳道不好便是極好學院此言雖
俚實中時弊年兄固士子道好而鄉紳道不好者也
就公孰私自有能辨之者如何比聞留心正學吾黨
又增一益友可勝快慰鄉會之飛有志斯道者定不
乏年兄若訪得其人望鄭示知爲慰鄙衷也冗次率
復不宜

與張素存

黄庭經有成議否
主上留心文事乃崇儒重道之一機而好事者先以
此進正不可不防其漸也弟省院之言雖戇似不失
爲迂儒本色爾如何如何

答程風樵

辱記存並荷佳惠爲謝公鄖謝世宿草五見矣迄今
追悼斯人猶爲酸鼻則子夏之慟可知然死生有命
商聞之矣而莫能踐其言願足下勿復效之也足下
生平温柔敦厚雅有風人之意謂宜積厚流光其旋

不吉而晚年境遇頗如此豈造物栽培之理亦有不
得其常者耶然頗聞諸公孫各露頭角將來必能終
乃尊未竟之緒文載有後矣君與我可不必當爲下
淚也如何如何僕自分迂戇與世齟齬柳陌漁灣聊
以自了回首二十年來風塵潦倒過眼浮雲爲公爲
私亦復何補到頭只落得襆被一囊楚騷數卷而已
若復欲營營逐逐不自決絕斯爲者嗚乎此可爲知
者道爾白門爲足下舊遊之地雨花臺畔風物依然
尚能買舟東發一問秦淮烟月否若云乘興訪戴則

恐僕非其人也病中草復不宜

答友人

紀綱至接讀手教如共故人語也兼承寄物則又得
食武昌魚矣記昔年紀綱相隨在長安僕最所習見
彼時猶少年男子也今鬚髮盡白望之一頹然老叟
殊不可認識而見時爲道主人衰病狀並及數年存
殁之感爲之太息泣數行下也人事變遷如白衣蒼
狗亦何足怪第榮榮者自不覺爾前書于冒亦以是
事兼負奇氣每撫髯縱譚酷似羽人劍客不落塵俗

衰頽欲足下終以古賢豪自期不宜妄自菲薄學老婦書餠爲鄉里小兒所笑僕之意良厚頃省來書似尚未能了然於僕也僕在金陵八年矣六代烟雲了無所得惟收拾遺書數萬卷日夕縹閱不暇又此間士夫浮靡春花秋月常在歌船舞榭間僕不能與之征逐惟獨坐江樓而已今年不幸殤一女哭之甚哀兩月來連舉二子差可自慰而艱於乳食呱呱襁衣襁服中老母景逼桑榆鶴髮鬅鬙奄奄一息僕亦十日九病尫羸龍鍾年未五十而面如塵土絕不似人

足下親僕苦懷如此欲如古人飲水著書大肆其力於文章豈可得乎且僕雖不肖非忘情桑梓者邇來壯心搖落故園風景件件都勞夢想未卜何時得返舊廬再上先人邱壠兼與足下輩坐雙峯雲磴劃然長嘯一洗胸中塵壒也臨穎無任神馳

答韓元少

賤辰何足以辱記注既蒙台賜自不敢却也僕廢棄已久何敢與聞當世事前書云云亦以足下學古之道偶有所激云爾今都忘之矣幸足下勿以介意

集所謂宗臣上帝薦告符呪等說勿論吾儒百家即求之竺典三藏及道家三洞四輔之中都無此說不意三教之外又有此種即清真等教亦不甚相類足下或習聞其指幸稍一示之以解區區之惑如何

答黃同年

十年濶別一朝握手喜而欲狂而盃酒之間聽年兄縱譚荆襄兵事尚令人拔劍起舞如從壁上觀楚軍年兄以一書生揮三寸舌出入千軍萬馬中一時氣槩何減於仲連乃知遊於聖人之門者文事武備兼

而有之何得云儒生多迂濶也因憶丁酉之秋同人聚會鄒諸齊上公車彼時年皆少壯意氣洋洋何其盛也彈指二十餘年荏苒消沉煙霞變滅同榜兄弟落落如晨星矣即如吾邑六人今僅存者我兩人爾年兄既困於春官邅迴苜蓿鬱鬱不得志而弟亦以迂拙忤時落魄江左懨懨如泉下人非相見時鬢髮都霜面貌幾不可識因念歲月流電人事不堪把翫如此俯仰今昔其感慨可勝道哉計台旌旋楚當在新春未知尚取道金陵否江南二月花發如錦我有

濁酒一壺曉菘一櫟遲足下至相與一痛飲桃葉渡頭恐過此以往未知相會又在何年也如何如何

答郭太守

今來托在樾蔭感入五中緣羇旅秣陵無由趨候新旌茲復遠辱記存錫之鼎貺又手翰獎許逾格捧讀惶汗非所敢當也以老祖臺謦欬峻隆久當擢居樞要顧暫借重爲竹樓主人俾西陵山水一被滿光他日用成一段風流佳話爾履近益頹放投老於遊佚秋風一起即溯江而西掛帆蘭溪過臨皋之下登雪

堂瞻寒碧冀得一附仙舟之後縱觀月波橫江之勝庶幾從太守遊而樂也老祖臺其許之否郡庠教授李嘉禾者履剛氏也自辛卯鄉薦九上公車俱不得志歘段首蓿遁迴於寒氈者廿餘年所近者兩陞縣令並以抑缺未行家中無擔石儲常至累日不能舉火外甥似舅亦不能代爲之謀今幸司鐸黃州叨居宇下此寒谷回暄時也伏乞多方栽植破格青垂家舅氏將有性命之感而履亦與有榮藉矣諸容申誦無任寅企

答阮翰林

宛陵爲風雅之區自聖俞而後代有其人然以足下偉抱抒其所蘊當在伊呂伯仲間區區步兵遐與無足爲足下道也僕廢棄久矣一壓病臥無復春明之夢足下贈篇獎許逾量讀之皇恐自揣樂畏條生倘不即塡溝壑他日坐文脊山中爲足下誰莫茱傳書以幸適不朽則僕之能事而已矣雖既不敢自外敬拜使者臨楮主臣

答阮封翁

接手翰兼拜遠餽故人厚意抑何渥也憶昔年北上道出許昌從先生憩德星亭曲水梅花清景宛然在目嗣聞先生解綬歸去築室陵陽洞中與柴桑栗里爭千古而文公復以文章魁海內迴翔木天蔚然公輔之望可勝健羨若履不才廢棄淵跡長干與樵牧爲伍十年來荆扉石榻惟有偃臥然頗聞宛溪清漪百尺照心往往膾炙詞人之口雅欲扶筇一上敬亭山共先生登萬松高閣相與詠李白二謝之句恐鉤臺烟雨先生且不能獨有之也如何權復不宣

答徐文樹

還中人有東來者問之僉曰徐君豈弟君子也至求其跡以實之果不可以一二數然則公之德在豈君子之聞矣公之德履之鄉人受之履之族人又受之門如履之身受之也故履之所以稱公即亦不能[illegible]其辭亦第曰吾徐君豈弟君子而已如何如何公所恐本不當受然廉吏物却之非義也遂西望百拜而受之不宜

答喬同知

年來息影蓬廬如在世外忽接手翰知故人相念不忘意良厚也憶昔年於銓曹讀所試大篇言有本原出之忠厚意其人殆龔曾之流也嗣聞鳴絃五河果稱循卓昔人謂文章政事苦難兼由實觀之祇虛語爾目今　國家惟河務為急而賢以才望被　特簡國計民生諸大事實於賢倚賴第今之河非昔之河也賈之三策潘之一覽并汗漫不可用矣然順逆之理高下之勢濬築之方恐神禹復生弗能易爲賢胸有今河久矣幸益殫心襄理指日錫圭告成六府三事允治賢之功其在江淮河漢間乎竚切竚切不宣

與陳省齋

僕自丙辰被放落魄江表遊跡勾吳甌越中一切世事付之漁樵問對而已友人從嶺嶠來云粵東文風士氣得陳公爲之丕振吾道其南矣幸喜何如憶昔年遊倘一案彼時天理何在國法何在言之可爲於邑僕雖至愚自幼志學輒不自揣度毅然以崇正距邪爲己任平生持論於儒佛之界辨之甚嚴即毫髮未肯假借同人商確必以此爲學問中第一義坐此

往往蒙好辯之譏大爲流俗所不喜即　講筵進說反覆開陳未嘗不在道術是非學術異同之際
至尊聞之屢爲嘉納海內士夫實所共知而忌害者偏欲持僕生平之所力闢而痛斥之者反而誣之此何異指伯夷爲貪婪誣共姜爲失節者也比之莫須有三字更爲荒唐矣僕荏苒風塵待罪輦轂下幾二十年矣其間章疏典冊論議編纂以及師友唱酬私居著述彰彰在人耳目者亦復不少會有片言隻字稍涉於瞿曇竺典者乎勿論二氏之書生平最所不

取鄭達王兩家以其異於朱說亦不憚明辨深剖要歸一是諸如百家衆論但關學問者其毫釐千里幾微疑似之介亦必研究到底務與天下共見之此亦海內學者所共知也佞佛拜僧此何如事而可以誣僕耶浸假而僕果好佛也亦何難詩一高座上人從事棒喝爲明心見性之地何至供養一行脚討飯粗蠢和尚以爲善知識稱方外交耶僕雖不肖當不若是之陋也况其人未犯事之前一月曾到吾門募緣無狀當即就遞司坊重懲嚴逐司坊官乃吾鄉葉晉

原諱封者也有彼可訊有案可查白日青天誰敢說謊其人怨僕遞究遂乃嫁禍於我志在反噬是以有刑部之妄供也譬如强盜到官扳扯良善誣陷平民豈可聽信又小人無知意謂扳出大老可輕已罪而不知適中奸人之計也求全之毀無妄之災顛倒横逆抑至於此此可爲太息也且其人亦不過遊食無賴子爾鄉村市井如此者何限此等人苟無眞正罪犯亦聽其持鉢唸經與卑田院乞丐等爾何足以辱司寇之法止因口供中有從龍閣老帶來一語此輩遂居爲奇貨拿來做天大題目法司會審政府授意今日夾訊明日拷打必要屈招通賊文致大辟將以爲干連傾陷之計此與前代梃擊一案何以異兒人狠心毒手何千古一轍也若非　聖明洞鑒曲賜矜全此輩鍛鍊羅織勢不甘心於僕不已清流白馬之禍將復見於今日嗚乎其可不爲之寒心乎誠總之僕疎狂戇與世牴牾生平動遭物忌往往如此亦何足怪獨是老年丈於烈焰熏灼之時置禍福利害於度外力持公論略無囘撓正骨剛腸直與孔北海

范孟博輩爭千古其可謂天下之烈丈夫矣敬服敬服自此獄一興正人短氣邪說日倡朱二眉之徒誰洋洋得意肆行無忌世俗嗷嗷且指僕爲戒以謂僕生平闢佛固宜有此果報將借此以撼僕僕總弗顧也從前種種已成往事直道在人公論諒亦難泯茲因例牘修候追思舊痛不禁娓娓亦以當日情事實年丈所目擊定能信僕之無欺爾僕自筮仕來世網攖纏虛名征逐未能脫然掛冠然自揣山林骨相刻刻求退一切氷冷與物無爭不知何故而觸當世之

是如此卽今水邊林下攝影刪蘿尚未能免人物也
此誠可笑也旅寓八年一瓢瀾飲饑來則採菱蕨以
爲食不遭之人自分窮老死爾更復何尤惟是西望
故鄉夢寬飛越何時返棹鄂渚陪杖屨上黃鶴樓相
與對酒高歌一眺晴川江色耶書及此神馳白雲芳
草間矣不宣

與宮宗袞

楚地用兵之餘凋瘵特甚卽郵丁鹺務並費整理
聖天子眷念南服　特簡大賢爲江漢重會見澤被

荊襄化行沱汝士女謳誦之聲將洋洋晴川芳草間
矣履落魄江表已經八年鄖樹荊雲時勞夢想閣軒
車已臨鄂渚卽欲買舟歸去一拜旛幢於黃鶴磯頭
而病卧石城趦趄莫能出戶西望武昌惟有瞻溯爾
履近況益復無聊不得已浪跡長干以卒年歲自揣
殘放餘生卽蘿月蘆烟分願已足回首二十年來車
塵馬跡轉盼銷沈均付之浮雲蒼狗而已嘗笑昔人
意所不適輒中夜徬徨苦竺蕭瑟人壽幾何抑何不
達也卽如揚誠齋拒南園一記卧家半生不爲不正

而每聞時政則痛哭失聲卒悒恚以老此未免太過
史議其褊不爲誣也履雖不肖庶幾免此矣老公祖
以爲如何孝昌新令方虎從弟也爲人倜儻高簡定
非俗吏老公祖進而教之亦作人之一事也主臣

答李梅崖

僕自分棄捐匿跡東吳菰蔑中野艇漁蓑與世希濶
接手翰知衰頹殘喘猶在故人意念中也感謝感謝
眞定古趙地也常山井陘多英雄陳跡而悲歌慷慨
則固出於其性者故前代特以爲畿南門戶常置撫

鎭其間誠重之也　國家定鼎燕京形勢建置畧與
前代相倖而疆幹弱枝根本苞桑之固其在畿輔肘
腋間矣如昔日韓山童之事可鑒也今足下以才望
被簡藉符監司其地
聖主南顧分明以鎖鑰奇之幸加意旬宣以藩王室
變椎埋鷙悍之習而爲鄒魯馴雅之鄉易俗移風化
成久道僕雖老病將拭目俟之矣尊公駐節京口起
居殖吉幸勿以爲念人去匆匆率復不宣

答王慎菴

介弟見過開讀賜書爲慰僕自廢放浪跡長千俯仰今昔都如書空雁字與雪泥鴻爪而已向來花溪風壓蹉跎潦倒清泉白石頗負舊盟八年之間得賦遂初胸懷浩然灑落不啻壽暑之濯清風也靜觀身世所得已奢若尚不知領受謂造物者之處我於薄是逆天也豈烏乎敢李延平生平不作繁雜事不爲境物所勝內重故也僕非曰能之願學焉卽今芒鞋荷笠見者駭之不知僕亦自幸其鹿豕之常非敢只隱者服作出家語做出一段終南高致也惟是鄙性硜

硜寧餓死不肯乞食此則僕稍稍不及靖節處然僕之善學靖節正在此爾老年丈身在日月之際而猶有一僕在其胸中故人厚意可感也故聊佈區區以慰存注鄭肯老齊安高賢也近客白門時相過從今聞其就養上谷便中一遊京華老年丈相見時定能得僕近況也暑病伏枕草復不宜

與黎廷鵬

側聞榮選以羇寓秣陵不獲躬賀老年丈以三楚鉅儒鬱棲西蜀文翁雅化無難再見於今蓋蜀人新出湯火待澤正急以大君子爲之父母而拊循之會見萬里橋頭頌聲其大作也鄉椒詩之效可以不必矣伏審伯母起居康健諸公郎並各露頭角庭闈景福慶豫無量老年丈萬叱馭西川勿以內顧爲念古人捧檄色喜各有至情大孝顯親固不僅在甘旨之奉年丈行矣犍爲節笮皆前賢立功地也尚思勉力建豎他日以循卓入爲三公　璽書褒異增光吾黨此正伯母之教也如何如何

答許門人

昨者辱過存促膝傾吐娓娓忘倦究竟難言處有所不能盡惟有相視莫逆而已如何如何足下丰骨凜凜如喬松挺盡不屑與凡卉爭妍將來建豎自未可量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子一人而已僕於足下亦云然矣老母悅辰重荷垂注盛貺不敢倒卻謹對使拜而受之臨楮主臣

答冒辟疆

接手教如奉塵譚饑渴之懷庶幾少慰而長公以一日之雅執禮倍恭具見交道之厚愧感愧感先生大

節友菁碩果僅存本在僚屬之列而風流跌宕尤著
爲寄托以藏其用此誠先民之遺風難爲世俗者道
也僕衰卧秣陵荆藤晝閉無由一過邗上共先生臨
流鉢池酬唱平山斗野間坐此有懷悵悵而已頃聞
逸園在遊龍灣荷葱照眼不減輞川之勝先生短笛
輕舸異香遠襲賓客皆知爲辟疆鉛斯殆與楊鐵崖
泛畫舫自倚鳳琶和侍兒歌白雪辭宜彥昭坐海棠
洞底取檀槽奏新聲釃酒仰天而飲同一蓋世之豪
致若雲林倪英蕭以貲自雄故涉竹林之餘習則未

可同年而語矣何則以中之所存者有别也古之賢
豪任俠者流意有所不適則必寫之恣情觴咏以自
洩其胸中恢詭之奇當其月落參横酒酣耳熱往往
至不能自禁束而世之君子亦或爲之哀其志壯其
行未忍以斤斤之規尺繩之如前代張季翁作短衣
高髻攜吳姬度歌曲爲踟躕諸戲劉德資偕友人遊
二老峯皮冠挾矢尊罍自隨酒闌裸立池中傳荷筒
爲娱二子者可謂負遺俗之累矣然迹其生平矜節
卽古人猶以爲難焉且退之文人也出見張籍命二
姬合彈箏琶以爲樂初亦何害其爲賢而吳康齋被
徵後以訟田故爲當路所困折學者爲惜其不幸何
則觀過知仁亦各有所取爾也惟先生益加保愛勿
以細故自嫌僕雖鄙儒讀書論世稍頗具眼界非僅
學人泣笑者或高明尚未之深知爾如何如何壽山
石眞黃牛灘中物也拜之得無傷惠耶佳刻數種並
久已盥讀卒業矣肅此申謝無任主臣

又

書箑頒到焚香展翫如矚王喬笙鶴縹緲霞端又如

游目芝田松蓋間素羽離離晃映人目殊不知此身
在塵壒中也至題詠之妙則又似九皋清唳響振白
雲直與鮑參軍舞鶴賦同一俊逸大都先生之文每
託旨於美人香草而纏綿隱惻則常在洞庭落葉之
間不知者僅於玉臺香奩中求之則末矣如何如何
江流帶水南北相望握手何時惟有神往

答洪秋士

李秋水自瓜渚來云八月十五夜從足下登金山絶
頂其時明月在天江光如練相與浩歌酬唱而别僕

兀坐石城憾未能同此佳興也汪匪莪至則云有羊山馬公者以遊學過邗江足下一見而敬事之馬公誠不知何許人顧頗見重於足下則亦必非草草者矣然僕以問之蘇州人則又並不知所爲羊山馬公者僕乃益心慕之意其人殆所謂屏跡石隱者流耶既乃又疑之蓋馬公年已六十餘矣年高而德劭其生平必爲鄉里所稱述不已必難或善自韜晦亦必不能絕乎斯人之徒何至遂不能舉其姓名與其所居處嗜好耶斯亦大奇矣近江寧人間有知之者矣

問之則曰馬公善黃白吐納之術以此遊當世賢豪間而不以自名故人亦莫得稱之或曰馬公善治人腰痛病從其術者以趺坐服氣爲功馬公不善黃白吐納也此又一說也或又曰馬公異人也不昏不宦與大爲徒矣諸所旁通不過托焉以遊者爾舉不足以盡馬公此又一說也要之皆道路浮泛之口僕都不敢以爲然今聞其人且他適矣不可得而見矣其所著述有留足下所者祈郵示一冊庶幾得斯人之梗槩焉幸足下勿秘之爾元少住蘇州婁門內婁門者婁之東門也近爲其先人卜葬日往來包山源流間卽元少亦不能得閒足下欲過訪姑徐之便否則恐虛此一行也僕得倪當爲足下道意耑義發明正理且見精進葬仍倣制義體似可不必爾如何人旋匆匆幸復不宣

又

接手教具見擔荷之勇浣慰浣慰足下之貧寠不減於康齋顧康齋擁夏布卧雪一生得力端在此豈足下猶不無些子芥蒂耶卽僕家食窘甚常並日數米

處之泊如亦庶幾困而能亨之義蓋此最是學問中一大關鍵也聞元少與足下不相爲謀此自是元少心粗處卽此覘他尚未脫爭文士家習氣耳然兩賢並處不相識古人中已多有之亦自無害其爲賢幸勿以介意

與杜于皇

書曰詩言志傳曰言者心之聲也昌黎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蓋言本也物無不由本而之末者文章之道何獨不然先生品地已踞絕頂其俯視一切直姑

嶔嶷榮然有超然之意舉凡世之號稱得意者大都皆先生之所哀而憫之者也先生之本如是故發爲文章如數家珍自道其實片言隻字皆足醒人耳目令海內傳誦無不首肯心折至有讀未終篇而爲之泫然泣下者蓋三代之直在人秉彝之良終難澌滅固其宜也而不知者僅求之鉛槧攻苦詞章䟦宕之間以謂于是詩古文字妙天下吁殆猶膚革之見也僕今之鄙儒亦非能知先生者也而蠡管所及自以爲稍有得於作者精神志氣之所在亦欲世之求先

生者不於其末而於其本則庶幾萬一焉爾矣若吳草廬何嘗無經術危太樸何嘗無文章只是欲傳不得爾士君子立身一差卽萬事瓦裂文不文又奚足論哉雖然僕於此猶有疑焉先生生平壁立千仞尚友古人固薄時輩不足爲彼奸人牢籠充隱之計何難一眼勘破且回首四十年以前散髮入山棄妻子捐墳墓不顧饑寒顛頓身經九死是何等節概又豈區區詩文陋習與偷嬰翻故所能少動其心者謂宜先生之子孫嚴於袞鉞不可以毫髮假也乃細讀大集其中往來贈答與誄詞輓章諸作不無一二歸命於當世之達尊而所謂當世之達尊則又吾儕之所目爲敗名喪節寡廉鮮耻不足齒於士大之列者薰蕕不同器顏跖不共居諒先生籌之熟矣不知何故而復有此荒唐之作也管幼安必不肯爲陳琳誌墓謝靖節必不肯以詩輓王韶之古人通介之際斷然不苟顯如此今先生一身似有難以本末論者此僕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賢者固不可測意先生必更有所見幸不憚進而教之燈下信筆疾書干冒左右語

不暇擇並惟高明鑒宥焉頃友人有分俸八金見惠者義可受也僕不敢獨享謹分半爲先生香茗之資非惡物先生不必吐之賤軀比來善病俟稍平復尚欲圖一握手不敢望先生來也僕自當過訪茶村耳

答杜于皇

前書冒瀆自謂寸莛撞鐘無能卽應接手教可謂聞所未聞也先生修名已立而僕猶刺刺不已蓋不揣愚頑欲爲他山礎石爾蜉蝣撼大樹則豈敢爲之哉人生五倫總是一事情理之外更無學問先生日蘸

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嗚乎意誠厚矣仁可過義不可過吾輩存心當如是爾些須方愧唐突何足掛齒國則高賢如先生者有幾而徵今論落至此君當甚能辭其責過此以往一瓢一簞皆與先生共之僕雖困尚能少爲先生地也真切真切佳集容細讀再求提誨賜硯製端而質堅殆斧柯園中物也古單一風字硯三萬錢先生之惠我多矣謹置之案頭用當善玉不敢作澄心堂玩好觀也山中伏枕率勒不宣

與杜于皇

丁未之歲僕年纔三十耳已毅然作歸隱計私念既已委身出山而又目擊時艱竟自嘿嘿驪却　朝廷一官而去於義何居會星變求言遂應　詔作萬言書上之自以爲可朝拜疏而夕掛冠也詎意求退得進以此益被　知遇自是匏繫者又十年至丙辰始得浩然遂初志撫今追昔真是一場春夢也彼時翹于憤激不無傷直而海內則爭傳誦之欲自焚稿不可得非亭中蒙語及特錄一通舉覽蓋僕之易於言乃僕之難於進也此意惟先生知之爾其餘奏議若干篇大都皆征遼之語先生觀此亦可以類推矣若其言稍可存求賜政數行以見斯時尚有如耶律先生不惜一身爲百姓哭者則僕之心亦庶幾少白與不宣

又

昨某君過小齋出所著二集見示僕因借謂之曰四始居六籍之一非細故也乃至降而爲騷爲辭賦爲近體愈變愈下至唐而極矣唐人以之取士其實不

過聲調音節而已謂之無詩可也今縱不能議復古亦必稍存風雅之遺意而近代作者往往以飽飣爲能雕繪爲工填塞典故不顧其安如土偶衣文繡毫氣絕無此種技倆則又遠出唐人下矣因說如杜荼村五言律一味清老絕非時流所能項背惜知而好之者少某君聞僕言頗爲首肯但度諸公家計已成萬難另起爐竈只好聽其搬弄留作後日之古事雕龍及事文類聚等書可爾僕非知詩者偶爾妄譚先生或不以爲大謬耶某君又極推重王山長孫豹人

山長之了莽集吾不知其視變雅堂集爲何如海内
自有能辨之者夠入所著僕未之多見幸先生詳示
之金山石刻附覽餘不盡

答杜于皇

承教具見至誼先生眞古人也僕於泛應中却有分
寸未敢草草嗣此當益加愼重以副台指爾三作並
淡絶老絶先生妙於擊虛故下筆陳言盡去一種幽
香在楮墨之表所謂君身有仙骨也拜服拜服制義
代聖賢説話要在明理前代以此取士制甚善也而

法脉之眞惟成弘間程墨得之迨新學出而正派亂
矣即峨雪梅村亦僅以才氣取勝求之聖人之微指
尚在出入離合之間癸酉甲戌而後野子元經穢惡
滿紙壬午癸未則狐精譚禪狂病喪心其殆亡國之
音乎可見治術原於道術文運關乎世運理無僭差
往往而是矣僕非知文者因拙序見許故復及之

又

昨日往遊牛首此刻方抵家遂久受熱頭岑岑不能
行也大約此月病冗未敢出門俟九日方得共先生

登北極閣一望後山秋菊耳小著言雖不文然意在
闡發孔門明善之指以距異學無善之説反覆辨論
無非爲此今先生同心衛道誠斯文之厚幸也快慰
快慰謹再奉八冊如不足當續馳賞不用先生費紙
洪君新安後進之有志者伏枕草復不盡

與韓元少

聞足下曾有邗上之遊何遽憚於一渡江耶昨袁君
翼者見過爲述近況鄙懷稍慰張君學有原本不愧
韓門高足極可喜也嗣後坊間選政端以屬之張君

聊手眼自不錯矣杜子于皇管陶之流亞也家故貧
且將老矣生平著述無力壽之梓僕特趣其走吳門
一謁當事爲契囊計幸足下多方羽翼以襄其成且
嚴冬旅次並祈畱神照拂勿令失所蓋于皇一切非
向草草者足下交盡天下士不若交一杜于皇僕敢
斗膽爲此語足下幸勿河漢予言也僕雖不肖亦何
嘗肯妄許一人僕嘗謂當今時文推元少第一詩古
文推于皇第一自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未知足下
亦首肯否僕近狀晤于皇便知不復贅

答黃伯和

賤辰辱記注兼承台貺謝謝詒者衰脫之事非吾輩所樂聞然足下激切如此必有大不得已於中者今旣已鳴之官府諒公論不至泯沒惟收拾早結可爾僕自廢放落魄流寓金陵二三子不忍飄泊共買屋以居之僕以其居近闤闠意殊不樂因偶遊北城愛其邱壑之美不減山林遂卜居於蓮花橋蓮花橋又北城之絕幽僻處也頹垣老屋隱隱叢篁古木間僕則居而樂之遂作小樓一區臨青溪上額曰高閣即

前月共足下飲酒處也又構小屋三間顏曰下學堂置所積書卷其中出門數武即上觀象臺望後湖雞鳴寺稍折而西則石城虎踞關及烏龍潭清涼山諸處也四時景物都佳每隨意登眺即長干北固諸名勝可一望而收僕自謂庶幾終老於此不意同鄉某者忌僕未已甚所親某百計侵奪之使僕不得寧處以有此樂僕只得棄而別遷以避其鋒然囊橐蕭然卽移居無力且又難得此幽僻處坐此受困身心搖搖不安僕自分息影潛踪甘心泉石一切與物無爭庶幾免矣而忌者耽耽隨在物色即求林間一枝之棲爲終老計亦不可得推忌者之意眞若不欲僕並生於天地間者不知僕何修而勞貴人留意若此看來仍是待僕太重是以設害不休誠可嘆亦可笑也蒙足下垂念聊以奉聞僕近狀大都如此惟聽之爾聞其兄近日爲人選時文歲有若干之進然所選頗不滿人意僕知某兄又爲書賈所賣爾足下以爲如何

答徐門生

遠辱惠書兼承遲貺高誼古道迥踰尋常感謝感謝僕杖台庇旅寓粗安老母眠食如常兒輩並無恙惟賤軀夙嬰羸疾日就尫顇每觸肺風呻吟偃臥而已年來匿跡清涼藥裹自隨饑來則拾蕨根煮蝦菜爲食間遇佳風日則攜一二溪友乘小艇吹鐵笛蕩漾漁灣柳浪間或獨坐江樓指目北固一眺長干景色自以爲捐廢餘生只合爾爾非敢作猿鶴清夢從處士爭烟霞受用也而不知者謂爲屏踪滅影頗涉亢孤又或疑其搖筆空山投老卷帙是皆非知我者也

蓋僕病人也頹然殘喘常在床褥欲如古人親自鋤
菜變姓名作酒家傭則都不能如僕者即欲不如是
疎慵得乎至於蒼狗白衣浮雲過眼雪泥鴻爪去住
寘心則均付之劃然長嘯而已高明以爲如何人還
匆匆率復不宣

答沈繹堂

一別倏爾六載相思則如一日也先生以名德爲宮
師幸更家今允稱得人而游戲翰墨海內有目者爭
賞之風流蘊藉雲間又出一思白矣僕廢放以來落

魄江表年來酒跡清涼山阜間此地寥曠多園圃宜
於晚菘每雨後怒長一望翠色瀰漫僕步出山徑共
園丁溪友較量晴雨而已弟病軀尪羸特甚年未五
十而秋鬢種種見之如六七十老人也緣此益懶於
出柴扉晝扃杳與世隔今年夏初一白髮翁云於先
生諸父行衝藤而入僕覷其扇頭小楷果先生筆也
遂坐之梧桐樹下相與劇飲翁酒酣道長安舊事歌
哭隨之歡罷抗手而別九月中有少年持達曹重墨
刺來扣門則又曰我沈麿事子也僕雅欲得先生音
問則又入而見之僕竊此遂不復見人戶扆然閉矣
又僕性頗嗜書廿餘年來極力購求今已有數萬卷
而衰病不能讀祇是架上充牣美觀爾腹笥則全無
有也僕近狀大都如此承垂問故略述以聞季友疏
野老皆傳誦之亦宇宙間大文字也敬服敬服健
菴維菴浩軒諸子動定如何曙間幸致意人旋匆匆
草復不宣賜履百拜頓首頓首主臣

答友人

接手諭屬注之懇溢於言表並承厚貺愧感何可言

比聞治行之聲海內爭稱誦之固知直道尚在人也
愉快愉快履不才匿跡菰蘆杳與世隔芒鞵布韈常
在青崖紅葉間每得村醪一壺便與漁樵爭席往往
爲醉人所推無事則坐山徑率僮僕鋤菜自號清涼
老圃或拄頰看雲出入巖岫隨意數山尖以爲娛以
故親朋過訪履常常不在家即制府于公間枉車騎
過草門門已閉矣公亦遂以子柳目之蓋迂慵之病
老而愈癖殆所謂下愚不移者也今已矣弗能改矣
又性頗嗜書見則必買雖典衣稱貸弗惜室人或誚

之曰是層層亨積者可當一饗張褱耶何自苦乃爾
殺亦莫之顧嘗自嘆曰架上亂萬卷甑中無擔石甚
自譏也先生聞之當啞然一噱矣顧又不自揣度妄
謂斯道自洛閩以後百家爭豪寡所折衷佔畢之餘
偶有所得輒欲起先儒而與之上下其論然才分薄
劣知識闇淺未能發明其萬一依然膠輵陳言汨於
糟粕所謂架屋疊牀而已坐此存之篋笥不敢妄災
梨棗蓋有之無所益徒覆瓿爾先生何以教之呵凍
幸復不盡縷縷

又

空庭步月中夜徘徊桂影婆娑增人永歎接合翰並
荷隆儀不啻天香自九霄下也故人厚贈不敢獨享
遂以十五夜沽酒攜具共良友泛月秦淮蕩漾莫愁
二水間仍上閱江樓作嫦娥問答大醉采石磯頭訪
太白乘興捉月處相與浩歌長嘯笛聲挾秋氣直上
不羨昔人浮槎天漢作遊仙夢也先生聞之其亦有
以許我否韓兄近況若何此生飲與極豪而家貧困
甚日夕求斗酒不得但逢麯車口流涎爾先生政要
之暇招至虎邱用狀元紅一石痛醉之觀其白眼望
青天信筆題秋風辭百首亦開府一段風流佳話也
如何如何中秋後一日清凉老圃百拜頓首頓首

答蔣謂公

足下以直聲遷嶺南不屑效昌黎作謝上表修詩歌
之能勤行封禪可謂高矣而到官後即日買乾魚自
給不食南海一物清卓之譽洋洋番禺百粵間僕固
知足下胸中有古人立身做官樣子非草草從事者
為大可敬也僕屢乘已久年登半百而衰病懨懨日

就枯槁荷鍾之餘惟點古易再續楚騷庶可對長干
風月爾年來辱注存兼分清俸拔人厚意不忍卻然
而愧矣過此以往惟多寄貪泉詩可爾不敢望沉香
一片也笑笑襲含五風度不減九齡鄭珠江亦瑣山
新會之流亞也足下幸優禮之草復不宜

答李吉交

承酒米之惠故人意良厚又廉吏物未應卻也領謝
領謝潞城治蹟在龔卓之間懸知元旗祠中孫足下
姓名矣茲又披瀝芻衣立於

天子之殿廷天下人咸想望其丰采愁階亦有屈軼
指佞二字自不必諱況吾今　鑾輿北狩且將東巡
草野之人並懷杞憂足下身在內臺獨不能一引
帝裾耶僕不揣猥附於昌黎作諍臣論與歐公上范
司諫書之義爲足下效一砭盍亦朋友責善之當然
足下幸勿笑其迂也不宜

經義齋集卷之十二

孝昌熊賜履著

尺牘

答李書雲

向辱枉存瀾懷一吐無任浣慰頃讀來諭益何關注之殷銘感銘感僕捐廢餘生一塵𢉩臥十年來未嘗離清涼一步北望平山僅隔一衣帶水亦未獲一登龍門靜聆玉屑即紅橋明月祇託之夢想而已世路崎嶇可見達人知命各有道存過眼浮雲直石火視之可爾如何如何聞　翠華將幸金陵草野孤臣倘得一覲　天顏實爲厚幸然僕自分戴笠已久殘穢之身何敢溷入簪紱惟有泥首田間遙望　卿雲天際而已伏枕幸復不宜

答劉道尊

江南山水名勝莫如金焦先生政事之暇隨意遊覽即海濤江月皆囊中物也健羨健羨履來此十年矣𢉩臥清涼未曾由石城一步跬　駕至邗江歸來取道京口始得登二山絕頂恣其遊眺以快生平之

人傳單騎公出遂不敢過潤州相訪因思古人剡溪興盡正不必見戴公也呵呵陵辰何足掛齒乃辱記注盛既藉手完璧他日重遊舊地當與先生痛醉江樓酬唱飛觴驚濤間相與探海門獅象之奇將詩脚酒棹皆於先生取之也如何如何權復不盡

與劉道尊

前輩如薛敬軒魏莊渠諸君子宦遊所至端以振興學校褒崇先哲爲務其衛道之功作人之化迄今膾炙人口後學則往往視爲虛文或且爲迂闊不甚留

意故不逮前輩遠甚若先生之衡山右一一步趨古人所爲河汾間繹音爲之不絕讀所刻三立祠傳及理學備考諸書可想見大君子之用心矣即今稽惟至止曾未朞月而江淮之區已絃誦蔚興比於鄒魯固知大賢過化響捷桴鼓迥出於尋常萬萬也先君暨賀陽亨先生正學潛德士論久歸茲蒙先生特行表彰崇祀道南書院東南人士傳爲盛舉蓋先生隆重斯文羽翼聖道誠功在萬世若履輩之銜結頂沐世世以之有非筆舌所能申謝者矣謹遣小力代展寸忱伏祈鑒茹爲任瞻溯高縱三生並荷栽植附謝不盡

答何同年

昨年冬談生過石城相訪爲述明府政聲甚悉因屬其於各當擬所爲明府說項想彼亦自留意幸明府益加勉勵有孜叔不虐無清獻爾伏惟明府生平才氣不可一世而顧白首簿書邅迴百里可謂困於鹽車然古人隨在建豎未嘗擇官況西江兵燹之餘得一良牧不啻嬰兒之恃慈母惟明府降心帆理勿以

枳棘爲卑誠能養此一方人亦吾儒一事也如何草復不宣

又

方今

聖主加意吏治而老年丈以五馬守黔西將蠻烟瘴雨在光天化日之下矣但以龐公之才邅迴百里老於簿書殊令人扼腕考前代如五羖汾陽及張柬之之徒皆耄而見用建豎非常老年丈勿以遲暮爲嫌即銅柱鐵勛直指顧問爾小著本腐儒陳說無足入

自然不自揣量欲力挽頹波矯正末習東南學士亦
頗有興起茲附呈數冊奉覽倘得大君子一爲提唱
以廣其傳俾蠻鄉椎髻之子亦知誦法先聖之經未
必非老年丈化民成俗之一助也不宜

答張異資

濮邑素號稱難治　國朝來以循卓報政者自老父
母始郎軒車行後荊南之碑未嘗不在雙峰白雲間
固知直道終難泯沒而爲善者儘可以自信也僕自
丙辰敓放即卜居金陵城北之蓮花橋蓮花橋者青

溪發源處也此間林壑蒨美不減山谷頗與野性相
宜僕本無家可歸恐長此遂爲江寗人矣但僕性嬾
兼善病十年來偃息荊扉未嘗出石城一步又時將
遯跡清涼荒寺中罕與[illegible]接春間辱冒子過訪詢知
襜帷已自瓊海旋里悵無由一握手道故以慰懸仰
乃忽承瑤函遠錫涯既下頒重以佳詠琳瑯彌許逾
量舊時部下老民尚縈懸記注如此昔韓稚圭離
齊安四十餘年猶作思黃州詩東坡爲刻之石壁郎
前代魏用晦去吳邑已三年猶將出所繪吳山圖展
翫太息益賢者宦遊所至不獨使人不[illegible]
不能忘於其人僅僅君子之用心固[illegible]
服頗聞白狼紫巖之勝挾海門以爲奇何日得乘興
一掛帆布洲從老父母登樓雲閣揚觥三[illegible]
訪宋薛減諸君遺蹟其愉快爲何如也雖然恐未[illegible]
必爾六月大熱幸復不宜主臣

寄徐彥和

比聞足下有鄂渚之遊晴川黃鶴得名[illegible]
增氣色矣僕屬樓白下歸去未能每遙望[illegible]

淒斷不知涕淚之何從也足下曷以教之茲因夏鏞
公祖之便附寓八行夏鏞今之芽鹿門也生平飲水
著書皎皎自好即年來宦遊鄂郡被服儒雅與論翕
然不幸以口舌招忌致掛白簡局雖了結而変盤一
節尚在吹索夏鏞坐是狼狽特甚聞者寒心今適值
台旌賁楚是乃三生之厚幸也惟足下多方垂照俾
得早離池方盡心著述則所造於夏鏞者多多矣夏
鏞於譚府託在世講一切諒所關心而僕猶爲是諄
諄者蓋以文士摧折實世道之憂扶植而安全之吾

黨所不能辭其責也如何小刻四種春暉堂稿現在謀梓嗣容寄政漢陽李仁熟僕老友也杜門食貧手不釋卷僕最所愛重若當事留意楚材則仁熟眞其人矣祈足下便中說項倘得一表異其廬亦江漢間盛事也囑切囑切不宜

答徐彥和

閱邸報知令兄及元少蒋被　特簡言慰何可言聖恩至此惟有勉力報塞一切皆非所計昔人有云陛下知臣臣不孤矣如何如何評選古文未知斷自

何代呂成公選宋文鑑盡錄三蘇不及考亭一字豈道德文章果兩事耶健菴雅具手眼當又在東萊氏之右矣僕投老淸凉以雲鶴爲性命兒輩亦漸能學樵牧一畝之宅儘可歌咏太平幸爲謝故人萬勿以不肖爲念眞切眞切不宜

答鄭肯崖

接台教如奉面譚賤辰辱記注寵以大文惶感惶感顛間唐侯之政可媲公弃固知通德門中無俗吏也先生世澤及人正好端坐北臺以觀中山德化之盛而其寄興顧常在淺汀亂葦之間此其高致爲不可及矣小啟數語聊識淸趣無能於高深有所發明也僕廢放十年渾身烟水非冬

至尊南幸猶惓惓　問及逖聽此自　朝廷盛德可垂千古若僕之碌碌閉戶則久不知世間有榮貴事矣即如　淸問之下僕首舉前制府靖廉及舊太守循卓以對蓋

君父之前理惟據實僕赤心人也亦何所爲而側目於僕者按劍不已即此一事便稔世道果不可爲愚

戇如僕即欲不老死牖下得乎先生若入都下幸爲致語同鄉諸君子萬勉事

聖君再不必望鄙人之出饑我在青山綠水間和蘇羹啖蝦菜歌咏堯天舜日可矣眞切眞切明道祠碑刻奉覽此地方好事僕毅然記之亦以表于公美意也于皇暮景淒凉兩尊人尚在淺土生平著述都塵封敗篋中僕淺末忍恝近與同人商確代爲經紀若機緣湊合亦自不難了此也先生聞之諒慰可知矣社故附上伏枕草覆不知所云

答李左廬

辱台誨具悉注存之雅欣慰欣慰科名自是分內事可喜賢弟資稟頴異學有原本今讀書中秘可以養成大受之器即吾道不患乎無傳矣履本託月骨又辱世講闗望之私當更在尋常外也履病臥之餘檢理章句臨筆備忘非敢問世而南中友人猥以災本遂亦不敢匿醜謹寄三種求政如尚不甚謬於理或錫之政語以光剞劂如何函箸侑函幸莞存之主臣

答錢十峰

匪歲不遑音問有懷悵結寤寐以之比接示知壇席漸盛梁谿風月不減春陵先生倡導之功足千古矣浣慰浣慰弟近日當握諸公自制府外都未肯力任斯舉即有知艷其名者亦不過假此為聲聞騰達之具往往晉官後輒棄若土苴至今有識者目講學為譚柄斯道之昌明果於何日乎我輩二三措大僅存其意於荒江寂寞之濱即或廢或興不能不聽命於寘漠之表也如何如何文瀫自是正宗但收及鄙篇得無有玷全穀耶小著三種奉覽草率成編不足甄

訛幸先生冠以衮章庶幾牽連遠播耳又紀遊詩偶閩鐫石並博一噱姑藏侑函驗收為禱主臣

又

公子見過伏承手教知雲間壇席大開可稱東南盛事而太守風流亦自茲不朽矣快快若僕近益無聊即抱膝閒唫日就濩落前月哭于皇醇舁未免傷神賤疴遂亦增劇尚無起色又暑熱侵染兩脚并患疥瘡楚痛至不良於行亦大苦事也幸先生加意靜攝為斯道重爲任舉舉朱蕭翁周麐老聒間煩致意王

生謨者亦有志於學但途徑大差恐驟難與語必俟其省悔則一撥便轉爾如何

答徐同年

同譜老兄弟無由得一握手屈記三十年前長安蕭寺中佛火熒熒相與促膝數晌而已念之可勝於邑老年丈一麾天末遂毅然解組高臥荆溪松嶺中而又取生平所更嘗艱苦之故一一著為文章以自表見兩公子并才藻煥發裏以名理將來薄潘陸不足為然則彼蒼之所以厚年丈者固自有在惟知命者

詎善承之耳若僕疴臥長干呻吟牀褥欲學老蠹魚從咀字紙以卒歲年亦未之能得忽忽兩鬢成霜僅存視息誠天地間一棄物也年丈不悲憫之而顧奬許之豈其所望於知己者耶佳集容卒業後擬成弁語寄削但恐不足爲皇甫生雅貺拜領香著綸以精器即俗腸爲一滌矣感謝感謝小著四種奉覽老生常譚願得一言以爲重想自不斷也湯年兄陳椒峰近況如何主臣

復湯同年

昨冬匆匆分袂念之悵然適晤吳兄接讀手教伏審鈞候清泰爲慰頗聞先生杖屨常在竹溪松嶺間即白雲偃月皆至趣矣履疴臥牀褥無由一過甌山讀希聲高詠所稱寒花奇石祇託之夢想而已近刻二種奉覽老生陳言塵壒可厭幸高明郢削之佳著拜登當論以廟泉香在紫芽之上謝謝別諭自爲留意弟恐草茅齒頰未足重輕爾權復不宣

答友人

山靜日長荆扉晝掩故人書從天降捧讀之下如聽咸韶鈞奏恍置身於鳳儀獸舞間也但履戴笠江湄眺盤甚習雲鶴雪鴉久矣不入夢想老先生德並夔龍宅揆亮采事可不登履舍脯鼓腹爲歌卿雲旦旦之章亦何求不足必欲令康衢而趨　禁籞後爲愉快耶人生志願何窮而性分已定爲堯之臣爲堯之民亦各得其所而已又何擇焉如必妄生取舍只此一念已不可以對元愷於堦下矣如何如何願先生努力翼爲作天子股肱再勿以野人爲念春風牛背布穀喈喈田

家未爲無事也眞切眞切台貺便蕃誼不敢却敬拜明德不宣

答陳說巖

十年來泛宅江湄未敢以荒野姓名冒瀆記室知在鑒原前月中從范君所接讀翰教深荷垂注之殷無任感戢伏惟先生位望峻隆謙懷冲抑雖謝陋如履亦得厠工瞽之班先生之德可謂盛矣顧履鄙儒也捐廢之餘棲遲蘆荻即伊吾斷簡聊當櫂歌頗欲學郡百原不出戸庭直游天地則有所未逮而又不肯

如渾然抱朴子之徒頭槁其心胸以自外於寒煖之
理歲月流電秋鬢鎖紛俯仰世身誠莫知其所底宿
矣惟祝先生早登揆席立取斯世而置之履得以
從游松牖日夕徵醺以娛圖稼兼且擊壤之暇討論
郎索逸簡補孔壁汲冢之或遺斯則履之分願爾爾
也若云置身層崖雲鶴間笑皐夔之勞苦以自恣放
廢又奚敢區區都忱毓惟先生心鑒之伏枕修復不
盡欲語主臣主臣

答孫門人

手札至極荷垂注之殷并承下問惶感無量憶昔年
待罪長安與足下共事最久蹤跡甚密雖亦頗心重
足下而推轂不力有媿薦賢之誼在足下固不以是
為加損而僕之愚昧無狀其亦何以自解耶河工一
事曆來聚訟絕少成績大抵因而導之自劾易爾否
則恐難與河伯強爭此土也雖古今異宜陳言罕當
然源流順逆之勢則末之有易讓之三策魯之三法
總不能出吾翁低處下手之一語理在則然也而嚮
印川之治泗水則惟以修築周橋為務今[illegible]之事大
[illegible]發兆但恐上流漫溢不止難以盡塞縱廣濬支川
大開海口水勢所注亦不過稍爭殺急聞倘果能取
昏墊而悉去之耶足下條議并井舉而措之即賈潘
莫能出其右幸益加勉力早奏平成以報　簡命登
七邑於衽席亦吾儒道濟生靈之一事也竚切竚切
暑疴幸復不宣皇恐

答余正公

丙申歲共足下逐逐燕雲並有楚狂之目今三十餘
載矣人傳足下散髮江干狂態未改即可想見其豪

致若僕匿影藏蓑慨慨如泉下人非於見地有進大
都潦倒消索而已而吳平輿則又云足下近日鶉衣
木茹貧狀絕不減於僕僕以此益欲服足下蓋惟足
下能不以困約累其心非世俗戚戚者比也人生在
世升沉離合之故如烟景散滅亦何堪回想即今僕
與足下并將老矣自顧面孔可憎無足方比如足下
高詠自適游戲文章翰墨間異時藝妙傳中稱作清
狂太癡子亦大不俗也如何如何小刻四種奉覽老
生常譚不堪入目然南中友人並頗爲印可其說

恐足下聞之祇一大笑爾呵呵一噱聊誌故人意幸

匕存之主臣

答友人

吾兄文望久在海內獨不得與木天之選可勝惋惜然古之賢豪者流豈盡皆館閣中人耶即前代名臣碩輔大半都起家外吏翰林四諫以其人非以其官也乃知官局中內外難易之說實非爲大賢而設惟高明勉之而已展迂戇之性動而見尤十年來水邊林下尚未能免於疑忌捫衷悔刻不敢猥引古人以

自解免而卒亦未得所以招尤致謗之故吾兄其亦有以教示之乎放後行盤江畔得長短篇如干首名之曰芸餘集意本無所爲然恐自章蔡輩觀之則皆可以數自是沉之井底矣不敢以示人矣附聞一笑

丁卯六月六日

答狄生

承教須悉學使試事關防未便發東容晤間爲面語之爾古者鄉先生歿則祭於瞽宗非其人莫得與典至隆也今則冒濫極矣但其家饒有勢力雖下流匪類皆得濫入甚至窮奇檮杌遍國切齒之人亦以子孫故居然配享大烝與前哲抗席其爲辱莫甚褻玷學宮端言之且可痛哭若尊公之賢則士論久歸亟宜舉行祀典增光俎豆又何疑焉不宣

答沈耶子

僕捐廢以來一瓢一笠投老雨花瓜步間即伊吾不輟非欲自見聊以卒歲華爾足下獎許逾涯愧矣足下才氣雄渾可追周秦僕素所推重頃讀近作何乃大變也詩文雖末藝亦必切近於理天地間惟理至

大且至貴一切皆不可以離即又奚獨文章耶近來著作名家率事餖飣競尚雕繪如土偶衣錦繡靈氣全無吁此真可厭爾若夫戟茁聱牙書類戴鬼則又更下一等矣以此鳴弦博弦博肯受耶艾東鄉謂揚子雲如小兒喃嗔不成語又謂文太青只讀得朝天宮幾卷道經看來二子實是如此東鄉非好議論人者祇是不直則道不見爾今足下習靜空山眞性靈日益發現試取從前所作細玩之當必有如僕之云云者僕愛足下甚故不憚效一規幸足下採擇之勿

諾僕雖作解事人也主臣

與徐健菴

丑月中彥和過晤爲道足下關注之誼感謝感謝嗣接李左黃札深以得侍函丈爲幸左黃僕中表弟也家貧而貌瘠然志學之勤雅不讓於古人僕居恒以畏友目之未敢衆畜也瀕翁嘗謂學者要得淸癯苦硬人入道更有力何則有守故耳今左黃之在公門當亦班於蔡黃之列倘　明問之下不惜特爲薦達以僕畀之則不特爲館閣儲材地即異日力肩斯道

者亦必屬諸斯人之徒矣留意留意暑病季渤不盡

復周星公

尹子過金陵極稱先生治行之卓深慰鄙懷嗣聞衡蜀之命出自　特簡益服
聖主知人之明迥出於尋常萬萬也三巴新復學政久荒有先生振舉其上將文翁之化南軒之傳無難再興於今日區區茂陵草堂之業豈足爲大君子道耶小刻被譽已定再上四種奉覽台覌本不當領欸原吏物其何忍却謹對使拜而受之主臣

答李年姪

乙未歲僕與尊公卒業太學同寓順城門之白衣菴菴去令外祖總憲徐公邸僅數武尊公乃介僕謁公公大僂禮之時尊公方強壯僕纔二十尊公以僕爲小友僕則兄事尊公也如是者二年晨夕過從論文講經兼讀史兩人吾伊之聲與鐘魚梵貝相雜寒月孤燈嚴霜苦雪即未嘗不共丁酉僕以嚼指歸楚與尊公別自是宦遊南北彈指三十年聲息不通今年春始於秦淮遇令弟且喜且悲始訊得尊公謝世年

月爲之酸鼻者久之初僕見令弟於徐公所甫八九齡爾今已鬑髯蒼然面目不可復識即令姪且各露頭角矣而令弟則云猶彷彿記憶昔年僕與尊公客燕狀相與追述往事泣數行下嗚乎俯仰三世存亡離合升沉欣戚之故如烟雲變滅杳然無跡亦何堪回首哉令弟爲言足下作吏淮上甚苦僕方憾無由一得近況而足下則錫以瑤函惠以雅貺足下以尊公故垂念於僕拜登之下又增一感矣頗聞足下才品出衆尊公未竟之志必待足下成之若僕凡可效

一得於足下者亦惟力是視而已豈待足下諄囑耶六月大熱率復不宣

答向書友

昨秋辱過存卄餘年積緒一旦傾吐浣慰如何緣台從遄發匆匆縶維之情頗有所未盡春來同舍親佇聽市音蔡圖具晤接鈞示知台旌已駐河上北望長淮又增一悵結矣大著盥讀再過不禁擊節嘆賞蓋足下瑰偉人又高士也區區文章其剩技耳孟襄陽以忤玄宗放歸鹿門被張曲江辟爲荊州從事工部

流落劍南拾橡栗自給後參嚴武遂往來夔府巫峽間二公之節概如此則其傳豈特以其詩哉今足下雅具奇抱聊託於諷詠以自遣故揮毫必有傑崛之氣非僅移情於白雲紅葉者比也吾楚固舊多詩伯若足下者即欲不傳恐亦不可得矣弁言即擬草上適以臥痾不果嗣容搦成奇削變落遵委率書蚓跡蝌聲聊博一噱爾捆刻附政葺陋之譚於斯道未能有當幸高明有以教之雅貺拜嘉並謝主臣

復劉蘂先

頃辱過存適臥痾未能作晤悵結何可言厥聞近況困甚未必非天之玉我於成惟賢者能安之爾鄙著既出即知罪非所敢問但比來時局如此吾道消長之會尚費商量恐可憂者不僅在區區野狐輩也高明以爲如何侑貺拜登一種尚容展誦不宣

答龔秀才

紀綱至開讀手翰且慰且感記丁巳之春蒙足下過潢上相送彼時匆匆解纜不及一兒念之神愴僕與尊公投契之雅略具於所寄輓章及當時贈送序言

中其有未盡者詳令伯能言之即足下檢視手澤並可想見也方僕締交尊公年皆少壯今尊公謝世已久僕亦頹然老翁矣二十年來生死離合之故如朝霞變滅亦何堪回首然而露晚星初每一念及涕泗交頤間繙理舊冊得故人手蹟輒嗚咽不能已頃者披閱遺書則又恍似當年聚首燕雲寒燈晤對之況殊不禁酸鼻涙數行下也尊公銳志正學實始自於僕後來功夫精進僕便畏服非常比分手時雅有偕隱著書之約無何尊公先我卽世齎志九泉僕雖尚

視息人間嘗有靦面目幽明之中殆不能無愧於尊公也已遺集自是可傳亟宜授梓弁言固僕事也豈忍以不文辭哉但集中諸體尚有未備候余帙到便搦管揮淚爲之銜制義繳上僕本業荒廢已久又生平雅不喜看時文蓋學問之道尚有大於此者聚奪公未罄之緒端在足下率進而求之小刻附覽一緘件東少誌故人意催賦拜領謝謝主臣

復蕭文遠

丁巳秋足下應試秣陵猥蒙過訪僕適以疴臥清凉

遂莫獲與足下作晤數十年聚散升沉無限情感未之一吐也悵憾何可言文超歿僕時嘗極口足下以爲難弟僕固已心識之迨文超歿後訊之漢陽人竟無有知足下者然僕正以此規足下之賢過此遂不復向漢陽人問足下非年連晤仁熟仁熟則頗追念文超又以文超故推重足下之甚聲口便絕不似漢陽人蓋仁熟於是乎君子矣若僕與文超眞可謂性命交特以風塵鹿鹿愛患交侵不得已匿跡菰蘆聊以自了故於我文超亦未嘗有一言之敎今僕且將老矣荷鋤之餘稍出舊時所著以問世而文超相與往復之說亦略見於其間嗚乎此固文超之志而亦足下之所願聞者也雖然僕何足道哉明道先生雖早世得伊川而其道大光文超以足下爲兄爾身後學行之著尚未見彷彿於明道豈足下之所以表揚之者猶遺有餘力耶抑或尚有待而爲然也辛文超所箴砭於僕之言當時實面受之文超顧拳拳不已乃至彌留猶以爲規此等氣誼何如其切至嗚乎誠可爲痛悼者也僕雖不肖固亦頗佩爲紘葦用自刻

厲奈資稟凡下猝難變化生平動止坎坷大負遺俗之累實由於此乃知古人十年去一矜字未盡良不我欺而吾友固翹翹爲早慮之矣嗣此以往倘不卽塡溝壑務期盡力克治痛矯其偏庶幾無負亡友耳無負足下厚意爾如何如何楮短情長縷縷難罄諒亦尚有合弁時小刻附覽鑒澤之侖想不我靳一扈侑函聊將遠念惟鑒存爲禱不宜

復張太守

婺州本文獻之地經足下過化其間不獨四子之新

傳以大將浦江篤行與金華鴻章並自此其蔚典矣僕嘗臥白門未探禹穴即盡叢勝蹟僅托夢想須援翰教則又不啻坐兩峴峰頭快讀君侯八詠也腿酒俱蘭溪佳味玉貍梅泉恐不過是耳謝謝批刻五種附覽或亦可榭自公堂壓壁耶圭臣

復文友

江都雖號稱繁劇以大賢爲之自可坐理耳學者隨在可以濟物況親民之吏功在百里卽奈何以枳棘爲卑耶且諸上官并留意振㪷兄第勉爲之民譽所

歸卽欲不爲循卓不可得矣盛覞不敢倒却祇登佳珠二種以識厚意過此一切禮際相約并停乃見至誼耳圭臣

復高學院

南中士習非詞章則坐典爾今得大賢振作其間則正學之倡明斯文之蔚起庶幾旦暮竢之矣聞東林紫陽兩書院新今修復落成士子喁喁尚堪造就若軒車資臨一爲提唱俾諸生親炙典型將勾典之歷無難化爲鄒魯此自使君分內事也如何僕陋儒耳

假息林泉久不作春明之夢忽蒙　聖恩宣召濫長春曹循省庸愚實非其任過承獎許逾量且感且愧奉台覿謹甫手完上批著五種附覽僕本無學植但管窺所及尚不敢少謬於理倘不惜弁語以廣其傳或亦可爲高深之一助耶圭臣

復劉總戎

伏承鈞諭具仞篤注之誼銘感銘感嶺南綏靖總恃大將爲長城將來勳名銅柱直指顧間事耳至鄙著過蒙獎許尤想見叔子高風比於張葛從來渭濱三

略本自丹書豈得薄儒生爲無用此意惟高明能識之耳僕磨揖已久忽有春卿之　命義不敢辭只得束裝前進匆匆就道未遑修賀崇祉想荷鑒原雅貺不敢領謹完璧上冗中草復不宣

復朱甯三

僕濩落久矣忽拜春官之　命腐儒無狀卽由亦何所補徒多一番奔馳耳而義固不可以辭只得勉赴闕廷再圖歸計若得放還舊隱長作靑溪主人尤爲厚幸也明公治行自爲儆邑時僕已私心敬服十年

來寓居白下遂入説項不置者以部下老民知之最
真爾此番入都倘蒙　清問或當握諸公諮訪江南
人才定當爲明公屈一指此秉彝之好豈私明公哉
但恐時局紛紜山野入開口便惹厭則此問又當審
處耳然以明公之賢固久在僕胸臆中極所不忘者
也權復不盡主臣

復錢礎日

不孝履入都甫兩月忽遭先慈慘變匍匐歸來倚廬
痛裂柴骨僅存荷蒙仁人垂唁錫之哀輓焚香跪讀

感激涕零但履抱慽終天呼搶無地先生奬慰逾涯
益重不孝之罪矣謹遙望叩首鳴謝尚容踵門稽顙
不宜

復顧伊在

苦凷中聞足下榮膺　特簡正人柄用實世道之幸
浣慰浣慰蓋足下夙望　簡在已久此自　聖明鑒
拔履何與焉但足下亦孤蹤也過此幸益加恪慎事
事惟精白一心以報
君父縱有疑忌如公道何天理三字到底不得差錯
吾輩亦爲其可自信者而已如何苦攻幸復不知所
云

復梁父母

春間扶櫬西歸諸般匆遽仰仗鼎力照拂周詳俾先
慈獲安窀穸仁人錫類之德卽歿存銜感無量矣老
父母循卓政聲可媲召杜有心胸者皆能信之惟望
益加勉勵事事不媿古人則豚魚可格何恤乎浮言
哉若夫昏迷敢事筆墨但丈田畏法實功在百世部
下鮮民亦欲勉撰蕪辭揄揚盛美於萬一野人獻諂

文不文非所計也幸高明鑒而裁之臨楮主臣

孝昌熊賜履著

小柬

與蕭文超

區區科第不足重輕吾輩知仁兄不以之爲念故履亦不敢奉慰也請滌大平復否正當靜心調攝不可再耽書册恐重傷元氣將來觸勞便發殊費補救少讀書覺着意即此便是工夫不獨養疴之法也如何

又

朱子大全呈上學者多苦浩繁不肯竟業然得其要亦自無難也不宣

答蕭文超

願學齋述語唯涇野先生語畧備其餘俱寥寥數行且編次錯亂無倫不足觀也許集呈覽惟驗收不一

又

學典雜濫殊無統紀其是非去取皆非定衡即貶駁陽明至引野史曲筆以相訾毀亦非平情之論高明以爲何如

與程文戠

前日之事明是無妄之災同人俱有公論無俟高明之申辨矣犯而不校顏氏生平得力處君子三自反尤是學者處橫逆的樣子若但置之度外漫不加勉恐非聖賢內省自訟之意高明其然之否冗中草草不宣

與詹五峯

潞河一別彈指六年西江水日夜東流乃魚腹中不見故人一字豈明府遂忘却舟中語耶東鄉出一支先生其爲名勝不問可知頗聞主人爲政不減中牟從此譽望日隆不久去爲魚頭參政矣茲因便羽附候與居艾先生天傭于集金陵坊間無善本幸郵寄一二册以當土物諒此尚不至傷惠而履則如拜百朋之錫矣不宣

答李舅氏

先生寒氈之苦念之潸然實愛莫能助微物二種聊將遠意幸鑒存之舍弟蒙　恩放回骨肉團聚老母爲加一飯明春旋里修祀事舟過齊安當與先生相

遇於月波赤壁之間矣甥近益衰病秋髮種種唯日與翻閱以補蹉跎學兒今年纔三歲居然提筆作大字筆管大於腕而能運動如飛點畫不亂附聞用博一笑

又

寒氈雖苦然此將吏隱只合如是況齊安實古安置高賢地江風山月景物固依然也先生共諸生卧遊其中與至則沽酒吟詩痛讀赤壁賦琅琅然誦聲與江濤相應想見子瞻高風視簿書征逐奔走承奉之

不服者其雅俗苦樂何啻百倍知先生定不以彼易此矣郡守郭公樸厚君子也唯善事之當得優遇甥於報書中已諄及之附聞不宣

寄舍弟

高堂起居如常三姪恙大見平復矣夏君以嚙指懷歸未便强爲投轄也于總制有剛峯之風江淮間一改觀即新開府亦銳意振作地方大吏得人吾輩庶幾可高枕石頭爾學兒入塾開口便問性本善性字是何物事塾師大驚異之此子得長大亦世間讀書種子也附聞一慰

與友人

春景和明可愛擬來日共足下出南郊上江城閣徜徉雨花木末間庶幾舞雩沂水之意幸足下一爲乘興如何

答黃伯和

訟終凶聖人戒之苟事在得已不如和息爲便頗聞撮俗惑於形家之言動以營葬搆訟常至累世結怨不解此習俗之陋幸足下勿爲所惑如何

與友人

烏龍潭上荷葉田田雨後蛙鼓喧闐更足助人吟弄來朝攜琴酒遲足下於九華十丈間相與尋濂溪風月可爾先此佈聞

又

新晴灑翠落花未掃北城風景益佳也擬以來日再屈杖屨於桃李園相與藉草穿林徜徉潭畔仍攜手上清涼臺一眺春江景色庶幾吟弄以歸消此永晝老丈其許之否

寄友人

金陵本風流文雅之區近年來有等俗惡紳豪竄入其中頓將秦淮烟月變成一五濁四毒世界僕欲閉戸清涼作高枕計亦為所溷擾矣奈何奈何不宣

答松門

竹林偶話亦清興也愧無帶可解又未肯留衣為別上人得無以外道目之耶笑笑隹詠脫盡酸餡可想見其高致僕頗欲學步但恐異時寫入源流頌又惹出如許葛藤遂乃閣筆爾又笑笑訪梅最樂病中且

不能扶筇奈何伏枕凍復不盡

答某門人

孤燈寒雨狂興不衰恃天上故人多爾而賢莽則又故人中之以古道自將者僕雖鹿鹿窮楚抑又何憂乎惟翌賢莽早登撥席僕趁此未老餘年為公等撰疊歷聖德詩賢莽仍常裂康伯車中帛見遺則其愉快更奚若也盛貺拜嘉亦感亦愧並謝不宣

復黎廷颺

問稽雖已旋珂里消風雨袖不問可知然板輿春暨玉樹盈堦天倫之樂雖三公不易矣如何如何公郎少年老成雖在甥館猶居予舍也一切勿以為念不宣

答李秀才

八股雖末藝若做得到家即三不朽都在其中幸足下翁勉為之莫謂王唐瞿薛非學問中人也一爵為足下指日高擢之兆言雖近俗實亦鄙悃爾鑒存為禱令弟坐小齋兒輩賴以識字即僕早晚相對常得開口一笑亦旅居中樂事也足下聞之諒慰可知矣

五月大熱率復不宣主臣

答朱裔三

白水泛蒲田家樂事辱台貺篋書獨疊即菖葉榴花倍增氣色矣雄鵝命酌艷艾高歌惟拜先生之明賜爾于翁深荷古誼聞者感激此又使君盛德事可以風世矣敬服敬服肅此申謝曷任寅企

復程打只程鶴林李秋水

江舟雪泊景趣甚佳諸君坐不領會爾大丈夫縱不能學寒江獨釣何遂不如兒女子作風吹柳絮嗌耶

名酒一尊侑以醉蟹用澆三公腸胃庶幾逼出幾句
雪兒歌寄我也若只齊聲唱一江風則有負茲酒矣
笑笑

答嚴旭升

老母悅誕及賤辰並荷隆儀之及感謝感謝尊公與
僕雅稱莫逆交每相見必握手出肺肝相示無不可
告語者自庚子至辛亥十餘年間宦遊長安公餘相
過從郎盃酒言笑皆至趣也尊公見人輒刺刺不休
人頗以此少之而僕之敬信尊公則端在此蓋僕與

尊公並具直腸不肯設城府覩世之齷齪陰險以機
變爲能者猶魑魅伎倆爾尊公固恥之僕亦恥之矣
今尊公往矣僕亦老冉冉其將至故爲述其萬一幸
足下識之勿忘書及此不禁淚落紙上主臣

答程鳳樵

比日尊候佳勝浣慰浣慰還上清風程臺夜月並要
人消受勸君莫作等閒看也若僕十載淸涼滿面皆
山水叙矣近日
至尊駐蹕金陵則多方物色正恐將來在所不免頗

欲變姓字爲莱傭及鬻身作酒家保則又跡躋於駭
足下其何以教之卮壺侑函笑存爲荷

與友人

僕孤冷人也自寓居石城惟尊公最稱投契六年之
閒山陬水際對酒縱譚有不知夕陽之在樹也今已
矣僕益落落無所向矣記丙辰孟冬初到白下拜尊
公於秦淮精舍尊公出對虀一盂餉之笑曰此處士
家馓品也唯相公能頗知此味僕食之而甘昨秋小
子往瓜洲畢姻尊公特過草堂教之以禮賜以小學

一部郎此二事風味何啻古人僕日來追憶傷悼不
覺聲淚俱下也喪事宜一遵文公家禮及邱文莊家
禮儀節盡革世俗浮屠之陋此尊公志也如需書考
究不妨來取先此奉慰容當詣尊公几筵痛哭兼伸
生芻之敬

答友人

日者抱痾未能趨候孝履卜葬定於何日幸一示之
蘇畫恐係尊公物非所敢領盛价云出自遺命須賜
則又誼不忍却謹拜而受之涕下如綆矣不宣

答徐健菴

僕舊患未平復每觸濕則大舉發幸老母眠食無恙自家仲歸爲增一飯僕得粗糲一飽即收拾殘編暇則看人種菜今歲江南麥大熟筍蕨都美自分且可免饑而死也人便草此奉聞以慰遠念不悉縷縷

又

知交入都都不敢作字附寄知必能諒之也僕近顛患肺風常累日米漿不入口又左腰發一疽腫大於股潰則血流可數升須難稍平復而步履猶艱江南

今歲大水小莊薄田數十畝都在渰沒中一年納公家賦不下二十餘金僅收得十斛麥而已附聞一笑人便匆匆草復不盡

又

接手教知所患未大平復念之僕近苦肺風形體羸就尫羸老母衰暮日甚眠食異於往時又幼兒患驚癎繼以痧疹日夕呱呱襁衣中僕近狀無可爲知己道者昨年薄田無收老弱數十口竝枵腹僵臥無以異於溝中瘠目前青黃不接數米而炊雜以野菜亦聊以免死幸鄉間麥浪齊厰雉有嬌色轉眼麥飯可望庶幾延殘喘與故人相見爾合覞不敢自外敬拜使者然而愧矣不宣

復李門生

尊公墓表謹成一稿奉覽愧蕪弱不足以揚名德然下筆實寓有苦心足下細閱之自得爾主臣

答錢礎日

前月裔老之便附致㥄㥄想達矣顛闇扶風座下著錄者甚多就中有彥明勉齋其人者乎幸示及爲挈

挈也尺牘詩稿容稍寫寄削曆宋徐二子竝祈道意主臣

寄李仁熟

十月初盛价至得讀鈞示具悉台旌過淮狀及北發日期也長安風塵本易緇人惟有道能處之泊如爾明春得賦歸來否僕與青溪有白頭之約坐此把釣竿甚穩念足下尚浮沉宦遊中誠恐瘦骨姍姍終亦不似肉食相也如何如何茲因便羽附寓數行不盡欲語

答李仁熟

接諭知台旌已旋爲慰長安市大都五陵衣馬爾吾輩措大面孔豈足邀貴官一顧耶笑笑世事總無可說蒼狗白衣亦從來如此惟性分眞樂地則自不爲加損也如何揀參四兩奉用太老先生所表以抱病尚未脫稿容嗣寄削不宜

又

閱楚錄大爲橋梓扼腕然劉蕡下第當必有汗顏者矣呵呵聞某以異慮終其信然耶可知强悍絕不可

恃而人生壽夭亦畧不關於肥瘦也碑文稿奉削不敢溢美所以傳信爾如何拙刻遵命寄蔣子者幸爲致之醒庵久未作晤藜先近況殊困並聞不宜

寄李仁熟

伏審近候清勝慰慰山中人看世事如奕碁亦惟祈早作太平民耳如何某公祖冀卓流也倘欲得卜田其人而體之則在足下與文遠矣揀蔘三兩奉用近刻一種附正外序文一首寄文遠者幸致之不宜

與鄭亦懷

楚中有二狂一曰臨皐野漁一曰淸涼老圃漁誠裝江子也圃則遜抱甕丈人遠矣然一釣一鋤亦各適其志爾非必依傍古人作後日風流佳話也如何如何

答鄭亦懷

前月念一日哭吾姪女此月朔六日又哭吾女半月之間骨肉兩傷病廢餘生何堪此老淚關千也頃荷過存感矣大著自是可傳拙跋雖陋亦稍識麗澤之意倘蒙不棄乞郎照原底付梓不必更易仍存鄙人

本色而蠅蚋附巨鐘亦庶幾得遠聞爾不宜

又

昨力疾奉訪未得面承教益爲悵頃接諭具見制府古道先生關注之雅弟履疎慵鄙性前已面佈之于公祖以謂我輩貴相知以心豈在形跡況履近益抱病瘵倒牀褥客至多不能屣迎幸先生爲我緩頰致辭更見至誼數年來總是怕見貴人若制府大賢又當別論然病中實不足以辱長者車故蹤跡不得不稍奇爾一笑北城花放鳥語雅欲邀杖屨一過草廬

縱飲海棠樹下以破岑寂今亦不能免念之悵然

與鄭亦懷

昨辱枉存兼得傾吐爲慰大著尙未卒業開卷讀杜子序文老筆深情一唱三歎令人有振衣千仞之想求之時賢集中寔易多得耶見時幸爲道意解鯡一尾奉佐行厨得魚呼酒伴知先生自有高興也尙容報謁以罄餘衷

又

滄溟吟不過浩歌楚些而已卽伊水問答猶未免蛇

足須讀吟冊如共羲皇上人語不知此身在三代以下也武陵桃源記後不圖又有此種絕妙文字寫中率致數語聊博一噱幸高明削之

又

跋語二段奉覽雖則贊先生之高異竟從畫冊起見方有關合謂畫能傳神則畫中人可知矣如何如何

答鄭肓崖

南行燈風味不減柴桑此可爲知者道也于公輓詩讀之可以下淚千古哭聲相同惟其眞者能感

服服迺日以暑病未能作晤卽一切不及盡言先生且歸矣千萬爲斯道重葛勝奉季

與鄭肓崖

于公誌銘奉覽就中雖備極形容實亦道其眞爾無敢溢辭也中郎之碑郭有道自以爲其言無愧僕之於公亦然但信筆直書字句不無抵觸然不如是則又索然奈何幸高明教之詩稿璧上權歌率致數行聊應台委殊不成語也不宣

答鄭肓崖

臥病已久聽熱鬧場中話便欲充耳不知何遂至此大都還是自私之念未化非眞能淡然世味也先生何以教之閩長公膺卓異之選正人嚮用此自吾道之幸欣慰欣慰大篇須到屛借非所敢當惟有惶汗爾小著本不堪問世友人猥以災木遂自不敢匿醜謹賚二種請正于皇近患末疾苦狀可知剩興事亦未得就緒南中風景總寂寞不獨山中人也呵凍率復不宣

復王安節

小圃破屋數間耳幸託足下墨妙以傳茲又寵以鴻章算借逾量將來與輞川富春爭名勝愧僕尚非其人也隹鐫脫盡時蹊並見名手至篆法精核實從昔邱生學古編得來非易易也謹置之案頭奉爲珙璧至寶且觸目儆心用砭愚頑不啻勤東西座右銘矣呵凍率復不盡

又

白水青蒲得芥香一點便自清芬襲人足下之愛已沁心腑敬謝不一

與王安節

雪壓石牀旅人高臥芧帳中殊不慄也懸知老丈獨釣溪上蘘簑昔氷宛然一幅雪滿圖蘇頴濱愛世間眞畫不事丹靑假令見之定不將千金市去耶笑笑椒酒侑以薰物先生大醉後濯足二水雪濤中因登鍾阜絕頂唱颼颼松風曲胸次冷然一玉壺郎肌膚如藐姑射間人矣又笑笑呵凍草草

答王安節

晤平輿具悉勤定爲慰閒道駕將歸鄴渚白雲黃鵠

一經評題俱足千古矣隹賦須到老香泛旋如佩秋蘭兼皓質冷嚴又何啻置身月窟中也叩謝不盡

又

前事幸有公論然已聞頗費周折矣小人無忌憚至此可歎也此自關係地方於老丈何損幸勿以介意不宣

又

屢於平輿所得足下近况須接教益慰也茶村歸觀甚易但乃郎自不上緊耳傳聞在維揚有剞劂事

未竣豈爲此耶不解不解朱公亦古道人也平日交茶村特厚諒自留意衛晉得　靑否果爾則河汾間有起色矣欣忭欣忭杏村志領到隹畫貼之書屋中恍覺寒香襲人閱茗柬石並足助人淸興雅愛種種拜謝不盡

孝昌熊賜履著

小柬

答杜于皇

連日移居襆被外惟書卷可汗牛雖勞於搬運亦勝似爲兒孫置田產矣新居頗然老屋書舍正在收拾先生若來尚無坐處俟台從旋自吳門與先生靜圖良晤如何泰州謙光萬不敢當以文清尚不肯輕自受徒何況於僕倘蒙不棄亦從容往還締文字交可爾燈下呵凍奉復不宜鄭肯翁近有音問否並問

又

兩侍台教不減十年書也古人傾蓋握手不惜出肺肝相示願此道棄如土矣近今以來僅見先生一人浣慰浣慰兩賜不蔣自有三公任其責我輩家居欲效顏生推衍其故保無今主父偃呂步舒輩見耶請先生勿復言災異可矣笑笑

與杜于皇

北城花似去年好僕日在愁病中今年遂不作看花人矣然春光尚有三十餘日浴沂之興終不可已計斯時先生當在虎邱舞雩三三兩兩猶少杜子一人恐花柳亦削色爾念四日果成行否撫軍縉衣之好甚篤當必有以處先生朱父排除能之帶蔚然正當宁所側席而求者撫軍若以人事君則舍朱父母其爲誰先生晤間一爲緩頰兼述僕推重之意此實公好所在非敢爲阿私也囑囑醃肉亦家鄉物昨蒙先生可口特命庖人割一方奉上但炙之得法亦可當金華火腿也先岳傳再賞廿冊並收之

又

兩勿見並有所患抵懷之愛莫獨於我坐此胸次迯悶絕少生趣有負眼前春色多矣擬俟桃花開放尚當奉杖履作郊外遊未知到其間與會又如何也人生在世欲求一快聚亦未可必念之悵然浙恙漸愈否前方服之如何謹此敬問台安不盡種種

又

杖履一過幸矣侍知已亦不敢言數也僕飲興睡興遊興並高但非其人不發近日碁爲先生發之矣其

尚承大賜者以有待也二律聊志一時頁聒幸先生鑒存之鵠人事已命敝役速爲留心第恐難得妥者不念客孤身昔人固已傷之矣小价又皆頑惰不足以供驅使奈何煞先生清况如此眞不遜古人矣敬服敬服尚容再報台命不宣

又

洋參些須俗呼皺面還丹也浸酒服之可以生精益氣若薄莧鎖滑根則不敢以奉先生矣幸莞存之

復杜于皇

贈篇領到盥誦再過覺眞性至誼溢於言表令人讀之歌泣迸至而文字之妙愈虛愈折愈樸愈老舉兩漢八家之奧盡括其中知不見有步趨前人之迹文章至此可謂入於化矣古人點睛益毛要當於閒淡處求之豈可爲淺者道哉但僕鹿鹿鄙人先生彈借不無逾量對之彌增愧汗爾自香山一文謝六七萬皇甫湜每字三縑猶存見少况知已贈言將與性命同寶又不當僅以聲價論也如何如何僕自客金陵屈指有三大幸八年之中購得藏書數萬卷一大幸也得共杜子于皇遊二大幸也茲又得投贈之作庶幾不朽三大幸也有此三大幸勝似坐中書堂做格人事業矣眞切眞切權此代面尚容申謝不宣

又

新正來賤軀常抱痾十六日力疾奉訪適有客遂不敢入以病中欲省一番酬酢耳然其事頗與訪戴相類斯亦奇矣吾輩通家骨肉不時往還又何必拘格套耶僕連日尚懶於出杖屨肯再過我否池畔梅花照水正可助先生飲興也頃問侍僮云昨日爲先生

誕辰果爾則僕之失禮多矣謹具壽卮春酒用補覥敬恕僕不能登堂拜舞爲我特進一觴他日有輿尚當撰蕪詞以獻桐餅如教啖之大勝紅綾包異中物也並謝

又

孱軀值嚴寒心骨透冷重以移宅搬書親自庋架遂益狼狽日來惟擁敗絮喘嗽而已泰州雅意僕已心識若枉過且不敢當幸先生爲我婉辭僕非敢故謝客者以抱痾實不能履逆爾大政語意已足卽前代

循良吏亦引用不盡似不必再補也如何如何瀟灑
聊志故人意而先生且見之詠歌則僕之受惠不更
多耶惶愧惶愧僦居大半破壁饑鼯晝行即小亭亦
頹然墟莽中俟凍解收拾後方可作先生行窩也呵
凍草復不盡

又

僕兀兀敗紙中腸胃都腐或偶翻括題步韻亦嚶嚶
口號爾非敢效捧心泣也先生閱後總以之覆醬瓿
可矣聞贈言已成喜甚鄙人何足掛齒而大章經醒

釀而出其必有遇我於聲色臭味之表者僕庶幾其
不朽矣如果脫稿幸即賜教如何小齋荒陋且亭角
風高甚冷先生既急欲一登不敢阻與明午當掃除
以俟來厨供脫粟飯亦不敢具速東也齋雖殊疾亦
足傷脾然却無治法惟加餐靜攝可爾不宣

又

飲巴陵酒讀少陵詩耳熱聲高忘却此身是客矣且
方塘半畝遂邀先生題詠將來與碧湘並傳亦何亭
沼之幸耶敬謝不盡

又

拔教先生眞人豪也不幸僅以詩文老太息太息性
集中於前朝將相首推江陵江夏此正與鄙見相合
第二公才氣稍露非從學問涵養中來故所建豎雖
卓犖不羣若律以古聖賢之道尚不能無歉然三代
以下具大手眼如二公者亦指不數屈矣而近日史
局議論不甚許可豈猶門戶之餘習耶呵呵

與杜于皇

栗仁睆蓬鮮葡萄則朔方物也椒盤中薦此二種如

何幸勿以不腆而棄之

又

東發想在新正虎邱春色遲先生至一爲點綴風光
爾二金奉佐傭資又椒酒蘭薰少將節意並茹存之
爲禱

復杜于皇

大章老幹扶疎毫無枝葉似看松挺挺霜雪中不屑
與凡葩爭豔也服服鄙人本不工詩逢知己不覺狂
興亂發先生每過許之豈愛而忘其醜耶日下尚欲

再成數章以求郢削適有別項文字之役只得暫行停止且恐糠粃滿前至眯尊目鬆生厭棄爾如何如何世趨日下人心不古我輩嗚嗚斗室中豈知豺虎入市將擇人而食乎拙作內有一二語過激萬萬爲我削去恐一入着魔眼便已不妙矣囑囑

又

項又得四首奉覽賤性不做則已做則喜快害快則貪多此生平一大病痛自家都克治不來尚賴先生藥之

又

承惠詩楚濤風頓生懷袖間不知秋暑之爲厲也頃聞東遊得意竊爲先生志喜接手教又爽然矣既興盡云胡不歸池中荷葉田田每夜月浮白菡萏亭亭可愛則未嘗不念及故人杜子也謀生事僕總是拙別計之云今都忘之矣豈彼時有所激而云然耶先生一生清況悠然不解到七十四歲來翻愁餓死也呵呵七氣諸書讀之腐爛可厭若入僅作其中便異香襲人矣服服口號和韃頭韻幸勿令蘇州人見之又生一番議論也小疏坊間梓出矣附寄八冊諒曾晤不遠不盡欲言

又

歲底偏有幾種俗應酬不能謝却人生僕僕直到臘月三十日止殊可哀也僕本不躭驗又以一二章句事嘗心下筆便有陳腐氣然舊時狂興尚在逢知己便爾勃發莫能自禁也奉和小詠欲俟將來集成一帙同大章一並付梓聊以見君我晚年石交亦庶幾楚客一段佳話爾贈篇亟宜剞劂以公同好評語但

有識者皆可爲之不必二公也頃兩詩意味深長愈咀愈永此自先生剩技不待贊矣聞先生將爲兩尊人襄大事則拮据可知搜索囊中得六金奉上爲買牛眠幸鑒微忱茹存之不宜

又

元日後即抱疴則新春造化可知矣緣此不能過蓉村爲壽亦恃吾儕僕交自可不拘世俗禮也三詩並從枕上得之病裏苦吟幸高明一削之爾制府留任世道之幸也先生有所投贈請於元夕後商之如何

又

遊楚中史局徵僕家乘遂口料理先世行實鄧寄備採故不暇從事吟詠早間奉教者亦偶然口號爾過此有興尚當勉學邯鄲步也道學詩多入窠臼僕亦不能免但搆思下筆不敢一字走捉恐誤後人此則差可自信者爾然束於限韻以意就辭於理趣不能暢發觀感興觀物有難易苦樂之分坐此益遠不逮古人矣先生何以終教之

又

日來爲應副文章一首就裏却寓有深意非徒作也先生必能鑒之和詩稍遲即坐此爾明日越天晴欲往烏龍潭畔集飲草間看桃花亂落如雨先生有此興否幸示之

又

景明人醉童冠三三僕之意與在舞雩沂水間矣先生吟弄以歸亦庶幾碧紺溪中況味耶乃知偷花隨柳決非淺學人所能會也偶脘病不能懸管委筵倩友人代書之工拙皆非所敢知矣蒲菴又來索匾豈欲於懸厓撒手後再下一轉語耶僕無能爲此也僕夏間浪蕩燕磯當一憩落木軒中靜覽蘆花烟水之趣方爲作擘窠數字以點綴江門風月爾先生幸爲致意不宣

與杜于皇

日前遠步歸來杖屨無恙否念之念之所諭僕爾老歸署當再行一趣諒自不差也讌集遯園詩奉覽亦燈下偶成聊當謝酒帖耳又取名堂曰志寍樓曰澄遠亭曰揖江並有所本但未知有當主人意否幸先

生酌之西府將半開日下有興過小齋對飲花底兼賦猗蘭操如何牀頭尚有惠泉數壺若遲來即不能爲君久留矣不宣

又

泉酒泉水各一罌奉敬物雖微取其眞也幸茹存之

荅杜于皇

盧生五十視息慨慨每早晚自視早發先生顧寵以觴詞多方獎許捧讀之下又增一番愧死矣然旣辱大文即欲逃拆不可得恐將來附託以傳永免爲字

下筆纍之纍爾如何如何大氣凉爽如秋午後即過
亭泚概荷爲望權復不宜

又

近日料理章句付梓不復事吟咏適見佳作又未免撲髀笑笑笑大文何日得讀既聞脫稿轉不能久待而又不敢行趣大都挨一刻似一夏爾又笑笑楚蕈無有止得宕席一牀奉用據士人云睡熟亦能生癥凉也秦淮無水簫鼓寂然亦大悶事如何如何

又

蒲葉青青榴花照眼懸知變雅堂中饒有佳句若僕白水泛菖意興甚索待先生提唱庶幾一續五絲爾笑笑微物四色少助刻艾之興幸先生叱而存之

又

肯崖既託於滷囊吾輩亦第以游戲目之故小敢仍只作伊上問答不爲莊語也然寓意覺隱隱楮墨間先生其亦以爲然耶一笑

又

歐陽永叔每爲文必旬餘方脫稿即艾東鄉亦嘗稱

引之大都眞正作者自不肯輕下一筆爾弟僕鄙人也先生不棄隨意評題數行可矣何足以重費清神耶素老勿藥可喜揖江亭作謹指日得讀矣不宜

又

佳句似考亭說理詩此又一種也服服稔知茶竈常不舉火又要待客豈所宜耶先生有興不妨常過我小酌自家不必治具烏皮几聽其生塵可爾薔老尚未知來否暫復不一

又

小疏奉覽主意全與大傳相發但辭語各有不侔爾要之所重在勸孝又何暇論文字耶如可附載幸爲轉致如何聞匡侯恙甚劇念之念之北渡有期尚能過小齋一話別否揖江亭記急欲得一讀爲快然自不敢行趣也權勒不盡種種

又

足恙當服健脾丸佐筋舒血和即步履如飛矣亭桂瀾放特爲先生折枝獨坐看花大都悶悶耳如何薔老舉子可喜做好事當越有興也笑笑

又

張頁拐三髯上介度曲者不知史矣宜先生之典儀也今日擬過從以他故不果翌午一定赴約氷厨不用剪韭一水晶盤足矣別諭領悉權復不一

又

昨往城南答拜歸來已抵暮矣今日又臥雪不能出且晚尚當乘輿過訪非敢修拜節禮也考懸撤從古作縣癈佛書併從俗和尚家未必識字都信手胡寫然既已爲現成禪語只得依他寫去若從古人反不

省此亦游戲三昧法也鐵壁字越大越好案頭偶無巨軸先生隨意撮雞毛揮之亦自落紙如雲烟耳如何張公處容即屬裔老致之疏傳並藉妙跋以傳先生居然皇甫生矣再上三十冊不足聽取夏間揮汗爲舊制府于公誌銘以應乃郎之請殊不文也而此方人頗傳誦之豈非以公遺愛之故耶公之治行實可傳僕文未識果似否底稿奉先生閱之

又

大書矯健亦復生動從壁上觀之有龍蛇風雨之勢矣恐禿子見之爲却走爾笑笑呵凍率復不一

與杜于皇

昔有藝妙而隱者自號野全子僕題以贈穆倩幸先生走筆揮之字不必式大如斗足矣匾成後當過擾之兩名筆可易一醉不且較勝一盤角菱耶笑笑

又

柳子厚嘗自述其所用心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蓋文必潔而後眞氣出至理存焉潔者精粹之別稱非枯瘠消索之謂也坡公所謂漸老漸熟乃造平淡者

是已此道惟先生可語後生小子並不知潔二字作何解也如何如何

又

亭桂香飄先生不至將虛負此明月光也瓜餅二種甚微亦聊申鄙意爾幸鑒存之

又

昨宵相對解頤即四肢當爲一暢矣紅燭底見尊龍越精采所患自得速瘳中秋景濂閣上準候先生同翫月也小著再奉九冊制聽諭覓迂腐之言尚有人

肯看誰謂斯道竟絶響邪一慰山綱奉用有僕在苴可使先生無稱笑笑

答杜于皇

素霏可賞先生何浩歎也僕則飂飂欲舞而已門外桃李絶少登亦畏寒之故耶笑笑佳句郢中辭也容盥讀不宣

與杜于皇

小莊粗糲分擔石佐饘粥之需知先生能不厭脫粟也命庖人收之幸甚

又

春蘭薦紫賤體亦覺輕和朔十之午候道駕同素老過荒亭小酌領教心切不能待西府開矣屆期惠然爲望

又

昨宵草草作聣郎池梅未蒙見賞殊不樂也俟西府開放尚當謀一暢飲耳連朝胸次不佳吟興甚索先生促和晴寒詩勉成一律奉教內積素一聯蓋詠先生亦自况也先生其許之否張處已倩人慫恿之俟有確音再報

復杜于皇

有嘉賓而無旨酒方用爲歉素老則見諸咏歌以侈其事亦感亦媿矣十九之召本應如赴奈月內小冗叢賤體初復不耐久坐煩爲展至穀日後攜先生手詣邇園看花相與痛飲大觀亭眺望長江春色其愉快當何如也權復不盡

又

拜節兩免約也除元詩不見示或以白雪難爲和耶

詠史若干首亦發憤之所爲作也惟先生能見而知之一笑

又

樂府就三李論供奉最得西涯有意致于鱗則索然矣鄙著不足道但亦非漫焉下筆者容錄出奉覽惟先生庶幾知音爾笑笑明日匡俟見過台駕肯來一促膝否望望

又

大作愈淡愈老枯木寒鴉惟靜慧人方能領會爾文

滿十詠內有用古韻者我輩既欲遙和則未便更
昔昌黎亦間有之高明以爲如何

又

拙集繕寫不及先錄近詩一冊奉覽內園林雜咏亦
猗香草木葉之意楚人本色如此非必都善然也如
何東行定期否祈示之

又

連日風景可愛但胸懷鄙塞有負春光爾拙作內雜
咏如干首都從打銅鉢中來若先生肯見和便可鑿

短飾以應矣望望二知園桃李如何幸示之諸容面

又

今日係荆人初度弟輩未便出門仍祈先生過小亭
酌梅花下兼暢論樂府也小著雖倣古卻都寓有深
意大約典禮居多此可爲知者道爾歷下生惟近體
可觀亦未盡脫俗不知弇州輩何以推尊至此可笑
也序僧是論學非僅論詩敬服敬服

與杜于皇

新正奉覽寒盡可知又春雪青果並能解酲有此便
不飲屠蘇可耳一笑

又

炭金二星供茶籠也龍驚斗酒或亦可作椒盤中物
耶祈莞存之主臣

復杜于皇

樂府實風雅之宗自八代來鮮得其解者寥寥宜乎
斯道之日下也鄙著本不足觀然亦稍有返古之意
恐時眼難入又直土羹視之爾昨接教知極蒙鑒賞
則孰謂子期之後無人耶欣慰欣慰卽求細加點定

冠以序言便當如台指梓以問世海內之大焉知再
無知音如杜先生其人者借曰無之有一先生足矣
又笑疑焉不宜

又

樂府如郊廟鐃歌及巾舞鐸舞白紵舞等篇皆是音
義間雜以便鼓吹若今之琴諸絃索腔調是也兼以
伶人訛傳誤寫往往不可讀解前輩不審其故都認
以爲古一切模糊效之遂至文義不通故鄙著還此
等題則槩置之不敢蹈自欺欺人之陋習如前札之

云也但近時作者都只從三唐下手郎遐體亦不甚
講究況上及雅騷耶鄙作若出定又作覆瓿用耳高
敢並近體刻之庶幾過俗稍了區區吟咏一事容全
錄出請正後方以問世也如何不宜

又

燕磯中二聯自非工部不能訪僧亦清新可愛總之
老詩伯開口便自別耳敬服敬服拙作以限韻又出
急就殊覺草草先生必直斥之乃見吾輩至誼一味
包荒非所敢望也如何如何日下章句膠轕吟興甚

索因詩答從容奉和主臣

又

失主認贓自來未便從示人不廣不如置之且從前
失事亦誨盜之故過此留意補牢未爲遲耳如何小
著要看者甚多可見此方士習儘可轉移而吾黨參
頻尚不孤也慰慰只待學統梓出一幷送之坊間以
問當世先生處尚須如干部祈示下以便馳覽不致
遺費清神權復不悉

又

自鄙著出桑門子恚甚大都爭設向[illegible]
釋迦老子已被一棒打殺未知十殿閻[illegible]奉何法拈
來句令僕也笑笑紀遊詩偶爾鐫石亦若輩所惡聞
者附博先生一噱

又

制剛易事爾先生何苦難至此有好文不患不傳即
投之壁中冢中井中皆傳也況大作聲光如此抑又
何憂乎但此間武弁不諳文事實無所於用先生若
必欲以咸令行之仍一郡司馬足矣春晴花意可人

台駕肯見過即脫粟未爲乏也奈何以褻爲嫌耶

與杜于皇

僕於詞賦稍喜鮑參軍江文通筆意偶一效之殊不
肖也便酷肖亦復何用遂不敢多作矣僅得二首奉
覽主臣

又

足恙微愈否轉眼登高若後山少先生一人即僕亦
不能醉把茱萸矣幸加意韻攝爲祝

復杜于皇

昨閱台駕已梟發矣接教方知尚未成行也先生之
不輕於出有如此可敬可敬儒林中難得有十分要
貼人取其粗可以供驅使而已即所云高陽酒徒亦
人子也誠善遇之未必不得其力如何如何穀日雪
而雪亦載籍以來希覯者然自是比來平常事又何
怪焉我輩空抱杞人憂甚無謂也呵呵日來料理章
句事不復作詩四章草草步韻聊以博笑耳幸鑒而
削之大詩波瀾獨老敬謝教不盡

又

本擬登祝何敢當召春盤生菜即可作蟠桃會也第
恐過擾氷厨又不安矣黃口幼兒辱長者賜詩獎勵
捧讀汗流即命小子遙望叩謝仍尊藏手澤終身不
忘厚意呵凍草復不宣

又

宋僧契嵩著輔教編為禪門樹幟唐僧法琳撰破邪
論能詆傅弈辱及鄰曾即今金陵梵剎之盛豈無有
護法如嵩琳其人者僕頗能事水火毒龍願諸公爲
入萬四千斤降魔杵僕甘作天竺中諸外道可爾若

先生痛闢孟氏其鋒更在泰伯叔友輩之上幸而祖
腐受翁者尚有僕也僕以一身當南北之衝腹背受
敵且誓以必死將來真能句為儒門一大健將耶呵
呵明日花底逢君再悉種種

又

世人纔看過金剛經便投入釋迦老子門下去僕便
讀破三藏却不肯向靈山會上一拱手也彼十方三
世一切諸佛其奈我何

又

年年看花不樂未審此番又如何固知沂水春風亦
未易領略也詰午僕攜琴尊先行遲先生於清涼四
望間龔眺或散步一叩揖江亭輿闌則返不必問主
人也如何

又

雨後少涼池蓮堪賞先生肯科頭跣足過小亭一縱
談否談暢則沉痾可却此亦治臂之一訣也別諭鄙
意正欲如此今只求將佳集訂就定本送僕僕無難
為先生覓一監工人即剞劂可計日而竣免得先生

一番勞費也權復不宣

與杜于皇

[illegible]飲兼劇談爲快也酒酣聽說秦淮舊事亦何
皆兩部烟花錄耶笑笑春寒迈凍不解特送包酒
餖飣少助雪窗吟興如何

又

貴體大復否從來才人善動假此閉關禁足亦可稍
主靜一段功夫也僕恙未能出戶不則早已過候之
矣小著數種皆二十年前頭巾語也舍親以謂僕且

將老矣宜出以問世遂稍稍付災梨棗然猶未敢自
信謹先奉三冊請正如尚不謬於名理或序或政概
賜數行如何又應副序文一首附覽爾老自淮上歸
否做官人其忙如此笑笑

復杜于皇

唐繪法琳著論詆傅奕而併非毀孔孟諒今日亦必
有爲之者然僕不懼也圭臣

又

正學淆亂已久人心陷溺如江河日下言之可爲痛
矣僕不揣毅然論著存茲鄙說以告當世至學而指
之誠不能不待乎其人也大序淋漓痛切正與鄙意
相合若文之高老絶倫又不待贊矣謹謝不盡

又

邇園亦佳地也應託大文以傳幸早成之林園生色
矣來詩雅妙非常謝謝和章附覽亦里人之捧心者
也今日有城南之役翌午過飲水亭如何不宣

又

文人偏多魔障或造物者忌之爾惟有道能極力擺

脫不爲所苦不然如胸中冰炭何近刻酷似東方曼
倩傳然而寄託特深讀之令人絶倒又爲痛哭也至
其清吟入妙如嚼香雪絶不類人間烟火文境至此
求之古今人集中可多得耶拙作一首附政筆本俗
題又極腐餖飣塵土殊不雅觀先生一過目即付祖
龍可爾天闕新茗奉用此佛窟會見貽者諒不假也

又

續茶品亦脚氣集中得意筆也鄙作不工少
水厄爾一笑

又

覼縷似不可少意俟月夜乘輿更往青溪上下隨意所之不必賽公橋也如何朱毋孤言尚未動筆平生怕做壽詩亦怕看壽詩不幸遇此惟多方求免耳臂恙加意調攝爲斯道重權復不一

又

僕近困甚但不會口言貧爾先生苦狀不問可知只得且自捱去更無別法子也拙著奉覽先生肯一爲摘謬乎望望賤恙漸平復計數日後或可問居蘇也

尤君尚未得晤此復不宣

與杜于皇

桀誕以抱痾不能躬祇知先生恕之矣昨讀三云雲間詩會頗盛大約太倉歷下之餘爾若得少陵提唱其間卽習氣可轉而雅道一振以此亟引領於先生先生大名久在幾社又有賢太守爲之居停茂陵遊與定不寂寞惟僕輩則不無離索之感耳然此方人既不能爲置草堂卽欲挽留高賢得乎先生其行矣僕異時將遊於武林舟過三泖尚能與知己一醉潞

綴亭也𥻘糖新到不多特奉十二片其甘亦不讓仙棗爾笑笑主臣

又

昨至鐘鼓樓遲杖履不見乃步入安園飲桃林下花飛滿觴少先生一人便不樂也亭畔西府盛開雨止後過我一爛醉如何

荅釋穆倩

先生用里暠髮人也碩果僅存眼前寧復有幾而世俗居然行輩遇之彼昏不知亦何足怪況區區謠詠

之息又嘗囅然一笑者也遐石溫潤如玉佳甚妙鐫古樸盡致似先秦鐘鼎寒芒射人謹珍藏之不敢褻越因思印藪印譜請編直可焚焉爾如何如何權復不宣

又

薄醪黃虀非所以羞耆耇有勞杖履殊不安也先生胸有南史卽謦欬所及皆足勝十年書矣敬服敬服筵上詞一唱三歎感慨係之使升菴評騭當在六一東坡之列若區區竹山片玉與百琲明珠不逞風流

剩技而已如何如何綖容佈謝不盡

又

自今春來常常伏枕卽朋友晤對亦稀所謂多病故人疏也接教深荷注存伏審道體迪吉曷勝浣慰承注領到卽置之案頭如增一鑑矣謝謝文蹟璧上非不知寶重奪先生雅好耳主臣

又

鱘骨似玉笋節如金庖人能給以水火之齊故香味色並極其妙須到卽正席飽餐之先生之愛沁入心

脾矣容面謝不一

又

日者失屣迎爲罪書老何北渡之速耶秦淮無水不能留客宜也一笑印泥實得吾邱君浸油法先生之好古如此服服又謝謝

又

賤辰辱台貺爲感瀹茗揮毫看赤甲橫行盂盎中亦足快矣謝謝別教具見墨懷世道但僕堪百臥病不復問人間事況天上耶藿生晚節之戒請與先生共守之爾如何如何朔氣漸嚴邸重加餐自愛爲企拳拳

又

鐫章並領到歎之如摩嶧山碑及讀岣嶁石鼓文古色離離不計其幾何年代也佩服佩服賤軀迎日抱痾倏稍平復尚當一聆玉屑以洗塵墟權此奉復不宣

與程穆倩

山綢可以禦冬狐之笥人少示緇衣之意又銀盃雖

非大斗寒夜命酒連斟之亦足令先生耳熱並笑存爲禱主臣

答程穆倩

寒夜共老友酌屠蘇吹水晶鹽稍存古趣先生酡顏賦詩以紀卽事遂成一段佳話矣快快煩聞細君手調得太羹遺意僕雖欲一正席嘗之范張之約惟先生命也雲亭草廬實以人重齋書非區區不可俟凍解作擘窠額之杯香領到除夕爐烟籠等色綢縕塋雖頗不知寂寞矣尚容申謝不盡

與程穆倩

野全于賢而隱者也謹題以贈先生病中未能捉筆屬于皇書之書大不俗可觀也稿奉覽如稱台意當即鐫木區送懸齋頭蓋先生臥處亦必以關凡二字爲記爾如何

答程穆倩

美饌頒到即燒紅燭邀于皇共享之僕頗謂于皇曰勝夫食珍饈久不傳矣予覩食譜見華巨源所製白龍臛鳳凰胎𤮕羮五生盤燄無由悉其法今得此油

叢明珠又何羨建康七妙味耶于皇曰穆倩有皮裏鼎鐺宜其膾炙人口也相與鼓腹大笑而别先生異日續謝諷食經必附此一段餘話

又

土爐敲凍亭角寒梅作伴侶殊不寂寞也承聞注感矣大鐫領到容即命兒輩登謝種種不盡

又

比日春寒伏惟道履廸吉爲慰僕近常抱痾未有善狀茶村在咫尺亦浹旬不相見惟有詩句往還而已

黄王二子並知名已久况既從先生遊其爲端人無疑僕賤軀羈羇乎復即當面聆教益以慰想如也臨僴幸爲致意伏枕草覆不盡

又

病中即泛蒲無與相憐者惟先生耳藏石拜登璧仍璧矣主臣

與程穆倩

大畫未得躬親觀歎矣姑裁二丈聊備罘罳之用或即可作溪上釣裘也如何小刻附覽言雖不文尚未敢

悖於丹書之義幸先生終教之

復王安節

老眼蒙塵得遠鏡當爲一豁謝謝偶作陣圖亦紙上談耳然尚無飛龍伏虎之陋幸足下覽而正之分手在即念之黯然容圖晤别不盡

復劉藜先

既不能做又不敢不出奈何諒鄉已更有以教之别悰種種尚容晤悉不宜

復趙令

昨秋堂亭一匾爲浣慰也禊帖跋語奉覽爲儒闕口
便俗博雅君子見之能無噴飯耶白猱烏薪並於旅
矣有濟故人厚意未應却也謹謝不宣

答錢礎日

昔因中儘存殘喘卽筆硯都廢大著貫尚未卒業稍
趁當搆成弁語郵致上也起居近日如何非命小价
叩安云道駕久下鄉矣其果然耶念之念之拙稿一
冊奉政既辱品題欲不傳不可得然而愧矣向有尺
牘一函在節培所先生未之見耶選詩事便與節老

共訂如何芹意侑東主臣

與高節培

小价歸備承台惠謝謝華誕未能躬祝知蒙鑒原鄙
語數行謹書於壽言編首大都寫出老世丈生平衛
道一片苦衷直與古聖先賢相對越卽此可以不朽
老世丈讀之快慰必爲引滿一觴若尋常誦祝套詞
不敢爲知己陳也如何汪先生二著並有功正學倘
付剞劂弁語自不敢辭矣權復主臣

答冒辟疆

先生未甫里中人風流蘊藉又在百原三徑間矣僅
叢殘羨大董之期貫海內所共慶而嚴扃奄草土未
敢拜舞於堂下聊具不腆庶幾爲長者稱一觴藉詞
以苫次未能撰就容徐徐補寄可耳別教具悉台指
授几執酳自　盛朝彝典未嘗何憚而不行過此尚
當留意不獨從先生起見也如何賜章委係黃竹灘
遺品可以比玉而妙繪中喬松怪石爽光射人如天
門古洞閒法物流落人間不記年代斯眞可寶也敬
謝敬謝佳集容郵致之　御書及別刻奉覽又尚蒨

四兩寄用春氣漸和幸順時頤養以介景福臨楮易
任翹祝之至

啓

答于撫臺啓

恭惟老先生台臺三韓毓秀五緯儲精秉節江淮治
績冀黃並美建牙畿輔忠勤韓范齊稱姓名首列於
御屏位望㴑登於　官保經文緯武已知胸富甲兵
服教畏神益信心如水雪寇君一至立奏昇平包老
再來誰能彊禦從兹邪幾赤子咸坐春臺會見海游

蒼生普沾霖雨賜履夙叨怙冒久跂芳型假御李以綠怪質瞻韓而志切羈身桃葉莫仲葵藿之忱翹首龍門願效甯棨之誦比者頊函俯賁更蒙寶册遙頒諫草封章何減宣公之奏蕪辭陋響自慚皇甫之文虔從弁言郵呈鄙悃伏祈鑒茹曷任瞻企

回某公祖賀中秋啓

恭惟老祖臺先生斗南峻望江表福星胸富甲兵共仰希文大度心閒琴鶴羣瞻淸獻高風惟德盛故化神抑惟全斯光被周文褒功施爭壁先後同揆王端

穀笮繫中朝今茲再覩三吳黎庶共沐金波六守生靈全調玉燭賜履一壓枕石兩鬢飛霜生平葵藿之忱幸邀明鑑老去桂蘭之性并託清暉何期南呂芳辰復荷西園末照斷蓬衰草敢自比於薯兼抱葉寒螢遠仰承大玉露瑤函特降飄若天香鼎貺遙頒光分月窟撫衷銘勸感深朋貝之施藉手璧完愧乏瓊瑤之報伏祈鑑茹曷任翹企

回某公祖賀長至啓

恭惟老祖臺先生德秉中和學參化育以萬物爲體志在扶陽爲兩儀立人才操造命移風易俗轉旋在呼吸之間返淺還淳舒卷叶貞元之吉化匀吳爲仁里吾道其南措海甸於春臺階有象泰交伊邇景福方來賜履假息寒林棲遲衡泌枕流獨卧惟熙志於堯年抱膝長吟聊妄談夫孔性幸托萬間之庇庶存一綫之微乃者剛長龍門又見陽回黍谷隆儀肆列愛比噓枯溫語十行感同挾纊臨風鳴謝呵凍陳辭謹藉手以璧完抑撫衷而銘勒統容申候曷任寅企

回某巡撫賀生日啓

恭惟老先生閣下望重甫申勛高周召五百年名世應運篤生二千載絕學挺身直任有猷有爲有守爭傳不朽之鴻稱立德立言立功懋建無窮之大業韓魏公自是間氣未易等倫許平仲實爲神明誰能項背允矣東南之幸猗歟 朔宁之光履病廢餘生皆賦殘喘顛毛種種敢興嘆於途窮覩息奄奄祗自傷夫老大蠹魚佔畢何補蹉跎馬齒加增終歸暴弃誰乞人不遺故舊寵錫青睞肆君子垂念衰頽貢生白

辰撫心勒版拜手完珍六與汪涵爲勝棠糖

同某巡撫賀年節啓

恭惟老先生台臺昭代夔龍熙朝卿名體仁長善太和在吳會之間錫福宜人淳化追黃虞而上惟廉能生異自然俗易風移抑公以爲明遂爾民康物阜當此陽和之開泰益微盛德之如春群黎驩蘇會見祥光滿地　一人有慶應見　錫命自天履仰托帡幪蓬分淑氣深山無歷爲知冀菱之生野草有情亦荷甘棠之蔭雖悠悠而卒歲實欣欣以向榮荊扉常闢

何意春風早到桃符新換偏蒙瑞日先臨握管修函對枰拜璧有懷感戢無任神馳

祝某中丞壽啓

恭惟老先生台臺名齊召伯功並鄒侯操存實聖賢心措注皆醇儒事一夫不獲日時予之辜半壁又安惟使君之德美斯愛愛斯傳三代之直尚在恭則仁仁則壽丸如之誦方來茲逢節序嘉平共慶公堂絲報拜手稽首進度箕疇五福之篇鼓舞忭欣獻效華祝三多之義情深似海愧韜如毛鑒而茹之榮無極矣臨風翼覲懇顒懃懃

謝某中丞文啓

恭惟老先生閣下一代儒宗千秋人望存神過化三吳已見風移逼格遠來四海具霑澤潤雖已安已阜恒僅飢溺由己之思而克簡克寬不廢幸作省成之用秋聚公之殿淫祀實功被乎生靈難清獻之焚夜香惟公存於對越蓋至誠自能動物安事辭章鄉寶賤不貴多言何須壇坫范之德當之操歐之文維韓公恭備矣周至精邵至大程至正繫朱子能兼之侍

屢荊楚鄙儒秣陵編戶幸託帡幪之庇奚啻萬間載邀記注之榮無殊三錫迺者瑣言荒木仰瀾宗工適承溫語如春下褒謝陋小子守殘喘已管蠡之誚何辭先生并受兼容葑菲之微弗棄雖包荒德厚特施誘掖之仁然就正情深終瑩折衷之誨肅此申謝局任寅企

經義齋集卷之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孝昌熊朋

擬古辭

三百篇之外亡逸者尚多若列國歌詩謠諺之類雜見諸傳記者風指渾樸皆非後世所可及茲擬其辭以廣其義亦猶行古之道云

彈歌二首

投珠抵玉棄弱取鵠

飛肉走肉泥流柘禿

箕山歌

嶠彼箕山兮其流維潁寒雲瀰漫兮徘徊嶺粵茲唐堯兮盡如洛嚳苗頑弗卽兮共驩亦騁顧予宗嗣兮惟耒斯隸南溪可濯兮步室爲屏抱犢終老兮庶幾無告敢云絕世兮蟬蛻以遲

哀慕歌

先王既逝遺厥疆土煢煢小子其誰予輔伯氏文身仲氏毀髮豈無他人不謂同父恩義自天分茅一羽悠悠我心感焉荼苦虞山之陽吳江之滸瞻望伊人涕泗如雨

黃澤謠二首

皇之輿其馬如騅造父凌虛

皇之駕其馬如瀉造父執靶

白雲謠

白雲在天東西萬里將子復來雜子之鄙

瑤池謠

悠悠白雲邈於廣野寔不懷君尹茲諸夏

澤門之晳謳

身晳行緇色黔心赤親取失羽皮相得跡

烏鵲歌四首

虛弦亦驚[illegible][illegible]亦宿且止城頭莫上王屋

跕跕墮水提提[illegible]鑾豈曰將雛反哺義重

三足集庭九子棲柏爲赤爲蒼子頭已白

鷖鶂非奇鳴鵬非小碧碧南飛曰予楚烏

飯牛歌二首

朝抑烏犉角暮攀黃龍趾商歌一闋王心喜五穀大夫都如此嗚乎牛後何須耻嗚乎牛後何須耻

短示犢牛背貂草參牛口男兒生不逢時棄如洩如棄
水也七尺之軀安所取請看屠釣皆博詐爲友

齊臺歌

高田盍減低田水蓄子忠復來使我嗚咽手瘃足寒
鉏鍬迫折咆哮不休願爲魚鱉

穗歌

有穗有穗亦遺於畝風雨其零穫不如莠築君之庾
空予之臼

采芑歌

采芑於谷成子之斛采芑於峨澶臺之戈

龍蛇歌　四首

龍戰於野亡其珠四蛇潛伏一蛇驪龍飛在天布其
澤四蛇蜿蜒一蛇阨
綿上之山草芊芊綿上之田水濺濺有母偕隱得所
天功高不賞復誰懟
蟆蛇素素攖龍之鱗我心則迍
騰蛇緝緝噓龍之霽我心則戢

河激歌

長宮纏臥河洋寒風逐方艫紛似織爰身倚櫂絕中
流十指纖纖嬌無力牙檣錦纜疾如飛君王顧盼動
金徽請君一鼓明妃曲直到河西放妾歸

段干木歌　二首

邀君之榮重予之疚盍踰高墉孫穿穢竇
既式吾廬亦適予館豈不銜恩汲長綆短

鄴民歌

河千斥鹵生鍾釜胼手胝足盍知苦于思于思竟何
補

楚人誦子文歌

國爾忘家子文匪弱公爾忘私子文匪薄三仕三已
此心泊若衆咻啾啾焉知鶩鶴

慷慨歌　二首

貪吏常苦貧廉吏常苦富獨不見季氏聚斂墮三都
叔敖寢邱封世胄
叔敖之死無棺槨叔敖之子甘藜藿自來楚相不可
爲優孟衣冠何太謔

王子思歸歌

洞庭秋兮木葉脫懷美人兮采杜蘅欲歸不歸心如

劉

漁父歌

滄浪汝息盍槳汝鬐子佩爾劍子沉吾槳

易水歌 二首

易水寒金臺蹴可憐燕市舊酒徒白眼掀鬚頻擊筑

山不毛兮渝生肉短髮長歌兮風速速羽聲淒斷兮

荒草宿

徐人歌

徐君之墓帶樹以劍季子之墓題石以棄生死何常

交情可念

越人歌

木蘭舟兮杜若芳擁楫興歌兮思未央思未央兮舞

袖長君心不知兮淚如洸

烏鳶歌 二首

翩翩者烏集於江滸以翺以翔予心則苦

翩翩者鳶集於江澳以翺以鳴予心則顧

采葛婦歌 四首

葛生於谷其藤蔟蔟維吳王之服

葛蔓於野其蕌雅雅維吳王之報

白苧衣黃絲布館娃宮女皙如瓠六千君子來何暮

若耶之水可以浣紼若耶之石可以砧葛鷓鴣飛上

苧蘿山姑蘇麋鹿聲刺刺

河梁歌

渡河無梁兮歸去來秦人歡笑兮越人哀

秦府民歌 二首

駱駝鳴苦榆衰草邊枯骨霜月朔風涼飲馬長城窟

雁門關玉門築黃沙漠漠白溝寒千秋不斷秦民哭

甘泉歌 二首

石鼓山頭好架屋鵁鶄迎風紛似輞甘泉吸盡苦泉

瀑

運石甘泉上見說起林光如何百歲後修竹舞雲陽

樂府

樂府自漢魏後爲之者無慮千百家大都沿襲

成風絕少心得惟少陵以時事創新題可謂卓

矣青蓮則借古體以發己意一洗六朝舊習抑

式一道也予不敏乃竊倣之

瓠子歌

瓠子津頭巨波扶鴻溝澎湃金堤決桑田樹杪泊風颿墳衍山岡穿蟻穴四野寒烟灌莽飛千家井闔黃泥凸君王方泛蒻水槎萬里流沙回駟騕乘輿臨視貝蛟宮帝心感動投雙玦潭浸蒼璧折溜深波沉白馬長茭結從官捧土塹菁茅斮罪轉石填宗沉鐵屋龍堂次第收取薪用盡淇園竹三月桃花水伏流五河竹箭奔如泄汪洋淬洞返靈源元貉白狐陳豐碣

明年河伯絕金繩百門又見滎津翻湯湯九曲浩無涯滿眼蒼黎成魚鱉鳴乎滿眼蒼黎成魚鱉

秋風辭 二首

秋風蕭瑟兮白雲流零露瀼瀼兮草木幽我有素琴兮動寒飆徘徊山月兮湯扁舟四顧悄然兮思悠悠予懷淡足兮復何求

起步空庭兮明月光余情蕭索兮北風涼婆娑桂影兮擷幽芳卻視銀漢兮斗柄長泉星耿耿兮雁南翔佳人一去兮隔河湟淚下如綆兮思未央

天馬歌 五首

天馬徠汗流血玉門楊柳青絲鞚揮沫堆成蜃海雲奔蹀踏盡祁連雪

天馬徠渥洼水黃金絡頭鞶纓紫萬里常看苜蓿花離宮種就葡萄蘂

天馬徠登帝阜十二天閑吹大纛君王跨上躍如龍圉校牽來睛似瑙

天馬徠邊關廓追風逐電黃塵惡今年贏取月氏頭明秋又縛龜茲腳

天馬徠戛長鳴烏孫何處貳師城龍媒驟裊蒲稍落回首文皇詔墨更

李夫人歌 二首

雲冉冉兮如駟其若人也耶月娟娟兮如輪其若人也耶鶺翩翩兮如巾其若人也耶霞鱗鱗兮如茵其若人也耶

故耶新耶吁嗟乎若而人幻耶真耶吁嗟乎若而人

落葉哀蟬曲 二首

野風日暮濤湍急流響颯桐聲淅淅天上人間同此

秋哀蛩一闋心如愁

涼月西沉梧葉下玉堦秋冷石蓮架朝朝暮暮總含情霜華滴碎鴛鴦帊

黃鵠歌 二首

六翮高騫一舉千里止仰薄雲霄俯遡沼沚止胡爲近前不畏矰矢止皇王有道澤及蜉蝣止魏惠何人亦顧鴻鵠止高賢在側逝將遠翥止

不下太液況集污池如不飲潦豁況啖菱芘如鶵兮翔兮海澨江渚如橫絕九宇燕雀安知如

四皓歌

商山之陽曄曄其秀我服于佩白雲以覆秦官可遺漢帝亦迺咄哉紫芝以頤斯壽

采芝操 二首

我采我芝維其華矣今我不樂遲暮嗟矣乃如之人兮莫我涯矣

我芝我采維其實矣今我不樂秋風凜矣乃如之人兮莫我飛矣

紫芝歌

商洛巓頭虎狼窟赤松何處黃石誕孺子有心羽翼成高冠博稍朝西漢

怨歌行

綃素潔如霜裁作水紈扇明月入君懷清風常拂面早夜供盤旋攜上昭陽殿一朝凉飈發物候自茲變棄捐理所宜投閉等廢弁寒燠各有時何用空眷戀

白頭吟

婉孌曾幾何雙鬢成霜雪知君持兩意往事難陳說新人珥明璫舊人織流黃新人舞鞦韆舊人理柔桑

新人有舊時舊人淚新垂紅顏一以變嚬笑安可爲出門亦有淚入門亦有淚難將舊人淚常向新人寄新人亦蛾眉舊人亦蛾眉蛾眉無新故君意自成疑

怨詩 二首

千金買一笑百金買一嚬丹青描不就應伴月兵臣

紅顏本薄命端的老窮荒秋風殊淚落不是怨君王

招商歌

清絲急管動芙蕖凉院迢遥夜月舒玉色宫人舉素袖輕舟遊漾樂無爲

武溪深行

武溪之深深於淵跕跕水際㝠飛鳶我欲從之絕鈞弦

五噫歌

陟彼北山兮噫楓柏偃卧兮噫淒其雨若兮噫鐘聲寂如兮噫紫陽何處兮噫

怨篇

翹翹秋菊言擷其英白華爲佩紫莖爲纓嘯傲東籬一酌以酡寒蕊可畏惜此幽淸

同聲歌

十歲提籃筐十三習縹緗十六附絲蘿爲君充後房君志激青雲遨遊帝者鄉一別動數載妾身奉姑章風塵滿京洛相望若參商知君無他意中路不須傷忽忽賦歸來華髮各蒼蒼悲喜同驚癸舉案話滄桑魚菽猶時祭兒女略成行瑟琴仍靜好鉛澤非所量君性躭書史終歲坐匡牀妾亦理竽鋒午夜常錯錯明月照空亭簡桂發淸芳偕隱敦風誓一一學鴻光東家起金屋歌舞噴珠囊粉黛鬬春風燈燭何煒煌一朝成反目中篝亦搶攘何如荊布歡長侍君子觴

定情歌二首

匏葉鼎鼎被中阿些燕麥飯發涼雁過些美人一曲昔昔歌些之子遠離華髮皤些

亂石嘶寒泉閒雲蕩幽壑送君南浦前馬首紛秋聲

飲馬長城窟行

紫塞回句注畢睨何綿連枯骨障黃狐秦碑盡其巔黃雲代谷橫白骷遶草纏霜月蹬弓影寒磧擊戈鋋極目仍一氣漠漠際居延蜿蜒或河湟雪窖自氷堅

頫毛常沍凍狠肉啄饑鳶吐渾雜羌紫羯鼓紛渲甑落照渡沱遊榆林苦霧穿駐馬斷遊魂邅迴不能前

羽林郎

少小遊俠兒落魄隴西部一朝選騎隸誤充良家子出入明光殿宿衛期門裏絳紗五色袍貂尾纓貂珥朝典龍武軍韓尚黃金璽千牛聽指揮百騎供驅使名隸光祿勳傾動咸陽市甲第誇齊雲白玉鏤朱邸坐客宴高堂夜夜歌鐘起出門河前關夾道羅弓矢射獵南山頭調笑娼家姊呼盧大道傍一擲千金費

門前樹高牙後宮塡羅綺妝臺十二行列座三千屐
兄弟侍中郎姊妹連戚里天子號嚴郎賜爵森蘭錡
一朝詩運去裴殿石花死身爲霍家奴妻作衛侯婢
回首玉樓春盡付灞陵水君看馮子都勢力只如此

董嬌嬈

洛陽三月裏城中花亂飛花飛人共賞園草亦芳菲
何處遊春子扳花坐夕暉一折花枝冷再折花枝稀
花意不可識花淚沾人衣惜花花更老請汝送春歸

射烏辭

明皇有道從官仁只射烏烏不射人

古怨歌

鵲不如鷹驕不如兔故人成新新人成故

梁甫吟

二卵棄一將二桃殺三士三言母投杼三人虎入市
簧鼓自可聽貝錦自可喜巷伯離與居何況崇侯齒
流言曰公將居東宦得已汨羅葬楚臣鴟夷沉吳水
柳下應三黜申生分一死俯仰世宙間往事都爾爾
豈惜一身誣所重在青史是以達觀人審幾貴知止

於怨操 三首

於怨乎不可以爲乎而其又奚爲乎而離婁之目不
見朝曦乎而師曠之耳不聞雷霆乎而烏獲之腕不
舉蠶絲乎而班輸之墨不中榱楯乎而
於怨乎不可以爲乎而其又奚爲乎而夷光之容不
如嫫肩乎而陽春之曲不如里吹乎而鯤鵬之翅不
如鷃鬐乎而騄駬之蹄不如駑蹇乎而
於怨乎不可以爲乎而其又奚爲乎而邱垤高於岱
宗之巘乎而污池深於震澤之陂乎而碱砆潤於于

闐之琦乎而穢猶馥於香山之蘪乎而

箜篌引 二首

公無渡河河深且波渡河而溺公無怨他
維河之廣一葦其航白首亂流之子之狂

江南 三首

江南採蓮船荷葉何田田紅衣搖綠水菡萏漾清漣
江南採蓮歸蓮房翠若摹拾將菱與葉去換縮項鯿
江南採蓮船歌唱晚風傳游魚吹浪戲鷗鳥傍洲眠

烏生 二首

烏生八九子乃在桑樹巔春風動羽毛繞樹何翩翩
金丸誰氏兒一彈雙烏連老烏仰天呼羣烏各拳攣
旣之鴻鵠翼雖爲大鳥驚野田謀一豚日夕怯虛弦
鳴鳴復鳴鳴安得弋人憐

烏生八九子乃在大江頭飛鳴以索食薄暮集商舟
舟人惡其聲鏃矢紛相投所得不盈吻身墮充厨羞
烏飛羣太息世路委難求饑死亦有命胡爲事啁啾
相率投江水不復顧沙洲願隨江流去化作海中鷗
海鳥多清風鰕魚勝乾餱浮生自此足豈復畏金鏃

平陵東

平陵東戰陽關陽關不閉通百蠻通百蠻航旗水蒼
山淨盡烏孫死烏孫死鐵鎖關汞奴騎象舞天陂舞
天陂歌鐃曲蠻女嬌癡顏如玉

陌上桑

秦氏有嬌女小字爲羅敷羅敷年十五窈窕世所無
結髮嫁王郎上堂拜舅姑顏色本殊絕不受粉黛汚
縞素宜荊布一一却金珠姚麗亦清揚道路誇彼姝
羅敷特娟靜舉步叶環瑜四月桑葉肥提籃陌上趨
豈不習安坐婦職在紉繻豈不樂深閨姆誡重[illegible]御
使君立高臺顧盼生躊躇詢是誰家女妖嬈類嬌都
盃酒置高會一意圖歡娛羅敷心如石挾瑟聲悲吁
人生各有分使君一何愚王郎雖小吏抗志能捐軀
羅敷良家子幼小耻當壚使君自多婦羅敷無二夫
貴賤各有倫榮枯亦殊途人生重信義白首豈能渝

長歌行 二首

青青堤上柳黃鳥啄其陰柳色何迷離鸎語與高深
杏花菖葉繁瞬息變園禽凭欄矚夏岫白日枕西岑

何處鶗鴂鳴凄凄雜流音盛年難再得涕下不能禁

屋角度流螢腐草成明光明光紛熠燿白露侵我裳
仰矚河漢低攝提生寒芒蛩響如相訴一一激清商
中夕起徘徊焉知秋夜長

君子行

君子戒自欺所行貫不疑聲施及蠻貊忠信爲之基
衾影指視集屋漏鬼神知物我原非二至要在無私

豫章行

豫章有奇樹扶疏薄青冥千尋梁棟材圍幹飽風霆

詔下寺建章斧鑿集山營工師冒毒霧邪許疲萬丁排巖復批谷薪載逶形庭采鬆耀豬妍金紫何晶熒身為廊廟器常近殿中扉夢筆立多官巍然柱大庭青山一回首根柢委林坰一斷不可續枝葉盡飄零君不見咸陽三月焰阿房無寸莛求木抑何勞厌劫付秋螢何如老岩壑盤屈結軒輧修鶴巢其巓千載託山靈

相逢行

相逢狹路間路狹不容軌駐馬問君家云是邯鄲子

自幼驍强粲殺人常不死駿馬追遊龍寶劍横秋水往來交河側馳走新豐市行人看射鵰膂力剛於兕下馬問酒胡解貂贈知己一劍千金值一醉千鍾釃挾伎出東門馬上琵琶紫自比幽并兒游俠何足齒忽忽四十年壯心成蟳蟺雞皮垂白髮皆臥江淮裏屠狗卽無能持竿牧豝豕

長安有狹斜行

長安有狹斜貯酒家倡層樓映河橋面面遶垂楊春風吹蛺蝶粉壁畫鴛鴦夜夜醉王孫枕底函脂光中有傾國人小字燕月娘蛾眉鎖愁坐珠淚揮千行幼小落風塵含羞入教坊親眷都不記但記住襄閭門前有大隄往來泊估商後園起高謝溪雨濛涉梁回憶咸亭景夢去亦茫茫聽君操南音對之空斷腸

善哉行

悲風一起白日西沈蕭蕭井梧脫葉辭林解一顧瞻中龍螻蛄長吟哀鴻嗸嗸亦遺之音解二少壯幾何衰病相尋悄悄其憂滌酒如醽解三田家伏臘斗酒自斟醉後狂歌怯彼秋砧解四秋砧為何載撫瑶琴琴聲凄絶

聊寫予心解五

西門行

出西門望江鄉封田小麥青圩田大麥黃婦子齊腰鐮束花撲面香鳥雀啄餘粒隣雞啼短墻曳杖榆柳邊牽犢飲橫塘南風吹桐葉簷頭繅車涼新泥封蠶屋新婦持籠筐菰米飯炊熟稗子給耆獲客至燒王瓜箕坐繩板牀麥花隔畦紅梨杏亦青蒼皎月上東嶺迢迢河漢光露頂桑柘間列宿自低昂

東門行

出東門步谿壑新釀菊醅黃獨坐呼兒酌三爵已酩酊亂聒漁樵譃扶筇望懸澗危壁高如削古藤掛元猿喬木摇蒼鶴須臾飲件至臨溪鉏鮭脚蝦菜煮松根醉鎩觴政略烹泉分茶品圖草班花爵層林歸鳥穿游魚飛燕掠嵐氣日夕佳清影散墟落道人愛石磴童子采芝蘂坐久白雲生興會殊不惡

豔歌何嘗行

白鶴雙飛來徘徊集高樹春雛將數子一里一回顧十十五五飛逶搞充其嗉憂然憎鷙鳥摧頹魂驚怖

誠恐膏鼎俎骨肉和椒醋與世本無爭相戕何以故亡命各分翻追復惜毛羽行行且行行庶免弋人慕

豔歌行

燕燕舞春風差池入金屋朝銜落泥花暮歸巢棟宿主人喜相賀繞梁聲漉漉本爲應候來兒童莫浪逐八月秋氣涼去向海濱翻道上逢賓鴻相顧成相熟明年高禖祠爲君充司覘

枯魚過河泣

鱣斯鰣[illegible]海魚潮落沙乾困沮洳

短歌行

歲月流電疾迴曆戈荏苒風塵秋鬢已皤白雲在天蟋蟀在戶謫鉎長歎悲茲一豐高堂風燭日薄西山稱予無知以鈍以頑匿跡孤蘆杜門却掃俯承俯育心焉如擣亦有友朋輒若參商亦有兄弟淹留異邦世路悠悠獨行踽踽躬卧未能力善何補人亦有言和光同塵易毀者名難贖者身白首一經樂以忘老至哉宣尼幸由斯道

燕歌行

欲眠不眠夜深長披衣曳袖出中廊西風一陣桂枝香明月徘徊照我牀澄澄萬里六虛涼

塘上行

塘上吹芙蓉塘下宿鴛鴦鴛鴦成對對芙蓉自芬芳妾本從纍臣怨上君子堂鈿翠晃珠珥帷角爛香蘂朝朝玳筵開夜夜銀燭光妾身歌一曲偏得顧周郎福過則災生萋菲妬其菊紅顏多命薄此事不須量花無百日香人無百年強韶華有代謝時至別溫涼願君善自愛努力事戎行賤妾甘棄捐持志守空房

種瓜篇

種瓜青門外甘實亦葳蕤自以鉤窗傍素裳綴水梨
但防天雨汁莫問剖巾絲抱蔓何足羞東陵自可師

浮萍篇

浮萍託清泠春風蕩其面既無根蒂牽亦鮮汚泥賤
羞之宗廟中玉盤陳金線漂泊自生來白蘋固堪薦

野田黃雀行

黃雀自投網畏鷂不畏羅羅人偏得利鷂子空奔波
含冤抱物忌所失何其多

門有萬里客

門有萬里客云是嶺南人詔下取名珠後宮飾鈿珍
望望洛陽去豈暇顧艱辛

桃葉歌 三首

桃葉復桃葉雨過花如臙落花亦有情飛上秦淮艫
桃葉復桃葉墻頭撲浪蝶春光豈幾時午夜風獵獵
桃葉復桃葉舊作王門妾渡頭不見人暮雨吹殘葉

團扇郎 二首

白團扇裁紈片紈脫不搖風爲歡穿針線
白團扇持遮面對面不見歡疑儂顏色變

子夜歌 四首

月下理瑤琴絃絕與郎續隨手鼓一行恰是清商曲
與郎鬭奕棊若敲梧子落臨枰當頭儂許儂先一著
新小學知書學得麻姑帖午睡不成眠爲郎題秋葉
挑素寫一蘭蘭葉青如滴送郎展轉觀掛在清齋壁

子夜四時歌 八首

蠶起不梳頭捲簾看堦藥春風解醉人斜上鞦韆索
黃鳥雙飛過日日遶垂楊郎情易斷絕不及柳絲長

倚檻看芙蓉亭亭搖綠漪但知荷葉香豈識蓮心苦
爲郎揮團扇清風滿竹牀扇郎郎不熱郎云水殿涼
儂郎戍交河馬上金甲擐何處覓音書舉頭望秋雁
郎愛金錢花郎去花仍發西風太無情一夜生白髮
送郎五里灘臨別勸加餐雪花大如席郎身衣著單
亭前種寒花花開梗似鐵記得去年冬與郎嗅香雪

前溪歌 四首

前溪亂漫流下有礬石澀勸郎莫渡溪流濺襪襦濕
溪前明月光光印溪溪月郎醉月中樓認作溪邊筏

湖水溪水濃潮去溪水涸郎心不似溪潮復無歸著
郎去不可攀送郎小溪灣溪轉郎不見獨上望夫山

懊儂歌

桑蠶不成絲莫向支機繹題罷絡緯吟獨卧龍鬚席

江陵女歌 二首

早下江陵船上江陵女颿迅疾如飛三日達牛渚
大艑高似鵠小艑多似鶩聽唱採菱歌知是揚州客

青溪小姑曲 二首

青溪洋洋架石爲梁小姑無家不愧女郎

青溪灢灢壘石爲岡小姑不字衡繫中郎 謂伯喈附卓也

湖就姑曲 二首

二月湖水生三月湖水渫渡湖不用楫
大姑住湖東小姑住湖西漁郎不下谿

採蓮童曲 三首

採蓮葉芰蓋筬筐筐青光何曜曜
採蓮花方盤盛紫葩何處不思家
採蓮子粉房映秋水白日流如駛

三洲歌 二首

送歡三江口等歡三山頭三山隱不見三江水自流
湘江日日流與歡坐扁舟巴陵一夜酒醉煞洞庭秋

採桑度 四首

採桑南陌頭鈎籠青繩繫百株採得完纔勾新絲稅
東方日出高蠶婦出門去不顧採桑條只望收蠶絮
女兒採柔桑扳枝掛羅裳羅裳牽掛壞桑葉未盈筐
四月桑葉青五月桑葉黃東隣蠶婦短西隣蠶婦長

長干曲 二首

一樣長干水東西兩處流石城多少淚那得到荊州

朝弄廣陵潮暮宿廣陵沚郎住在長干傷心隔揚子

邯鄲歌 二首

邯鄲道上停估客邯鄲女兒簪珠珀開顏發豔春風
香單衫婀娜鴉黃額
烏栢樹上白鳩眠邯鄲女兒會數錢

自君之出矣 二首

自君之出矣獨卧枕寒衾秋風吹殘夢去逐隴雲飛
自君之出矣孤光向月生何人弄玉笛聲滿洛陽城

石城樂 二首

陽春二三月江南春草發休唱後庭花景陽鐘已歇
四望臺前水高高石頭城長江流不盡夜夜聽濤聲

莫愁樂二首

湖水傍高樓朝朝與莫愁莫愁愁不歇煙草泣沙洲
遙望莫愁湖不見莫愁女人間幾石城香夢歸何許

估客樂二首

憐汝爲商婦同嗟失路情相逢但一醉不必弄秦筝
琵琶午夜彈云是梅花落空江不見人何處吹蘆管

孝昌熊賜履著

琴操

岐山操

我祖自邠兮攜序無荒有戎不逞兮逼侵我疆維天降割兮予德之凉豈不重遷兮畏彼搶攘岐山峩峩兮渭水湯湯肇茲新邑兮庶免胥戕綏爰有衆兮匪日翦商

拘幽操

羑水之陽其道湮兮闃沉爾室拘予身兮翼翼小心莫爲伸兮亹亹孔張命之迍兮日月西流孰予親兮悄悄其憂維羣猜兮河圖在目示乃津兮利用陳辭以前民兮

越裳操

皇哉周道肇基豐鎬爰暨我王四方定保物無夭札庭多芳草亦有珍禽貢自荒島王曰於戲其維予考昭德懷柔式羞蘋藻所貴惟賢異物非寶

履霜操

芰荷爲衣兮不知綦椁花爲食兮不知糜履履霜兮
涕如漸泉兒歡樂兮予何悲

別鶴操

聯翩交唳兮舞中阿一去横江兮隔素波將離不遂
兮可奈何

龜山操

龜山之崇可以蔽魯龜山之麓可以陵宇巍哉巍哉
我安適歸哉

息陬操

秋之濱兮其流洋洋予弗濟兮匪無其航痛斯人兮
胥委於邯逝不返兮誰能勿傷已矣乎歸去來兮唯
陬曲之藏

猗蘭操

睇彼蘜蘭翹翹其蓼無人亦馨蟠於深谷我行四方
莫予肯服冉冉其衰懷茲邁軸

歸畊操

祖晄歷山供子職兮大哉虞舜貽予則兮

貞文引

世紀何人獨懷退處其中亦有知豈無嘆噫只乘貞
見疑巾幗之羞只生不逢辰兮又何尤只

思歸引

緬彼流泉亦縈於淇殽棘修竹在水之湄有懷於衛
邈如調饑宮漏悠悠中心愴而

借還歌

饑饘食蔬渴同飲水斜袁燕藜用當甘旨兒讀兒經
女講女史碧蘿可衣黃荊可珥春園有葵秋場有芑
松根爲燭盤石爲几以日以年寧羨金紫

子桑琴歌

抱膝而吟琴無絃豈非天耶枵腹而臥食無饘豈非
天耶

三言古詩

有感

猿稱麟鴞居鸞覗眈眈聲喔喔隕春霜飛夏雹口周
召心羿浞師羿宗伲冑學學夜哀白日倬桀也荃弑
兮丑伎類竊形疑爆鴞嗷嗷木濯濯昆池蛾蠹山皷
鵑莢梟鼠生角震澤枯長淮涸

曉戒

蒞務高聽則俯虫虫衆難爲侮聽訶顏丹薄禹蹶孔

塒揮魑斧北里歌東施舞蓁竹龍爛人虎雪獅踆土

偶爾的然亡徒自苦

四言古詩

幽居靜念詩 四首

吁嗟仁獸振振其祥擇地而蹈一鳴歸昌靈囿以居

玉英爲糧解罘斯去棘林則藏山崩川竭周道已荒

轅遊大野自罹於戕仲尼揮涕寃咎鉏商

其二

丹山有鳥翺翔帝梧豈不來儀憎彼羣鵰鴞鷙鼓翼

鵾鵬騰呼九苞誰惜六德亦痛惶惶罻羅逝遐南周

其三

秋鶴紫莖澄於中麓山谷窈深其芳孔馥美人爲佩

君子亦沐愼勿當門當門則蹴

其四

荊門之璆潛光於石木潤山輝青邸是宅不羨姜璜

寧知魯璧陋哉卞生獻珍賈厄斬尚何人而輕一擲

退歌徙傷陵陽奚益

訓子詩 四首

辨志

入聖超凡基於寸捫馳情則惡好異斯繆念茲在茲

愼爾幽獨服義必精求仁必熟如射審候如車備轅

望道以趨無爲干祿

守身

立身揚名道在不辱惕若履冰虔如執玉啟口招尤

舉趾罹辱夙興夜寐洞洞屬屬孝哉曾參斯其還蠲

則古

緬懷先哲胡氏叔心賦貧既粹居議惟欽崇正黜邪

詣極高深娉修齊德垂範至今仰止景行維爾之箴

愼交

麗澤維何印須我友古處今稽誓同白首末俗寖薄

蠅營狗苟握手盟心亦孔之醜欲知其人有如某某

五言古詩

子皇遭跌慰問

大火逐雲流長空鋪日月達人持靜幾款枕安襆擷

傷哉和氏兒衒身與一刖亦有樂正子下堂理隙謬
舉足背危坷衲鑒常格格行矣慎登臨寸陰齊浩劫

再慰閻于皇

磨蟻轉鴻濛人生勞歲月動定見吉凶無論巧與拙
龍門困膚儒畸庵亦天刖（畸翁晚年得末疾）踐形不關形至
理難詮說所以南城子守身具成格千手竟何爲浮
屠歸夲劫

清凉山房遲翁酬羅鶯峯

老病畏登臨閑來僥過思愛此北山隈嶙峋景幽邃

遠渚漾微波層嵐聳蒼翠豈獨隔煩囂對之增高致
我本倦遊人十年賦初遂杖屨有餘暇琴尊亦粗備
樵斧共漁罾悠然見真意偶坐無主賓放歌具清粹
但知戴笠輕寧識搢紳貴藝圃佐營羹橫經陳大義
寂歷歲寒心消磨塵壒累躋屐嶇高原荒藤垂古寺
蓬顆何纍纍焉分愚與智爲語後庭花吳宮久廢置

詠史　二十五首

昔在勳華時風教本敦樸二帝垂衣裳百工亦雍肅
胡乃四氏子怙終要誅戮帝心豈不仁驩殛難均畜
檮杌與窮奇元愷非其族平章至此竄流寘幽之域
大哉無爲治疇咨及聰目秋殺並春生至理清以穆
何何叔季朝修口稱官牧

其二

伯夷固高義二弟亦賢哉仲氏擁立國無遺孤竹哀
叔氏與偕隱首山相追陪求仁得所願勢位等塵埃
一餓足千秋清風仰罍胎

其三

至人多憂患公旦實爲難明農身自退王室係危安

破斧徂東山骨肉已摧殘閟鬱金縢開雷電發幽丹
至今鴟鴞什悲惻不忍觀

其四

傷哉柳下生直道常見黜三黜猶依依宗邦不可失
一身罹困阨處之甘如飴蹤跡類浮沉中藏有慤愊

其五

穆滿懲前愆劼毖在初服君牙暨伯冏告誡先臣僕
悠悠半途廢驕縱以馳逐幸黨黃騎征討窮白鹿
祈招金玉音祭公爲痛哭荒甸絕來王周道自茲縮

晩節理祥刑邦典亦市朝尸此爲陵德浸淫成傾覆
孔氏筆其書垂鑑於方廣

其六

我愛范少伯智勇特深沉當其困會稽潛伏似聾瘖
候至乘機發賁育莫能禁蛟龍得雲雷瞬息沛蒼霖
事了仍寂如飛鳥還空音五湖一片月清光照素襟
携手故人去高調發嘯琴浮雲自卷舒太虛無古今
榮辱和生死世俗等鷄禽浮沉青岱間蟬蛻謝紳簪
餘智歸邸壑白屋堆黃金塩日事生産聊以娛中林

姓名常變易物色罕追尋動靜叶盈虛二氣豈能侵
易曰知幾神惟子得其深後來留鄭侯未免費呻吟

其七

七國功利場獨稱堯舜學齊梁聞仁義對牛而鼓樂
孔氏既不逢所願何其卓千秋斯道尊始信眞先覺

其八

相如甘引避豈畏廉將軍所急在公家怨忿若罔聞
交驩成刎頸戮力事忠勤強秦莫敢加趙氏有全君
末俗大義乖水火召祲氣寇賊已滿室獄訟尚紛紛

國破家亦亡驕首就誅夷從來成敗非公私正念分
奈何黨錮碑終日擲同文

其九

報韓幸已終事漢非其志三寸舌將徹萬戶侯如寄
既聽淮陰誅又傷蕭相瘁三傑漸摧殘孺子能撫悴
辟穀卒難成人間惡可棄託言赤松遊咄哉子房智

其十

歷選秦漢儒廣川洵度越下帷攻絕學爬梳遂毫髮
對策殿庭間天人大義揭六藝炳微言斯道光日月

虎觀黜百家實自先生發至行難雷同孤蹤易蹟蹶
譎詠嘗見忌委身坐獄窟一麾江都相再赴膠西闕
正色事驕王稜稜杜請謁家居但食貧婦子甘藜蕨
閉戶理遺經窮年功矻矻天子惜其去時宰憚其訐
顧問及草萊數陳仍正劾鳴乎碌碌事從諛誰能具
勁骨明道不計功宗傳何可沒

其十一

河間有賢王被服如儒者弓旌招遺逸典册充廣厦
博稽鍾律文參訂大小雅審古如將變獻替關宗社

至尊為動容多士望陶冶一旦先朝露聞者淚如瀉
世祿多蕩陵酖毒天所假驕淫以惡終居勢使然也
斯人不可作太息淮南野

其十二

咄咄嚴子陵千古仰高識故人研席交相知固已極
公孤非所願何况諫議職士生各有志無取苦相逼
偃臥類徉狂聊以示莫測歸畊富春山庶幾免物色

其十三

善哉牛醫兒充養其完粹汪洋不可知龍之自心萃

言論總無聞亦幾如愚意蘧蘧已耳功會何所性地

其十四

幼安真處士避世遼海東元豹隱深山秋鶚摩青空
俯視曹瞞輩蜻蟻及蠅蟲酷焰莫能加偶命莫能缸
巨鰲拔大壑網釣難為功華歆徒儒跡文若亦鮮終
何如滄浪叟千載挹高風

其十五

朝射白額虎暮殲長橋蛟折節事詩書改行佩韋韜
丈夫一回首烈炬燎枯茅可憐頑悍兒老死尚咆哮

其十六

巍巍狄文惠斗南第一人殿前稱國老信重絕等倫
宮錦見賜衣桃李日彬彬隱忍狗宗社區畫近逡巡
捧日虞淵中五龍夾蒼旻始識為賢者真為社稷臣

其十七

邪佞排林甫闔通及禁闥一時三子廢誰保壽王妃
儲君竝戚里俛首莫之違張裴丞左右日夕被讒誹
正類遭斥逐袁省坐腹誹耽耽假月堂羅吉逞其威
羅獄多盆戴白晝亦霜戟道路咸以目權寵日尊巍

秉軸二十年盤結據綸扉羽翼成奸黨在在布狼豨
侍郎讀伏獵曳白選紫薇鵲巢爭表賀宰相賜金緋
歲貢全錫與國瘠私家肥太阿總倒置天寶釀危機
九鼎一絲懸君王莫知非居然保首領大葬騰光輝
追奪斷其棺法紀庶有歸

其十八

九齡風度好留君去後思實錄鑑千秋學成帝者師
中書立見罷正氣益堅持被斥刺荊州尤怨非所知
嚴霜摧勁草烈焰爍貞琦事久方追錄國勢已傾危

公論徒苦晚讀史令人悲

其十九

揭劍眞匪類端悖國忠名寵倖由妃子聚斂巧逢迎弄權匪朝夕積德召藩兵援臂大亂興死解及西京得意何揚揚誰柔國之成乘輿竄草莽戎首實妃兄六軍同切齒誅戮馬嵬城寸臠不蔽辜聊以謝蒼生官家尚留連回首顧愛卿

其二十

賓友貴於相鄴侯具高致白衣侍帥府軍中尋指視

運籌克復功調護元良事悉心謀知已義不辭勞勤何物張良娣李輔國徒表裏奸讒器時事日艱難名高尤所忌固請還衡山蟬蛻身如寄國恩不可忘再徵仍即至出入蓬萊宮輝煌金紫賜魚朝恩元載復間隔遷迴觀察地晚節同平章無乃違初志周旋三帝間進退常惴惴托迹黃白家實以藏其智

其二十一

房琯有高志謏聞則過情討賊非其任冒昧學請纓大言本迂闊標揭亦浮名敗績陳濤斜豈暇耳琴鳴秋析談空苦何補咸陽城用人與用世貽誤在虛聲

其二十二

宣公爲內相殫力濟時艱代言追謨誥建白擿奸頑奉天詔一下士卒盡涕潸感激爭效死天子爲動顏蒄髮衷約剔姚宋伯仲間盡言終觸忌擯斥勒投閒抱屈卒貶所魏闕莫生還鬱鬱九泉下聞者淚潺湲

其二十三

青宮育德地文伍廁其中引類悉奸回逐逐如狂狨權門鬧若市標榜日周公轉眼流竄加謹爲通昭容

劉柳亦浮薄污蠖能無同

其二十四

劉公歸東山高風凜秋日草堂三數間湖水盪其宇尚書鋤園蔬官稟餘紙筆奸璫特無良去國猶加嫉逮繫謫蠻荒驢車吹戍鼙蓋棺公論彰清節終如一

其二十五

剛峰千古士狷介自生來宦遊廿八載家食總蒿萊鞾穿一再葺鷄黍欵客臺苦節終如此時宰莫相猜

霖雨歌 幷序

丙寅夏江南苦旱制府王公紱親行祈禱
甘霖立霈民以霑足獲有年爰作爲詩歌以
識公德予羈旅長干亦農圃者流也遂從而
和之云

沴厲遘愆陽蘊隆何炎赫混混滇眼枯熇熇晨霓赤
崇岡見石流沃野成龜坼三農懸耜歎田畯憂如炙
公曰時予辜敢辭桑林責燎燔肅齋宮滌除奠圭璧
恭身壇壝閒稽首雩禜席駿奔僕般闐四郊紛膏霢
隨看鍾阜青沛若天潢浩滂沱普霑時歡舞遍阡陌

我聞袁楚相立解千夫厄亦越祝名卿京洛聲嘖嘖
所貴在精誠非關事玉帛公德邁郇侯誕保追姬舄
肯禮與蓍樂修舉匪朝夕呼吸達蒼穹馭朽儆昭格
只茲大有秋禾黍盈菑揭江雲稻色黃實惟誰之澤
小子臥荒壥趍僮理穠穠長此樂康衢優游歌召伯

藏書

羲皇圖讖開倉頡鳥跡示書契代結繩鬼神洩其秘
風氣漸文明宇宙菁華貴墳典並邱索外史爲掌記
尼山六籍成道法懸洙泗祖龍烈焰燔生民耳目閟
祕府自漢家校讎設專使七略充秘府卷帙亦浸廣
魯壁汲冢紛來兗多駁異歷代右文主獻室常構置
七志與七錄四部兼四類館閣省監中炳耀於天地
不幸兵燹厄加之水火祟緗帛適帳蓋牙籤裝璽幟
散落到人間泡爛溝渠棄崇文僅存目宣和寡舊誌
鴻都及蘭臺蕩然鮮完籍仕宦貴金帛詩書非所事
膏粱咸醉夢誰讀總昏聽亦有浮薄兒插架同列肆
兩目不識丁縹緗作玩器吁嗟此軸牒昭昭揭大義
千聖命脈存百王典章寄得力不在多參稽能無備

予也佔畢徒於茲有篤嗜宦遊三十載購募盡勞勩
積卷盈十萬探棟頗充實丹青別其號甲乙編其次
曝晾各有時厨笥各有識麝檀鳥鼠防芸臺蠹魚避
優游事搜討富羨百城位存汝于若孫善繼老夫志
時時謹護持隻字等珙瑞勿謂是敗紙開卷益神智
損污或鬻借先民所誡詈傳家此墨莊世守其無墜

秋蟬

秋蟬鳴寒林哀響入深路候至羽爲蛻蛻歟如有訴
匿影榆柳間一身輕似霧黃雀特搏[illegible][illegible]亦[illegible]步

嗟此微驅質生死等朝露身滅聲復揚[illegible]

七言古詩

詠古八首

洛陽年少眞初學痛哭流涕聲數數販繪織簿復何人盆議章程興正朔宜室鬼神事杳茫君王前席亦尋常祇餘鵩鳥長沙賦千秋掩淚泣瀟湘

其二

連年北伐師徒靡糧械蕭條猶對壘右軍奏記莫能從江北江南哀怨起權奸乘釁弄太阿摧折儒生同

芻豕書空咄咄豈常情開閉封函亦可鄙吁嗟管葛堅稱安在哉虛名貽誚良有以

其三

三秦豪傑推景略捫虱縱談聲譊譊軍諮祭酒不足爲婁樓引入苻堅幕交驩魚水比葛劉軍國張弛聽子謀內修外攘秦民悅伯仲之間見武侯丞相位列諸侯上居然伊呂遙相倣汝等事我移事公青宮以下皆稱丈恩禮一時莫與倫淸河事業亦炳麟江東自是無卿比桓氏何曾眼識人人生會合良有數雲

龍風虎豈易遇朝三暮四總悠悠英雄值此淚雙流

其四

[illegible][illegible]微笑心如蠆利刀不及李猫舌貴官落獄走權門義士忠臣齊飲血洛州婦女太妖嬈御史彈文室鳴咽天網恢恢不可欺昭儀策立誰之尊中書一旦起風波嶺州遠繫奸臣繼詔書不赦長流人眼看冷笑塡溝穴

其五

潞公年登八十一詔起田間領機密十日一至議事

堂宿德宗工誰能匹年年親上致政書寵利居功非所出有司宴餞玉津園杜史彈章賈君筆四朝元老外彝聞黃髮皤皤眞輔弼耄年名列黨人碑太師降作宮僚秩身後同文獄亦興奸兇子姓幽聲室負恩背國寶何人千秋公是昭如日

其六

晦翁老友蔡季通聞命就道甘從謫執手無爲兒女悲險夷一致安容擇徒眞三千脚血流幾微不見不時趙道不可屈志不移確守宗傳顏易簀多少輕浮

流撤兒更名他師還下石

其七

北學先生文聲赫鼎鑊如飴心如石光輔太平言在耳錄麻沙搜碧宦家家事何自苦取義成仁中情迫四族之誅古未聞先生不幸嬰奇厄

其八

浦江鄭氏多賢哲累世同居恩義結和氣薰蒸犬馬良僮僕持喪亦泣血里人王氏亦甚誇觀感而興同一轍家政不聽婦人言片語括盡千秋訣明君下詔

旌其門至今宅里高棹楔嗚呼秦俗相傳何太薄轉移風化雜人傑

秦淮燈船行

江南五月淮水清家家游謙樂新聲友人邀我河亭上我亦乘驢踏月行此亭云是丁公宅舊日主人能醉客蘭蓀香浮琥珀盃榴花色映菖蒲席清歌幾曲起斜陽水殿幽深翠荇長兩岸簾帷迎纖月六橋簫管送霞觴須臾簫管更喧闐共說遊船橋下出鐙光月影爛如銀遊舫輕翔叢似柳舟兒為我特回旋鷁舞縈紆狀宛然倚檻憑欄觀若渚酒酣耳熱學撥船中有老人獨嘆息自言系出樊川嗣流落金陵五十春依稀記得前朝事六代風流事杳茫勝朝此地啗高皇三百年來留都盛隆萬之際最輝煌侯家綺閣凌霄起戚里瓊宮齊雲倚玉鞍寶馬鐵連錢丹轂香車珊瑚鞭俠客飛鷹上苑前王孫挾彈長干裏春花秋月醉流蘇舞榭歌臺傾貂珥秦淮一帶水如湖夾岸桃花弱柳妍荼蘼倒掛鞦韆影栗杏初開卵色天更有平康連狹斜文窗窈窕對青蓮春風遠送橋東

曲子夜常聞月下簫公子王孫修閣閨黃金千斛等沙屑珠璣翠舞不足誇彩舟競渡天中節佳人挾瑟唱吳歈詞客銜盃和郢雪桂槳蘭橈次第開金罍瑤盞紛羅列十二闌干綠結樓家家美女樓上頭明眸皓齒冰紈扇繡幌羅襦瓔珞鉤凭檻人看花帶雨捲簾風定柳絲游面面芙蓉臨水鏡纖纖玉筍引箜篌梨園檀板爭趣促金屋烟花相接續最是燈船歌吹明琉璃晃映琵琶曲鳳箏鼉鼓疊鏗鍧火樹燭龍交馳逐徹瀰水波煖欲然昭回雲漢光如晝河斜斗轉

頁般騰繹蠟紅綃北阜陵辟麗陣飛雛瀚海蛟鯨奮
氣激甌鵬耀如九日隨槎落勢壓三山轉軸傾如醉
如旋還似夢飄然一葉泛蓬瀛多少詩翁矜獵奇
觀勝事指難屈樂極生悲在眼前虎鬬龍爭成鼎沸
漁陽鼙鼓動地來一片揚州高白骨鐵騎烽火照江
城八代衣冠狐鼠窟盆子臨軒學漢光閣兒秉政稱
諸葛半閒堂上演琵琶芳樂殿中吹觱篥裂縉剪綵
正紛紛北軍已過神策郡劉禪銜璧寧思蜀伯顔渡
江不在吳朱雀街頭雊野雉烏衣巷口竄饑鼯離離

青塚棗狐蹲颯颯白楊山鬼呼秦淮依舊長流水畫
艇瑤笙安在乎桃葉桃根棲暮鴉江烟江草泣悲笳
大堤不種迎風柳舊院誰栽夜合花翡翠粧臺堆苦
菜海棠春死長胡麻誰家燕語能消恨何處鵑啼不
怨嗟今年寇靖旧禾熟賒得秫糧充酒麴白頭賀老
髮鬖鬖打點歌船試吹筑鴿面鳩形按尺工典衣貫
酒呼么六啾啾唧唧轉堪憐目擊心悲宜痛哭老夫
今年七十餘閱盡滄桑守空谷胸藏一部小唐書掩
淚收聲爲君讀我聞此語倍神傷欲叩閶門天路長
荏苒韶華人易老殘瞳昏曉亦尋常君不見洛陽城
中桃李死天陰雨濕生荊杞子規飛入宮春園狐狸
晝臥銅駝死又不見姑蘇臺畔鷓鴣啼館娃宮裏草
萋萋楊花飄落寒山外撓棗波迷樂圃西飲君酒聽
君歌世事滔滔奈若何但願年年靜海波但願歲歲
挽天河一尊一棹一蠏螯與爾沉醉村醪高臥東山
舊薜蘿

歸皋漁人輓歌

先生家住幽鳳裏琴管嫋嫋照江水年年歎乃洞庭

濱信口唫成樵上吏泛泛蘭舟一葉飛西風吹入潯
陽浜垂綸高挂洪塘鱗投竿引出白溝鯿滄溟何處
不烟波揚子磯頭舟可繫抱甕丈人山下逢開尊共
話羲皇理天地爲籠江海泉渭濱嚴灘安足齒何況
袁叟上谷嬌飄然返棹麻溪汕歸來不脫舊時簑一
夕乘槎弄卸蘆花自白峰自青七十年
楚些一曲哀江頭思君不見悲風起

經義齋集卷之十七

五言律詩　　　　孝昌熊賜撰

暮春城北看花步韻

晴日風光好偕遊意渾忘人家依遠岸雞犬似頻鄉花發千林秀溪回萬壑藏從來多野興歸去正徜徉

其二

見說春風老尋芳興轉忘飄零悲落日歸夢滯他鄉到處歌黃鳥何人省蓋藏夕陽無限意分手各徜徉

送王敷五旋安邑

老來耽寂寞遯世隔塵寰惟子甘箕潁從予學閩關生涯宜斷簡大業付空山休上河汾策青霄未可攀

其二

一晉多奇士君才重世寰典型宗涑水道德溯函關叢馬成皋地扶笳建業山龍門本勝絕歸去莫辭攀

祝蔡母顧太夫人八袠

葭灰吹仲呂壽域啟南陔樂奏雲璈響泥銜青鳥來仗花羞雪藕玉樹倚蘭臺時息閑徵修省志末悵登堂願虔祈爵老萊

其二

回首雎陽事天留白髮身將軍本國士謂忠賁老婦亦遺民曾補常山甲羞沾上谷塵萱堂多勁草奚論百年春

仲春素園過訪留飲贈詩四律依韻答之

荒遲苦封久先生獨肯來丰儀絕俗韻謦欬亦多材把酒宜更酌探梅待晚開微醺興未已分袂共徘徊

其二

竹屋茅簷裏充盈只有書編摹懸涑水箴砭學橫渠靜業閒成癖真心老更虛感君謀道意倚杖到吾廬

其三

三春過已半此日覺風和歷亂山花發啁啾野鳥歌流雲歸曲岫霽月漾清波為問江南客尋芳事若何

其四

淇水分符地重賡衛國風素園曾守河北分圭璋惟子似築竹許誰同洛社人猶古香山眼自空莫言供奉邈白下郎鬚發

業素園別墅同于皇卿席賦限用前韻

別業居幽勝招尋載酒來欲成郢雪調句挹栢梁材
野鳥橫邱隱晴蘭拂檻開謝墩餘韻在對汝重徘徊

其二

閒遊三畝地匡坐一牀青知子遺青瑣猶予陋石巢
翠園高閣迥雲臥北牕虛此意憑誰語相攜入草廬

其三

十年成契闊邂逅飲春和頭白疑初識牙疎任放歌
迅帆經樹杪遠水接天波回憶風塵日期懷竟若何

其四

古處嗟何及悠悠脉谷風孤芳難共賞逸興喜君同
紅葉堦微爛青燈夜照空更殘歸屐晚猶自戀花叢

遊園即事

曲徑遵溪壑扶筇問柳來江山如久待花鳥解追陪
過嶺迷幽磴穿林點亂梅主人多飲況牀甕倩頻開

其二

側耳聽春籟清歌送晚宜情移仍道古心醉轉成悲
便可學端冕何妨倒接䍦嚶嚶邁輒下結伴好棲遲

春遊感興

沂水春游地何人道自將楊花紛婀娜杏蕊正芬芳
共說尋顏樂予懷憶曾狂箇中消息杳薄暮即天荒

其二

春郊三月裏遊屐適相將一氣貫寥廓長空透遠芳
到頭惟漠委過眼任顛狂得意難傳語憑高俯大荒

其三

出門逢好友相視絕迎將把臂看層檻呼儔擷衆芳
情閒隨蝶舞機息狎蜂狂臨別頻提耳王田不可荒

其四

暮春日亦暮風月倩誰將藉草仍危坐敲林借晚芳
吟成疑島瘦歌罷學稽狂歎息斯文落吾徒志已荒

贈湯齋瑨

愛汝東牀婿髫年學就將冰心成玉立靜宇照庭芳
雅執經生禮深裁小子狂勉齊遵範在衣鉢慎無荒

雨夜懷人

寒宵苦獨酌憶汝復誰親爲念詩情冷應知道味眞
殘烟籠野色細雨暗江春何日過桑牖花間共飲醇

謝友人謝泉酒泉水

方瀹惟烹水淡交始信然入唇嫌濁醴揮手泛貪泉爾願人千古無須詩百篇東林遥在望得力是韋絃

答人問亭花

老樹常如死寒枝入春開須知凌雪意未肯逐春來忘莫看花眼稽遲作賦才招携應有待野老共傳杯

飲茶村精舍得晴字

春陰吹不散此日恰新晴劇飲予非醉狂歌子獨清消祛塵俗慮想見古人情飽德盈虛語如蘭句已成

其二

過飲先生酒春宵爲我晴盤餐能味淡殽核亦香清不羡檀槽樂端憐雞黍情燕術都爾爾何用歎無成

春亭對雨東于皇

草堂花意近風雨亂春晴修竹摇空冷殘梅入望清酒霞本故物邱壑自多情鹿鹿胡爲者輸君學晚成

夜坐間吟

春風頻入座午夜試初晴小閣依山靜孤檠照晚清神遊天外想聊寫世中情俯仰空今古宣尼集大成

答于皇晴寒見懷

書窗迷野眺曉閣見山晴積素春容潔餘寒峰骨清蕭蕭江樹影漠漠水雲情轉眼尋芳勝要襄共汝成

穀日即事

暮雨霏殘雪挑燈著意猜如何百穀日偏聽五更雷病癈宜高枕淒清對晚梅放歌聊自適不必謫仙才

其二

老農嘆太息穀日起層陰飛霰飄殘瓦淒風亂碎琴岑岑入谷蜩鄉鳥遺音獨有江村客空懷杞國心

穀日感懷寄友人

蟄伏恒難定陰晴不待猜螢蟲疑閃電蚊聚勝轟雷莫問雲生理且看雪壓梅悠悠何所事至德本無才

其二

方塘園古木子閣俯城陰惟汝留青眼逢予撫素琴荒凉仲蔚宅寂寞子期音去住知誰與孤舟夜月心時友人將東遊

友人過飲小亭話别

老眼看白髮蕭然辭賦亭春風平水綠柳色入空青

樂聖希誰許銜杯愧獨醒倚樓銀漢近指點少微星

其二

形骸忘爾我蹤跡越塵埃自有千秋意非關十倍才
棋枰敲野局梅蘂落輕盃笠澤眞遊否花時待汝來

論學詩

儒

方寸如郛郭乾坤一草亭須知圖畫白猶自費丹青
呼吸同開闔貞元等夢醒哀哉步算子歷歷望中星

禪

至聖心如鏡光明絕點埃九思非出位四勿亦多才
秋月澄江水春風濁酒盃現前俱已足何事問西來

仙

躡蹻黃冠客張皇徙鶴亭上清誇氣紫太乙說壇青
丹汞何曾轉圖南幾日醒只今魔魅者相率拜樞星

俗

斯文淪喪後儒行委紅埃漫說三年學爭施八面才
威風壁上虎政令掌中盃運會應如此陰陽任往來

倡和雜詩

到門爭老友稚子爲予催投轄君如此登牀我未能
嘉魚嘗老炙濁酒話嚴陵忽忽歸來晚遠溪興已乘

其二

登市驚繞電此事亦奇哉騰雪何曾有梨花空自開
金張本後物杞檜實高才莫作讖祥語相看賀瑞雷

其三

剝啄聲何急泥封莫外塵幽潛誰共語肥遯我全能
有夢通湘水無才應茂陵堦前餘謝屐將作鹿車乘

其四

蹮舞兼狐嘯胡爲乎至哉獵鷄隨地有魍魎見星開
白晝瀰漫手青霄合射才憑君無法遣莫運掌中雷

其五

冒雨君過早敲門不待曆贈遺存雅邈商確備知能
憑檻看石鼓登樓望孝陵浮雲何日盡高阜且休乘

其六

嘉賓來式飲踞對意悠哉石逕無人掃柴扉爲汝開
嘯歌陳古誼咳唾嘆奇才惜別猶誇勉宣尼畏迅雷

其七

思高舒一嘯林鳥隔山譍答況君知否遊人歸未能
驚心惟草木到眼盡邱陵檢點浮生事蛟龍不可乘

其八

八代金湯地河山亦壯哉龍蟠猶故野虎踞爲誰開
回首渡江日傷心入洛才廢興何足論臈月聽驚雷

其九

君去門隨閉呼僮莫浪譍論交晴可久入世我無能
車馬誇三錫衣冠盛五陵滔滔胥溺者四載幾時乘

其十

文章雖末事近道實難哉藝苑懸千短名場待子開
少陵誠老學京兆亦雄才努力勤揩荷中天起巨雷

其十一

吾道艱難日呼天高莫譍叔孫甘自絶太宰許多能
下學袪尤悔中庸戒諂陵東周空有願贊易在時乘

其十二

列聖傳心處如今始信哉降衷惟性善統運一中開
主敬無他事求仁不廢才晦翁曾會意隱躍問春雷

其十三

偶爾尋幽勝山鳴谷亦譍淵襟曾讓席眼衰不矜能
殘雪催雙鬢西風入二陵此懷誰識得野鶴共君乘

其十四

陶潛真不要仲晦知言哉白社從人語黃花逐酒開
季奴空好士栗里解憐才過去餘千載先生似震雷

其十五

顔淵稱好學終日未曾譍請事惟斯語齋心似不能
庶幾差秋髮何處有援陵復聖工夫在無須問大乘

其十六

說到無言處此衷方快哉幾萌斯物始意動即天開
釋氏譚空苦愚氓罪降才兩途俱失却瓦缶學鳴雷

其十七

醉後添狂態長歌酒亦譍孟嘗饒隱趣擊筑見奇能
白眼看豨耳酡顔對武陵此中多逸興一一許君乘

其十八

且盡杯中物現前亦暢哉眼花逢井落搊禁待僧開
牛僧當年事餘吞何代才臨池隨意酌蛙鼓似宣雷

其十九

十載清涼客吻鳴始得賡百篇君自有七步我粗能
月魄依陶徑詩魂傍杜陵但存知己意興至可徐乘

其二十

恰喜居停近因緣非偶哉同心傷水逝並頰看雲開
濟劉登歌地空疎獻賦才楚些惟爾我南嶽正殷雷

其二十一

冉冉春風至覼覼黃鳥賡乾坤本橐籥品物盡功能
問柳尋伊水投竿學子陵去來驢背穩安用小車乘

其二十二

潦倒情何限春宵益甚哉懼看芳草色愁見野棠開
揮塵徒多事淩雲豈隽才最憐飄蕩子祝髮鬪宗雷

其二十三

楚客何零落悲歌賴汝賡靈均逝已久天問竟誰能
劍氣齊牛斗寒芒射馬陵君才似管樂不必羨參乘

其二十四

贈言匪細故知己甚難哉茅塞十年久塵封一旦開
感君真古德愧我尚庸才從此勤精進九天出奮雷謂益勉於學也

其二十五

隣家撾社鼓骨董似相賡八蜡風猶儼三餘歲未能
桃楷圖紫燕瓜蔬薦東陵喧雜憑兒女屠蘇與自乘

其二十六

雨過花如洗東風亦信哉婆娑楓影動歷亂柳絲開
客意惟航飲山靈不忌才蟄龍休謾聽爆竹似春雷

酬友人客吳門見懷

仲春與子別忽忽已經秋蓑鬢看新故孤篷任去留
時聞宜酌酒興至且登樓十丈蓮花裏依稀似道州

其二

淨生勞夢想離合總驚秋寺古潮音寂江空雁影留
遙知風滿榻莫怪月侵樓何日回西棹探泉過潤州

贈李五

李子多豪致超然氣似秋詩瓢隨意掛酒屐為予留
痛飲桃溪月狂歌石步樓每臨奇絕處長嘯動南州

金山

十年思勝地此日試登臨海氣侵雲濕江光帶雨深
益堪方外想粗了未來心倚檻頻恣眺陰風勁客襟

登金山擒

閃景浚空際滄波任遠奔向來誇虎踞何事怵鯨呑
岸急漁燈隱風高獸火温飄蓬無可似去住不須論

其二

江天渾一色到眼盡洪荒寺遠林煙白鐘疎夜月黃
寒鴉迷野徑老衲泣沙場漠漠身如寄虛空自杳茫

其三

分明餘古擒對此說無生蠛蠓非人語波羅何處聲
薰修徒苦行風浪總難平佛印今安在惟遺解帶情

其四

雲颸飛曉霧四望起高歌雉堞增新壘魚龍接大河
音書知已絕愁思故園多寥落吾何有相看老薜蘿

其五

江濤巒萬頃桂湧即分流落日隨帆影驚雲走戍樓
艤投前代御塹渡昔人羞鬱鬱憑誰語寒潮急暮愁

其六

灝氣彌層島元冥簇異闕巖天外落溪壑鏡中分
曉拆鼓龍窟宵鐘破鳥羣明朝應雨霰四塞滿同雲

焦山

人隱偏名地山靈轉姓焦徊然遁帝詔遂爾逼雲霄
岡聳風烟老江潮歲月遙我來尋古洞拔石坐松飈

其二

滄波流不住山意總悠然澹蕩寒江月蒼茫遠水天
海門收萬壑谷口卧高賢身世何多故淒風送夕棡

其三

江湖爭一息巖石雜青蒼古屋存豐碣雙峯帶草堂
乾坤勞吐納昏曉截陰陽極目東南盡飄零憶阮郎

其四

蜃氣隨標杳石根揷木深難分江海跡不盡古今心
有客題琳宇無人賦竹林茫茫雙眼豁獨坐發高吟

其五

扶藤穿薜徑躋磴俯榆坡松笠林端積風帆樹杪多
清泉流佛頂白浪濺漁蓑四顧非人境神鴉帶雪過

其六

婆娑搖古木山半影參差蕭寺留鐘鼎荊田望歲時
雨花空有座貝葉倩誰施莫話前因事予懷野鶴知

答李仁執

宗傳零落後輔翼賴吾人敬業無多事心源本至眞邪祛誠自復義襲久逾淪鄭重滄州意前川月滿輪

其二

庸德惟名理眞修貴獨知但能持志永不厭讀書遲庭草多生趣山花亦解頤濂溪風韻在歸去有餘師

贈枤村

老衲能棲遯幽居有敞廬詩存摩詰意筆似右軍書不受參學縛偏宜淨垢除我非拈棒者聽汝問籃輿

答于皇謝贈天關茶

聞君眈苦癖溪雪試眞茶竈擧泉如沸山行摘放芽只玆天闢種堪作武陵花盧椀姑徐酌江梅待晩霞

其二

舊日桑門侶貽將穀雨茶蘭盂盛細葉椰盞薦新芽潤比瓊漿色烟成雪浪花先生知味者幾點似靑霞

其三

笑我官如酒多君村亦茶引杯驅俗障傾碗浸靈芽行于衣成結睥睨筆夢花鼻盧原不醉暢飲卽丹霞

其四

何物雙蜂子能分四月茶逢人稱某甲爲我折初芽碧眼翻桐葉淸池吐葛花聊將盧氏史楷點問明霞

雨花臺

雨花本幻妄臺榭自凄涼獵騎嘶衰草饑烏叫苦楊事隨陵谷變人共水雲忙寂寂村墟窄荒垣似北邙

烏衣巷

策馬烏衣巷蕭條宅第非蛛絲牽敗瓦蝙糞濕殘扉古井苔花繡荒亭蔥葉肥鶺聲啼不歇愁見伯勞飛

一拂祠

荆園當權日誰能上殿爭萬言規執政一拂見生平寢廟霞雲古松楓帶雪淸流亡圖不盡遺恨尚吞聲

方公祠

出歩郊南地親瞻正學祠忠魂儼旦暮浩氣肅壇壝禍重兒神泣名成草木悲儒冠千載淚滴滴染荒碑

景公祠

眦裂白虹暗舌焦赤日沉我讀英士傳如見比干心廟貌埋霜草衣冠葬石岑淒風何凜烈一望一霑襟

吳園六朝松

六朝銷廢盡剩此一株松石劈苔猶冷脂乾白蘚封

團烟巢鸛鶴老榦過虬龍薄暮婆娑下清飈動遠鐘

吉祥寺老梅

孤清留晚寺剝落老荒堦倒卧苔痕蝕横斜月影遲

寒香銷暮雪素蘂壓疎籬寂歴如層塢空林凍雀窺

園林雜咏

梅

數枝臨水碧幾點隔墻紅蝶翅吹寒雨蜂鬚吐晚風

池清涵影瘦雪度暗香融嶺上何須寄幽芳一徑通

蘭

石蘭依曲逕丹穎自翹翹被蹤迎風暖臨池帶露飄

芬芳比杜若臭味逼申椒十步香亭裏幽深可避樵

竹

叢篠千竿竹葳蕤百尺莖凌雲總勁節拂石亦青英

枝委疑龍化風翻作鳳鳴十尋終不屈颯颯表堅貞

桐

雙桐夾露井一葉下方塘材可充琴瑟枝能集鳳皇

蕭疎秋雨滴淡蕩朔風涼莫畏同彫落孤根託帝閶

荷

浮芰清香氣涼夜倍開襟月上珠凝露風微香入琴

紫衣臨水落碧葉倚蒲深黯色花叢裏依然不染心

榴

安石傳佳種塗林列檻栽千房并蒂結五月見花開

紫的連朱顆丹鬚晃綠苔河陽何處是對酒且傾盃

槐

亭槐横老幹初夏結重陰蓊薆花如玖扶疎葉似金

三株徒見夢連理亦何心不是文昌閣婆娑作苦蔭

桂

名居百藥長花占一枝芳月裏何年植山中滿院香

靈波高殿桂蔚露汎宮觴耆老難爲器淹留自可傷

菊

三徑高風香飄零對汝醺雁聲雲外度花氣酒中聞

潦倒情如失悲歌興不羣徘徊籬落下白日已成曛

木瓜

廣志稱多節華林盛五株葳蕤葉爛珥堅樸實懸壺

茹落窺饑鼠花飛躍乳烏感君投贈我相報之瓊瑜

女貞

大山有異木別號曰冬生稚向石臺側高將草閣平
經文傳勁節士女慕嘉名凛烈凌霜雪非同凡卉榮

石笋

一峰高丈石絕壁插孤根微俯形如揖常伸勢欲騫
未應同搢笏只合學窺園卓立凌千仞嶙峨不可援

石盤

石案平如掌團圓恰比規苔侵浮水鏡雲度晴松帷

宜必千人憩偏宜獨鶴窺盤旋常伏枕承露亦何爲

鶴

愛此羽衣客褊褼向僻園蕭修嫌入市高步畏乘軒
月唳清音遠霜飛素影翻對君增雅調幽曠絕塵煩

琴

龍門三尺秀鶴操五絃深宮徵勞鈎送清商自古今
但知秦女意莫作楚妃吟彈罷中宵冷依稀運伯心

朱文公墨蹟

遊藝闢精理先生妙入神揮毫成彩露濡墨重鈎銀
奔逸蛟龍舞翻奇虎豹蹲筆端參造化隻字等殊珍

讀薛文清集

河東遺著在開卷景前微不識讀書法安知異學非
文章本性命藻翰具精微洛閩宗傳久先生獨紹衣

中秋

坐賞中秋夜欣茲明月光遙空雁字冷虛白露痕涼
倚榻推殘枕横琴送曉芳家人都睡盡搔首獨徬徨

聞笛

街頭吹遠笛清響入高臺一弄關山隱三更鼓角哀

吳宮淒暮柳楚岫落江梅此地多奇曲柯亭待我來

聞雁

迎寒歸塞北衡渚別衡陽誰念宵征苦難辭天路長
孤飛總寂寞高叫自悲涼爲謝龍門侶江東客久傷

同友人郊外送秋友人以是日別去因賦贈

送秋秋似客送客客如秋客去秋隨去秋愁客亦愁
與君同作客君去我淹留去去君先我思君我上樓

除日

羈棲逢此日雨雪況霏微街鼓催殘蠟簷梅點暮扉

坐看殘月墮迢悟雙毛非戲綵吾何有深慙萊子衣

除夕

臘盡餘今夕淒其寒火微椒盤盛市酒桃梗換新屏
眼底慾無限人間事總非兒童猶絮語聒聒問鮮衣

元日

鷄鳴趨壽母盥漱戒荆妻竈火新灰撥爐烟曙色低
城頭飛逗雪人跡亂春泥爲待東風暖呼僮鶵早犂

元夕

上元誇令節我意獨躊躇事本千家樂人傳四諫書

市樓爭窈窕燈火簇虫魚楚客偏岑寂孤檠對曉廬

初雪

朔風吹屋角集霰忽飛花雜沓敲寒瓦飄颻拂亂沙
同雲迷遠合輕靄泛空斜閑閣燈炧冷蕭條怯暮笳

春雪

春陰凝積素漸灑布霜花野店埋松嶺江潮入岸沙
炊烟隨鳥散帆影敵風斜坐覺青山失停盃聽遠笳

清明前一日集安園卽事

扶笻行散地勝事野園多徙倚逢僧話婆娑載酒過

暖風吹蝶夢芳草藉牛渦爲語紅塵客優游奈我何

其二

花間憑偶坐共惜一林春竹隱笙歌靜烟澄鳥語新
行吟聊伏枕得句漫書紳寒食明朝節傷心壠下人

經義齋集卷之十八

孝昌熊賜履著

七言律詩

周澹園奉使過金陵相訪出示所著遙和先儒詩喜而賦贈

坐臥空山又十年始知碧紺自淵泉聖神妙用庸常理下學工夫先覺編端向杏壇尋一貫豈從棒喝覓單傳顏數曾唯吾何敢齋壘持循儆予騫

其二

聖聖相承只此欽何人識認最初心恒河汗漫多歧徑蔥嶺微茫隔幾岑一點精魂休播弄千秋大義豈銷沉濂溪風月依然好歲歲清光照古今

送鄭公懷歸楚

百尺書樓一畝宮蓬蒿寂寞賦歸鴻感君杖履尋溪友共我藥爐話塞翁鍾阜雲封阜比座江天色映野漁筒遙知鼓枻臨皋渚欸乃清湘趁晚風

喜高簡培過訪敘舊

梁谿家學自淵源先世章縫舊在門蒙叔先生衛時先君子曾及一綫接幾希惟性定宗傳列聖只心存微言此日乖青簡浩氣當年貫紫垣吾道艱難同一轍幸留碩果待春溫

其二

東林會上道南廳喜聽諸生講六經派衍延平真法指人依元祐舊碑亭惟黨籍也簞瓢不改尋顏樂絲竹如聞陟孔庭見說武彝風未遠與君皓首讀西銘

答潘生

洙泗薪傳總一源宮牆遙望孰登門弃橫潢水流無

定濟索牛山木僅存老我簞瓢依鹿豕多君翰墨動星垣由來章布多奇節絡聖陳書屬伯溫

其二

芙蓉為佩草為廬午夜伊吾止一經喜看烟雲歸野岫愁聞車馬叩江亭衰年偃臥宜高枕先世遺編責細庭秉筆空山今見汝相期鄭重述湯銘

甲子元日和韻

大撓歷日此初晨到眼春光又見新亂後生涯惟碩果林間歲月絕風塵冀增物換天垣麗梅院香浮客

意親自愧偏逢歳甲子五旬已作白頭人

其二

天街春色照清晨元日晴和景倍新閶闔星遥雲裏見攝提風靜陌頭塵相將扶杖觀更始未有嘗羹奉老親椒酒盞盤真足樂安居不羨渭江人

其三

鴻鈞序轉此元晨斗柄風迴氣候新花甲循環催漏箭葭灰叶律漸飛塵仰觀雲物占三極竚聽雞鳴拜二親（謂先嚴慈幃）但願泰階常有象雍熙何必古初人

五日集小亭限韻

日永平橋旅夢長奚僮懸艾說端陽榴陰倚檻空生翠竹色侵盃晚更蒼雙鬢不堪臨水鏡五絲猶自繫羅裳憑君痛飲蒲觴酒散髮披衣問大荒

其二

寂寂空亭野眺長坐移雲影趁斜陽風翻梧葉颸爭綠月隱苔痕徑轉蒼醉看蜂衙排羽仗閒聽蛙鼓奏霓裳田家樂事應如此松竹紛披[illegible]

其三

榴花如火日初長倚啓柴扉待夕陽半畝鋤田搓紫翠一泓菰水漾青蒼老夫結伴雲爲屋稚子無衣薛作裳憑嘯東皐堪自了盤莊何事嘆年荒

其四

夏木嚶嚶鶤語長風吹蕉卷帶殘陽詩情俊逸人非白野色迷離天亦蒼螳奮不妨當軌轍龍鍾安用脫帷裳年年競渡觀如堵彷彿乘槎御八荒

秦淮競渡

淮渚連漪翠帶長歌船笙管吹昏陽燭龍騰動星河轉綵鷁交輝柳陌蒼簾捲畫橋翻酒纈烟浮繡閣舞羅裳只今猶唱吳宮曲蘼苑青青未許荒

其二

香清水殿碧陰長駐聽新謳憶景陽疊鼓殷闐波上下鶯簫迭奏櫂青蒼舟銜翠巘疑瀛島月引徽雲見素裳六代風流惟此日烏衣朱雀爲誰荒

答蒲庵

一曲清溪遶素軒晚風寒石自潺湲蘆花遠映江間月楓樹平分檻外村戴笠予非祈佛果編蒲汝亦報

親恩松關栗里俱岑寂秋鬓顏紛早閉門

牛首紀遊詩 步登闡都

登天闕

藍輿適邇此同登天闕平臨勢轉崚六代風烟消馬鬣千家禾黍飯牛僧雲根偏雜方山界鐸杵空搖古佛燈爲問維摩緣底事箇中龍象許誰能

遊佛窟寺

郭外青山一嘯登翠微直上閣岣嶒到來心眼君非俗非惕齋同遊署去鬚眉我亦僧老樹扶疎棲海燕昏鐘

遠度冷漁燈可憐梵唄空糟雜掛角橫經總未能

登墖

遥瞻鷲嶺倚雲登佛國由來湧翠層白社不妨三徑畏壽蒲誰是百年僧烟浮遠堞疑山脊日落長千引剎燈我醉欲逃蘇氏酒頂門揮棒謝難能

望大江

雙峰兀兀偶齊登巉峭峰腰地已嶒石鼓遥通千嶂雨祇園高掛一瓢僧雲歸大壑迷晴笠月滿長林隱夜燈無限似愁天不寄布颿西棹幾時能

宿叢雲樓

步屧從容向晚登靈旛碧落自嶙嶒松關不掩漁樵路洞口常看去住僧坐斷白雲分塔影推敲朱局借禪燈漫言四大歸何處拄錫拈花我未能

憩光華宮

晨入琳宮說誕登四闌叠岫越嶒嶒黃花翠竹應知偈紅葉丹楓亦伎僧塔影倒懸驚海市星光亂落擬螢燈捨身身在身誰捨天監先生早未能

望祖堂山及獻花巖

巉然巖葉許徐登杖屨參差俯峙嶒滿目荒烟悲戰壘驚心衰草咽閒僧巢空斷續千林月野火微茫遠寺燈太息殘碑人代杳磨崖空自紀功能

歸途野眺有感

遊罷言旋豹再登回看雲樹倍崇嶒扶笻我賦歸來曲戴笠人如過去僧十畝稻花棲晚陌幾家機杼促寒燈不堪四顧坵墟地振起瘡痍豈易能

暮秋集燕磯

秋風驢背溯江樓再上漁磯續舊遊岸柳疎黃淒暮

鷗汀蘆荻白蘋溪流默坐快聽烏衣出繪廊虛疑夜
月洲前日興亡成往事天涯涕淚總難收

宏濟寺訪滿庵不值

寒潮澹蕩碧雲樓爲愛青山倚杖遊祇樹如齊供梵
字懸崖猶聳隔江流僧閑不解三秋夢霜老驚看十
月洲借問遠公何處是匡廬白社待誰收

登觀音閣有感

支階汀灘作戍樓巉巖獨上碧雲遊披林不盡千峰
秀濯足何妨萬里流泉響依稀傳曉磬風帆出沒失

前洲老僧笑指牛羊牧香積圩田稻未收

觀音門城樓遠眺

足練飛空阻雉樓長干依舊接龍遊千秋指點稱天
塹萬頃烟波足海流吳楚銷沉惟故壘乾坤摩盪此
孤洲幾回欲作玄穹問滿眼滄桑入望收

初度酬友人兼志感

悄然寂歷見山樓四壁寒烟穩臥遊交道至今成棄
土世情誰復許清流悲涼此日黃牛峽潦倒當年白
鷺洲我鬢已霜君亦老洞庭落葉趁時收

蟯蜇首造

天家工作重吾丞部持衡領所司借假九重勞績
簡存幾二月念新絲雲閣已應修文名石上猶傳錦
字詩酣食皆宗堪不朽東南墮淚哭豐碑

贈揚總戎

關西驃騎舊名家亞相勛高又建牙風靜橫波開虎
帳烟銷絕塞捲鯨沙紫泥拜賜十行札畫省歌成六
月車此日台階聯上將鐃吹應共五雲奢

丙寅初度酬于皇贈章依元韻

抱膝空亭賦索居詩瓢冷淡意無餘衰年久絕春明
夢幼子新傳閫道書飲罷屠蘇逢圖友歌殘蘆荻問
江漁郎看霜鬢知多少潦倒燈前愧石渠

其二

新草閒刪伴蔚居揹頤溢坐李三餘愁來淺酌梅花
酒病起嘗繙柿葉書華火曳清同野衲蓴羹玲落憶
溪漁奔波猜眼何須問檢理殘纓擢後渠

其三

閉閣爭傳揚子居披函不下五車餘鉛成新句詩為

史注就遺經口作書楚湘淚容悲杜宇秦川寂莫老
姜漁白衣蒼狗君知否莫向桑田冤鄭虔

其四

邏雪坡頭好卜居多君飲澗一瓢餘閒來且習蘭亭
草老去能拋荒具書杖屐蹣跚疑社叟尊前聊覓學
村漁閒閒見見都如此攜手江干弔二渠

其五

清溪曲曲抱幽居芸閣參差落照餘江上幾人斫鱠
前山中無事續禽書風吹白雨偏宜睡雪打篷潮好

業漁莫怪介生甘石隱綠田浸灌不須渠

其六

淒涼寒月半山居窮巷無人野眺餘鴻爪何心留雪
印雁飛隨意作容書身燕吳楚啼兼笑事去來今樵
共漁直到晚年方習靜真源活水似新渠

金陵十景 追和文清原韻

鍾山疊翠

崢嶸壁立見鍾山巒翠岩嶢孕物環勝代冠裳餘半
土東吳流峙自重關風廻絕澗松楸冷霜濕蕪城鄉

東辯漢殿唐陵誰復問　天家兩謁到人間 甲子仲冬至前南巡至金陵躬謁明孝陵有旨修葺陵寢禁樵採

玄武波澄

平湖如鏡倚城開碧波疑從天漢來氣變朝昏吞日
月波搖霽甲湧樓臺龍蟠本擅南州勝鼎峙猶懸北
斗魁共說圖書藏蹟鳩京烟衰草只塵埃 後湖前代貯圖籍處今廢無存矣

淮清柳色

淮清橋畔水雲空柳色迷離烟雨濃翠粉霏霏飄永

日遞綠細細舞春風池塘月映疎枝裏庭院鶯啼落
照中回首可憐歌吹杳玉樓眉黛有誰同

卞壼神祠

晉代何人擅譽髦身羅國難自天遭精忠炳日垂千
古生死浮雲等一毛歷世共傳宜廟饗當年原不爲
名高豐碑勒額今猶盛贈卹英靈敢憚勞

石城霽景

山郭朝暉映石城乘嵐四望野烟屬參差澗谷蛟龍
宅遠近樓閣獅虎形目送晴江翻浪白眉橫曉岫入

雲青扶節縱眺情何限與罷還同魚鳥盟

鳳臺春曉

金陵城山鳳皇臺曉日輕陰拂望開草色晴連村樹合江聲遙接暮雲廻當年綵筆經題歇絕代詩篇信手裁文物風流人去遠烟花依舊傍春來

江東古渡

帆檣日日泊江頭古渡人喧檻外洲夾岸迷樓吹永夜諸蕃市舶亂中流烟籠柳絮三山雨風起蘆花八月秋歌管長堤今已歇夕陽無語思悠悠 洪武間曾建十四樓以聚四方賓客後俱廢

長江秋色

長江天塹舊留京秋老波澄萬里清遠匯千川過上皖虛涵一氣下東溟蒼蒹蘆荻連雲白沙鳥風帆帶月明憔悴行監霜鬢冷那堪京夜聽烏聲

朝陽曉望

朝陽聽說向天開曉漏遙看旭馭來滄海丹霞飛日轂扶桑紫氣滿瀛臺雄風已逐東流去曙露猶隨野色廻鈴閣荒榛秋草沒詞人空自擬蓬萊

雞寺晚鐘

雞鳴山寺暮雲中一片寒烟鳥外通風靜祇林悲殿鐸月明孤榻冷魚鐘遠峰影入湖光碧落照人看野樹紅寂寂臺城迷亂苑惟餘老衲說真空

金陵春望

岑臺佇望總萋芊翠嶂參差溪水連一帶河橋橫斷浦數行鴻鷺入遙天寒花細逐江村雨遊艇輕搖野寺烟極目蒼茫無限意長歌聲待晚風傳

其二

芳徑萋迷草色芊芳菲不斷碧雲連平堤柳暗千門影野墅花飛二月天鳥語清和銜夕照泉聲滴瀝散朝烟六朝風景猶如昨一片江城畫裏傳

金陵懷古

蕭梁水國舊時名雲擁鍾山花滿城半渚常聞鐵鎖戰烏江不絕石頭營千年湖海看鵰走八代金湯聽蜩鳴轉眼滄桑渾似夢尋衙往事嘆難平

其二

潦倒江干臥草茵南朝舊事已沉淪烟銷影瘦黃昏

月秋老霜飛白下塵燕子磯頭悲曉笛雨花臺畔泣
青燐無情最是秦淮水風起寒潮愁殺人

感興

起著深衣學敎兒雞𪇒課讀尚豬垂傳經敢築韋齋
室舞勺先哦靖節詩門祚衰微憑弱息庭幃祇肅代
嚴師莫言愚魯無災患身世窮通總未知

其二

遺經獨對與心融戶外紛拏未許通赫赫新知爭氣
歷寥寥故皆亦途窮宣尼漫擊攻求鼓孺子猶防射
羿弓入室操戈眼底事三年治任復誰同

其三

出身文字已爭傳黨禁何如元祐年別白旁蹊追往
哲編摩殘牒溯先賢曾參豈料三言杼佗冑能遮一
手天自是盧朝無僞學彈章未掛且高眠

其四

百家爭喙總支煩商訂無餘道以存誰謂含糊能納
垢偏疑分疏為標門剛柔用處齒先折悔吝交時舌
莫捫漫說子輿曾好辨白圭三復愼多言

其五

蚖嘗蚊嘈日夜飛逐臭尋羶未可非蠅叔白甘松露
苦鴻冥敢羨稻粱肥多年見帝人因鬼有客臨門我
閉扉悄悄深夏何所事生涯端的老漁磯

其六

十日并糧九日饑逢人乞食一簞微葦鐺煮就山頭
苜柏火煨將潤底薇附郭芋田憂鼠齧隔年蕉葛補
鶉衣老來歲儉餘殘喘僵臥枌榆至者稀

其七

柴門晝靜隔谿榕葉低垂過雨濃幾片落花浮淺
澗半牆寒月隱前峰偕聞客至群鴉亂鐘定僧歸一
犬從齋後扶筇舒眺晚斷雲深處有潛龍

其八

新驅犍犢試春田烏鼻繩穿任我牽已駕水車行舊
壠又驅秧馬過東阡耦耕豈識皇華路芒種常宜穀
雨天赤足雙拳泥作枕桑間更羨老農眠

其九

避世逃人事不疑虛聲徵逐復何為姓名已著煙霞

羴蹤跡猶防鳥鼠窺竅荒山愁餓虎蕭條窮巷性
鷫鷞而今那得潛身所野瘠溝枯任莫悲

其十

鑿枘方圓志日攫踰垣行遲亦孤危酒酣擊缶因遏
何泥落空梁為賦詩鼓翼籬邊鋌鳳翥暴鰭潦畔笑
鯤池陽阿薤露難為和何況流商刻羽辭

其十一

萍蹤飄泊學顛狂嵇阮風流盡一觴吟罷詩情勞檢
束醉餘酒德任稱揚鬚眉瘦絕黃毛妹半骨消磨白

眼方進止觸藩空失路逢人骯髒亦荒唐

其十二

浮生何事叩天門空際雲封日月喧高枕息心聞蟻
鬭長林散步見蜂屯學成射彀針如杵看到輿圖垤
似崑大醉已醒醒復醉蜉蝣且暮不堪論

其十三

亭端老樹萎蕤枝野竹紛披帶土移布幔篝燈螢入
幕紙屏塗墨蚓參帷公孫位極甘廷詰季子金多謝
嫂炊墮體黜聰聊自了編蒲久已付流澌

其十四

桑林不斷大雩烟解網埋骼事偶然河北飛蝗遮舜
日江東蚤賊食湯田弘羊未就烹熬鼎乳虎偏攖權
算鉞何物魅魔稱旱母傳嚴霖澤有商賢

其十五

雲淨山空木葉乾曉裁薄露共誰看錫師貪甕腰三
折圖友簪莩髮一攢病骨加清吟似雪衰顏反赤酒
為丹鴟夷姓字仍標榜侮逐金風試羽翰

其十六

江樓凳坐輿雲空千里烟波一潤通稻落壯心甑畫
虎張皇徵技負雕蟲松間月暗泉聲黑山半雷轟石
耳聾夢到高唐天正寢十年衰颯鬢毛蕭

其十七

夏裘冬葛事非奇六月長途大雪詩學至閩曾翻自
苦文如屈宋但同悲美新應屬揚雄筆附卓猶誇郭
泰碑莫訝阿瞞頻按劍外孫黃絹本庖辭

其十八

曝背炎蒸汗不流夏蟲腸熱未驚秋調和味薄燔麟

脯結搦方窮滙馬渡班樹有根水作背酒泉無蘖水
如沸詳推物理多殊絕海屋緣何起市樓

其十九

閒揮羽箑濯清風庭樹蟬鳴葉葉芃小雨吹凉蟲出
戸迅雷飛電鳥移宮宵光屋漏延天賜霽色雲穿指
暮虹露頂脫巾觀物變山家泉石特玲瓏

其二十

偃卧東皋一枕斜微吟泣露費咨嗟老牛喘急愁衰
草狂犬聲高吠落霞醉後頻沽僧舍酒歌闌獨捕虎

林花綿綿並蒂芘魚祭葛抱焉知頌瑞瓜

故鄉四憶 有序

客吳又十餘載矣西望楚江夢魂惆悵常在
方城漢水間也作四憶詩

晴川閣

晴川閣外水悠悠烟草無情盡日流共說西來巴子
國應知東過海門洲風帆瞬息人千里城郭參差石
一片記得昔年狂興好禹王磯畔下漁鈎

黃鶴樓

磯跡爭傳黃鶴樓浪蕩灰劫幾經秋氣龍出没千巖
亂州雨迷離一水收芳草至今連郢樹西風何處問
蘆洲雲山隱隱空岑寂涙盡寒江未肯流

洪山

鄂渚東遊山勢雄長江瀑練帶溪濛四圍翠嶂廻南
紀一抹蠻烟下塞鴻亂後同悲湘水咽老來歸夢楚
雲通萬松阿閣風徽否布襪何年上九嶷

月湖

大別山頭湖似月小軍山下月如湖隄楊映月湖生

翠芳草平湖月浸編月受湖光涵月鏡湖連月色印
湖盃月湖湖月常如此泛月遊湖可再乎

五言排律

頌王母朱太夫人貞節被旌十二韻

三靈資聖善四教肅坤儀節比秋筠勁歌成黃鵠詞
蘋蘩勤盥漱魚菽潔筐匜畫字兼和紛傳經自隔帷
鷄聲凄夜月彤管照青藜有子登蠶禁諸孫繞砌芝
禮宗稱婦式閫範得賢師　誥錫金泥重　綸頒棹
楔䑸椒盤陳綵服蓮燭耀烏犢中饋還封鮓賓筵尚

剪葵郝鍾離令史共佩繼芳規與椒方坍處長看實
葵垂

青溪草堂

結廬溪水上抱膝板橋西野荻吹殘渚扁舟過淺隄
波痕常在戶柳色亦浸畦古井苔如絡平塘草似萋
竹藩穿牖出蕉長逼簷齊灌木留棲鳥籌燈窺餓鼷
鐘聲隨月度塔頂帶峰迷茅屋眠黃犬荒村叫午鷄
吟成倩婦點醉倒學兒啼當暑裁疎苧驚秋曳舊綈
道人頻共飲鬬士解分題丹竈能為主白雲自可攜

五言絕句

荷亭即事和友人韻

倚檻看新荷荷開水似鏡中有白髮人倒影偏相聯

其二

去年葉亭亭今年花朵朵不知花似誰但覺香如我

其三

照乘豈凡材古人不我詎請觀明月珠滾滾青盤上

其四

世事曾何定相逢只奕棋推敲憑國手黑白總難知

其五

君愛巽公橋我喜遊華池一葉泛青溪未飲先成醉

前題

皎月印萬川方塘開一鏡萬川顆顆圓一鏡深深映

其二

蕾苞太虛陰陽孕骨朵清淨不粘塵蓮心無彼我

其三

葉葉與田田芙蕖名不誑玉盞盛琉璃青幢照其上

其四

蚩尤呼涿阪先天一局棋造物本玄黃草木亦何知

其五

城南赤石磯云是濯纓地與子共披裘顛狂學爛醉

答于皇謝酒繼佞韻

顛飄與臙膾各各矜其有世事總難論與君且飲酒

其二

哲士念緇衣明主廑披纊鄭重歲寒身白頭休惆悵

其三

休誇考亭訓精粗與表裏失討在逢時得力惟求已

其四

讀書性始靜涉世心方小君問箇中幾試看廳前草

其五

君才似水部予德愧𦐇州交修敦古處無言國士酬

再疊元韻

俯仰世身間漠漠何所有架上有殘書牀頭惟尊酒

其二

百年猶旦暮何事諱屬纊賢達重余歸狂夫空惆悵

其三

臧修與游息轗軻切近裏行庭不見人艮背不見巳

其四

獸識物非他心通天亦小如何胙暮兒錯認西園草

其五

先生本志士聲價重南州頻辱蘭金贈慙無白璧酬

飲邊雪亭郎事用前韻

主人與客意都得未曾有相逢操楚音恰恰飲巴酒

其二

一滴如一金一盃如一纊坐來興不闌別去心添悵

其三

野色四圍中柴門三徑裏且盡今朝醉淵明是知巳

其四

入市人亦稀坐井天非小羨君安樂窩不數堯階草

其五

金陵本勝地文物似皇州落落誰知我君心不可酬

再疊前韻

縮項共黃冠漫說無何有豈知吾道中氣味如蘘酒

其二

儒上愛深衣高年貴錫纊願爲太平人歲歲心怡悵

其三

我讀濂洛書如坐春風裏往來上下間大道絕人巳

其四

無外心非空無內道非小生生自不窮但翫春園草

其五

此間賢都督開府擁百州兩情知必合努力事賡酬

再疊前韻

至人本難學不困吾何有且讀抑戒詩勿效張酒酒

其二

貴賤亦何常充耳即雖鏘試看風前葉多同盜伍催

其三

刻劍病猶形反裘懼傷裏我師顏氏學四勿克己已

其四

高潤大亦容山高月自小造物本無心愚夫猶斲斲

其五

悠悠諸葛諸此意付青州爲君歌伐木鳥鳴相嚶嚶

園林雜咏

芭蕉

卷心抽裏軸翠葉披羅綺擔隙綠颸涼又詩無剪從

芍藥

婀娜不受風蹤姿本綽約小字頗可離士女無相謔

薔薇

爲取薔薇露頻搖芳草枝佳人盛玉盞滴作紫胭脂

萱

解思思難解忘憂憂未忘北堂清露少不及藕花香

蠅

營營點畫屏點綴集朝暮偶[illegible]追多[illegible]

蚊

吮血味令刺膚隙搜鍼如柴病骨羸背殼莫頻侵

螢

戴火燐猶碧含輝燭亦明憑君爲熠燿只合近宵行

蟻

不雨先封穴因風隨逐斯冠山與戴粒總向磨中旋

六言絶句

冬艇

郭外叢林蕭寺溪邊小艇漁家雲影低垂松雪江屋冰合蘆花

江村

柳陌常霏細雨柴扉不斷炊烟鴨陣浮來堤外鳥群飛落帆前

山居

芋岸陰連栢葉山厨飄落松花鶴落前汀淺水鶯啼隔岸人家

田莊

布穀一聲下種稻歸頭霧雨過清明嵐長草深
烏犍牛肥

七言絕句

答友人謝葡萄山栗依韻

葡萄種自宛西來漢代規模亦鉅哉苜蓿至今猶在
地何人不說張師才

其二

歲拾橡栗豈空譚日暮天寒意自甘試問白頭遲世
亂少陵之後幾人堪

再疊元韻

絕域絲籠異種來清芬碧刻甚奇哉水晶簾掛琉璃
猶始嘆當年博望才

其二

清秋嘆酒維高譚梨栗蕭條病後甘莫道坡公容易
得衰年曾向此中堪

飲巴酒偶成

巴見巴女趁清秋巴舞巴歌自唱酬蜀道巴江[illegible]
急歷帝遠對日東流

其二

巴陵山色洞庭秋一闋漁歌對岸數聲蒙家歸何
到憑闌遙望大江流

王石谷為予寫秋林講易圖展對再題漫賦二
絕

蕭疏楓影浸滄浪茅屋斜臨秋露長莫訝雙髯常鎖
戶主人逸興在清涼

其二

十年霜鬢已蒼浪檢點韋編興自長識得羲皇枕上

意無邊風月盡虛涼

送石谷還吳門

澄心繭素墨痕浪小閣幽清烟水長最愛將儒名字
好快園花下度西涼

其二

翦船風笠破江浪天際晴沙雁影長試問清狂誰似
子虞山松菊正蒼涼

口拈贈佛窩僧智通

老僧高臥白雲樓海月烟燈一望收解得鐵繩穿鼻

孔廳無馬面對牛頭

戲答松門

塵家不會說修羅滿眼風濤識浪河總為浮生緣[illegible]事楚些續罷又吟哦

其二

知君一錫拄重關栗里松泉兩意閒不是剡溪乘雪興偶然扶杖過匡山

其三

十笏修竹一瓢輕踏破蒼苔撒手行五十三參何處用請君不必費推評

其四

梅花瘦盡雪風寒香吐殘籬待我看為問庾樓誰作賦應留珠淚點琅玕

竹枝詞

白帝城邊月轉低巫山淒斷杜鵑啼扁舟直下黃牛峽一夜風吹到鄂溪

其二

頭新急口亂沙洲落日孤峰萬里遊江上陵城何處是[illegible]遙遙望洞庭秋

秦淮柳枝詞

秦淮橋下水如油桃葉溪邊月似鉤兩岸[illegible]歌聲不斷楊花爭送木蘭舟

其二

去年楊柳青纖纖今年楊柳絲色色年年春去又春來日日江南望江北

江南雜咏

春餅

正月墻梅帶雪寒家家春餅裹香蘭晶盤玉椀傳高座（高座寺春餅最佳）也向僧伽乞一餐

鰣魚

四月江潮滾浪花鰣魚出水趁漁家街頭且莫爭嫌買冰船先登上苑車

蠶荳

荳蔻花開紫又黃摘來翠莢滿蘆筐兒童剝瓣供粥漫擬張翰賦幾行

櫻桃

含櫻灼灼類金丸赤蘂盛將瑪瑙盤羞薦纔過憑飽
食承心不用蔗漿寒

鮮筍

春園翠竹夾東池皮繡層層籜似錐我自林居非竹
臨皐家食筍不須疑

園林雜詠

柳

三春弱柳映清潏橫笛吹來字字悲不是有心傷折
贈關門五月未成絲

桃

花蹊綺樹綴枝殷蘂葉風飄露井間歷亂不須迎日
笑九重春色滿千山

李

房陵縹李擅春芳東苑穠華樹樹香不幸盤根生井
上年年蟲蝕代桃僵

杏

蓬萊山色綠楊天二月花飛彩爛然莫道五湖歸去
早宅邊紅杏已如拳

柿

發籬不是華林園赤實青枝弄影繁六十七株休健
羨甘清玉露總謏言

蜀葵

一片青葵羅野蔓藂藂圍葉擢花翹何年別却蠶叢
路檻爾成都萬里橋

七夕

烏鵲填橋事杳茫年年牛女隔河梁世間巧婦都成
拙誰向天孫乞報章

其二

開襟樓上學穿鍼七孔穿來一縷金見說姮娥天路
遠九光燈下聽龍吟

九日清涼寺登高

西望風高野色催紫梨黃菊滿城隈清涼不是商飈
館世俗休呼戲馬臺

九日風雨

北山高阜翳萊蓁籠帽風吹楸葉香共道孫陵閒上
好一天霏雨濕鬢涼

江行

泊燕磯

一拳寒石背烏衣偃息江巢翅雨微虎踞龍蟠非舊日呢喃空逐落花飛

過龍江關

獵獵江旌捲市樓大書粉壁榷行舟囊空止有難逃賦多恐官家不忍抽

望三山

峙列峰連烟渚深吳軍戰壘並消沉祇餘李白青山在二水中分越夕陰

望烈山

風起麓生去復回青峰迢遞大江隈誰言此地堪處隱多少船從山腳來

泊采石

采石磯頭月一舸江流不斷廣陵濤扁舟獨坐多狂興羞與崔郎著錦袍

泊蕪湖

鳩茲水邑蕩青蘋野市敲壓賣柴薪幾過蟂磯休鼓棹老蛟偏嚙泊羅人

月夜過荻港

蘆荻淒清映晚津波光連月淨如銀分明此處開漁唱只見蘆花不見人

過皖城

樅陽江介水潺湲楚甸平分列岫間洞下畔夫誰似我推篷西望大龍山

雪泊東流度歲

不游雪浪泊孤舟城角悲笳起暮愁飄泊一身虓歲歲華蹤早已付東流

望小孤山

危峰高插壯滄溟形貌何從類女娘祇是磯流遙對岸謬敎世俗喚彭郎

過彭澤

寂寂江村落照斜柴桑嶺畔有人家共知三徑餘荒草松菊何如舊日花

泊湖口

湓城鼓浪響淙淙整帑驚濤撞石鐘浮磬只今爭鑿

貢應知擊楫有蛟龍

過潯陽

一曲琵琶送遠歌白頭商婦嘆婆娑錯認潯陽水不及江州涕淚多

道士洑阻風

何年道士伏津門雷雨靈符借一舟莫笑飄生遭水厄由來風浪起江豚

晚泊巴河

巴河曲曲隔江濆野霧沉迷障夕曛咫尺帆檣迴不

見篙聲人語浪中聞

過齊安留飲王慎菴書齋

載月何當問竹樓東風吹纜下黃州故人斗酒真堪醉一齋能銷萬古愁

泊團風

烟生環翠雨空濛一葉橫江趁晚風四望白雲猶畫裏恍疑身在月波中

抵漢口

家園入望見青山茅屋頹然漢滸間憔悴形容君莫

問洞庭木葉待子期

跋

巳巳春仲孝感師相熊老夫子方居憂白下恭遇

聖駕南巡旣遣官存問復以

御書經義齋三字錫之夫子拜謝成禮取以名其全集蓋紀

帝訓非特彰榮遇也集成辱寄示小子菑生且命贅一言於末簡小子何知驚悚久許旣三辭不獲遒拜手陳几而莊讀焉見夫諸體悉備也諸美畢臻也富哉集乎要而言之不越論治論學兩端而已論學則有醇無疵闢邪衞正足以守先待後無疑論治則先本後末黜霸崇王不獨爲一時興禮樂直欲爲萬世開太平非得力於六經而實見諸行事者其能勉措一詞乎菑因思經義齋之名自宋儒安定胡

先生始然當時與太學但聞下取湖學教法不聞有膚筆標表之且舊制所謂經義者祇對治事偏言之爾要之安定之經義原包括學治初未嘗岐事理分德功而二之也嘗聞福唐劉彛奉召對上問胡

瑗文章與王安石何如彛對以聖
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臣師明體
用之學以授諸生不爲詞賦故今
時學者皆能知政教之本莒敢謂
斯言也惟安定先生昔以之造士
遂開洛學惟我孝感夫子今以之
致
君用贊皇極然則經義齋之取名
豈泛然也哉莒至庸陋垂老無聞
藉先學憲衡文楚時有濂浣世講
一派得遊門墻與窺富美不揣其
愚泚筆及此冀博君子不屑之誨

爲

康熙庚午中秋後六日錫山受業

高莒生謹跋

讀經義齋集書後

孝昌先生著書數十百種閑道錄學統劄記既版行於世海內學者比於六經語孟並垂天壤至是同人復序次其經義齋集以授梓氏蓋先生平日之文具在而有韻之

言亦附焉先生講學明道於家藏書數十萬卷無不徧爲繙閱含咀英華吐棄糟魄雖諸子百氏以及老佛三藏之紀載亦皆洞析其閫奧故發爲文章廣大精微無美不備此在學者或能知之矣而至先

生之所以爲文則恐未必能盡知之也先生之文非秦漢唐宋韓柳歐曾之文而孝昌先生之文也先生之文易之所謂修辭立誠穆叔所云立德立言夫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辭達而已者也是天下之

公言萬世之達道而又自成先生之文焉者也如化工育物洪纖巨細罔有毫髮罅漏之或遺也如時雨膏潤而百穀草木勃然亭毒以胥暢也如江海蘊畜魚龍百變出沒潛伏而不驚爲天下舟楫之所

利濟也如布帛菽粟用之可以衣食生民而不可一日或缺焉者也大而數千萬言其條理井然不紊小而單辭片語其義類復包舉靡遺而其浩然之氣則又流行充塞旁魄於上下古今而無間大矣哉

此豈秦漢而下操觚者所能企及也哉蓋先生自有其所以為文者其本末固不可同日而論矣或者謂孔子刪詩無楚風屈原離騷風之餘也孟子後千百年而得周子猶周公孔子之似續也今先生備周孔之道而兼有屈周二子之文抑何楚材之盛也雖然孟子不云乎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若合符節其揆一也又何疑於先生哉江左受業洪嘉植謹書於白沙流寓之大蔭堂中

經義齋集十八卷翰林院孔目熊志契家藏本

國朝熊賜履撰賜履有學統已著錄此集乃康熙庚午賜履以禮部尚書丁艱家居時所刻凡文十四卷詩四卷其名經義齋者

聖祖仁皇帝所

賜

御題也

澡修堂集十六卷

〔清〕熊賜履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四十二年澡修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澡修堂集十六卷》提要

序

晉嘗讀儒林文苑或有姓氏而無文章或有文章而無姓氏私計作者不下千家又嘗竊論其文或口之所言縱其虛妄而無得於心或手之所造聽其浮華而無當於理周秦以降漢魏六朝三唐兩宋其間駁雜靡蕪譬之如閒花雜卉生荆棘中私計作者似又不能數人蓋文章之事惟理是恃理也者天理也講幄之文有忠愛之理焉章奏之文有正直之理焉策士之文

有教育之理焉音律之文有溫厚
和平之理焉不求其理是先放其
心也心放而不知求是使人也倭
則邪邪則行違其言而不顧忠孝
仁義無由而生矣晉也少攻風雲
月露之文長兩講忠孝仁義之理
前後異趨如隔一世自惣卑賤羈
而察焉與有當於當世之大賢人
而從之遊焉抱此者十五年一旦
出孝感夫子之門得以登夫子之
堂讀夫子之書又覺晉之所講習
而與一當者昨無一是也夫子生

穎異博學書雖削千餘載之浮華
痛絕諸文人之虛妄明之於心性
之地精之於道理之中語言動靜
一歸實際噫其至矣我
皇上以天縱之聰明崇儒右道稽古
不怠得夫子而久任之將以致萬
象之治興盛世之仁焉其在昔也
經筵官至入閣而止職綸扉而不
更講席者惟夫子一人是
皇上以三公坐論屬此一席非經筵
之常格也夫子發爲文章動稱堯
舜雖禹謨伊訓無逸立政不啻過

焉至於七典文闈兩至武試虛套之體山岳不移衡鑒之精日星同照其爲黌問也非國家之大務則經傳之微言間於閑暇贈畣之間爲詩律爲書札非辨經論史羽翼聖賢則導達性情抗揚風雅數年以來請假者數乞休者數朝拜疏而夕

溫旨東閣兩召久司調燮至於今

寵眷之隆有加無已因堅請暫

允休息而猶旦晚

召顧問從來出綸扉而不離禁闥者又惟夫子一人是

皇上不欲以三公之關懸此一席非予告之常例也是故結懷肫懇情見乎文元老之心名臣之範大儒之學均於是乎在噫抑又至矣夫千古之薪傳不絕如綫所恃者載道之文耳夫子起而闡濂洛關閩之理俾世之學者循理以求其放心則學問之道著而孟軻之後又有傳焉其無愛於佞人也功不在正人心下豈得於儒林文苑中求哉小子晉草茅新進備員史館雖

不足以窺見高深而依歸既定敢不奮鴑從事以辱夫子之門乎爰述詹詹願附不朽云

旨

康熙歲次癸未仲夏穀旦受業趙晉百拜具稿

澡修堂集目錄

第十卷

書柬

第十一卷

書柬

答喻撫軍
答友人
又

第十二卷

書柬

答元少
答張思虹
答高門人
答陳縣尹

與元少
與朱生
與王瑁湖
復張奇亭
復韓元少
與韓元少
答范微君
與元少
與王司空

復江奉常
與陳太宰
復張奇亭
與王學士
答陳廣陵
與王薛澱

第十三卷

詩

甲子季秋

駕幸　闕里　親祀　聖廟禮成恭紀
恭賦
聖謨神武永清朔漠歌
恭紀
聖駕南巡萬民感頌　恩德詩
恭祝
皇太后聖壽詩
恭紀
青宮懋德典學詩

第十四卷

詩

第十五卷

詩

第十六卷

詩

澡修堂集第一卷

溧川熊賜履著

奏疏

懇辭起復哀請終制疏

原任經筵講官禮部尚書今丁憂臣熊賜履謹奏為號擗　愚綸哀籲下悃事邇者小醜竊發致煩
王師我
皇上遠播德威邊疆綏靖且
聖躬日益康豫普天共慶臣倍切歡呼竊冀報忽
奉　俞旨除臣禮部尚書部檄到門趣臣上道臣聞
命驚怛涕泗交流伏念臣極劣至愚無足比數
皇上恩施稠疊高厚靡涯身非木石敢忘圖報但
臣於前歲蒙　恩放回守制見居苫由服制未終今
春扶櫬歸葬臣母雖窆穸粗完塋兆碑亭尚未就緒
而臣草土餘生奄奄柴骨龍鍾尪瘵絕不似人我
皇上大孝弘仁凡有心知莫不泣叨造就況臣受　恩
特厚被遇最深螻蟻微忱忍不上達伏乞　睿臣
苦情令臣大節　勅部寬展期限俾臣服闋後得經

營兆域以妥先靈倘殘喘少甦仍即趨赴　闕廷勉
效犬馬臣血淚已枯哀悰難罄悲鳴呼籲冀動　天
聽惟
皇上終始矜憐則殁存銜感世世永戴無量矣臣謹
百叩繕疏虔遣義男田有両賫　奏伏乞
皇上慈鑒施行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奉使察荒疏

經筵講官吏部尚書臣熊賜履謹　題爲遵　旨察
勘事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該臣同河臣靳
輔等題爲請豁開河築堤壓地之糧等事疏稱臣輔

奉　命治河興工十有餘載淮揚鳳徐四府州之間
各有開河築堤建造閘壩栽柳等處俱係民間納糧
田地但查揚屬之高郵江都鳳屬之靈璧泗盱徐屬
之豐五州縣壓地尚少淮屬之山陽安東清河桃源
宿遷邳睢寧徐屬之徐蕭碭山十州縣壓地甚多小
民至今包賠之累每環呼臣輔訴求　臣等敢
不亟請　恩綸以甦民累至兩河歸故中河告成之
後涸出向年黃水原係河湖低窪沮洳之所淤成膏

腴熟地亦復不少保無豪強占種而不納糧壓地既
請豁免則白占亦應陞科二者俱係督撫之事所當
亟請
皇上特沛　綸音勅下江南督撫遴委賢能道府就
近清查則陞者陞而豁者豁誠公私兩便之道也等
因具題本年十一月初九日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
會議具奏欽此九卿等會議應如河臣所請行文江
南江西總督安徽江蘇巡撫遴委賢能道員等官將
淮揚鳳徐四府州所屬地方開河築堤建造閘壩栽

柳壓地並涸出向年黃水原係河湖低窪沮洳之所
淤成膏腴熟地豪強占種不納錢糧之處逐一確查
丈明具題到日再議等因於本月二十二日具題本
月二十五日奉　旨這事情著遣部院堂上官一員
前往會同該督撫將應豁免應陞科錢糧確察定議
具奏欽此該戶部開列各部院堂上官職名於本月
二十七日具題十二月初一日奉　旨著熊賜履去
欽此欽遵該臣賜履率領戶部郎中臣鄂奇於本月
初六日起程本月二十五日抵淮上會同兩江督臣

傳臘塔江蘇撫臣宋犖揭示各屬通行宣布我
皇上愛養元元 如天盛德遠近聞之無不感泣乃
集司道府屬各官查照原任河臣靳輔等具題疏內
事理檄行淮揚鳳徐四府州所屬山陽沭陽安東清
河桃源宿遷睢寧邳海高郵江都靈璧盱眙徐豐蕭
碭山等州縣衛將各該地方田園地畝因節年開河
築堤建閘栽柳以致拋廢及黃水淹出河湖低窪淤
成旁腴等處該地方官星夜率領人役及總甲里正
人等逐一丈量明晰分別應豁應徵錢糧若干據實

備造清冊取具不致扶同混冒印甘互結如式臣等
仍單騎隻從親行踏勘詳察確核遵照額例科則公
同清理務俾民累盡袪奸弊釐革以仰副我
皇上子惠黎元至意自是賦役一清公私兩便包賠
者得免追呼隱占者亦永爲恒業長淮南北軍民歡
頌 皇仁歡呼雷動從未有如斯之盛者也計查得
山陽清河桃源宿遷睢寧安東高郵靈璧徐豐蕭碭
山淮安大河各州縣衛應豁地三千七百二十八頃三
十七畝八分九釐六毫三絲九忽五微一沙六塵應
豁銀六千六百五十四兩四錢一分一釐三毫四絲
六忽三纖七沙三塵九渺三漠三埃二逡九巡米二
千三百五十八石八斗二升五合八抄九撮三圭五
粟七顆四粒一黍九稷一禾五糠九粃麥七百二十
六石二斗二升二勺二抄九撮四圭六粟四顆五粒
四黍一稷三禾八糠豆二十八石四斗二升五合四
抄三撮九圭五粟四粒四顆八黍八稷五禾又山陽
縣改輸糧例田地應免原納葦柴一萬八千束海山
陽桃源宿遷安東沭陽大河各州縣衛漕田一千一

百三十七頃一十畝八分六釐三毫四絲應豁銀二
千一百七十八兩七分一釐七毫一絲七忽二微八
纖五沙八渺三逡八巡米九百七十四石六斗二升
五合三勺九抄八圭五粟八顆五粒七黍三稷九禾
一糠四粃麥三百二十四石八斗五升五合七勺二
抄八撮六圭一粟一顆二黍四稷一禾一粃除清冊
并該司道府及各州縣衛印結送部查核外謹繕造
黃冊一本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安徽撫臣江有良奉 旨調補廣東

迴撫已遵赴新任未便列名合並聲明臣等未敢擅
便謹 題請 旨

遵 旨回奏疏

經筵講官吏部尚書臣熊賜履謹 奏爲遵 旨明
白回奏事該本年三月初九日臺臣龔翔麟參臣僞
稱講學虛名等事奉 旨這所參事情着熊賜履明
白回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伏念臣罪狀多端致招
彈劾理應即加 譴斥復蒙
皇上格外優容 命臣明白回奏 聖恩高厚感激

涕零臣敢不據實直陳仰呈 睿鑒蓋臣本一介庸
流無足比數恭遇我
皇上聖神天縱 文謨武烈遠邁唐虞 性學高深
直追三五自幸遭逢
聖主 眷遇優渥數十年來豢養培植 加意矜全亘
古罕聞臣門頂戴自丙辰待罪 綸扉疏率乖違忝
職無狀蒙 聖恩曲加寬宥令歸田里十有三載自
分廢捐復蒙我
皇上起自田間洊掌銓政 殊恩異數亦曠代所無

而臣年逾六旬衰庸瞶劣素餐尸位莫効涓埃濫
班行真面目有靦今年二月內臣弟賜瓚復以捐納
一事奏對欺飾上煩 宸譴臣聞 命皇恐悚惕弗
寧即援束身席藁叩頭請罪念臣弟罪犯難逭誠恐
冒瀆 天威未敢具疏引咎日夕驚怛惶悚愧汗無
地茲臺臣劾臣僞學欺罔竊臣本鮮識知粗涉章句
絕無實行輙肆空譚循省生平實謝陋無比然 聖
明在上如日月照臨 洞矚幽隱臣縱至愚亦何敢
舉念涉欺自取大戾伏蒙 聖慈始終矜憫但臣

身受 隆恩久待 左右有弟不能教誨致干 憲
典辜負 鴻仁罪實難貰而微臣生平愆咎尤百喙
何辭伏乞
皇上立賜罷斥 嚴加處分以爲辜 恩瘝職者之
戒臣謹據實回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無任悚仄待 命之至

請假營葬疏

經筵講官吏部尚書臣熊賜履謹 奏爲請 假營
葬以盡子情事臣於戊辰冬待罪禮曹慘遭母變業

皇上錫類弘仁　恩卹優渥歿存銜感庚午臣歸葬
於楚奄奄負土寃窆粗安塋兆碑亭俱缺爲未備是
秋復奉有春卿之　命彼時哀懇　展限終事未業
俞允辛未春服制甫闋有司檄趣上道遂不遑自顧
其私數年來闕班奉職　君恩日重報効全無未敢
再申前請近聞臣母墓側湖水侵嚙體魄難安誠恐
內有風蟻速當改卜臣每接家信終夜繫思臥不貼
席竊臣今六十有三衰憊不堪視息無幾倘一旦溘
焉朝露將抱憾泉壤亦已無及我

皇上孝治光於海宇卽微員末弁並荷　生成況臣
受　知最早被　恩至深抱此苦懷忍弗上顧查會
典內開載京官歷俸五年者許得請假遷葬臣與例
相合謹披瀝上　請伏乞　聖慈　允臣旋里臣趕
此殘喘經營竭蹷以妥母靈事襄之後仍卽前來供
職臣一介微命賴
聖主加意矜全以至今日此生一息尚存寧敢忘犬
馬之報惟
皇上俯鑒微忱世世頂沐無量矣

請解銓務疏

經筵講官吏部尚書加一級臣熊賜履謹　奏爲微
臣衰庸已極叨竊太久懇乞　天恩　允解職任以
重銓政以安愚分事臣以譾劣遭際　聖明寵祿四
十餘年　恩遇靡涯涓埃未効每一循省浹背汗流
卽今待罪銓曹亦已七載絲毫無補咎過日增屢荷
聖度優容不加擯斥然臣覥顏行隊實無地自容我
皇上德邁唐虞工修濟濟銓衡要地獨假臣以尸居
揆之事理於治道有損況臣今年六十有五血氣耗

枯耳目昏瞶雖強支衰暑狼狽不堪遇事遺忘動多
舛錯叢以館局重任綜攝爲難誠恐貽悞躭延有事
任使臣罪益難逭貫伏乞
皇上解臣部務另　簡賢能俾之整理臣戀
主心切亦未敢遂乞骸骨投老丘園仍以衰憊之軀
羈棲邸舍早晚從諸臣後趨赴秘館勉事編摹以圖
報稱於萬一葢臣福薄命蹇疢患嬰纏蠖蟻微私亦
何敢仰瀆　宸聽惟祈　聖慈俯鑒置之閒散則臣
愚分少安殘軀亦可保生生世世頂沐　弘仁於無

既矣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引年乞休疏

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一級臣熊賜履謹　奏為微臣衰庸特甚供職委難懇懇　天恩俯垂　慈鑒事臣本謭劣洊被　鴻施四十餘年恩同怙冒撫循感泣涕泗交流自分遭逢　堯舜寵眷逾涯即碎首捐糜難言報塞亦何敢遽就閒逸辜負　大恩臣而為此犬馬不若矣但臣日薄崦嵫桑榆景逼駑駘疲頓艱策莫前且　綸扉崇嚴關以

衰憊昏忘舛錯貽誤匪輕臣年來隨班趨直僅屬支吾狼狽龍鍾老態日見伏乞
皇上憫臣頹耄　允賜罷休則愚分少安微忱亦稍慊况臣生而迂拙與物多忤蒙　聖明加意矜惜獲保殘軀憂患餘生皆出　再造每念蟣蝨微細渺匪
聖懷頂沐愈深刺悚愈重謹不避干冒激切披陳翹望　恩憐解離職任庶幾一息殘喘歸臥舊林歡豚　堯年優游擊壤生生世世銜結　高厚無窮矣臣不勝惶悚屏營之至為此具本謹具　奏聞

請假省祭疏

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一級臣熊賜履謹　奏為遵例請　假省祭以展微情以廣　孝治事竊臣自丙辰之歲蒙　恩罷謫彼時楚氛未靖無家可歸遂僑寓金陵一廛奉母蹉跎荏苒凡十有三年戊辰復被　召用旋丁內艱匍匐南歸守制江表辛未之秋服闋赴京補任待罪　闕下又十有餘年中間屢經請告未荷　俞綸年老思鄉夢魂存戀且臣祖父塋兆俱在孝感近湖潮汐遊水嚙前後

二十六載祭掃希闊饗薦若數中夜縈思腸迴欲碎又臣近蒙　恩詔三世　褒封焚黃之儀亦未修舉自念再入　綸扉罕效涓埃臣職重爵子道復歉俯仰疚怍何以為人伏察會典開載京官歷任十年許得歸家祭祖臣與定例亦屬相符伏乞
皇上垂念下懷　准假旋里庶幾衰病餘生手捧綸誥上先人冢墓薦達　皇恩光施泉壤則歿存銜沐世世罔諼倘臣一息孱軀未便遽先朝露即勉效犬馬尚自有時矣臣無任屏營待　命之至為此具

本謹具　奏　聞

公謝楚闈加額疏

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一級臣熊賜履等謹　奏為楚省叠膺異數輿情普謝　洪恩事

欽惟我

皇上　道貫三才　勳彌六合　宸章符於典誥濬汗維新　睿藻叶乎圖書離明丕煥　遐陬併壤均瞻日月之光　海澨山隅胥慶風雲之會　念學校為儲才重地振作有加俾制科尤繁俊說拔益崇特

至　闔門大闢濟濟靈蒸　紘綱宏開殷殷雷動惟

臣鄉　緯躔翼軫較上國地屆炎荒被遴拔者一十八科沐　甄陶者四十一載士風雅發文采蔚興每當比試之期倍切觀光之願往歲疏祈衡額已荷　弘仁今茲籲請增名復蒙　殊典　恩綸甫下卿雲已覩方城　鈞旨重宣奎璧交輝鄂渚十五郡章逢下士喜溢橋星百八邑黌序儒生歡盈泮水楩楠杞梓莫非九棫之楨齒革羽毛本屬三邦之貢杶榦砮丹箘簵敢云維楚有材蘄續棫樸菁莪亦欲拔茅連茹九疑八洞並沐　恩波七澤三湘俱騰瑞靄驪黃牝牡空爭冀北之羣白雪陽春不數江南之曲雖洞庭木葉影落梅花而巫峽蕭森香分桂蕊郢中之宋玉相牽彈冠江上之卞和頻來獻璞珩璜不實　天家首重連城璣組非珍　王國端求照乘瀟湘夜雨處處書聲鸚鵡晴川家家絃誦鹿鳴宴列濂溪風月之吟鵲尾旌聯岳麓岣嶁之句從此衡陽雁字可占題名會見禹穴龜文隨登　冊府左史倚相豈曰無人令尹子文難言絕響白雲樓畔齊看黃鵠高飛芳草

湖邊並覺蒼虬起舞觀驪探華肆魁柄旋移囊穎更汪洋文昌朗照漢水波澄如鏡彷彿擘騖星沙氣聚似珠依稀射斗覩魚變化盡沐　天池蘭茁芬霏悉馨　上苑玉孫芳草行採杏園之華仙子瓊舟不作桃源之夢巴陵仍唱竹枝詞換新篇大堤日晨遊椰栢歌翻選韻允矣　熙朝盛事猗歟　聖世殊榮

臣等猥厠清班均沾　作育濫竽　禁籞久受　栽培欣瞻　綸綍駢頒拜稽一德喜聽桑榆集慶感激同情忭踴鴻趨懽呼雀躍敬陳蕪牘稍展葵忱惟披

係以未能抑貼黃而難盡伏祈　睿鑒曷任屏營臣
等虔仰悚仄之至謹此　奏　聞

再請休致疏

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一級臣熊賜
履謹　奏爲欽遵　俞旨覆瀝悃忱事臣最爲劣無
足方比幸而遭逢　堯舜不次登庸四十餘年　恩
同覆載從古未有即今備員政府素尸無狀而　聖
明眷注優渥　褒寵逾涯　宸翰天章頻頒激錫中
心感佩鏤刻難忘自念蟣蝨微軀皆由　栽造萌碎

捐　闕下分誼應然亦何忍遽念鄉邦異離　左右
但臣年逾古稀桑榆景逼耳目昏花筋力疲頹　綸
扉職任匪輕恐辦理有疎因循貽悞將懊悔無及故
數年來屢行請告未奉　俞音昨春仰荷　矜憐
諭以明年具奏洎於臘月復蒙
皇上親製詠雁詩一首　大書賜臣章末兩言寓寫
留臣　盛意煌煌　睿藻　獎厲特深臣跪捧虔讀
惶感并集隨蒙　召至座右　溫慰再四藹若家人
臣含淚叩頭備呈老狀始得仰叨　慈鑒　面允所
陳伏惟我
皇上仁育羣生物物咸令得所如臣衰耄倍軫　聖
懷　地厚　天高殷生難報茲特祇遵　前旨再瀆
天聽伏乞　終始垂憐　恩准罷退臣子然庇僞尚
得扶筇丘壑歌詠堯天將世世生生頂戴
皇仁無既矣臣無任悚仄屏營之至緣係遵　旨瀝
忱事理貼黃難盡并乞　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具
奏　聞

謝　恩疏

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一級今解任
臣熊賜履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康熙四十二
年三月二十一日臣賜履謹　奏爲欽遵　俞旨等
事於本年四月十三日奉　旨卿才學敏贍講讀久
勞簡任綸扉勤慎益著老成在列倚毗方殷覽奏引
年求罷情詞懇切准以原官解任仍食俸留住京師
用備顧問以示朕優眷舊臣之意該部知道欽此該
臣跪聽之下感激涕零伏惟我
皇上德符洪造化洽羣倫　宵旰厲精茂登隆理雖

海隅緜谷之子尚思趨赴 闕廷展効尺寸況臣何
如遭遇而乃自甘廢棄仰負 聖明祇以才短年衰
叅竊增愧用是罔避干冒頻請罷休庶安愚督伏蒙
我
皇上弗加譴責畀以 恩綸 溫慰特殷 褒嘉倍
渥既 俯憐匪耄 准解職司復留住京師優支廩
餼 慇懃繾綣 恩眷靡涯臣之寵榮罕見其比從
此優游閒適頤養天和即剩息餘齡皆由 鈞賜況
又身依 魏闕時覲 天顏就 日瞻 雲雍容帝

里 隆施異數今昔所無將累世畢生永戴 弘慈
無量矣臣無任頂沐屏營之至緣係恭謝 天恩事
理貼黃難盡並乞 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具 奏
聞

濼修堂集第二卷

潁川熊賜履著

奏劄

進呈明史劄

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一級臣熊賜
履謹 奏爲 進呈明史恭請 睿鑒事竊惟明史
一書紀勝代之章程垂將來之法鑑典甚重也 國
初 降勅編纂已歷歲年而文獻罕徵紀述有待
我

皇上奐發 德音弘開館局廣蒐遺逸大事編修一
時載筆諸臣亦或蒐羅掌故撰輯篇章起則分科標
概略具然而異同互見醇駁相參詳略輕重之間是
非褒貶之際舛錯不免掛漏亦多且義例尚資講求
體製闕如未備難言脫稿何況成書臣至愚極陋學
殖久荒蒙
皇上特勅監修並兼總裁之任又 命閣臣傳 諭
褒勵有加 天語溫綸榮幸莫比臣跪聽之下感惶
交集辭免未遑是用祗遵成命勉力編摹繙閱書章

悉心刊訂删蕪補軼黜贋祛浮襲陋者必擇焉加詳
傳疑者寧存而不論傳記惟求核實予奪一秉虛公
殫竭微忱冀酬 簡任粤自丁丑二月迄於今茲前
後五年屬稿已就但臣才本譾劣性復疎庸草率告
竣無能有當恭惟我
皇上道隆今古學貫天人 睿藻煥乎奎章 宸翰
煥於典誥三長夙擅兼綜百王六藝精研遠過列聖
誠文運光昌之會抑恭膺炳耀之期臣謹將明史全
帙裒集成編繕寫裝潢恭塵 御覽計本紀十七志

十四表五傳二百四十一總共四百十六卷凡三十
四函伏乞
皇上 萬幾餘暇 特賜省覽分乙夜之清暉盥而
帷之朗照片言裁定隻字包羅刪一代之鉅典以昭
而千秋之龜鑑允備矣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謹
此奏 聞

內廷奏請 御跋編入製集劄

大學士臣熊賜履謹 奏臣按考亭書結構入法亦
矯逸絕倫洵藝林之模楷茲遇我

皇上錫之 藻鑑 御筆題跋朱蹟雖工得 宸翰
而增重 跋語亟宜編入 文集昭示來茲不特翰
墨生光亦見
聖主隆禮先賢之至意臣不勝拳拳謹奏

澡修堂集第三卷

澴川熊賜履著

經筵講義

甲戌春季講義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孟子舉言行之準則以示人也孟子曰此明道必有言言無取乎高遠爲也惟所言甚近而意指

則極其深遠斯爲善言凡行道必有守守無取乎泛騖爲也惟所守至約而功施則極其廣博斯爲善道此蓋惟君子能之矣君子之言也不外人倫日用之恒至近也而義理兼該道無不存焉指又何遠乎君子之守惟此格致誠正之功至約也而利濟弘周天下無不平焉施又何博乎孟子之言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理一也自其彰於訓誡謂之言自其形於踐履謂之道遠近同原博約一致貫通融會聖賢之能事在茲矣仰惟

皇上德綜列聖仁育羣生言協典謨而臣民式訓道符精一而海宇翕流固已立止善之宏規躋昇平之盛治矣臣愚更願大化彌昭治功益溥法則垂諸萬世恒炳日星聲教極於遐荒同流覆載斯嘉祥丕應景運無疆矣臣愚不勝顒望

丁丑春季講義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此言達德之本於一誠也孔子曰五倫之理爲人所共由之達道矣然必知無不照而後能明此

道仁無不覆而後能體此道勇無不斷而後能强此道是知仁勇三者乃天命之性天下古今所同具之達德也然其所以行之者又只在一誠而已蓋誠則真實無妄恒久不息徹乎內外貫乎始終知仁勇之德皆爲實德而達道自無不行矣孔子之言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天地以一誠運四時而不忒聖人以一誠備三德而咸宜即極之功被兩間勳灑六合皆此一誠爲之也仰惟

皇上函三在宥得一以貞覆育羣生薄海被咸和之

澤熙臨萬國遐荒頌濬哲之神固已聲靈丕震於
無疆中外會歸於有極矣臣愚更願郅治益隆鴻
圖彌固泰運莫淸寧之盛普天樂熙皥之風斯化
洽萬方而光昭百世矣臣愚不勝顒望

戊寅春季講義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此子思卽性情以明道不可離也子思曰觀未發
之謂中中節之謂和則知道之體用總不外於中
和而已是中也者性之德而道之體也寂然不動
全體已具萬事萬物之理莫不根本於此乃天下
之大本也是和也者情之正而道之用也感而遂
通四達不悖古今事物之變莫不共由於此乃天
下之達道也然則道之體用寧俟他求乎子思之
言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體用一原也顯微一致
也要卽人心之性情爲之此靜存動察之功所以
不容須臾間斷也仰惟
皇上建極綏猷體元育物秉欽明而作則表正萬邦
沛膏澤以旁施彌綸六合固已大德懋昭於中外

鴻圖遠邁於古今矣臣愚更願 聖化益弘 皇
風彌洽會歸有極普天蒙郅治之休格被無疆薄
海遵蕩平之路則謨烈永垂於千禩訓行丕式於
萬方矣臣愚不勝顒望

己卯秋季講義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此言絜矩之必本於君心也曾子曰平天下之君
子有此絜矩之大道其間得失非可外求惟在體
諸一心而已必也忠以盡己而不欺信以循物而
不僞吾心渾然天理則好惡自能各當而絜矩之
大道以得矣若或驕焉而矜夸泰焉而縱肆則一
心之中私意未淨由是任情拂性而絜矩之大道
以失矣曾子之言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天人得
失之幾皆決於吾心理欲之介可見治平大道實
本於君心而涵養儆惕之功無容纖毫欠缺者也
仰惟
皇上奉三出治得一爲貞聖敬日躋兢業建欽明之
極淵衷時憲中和協位育之隆固已 宸修邃遠

於百王　峻德允符於二帝矣臣愚更願皇猷彌茂大業益新統六合以同風訓行彝式綜萬方而錫福怙冒無疆則聲教暨訖於遐荒制作昭垂於奕禩矣臣愚不勝顒望

庚辰秋季講義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此子思舉仲尼以明聖人之全德也子思曰中庸之德至仲尼而備其餘奏道莫盛於堯舜仲尼則奉以爲祖而紹述之法莫詳於文武仲尼則奉以

爲憲而表章之天時各有其序仲尼上律之以法其自然之運水土各有其宜仲尼下襲之以法其當然之理蓋仲尼體備之功貫古今該上下其斷以爲千古之至聖歟子思之言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帝王之學只是一敬天地之道只是一誠聖人所以先後同揆乾坤合德亦不外此主敬存誠之功舉矣作君作師立政立教皆在於是矣仰惟

皇上德叶敷華功昭濬烈體乾行健勅宥密於旦明應地流音沛恩施於寰宇固已綜百王而立極配兩大以綏猷矣臣愚更願弘模永建盛治彌彰協氣膺流風教誕敷於六合太和翔洽雍熙普被於萬方則要荒仰作覩之隆奕世慶清寧之冀矣臣愚不勝顒望

辛巳春季講義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

此子思言至誠功用之出於自然也子思曰天理具於人心本無間斷止因私欲未淨則本體不無止息而其功用亦不能遂於自然之妙若至誠天

理渾然不雜不間安有止息之期乘諸衷者不息則始終如一自恒久而不變矣存諸中者既久則發見於外自徵驗而不窮矣道之功用自然而然寧有纖毫矯强之迹哉子思之言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誠道至大體無不貫用無不行所謂易有太極是也聖人繼天立極靜與乾坤合撰動與造化同流初終一原顯微一致亦豈有外於立誠之要道也哉仰惟

皇上心存允塞道叶貞觀盛德日新宥密見中孚之

則庶徵協應幾康著安止之休固已懋率作於乾行普恩施於雍熙矣臣愚更願平成永奠格被彌光登至治於升恒化成久道措還隆於康阜風動多方則萬年綿景運之昌六合慶昇平之祉矣臣愚不勝顒望

壬午春季講義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此孔子言仁知相成之妙也樊遲以仁爲問孔子曰仁主於愛必也親疎厚薄咸在惻怛之中斯可以謂仁矣樊遲又以知爲問孔子曰知主於知必也邪正是非莫逃洞鑒之下斯可以謂知矣孔子之答樊遲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仁知二者雖云分見其實只是一理其存也有動靜之殊其發也有容別之異然而體本同原用歸一致故曰仁知合一之謂聖擧夫天德之全王道之大皆統於是矣仰惟

皇上德邁堯仁明符舜哲咸和肆洽八方霑覆幬之恩睿照平施九宇沐生成之化固已解澤旁流於

率土欽明作則於萬邦矣臣愚更願叙猷益茂俊德弘敷廣業利於苗稂海隅康乂垂訓行於奕葉雲漢昭回則萬年之景福無疆六合之隆平靡量矣臣愚不勝顒望

壬午秋季講義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此是孔子言政貴有恒也子路問爲政之道孔子曰爲政有本根本切要之地無俟多言惟在返求諸已而已如孝弟者斯民之本行也必也視民行爲已行欲民孝則示以親親之道欲民弟則示以長長之道先從自己躬行實踐以倡率之則斯民有所觀感而教無不行矣農桑者斯民之本業也必也視民事爲已事當其播種則董課其耕耘當其收穫則巡省其樹藝時與小民艱辛勞勩以勵理之則斯民有所勸勉而事無不擧矣孔子之告子路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修身者齊治均平之本而格致誠正又所以修身之本也聖王首出庶物總攬萬幾惟是窮理以明治術主敬以端化原

日新又新無遂作所則一二日兢業之心卽億萬載綿長之業寧有畸術也哉仰惟
皇上道隆時憲德懋乾行率作省成宵旰著咸熙之績慎修思永旦明廣丕顯之恍固已亶聰明而作則萬邦秉彝訓以綏猷六合矣 臣愚更願鴻謨廣運盛治崇宣普群教於遐荒時雍於變措昇平於絶域民說無疆則垂裕之天休光照奕禩而誕敷之神化既訖多方矣 臣愚不勝顒望

澡修堂集第四卷

澹川熊賜履著

策問

辛未科武會試策問二道

問教閱之法具於周禮如振旅茇舍之制是矣若漢之罷劉都試唐之折衝五校宋之劍舞明之營操大都皆教旗遺意孰得孰失可得而聞歟我
皇上神武天授 大閱之典以時舉行八旗訓練之方備極周悉矣然直省綠旗自 禁旅暨駐防外則綠旗官兵並兼設保甲承平既久將營伍操演祇視爲具文而莫之整飭歟技藝亦戎事所重也五兵相濟各有秘訣如火器神機長兵短用諸法果並講習之有素歟昔人謂花法不堪實用然則果何者爲花而何者爲實也多士將有干城之寄其各抒所聞

問三代而後得寓兵於農之意者莫如屯田顧往往行之未能盡善其故何也趙充國留屯湟中諸葛亮分畊渭上羊祜杜預經理荊襄唐鄧之間之數子者並著有成效豈非人存政舉之故歟我 國家養兵

務飭經制已定久安長治之策適遵百王矣惟是邊徼閒曠未盡開墾則所謂因天時盡地利或尚有一二當講求者與唐置營田七分守城三分種地明之衛所實師其意今亦可畧倣而行之與或變而通之如古募徙之法以佐輪輓之所不及抑必有道矣爾多士嘗籌之已熟曷進而臚言之

甲戌科會試策問五道

問易之泰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明乎君臣同體與天地合德故云交也而大象則曰后

以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其義何居虞廷喜起一堂可謂泰矣帝庸作歌乃致謹於時幾之勑且稟乎以叢脞惰驟爲憂抑又何歟漢唐而降一時君臣遭逢往往貌合而衷暌始孚而終閡以云同志不綦難歟我皇上湛恩隆禮嘉與臣工廉陛之間藹若家人矣百爾執事所以夙夜靖共對揚 休命以底幾於一德同心之盛宜何道之從歟泰之初曰拔茅茹征其極也曰艱貞无咎以祉元吉泰之時義固如此彖命臣作股肱耳目惟貢以翼爲明聽而戒面從豈非君臣咨儆勅色相誠乃所以爲都俞賡拜之休歟說命之言交修也曰納誨曰啓沃卷阿侈陳來游之樂即繼之以馮翼孝德藹藹王多吉士然則詩書所稱固並與大易交泰之指互相發明歟爾多士試推演其義而昌言之

問上有紀綱斯下有風俗紀綱者風俗之原也隆古醇龐之治尚矣三代莫盛於成周詩人頌之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而論者亦云太和在宇宙間何其休歟漢唐宋明代有指述其關政事純駁風教淳漓固

亦各異可得而悉數之歟史稱文帝修潛默而幾致刑措太宗行仁義而治成貞觀慶曆雅尚寬柔弘治秉衷誠敬其治效之美並可比於成康然歟否歟我皇上建中作則百度維貞 綸綍昭宣拳拳以化民成俗爲務謂宜還淳返樸茂登上理也而比來瀛洋多格科指猶繁罷陵僭濫之風尚未丕變豈積習之猝難祛歟抑承宣倡率者之未盡其實也傳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或者轉旋鼓舞之間更有其要歟夫整綱飭紀易俗移風以上躋於郅隆之治端在茲

時矣多士其各抒所見焉

問唐虞稽古建官不過九德咸事俊乂在官而已周禮以八統馭萬民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七曰達吏司士掌群臣之版以詔王治亦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至王制論辨官材其法寖備要之惟賢能是視他何計焉自北魏崔亮奏立年格不問賢愚惟以停解日月為斷後代多倣而行之夫按稽名籍循歷序資擬諸先王論定之意豈有當歟我

皇上闢門籲俊馭貴馭富之典蓋藐藐矣卿銓選之

政書在

令甲而人情玩愒法久弊生運者貫郎例開吏治益雜何道而可澄敘官方分別流品俾朝野內外濟濟師師於以亮天工而熙庶績歟或謂宜綜核名實特嚴考課之法使真偽毋相亂或謂因時制宜寓激揚於常調之中則事不擾而易集斯二說果孰得歟將無漢之辟舉二曹唐之遴擇四法宋之銓試三等尚有可采而行之者歟多士第盡言無隱

問周禮荒政十有二首曰散利曰薄征先儒謂已藏者散之未輸者薄之荒政之大綱舉矣然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又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治年之凶豐觀此則先王所以為生靈恩患而預防之抑何其周且至歟荀卿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民無菜色者陳積有餘也然則備之有素即遇災而事不足為患歟我

皇上勤恤民隱時切痌瘝前者秦省告饑 特沛大

恩蠲緩賑貸無虛日顧茲沴流行何代蔑有所恃以扞患禦災為

天子愛養黎庶惟地方大吏及良有司是賴宋富弼知青州全活河朔人五十餘萬趙抃知越州先以書問所屬災傷而謹其備吳越以寧今豈遂無其人耶即常平義社諸倉之法昔人行之而效矣今人行之而不即效其故何歟呂祖謙曰修先王預備之政上也所在蓄積使之流通次也然所謂預備者必如何而後盡善歟多士懷康濟之志久矣可殫心籌畫以對

問我 國家戎器之精軍容之赫蔑以加矣其於車戰之制亦所不廢焉考兵車至有周而備元戎啓行

小戎俴收旣見諸咏歌周禮巾車五輅車僕五萃與考工六等之數司馬法輈旁五兵之用並班班可考秦漢而後其法遂寢廢何歟或曰南北異勢也古今異宜也夫鄭伯三覆以待戎楚子二廣以備晉平臣以一卒適吳荀吳以五陳敗翟是不以地廢也夏侯嬰以疾趣破雍丘衛青以武剛出塞馬隆擊鮮卑以鹿角馬燧守河中以狻猊是不以時廢也舍車而徒昔人所戒今若所爲廣闕未輕及陳腳萬全也擊郤慮之屬士大夫至莫能舉其名數則何說耶且夫

卒兩偏牖之法杜預李靖固嘗試之矣乃吳淑范仲淹郭固李綱之徒並以請於朝而未聞適用豈其言人人殊耶或施之未得其要領也小雅之篇有曰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城彼朔方玁狁于襄詩人固侈爲美譚矣爾多士曷一究論之愼勿謂古制不可復也

丁丑科會試策問五道

問隆古風氣渾樸上下熙熙不言而自化何其茂也然自羲軒之世八政五紀已次第肇開則其淳淳穆穆之治豈盡運會使然絕不關於人事歟論者曰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以功之三者果截然其判異與抑各主其所尚者爲言也唐虞垂拱文明之運方興觀二典所載諸大政已畧備是則道法二者同條共貫不可偏廢也亦明矣然漢唐而降如七制三宗號稱誼主諸所施措亦豈有疵焉顧董不得與於三代之隆則又何也我

皇上欽明濬哲建極綏猷心法治法固已遠軼夏商而直接唐虞矣宜薄海內外胥登於仁壽之域也而政紀尚煩張弛民艱屢廑　宵旰厚生正德猶未能

盡如　聖志之所期抑獨何歟道者所由以適於治之路也禮樂刑政皆其具也帝王圖治大經寧復外此而所謂不動而變無爲而自理者又果何術之從與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又曰日新之謂盛德豈非德盛化行必漸涵浸漬累洽重熙斯淳龐郅隆之休有不期然而然者與多士試進而敷陳之毋有所隱

問學校之設專以明倫蓋倫理所關甚鉅上以是教下以是學舉夫訓俗興行育賢造士悉於是乎在顧

不重歟周禮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與大司樂掌成均之法率皆以孝友睦婣爲先務稽之四代之制亦先後一揆然則敬敷五教自契爲司徒而已然所謂瞽宗辟雍頖宮之大義不併載然與漢治近古而博士弟子領尚文藝即唐之學舍宋之三舍明之横分大都不過校試詞章競趨禄仕而已先儒譏其捨本逐末懷利去義無復先王之意豈輓近習俗日漓修而舉之爲難與我

皇上崇儒重道　弘奬正學近且　慎學臣之選清

始進之路所以廣厲學宮者抑至矣乃有司每視爲具文勸導不力以故士習頹靡彝紀蔑如則夫任師儒之責者當如何鼓舞而振作之以仰禆　盛朝菁莪棫樸之化與朱熹編次小學端以明倫敬身爲綱領即所著白鹿洞規亦惟首揭五常立士子準的今其遺書具在可復取而施行之與或者明道術以正人心崇經義以端士習俾民彝以復物則以昭師道立而善人多庶幾根本切要之計與爾多士固彬彬譽髦之選也尚其各述所聞

問保舉之法可補銓注所不及本甚善也顧歷朝舉行弗一爲弊滋多其故何與漢制詔郡國各舉賢良極諫茂材異倫等科其不舉者罪宋眞宗亦令常參官共推舉年終無狀奏行責罰豈舉選與辟舉之法果有合於古人拔茅連茹之義與或以謂州府署置多由請屬不若一付之成例果爾則尚書所載推賢讓能舉能其官何以稱焉即如春秋之祁奚解狐與漢丙吉鄧禹唐張説韓嵩宋呂蒙正范仲淹之徒皆以薦賢爲國著豈非以人事君非其人莫與幾與我

皇上立賢無方旁求若渴每遇內外文武要職必勅所司悉心薦舉且儆以不次之擢野無遺賢此其時矣然人情習競巧僞易生其所爲列剡牘以應詔旨者保無有徇私溺偏名實乖違者耶則欲令其秉公持正不避不阿於以覈行能而息馳鶩若陸贄之所云何道而可乎保任坐舉主法實離行或者立首原之比重容隱之罰庶幾少便與沈旣濟言僚屬辟用歸於二部察舉蘇氏父子請舉人者明著其跡仍行職司守令督察之其亦可並行而不悖與抑如

魏劉寔之崇讓稍得古人遺意唐宋舉官自代之制
實宗之其於人材風俗俱有裨益與多士試昌言之
可矣

問易之噬嗑彖曰剛柔分動而明柔得中而上行程
頤曰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然則中也者
固先王制刑之要道與尚書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
中然皐陶贊帝德罔愆拳拳於省刑輕重之間又申
之曰寧失不經夫不經則非中矣而曰寧失云者則
聖人哀矜惻怛之意不至今可想見與乃荀卿謂惠
暴而寬惡亂莫大焉班固則譏上下相蒙以刻爲明

二者交譏毋乃失中之故與我
皇上如天好生媲於二帝矣至於奏讞之際倍加
矜慎又　特命廷臣取大清律令詳確集議務歸允
當盖　欽恤之仁有加而無已也內外大小臣工宜
何如奉行　德意以佐　聖朝明允之治與稽古皐
陶弼教蘇公敬獄爲政在人是固然矣然法者天下
之平所司務在秉憲而已至釋滯與權斷大都皆曠
舉焉然則律令格式可勿亟爲講求與漢初律止十
八篇爾後乃增至數十百倍隋唐則繁審益甚轉相
附比猾吏得緣以爲奸而民無所措是律之爲道也
必簡明畫一使人知所避而不犯則始和布令與欲
社讀法之文又可少與法制禁於未然不教而麗於
罰是罔民也所謂哀矜析民以成咸中之慶抑必有
道矣夫講讀律令亦學術中事也多士得無加之意
乎可詳著於篇

問理載於經而其事則詳於史史與經非有二也明
矣顧史家之體不一姑舉其一二大端言之尚書本

出最古乃上古之書也王肅以爲上所言下爲史所
書故曰尚然與孝經論語亦爲例不同東周之後
書體且屢變而孔衍漢魏等篇王劭隋書義例皆學
壁經殆所謂不知而作者非耶春秋匪一家隱沒無
傳者不可勝記所云百國之目可得而聞與如晏子
虞卿呂氏陸賈之徒其書本未繫年月亦襲是名太
史公宗指實祖述之而體式迥別比之麟經果有合
與至樂資之後傳荀悅之漢紀與張璠孫盛干寶裴
子野輩所著爲紀爲畧爲典爲志大抵皆依附左氏

而孔元舒攟春秋役語司馬彪作九州春秋論者以爲庶幾乎國語抑或然與龍門史記一編議之者尤衆或曰煩雜或曰失體果爾何以歷代國史輩取法之弗敢與孟堅一二挈子長但易書爲志而已學者稱爲言精而事該與丘明相埒乃五行志多錯謬大爲劉知幾所譏貶則又何耶朱子曰太史公疎爽固書密塞又曰遷固之失祇是計較利害然則二家異同果安在與通鑑綱目編年之體正矣其是非予奪果與春秋之大義相發明而略無遺憾與他如唐鑑古

史備要頗亦譏之疏漏以爲議論不如致堂管見何耶史家得失至爲紛賾其折衷之論必如何而後爲定衡與　國家館局弘開蘭臺石渠之業將燦然矣爾多士好古有年爲進而校論之毋以三長未易言而莫爲置喙也

庚辰科會試策問五道

問樂之爲道也聲容器三者而已聲寓於歌容著於舞其音節一協於器而大本則出于人心惟人心和斯天人上下罔弗叶應豈非和也者乃聖人作樂之根柢與記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夫樂卽和之謂矣而反情制志又何以稱焉古樂莫盛于韶舞孔子嘗亟稱之以其德也先儒亦謂九叙惟歌卽簫韶所緣起而鳳儀獸舞必在九成迭奏之後然則鏗鏘搏拊卽精意所存未可觀爲伶工之末技與鐘律一家紛紛靡定自漢制氏而下若魏杜夔隋何妥宋和峴阮逸輩罕能衷而一之朱熹特以蔡氏新書有得於漢斛積分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指至引杜氏通典孔氏禮疏以爲證將無元定所謂

截竹爲管以聚中聲揆諸先王審音之道實得其要領而考亭所主先求聲氣之元其卽是與然銅尺金石與秬黍葭灰皆未聞脗合則所云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果將何術之從也五音正變其來舊矣隔八與旋宫多附會圖象未免穿鑿而七聲之說實昉於大傳之七始呂氏之七音陳暘則力闢其非並與所爲二變四清而去之無乃矯枉太過與明儒若冷謙陶凱樂鳳韶以及呂懷劉濂韓邦奇李文利之徒其所論究抑已勤矣亦第托之空言未一試用之數

子者果於古人周旋終始之故舉無所窺與我
皇上秉盛德以數至和制作美善莫罄形容行將合
章部蒐武而集其成寔多士局一導揚　盛美以附
于近光允諧之義而乎居考訂論著有可備胄司之
採擇者亦　熙朝藝事之林也其進而暢言之
問從古親民之吏無如守令守令爲民而設蒲泉諸
司又爲守令設也是則郡縣之長顧不重與考成周
鄉遂之法各有師有長有大夫鄉遂視後世之州郡
所謂大夫即牧守也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

帥所以教帥所以率是有司本兼治教之責而後世
則專以簿書期會聽斷科斂爲能其于教化之事畧
不之討何與學校諸生付諸司鐸學使是矣若夫欽
社讀法始和布令之文所以誘人爲善而革其非也
膺民社者顧缺焉弗講則俗何以醇而風何以易耶
漢之良吏號稱循異者首推黃卓諸人覇守潁川百
姓鄉風田者讓畔茂爲密令數年亦舉善而教道不
拾遺跡其建樹不但屏絕支佩悃愊無華而已然則
古今治行之美不大槪可覩與我

皇上加意民牧　特重長吏之選每于郡縣初授特
必通令　引見　親加遴擇有以廉能報最者即不
次優擢以寵之鼓舞激勸之方至矣盡矣年來蒸已
奉公勉圖報塞者固不乏人而所謂漸摩仁義教化
大行如史冊所艷稱者尚寥寥焉其故何與或以爲
吏數變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斯服教有常或欲如
唐宋制縣爲七等量才而授之庶易爲奏績斯二說
果誰有當與賈生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
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何道而使吏治日進于古郎閭

閻觀感而善比屋可封以副
聖天子化民成俗之至意與多士其悉念數陳毋隱
問平天下者不諱言理財則會計其要焉矣大易裒
多益寡損上益下即足國裕民之所從出然則國家
惟正之供經制之費與夫天地生物贏縮施歛之數
可無互相參考與周禮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
以受其貨賄之入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入
出會之又司會掌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
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司書

掌九職九正九事之版圖以周知入出百物叉有職
內職歲職幣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王賜
予日有要月有會歲有成諸所匿藏纖細靡遺昔人
以爲天理爛熟之書不其然與漢初置計相唐設度
支郎中宋有三司使以總國計亦號計省大都皆農
卿也然唐之二賦曰上供曰留州亦猶今之起運存
留而已憲宗時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嗣是丁
謂田况蔡襄韓絳輩復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
總括一時出納之計以相授受其爲條目雖有收支

課入等類要不過曰某項幾何某件若干如世俗之
帳曆而已豈誠有當于古人體國經野之遺意與我
皇上儉德永圖底愼財賦度越于前古近復　勅司
農民部綜核鉤稽勒爲不刊之典以垂裕後世然則
賦役全書固即　國朝之九賦九式也可無亟爲纂
定與金倉程課各有司存撙節愛養皆其事也必若
何整頓而後爲克修厥職與或者如張耆劉晏綜理
爬梳之法亦有可倣而行之者與傳不云乎何以聚
人曰財何以理財曰義多士愼勿以持籌爲末務而

語焉不詳也
問聖王爲治必本經術以立教夫經而曰術定非無
用之物可知矣蓋經猶義也義著于篇道之可見者
也道不虛懸故經非空設意必明體達用切實躬行
乃得與於斯文之列與尼山刪定而後上下數千載
其間好古力學之士未易悉數求其眞能愼思明辨
原原本本允堪羽翼經傳而畧無繆于仲尼之微指
者曾幾人與漢注唐疏非疎則駁識者相譏之師江
都昌黎語言出入亦難云精粹將無詞章記誦之末

未足與窺鄒魯之堂奧與宋儒表章發揮一歸醇正
可謂有功於六籍矣然自洛閩諸賢而外畢者溺於
訓詁高者流於老釋駢枝杜撰卷帙紛挐架屋疊牀
之議吹頭換面之詭且比比也果爾則所謂身通六
藝褒然聖門之徒可以千城名教者委如是其難覯
耶明初頒大全于學宮士子稟遵傳註未爲有失迨
後新解迭出而經學大壞矣乃學者至今猶祖述之
恬焉弗以爲怪何與夫聖人載道之書流行天壤炳
如星日而或以爲土羹爲糟粕爲虛無玄妙相率而

豎拂擊拳毫無忌憚其爲猖狂俳誕視瞿曇棒喝何以異而若人尚俯食於瞽宗則又何也或曰有明之季如龍溪緒山與東濵大洲之流爲害甚鉅要不過推波助瀾而已天泉一證實提唱焉然則爲斯文之大蠹者伊誰氏之咎與夫經義之晦明即道術之隆替而人心邪正世運升降之攸關也詎可目爲細故

與我
皇上崇儒重道　弘奬正學時　御講筵寒暑靡輟即掄才造士首重六藝之科　聖製洋洋衍于謨誥斯誠吾道大明之會也多士諒亦服習有年矣其各抒所見以臚著于篇

問水之爲物造化實始生之本有利而無害者也而横流汜濫往往爲患斯修治之功起焉蓋自洪荒之世而已然矣神禹八年胼胝特惟下民昏墊之故尚書曰濬畎澮距川論語曰盡力乎溝洫非其驗與我
皇上臨視淮黃刻期底績即近而畿甸遠而郊圻
六龍所至罔弗相度頻施平成立奏固已萬世永賴矣由是以推薄海内外凡渠塘堰蕩載在方輿可以

事瀦蓄灌溉利益生靈用廣　朝廷德意者非特方有司之責耶水經所注抑紛矣姑舉其一二大者言之如魏之漳水秦之鄭渠蜀之陸海漢之龍首渠自唐之雷陂白塘宋之盧河練湖與夫馬臻之鑑湖劉義欽之芍陂白居易之錢塘石涵何承矩之河北斗門吳芾之會稽海塘王炎之興元闕堰大寧堤岸至千百丈溉田動數十萬頃其爲疏瀹堵塞之方啓閉蓄洩之宜載諸掌乘者可得而悉數之與明祖嘗遣國子生及人材官分詣天下郡縣修治水利凡開塘壩四萬餘處生民賴之厥後亦旋多湮廢謝以界民豈皆人事之不齊與何其廢舉而聽廢也嘉隆之際議者請依江南圩田法行之徐淮間又欲引滹沱白溝灌畿輔壤地之可墾者寝亦不行而東南水利若太湖三泖吳淞白茅海口之類爲瀆爲洞爲浦滙紛紛聚訟迄鮮成效亦獨何與論者謂水政亦匪異人任須得如賈讓周忱夏原吉潘季馴之材久任之而後庶幾以有當其或然與多士第指畫鋪陳以覘異時之經濟

癸未科會試策問五道

問三代以上治道之隆惟有禮耳禮也者天地之經民物之則而從古帝王持世之大衡也禮不可纖微缺卽不可斯須離百年後興胡爲而有此說與先儒謂禮者性也理也原理以制禮依禮以節性夫性無弗中卽理無弗協設施運用因之而已何節制之與有將無三百三千儀文度數之盛悉皆先王精意之所存所謂出乎自然畧無勉强者與或曰剛柔緩競成乎習忠敬質文從乎時然則大經大法卽在因革

損益之中聖人範圍曲成之妙固合當如是與漢唐而降禮制畧備古意寖衰明祖集禮一書亦寡所折衷施行未允豈非道不虛行卽修明有待與我
皇上創制顯庸章程明備且　銳意復古滙列聖制作而集其成則一時典禮之司稽古之彥當何如考究何如釐定俾綱舉目張盡善盡美於以昭垂萬世而無弊與考亭儀禮經傳通解尚須校正家禮參用三家之說亦非成書累朝言禮諸家寖可充棟董賈商訂博而綜之精而畫之固非易易矣諸生好古有年曷詳著於篇以佐　聖代休明之治

問考績之法肇自虞廷於以亮天工而熙帝載典至重也後世鮮有能遵行之者其故安在卽或議行之矣而時日之久暫科指之寬嚴條例之繁簡並迥然其各異其間孰得孰失可得而悉數之與漢以六條察二千石年終丞相奏事舉殿最唐令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曰四善二十七最相爲參列以第內外官宋初文武常參各以曹務閒劇爲期限後復設審官考課二院主之諸所措注果寔咸周六

卿率屬倡教詔王廢置之典微有合與明制京察大計有常期庶幾周官五服一朝之意然所云八法考注猶屬空名非關實蹟斯其爲弊不更烈與我
皇上加意吏治舉錯予奪俱出　宸斷慮無不精白澄敘纖悉靡遺矣顧所司奉行不力人情巧僞易滋則欲其賢否斯分刺舉允當以副
聖主黜陟幽明之意將何道之從與漢宣最稱綜核當時王成猶以僞增戶口受賞故黃龍之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謾以避其課東京朱浮亦上疏

謂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兼以私情憎愛入不厭服然則九年通考羣后四朝令敷奏明試之外則有畸術與抑舉而措之端存乎其人也涑水司馬氏曰采名不采實責文不責意二語切中後世考課之弊然所以采之責之之法必如何而後盡善與多士其悉念敷陳毋隱

問從來權備輸輓其法有三曰陸曰河曰海議者謂河費半省於陸海省幾倍之其信然與禹貢於九州貢賦後必言達帝都之所則皆由河也穿渦之舟已

見於春秋之世而黃腄負海之郡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又何其艱與漢都關中用張良議而行漕初不過資山東粟數十萬石而已洎元鳳間乘孝武羽耗之餘議減議損無虛歲豈非撙節愛養之遺意與唐劉晏領度支囊米而造歇艎計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今其法尚可踵而行之與宋明兩朝並仰給東南矣然河汴江淮船艘遞易軍民長短轉運各殊亦其勢有不得不然者與　國家飛輓之法率準先朝舊制年來講求利病優恤弁丁蓋不啻諄諄焉然漕規所載如交兌腳耗贈折尖樣寄囤芒運一切程限禁約之類積猾宿蠹從而囊橐其閒幾至不可窮詰何道而可徹底清察公私胥便與且自大江入邗溝上清口經徐呂沂泗至濟寧而北瀾漳御趙直沽抵白潞河而達于京師三千七百里之間地有淤墊歲有旱澇伏汛有消長物力有贏絀則剝淺過閘挨次守凍之苦難以悉數又淮南運道勢不得不視河渠爲通塞一綫之高堰六壩之洪波防瀦失宜關係匪細必作何區畫經理俾百萬舳艫銜尾而集大庾畧無

阻滯尤爲萬世利賴之長計與多士留心康濟已久其各抒所見以備採擇焉

問自有載籍以來文章之功用抑鉅矣上之經世華國明道覺民固宇宙之精英造物生人之命脈也其次若士女之謳詠儒生之撰述或抒情見志或比物興懷擷藻摛辭各呈其美苟未甚謬戾亦天壤間之不能無者然作稽省覽卷帙實繁倘非探其本原抉其微奧辨其體製析其研核則立言者奚所取法而持衡者亦何以據爲標準耶古之學者大都以通經

讀史明體達用爲第一義及著爲文詞則一衷以六藝而澤身於大雅之林今之操觚濡墨者果能如是耶程子曰聖賢之言包涵盡天下之理後人所爲乃無用之贅談耳朱子曰古之聖賢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初非有意學爲之觀二子之云不大彰明較著與若夫六朝之纖靡三唐之排偶與夫二氏百家之荒誕而駁雜皆文士家所最忌而近代作者則往往犯之豈文章一途不能不隨風氣爲推轉非眞正豪傑之士罔克滌祛陳習超越時趨卓然特立

而浩然獨存乎多士之於此道蓋童而習之者也而又幸生　文明之世擁讀　聖製沐浴　教思至熟矣可暢言極論以規乎日之所學

問吏道雜而莠民起是盜之興自有司失職始也則試反其術而用之不已得其要領耶爲拔本之計者曰盜賊亦吾人也惟慎簡循良之長爲之足其衣食導以信義相與撫綏而約束之則刁頑自化而攘竊亦消其說是矣然必如龔遂之治渤海黃霸之守潁川而後道不拾遺境內以靖斯其人可多得耶他若甯成操下如束濕薪義縱以鷹擊毛摯爲治一時豪强惕伏野無犬吠史冊亦稍稱之或又以爲關健任威頗傷苛急非愷悌君子之義然則椎埋穴牖之雄顧可任其滋蔓充斥而不一過薅之耶　國家令甲優捕緝之賞重疎縱之條又諱匿有罰株連有禁可謂張弛互用而　恩法兩全矣乃閭閻之內劫殺時聞萑苻之中胠篋屢告其故何與邇者有司急於考成不恤鍛鍊析楊箠楚窮濫孔多良善者每藏奮而明火執械者且肆行無忌也豈非抱薪以救燃揚湯

而止沸耶或曰寬督課以免扳誣殲渠魁以儆黨猾謹巡柝以防逋逃清保甲以淨根株之數者切實行之亦庶幾有補其或然與夫探丸揭竿漸不可長弭寇以安民亦匡時之要務也多士第直陳之

擬武會試策問四道

問盛世不諱言兵故詰戎者亦久安長治之策其所由來抑舊矣第兵家書可充棟自漢初已有百八十餘種撮其要領果安在與易曰地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朱熹謂伏至險於大順蓋猶丘乘遺意也然詩

美伐崇曰不大聲以色又曰四方以無侮且夫武有七德戰尚六器考諸傳記將古帝王動出萬全固有不謀而合者與宋人輯七書今學官爭傳習之如孫武專務譎詐吳起猶稍存禮義而二子並稱何居尉繚本不足道穰苴司馬法實非全書即衛公問答並出附會況六韜三畧雜引軍讖文頗不雅馴豈真太公所為耶史稱趙充國老成宿將獨有得於帝王以全取勝之要道即霍去病張遼之徒亦絕不依古法運用在於一心則所謂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道

固在是與抑微乎無形神乎無聲其妙有不可語傳者與傳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是矣唐陸贄亦以設險訓師猶非令圖然小雅釆薇天保峯峯以備車馬張撻伐為修攘之實事抑又何與戰守和治戎三要也論者謂上策莫如守或又以三者皆應敵之具而非其本蔽其本果安出與將無如韓琦先治內患范仲淹清選材識重臣羅畫之具不失為進滅銷萌之本計與我

皇上神武天授車書臣享聲教訖於無疆矣爾多士試進而揚扢其盛仍各抒所聞以備芻蕘之萬一焉

問軍務莫重於馬周夏官卿獨以馬名豈非以材武士宣力戎行非馬不為功則廄牧之政可勿亟講與我

國家飛黃天苑與禁旅雲錦之盛度越千古矣即直省藩鎮官軍騎操俱有定額馭閑僕校之法亦已寖備然承平既久禁令不無少弛保無圉場去籍孳牧罕稽或椿朋買補未核其實印俵關換並視為具文與考漢初下復卒之令邊郡致馬孔多唐廣置坊監令太僕張萬歲等領之貞觀麟德間蕃畜號稱

最盛果何術以臻此與宋之保馬為弊極矣前代因之累民更甚於熙寧即邊疆苑馬之設所獲有限其利害得失之故可得而指陳與今茶馬互市與寄養調兌等法皆非經久計也何道而令騋牝三千盈被郊坰如古一纖易一匹之盛與詩稱衛文曰秉心塞淵魯頌駉篇亦曰思無斁將無任監牧之職者務以實心行之漸無雜奏藏才作徂之效與蕃馬攻有養兼有教如古所謂祠天駟禁原蠶別齒毛平價直與夫執駒攻特添牝求良備六節陳七騶芻牧必完堅

督必謹適饑渴之宜順勞逸之節辨京燠疲痒之居
申私乘盜賣逋債借點之禁必一一釐然修舉而後
爲盡善與多士自比良駿將有事於馳驅局廬列而
敷陳之

問易曰師貞丈人吉是將也者三軍之司命而國之
輔也所從來舊矣然其選之之法與任之馭之之道
歷來不一其詳可得而聞與古六軍之制將皆命卿
文武一體也後世多拔於疏賤下逮厮養徒隸皆不
乏人何古今之異致與漢高宋祖並稱善用將考其

實惟豁達大度與豐財以集事而已史冊頗艷稱之
何與　國家鷹揚虎佐濟濟桓桓我
皇上遴拔之精任使之當眞度越千古矣多士亦能
仰測　高深於萬一而爲之揚抳其盛與方懋曰才
足以勝物謂之將智足以先人謂之帥是故無衆寡
强弱咸默運於一心而不窮才智之謂也而尉繚子
則曰將理官也不私於一物故萬物至而制之之二
說果相爲發明與六韜八徵之論尚矣孫子論將曰
智信仁勇嚴而蘇氏則要其事於忠荀卿之六術五

權三至亦申之以恭敬無曠然則忠敬二者實爲將
之要道與抑陳湯戴宮剔亞夫之徒達於權宜卽君
命有所不受漸有郭子儀乃一切不敢當其道固並
行而不悖與或以謂老成宿將不可一日無趙充國
既就勞國有大議常與參謀豈建威銷萌雖承平之
世不廢與蕭多士皆以干城自命者也其進而敷陳
之

問經武之五兵猶修文之六藉也五兵不具卽經武
有缺然則器械亦豈細務與我　國家弧矢威天下

翕蔵武器之具　天家武庫之富甲於中外復以加
矣其精嚴材官武科傑士於所爲練手足以料軍實
者果能講求之盡善與從來長兵莫如弓馬周禮六
弓八矢之法若嚮有辨守藏出入有掌所謂六材三
分一羽之說迄今仍遵循之弗易與學射者求式不
求中是猶行古之道也而行間急用巧力齊施爭以
穿楊貫甲爲能則又何居或曰挽强控滿審的後發
疾徐關放之間貴持重而忌忼慨卽騎射送縱亦尚
沉靜戒躁動操斯術也援諸古射禮射義觀德之指

果莛得其要領而共其精微與漢世以弩為長技若李廣之大黃參連諸葛亮之連弩與唐之伏遠宋之神臂克敵皆是也然古弩制有七如擘張木單諸法並已不傳或以為宜步不宜騎宜防禦不宜壓陣抑其然與火攻藥鏃飛礮神鎗踵事而增多不常試即鏜棒戈戟之屬各有演訣亦大率以俚俗置之果盡無一之適於用與器械末也攻擊守衛所在必需顧可曰神機之妙絕不關乎是耶多士可詳著于篇以覘異時之實濟

澡修堂集第五卷

澴川熊賜履著

序

辛未科武會試錄序

我國家奮武揆文聲靈赫濯海隅日出罔弗率俾謂宜載櫜弓矢示弗復用矣

上則宵旰維勤舉中外戎政益加整飭而於司馬升造之典尤　注意焉於歲斯誠古帝王制治保邦之要道也歲辛未復當會試天下材武士

上特命鎮國公臣蘇努固山臣希福臣額赫納左都御史固山臣成龍監視射藝而以臣賜履偕侍郎臣承祖暨給諫臣原祁郎中臣大美臣之翰臣嗣京等考校策論臣固庸謭然既辱　簡命亦思稍有以副聖主掄材至意乃入棘院集諸生鏁試之得士如額錄文若干首以　獻而臣爰得颺言於簡端竊惟文武合一之說自載籍而已然矣易之離明兩作有曰王用出征書之徂征有苗亦曰誕敷文德至於方叔壯猷吉甫為憲非其大較著者耶且夫陽舒陰慘一

致也剛柔動靜同原也文武之道卽何獨不然雖然
道固合也而事則不得不分職分則其藝始精而其
功易集然久之而爲畸廢爲偏廢以至於輕重而難
返其間强弱之形虛實之勢亦往往從而因之如漢
之南北兩軍宋之中樞二府其流弊亦大可覩矣嗚
乎先王之世春夏干戈秋冬羽籥顧何嘗不區而敎
之乎惟沿其迹而昧其理遂不可同年而語也已
國家創制顧肅一棄以前代之法如始則文武殊科
進取兼同也中則吏兵異部銓選兼同也終則計典

軍政竝擧考績與省歲弗同也是蓋猶分之也然生
徒入校則總以提學都會大比必試之冊廣是於程
材較力之中實寓以敦詩說禮之意義取相兼而用
歸交濟分而二之不猶合而一之乎況我
皇上聖神廣運張弛謨略之妙度越今古以故羽林
亦通孝經儒臣具秉節鉞師中閫外濟濟桓桓之盛
誠非兎罝公侯所能彷彿其萬一者也今多士固猶
中林之子而一旦雞皆　天衢馳驅　御苑且射策
於
天子之殿庭而臚唱之日卽　特簡其尤者入直宿
衛是　當宁儼然以平賊腹心之選待爾多士矣爾
多士尚不思自奮發以方叔吉甫自期許庶幾仰佐
聖天子奮武揆文之大烈蓋理也哉臣有以知多士
之必不然矣臣儒生耳幸躬逢其盛且得側於校閱
之列遂樂得而颺言之是役也知武擧則兵部右侍
郞臣李光坦監試則御史臣楊徵儀臣趙泰望例得
備書

甲戌科會試錄序

歲在甲戌爲
皇上御極之三十有三年而春官擧行會試之第十
九科也蓋　國家棫樸作人之化漸被於海內者久
矣故一時人文蔚起喁喁蒸蒸四方髦譽之士利用
賓王而麏集於　闕下者不啻數千猗歟盛哉屆期
上特命臣賜履偕臣蘇典試事而以臣維珍臣瀚副
之臣自戊戌通籍來前後待罪班聯幾四十年所中
間被　恩放歸臥林丘者亦十有二年乃
皇上不以臣不肖而終棄之　超自田間游掌邦治

銓曹重地衡鑒無能方日切慚悚茲復承乏相士自
惟譾陋豈所敢承况臣今且老矣耳目昏瞶筆墨久
荒前此文武鄉會之役濫竽考官已數次矣曾未能
一得當以光　盛舉則今茲之仰辜　委任亦不問
可知矣　聖恩特重而　簡命益嚴又何敢冒昧控
辭以速不恭之咎乃入棘院集直省諸貢士於闈而
三試之爇香焚燭闗題公閱一如　欽定則例閱二
十有宵晝而役竣得士一百五十有九人錄文之尤
者二十首以獻臣爰得弁言於編端臣考從古取士

之制亦至不一矣三代而後科目繁興沿革因時率
未有定式其最著者若對策若詩賦若經義帖括大
都以言為羔雁蓋言揚而行舉亦猶行古之道焉且
夫制科之法抑纂備矣首試之四子五經以覘其養
次兼之論表判策以觀其才其文出經入史其學明
體達用斯蓋古大儒事也苟得其人而用之不已足
乎顧往往未之概見其故何也拔十得五固未易言
至求什一於千百亦或庶幾焉而猶戛戛乎其難之
將史冊所稱茂材異等蔚為名碩者舉非科第中人
耶審如是也國家三年一舉歌鹿鳴而宴瓊林者又
何為也靜言思之是蓋有說矣從來賢才之挺生有
數其聚會亦有期天地間三光五岳之氣應運以鍾
在上者又不憚培養而栽植之故蘊釀愈久則發越
倍奇造物翕闢聚散之理見諸長養人材者固如此
我
皇上崇儒重道加意斯文　宸翰宣昭比於謨誥既
已作其氣而立之極矣至於　側席旁求　蒐寀賢
儁不啻惄如調飢且數十年如一日焉邇者　泰運

光昌鴻庥於鑠澤宮教育之隆館閣思皇之盛彬彬
郁郁蓋千載而一時也士生其間沐浴　聖化連茹
彙征應無不奮迅激昂以躡躋於徽廟之路則夫闕
棘之中弓旌網羅之際謂無有古大儒其人出而膺
闢門之選殆亦理數之必不然者矣臣以至愚亦久
在　涵育之列茲幸躬際　昌期叨與　掄才大典
從諸臣後竊附於薦賢為　國之誼豈偶然哉惟有
歌卿雲復旦之章與多士共慶遭遇之隆而已若夫
主司藻士之言不過欲其文行相副勉効報稱已耳

諒多士亦已熟聞而習聽之矣寔用贅爲是役也同考試官則洗馬臣梟臨檢討臣際泰編修臣辰垣臣如辰修撰臣廷文編修臣世壽臣復檢討臣始博臣翰林編修臣叔琳給事中臣成修臣心抃臣鵬員外臣人龍臣定遠主事臣式穀郎中臣大任臣梁監試則御史臣廖拜臣顧素臣蒼璧臣弘嘉巡視闈外則御史臣彝晉臣常壽臣澤臣旭例得備書云

丁丑科會試錄序

丁丑春二月會試屆期禮臣疏列考官名上請臣鵬履以昏耄自射懸名不在開列中

上復特以命臣異數也時西北隅小醜窮困乞降上將親幸邊陲以綏靖吾民卜於本月朔六日啟行是日質明臣同滿漢文武諸臣工送駕於神武門外隨趨朝拜命偕禮臣英憲臣璵侍郎臣受入闈受事然臣鵬履耄憒憒凛懼矣思夫臣至不肖而又且篤老前此屢司試事無所短長久在皇上洞鑒中即甲戌距今纔三載耳遴簡掄才之任亦從來希有臣何人斯而克當諸穪惟恩遇難酬

物望未易副中夜徬徨寢不安席比扃闈三試臣及集諸臣焚香盟誓矣公慎否則神必殛之凡閱題僕卷分授各房一遵科場條例毋有所違前後二十四晝夜辨色而起燭下四鼓而後就臥臣俯首危坐目不交睫諸臣亦虛心屏慮同敦大伸以自荒寧一堂之上燈燭熒熒簾幕風翻動吟哦繙閱直與作者之精神相孚契而其法一以先正大家爲準非明理會心洞貫經傳者弗錄衡鑒之際蓋兢兢也既得士如額榜放後士論翕然臣等似可以少逭其責矣然臣竊惟衷藏之餘猶未盡罄所以入彀果能有當於聖天子闢門籲俊之至意乎是未可知也臣用是益兢兢惕然其懼矣茲者錄成上獻臣乃得濡毫編首敬抒其胸中惶懼悚惕之微忱而因以進多士而申儆之蓋臣之恐懼惶悚亦稍有近於古人敬事之意何也程子曰儼恪非敬也而致敬從此入謝氏曰言敬則慎在其中矣誠如是也則試取臣所聞主敬之說而爲之推原其指敷演其義一爲多士告焉可乎先儒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也者固徹上

陛下之道也而事君則尤必以敬為先詩不云乎夙夜匪懈靖共爾位蓋言敬也蓋敬則忠無矯偽也敬則直無回慝也敬則勤則慎無惰窳無怠忽也止於敬之謂誠終始於誠之謂敬於戲敬之時義大矣哉即以試事言之遴拔貴公也敬固罔敢不公否則非僻之私作焉矣藻鑑貴明也敬固罔敢不明否則昏亂之氣乘焉矣然則人亦專患於不敬耳而臣之為是役也瞿瞿然翼翼然如執玉焉惟恐其或墜也如捧盈焉惟恐其或失也夙興夜寐薰沐以從凛凛乎

天顏之咫尺而 帝臺之式憑亦祇求無歉於敬而已矣而臣之所以仰報 君父取信僚友庶幾於以人事 君之誼而不至大為隕越者亦罔弗在是焉於戲敬之時義大矣哉苟非然者或一念之不謹微動於中則將流於慾雖欲辟而不自覺由是而為僉壬為狡獪為狂悖傲很乃至一切悍然而不顧又孰非此不謹之一念為之乎涓涓者滔天星星者燎原吁可畏也已且夫不謹也者所謂肆也敬之反也一敬一肆之間人禽之關聖狂之介而公私邪正之所由迥別也多士顧將何去而何從乎其亦不待再計而自決矣臣老矣其憊已甚然於所謂主一無適之說固嘗從事焉而未有逮今亦惟是奉以終身罔敢失墜且與多士交相誠勉焉庶幾無忘靖共匪懈之訓以事 一人是則臣等之分義耳矣他何計焉維時分校則編修臣懿檢討臣光宗編修臣從律臣紱檢討臣名時臣傳臣觀祖臣會農修撰臣任典編修臣倪履給事中臣蔭樞臣綸郎中臣廷望員外臣世藻主事臣華璧臣長齡臣百職臣翼樞監試則御

史臣苗實臣色穆里臣士皇臣祈巡視闈外則御史臣蘆音布臣赫雅圖臣元實臣勒皆與臣等精白一心以恪共乃事者也例得並書云

庚辰科會試錄序

國家當昇平熙洽之會協氣蒸蒸人文蔚起聖天子方 崇獎儒術 壽愷作人冀以化成天下故於額俊之典特 加意焉年來 慎簡學臣增廣鄉會試額即 京闈所舉不憚 親加考試以祛夙弊拔真才海內士子罔弗爭自濯磨共踴躍於功名

之路且倍勝於曩昔爵矣庚辰例當大比
上特命臣錫麟偕臣璞璧臣樹臣九疇典試事臣謹
廑特甚年齒益衰老衆 恩再入 綸扉而又復膺
命掄材其爲慄愧節稿墨難罄入闈之後一應閱文
校士悉如頒定典制無有所違而搜羅衡覈則更加
謹焉蓋 委任益隆斯責望愈重而負荷益艱此殆
理之固然者也既錄成臣乃得贅言於簡端臣惟
國家以科目取士鄉闈三試凡十有九篇而首先則
在於經義經義固猶制舉之末藝耳而人材造進胥

於是乎出斯其所係不綦重乎即奈何不深求其故
而要於至當之歸也粵自宋之中葉易詩賦爲帖括
義蓋有所取明初草創踵而用之亦不過規摹宋制
比偶成章視今之論策稍爲增減而已嗣是風氣漸
開人各具體成弘而降遂有四家之目四家者所謂
王唐瞿薛是也迨後愈久愈工變化百出而探繩墨
以律天下號稱宗工爲藝林模楷者則以東鄉艾氏
爲準艾氏之言曰文之備性命見古今虛靈圓妙而
不可窮者莫如時藝又其言曰聖人之道精微廣大
將發其蘊以爲文未有能盡之者推其意蓋欲學者
稟經遵傳格物窮理爲明體達用之功又以其代聖
賢之精神以爲言則必貫穿經史包孕百家而一軌
於不易之則即於尺幅之中縱橫上下詣極高深渾
灝瀰如見先秦兩漢作者之遺與唐宋以來諸大家
相沿之法而甚無取乎荒誕不經及一切陳腐纖靡
之習以亂之蓋艾氏之於此道抑勤矣艾氏既身任
斯文之重遂一力主持不顧知罪即如前之四家未
嘗不刮垢索瘢務底於醇雅而於所謂湯許羅陳歸

金諸子號爲豫章勁旗者亦爲之析其源流別其真
僞與天下共見之宜一時海內士夫羣奉爲龜著而
所著天傭子集其間往復論文之書雖前後作者如
林而未之能易也晚近學者大率習爲速化之技杜
撰駢偶剽竊餖飣苟倖主司一旦之遇而已平居伏
案呻吟不特經史百家漫無講究即東鄉定待諸選
亦且棄如土苴所謂先輩大家之風於是乎其邈矣
且夫士子窮年矻矻僅得此風簷尺牘爲拜獻之先
資而願苟且從事如此則出而見用於世其所發揮

建監果何所據而措之裕如乎坐是士習日漓文體
日陋學術事功并以不振亦理勢之必然者耳嗚乎
此固昔時艾氏之所深憂而臣今茲之所惴惴大懼
也臣最愚劣於先達指歸未能有所窺見然受　知
以養每承　簡命必秉艾選爲權衡諸所甄收往往
不大謬於尺度茲復諄諄爲多士申言之者亦欲令
海內學者尚知取法先正不至貿貿於所往而已獲
雋者更宜策勵奮迅以勉副生平之所學淵制舉一
途於治效實爲有補而臣夙昔對揚　休命之微忱

庶幾少慰焉故爲之娓娓縷說用告於來茲雖以身
被狂僭之譏而有所不辭矣

癸未科會試錄序

維我
皇上御極之四十有二年歲在癸未時中外寧謐海
宇穆清濡濡蒸蒸殆太和翔洽之會也
上復軫念河防於孟春諏吉　南巡　六龍所至
布澤汪濊黃童白叟擊壤康衢歌　帝力而祝　聖
壽者趾相接也而又時當大比海內士子驤首觀光

慶集於　闕下咸與賜宴之榮信爲曩昔盡千載而
一時也屆期禮臣以考官請
上從行在馳命臣賜履偕尚書臣廷敬侍郎臣滿臣
汝霖典厥事臣深惟忝竊無由控辭然自幸遭遇
聖明頻辱　簡任感激之下襍以怍欣乃同諸臣入
闈受事一切祇遵條例毖愼有加且臣與三臣者並
受　殊恩侍從日久黽勉報効實有同心凡校覈衡
文不謀而合比榜放輿論亦翕然稱許無異是皆我
皇上作人雅化漸被者深故臣等均獲鼓吹　休明

用光　鉅典既錄成蒞不禁拜手颺言導揚　盛事
以告來許亦臣之分也臣惟唐虞之世平章協和至
於時雍於變抑泰臻矣而亮工熙績君臣交儆必以
同寅協恭爲都俞賡載之本卽成周宇宙世變風移
亦在三后協心道洽澤潤之後然則和衷二字爲人
臣者可勿亟講與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和不和之
間大而理亂盛衰小而吉凶休咎乃至一應成敗得
失之數悉於此權輿焉嗚乎顧可忽與且人臣之事
君也非必眞有至慝極不肖之行足以召厲而致乖

也但此一念偏私未能盡化由是因意見爲嫌疑因嫌疑爲乖忤日浸月長此訌彼競於以釀成世界之水火而弗難況乎科名進取尤世俗之所必爭司其役者往往曲見横胸稱袁㮤物囊私構弊牢不可破以致人才屈抑士氣衰沮重爲東帛弓旌之累是則不公者其病根而不知者其痼症也亦有貌澤中漓言忠行僞假緘默以文奸借謙恭以釣譽同流比匿罔上營私此則又與愚戾乖張者等耳奚可以云靖共師濟之大道哉今我

皇上聖倬覆載明並日月足以燭幽而燭隱其於關門額俊不啻痌瘝以之有求側席之殷無間於球鐵士子沐浴　聖化感奮風雲菁莪棫樸之風殆日增而月盛焉而臣等謬膺　簡命校閱一堂不特屏絕塵慮精白自矢且相與交勉互勸藹若家人丹黃甲乙之間或片語裁定或并衆參觀商酌權衡略無疑貳蓋言和也計前後二十餘宵盡晴光朗照曆色晶瑩燈燭輝煌簾几淨靜即諸生謳吟晧月揮灑條風拂簡陳書亦具有梧鳳朝陽萋菶雝喈之象猗與休哉茲諸生且羣相登朝策名天府矣從此翔步皇路驅馳王路後先疏附儼然鴻翼耆德之儔於以黼黻昇平教寧億兆共躋斯世於咸和熙皞之域臣雖衰憊猶能扶節倚杖優游泮渙於近光敷旦之日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卷阿之詩曰茀祿爾昌矣純嘏爾常矣藹藹王多吉士媚於天子其今日之謂矣猗與休哉維時分校則編修臣璋臣瀾臣至言臣鳳森檢討臣廷修撰臣綸編修臣愈臣霖給事中臣傑臣振芳臣近梁郎中臣拉都立臣晟員外臣林郎中臣敷學臣清員外臣璽主

事臣珍內簾監試則御史臣阿世坦臣作揖監試則御史臣德奇臣阿寶臣子章臣永濬巡視闈外則御史臣博泰臣舒通布臣登瀛臣華皆與臣等協心共理對揚　休命者也例得并書云

甲戌科會試元魁墨選小序

戌之役余被　命爲考官義固不敢辭闈中與同人殫力從事比榜放士論翕然全墨應聽禮部頒發海內操選政者主之余先取前矛若干篇梓以問世爲

乎文以明道也其大者且與世運相維繫從來有道之世文章必光大而昌明觀其氣象卽皋可知也余甥際 熙朝實鼓吹休明之會竊自謂網羅所獲庶幾對揚休命於萬一此區區與同人交勉之微忱也若云飭浮式靡將有裨於斯文則豈敢哉則豈敢哉

丁丑科會試元魁墨選小序

余之妄論八股也大約以理氣爲主理要於正大氣取乎昌明未有理醇氣暢而格不高詞不雅者若舍理氣弗講徒沾沾於詞章字句之末則必趨於浮靡

流於卑弱其爲弊有不可勝言者矣余自庚子來每承之入闈則持此以相天下士今年復奉 命典會試其所秉持仍不異前說而體格則一準於先正蓋先正爲文亦無定法然其斷然以理氣爲主則一而已茲事已告竣乃依甲戌之例先刻前列如干篇問世全墨仍聽禮部須行余不敢亦何敢以文章爲已任第撲生平一得之見有如是耳光闕服具在有目者皆共覩之若諄諄欲強人之是從也不惟不能亦有所不必矣噫

庚辰科會試元魁墨選小序

庚辰春闈居期禮臣循舊例奏請考官名上請余以老病耄請老力

上則仍以試事屬焉余每奉大典每科必與已屬從來未有而仰荷 聖明倚任之篤且久者則又人臣之所最難得者且科考當卯承北闈被命之後人皆洶洶衆議騰沸雖余亦悚惕累爲士林所許而群擬夢寐之下欲以犬豚物望亦甚不易易矣以故余入闈視事偕同人倍加慎益務期剔弊積習徵蕃靡遺

嚮後交之搖用循不再累余稚者曾舜芸云此傳舞放士詣余然務辨如故與常來集矛並輸服首肯無異詞然後知直趣得人要唯在精意信而余之歷歷抉守範晚節而衡墨者實亦歷有明教焉而弄併選偶試者之比也今全墨已自鬱曾須發余轉擇其前矛若干首行世至數科以來文章風氣每變增盛海內學者固所共覩又奚俟鄙人之剌剌爲哉

癸未科會試元魁墨選小序

癸未春爲 聖誕五旬之期瀛海內外抃欣舞蹈

鷄觀　萬壽者所在歡聲如雷
上則不辭勞瘁於春王正月朔　命駕江淮躬省河
務而南宮造士之典仍以特舉行比及期屢復膺總
裁之　命屢以會當　大慶卽鉅典有光竊自忘忝
竊與諸公入闈趨事同心校閱毋敢不共役竣得士
如額輿論亦欣然稱許是時天氣晴明人情忻忭燕
燕藹藹具有太和豫順之徵其槩於試錄序中見之
今取闈墨付梓覆爲諸視實皆昌明博大爽然盛世
之音譬之黃鐘大呂疎越朱絃自當登之明堂奏諸

清廟豈區區淫哇細響所能混雜然則諸生之文其
殆應泰運而蔚興者與至于闈中衡量寧嚴毋濫不
敢以包荒媚世是則屢生平之拙守難以時勢改移
者也知我罪我一切聽之云

趙會魁聰稿序

今年春闈予復承乏相天下士夫掄才何如事而顧
乃屢屢爲之是用增愧矣既入闈與同人殫力從事
務得真才以稱　任使真才者真實能文者耳他何
與焉一日翰林楊子賓實以綠字號卷來呈予閱之
[illegible]異采繽紛晃奪人目斷其爲文壇杰士無疑楊子
猶以中左意少縮中左者雲南四川籍也予笑曰第
閱文可矣奚論省分乎遂定爲本房首卷及拆號填
榜則爲趙子紫鈞今少宰玉峰之子予且喜且愕蓋
予與玉峰同官最久頗悉其行誼與家學應有是寧
馨兒而數年來曾未聞一齒及何玉峰之善藏耶斯
亦奇矣然紫鈞出場時薦紳先生及都人士已傳誦
其文惟恐其或不入彀及榜放果居前列咸嘖嘖傳
爲美譚則知文章之聲價固在而三代之直尙未泯

也嗚乎能文如紫鈞何嘗不大魁天下又何嘗以家
世門第爲嫌而並持區區方隅之見以限之乎甚矣
世俗之陋也且以予觀玉峰行年七十矣公退之暇
猶日手一編丹鉛論著無少息紫鈞過庭習聞既無
非文學性義之指而比年讀書白下則又鍵門却掃
孳孳下帷攻苦逾於寒素以故發爲文章詣極高深
匠心獨運具有點睛益毛之妙宜其試輒高擢卽海
內輸履無異詞也獨是鹿鹿如予既獲從玉峰後日
闡緒論以當箴砭茲又與紫鈞托爲世講而且坐收

知人之譽則予之所得於趙氏者不既多乎嗚乎貴介老冢宰言課讀大事席權寵而希說遇一不如意則慍怒填胸咆哮跳躑略無顧忌爾紫鈞之風其亦庶幾少省乎抑又聞滇中沐浴　聖化風氣日開彬彬儒雅之流接踵而出今又有玉峰父子提唱其間將見日南人文蔚起且與上國相頏背　熙朝之盛事不屬之趙氏而誰屬耶茲紫鈞出其應科如千篇問世予因述其閨中鑒拔之槩爲趙氏慶且爲後起者勸焉若紫鈞之文功候已到實有先輩大家之風海內有志者覩之定不以予言爲河漢也矣是爲序

張西山孝經集註序

記辛亥歲予承乏掌翰林院事特被　命總裁孝經衍義彼時廣行搜討古今卷帙略備於是與韓子元少輩發凡起例從事編纂計前後歷五載而稿始就予不敏覆加潤繕寫已完將恭呈　御覽付所司施行會滇氣告急軍務倥偬未暇事此而予又適有綸扉之命遂將繕本封送館中收貯以待舉行無何予且蒙　恩放歸南去即一切不敢過而問矣予嘗謂學者有志著述務在立誠闇然日彰誠之道也若本無所窺見妄意丹黃斥斥焉剽竊塗抹以欺世盜名此其人已得罪聖賢不復論語經傳胡爲乎況又掠人之美飾己之長羊質虎皮惡知非有此又與於下愚之甚者也即如孝經一書漢唐而降作者如林其有得於先王至德要道之指者誰與鄭孔諸家既紛紛聚訟而石臺一註涑水氏尤頗疑之以其僞也即考亭特爲刊定不啻兢兢三致意焉非所謂求誠之故與今西山張子補作集詳其義亦取諸考亭而引證發揮無一不準於正義焉乎可謂愼矣蓋張子自解組後下帷西山者數十年所故提筆構思率皆匠心獨運一得之躬行深造之餘若張子者豈不有合於古人修辭立言之要領與則凡如前所言盜襲假竊譁世欺名者之爲我知其必不爾矣予雅重張子之爲人故於是書不憚卒業焉且欲海內學者共見之相與講求夫立誠之說則予區區之微意也借曰是蓋有爲而發或激而云然予固都無是矣

李氏家牒序

從來譜牒不修識者以爲譏謂忘本也然氏族之弗講抑久矣世本原於左傳亦僅而足徵魏晉而降中正酌政圖籍譜系萬姓學士家號稱博雅而特於其辨婁積不分華嚴慶賀之間且未知孰是而况兵燹遷播之餘著土互更覆單任意如叱丘力代羽其之流又比比也至於末俗浮薄復妄加攀附親枝嫡派半參以荒唐風影來歷不明之人則認祖亂宗忽孰甚焉且夫人生在世水源木本各有攸分此而不信他悉難問矣元復李公手定家牒斷自濬陽古籍祖

譜起者遠於其孫凡八世衍奇析支列以史表之法非其屬者一不以入其間子姓似續爵齒昏婣并并井焉蓋公之所爲不特敬本睦族其意良厚而於春秋闕疑傳信之義亦頗寓於其中甚矣公之有合於古君子之道也今公㛐梓並以學行供奉　內廷日見倚任而特躬則益謹將來綿世澤而大家聲正未有艾予特表而書之俾藏諸宗祏且爲當世有家者告焉

蘭臺節錄題詞

歷代史書　國朝開局纂修已數十年所而草本始粗具梗概其間事文義例固尙多所講求即前後敍論篇章並皆弃缺纂而闕之蓋云脫稿矣余旣被特簡監修總纂其事始自丁丑孟春訖於辛巳季夏五載之間殫心撰討日事編纂乃僭爲裁定凡四百有餘卷其敍論如干首則余所特爲加意瑕筆搆成雖或稍取陳義一二刪潤兼施要之皆鄙人深思而獨運者也夫史事最稱繁重綱領條目未易枚擧然作者之精誠所注未嘗不於尺幅數行中見之故前

代史家得失暸然指掌大都分疏紀載學力攸關而首尾論斷發揮一言褒貶其所繫擧更在精神脈絡之間矣考宣尼之作麟經亦特以謹嚴爲第一義蓋謹則嚴嚴則正矣嗚乎此聖人筆削之微權而古今來是非好惡之躔義在余不敏載筆大書賓貝有兢兢對越之意嗟夫贏吾手奪隻字片言薰沐丹黃俱若有天帝式臨而鬼神共鑒者况乎前有千古後有萬世公論於昭直道弗泯又豈一人一時之所能揜而紊之者哉乎之所以自矢者如此則知我罪我亦

何暇繫念乎役既竣同人謂史帙浩繁冀先得敘論一一悉論之爰節錄付與因手題數行以弁其首云

藻修堂集第六卷

澴川熊賜履著

題䟦

䟦高誤園畫卷

文敏論畫有取於雲林之荒率謂爲趙大年變境陳眉公亦以石田至四十後方拓爲粗株草草而成然則畫家工拙絕不以麤細論也高子此幅雅得華亭筆意其所爲秋嵐疎柳設色亦復不泥並有合於思白題言之所云嗚乎亦可謂之逸品矣然前代如吳

次翁以墨妙爲憲廟所賞遂過自矜重士大夫至篤請不應高子固頗被　恩遇聲價不減於偉則其得此也亦豈易易宜谿軒先生珍藏而寶翫之也

謹䟦遵　旨大書　御題中州祠額下方

康熙壬申繼寶月戊午

上允河南撫臣閻興邦請　親題中州祠額四面一中嶽廟曰嵩高峻極一淮瀆廟曰靈瀆安瀾一禹王臺曰功存河洛一孟子遊梁祠曰昌明仁義既題畢

特命臣賜履書之臣固辭不獲乃從筆處寫進　呈

大稱　旨都人傳爲盛事伏惟我
皇上宸翰揮灑煥如雲漢臣於書法全昧勉效塗鴉
猥蒙　嘉獎亦千載殊遇也爰勒之貞石以昭示後
裔云　經筵講官禮部尚書臣熊賜履謹識

跋趙將軍回奏疏後

趙將軍本靈武一秀才幼具膽略遂投筆事戎行洊
爲大帥數歷幽并雲代間所至有威望三逆之變被
命討賊時年已六十矣首建議進蜀以至平滇功績
甚茂吾今觀其奏疏亦正氣凜然矯不群絕非書

生所能辦其殆古之名將乎然性嚴毅少容動遵禮
忌至爲宵人所彈若非　聖明保全鮮不爲韓彭之
續矣噫

又

將軍才氣大似吾襄愍第襄愍所遇不偶耳然論事
功則難易迥别嗚乎襄愍較難矣

恭跋相國馬公家藏　御書扁額卷後

謹按休休有容載在尚書後世論相者必以此爲第
一義而玉溪盧氏則以粹然至善不可名言釋之旨
哉意味深遠矣蓋人之德量雖稟於性亦成於學苟
其充養有道即器宇自淵而識度亦宏絕非戔戔者
所能幾及也如古之名臣碩輔類皆包羅萬象具經
綸弘濟之才而又蘊藉淵涵即措注施爲不動聲色
是以調元贊化身任天下之重而無難不然彼曲學
小器傴僂炙且徒往裝飾文貌以取苟容而回表匿
測之子則更俯仰周旋以恣其陰險之技此又奥於
不仁之甚者也維我馬公夙負偉略自蚤年敭歷中
外勳業爛如近復濟登台鼎入秉鈞軸嶷然柱石

之望矣而公則撝謙冲下匪懈益恭抑抑威儀德隅
可仰生平光明磊落洞達表裏無纖介之可疑遊其
宇者如坐春風如飲醇醪罔不神怡而心醉古所云
盛德孚物度量絕人維公實有之矣
聖天子知公既深特揮　宸翰書休容二字　賜之
大哉　王言一以表宗臣一一以風有位也若臣焜福
衷淺學與物多忤雖晚年盡力克治而躁氣時乘圭
稜未化今獲共瞻　天藻汗浹沾衣又日侍公左右
親炙德儀接聞謦欬從此鄙僿潛消少進于高明廣

大之域是未可知也爰盥手濡墨敬書數行以識愧
勉云康熙庚辰仲夏日臣澴川熊賜履具稿

恭跋 御賜澡修堂匾額後

臣本膚劣叨侍 經幄最久仰見我
皇上睿學淵深遠過前聖即萬幾閒讌 宸翰揮灑
如天章雲漢迴絕古今年來 御製詩文 親臨法
帖琳瑯焜耀 頒賜微臣者甚多甲子 南巡江表
蒙 召至行在 諮訪維殷 特賜御書太極圖說
一卷既又 額臣讀書之室曰經義齋於戲愚臣稽

古之榮抑已極矣茲復蒙 親題澡修堂匾額 賜
之臣捧至邸中懸樹廳壁并泐鑱貞石用垂永久臣
思從古聖賢之學不越存遏兩端遏其所本無而存
其所固有以至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全體大用罔弗
在是澡修者即存遏之謂也澡取其潔而修取其精
潔淨精微何莫非盡性至命之能事繫辭曰洗心藏
密論語曰克己復禮皆是物也臣何人斯而敢當諸
然而儒生所學固亦第并然當其矢志敦行孜孜汲
汲未嘗有纖微頃刻之間缺即如盤盂銘勒亦義取
滌新圭璧追琢惟功深切劘久之涵養純熟體備沖
融表裏初徹兼綜條貫引而伸之約而尋之所謂聖
經賢傳大義微言有一弗出於 御書兩字者乎臣
日夕瞻仰益勵精研罔敢惰逸以副我
皇上殷殷獎厲之盛意且以垂示後裔俾世世子孫
咸祇遵 聖訓於弗諼云康熙歲次壬午日躔實沈
之次 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一級
臣熊賜履謹跋

恭紀 東宮講席賜花圖

自新春入侍 東宮講席 恩禮優隆 錫予稠疊
實從來罕有也茲復 命內侍獨取 上苑牡丹花
四枝 賜之臣捧歸邸署庋置書齋几硯朝夕觀賞
如 賜游東苑心目朗豁而異采穠華天香滿室又
不啻置身瑤池蓬島間矣念 異數寵加宜垂久遠
謀照樣寫入紈素郵寄南中令兒輩暗作珍藏傳之
後裔世世銜感於無既云康熙己卯浴佛前一日臣
熊賜履薰沐題

跋孫學士應制賦後

伏惟
皇太后鴻慈應地景福齊天我
皇上尊養備隆光敷寰宇自非著作名手未易揄揚於萬一凱公以如椽之筆成凌漢之章布格則嶽峙川流摛辭則珠圓玉潤以之被管絃登金石洵足鼓吹休明焜燿典策昔人所稱冊府之楷模藝林之柜轄不是過矣彼夫兩都二京入家十襲斤斤以海博矜奇藻麗取勝恐猶是雕蟲末技終難與綸天手段角美而較長也庚辰仲秋涇川熊賜履謹跋

跋汪文升廷對策

深達治體曉晰時宜娓娓數千言中寓會江都之醇正太傅之切直宜公之淋漓剴至實兼而有之懸知金華寶冊推為第一人矣

又按歷科廷對策如羅文毅全體大用之學也即楊升菴與 國朝劉克猶先生條對確有根據皆非淺學所能及今文升則高華典茂復以渾灝遒折出之視前三君子寧有讓耶

戌丑辰未四科會試魁卷跋後

八股制義之末耳予特謹而存之且拳拳致意焉者何也蓋 國家既以科目取士典至重矣而所試又皆五經四子之書士子挾策獻身以文為贄大率原本經術斯不失為六藝之科然則文章道德實出一原而學術事功亦豈得分而為兩耶予固庸謭然每被 命主試必特為兢兢諸所甄收一以先王法言為程式雖體裁不一而衡尺罔差稍有涉于靡雜或鄰於岐曲者則擯而弗錄此匪不竭網羅才儁備國家異日之用即予生平正誼明道之微意未嘗不

寓於其中茲四科魁卷俱存也試取而觀之曾有一言之詭于名理者乎海內君子亦可以稍知區區闡聖距邪之苦衷矣至庚子癸丑兩闈全墨久已膾炙士林之口 國家數十年來文運光昌即風氣振舉弗替者固有所自來也諒公論在人又奚待予之嘵嘵置喙耶

跋韓學士 御試中庸制義後

韓子元少自癸丑掄大魁制義為海內所傳誦今以學士蒙 召試特被 嘉獎且 錫之御額以旌其

才於戲甚盛事也蓋元少之文才養兼體實追跡先正爲士林山斗而遭遇之隆復如是斯誠制科以來之僅見者予於元少有一日之雅逢茲盛舉亦與有光榮則私衷之慶幸可知矣

跋韓慕廬 御試制義後

韓子慕廬以大魁官翰林日侍
上左右出入承明且位居宗伯矣
上則嘗 召至 內廷 詔大官給紙筆 親裁經書題目試以八股今年陽月復 命每題構數義進呈
上覽之每構必稱善 賛之曰眞會元 特書潤色鴻業四大字令 內廷製區額以寵之於戲誠盛事也蓋韓子之文實實陶鎔經史出之心裁可以華國可以傳世非區區制義比也數十年來遭遇之隆恩禮之篤俱可以當之而無愧然則八股一途何負於諸生而有志者不大勉力以從事乎予自甲戌來連匡南宮試縱得士如額[illegible]未見有能項背韓子者韓子殆斯文之絕技與而
上亦頗知韓子爲予癸丑春闈所首拔故每 賛韓子必推及於予然則予何幸而得此高弟遂乃竊附於歐陽藻鑑之精耶殆亦甚非偶焉者矣頃韓子以所進一題三作送予評閱予既卒業驚走筆迅書數行於簡端俾梓而傳之蓋科名中盛事如此實爲罕覯予之傻譚而樂道也豈得爲過耶諒海內士夫定不以予言爲河漢也已壬午長至前一日濮川[illegible]履書於京邸之下學堂

澴川熊賜履著

頌

北征蕩平頌

伏惟我
皇上聖德神功彌天際地臨馭三十五載至仁翔洽協氣旁流薄海内外罔弗臣服蓋不啻登三而咸五矣乃有厄魯特噶爾旦者以荒徼幺麽突門黠子挾其妖妄之衆往逞西陲乃至虔我藩邦擾我邊鄙罪

大惡極理法難容
上猶念其愚蠢無知不忍加戮故前此烏闌之役特矜而宥之冀其或創以悔也詎醜賊冥頑益甚怙惡不悛邇年以來潛踞巴顏烏喇地方逼近疆界陰蓄狡謀圖爲不軌
上乃顧謂廷臣曰是固不可以不亟誅且邊外皆吾人豈忍任其蹂躪而莫之救朕將往而征之羣臣咸以小醜不足煩 御駕交章請留
上曰無庸也 皇太子睿學早成一切幾務可付以理朕當爲蒼生一行蓋是時 聖謨已定有非恒情所能仰測者矣於是簡師徒料車乘峙糗糧整器械布置既竣乃祭告
天地
宗廟諏日禡牙 大宴從官於 太和門誠重之也越二月丙辰 大駕發自 京師出居庸關取道獨石口六軍雲集 盛京秦晉諸路之兵刻期赴會隨義旗所指而行
上則不憚勞勩日進從征將士而 誠諭之斥堠必

謹烽燧必謹紀律必重步伍作止必齊違者論無赦號令極其嚴肅賞罰極其明信軍中奉法凜然秋毫無敢犯
上又減膳撤蓋與士卒共甘苦犒賚便蕃恩恤周至藹若家人父子焉而遠近外藩君長環聚和門恭聆
聖訓縱觀軍容之赫營陣之精嚴 天威之震疊被
聖澤之汪濊靡不讋慄輸誠誓同勠力猗歟休哉從來塞外窮陰草枯水涸朔風冱凍即三春不解
上則一誠格天時歷對越所過名山大澤必虔修祀

禱以故神靈黙佑感應如響於焉陽和舒布風雨以
時原草豐肥甘泉湧瀑自是士馬騰飽益奮勇爭先
滅此而後朝食至於　睿謀淵邃籌畫精詳變化生
心即鬼神莫能測其秘於戲盛矣哉五月癸亥　親
至黒盧倫河諜知賊巢所在
上乃躬擐甲冑率先鋒精鋭策馬渡河立取賊首仍
示以除殘去暴脅從罔治之意亡何噶賊聞風膽裂
盡棄其輜重器械脱身宵走丁卯　駕駐拖諾山益
上親逐賊至此已五晝夜矣乃　諭衆曰賊已遠遁

無重勞我六軍爲也朕將班師焉於是別命虎將分
道窮追仍寄授方畧要其歸路而殲之已已賊衆悉
衆西奔與我師相遇於昭木多之墟諸將乃遵　成
算一鼓而大敗之斬馘數千人獲其甲械駝馬牛羊
婦女人口無算賊首僅以身免餘黨潰散已顛土喇
以平至是始共服我
皇上妙算如神誠非常情之所能窺測其萬一者也
捷至
上大喜遂振旅奏凱而歸賊既鳥獸散其來歸者連

續不絶而遠近外藩之衆相率牽羊舞躍簇蹠道旁
瞻望咨嗟至于流涕
上皆加以温慰而遣之六月癸巳　聖駕至　京師
滿漢軍民耆老至數十萬人夾道擁觀焚香頂祝歡
呼雷動而是日天氣晴和　聖心豫悦　告成飲至
成禮而入於戲盛哉臣博觀史冊從古英君哲辟侈
稱漢烈固代不乏人然如我
皇上駿業膚功超越千古者實未之覩蓋我
皇上道叶兩儀　勲彌六合　仁育羣生而無外

智周萬物而靡遺　神武布昭　聖謨廣運巍巍蕩
蕩豈區區史臣所能揚扢其高深者哉臣謹列無倦
孝躬逢　盛事不禁抃舞爰拜手稽首而爲之頌曰
我
皇天寶統馭八荒和氣濡蒸帝道遐昌共球賓貢丞
弼賡颺韡韡熙熙鳳舞麟翔何物蠢茲搆釁西鄙桑
門䘏孼肆行姦宄蟻聚蜂屯鴟張豕喙　帝曰念哉
皆朕赤子疆圉弗靖其何能已乃排羣議　命駕親
征肇舉致討稽古啟行類於

上帝鑒於
烈祖　元良主鬯式揚我武　六龍時邁七校雲從
十道齊趨萬里金墉上將前矛勾陳護　蹕羽林十
二虎賁叱咤井鉞芒寒欃槍影化蕭蕭馬鳴央央旆
旌出車彭彭剡戟錚錚鼙鼓犀冑殷殷晶晶旃裘有
衆目眩魂驚
天子曰於師徒良苦維予一人實爲汝父挾纊投醪
庶幾小補與汝同仇莫敢予侮惟德動天惟天佑德
大漠春回陰陽廓式龍堆蔥嶺瀚海清和草長泉流

佳氣孔多日照大旗南嚮北斗雪映梨花風生細柳
天子自將百神效靈八陣星羅六甲淵渟刿
皇天授勢若建瓴普天率土孰敢不庭彼昏不知遊
魂假息螳臂當車眞不量力日月所照纖芥不遺雷
霆之下摧折何疑攝提迴東旄光在午赫赫恒恒率
西木塞師次於河賊庭在目　皇赫斯怒刈茲狡兇
乃秉黃鉞乃仗白旄奄奄小醜望風而遁　帝御戎
衣摧枯拉槁天戈所向飆馳電掃鼠竄蛸縮兔走狐
悲　皇威丕振是用班師　帝策敗徒西奔漏脫誅

師武臣歸蹤宜遏三軍效命血戰於野樓蘭十萬一
朝而擒犂庭掃穴破竹餘瓦勒石燕然掛弓繫馬露
布奏聞
天子嘉悅振旅言旋凱聲舉節閼氏抱綏名王進酒
齊唱鐃歌厥角稽首烏孫旣滅郅支已殲月氏龜茲
能不膽寒雪淨天山風迴大宛葡萄苜蓿登於　上
苑金城湯湯玉門巍巍羯鼓鑪壺藏戢干戈幽哉天
竺梵貝自狃佛光安在亦孔之醜吾道至大吾
君至尊首出庶物並配乾坤明月在天平沙爲壁烽

烟永熄　皇輿有書畢覲紫塞勾注重關白叟黃童
爭讖　龍顏六月出車三年釆芑詩書所稱曾何足
比日曬羈火　大駕還京鹵簿輝煌飲至告成髦
倪婦孺共慶昇平玉燭光調海晏河清億兆歡呼千
官表賀於萬斯年　皇風遠播　小臣鹿衷待罪冢卿
有懷投筆無力請纓喜聽捷音遙瞻鶴舞敬撰蕪詞
昭垂今古
萬壽無疆頌　并序
伏惟盛德必膺純祜至仁恒享大年事與爵然古今

一揆我
皇上　聖神作則　文武立極　道冠百王而益虔
勲高列辟而彌厲　經綸廣運記注莫窮　美善休
嘉名言奚罄誠載籍以來之僅覯抑循蜚而後所希
聞茲當協洽之年適値
誕辰之節普天集慶率土騰懽蓋惟　德備乾元實
與蒼穹齊撰是以　祥發亨泰永宜覆幬同符悠久
無疆昇平有象彼夫流虹繞電兼之瑞并席池辟厲
舖揚亦非誼據　臣倪生

聖人之世復久側侍從之班惟矢一念之樸誠報效
三多之封祝難　乾坤高厚未易形容而　日月光
華常共瞻仰趨蹌　墀陛之下抃踊歡騰拜舞　黼
座之餘賡颺難盡頌曰於爍我
皇纘天立極齊聖廣淵欽明恭默化洽多方風行絶
域六服承流八荒供職惟　聖時憲奉若弗違鑒觀
有赫敕命惟幾操存明旦省察精徵昧爽丕顯愼乃
樞機
武烈

文謨覲揚尤力善繼善述靡忝靡忒忠厚培基儉勤
式則貽謀垂裕聿修厥德祀事必謹對越必虔琮璧
輝煌俎豆潔蠲升
壇入
廟登降周旋顒若盥孚昭格旻縣
慈壽宣仁母儀四國尊養兼隆典章具備定省溫凊
婉顏愉色鳳閣龍樓孝思翼翼惟
帝念典厥修乃來　經筵時御　講幄弘開諮諏論
究剖析淹該深通六藝綜貫三才正學是崇[illegible]喙是

黜斯道昌明師儒輩出辟雍鐘鼓泮酒舞佾重道右
文千古罕匹風教修舉實材蔚典以薪以槱于造于
升譽髦濟濟連茹蒸蒸棄弁招弓王國之肱　帝德
協天造化在手陰慘陽舒左宣右有綏猷表正勞徠
撫誘鼓桴響答如擣如取八紘既拓四維畢張宮韓
穆穆殿陛皇皇簫韶九奏鵷鷺千行端拱垂衣
聖主當陽　帝曰念哉持盈有道道貫實行安事文
告　綸綍簡嚴殷盤周誥　渙汗王居幽微悉到
九重巍煥志在閭閻困窮或壅積行或淹蔀屋茅廬

燭照龜占止葦受書批拂何嫌　請問時勤惟求民
瘼賞罰憲阿賜金增爵獎廉旌能彰善癉惡汲汲孜
孜爲爾耕鑿蠲租減稅已責貸逋解澤旁流潤涸爐
枯物無夭札野無萑苻有幹有年實穎實栗所重民
命矜恤特至下車解網槐庭棘寺騶虞在郊鵲巢在
肆如天好生漸涵浸漬三逆弗軌擾我炎荒　遣將
出師薄伐貪狼蟄烟消淨猩雨清涼椎髻雀跗稽首
承僮亦有黠蕃蹂躪西鄙延及朔方張鴟突豕　大
舉親征平沙萬里豈曰觀兵去暴而已蚩尤授首月

氐來王鏡斂蠢棄干羽臨彰聲教暨訖神武振揚勛
過虞夏績邁漢唐侯尉東西車書南北鑿齒雕題黃
皮烏弋重譯稱觥梯航續食六合扶輿近如階闥我
皇盛德益厲憂勤一夫不獲曰予之僅　巡方載舉
畊斂頻閱已溺已飢　宵旰繼殿河流湯湯淮水蕩
蕩下民其咨茲朕必往濬導隄防臚如指掌地平天
成引恬引養越自畿輔達於海隅赤縣白溝三江五
湖既陂既宅可藝可輸土絕蕪膴民鮮萑苻　睿慮
少紓　大澤彌布兆禁行慶免權捐賦儲粟勸農返

樸還素敦固淳龐遵王之路太和翔洽佳氣鬱葱鳳
儀獸舞海晏河澄形雲采結玉露珠凝　麟趾螽斯
振振繩繩惟
帝法天道在主敬敬徹初終日新月盛功本存誠誠
通性命天下　至誠天下　至聖百祥駢集諸福咸
臻八方搢笏萬國垂紳康衢擊壤委巷吹幽泰階長
耀　壽域無垠　臣也豎儒侍遲已久歷徽指辟無如
我　后薰沐陳辭懇忱一剖於萬斯年拜手稽首

贊

張慕亭少司馬畫像贊

偃息亭皐委蛇廊廟九齡風度維公適肖鷺嘯梧岡
鶴鳴松嶠靜坐澄觀各極其妙昏昏寢訛營營擲跳
蜂目擂睛蠅聲引褒亦號弓長亦稱房少公也見之
捧腹而笑

友人某像贊

松籟成彈茶濤隨酌耳順心恬皇初如聆自爾優游
非關雲鶴黑霧飈飛紅塵蠶躍嬌語清虛能無孫作
子實汗顏對之孔怍

啟

答兩江范制臺啓

恭惟老祖臺先生台下德竝虁龍望隆鄗召忠貞世篤芳名寵錫　天章孝義家傳懿行光昭　國史譽襮實袁楊竝茂閥閱本韓富齊名四世公卿無非清節一門麟鳳總是傳人若伯達若伯适並穉周士之首稱爲純禮爲純仁俱屬希文之令子前此風清六詔不數銅柱烟雲今茲澤潤兩江又見旂常日月三吳赤子共借寇君四海蒼生爭傳范老光騰河嶽休

於武子建竪自繼美於忠宣允矣邦家之光誠哉東南之幸治履識荊有素御季無從三載陂聰遙分紫氣一廛在宥喜近龍光心馳桃葉之津願上芾棠之頌邇以樗櫟猥與蘭臺掖圖而見先型藏筆以光鉅典中樞事業久屬太史之編司馬姓名尙聞兒童之口固知關西世澤慶衍無窮因念江左風流淵源有自大書起敬列傳何疑敢自誇郭泰之碑哀亦庶幾董狐之筆何當齒及彌覺汗流權此覆申統容崇佈

答年撫軍啟

伏惟老祖臺先生德並范韓功符夷旦譽望久騰於七澤聲稱丕播於三湘猗與　朝宁之光洵矣生靈之慶在　九重方期命畢寧許懸車即四海共願借恂何云甿咼幸荃勉思康濟庶幾普慰輿情江漢同心荊舒加額治履夙叨蔚契時切寤思近沐棠膏益深瞻溯幸識韓之已遂悵御李以無從尺素未伸寸丹徒積猥蒙注存彌渥鼎既駢蕃兼之獎借邇涯瑤函晃燿惟捫循而具愧抑辭鄒以非恭對使拜嘉臨風鳴謝尚容申誧曷任寅企

潔修堂集第八卷

潁川熊賜履著

祭文

孫將軍祭文 代言

皇帝諭祭振武將軍太子少保兼管陝西甘肅提督事務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加六級孫思克之靈曰桓桓上將賁爲國輔專門管鑰嚴疆底柱昔紀文侯詩稱吉甫元老壯猷炳燿千古維爾俊忠毅性成嫻韜略早著英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馬伎

劍請纓羽林宿衛邦家之楨爰分旌節作鎮西鄙保障甘涼校尉戊巳專閫建牙如貔如兕雲中頗牧庶幾可擬滇氛煽亂震及關中維爾仗義勠力從戎誓同衆華志切抒忠三秦奠定繄爾之功朕實汝嘉爰中錫命位隆冠軍名媲去病寵賚便蕃宮階亦併賞及後裔用旌偉行爾益奮厲宣力邊陲挾纊投醪將士咸謳羌落解甲崔苻買牛萬里流沙平於道周王師北征爾復于邁躍馬枕戈敵愾同讎翊贊廟謨指陳如畫大漠澄清輿情以快膚功既奏唱凱還朝白頭都尉寒步翹翹錫爾鬯卣賜爾彤弨匪曰爾私視爾嫖姚還鎮金城圖上方略朕無西顧維爾是託忽聞患病遣醫和藥尚冀遐齡遽云不作天山雲黯武庫芒寒墮淚豐碑髦孺心酸朕懷震悼酬爾幽冉爾靈有知[illegible]此哀綸

碑文

孫將軍碑文 代言

在昔先后哲王撫有方夏永建乃家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藩國以藩王室維時懋功朕丕

承天庥統撫疆圉大曆服惟稽古崇德佑賢建侯樹屏以保世於滋大爾左右朕躬多歷年所綴衣虎賁趣馬舊有令聞式用懋簡畀爾秉鉞於涼州爾遏寇修厥戢無替朕命俾華陽黑水奠厥攸居無背戎虜維爾之能惟十有三祀蠢爾滇荆敢行搆亂有大難於西土西土人亦弗靖嗚乎艱哉惟爾懋德克篤忠貞一乃心力服勞王家用底定我西夏追配於前人予嘉乃績曰篤不忘爾建爾於湟中董茲西土惟朕作民父母無有遠邇胥我蒸民一夫不獲朕心攸困弗

敢康寧於時嚮頑弗率昏迷不恭愆弃三正或胥譸
張爲幻反鄙我中邦朕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張皇六
師用致天之罰於爾旦爾祖征爾乃會羣牧善毅乃
甲冑峙乃糗糧於荒郊弗逆克奔罪人黜伏肆朕誕
以爾多士殄殲乃讐爾克廸果毅以登乃辟惟艮顯
哉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海隅稍日罔不率俾惟爾賢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
一彤矢百馬四匹汝往哉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
室胡天弗恤厥疾不瘳人之云亡朕心無以懌嗚呼

爾功加於時德垂後裔名之曰襄武以彰汝之績禮
亦宜之訖功宗以功勒貞石終有辭於永世則亦有
無窮之聞欽哉

墓表

李約齋先生墓表

約齋先生既卒之明年其孤琉亭自雲中以所爲先
生行狀及年譜寓於京師丐余爲文以表其阡余自
髫齡時與先生同以明經肄業成均嘗相過從也越
數十年所先生作宦京邸余已解組賦歸去洎余再
出先生又請告旋里卽屏息往往不通問先生之長
公給諫其余猶及與同朝而戊丑兩春闈余承乏與
試事先生之次子瞻亭與其孫周璧並爲余所奬拔
士故余頗得悉聞先生之生平則表先生之墓固當
在於余也按狀先生姓李諱振藻字天菴別號約齋
代郡之蔚州人世有隱德不仕進先生自幼善屬文
亦不得志於有司順治甲午始貢入太學康熙丁巳
授中書舍人時年五十一矣又二年進戶部雲南司
主事尋奉　命督糧平右翼倉又二年進本部廣東

司員外郎擢四川司事又一年進刑部山西司郎中
以考最出守黔中遇缺裁候補遂歸去不復出又十
年而卒先生仕宦所歷如此當其爲農部也滇中方
用兵撫軍某請免夏稅以甦民困衆議不決先生力
爭於　朝卒如所請宣屬順聖懷安諸衞頻年被水
衝沒民田有司以稅賦請衆復格之先生爲白於主
者其事亦行無何議增蜀課以佐軍需先生曰民實
不堪也亟請罷之與平廣曹多宿蠹先生至則力爲
梳剔不名一錢積弊以除而其郎西曹時會亢旱

天子遵重臣清理刑獄先生加意矜恤所全活甚多
雲中飢奸徒多掠賣人子女先生察其偽券卽斷還
原主人服其神先生宦績之可紀者如此然先生居
鄉固為善不倦內行純篤人未有閒言如延社師置
學田教育其邦之貧士歲歉則捐粟設廠以粥餓者
又為施藥餌設義塚廣給轄櫝俾道殣無遺骸與夫
酌定家禮修明譜牒則皆古鄉先生之所亟為焉者
殁而綦之配食於晉宗先生殆其人與蓋先生於魏
庸齋先生中表親也方庸齋謫官家食雅意於絕

學先生遂從之遊相與講求性命之指故生平操履
動以古人為師而襟懷灑落復具有栗里柴桑之致
歸居嘗過龍門瞻太華買舟而南縱覽吳越諸名勝
載奇書嘉卉以歸晚節惟怡情丘壑種竹蒔花以自
陶寫卽其胸次亦大可想見也余聞蔚古雁門地風
尚勤朴漢唐而降賢豪輩出率以勛伐顯其間若范
升碧勝畢士安楊惟中之徒亦稍稍被服儒雅濡於
六藝之林自餘則未之槩見茲先生與庸齋並以學
行崛起一時卽習俗為之丕變溯源應瀾之閒圖書

尊俎且彬彬如矣嗚乎若先生者亦豈易幾及也哉
至先生之後嗣蕃衍科第蟬聯子若孫並翱翔　禁
籞以昌大其施斯則積厚流光理之固然無足為先
生多也余不敏謹撮其梗槩俾鐫諸隧道之石以告
來許若先生生平嘉言懿行之詳與夫家世子姓後
先濟美之盛具載之家乘及諸名公所為傳記中不
復贅云

文移

淮揚鳳徐四府州各屬疏濬荒淤田畝告示

經筵講官吏部尚書熊　為曉諭事照得田糧上關
國計下係民生非細故也我
皇上愛民如子閭閻疾苦洞悉靡遺蠲免賑恤諸善
政史不絕書從古未有茲復　軫念淮揚鳳徐四府
州所屬地畝緣節年河工濬築不無廢弛若租稅不
除民何以堪特　命本部堂會同該督撫親行察勘
爾等各據實開報本部堂查明卽與開豁以廣
皇仁勿得朦朧混冒自干欺罔之咎反為未便其實
水淹出低窪淤成膏腴民閒隱占未納稅糧者亦許

赴官自首本部堂查照額例酌量陞科並不追究既往倘執迷不悟希圖朦昧一時事發定從重究治嗚呼爾等苦樂休戚之關端在此舉機會一失後悔何及信之信之須至示者

淮揚鳳徐四府州各屬察勘荒淤田畝牌

經筵講官吏部尚書熊　為公務事照得本部堂特
奉
欽遣會同該督撫察勘淮揚鳳徐四府州沿河田地事關重大所有應行事宜理合預行牌示為此牌仰

各該府州縣衛知悉牌到各該地方官即行查照原任總河靳　等具題疏內事理將所屬沿河田園地畝因節年開河建閘築堤栽柳以致拋廢者凡若干坐落界址何處錢糧應開豁者幾何其黃水涸出及低窪淤成膏腴民間隱占耕種者凡若干錢糧應陞科者幾何該地方官星夜帶領人役及鄉耆里正人等親行丈量明白逐一備造花名清冊其地畝肥磽高下開墾年歲久近稅糧照額折算分數中間有無扶同隱蔽冒開捏報等情並取具官役耆民印甘互結候本部堂及該督撫按臨公同清丈詳查確議具題若地方有司視為具文草率塞責掛漏舛錯輿論不平甚或猾胥勢豪通同賄囑蒙為奸弊不畏法紀查出定行　題參究治再本部堂素性儉約此行騎從尤減即日用薪木俱係自備絲毫不以擾民該地方官役勿得借稱公費派取民間供應以肥私橐如違重究不徙須至牌者

澡修堂集第九卷

澴川熊賜履著

書柬

復高臬司

年來曇荷枉存備仞垂注之雅每一晤對便不覺心醉固知厚德之入人深也即今春風鵲巢布於江表具見老祖臺治行之美興時大擴風旭爲國家懋建豐偉抑又何有量耶竚望竚望手書頒下重以隆儀吳平老爲道台意殷渥仰亦何敢自外但礙[illegible]之性

未便有所異同總恃知己慈鑒爾匆匆傲裝不及修候高誼種種惟有心勤臨楮主臣

寄李舅氏

先生晚年哭左甕聞尚不至西河之甚甥則不禁喪予之嘆矣論長輩似别具一種風味其實見不廣耳先生無子矣此尤可痛者也甥明年六十先生且將大耋老舅甥何日得一相見念之黯然若先生享上壽甥年得似先生焉抑不尚有聚會時耶各努力加飡自愛無以嘆老爲項奉　使寨荒淮上晤秋水附寄八行一爵爲先生壽先生幸收之别緒筆不能盡惟有神傷正月元夕甥賜履頁拜頓首頓首主臣

答王人岳

昨遵命未敢登眺想已諒之矣九日適抱痾且無萷可對忽承老先生送酒實不能盡今朝醉也奈何奈何權領下他日偷閒補登高痛飲之飲後圖面謝可耳不盡

與王人岳

老先生一行即泰民有起色矣快快弟暑中不無勞

頓幸勉加飡爲天下重是所拳拳爾函谷間有梁蔣二子尚可語先生肯以關尹遇之乎幸甚藕粉岕茶奉途次用之取其養又解渴也存之爲荷不宜

復張恩虹

足下學行在漢儒中亦是廣川一流人物裒雲亭金馬之足云

上固願重足下特令法子爲掃門殆翻用之機也法子有成即僕亦可洗不淺矣幸勉爲之　御書密蕭沐請讀後方恭題下方耳元魁卷附覽冗次率覆不

宣

答徐健菴

僕近況諒章仲能述其一二遥想足下優游玉峯寢饋問眞不啻仙界也健羨健羨春闈自覺盡心風氣較前科有别即士論固頗許之然嫉之者又多一番側目矣奈何公郎抑鉄就中不無吹求當據爲所動耳章仲謹飭人情相安無煩遠慮

主上眷眷不忘足下第靜俟之聒潛人並致意不宣

與王人岳

兕觥尊酒聊表稱觥之意先生幸爲引一觴即以作南山壽杯可耳

與李卓菴

先生將叱馭益州矣僕心搖搖直傍馬頭入蠶叢路也念何年得再一握手兩地相思惟共此峨嵋山月爾如何詩筆引意小刻並附覧撫瀟□公皆僕故人也見時爲道僕無恙主臣

答孫屺士

紀綱至敬悉起居爲慰開讀手翰誨諭諄切又不啻

親家函丈矣銓政壞久盡失古人之意兼事例大開貲郎且滿天下若輩以實收爲鐵券上堂爭鋭沸如市井此時欲澄敘流品得乎履到任稍稍安靜然動多牽制即整頓甚難將來尸素之慚恐所不免幸先生終教之碑文以匆冗未暇捉筆致稽報命頃承鈞諭即當脱稿寄呈合削也新撫亦坦易人乃郎現供奉内府容膺閒屬其於家郵中及之佳果飯到謹百拜以登紓錫附將微悃惟叱存是荷主臣

與趙少宰

伏讀大著某園觀燈一歌可謂形容盡致且就中寓規於頌跌宕淋漓直令聞之者足戒也至章法結構之佳比之連昌長恨二篇更覺警策先生可謂歷倒元白矣呵呵謹此謝教並祈再賜數冊令兒曹當詩史讀之想自不吝耳主臣

復友人

捐納一事舍弟因倉皇承　問奏對不無失次

主上偶爾譴責非深求也不意竟下西曹閱其君嫌其用前代厰衛毒手多方羅織以興大獄其意總在

於僕賴滿司寇力持之其勢稍減然鍛鍊已成舍弟必不能免僕之老命亦在呼吸間奈何諒
聖明在上公論亦自難泯惟杜門靜聽而已承關注權復不盡乙亥二月念五日

與元少彥和

憂患中口號八絶聊紀郎事耳兩黨衡後仍擲還或郎碎之恐見之者又爲譚柄也如何

答友人

某君攻僕僞學僞學者仍託於學特不眞耳僕固無

學郎何論僞借曰不然某君何亦執經於僕也學於僕而又僞之是僞莫僞於某君矣或曰有喉之者亦郎僞學門中人也僕不忍信惟付之一笑主臣

答孫座主

舍人至備悉起居康泰爲慰函席在望每問候有疏知業慈鑒也宦途景況都無從說起自揣不辱門牆者惟守拙二字到老不改而已如何如何賜果拜登謝謝川附秋丹附上知藥籠非乏聊伴柬耳東山宗望惟吾夫子一人幸勉加餐爲斯道重試錄魁卷呈教主臣

與陳說巖

咄咄書雖鄙褻不足觀然往往令人絶倒謹以奉覽聊博先生一噱摩訶菴小和尚名字可得聞否呵呵

與王愼菴

莉花點以芥香少助懸艾之興幸笑存之主臣

與劉藜先

讀大跋殊辱獎借郎郵寄小子珍藏之世講厚誼當不忘也暑濕宜加意調攝未審尊候如何念之念之

武彝茶奉用筆墨二事亦齋中所需也並收之爲禱

答施虹玉

辛未壬申兩歲見惠書並未到非疏於裁答也頃涵齋至得接手札具悉道體康豫講學日有功慰矣紫陽一綫賴山中人於著述間留之幸甚僕近況則困極矣困而不能亨坐此有傷懷抱耳而仕途人情郎古今如一轍又可爲太息也昨年闈中大題所錄墨義務期不悖於正理庶幾少示衛道之意僕苦衷不過如此魁卷並試錄寄政絹紬二事引意亦愧不腆

耳秋士近狀若何別𢖍種種實無從說起何時再得
一把握念之悵然圭臣 乙亥五日字

與談震方

出都四作眞雅調也正恐難入俗眼耳僕頗欲和之
以枯腸費搜索且近日長安市詩伯甚夥亦未便形
穢也一笑

答李廣文

寒氈一席尚未失書生本色若僕則直坐鎮氈耳遥
函兼雅貺深荷厚意謝謝別諭當識之不忘試錄魁

卷附覽一緣備東並收之圭臣

答梁生

別後境況殊惡瘧子喫黄連惟有自知耳兩辱惠書
並以冗亢未答想荷鑒原酉事亟宜早料理識者固
頗知之然下手處亦未易言近時學者除章句外一
切都茫然脫一有之則又所如不合令人太息足下
不屑屑於文藝之末究心實濟務爲有用之學故僕
獨爲心折大著既脫稿明春幸攜來都門一商訂兼
暢所欲言僕雖老尚能與足下握手劇論不至虛台

從一行也信之信之緣並領花佳詩清眞入古服
服爵栽附上聊以佇函祈收之圭臣

答文友

這一任知縣再做得好即大用可必
主上聞兄爲江都有名故特歷試之教天下做縣官
底看箇模樣這假
聖意絕不可負僕與楊太僕聒聞都極屬望太僕新
邑之賢者其言宜可信圭臣

澡修堂集第十卷

濬川熊賜履著

書柬

答汪匪莪

小兒氣體充實卽志趣不苟無非先生之敎其何能忘目前相依尚未忍南去不知家下着頭能守法如舊否幸先生時察而撻之先生托在肺腑知必爲留意無俟拳拳主臣

答施虹玉

世道未進于古都只爲小學不講耳宜朱子當日拳拳教人補此一段工夫也今年至尊毅然行之學宮實斯世斯民之厚幸大著亟宜付梓與海內士夫共之風化轉移端在此時矣西溟我稱諸子皆篤志正學者茲並讀書中秘亦吾黨一時之盛先生聞之喜慰可知也魁卷附覽又一繇件柬並叱存之主臣

復梁艮夫

憶昔年與先生同在翰院彼時纔二十多歲人也彈

指四十載矣則皆老矣僕種種潦倒宜先生固知之先生之動定僕絕不甚悉蓋僕自丙辰伏處白下凡二十年所足跡罕以出戶戊辰來兩次被　召入都僕僕風塵中亦殊覺面目有靦宜其不能與故人相見也觀此則僕之近狀益可知昨年春復承之料理史事退食後便從事編摹精神衰颯日甚一日而君恩極重又未敢乞身舊時章句生活且日就荒落幸生平一點樸愚至死不能改或者庶幾終不負艮友乎先生解組著書力扶正學望之有如北斗昨讀大著侃侃正論昭揭日月而行殆與孟軻韓愈相項背當吾世而有艮夫其人抑何幸乎故僕不覺狂喜爲斯道也陸稼翁古人也今已矣念之神傷近日有閩中張別駕汝瑚者流寓武昌頗有羽翼考亭之志東林紫陽書院講席尚不歇而翰林中若中州冉解元淛中姜採花及敝鄉朱庶常諸子並皆篤志於正宗不失爲洛閩的派然則吾道固自不孤也僕雖不肖便倣偽道學何傷耶笑笑拙刻僅存數種權以奉覽惟先生進而誨之幸甚僕憊甚矣久不敢開口論

此事辱先生尚不我棄故不禁縷縷一佈其懇然而
皇恐主臣

答張夏鍾

別後聲息不通者十餘年矣昨歲瑶潼川吳公稍悉
足下動定頃接教始知台駕尚羈鄂渚即前案未大
了結此等坎坷古人固多有之然而無往非吾道之
阨又何尤耶大著以弘文闡至理透發明辨處令人
心醉一將斯其功豈在于輿氏之下幾希一脈庶賴
以常存然則窮愁困苦玉我於成造物其若有意乎

僕老矣幸高賢努力擔荷直道在人一切可不必介
意耳閩墨試錄附上此自職業之恒然僕亦寓有苦
心惟賜覽而鑒之主臣

與友人

我輩辦事之暇共玉峰閒話大都皆出諧謔耳即彼
以詩文相質未便峻拒則且隨口而答亦戲之也詎
彼俱竊入所撰文字中意在譏人以自標置見者當
無不捧腹近則竟願爲假託之詞巧行詆訕略無忌
憚殊令人髮指矣豈此老果病患狂易耶何無狀至
此一笑

答梁价人

西事自甲子來僕便已留意嗣於白下辱過訪兼識
大著深喜所見之畧同也癸酉京邸速聆聚米而談
易嘗指掌蓋足下於此事亦籌之熟矣僕每遇 召
對未嘗不効芻蕘之見 聖明採擇頗見諸施行今
巴顏大舉師言又多中僕身受 國恩惟期奉濟敢
貪 天功爲巳力乎但賊渠雖逋餘孽猶存所謂平
吳之後尚煩 聖慮則充國萬全之計又當亟講者

爾台意以爲如何明春若僕尚留滯京師仍望足下
再一北行然長途又恐過勞台從奈何皇恐皇恐冗
次率復不盡

答友人

昨謬贊玉峯某園詩在廷區別有深意非眞謂其言
之可行遠也權復不盡

答李生龐亨

僕僕僕牛馬面孔日撰朋友間不得常一握手苦趣
可知小价歸備述闊注之雅所事亦重費精神感且

愧矣尊公墓表叅覽言雖不文貴道其實耳此尊公志也如何九問詩乃足下至性所發即以視南陔蓼莪何如不忍再讀矣令姪老成最有聲木天謂府世德家學並可見一班快快書籤附上令兄給諫暨魏世兄並爲致意是禱

與洪秋士

台從匆匆南去令人神傷僕倘得遂尊甕之願即具瑕亦不遠足下幸進我於釆石磯頭可耳一緣一庖聊誌故人意惟鑒存之爲謝施蚓老且不必飭意北行紫陽山中儘自快活也一笑

復徐彥和

久荒疎人一旦作文應　制胸次頗茫亂而又不敢不急就坐是益草草耳內天竺四語亦是偶然並無他意足下許之太過僕反疑矣幸再示之大章內諸天字皆虛原不必擡寫並復不盡

答孫臨主

伏審老夫子鈞候萬福慰慰別教自一一留神大都只要合例耳老夫子丁酉主楚試得九十餘人如門人雖不肖自謂兢兢不敢辱門牆門人前後主試凡六次所拔不啻千佰人尚未見有始終不失其正如門人者是門人所得萬萬不如老師然則取士豈在多乎一笑魁卷附覽主臣

與友人

序稿叅覽雖出一時急就然尚不浮泛以我輩情誼本真耳如何

與友人

復范制府啟頗爲致去詩稿叅覽大都亦出急就非

春宜獲會試錄已到閩否拙序中末一段不過極言不敬之害爲多士示儆詞意甚明聞某某二公疑其刺已忽容可掬果爾僕又加一罪案矣文章泛論道理何所不有而乃推索至此乎眞可笑也主臣

復張司業

饒歌百篇聖武之樂章備矣快快內標出數字貝別紙惟酌易之便不易亦無礙也主臣

與友人

吾鄉某孝廉爲其尊人作行狀語太不倫見者尤嗤

之益其尊人素行最下且以贓穢敗穢跡彰聞亦久
矣而狀內云生平慕宋廣平李文饒之爲人豈不笑
破人口可知人子厚誣其親亦絕不可者也或云孝
廉亦以賄進未必知文行狀當是代筆或云卽其尊
人生前所自爲者總之欲蓋彌彰徒供人話柄耳高
明以爲如何

與友人

孝經衍義一書僕於辛亥年被 命總其事卽發凡
起例屬元少諸子脫稿而僕實爲手定之乙卯待罪

綸扉已校訂成書矣但以時方用兵未及繕寫進呈
耳丙辰秋僕被放回籍館中諸公奏請 須行其所
號稱總裁者則皆從未展卷一寓目者也世事至此
豈不令人永嘆勿論爾
上欺世稍有本心者不爲卽掠人之美而公然冒居
之其爲可恥又孰甚焉僕生平遇人不淑往往如此
茲聊舉一端用博高明一噱耳如何

與錢十峯

先生大耋僕以牛馬走遂未能爲文以壽度爲文亦
無以出前七襄府部作云云也坐是竟乃閣筆耳然
僕之衰憊與疎傭並可見矣愧煞愧煞一卮聊補祝
意先生幸爲酌而飲之 南巡詩亦出急就都人士
爭傳誦之其謬譽爾耶固難逃先生一鑒也秋紹高
家兄弟俱安否望爲致意主臣

答施虹玉

頃從涵齋所接得大著卽焚香盥讀之不敢褻也就
中發揮極透引證亦並確後學實當奉爲著述表風
教之任者必來取法吾道其大興乎快快司成奕公

暨戴殿元諸子羽翼之功不淺晤間煩致意盃紗二
事爲先生壽幸叱存之主臣

與韓元少

僕不揣又效人捧心然頗自知其醜足下見之能無
噴飯耶一笑

寄汪蓞莪

生平不能佞佛他偏說你施捨如昔年京師遊會妄
振一案是也生平不敢愛錢他偏說你貪鄙如近日
臺中劾奏銓部一疏是也且勿論後日卽目今公論

果盡爲所顛倒耶大抵事體大相反卽鬼神亦不肯從誰謂造物可欺也呵呵

答友人

共事數年一朝而分手則惆悵可知老丈既賦遂初視僕輩終日煢煢未審當置之何等也太息太息番松之堂桂枝又將發台臺且不貧矣賀賀郝子本與僕有一日之雅氣誼相投卽期僕自別正不關於通家子也如何趙玉老溘逝身後光景絕憐足下謂之能無爲潸然乎冗中率復不盡種種主臣

與韓元少

日者之請不特早爲盛勝計亦欲薰蕕稍異器耳詎意又成畫餅奈何人情太不古其閒委有難耐受處啞子喫黃連自苦自知更向誰張口耶幸足下庶幾悲憫之耳　方畧大宜早成僕未敢行迫促亦恃有足下在也如何館中檔案　發出否望示之

答高門人

僕嘗妄論特賢謂如足下生平意氣自將所隱可見朋友中最是難得雖中間頗爲浮議所累畢竟本色自在何愁公論不昭揭也僕老且憊矣病出天猪卽藏身無術幸尚見諒於海內諸有識者則更復何憾乎第近來仕路人情太壞不知何以一變至此就眼底所見大都皆是藉以爲所絕無亦大笑話也承關注聊書一二博高明一噱焉公郎樸茂而文讀書館中自是令器僕無難拔擢之以阿尊故也近公亦吾郡良友有子克家實爲快事足下以爲如何暑病草此奉復殊無倫次幸諒之

澴川熊賜履著

書柬

與徐少宰門人

僕從不肯護短況本無短可護何必介介但諸公用意太不善耳過此足下第作平等觀大家自然體諒切莫教某狀元將毫毛細事弄成大案牽同官特參貴座師一本也笑笑

又

僕待罪銓曹八載雖奉職無狀硜硜之操尙見諒於天下無他始終矢公而已浮議之來亦豈能免但是內省不疚又何懼耶士君子立身自有本末只要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自然一了百當不愁直道不在人也當今朋友中惟足下可與語此故復論及幸鑒之

答徐章仲

頋閣晉鄙文學至高賢而興起都人士競交口頌之固知公論尙未泯也足下幸益勉任之不特以上報簡命即家學宗傳亦爲一振矣何樂如之果亭近益獨用實吾黨慨事足下闢之喜慰可知矣台覌未敢側却以其潔也然而亦愧矣呵凍草覆不宣

與韓宗伯

自足下掌院事以來翰林文章漸進於古後學方知有六經三史及唐宋大家之說從前餖飣陳腐之習爲之一變起衰之功即欲不推我韓子得乎世俗昏實不知此道爲何物即館閣應制亦只以文苑菁華爲長技而又忌當世有名高者出而正之則將以形已之穢遂不憚數數竊議其間甚或搆而害之不遺餘力此自若輩宵人常態也僕更嘗已熟一切絕不以爲怪況文章一道自有一定聲價珠玉瓦礫豈能混淆彼山魈河蟹直枉用心計耳如何如何方略早賜讀爲望然亦不敢行迫趣也主臣

又

官長說話尙且磊磊落落號爲得體豈有于于天語只管抽黃對白排偶駢儷似民間箋啓書生表判樣子豈不可笑乃如之人却也居然領袖詞林主張文字恬不知羞眞正令人噴飯僕老矣久不談文偶有

所徼故復及之 主臣

與高庶常

頗聞足下具有高致今已見一斑矣僕喜甚且健羡也彼棼棼者流終日征逐果能與造物爭權耶僕嘗笑曹瞞父子用盡一生機關到底甚益只落得戲場上做一個大花面耳要知此輩肺腸自別雖與之言如何到家見今尊幸道意 主臣

與韓宗伯

引年本出積愫不意反荷 慰留真悍汗欲死耳年

來坐中書省如臥鍼氊殊覺苦甚豈鄙人福薄之故耶不解不解昨春 廷試所注足下看定否諒自無大差也附問聞教習堂作人甚盛快快内中亦有紹建蒙衣者乎笑笑

復查聲山

接教具見垂注之殷但辨借逾涯非所敢當也孫子僕固雅悉其才近日嗣聖公亦爲極口過此當更留意耳 千秋頌雅贍得體眞盛代鴻篇也服服原稿繳上並謝台教不盡

某公意似乎容徐徐語之耳 訓士文必暢快可令觀者聳然故不覺娓娓[illegible]風欠似昌黎祭鱷魚文得無太厲耶笑笑 主臣

又

試錄序文做到第六七篇上即欲不搜索枯腸得了自癸丑得韓會元後便有觀止之歎不意後來又做出如許畫蛇添足勾當也坐此一切典題索然即語言文字都無倫次隨手打發只圖了事無往而非基

景矣緣眼看諸公大是踴躍如新婦上堂拜舅姑粧束靚然滿堂紅綠可愛僕亦闖入其中周旋拜跪猶是老嫗畫眉愈覺醜也笑笑

復韓元少

費將軍易名已擬進尚未 下也祭文雅贍得體具見老筆僭改一二字仍惟台酌可耳欖覆種種不盡

答徐浩軒

計築任尚未及期月而頌聲已大作且流播於遠邇益信儒效本不迂孔子置郵之喻爲最眞也中州風

兩和會尤四方所則傚　朝廷若舉旌異之典不首屬之足下得乎僕初見足下時固便以大受相期許非今日方爲是諛辭者度足下尚能記憶豈遂忘之耶僕近德極衰日引退不得每盡辰而出則兼料理史事坐是精力益衰耗夢魂縈遶常在秦淮烟水間則老態更堪憫耳世姪祇生到京爲述足下高誼不譏於古人謝謝汪子僕老友也所諭並悉冗次率復種種不宣

答張思虹

足下萬度之餘仍不廢鉛槧眞儒本色從來如此所謂醫在皆學也不然讀書用世聖賢何嘗分爲兩事俗學淺見自交失之耳所云胡傳宋史之弊具見識論精卓且與鄙見尤相合吾道其不孤矣快慰快慰舊刻尚存數種權寄台覽仍祈高明教之河上諸友諒尚有同志者晤間幸致意冗中阿凍率覆不盡

答河撫徐門人

投我以木瓜勝似瓊瑤之贈矣兼園檑紫粒纍纍又可想見河陽花縣盛事也謹對作拜嘉不盡

與梁价人

雪中坐與如何烏薪白酒亦客窗所宜也幸笑存之

復吳總戎

從來海嶠炎荒未易鞍靖自將軍建閫南服即島嶼風清鯨鯢弗作　朝廷遂無南顧之虞異時助伐不在伏波銅柱下矣遥忭遥忭僕待罪　綸扉老憊無狀屢承知己垂注悚汗良深隆儀非所敢領然重辜雅意謹對使拜嘉惟有愧泐耳公郎領白雲司具有令望將來建豎哼嘿並可爲將軍卜裕慶也冗中率復不莊

復屠生

前月中接李兄攜來札具悉足下近況又蒙雅念不肯爲心感也比日羣望蔚然李兄尤極口誦之欣慰欣慰今　聖主加意吏治良有司姓名未嘗不刻於座屏惟足下益勉之耳李兄家世積德邦人並化之則貴治固亦康成君子鄉也使君治效之成不更易易耶僕殆拭目俟之矣聞尊公在里門頗健飯無恙足下幸勿以繫念眞切眞切冗中草復不宣

與梁价人

昨脫粟亦不敢言裴也舊刻板俱在金陵此間祇據得數種權以奉覽大都老生常譚居多耳先生存之覆瓿可乎一笑

與韓元少

新例直省試差凡京朝官由科第出身者皆得開列未識館中諸友亦得與否此等事自有公論諒足下無不留意者幸畧示之僕近來心緒益不佳到歲底尤悶悶則衰落之故也足下亦肯信而矜之乎不莊

答王泉司

向於 朝班中望見道範便已欽仰心識其爲非常人又曾於 午門前相遇一揖畧聞謦欬更爲心醉後特老公祖未必知也既而台駕綰符江表凡素未通惟有贈潮側聞禮惟所至膏雨隨之水陸榆旆頌聲載道邇者 至尊特掄 廷議 簡臬江南即都人士咸爲加額可知直道在人泰交有象要皆治屨數年前預定之事故不禁狂喜雀躍逢人說項弗已也茲 聖明在上 注倚方殷指日榮昇 璽綸秉大邦節鉞之任從茲聲施竹帛爲吾道光此又老公祖分內之事而治屨所翹企拳拳者也眞切眞切令兄碩望重於 朝端作 王喉舌事可不蔡令侄復敭歷東南大用不遠而治屨並叨有一日之雅其爲愉快更當何若耶治屨流寓金陵一廛栖老小兒童稱局戶伊吾蓬蓽之間僅縮項蒼頭數人而已今托萬間之下一門擊壤不問可知盛儀非所敢受然重辜厚意又廉吏物未應例却謹對使拜而承之制府今之大賢也自與老公祖有雲水之合德星介聚吾

照江淮治屨尤五中慶忭者耳曆聞幸爲致意可柬捉筆奉復不禁娓娓春風伊邇尚容申賀雲箋不盡

答高門人

暮年鹿鹿衰鬢僅存有限光陰都從悒裏虛過眞可惜也賢橋梓篤念世講注恤特深古道若茲倍增浣慰矣湖上風光爲有道而設可勝健羡弟 綿劇需用郎求舊方殷恐秋月春蘿未許高賢久臥耳眞切眞切公郎實木天雅望國書既熟亦當早赴承明僕尤所翹企也阿東宰覆不盡公郎繞此致意冗次未

另修勸幸諒之

與元少

新節未敢登賀足下想其備可矣李子寵生家世積德雲中之望也爲人樸厚而有文在館中科分最久且聞其習國書亦甚熟將來所就未可量矣嗣後凡可栽植幸爲加意俾所學得以騰達亦吾黨之盛事也知足下自不待人囑僕爲是娓娓亦以是固高明所樂聞耳我裕極衆弊拔附謝不盡

答姚守道 東苑

鄒魯之邦借名賢爲重此吾道昌隆之兆也欣忭欣忭嗣聖公僕姻親也台旆過闕里定與作晤幸加意崇禮匪特僕輩有光即　宣聖之靈亦式憑之矣如何令弟英年妙品翱翔於瀛洲亭榭間極可愛也僕雖握手希濶實縈心重之足下勿以縈念燈下何東草覆不盡種種

答梁价人

西席得賢主人亦快事也慇慇古人爲賓佐掌書記往往幫做些好事况在師傅之位訓其子弟以及於父兄尤爲所得爲者乎且貴東現以中丞掌內臺不日出秉節鉞昔朝野所倚賴足下贊成其美造福於海內兼難僕殆翹足俟之矣朱君作察院讀之拙著三種奉寄數書因循爲友人假去遲日當賫上權羅種種不盡

與朱廣甫

館課一振有起衰之功快慰快慰小敗幸高明正之曙諸子煩致意不莊

答翰撫軍

履自山左撫粵即心知爲當代偉器既而同朝日久每聞精論必分外有針芥之合即今秉鉞江表駿譽譽用彌私猶竊以爲遲也皖舒英六之間習俗刁劉素號難治茲軒車一過則舊案自可立新縱有積猾巨蠹亦爲縮頸矣如何屢襄億餘生靈等　綸扉寂鹿鹿無狀惟望知己勉勵匡翼斯世於泰泰起所拳拳翹企者耳冗次率復不盡神馳

答友人

似魚非魚似肉非肉在魚肉之外者熊也魚熊要有肉

肉裏有魚在魚肉之間者鰻也似草非草似木非木在草木之外者竹也草裏有木木裏有草在草木之間者蕈也天地間物類種種不齊如此此復

又

逢蒙作逢門仲虺作中蘬皋陶作咎繇伏羲作虙虧之類只字彙中已有之不必升菴集也月支龜茲日磾食其王臣等項非譯音相近則書法偶別大都皆訛也即如褒褒僨柔牽僧太極郁顏及柔格武格然齊花尚諸名號有不得其說亦莫能解從古文字音

義之訛大率爾爾可以類推此復

澡修堂集第十二卷

澴川熊賜履著

書柬

答元少

大疏典雅純粹誠載道之文也快快明日到閣便可賚送所諭一一領悉權復不宣

答張思虹

夏初從子遠郵筒中得足下書不啻面聆台教足下近功精到可想見一斑且又不以鄙說為非是而一

意主之則僕暮年得老友非足下而何中夜思之不禁喜躍河工既竣諸君之還朝在即

主上方銳與文治館閣大著作尚有待於鉅儒之手所謂有公在不憂道不行也眞切眞切權復不一

答高門人

足下以舊恩膺新眷寵恩非常大疏已報聞矣老憊餘生頻辱存記兼拜隆儀感戢感戢近日往從狀益惡孱朽之人日與獠牙烏喙相對自覺生趣絕少刻刻作首丘計非得已也足下嘯傲游海間未必知世

道至此太息太息公郎且不來耶念之署中草答不盡所懷

復陳縣尹

老儒宿學出其緒餘皆足以濟世目今小試百里政成報最循卓之聲蔚然旦暮間即當作
天子耳目矣翹跂翹跂僕衰年尸位抱愧甚多日求賦遂初而未得知已不憐我而反舉之鄉非其所望矣雅愛本不應愼然故人厚意則又未敢棄鄉耳㤺復不盡

與元少

七十老翁猶嘗作四六文字豈不爲司馬君實所笑又其格調多似王子安則亦終非爵祿器也笑笑日下便將寫進爲楚人充棟粃先送足下一看仰菲日不暇顧矣又笑笑

與朱生

公謝疏猶似諸生場屋中應試表文可知舊時伎倆尚在爲增一感也聞復幸擲還望望

與王玥湖

壽愈乘與步韻愧不工也幸高明擬而削之呵凍草草主臣

復張等亭

中州得人甲天下宗工手眼自不同也服服史書進呈
聖意有喜大都侯衛門諸公閱後表進即備列台銜耳賤辰蒙垂注感感盛儀槩不敢領附璧並謝種種不盡

復韓元少

大作本必傳之物可喜　聖明隆重如此則從古所無也慶幸何如評語得附以不朽極願爲之第遲日患肺風不能提筆稍遲當草就奉教耳權復不盡

與韓元少

昨夜聾壓讀大章不覺暖痾去體意致悠然遂乘與揮一小跋奉覽語云好文章可療疾信夫

答范徵君

大著須到讀之令人景仰幾希一脈賴高賢以存名山絕業端在於茲矣僕草草勞人曾無善狀即昔年

小製不過尋章摘句罕所發明乃蝮重承獎借殊增愧汗耳所喜神交有素千里同心中流得壺最爲厚幸惟望益勉力擔荷嘉惠來茲河津之不絕實恃有先生也寘切寘切舊刻二種附覽冗中呵凍率覆主臣

答元少

昨失歷迓爲歉院長有人足下亦省知許心事何樂如之況　聖眷尚隆絕不必介意也魁卷非關于僕弟恐臨期或有未便又費賞衙門周折耳留意留意

雪中吟興若何呵呵

與王司空

希良百行二張生皆老於文學而又治河有勞者也僕最所器重且並出於高賢之門則足下此行實二生之厚幸矣台駕到彼必加意照看不待僕囑而思石則尤老病可憫愚石者希良別號也草此代面不宣

答江奉常

滿懷塵溘不堪與梨花相對下先生其能諒我乎幸蜿致之即郢雪新歌亦未暇諷賞有負眼前春色多矣太息太息大都浴佛前後若老與尚在定當謀一狂醉耳咲咲昨失裁答歉然特此稍佈區區主臣令弟想來謁選亦未得相會念之念之魁卷附覽

與陳太宰

闊事雖冗却在春風中坐了一月至今心醉比歸來又是滿目荊棘意况殊惡也只候　萬壽節過便將乞骸以去老年兄大任之降在旦暮間矣小序匆匆脫稿未識當否幸高明一正之魁卷已付梓試錄文

亦在編寫完日即并賫覽權佈不盡種種

復張寄亭

王君實曠代奇才此番借重冠軍一榜增光矣足下則先已收入藥籠更見藻鑑之精誰謂文章無定價乎　萬壽詩工雅盡致自非名宿莫辦靜讀再過不能釋手當留之案頭時常諷咏不啻親聆玉屑也權此奉覆不盡

與王學士

連日粉粱添瘡痛頭岑岑不能行老來常態也區區

下懷務求得光曆三公幸載爲致意蓋知我者惟足下耳冀切冀切餘不悉

答陳廣陵

足下高才醇品僕最所愛重形跡雖疎實神交有素也況擁府世澤家學雅負東南之望僕方且引重依託之不暇而肯自外耶且僕雖不佞緇衣之好出于中心又非有一毫勉強者也所喜一門俱托世講從此纏綿固結不啻骨月僕之私衷慶慰當何若耶令姪書法工甚快快別教具悉但僕已經請告求必與

事耳僅覘不敢倒郝祇登四種以識厚意燈下率復不莊

與王薛澱

僕只候 命下便襆被出國門矣何敢復言天下事但廷試大典在即如榜首王君恐亦千萬人一見者秖可令其在臚唱三聲外耶足下雅留意人才定不以予言爲河漢也然僕猶嘵嘵及此仍是頭巾酸氣大手眼人聞之又當噴飯矣紬繹傳奉 新綸逼眞聖明之指蓄劉賁下第若輩俱汗顏矣廢曆三偉士

不得尚可云有光耶念之惟增皇恐耳冊頁另寫南丙有何指揮更望示及主臣

濩川熊賜履著

詩

康熙甲子季秋

聖駕東巡特幸 闕里

親祀 聖廟禮成恭紀二十二韻

尼山秉教鐸千秋斯道彰懸象揭中天微言復光昌
表章賴哲辟蒐籍紀前芳漢高修牢享唐宗爲衮裳
襃崇並祠祀宋制備膠庠豈無右文主沽洽偕帝王

至理鮮孚契儀節徒鋪張我
皇天縱聖淵默接羲黃
宸衷太極涵舒卷叶陰陽以茲隆化理一一邁前王
甲子貞元會溥海慶平康蹕舉東巡典禮制崇圭璋
帝心方重道 洙泗貴宮牆虔修釋菜禮躬奉何洋
洋儒生講席開尊俎倍輝煌萬世真師表
親題御墨香 天章揮藻翰貞碣亦琳瑯又遣門氏
裔 恩澤施無疆隆禮兼殊數宜布示周行六字書
歡呼斯文日月光愚臣慚謭陋叨隨 太液旁值茲

鉅典成拜手賡颺

恭賦

聖謨神武永清朔漠歌

聖主乘乾御八極物阜民康兵氣熄三十六春解澤
滂九雨十風皆
帝力東盡若木西流沙瀛海炎荒並節麾車書玉帛
萬方同鑿齒雕題修貢職六服承流六字和
皇王有道天休殖蠢爾妖魔厄魯特跳梁遁陲孥烏
弋貪狼起自蔥嶺西一路瓜沙被蹂躪食爲張

朔方蠶尤有衆幾弓强角聲一動天山黑亂草縱麻
秋雨傷二十年來狂逐塊昏昏豕突侵我疆
天子赫然斯震怒 六龍時邁整戎行虎賁三千隨
玉輦貔貅百萬列龍驤九天九地誰能測七步七伐
總離量雲移豹尾馳 天仗日繞麟旂擁 御幄天
朝
天子從天降大中嬰蝶復何望擐鼓淵淵山嶽撼霹
靂一陣掃天狼 皇威既震豺狐走京觀崔嵬瘞群
醜遊魂一息瓮底餘大樹將軍姑留守六軍齊唱凱

歌行　御駕迴鑾于刹迎白雁上林應爲舞鈞天樂
奏泰階平
天子殷殷勤蕃色搖搖來淨猶蕭暨徐征巳典六月
師鬼方曾借三年寬八月霜飛九月寒
君王又勝柴金鞍尋花如虎猶貂裘三服扶衛翠裘
單　指揮千隊　詔書頻赤翟青羌爭邀迎受降城
外受降城關外備關
天子令賊頭首風太孤疑脇死執跪無人性君庸關
路慕雲黃萬姓迎　壺倍懽娛今年春月乳鶯飛邊

柳青青塞草肥失同燕壘軍如烏不寫樓蘭誓不歸
金徽蟋蟀吹篩簫又見　六龍過萬壑亂山高下人
宴中站街擊頭鋪帷幔喝威閣之心勝寒審兒逆豎
千聲鞞鼓巢之下無完卵宴宴夜月馬支落千金購
得冠王頭野馬明駝紛籠絡提曹宣布萬人歡此賊
亦除天下樂黃河曲曲　御舟看幕屢承　恩淚閃
千玉門關外春光滿賀蘭山顛紫霧靄振旅班師
天顏喜　龍輧如在烟霞裏黃花成內罷游城紫荊
臺畔除高壘從茲寰宇樂清平億萬斯年綏福履

告成飲至集彤廷獻馘稱觴勒靑史
帝德廣運本難名神堯之後復我
皇比我
皇功高心彌下保泰持盈常如此只今佳氣滿皇州
龍馬睿車海晏流騶虞在郊鸑鷟舞嘉禾瑞麥年年
收年年布穀催耕趣五穀豐登調玉燭玉燭光調四
海寧萬歲千秋太平曲

恭紀
聖駕南巡萬民感頌　恩德詩　有小序

康熙已卯仲春
皇上舉行南巡之典
閱視河工　問民疾苦布德施惠史不絕書東南士
民歡呼雷動誠亘古未有也　臣恭逢
盛舉不勝欣忭謹撰蕪什一章頌揚
盛美於萬一　庶幾竊附於康衢華封之義詞之鄙拙
非所敢計矣
府事修和急民依治道先艱辛歷
睿慮巡省戒蹙頻　法從　九重出時乘四載傳勾

陳擁　鳳輦不稱蘐　龍船方岳嶠穹岱長河傾衆
川隨刊遵禹甸解阜動虞絃抵壁桃源塞投駒瓠子
平從茲歌底績到處慶豐年指畫倂排泗疏通比導
汧
神功眞永賴
聖澤亦無邊所重惟民食其勤在惠鮮　疇咨周牧
伯　淸問及康田仗外千峯秀帆前萬壑姸　祥光
涵灌木　淑氣下飛鳶荇菜翛香合蒹葭帶霧牽凫
趨芳草綠魚躍浪花圓旭日宜朝曙澄霞映夕茈霓

筵分布列羅鼓自嚴闐雅淨蒼蛟舞山靑黃鳥翩更
倚臚北闕
宸眷注南天　大駕平明發　仙舟共濟前參差京
口樹葱鬱廣陵烟乳燕銜泥落流鶯弄影旋江聲雜
鼓吹海色靜漪漣瀲灩楓橋月咽啾松嶺蟬六鰲擎
島嶼萬馬吸潭淵逶邐毗陵道森羅吳會壓武林雲
蘸露霞澤鶴娟娟擊壤蘆葦岸稱觴桑柘顛絳桃垂
玉顆紅杏結珠連木末多榆柳長千有蕙荃三山浮
采石二水接迤邐童叟迎　丹幄緗黃拜洞偃菖蒲

搖斷浦禾黍墦原阡靄箔封高下蠶犁耦十千王民
同皡皡
帝德盎乾乾挾纊十行賜　溫綸百道宣靑災頻肆
赦記過許重湔逋賦都全豁荒租悉與蠲載寬鹽筴禁
算復免水衡錢億兆歡呼集羣工予賚騈
親題光海嶽　御筆叶星躔水國蘭薰殿　離宮魚
藻篇
皇仁敷浩蕩　孝思錫班聯　內寢趨庭肅　天厨
視膳虔　椒盤羞雪藕絲籠貯冰蓮麥粥和新掌珍
饈炙兔肩雞鳴仍定省　麟趾並齊賢藏米登　宮

饌蓴羹蓁
御筵大官炊脫粟尚監浣麤綿　齊聖由乎契　淵
泉渾諦詮裕民惇遜約　飭吏儆風愆棫樸菁莪盛
文章性道研諸生學問鱣師長樂聞韶穆穆　衣裳
拱煌煌鐘鼓懸大經咸表正良史不勝編敬效三多
祝臚陳
萬壽箋
恭祝

皇太后聖壽詩 有序七言排律二十六韻

歲屆金龍曰躔析木伏遇

聖慈華誕欣簡朝野嵩呼率土歡騰普天集慶微臣

拜手虔稱萬壽之觴俚句抒忱竊效三多之祝維摛

辭而抃舞謹載筆以賡颺　福祉無疆頌揚莫罄

坤厚流光與日新

母儀景命自天申慶都在昔開昌運華渚由來誕至

人作配塗山傳癸甲觀型媯汭繼高辛溫柔允叶黃

裳吉淑慎端宜彤管親歸妹雍雍依紫閣脫簪抑抑

侍朱輪六宮蠶繭歌芣苢七廟趨承賦荇蘋　蘭掖

芝莖香馥馥　椒闈琪樹葉津津曳綠服縑章華卦

徽翟單褘嬪濯頻法紹貞觀稱聖善治成元祐藹宣

仁思齊壼範邦家肅明德箴規夙夜寅璇室繞虹占

瑞氣鎬京夢日毓祥麟問安　鸞殿徽音備祝膳

龍樓大孝純纘翼詒謀勛奕奕螽斯篤祜樂振振

親糴不惜金根輦

省稼寧辭玉輅巡止輦諮詢山鳥雉停輿

清問野鳥馴化行江漢姜嫄並經始豳桑嫘祖循由

巷獻新聞醉婚康衢擊壤聽吹豳兒童爭識高曾面

髫孺通知太任真沼芷溪蘩咸進

御蔦蕈樛木亦宜民昆蟲躍躍恢虞網黎庶欣欣拜

懿綸玉食便思稼穡苦衫衣常念女紅貧九圍式廓

洪慈普八柱相維　陰教勻律中應鐘收萬寶圖居

巽位會元辰年年正朔　頒新曆歲歲登場號小春

雉尾雲移迴斗柄蛾眉月照淨勾陳冰函瑩鳥挑如

璧雪點瑤池藕似銀長樂鸞聲迎旭日未央柳色映

芳晨蓬萊樂奏簫韶動閶闔風生燕樂伸豫順

恩波彌遠邇太和翔洽逮臣鄰　尚尊奚羨麻姑醴

環珮何須仙姥珍四海添壽壹弗老八荒瑁笏域無

垠

恭紀

東宮懋德典學詩 五言排律四十八韻

熙朝綿泰運昭代啓元良濬哲天資擅岐嶷日月光

前星輝紫極少海映青陽共效千齡祝羣占六字慶

幼儀崇養正

庭訓聖功詳蚤華寧煩史丹扆弗待姜果行真育德

敦敏並齊莊愉色
椿闈喜怡聲棣蕚芳鷄鳴常問寢鶴禁首稱觴拜舞
東朝麗賡歌 內殿颺懽儲巳斥鮑知稼早吞蝗藹
藹仁爲質温温壽爾康謙尊偕豫順艮止務乾剛出
震重輝協明離兩作彊撫軍威令肅監國識恩旁省
覽之餘牘端居契彼蒼鷟披羅卷帙鷟閣擁縹緗賓
友敦陳切疑丞晉接癡諮採窮月窟講論盛圭璋片
善求之渴寸陰惜不遑觀圖希夏后訪範邁周王造
膝家人語開誠和氣翔屏奸絕似蜮遠佞杜如蠹坊

局新師濟經筵倍穆皇 瀾涵全四術 藻翰具三
長阿閣春風飄蓬萊曉漏凉爐烟嫋細細散奏溢洋
洋阜座憑瓊几鵷班沃玉漿宮花頻折贈尚供許先
嘗鞍繫金絲籠席鋪琥珀堂大官羹膳箸上苑果盈
囊盤捧櫻桃熟瓶移芍藥香同巵分棗荔解帶授衣
裳 清問超凡想 嘉言肆孔彰雲箋披五色綵札
拜十行 獎借慙蚕負逡巡愧蟻藏趨蹌寅 慰勞
應 教特 褒揚菲叨華寵駕駘被錦韁絳帷鈴
幟簇瑣院燭煌煌侍從瀛洲側春容太液傍箋巾都

滿袖笋橘亦承筐肯羨遊仙客休誇閶闔鄉
弘篇偉典語古傑復琳瑯稠疊泥封續駢蕃宅里望
湛恩誠罕覯傾受豈能忘結絲難爲報傾葵祇自將
微忱欣有託
景福頌無疆赫赫扶輿鞏繩繩奕禩昌

澡修堂集第十四卷

濮川熊賜履著

詩

祝巢母佛太夫人節壽詩

坤輿貞粹誕毓女師柔嘉維則淑愼其儀懿符郝範媺並曹規三靈具禮七教咸宜及笄于歸將門作配帷幕幽閒蘭錡森肅肅肅綴衣雝雝環珮燕頷蛾眉青褘赤韍筐筥必修蘋蘩必省旦日辛勤婦職茲永成里競稱娣姒交譽閨闥庭闈笑言井井將軍霖鉞

長子前行天策羽林虎觀鷹揚投醪挾纊紉甲欲檣夫人內助王事以襄上將星沉箕裘在疚黃鵠歌成栢舟什奏畫荻傳經丸熊課誦隔幔斷機斯言不謬二難濟美玉樹琳瑯棧書蒸禁執戟蛸廊紫薇煥賢綸誥輝煌八座三台母德之光淡泊性成氷霜荃房鼎餂還封纚綈仍曳棹楔在堂金泥在第地下人間寧忘初誓我讀史傳賢母相望尚稽开仉亦超共姜只今將代陰教孔彰月白風清寶婺寒芒

和世恩堂紀恩詩

齊朝開虎觀建士奮鵬騫地近台垣切名齊斗柄懸簪纓世爵承珮紱 國恩偏講幄呈金鏡詞垣秉石權三長稱濟美一德儷羅愆江左芳聲著河東令譽傳芸峯輝彩霧瀞清漾澄川絳帳堪連璧烏衣實比肩揮絃流水曲搖筆夢花箋玉樹成行列嶬封尚折旋 龍章丹采絢 鳳藻墨痕妍衛校爭瞻仰儒林羨渥專

親題 天語重 疊錫物華鮮邸第回雲漢冠裳映璧璣璿黃符册寶飛白共珉鐫老朽偕叨賜庚歌附

大篇

紀 恩賜詩十二首

御賜澡修堂匾額

御書匾賜澡修堂爲舍清嚴奎璧光何日高懸歸潔第歸掛舊青溪白石更徜徉

硯一方

壬午冬月初十日 特賜 御用內製龍尾

龍尾端溪御製硯內官捧出 賜儒臣朝朝染翰曾無補視草深慚掌絲綸

壬午季月十五日 召試南內是日 恩獎
甚多薄暮復 親題一對聯賜之曰存誠涵
物理守敬積天真內監捧出臣 皇恐拜謝傳
旨云卿學本如此道其實也聞者榮之
存誠主敬工夫大列聖相傳只此難何物老僧堪受
此銜 恩出直溟闌干

壬午十二月念二日
上聞予復將引告 特製咏雁詩賜之 面諭挽留
之意感激之下賦此見志

賜鳥翩翩倚御池 君王顧盼倍生姿宜飛始免
弋人慕多少增羅那得知
銜賜有路到天台幾度西風去復來羸得斂翎歸溆
浦上林春色任崔嵬

己卯五月念三日以大暑輟講矣象
東宮賜下朱刻朱文公年譜一函內侍傳
令旨云千歲爺以先生素講正學今刷葉有益特
賜此書書乃大內藏本將
聖駕已回宮叅亦仰體

上意也臣謹敬受叩謝訖敬賦二絕以識 知遇之
隆五內惶汗匪可言罄云
講筵初罷拜 東朝錫賚駢蕃恩禮優異册籍函藏
內府侍臣捧出 賜宮僚
先賢絕學緒衣難皓首鑽研愧席壇猥荷 聖明褒
許重微言大義又重看

東宮賜端溪硯一方
端溪來自大荒西口外物也溫潤精堅比印泥試把蘭煙
調玉管青光奕奕照虹霓

東宮題賜匾額曰開道堂
生平好讀子輿書論辨何從計毀譽一自微言叨
睿藻千秋道脈在吾廬

東宮題賜對聯曰朝宗不惜回瀾力對越常懷捧
日心命侍衛李公捧至邸中傳 令旨云先
生正學維世純忠格天特賜兩語以旌其賢
臣 隨詣 宮門叩頭致辭申謝
東宮復優答之時癸未新正初二日也
韓子生來洛□手衆公端 具轉坤才但祈運會還隆

古安用榮名映上台

東宮賜几

雕漆揺金玉几華侍臣頒到舊學家從茲憑倚皆安
樂不羨重茵八寶車

東宮賜詩扇

槐亭侍坐綠陰長 睿藻題來金筆光爲念耆年
親手賜任達源暑也清凉

己卯春二月朔二日被 命入侍
皇太子進講性理諸書時

上將南巡閱河也顧 臣屢老矣深恐弗克負荷致辜
任使敬賦四章以識悚惕云

章句久拋衰病餘夢魂終日到茅廬何期
聖主端求舊大本堂中 命讀書

虎觀横經坐細茵上官 賜食拜 恩頻（尚膳尚果常常頒賜）
自憐白髮垂雙耳又作金華殿裏人（自侍上經筵迨今三十載矣）

輔導疑丞事本隆 元良早由
聖人功（東宮睿學已大成皆至尊親教之也）書生執簡曾何補一
點愚忱報 兩宮

廣儒嘗見祗鵑萃此日居然上 講筵（楊耆學總爾道緣潤記敷理董 命進講兩宮供奉正學曾經之奧試與聞也）爲語當年立雪者浩州
原不負伊川

己卯新秋
聖駕北巡回鑾復駐 命入侍
東宮進講周易蓍亦
東宮奏請也

梧掖風清畫漏稀銅龍香裊侍臣衣盤桓杖履登青
瑣漫擬皐比對紫薇

闕樂依稀玉樓春寒編三絕欲無言況逢
睿學淵源習晝精微待細論

乙亥上元節同滿漢諸臣齊集 暢春園恭紀

離宮淑氣藹晴陽元夕清暉被建章自是殿端逢泰
豫相將拜舞被霞觴西山雪映鰲山影北極星聯紫
極光翡翠歸騎曉上林曙色曉蒼蒼

庚辰祫祭恭陪

拳背驂驢叩九天明衣分惹玉爐烟千官隊對嫌簪
我屈曲班行又一年

辛巳新正有感

盜跖主人世所同孟軻未可罪逢蒙我非殺事難學者日日隄防射羿弓棲櫟森森插梓桐鼠憑社貴在南宮自憐老拙應難免閉戶何如魏了翁

偶有感

維揚和尚布纏腰大地津梁掛一瓢試問何方功德好正陽門外石頭橋

潔修堂集第十五卷

瀛川熊賜履著

詩

戊辰仲秋被　命扈行匪我見贈二律賦和誌別二首

路井雙桐葉亂飛初凉爭上故園薇愁餘落拓詩將冷老去頹𨓏霜鬢稀伏枕猶聞新　勅旨能鍾法見顏歎曾唯已漸湮皓首窮經類故人杖屨常矜三益語尊前共惜百年身胸藏海嶽君宜富家有琴書我未貧鄭重行藏勞記取靡雩風勝上林春

暑中齋宿即事

藤根盤屋角槐影拂廳紗薄暮姿姿下應憐老眼花

新正趨直口占

長安雪霽見郊嵐曉入承明柳未毿共說故園梅信早萬山春色落江南

送李卓菴守雁門

千房志氣本雄奇三寸舌過十萬師秉節川西曾叱

敬請樓劍北叉磨碑如君應待凌烟繪愧我徒爲霜
鬢絲此去定襄更努力雲中久繫
聖人恩
乙亥春家仲竟下獄痛賦四絕寄之驚怛之餘
不遑擇語也
堂堂七尺鎖頸鐺老淚橫流暗斷腸[illegible][illegible]敢祈天賜
汝何妨長板見 君王
范滂原不祭皐陶枉費從前畫地牢莫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字
定羅鉗吉網總難逃

書生命賤輕於紙廷尉威尊重似山隻手障天天不
潤楚些續罷淚潸潸
汝壽今年五十八汝兄今歲六十餘白頭兄弟空[illegible]
此翹首生還讀舊書
家仲繫獄後御史某劾余偽學賊國請[illegible][illegible]罪
上命余回奏奏上有 旨報聞置某疏不行
聖恩至此眞難爲報矣謹作紀 恩詩四首以志感
云
虛聲竊祿已多年循省生平用報[illegible]兄范滂與原有

自返躬刻責愧先賢
偶學名色本難當多少英豪下廟堂不是 聖明弛
厲禁也須駢首就桁楊
晦翁罪狀草誰成曲筆誣人天亦傾莫道眞郎不識
字居然獨管教胡銓
同文獄內詞多屈端禮門前事更奇奇語安民休抱
憾而今不立黨人碑
送趙將軍還朔方
大將功高孰比肩姓名今始繪凌烟蜉蝣打賊丁香

樹蕞殘空疑下瀨船一片丹心懸北闕千秋俠氣重
南天征袍已解先生去多買歌兒樂暮年
乙亥嘉平月之十九日家仲遇 恩赦放出志
喜四絕
丹詔新頒貫索空春生槐棘萬方同若非[illegible][illegible]開湯
網安得孤雛脫檻籠
雲披霧捲見青天射影含沙亦枉然扶杖往觀紛若
堵銜恩拜舞我當先
抱頭痛哭淚如泉驚寤猶疑夢裏逢世路崎嶇[illegible]何足

問訾籬落有山農

首丘一息皆 欽賜結綠青蘋報德難射虎眈眈尚
未已全歸莫作等閑看

戊寅除夕不寐

忽忽趨朝四十年老來更怯漏聲傳披衣擁絮邀相
問爲甚奔波不穩眠

爲甚奔波不穩眠五更夢逐曉鐘傳金門殿角知誰
許借汝栖栖又一年

己卯元日朝罷示同人

晨趨擁面鬢迎寒駐馬承明聽鑰難拜舞纔過心骨
冷未央曙色讓君看

未央曙色讓君看璁佩魚隨我亦難遙憶故園湖上
柳春風已散萬家寒

東妙光閣僧

新正有約看丁香轉眼花開春去長何意　青宮虛
講席輸君獨坐理柴桑

己卯新秋送劉藜先應試金陵二絕

秋風一起送仙航劍珮琴書次第裝月殿嬋娟應待
子手持丹桂贈劉郎

宦邸相依賦落梅酒酣耳熱嘆奇才三吳文戰尋常
事擊闈脊脊爲汝開

那秋兒輩應舉子試書懷示之

聊將覓冊試童時五色雲占未可知若今□署名攻僞
學彥明擲筆是前師

孔門經義許傳薪道德文章次第眞爲問四科誰首
列子淵不是棘闈人

己卯中秋夜偶題

雲影千重月影濃嫦娥何處覓行蹤却來子夜天香
落擬向瑤臺問玉峯

仙樣去去泊瀟湘夢裏巫山暗斷腸一曲琵琶彈不
就心隨明月逐滄浪

輓高節培二首

元祐家風賴子傳粟窮研席一身肩從茲洩澤誰爲
主絳帳青燈獻自憐

雲水迢遙落日寒遺甫祠畔泣儒冠康成令弟知多
少一束生芻展寄難

己卯仲秋寄魏錢十峯先生四絶

分手十年見面難相思常憶五湖灘忽聞已應修文召檢點遺書淚忍看

東南文學本吾儕皓首窮經子獨偃嘆息斯人今已矣數行老淚爲君流

擊壤歌成付北邙行窩何處水泉荒九原莫抱西河痛鄒氏箕裘有仲良

休論道義文章事舉世何人肝膽真正氣長存君不死東林俎豆是先民

己卯冬月復拜　東閣之命賦此志愧兼有感云

再入綸扉未敢當　聖恩罔任斷來章漫隨僚友趨鈴省高閣依然晝漏長

春寒縮瑟隱朝曦假寐初醒禁已通雙扉鱗鱗猶故我書思對命倩誰同

送杜宗伯　予告旋里

白頭宗伯賦江蓴越水吳山次第詢四十年來端媿我何當老病滯車茵

多君風度似韓休杖履從容百尺樓天外故人星落落烟霞著者自千秋

觀巢子寫先生畫像卷有感而賦

稱觴曾倒國士知瞿然霜鬢尚羈縻只今展卷音容在猶似當年問字時

春燈秋月照新簷轉眼都從畫裏看公墓已荒予亦朽人琴何處淚闌干

庚辰新秋送雪拱上人還山上人今杲師也

拄錫傳燈緣底事拈花弄月去來心大千法界空彈指

莫把潮音作梵音

池清無量藕花香屋葉風飄選野航收拾吳囊揮手去祇園清息總蒼凉

早朝丹陛侍班即事

五更清漏肅鵷班舞蹈承恩趨色間華蓋殿前乘几望半輪明月吐西山

偶朝

青門送別泣離觴夢到巫峯月正低其人年已七十餘矣回首楚天芳草地二眉山下子規啼二眉伊師也早已伏誅

趯趯斗柄繫三辰頂禮焚香夙夜賁其人嘗長春宮好方士言日夕禮斗祈禱豈料災星偏拱照時以覇職罷歸空披紫袖拜天神譏其或也

同人會講拈示學徒

七十老人上講堂為學次第總都忘祇餘主敬工夫在處處提撕莫放長

伊御張君瑞讀劉仲故明奸璫魏忠賢墓碑得肯允符乎於閑門戶拈二絕為世道幸也張繼之郎門人由翰林改授臺中幾數月云

莫道奸雄骨已寒豐碑猶聳峙衣冠多君了卻從前案義勝千秋一樣看

猩猩自昔惜猩猩七十餘年論未平至今高緯中尚有祖護三朝要典者繪其像懸之上書　天聽允如君始不負科名張孝未會允

澡修堂集第十六卷

溧川熊賜履著

詩

扇墜　柳枝詞

一縷長繫類茉囊寶柄輕搖兩袖香贏得清風常拂面秋來依舊委匡牀

前題　竹枝詞

大堤女兒陌上來手持團扇影徘徊楚腰瘦盡無顏色緊繫香囊未肯開

前題　宮詞

青羅織就畢蔥蘢香墜名兒玉珮同掌上不須頻賣弄昭陽月色戀西風

壬申秋戲拈書來青軒壁

涼風吹柿葉曲磴隱苔花記取香山路明朝來出家

明妃故里

弱質千秋埋紫塞離歌一曲泣白溝何堪再過明妃里駐馬秋歆說鄭州

辱國和親事本奇蛾眉掩淚適鮮卑漢家艱動應如

此枉却詞人許書師

和交河壁間女史韻

美人幽夢滯蘋鄉獨管題詞欲斷腸不是數行壁上
字誰知江閣有蓮香 女姓朱字蓮香維揚人云

齊河道中口拈

烏羣逐雪陣魚夢隔冰花莫恠宵征冷前邨住酒家

望岱嶽

危石封殘碣寒雲鎖暮楓欲窮三觀勝懶上碧霞宮

嘲泰山進香者口號二首

紅巾圍香罩黃巾亦米賊騎驢上天門纏頭號彌勒

又

膜拜丈人峰稽首娘娘廟大妃太多情到處陪歡笑

壬申季冬奉使察荒淮上途次漫成二律

帝軫民依切 恩施及廢殘承 綸辭魏闕銜 命
下江干裘薄衝寒慄沙浮問渡難春風應布暖卉笠
滿平灘

驛日隨看盡皇華爲我歌鑿冰過泰岳謁帝渡黃河
瓠子誰成塞荒田此地多東南民力竭脊澤下如何

淮上之役有 旨即復 命勿得過家事竣遽
返轡不敢渡江見壻輩至邗中一省予荊人
家居病甚未免倚門望矣瀕行口拈寄慰之

聞卿苦病劇楚痛不能堪焦救煩嬌女箕裘付穉男
含愁還薊北揮淚落江南惜別憑誰語因風寄一函

辛未予北上荊人爲置一媵攜之京邸瀕行笑
曰即舉子以次當取小名曰九兒蓋願其早
生也癸酉正月朔一日果生一子因拈口號
寄報荊人荊人聞之喜可知矣

春王元日喜開暘產得明珠照夜光兒以戍時生寄語夫
人休戲謔蘼蕪媵名今是九兒娘

有感 乙亥元夕京邸偶拈

華燈羅萬盞通宵駭鬧市胡椒八百石能救亦稱是
君不見唾盂香雙壁婢波羅架上醉霞觴水晶屏裏
排聲妓田家兒哭糠粃

乙亥春夏間 京師豆腐詩大作予乃戲倣打
油腔四首和之將令花鼓婦人唱以行乞亦
稻秧歌之尾聲也一笑

淮南流下食丹方石髓屑層點玉漿秪為靈山供淨
飯甕盂端奉老僧皆
五香六味並増華浸乳和酥製孔嘉莫笑先生常作
饌閑來日日啖胡麻
挨磨生涯未許賒貧嫗力作苦咨嗟開盆結就忙擔
架市與東鄰賣酒家
青韭盛來冰裂椀黃虀堆上水精盤書生飽飯偏知
味野食何從羡大官

啟乳行

種豆南山下豆熟不盈筐煮羹羹未足宛轉事雷郝
稚子汲清泉老婦理碓篩碓聲篩分漉泉沸亦離離
須臾成大塊變合不可知凝如黃雀腦劈似白麟脂
乃知造化工物類具如斯昇上街頭去換米作晨炊
交易隨手盡賤與世俗宜老人莫向侯門賣侯門宴
會列鼎鼐鼎鼐窮珍錯焉用菽水為

送穉兒入塾幼女亦以是日從阿兄開講塾中
聊述此一慰

宦途何事可怡情潦倒風塵夢亦驚兒女嚶嚶偏不
厭老來書聽讀書聲

日拈示穉兒 兒塾師劉子藜先也

劉向傳經舊有源喜兒七歲便登門從今灑掃須加
勉跨竈區區何足言

戊寅六月十一日得南中伊兒舉子信喜賦二
首蓋予年六秩有四矣

零丁衰薄本寒門老去焉知裕後昆何幸書香終不
絕年過花甲也添孫
予年四十方生子今歲吾兒已廿三兩世一經欣有

託何論韋布與纓簪

伊兒旋南中有感因寄問匯栽

郵舍相依閱燠涼傷心世態費商量休云閉戶能安
枕乳虎蒼鷹何處防
十年霜鬢已皤皤回首江干舊薜蘿見說風塵容易
老故人健飯近如何

伊兒回南省母行數日矣復書此寄之

遊許征車過易水應知旅夢傍燕臺秪家[illegible]
後且著斑衣學老萊

庚辰十月念七日幼兒以痹疾殤去揮淚寫此

痛摧五內矣

七歲看看八歲時知方識數頗岐嶷一朝遽厲天奪
速摧首闔門慚向誰

老去添雛掌上光門楣東望附宮墻兒行九名志孔聖府塾師也
云胡忽抱西河痛沸盡無聲總斷腸

辛巳元日有感

幼女牽衣競拜年鼻酸欲墮淚潸然去年此日兒猶
在謂九兒笑著春袍到膝前

觀劇即席口拈示同人一粲

狀元占就黃金榜冠誥朧將帶墨簪自是盧生多弄
法却教人罵宇文融

漫道黃粱一枕疑丈夫意氣已恢奇只今殘夢都滌
倒怎得人間飯熟時

偶觀達摩畫像走筆二絕即謂之偈語可咄咄

西來東去任譚禪醉裏行幽夢裏眠隻履思歸歸不
得白烟一縷上青天

青天怎似大西天面壁十年空打眠解識門中無一
字却教人喚祖師禪

辛巳九日婆娑桂影之下意甚悠然提筆戲寫
偈語聞者莫不笑之

達摩東來只參禪飽來喫飯醒來眠有人問你東來
意月在長江水在天

心是菩提樹身為明鏡臺本來只一物何處有塵埃

壬午仲春即事有感

吞舟漏網故翻飛夾道羣觀合四圍試看春明祖帳
者高車傳送錦衣歸

紫綬金章出尚方大弓寶玉倍輝煌共傳內相威風
在此日新開晝錦堂

有感

耆英不是巨貲流金谷梨園興未休為問洛陽何所
事香山宿德在迷樓

癸未孟夏引告蒙
恩允解機務仍留住京邸蓋
聖明優眷無已云

君恩似海深無極　聖德如春感不忘但得投閒籬

落下天南地北總徜徉

山園尺石移曾否江閣寒松種若何寄語兒童休掛念玉泉潭柿有詩囊

匾額對聯 附

匾額二十八種

對聯九副

鑑虛衡平 吏部後堂屏

赤日中天 吏部關帝廟匾

愻敬堂 禮部大堂匾

潤色皇猷 禮部穿堂匾

修辭在立誠屏當年風雲月露惟樂尋孔顏俾沂水舞雩真機自見

獻身以成信貯異日舟楫鹽梅必言稱堯舜庶邇英崇政大業常新 翰林院前堂對聯

立言立功立德涵養在敬進學在知吾道原合內外

希賢希聖希天有主故虛無欲故靜斯語可揭東西

翰林院後堂對聯

俯臨羣岫 揚州平山堂匾

心月孤懸 [illegible]侯[illegible]靜室匾

自在行 揚州筏渡匾

馮虛御風 官船樓匾

水心山骨 金山石匾

江門風月 金山寺禪堂匾

我來坐處 金山寺客堂匾

枕流漱石 東和尚方丈匾

石隱 焦山石屏匾

天開圖畫 焦山雙峯閣匾

水晶屏 某寺石壁匾

萬頃茫然 燕子磯匾

正氣長存 燕子磯關帝廟石坊匾

綱維今古尋常事

撐柱乾坤方寸心 燕子磯關帝廟石坊對聯

懸崖撒手 弘濟寺石崖匾

白雲深處 牛首佛窟寺禪堂匾

康濟堂 京口避風館匾

周覽八極 江寧北極閣匾

揖江亭 李氏别業匾

高禖遺意 送子娘娘廟匾

瑞日祥雲 明道觀匾

公去只今猶在
而我來依舊坐春風 明道觀對聯

斯文在茲 東林書院匾

元祐舊家 高忠憲侯祠堂匾

仰觀俯察 黃鶴樓匾

逝者如斯 聽雨閣匾

月霽風光到處猶存忘物我
鳶飛魚躍看來俯仰即乾坤 京師萬柳堂對聯

棘院風清靜聽儒生吟朗月
杏林日暖行看太史奏卿雲 戊戌仲春題

老去復舊文盟敢云雙眼豁
年來頻柏士虛公惟許寸心知 丁丑春日題

赫赫科條袖裏常存維白簡
明明案牘簾前何處有朱衣 庚辰二月之望題

覽十五國風謠刻羽引商都入彀

校三千人材藝儷言祇德並登庸書 癸未仲春日題并書 以上俱京師貢院聚奎堂對聯

余性亦喜標題所至輒乘興以書往往爲人傳誦余則都過而忘之矣今閒中偶記一二爰節錄數條亦聊以見意焉 瀔川屐識

後序

三代而後宰相之文章莫盛於唐之馬賓王宋之歐陽文忠惜其未根於道也理學大儒之文章莫盛於宋之周程張邵其言皆根於道矣而宋文靡弱以擬兩漢先秦氣

格終不相似熟讀左國馬班晁賈諸大家者自知之亦不必爲理學大儒曲護也何也上世風氣龐厚愈樸愈文委巷兒女子之談大都古雅後世縱極雕鏤祇益其俚又先秦兩漢之文意主含蓄以一字嘗人千百字宕而能折往而若留故常有沈鬱蘊藉流連不盡之境後世大都反是顧安得與古頡頏乎上下千餘載愚獨服膺孝感老夫子焉其秉機軸也正直不阿從容密勿賓王不足道廬陵亦難與

抗衍而含咀道眞紹隆絕統則集周程張邵之大成羣推爲再生紫陽者也其根極性命發爲文章渾涵汪洋不可探測如大海天池又如深山巨谷龍虎光怪萬狀其言皆依於道而行以直方剛大之氣

故識與不識望而知爲天下之至文也夫自古能事不相爲兼宰相之文至廬陵妙矣而未純於道理學之文如周程諸大儒純乎道矣而猶惜其未進乎古夫子以載道之文大放厥辭光芒炎爍横絕古

今兼宰相理學之長而有之烏得不俛首至地乎先是有經義齋文集久行宇內近又裒輯其再起東山以來凡一十三年奏疏制于論義策問序贊題跋文移書柬及詩頌諸體總十六卷取

上所賚堂名題曰瀼修堂集愚受而讀之夫子之文名言莫罄矣愚獨於

君臣遭遇之際重有所感焉夫賓王寵遇絕倫錫賚祇鸞鳳四言美談千古廬陵一知貢舉士子譁焉夫

子自晉綸扉凡五主南宮試寵賚便蕃

御書 宸翰極其 褒美稽古之榮人臣罕儷周程張邵位不稱名二程雖稍通顯嘗神哲兩朝頗嚮用之旋爲李定孔文仲董敦逸擊小

所慍不能竝乎其位而伊川之迫
逐尤甚盧陵雖與韓忠獻同心輔
政旋亦為蔣之奇劾罷迄以不振
夫子早蒙殊眷再入中書魚水之
契最深屢引四時之序頻年泣請
聖眷彌篤至託雁詩以寓意已而請
益堅乃許暫解機務　溫綸慰留
仍奉　朝請以備顧問示優禮元
老至意一時大小臣工聞而感泣
無不思捐糜以報者夫子何以得
此於
至尊哉良由、

皇上道契羲軒心源堯舜文章問學
包前古而冠後今故不覺其訢合
若此然則
上之重夫子者不獨以文章即文章
一道駕盧陵周程張邵諸子而上
之於茲集可覩矣

康熙四十二年歲次癸未秋七月
下浣受業張希良拜撰

後序

道之在天下也待其人而明且行然人之任明道行道之責者或通或窮則遇之幸不幸存焉當其窮也或遲之數百年後而其道愈以光大要其當時之擁塞閼隔者則已多矣若其通也無論經綸密勿昭垂典册照耀永久而當時上下賴之終始倚之身親行道者每歎然不以自足而旁觀竊識之士未常不感動懽欣而深幸其所以遇乎此者非偶然也昆讀濂川夫子

濂修堂集而竊有喜也昔我文公繼孔孟之道而集周程張諸子大成然其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蓋道之難行而遇之窮也如此今夫子遭遇

堯舜自壯至老一德一心

經幃啓沃政府論思知無不言言無不行

聖德日新

聖功日茂海宇蕩平中外熙皞何其盛與雖高勇退之節亟引年之禮而

聖天子眷顧彌篤倚重彌殷猶儆昔
時待文潞公呂申公故事優其身
而訪其言用其道焉葢數十年來
聖人在上正學大明如日中天唐虞
三代之澤施於天下我文公一生
幾幾乎欲遇而不得者而今適得

之是則吾師之道我文公之道也
吾師之遇非我文公之遇也故讀
是集者觀夫奏疏講義諸篇則可
以見
主聖臣賢之美出處優裕之致而非
若高孝光寧四朝乍信復疑欲前

反却之紛紛也觀夫頌德紀
恩諸作則可以見太平雅頌之盛鶴
鳴鳳噦之音而非若武彝竹林賦
空同以見志詠吹竽以解嘲也觀
夫序記題跋士夫往來酬唱諸體
則可以見一時寅恭師濟之休道

誼感孚之應而非若當日牴牾于
講席譏沮于公朝至今從遊之侶
更名他師變易衣冠之戚戚也卽
或小有疑忌妄加摧悔而亦乍晦
乍明旋剝旋復如微翳薄霧不足
以掩其懸象而礙其太虛非吾夫

了之盛德至行渾忘物我烏能如是之存神過化相與偕遊於蕩平雍穆之世乎而亦足以見
聖明在上公道維彰正未可與淳熙紹熙之世同年而語也已晁於是集爲世運慶爲斯道慶蓋不徒爲

夫子壽獨故不辭固陋敢稽首拜手而識俚語於簡末康熙癸未仲夏門人朱啓昆謹書

朱啓昆 張

澡修堂集十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熊賜履撰賜履既刻經義齋集又裒輯辛未起復及癸未致仕十三年中所作以成是編而書札特多所題匾額對聯咸附載末卷澡修堂亦
聖祖仁皇帝御題之名故以名續集焉

槐軒集十卷

〔清〕王曰高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八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槐軒集十卷》提要

序

凡物非其性之所近則不暇以
稱鄒魯之人篤好文學蓋其天性然
也昔嘉隆之際濟南李于鱗以古學
倡導天下七子之徒相爲唱和一時
翕然爲風流所宗自是以後名人鉅

儒往往接踵代興豈非泰山徂徠天
地靈秀之氣磅礴鬱積而生者乎今
之以詩名天下者王君阮亭其尤也
而阮亭之兄北山先生同時奮起如
平原之與清河端明之與潁濱可謂
盛矣吾友賀子天士常與予言北山

之為人其志節任君父其氣誼任友朋其性情嗜好任於文章山水予讀其詩淡蕩清遠有阮亭之風而其為文匠心稱意不假彫飾今之作者固未能或之先也夫人非其性之所樂雖勉强為之而不可以望其有成故

士方困阨輙發憤力學思自表見及其一旦得志則嗜欲動乎其中而勢利敺乎其外求其玩心於高明留意於篇籍者其亦鮮矣北山少孤食貧能以文章發聞於時自致通顯今且優游於黃扉綸閣之間出入風議為

天子密勿侍從之臣而能以其餘閒游獵藝文馳騁翰墨生平之所好至於富貴而益不倦故其所為詩文類皆和平爾雅無鉤棘之苦無雕鏤之迹豈屑屑與韋布閭巷憔悴專一之士競聲病而較短長者哉蓋其性之所

近故為之必專且勤方將日進不已而未可以量其所至也夫辭章風雅之事未嘗一日歇絕於世嗣是以往吾知好學深思以古人自期者將倡於鄒魯而盛於天下其必自北山兄弟始矣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花朝日年家弟
婁東吳偉業頓首拜序

序

古之稱詩者大都以十五國之風釆而獻之天子所以美謡俗而敦禮教也降而修詞之家各是其說以趍新鬬异而詩道寖微鳩喧鵲鬧爰同聚訟記所謂温柔敦厚者求之海内而鮮有當焉豈古學之不易復耶抑留意古學者之無其人耶魯齊之鄉俗宗高峙崖山蔚然稟天地之中氣其人篤好文學天性然也自歷下李觀察邊尚書許佐史以來振興風雅拔中原之纛而詞壇立禪久而猶昌今

日之領袖英䌓爲藝林所宗法者指不勝屈豈非一時之盛哉荘山王北山給諫其一也北山少孤力學壯歲蜚聲其篇雲追電一瞬千里驚人之才有不可以涯涘測者顧其爲人春容深靜退然有以自下師友之間悃愊朴學以真氣相孚植其本而茂其華北山之人即北山之詩若文然其在館中也丹鉛不輟貫穿經史不欲以京華日月消諸車轍馬跡間其在諫垣也不激不隨卓然有以自立所言皆國家利病之大者補牘沽名拙

鱗市直皆有所不取樂與其鄉之一二同心之友更唱迭酬分題擊鉢落紙如飛詩成競寫茲裒其數年之什出以問世洋洋乎大觀哉余向披北山閱牘深服其爲有本之學讀其全詩而益歎其學之進于古也務斂其餘咗虎視之才春華晨葩之采一濯之以溫柔敦厚以合於詩教以砥夫今日之儇詞者三百篇不可循畦而濬源哉轢軒之采無踰是者北山其進而陳諸

康熙七年戊申中秋後二日西浙

序

嘗讀秦漢以來名世諸君子之文光偉特達千百世不可掩抑則其人之氣量必有見之文章不盡見之文章者設使其當其旹獲遇其人接其言論風采當不知何如赫奕而其人固已在千百世之上今給諫王北山先生手既嘗

甚世遇甚人矣甚氣誼
文章既已而无推重自謂
中秘書以至諫垣崇論
閎議建白在
帝左右而甚為
國家宏網羅稱知人能得
士江南才俊咸于先生
而泰岱之仰也于待罪
青齊青過通德之里
門庭肅肅肯太夫人方
無恙而先生備極色养
內外雍穆無间及見其顏
和平樂易望之有肩壁立
千仞之意而之言汪汪
千頃而不可推測則雖
未盡覩其制作之書藏
名山而永于龝者而天
下之文章已莫大乎是
矣戊申先生遊南中同
人梓其概軒集貽予一

編命予序予始得盡讀
先生古文詞纡徐容與不
為危言激論而往復百
折巉巖𡼏陵削有水石吞
吐之奇有淵停嶽峙之
槩何嘗向之所見君一面奉
漢以來名世之文復見于
今日也吾觀先生之詩嘗古
文詞天高而人淡雖世固
境造形繇情定則所為

宏織大小規製條流不一
而大約以風趣淡宕為歸
而昔人為此量尤卓樹
坡公相頡頏也乃說者
謂詩之為用以吟咏性
情當連光景則茲編之
駘蕩自喜誠足為風人
之極事而先生久歷清
華必更有經國之文併
舉許而黼黻

皇獻者與日星而昭朗不知
坡公之文熟舊軍國
洞達天人固允爲一代
榮觀既至今讀海外之
心能其流風絶不知有
策畧諸篇柳州流傳爽
無不在博辯鴻文所在
山水諸遊記則文人所
托性情無雅鍾周貸
乎不磨之數也夫隆名

駿業與運會俱遷然而
瀟洒淡曠之韻足此
古今而不敝者是人
先生經國鴻文固不盡
于此而于此觀其槩矣
千百世下讀先生之文
安在不如今日之讀秦
漢以來名世諸君子之
文乃當吾世而及見先
生之人與其文也豈不

足和厚幸也哉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春
分櫟下年家弟周
亮工頓首書于賴
古堂

序

予性耽唫咏如春鳥秋蟬鳴不擇響而時々自發其響如不可已未堪持贈及入館席見登瀛年兄眉宇墨莽咳唾玉屑知舉體皆風雅矣時手抉一編或詩歌或小序其所為貧素自守與夫通籍絕遇神明蓄澂觸境矣言洵有古直忠厚之遺夫出之於心而即有得於心者言也方其擬議協達吟諷反覆之餘胸懷悠然有與之冥性者矣故讀槐軒諸詩如長吉日有所得即標記納古錦囊中稍一剪

吳序一

裁即奇豔絕世諸古文記序又如右
軍太傅氏有所歷不肯輕自放過一
花一石一雨一晴盡收拾付之管城
而幽古香冷盈溢楮幅敘述之中感
慨生焉以是自然性情而性情無不
歸道非徒漫作志林已也行將舉

朝常國故典謨制誥一緯以大手筆
夫者高似恒華與雲出而潤澤八埏
次亦仙巖靈洞透迤恍惚莫得其所
歸藏日月星辰宗彝龍米藻火華蟲
天地民物備于九畿之章服之者重
不下堂扆而萬方作肅光天之下薄

海内外有壬有林始共服登瀛風雅
自命耳茲槐軒一刻固嚆矢也

同學弟吳國對頓首

槐軒文集序

予壽年友王子北山資樸茂而篤於學與人交絶少城府無賢愚咸推為長者好讀

書無所不通尤留意於風雅雖一觴一詠皆有以見其性情之所寓不屑與時流競多靡蓋王子之寄託

遠矣戊戌歲同人讀書館中露晚星初硯几相接王子彝馨輩甚辛丑王子改授給諫癸卯典江南試事

後徘徊斗牛酬唱維揚震澤間哀賦登作者之壇矣昌黎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苟非其人殆已難言

之始未嘗不務於挾
藻摛鋒而卒騁麗破
碎與啾嘈囈語無以
異王子之所為固不
僅以其文所由越時

流數等嘅今王子
予告旋里築室荏山中
益刻厲求所未至又
有西樵阮亭二子為
門內唱和鄒魯文學

我知其振自王氏矣
僅曰與滄濱之徒爭
千古哉然王子樟所
著槐軒集詩文若干
篇肖問世予為叙其

梗概云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
越賓月吉旦楚濮
年眷弟熊賜履謹
題於京邸之下學

序

自古人有三不朽之說而歐陽子推原其本以為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修於身矣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余始讀其言而深然之又思自唐虞以迄成周書有典謨訓誥詩有風雅頌以為是皐益尹說周公召公山甫吉甫之徒所著吾不能見其人猶得知其孰聖孰賢者由所傳之言而論列之也又安知千百歲後不有讀今人所言可以得吾之行事與修身者乎乃布衣巖穴之士或能

著書立說而不能有所發以表見至於有文章而在位者又不屑專意肆力以勉為之至習之有書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此古今作者雖多求其卓然可傳以無愧立言之任者終未嘗多得也歟今給諫王北山先生余同年友也向先知其為人敦樸易直東修励志有不言躬行之風自翰林遷給事中論思獻納凡於國家大事吏治民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固已得立言之大者矣頗性喜為詩自入直視草以

及庭闕游覽無不詩〻有淺深疎密各極其致百變而率歸於渾融至其為文舒徐自娛而立義甚高汪洋無窮而用法有要雖其登涉所至偶然肆筆未嘗有意於求工而刻意為文者往〻遜焉不可及無幾有去鄭漢雅揚本抑末之能焉先生之為可傳固不僅以文章顯即其材力所至於文章尤未見其所止而使一時之人士誦其言觀其行事推本其立身居己之大體則其言未始不可特矣昔樵德與之序陸贄云覽公之作則知公之

為文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使宣公而無權古揚今雖文藻思之言雖後之低徊向往者又何所自而慨然如見其為人也嗟乎世豈無懷才而不得志者皆〻沒〻視闕守殘斯夫一言之得傳於後終不能為宗廟朝廷之文以顯名一世此揚子雲之著書所以見輕於當時也今先生道能被物而又負作者之材得時而能著書若此以視夫文章之名雖傳而德功未著者其為得失相去更何如哉

康熙己酉正月南蘭陵年小弟鄒祗謨拜撰

序

今之言詩文者吾知之矣當世士大夫言詩則辭少陵言文則稱廬陵蓋以少陵之詩廬陵之文其法大備爲後世所誦説故今人之詩文無不依傍兩家嘅嘅焉曰求其合摹擬迹以即自號於天下曰吾詩少陵矣吾文廬陵矣舉世亦群然推之以爲莫可及嗟乎人苦才之見短以古人爲依傍即神似古人不免有學步之譏若若天才傑出飛揚獨立超然不群者乎夫詩文非一途也有優於才者有優於法者如少陵廬陵皆以法勝者也詩至太白文至子瞻其才由於天授此豈易見哉乃數百年後今有茌平王北山先生先生少有神明之發其爲詩文握管立成如風雨之驟至雲霞之怒生不可意擬又如萬斛泉隨地湧出源而不竭人以太白子瞻目之無不服其優於才也先生負才既優年少登第讀中秘書受知

天子出居諫垣昌言廟廊之上于遇可爲榮矣恒處此必殺心娛樂之事先生惟詩文是好殷殷著

作時見忠愛之思雖當寒暑必手一編不輟于詩自三百篇而下無所不窺于文自唐虞三代而漢無所不覽未嘗摹擬一家求似于古人而自無不與法相合此能兼李杜歐蘇數人而爲一人者也豈特其才之傑出哉可見其學之深矣曾陳同父云開拓萬古心胸推倒一世豪傑其北山先生之謂歟或有疑斯言之爲諛者試求楓軒集讀之當知予之非謬也

雲陽年家後學賀宿天士拜題

序

茌平王北山先生由翰林入諫垣擧名重於朝著詩文尤著公卿間頃奉江南余謁之於京口即以一編相示余時捧讀與賀予天下士嘆服其才已而括選金焦北固間流連憑眺既別又相遇於吳閶門及遇毘陵復偕鄭予訏士陳予賡明與先生觴咏累日漸以習知先生之爲人然後知先生之所以就爲詩文者固有在也蓋天下詩文之壞由于僞而詩文之僞由於心昔之聖人道其乎心而欲

壹序一

以諭之天下埀之後世不能不托之於言於是乎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以爲書而實言之不足者歌詠言之於是乎有賦有興有比而爲風雅頌之詩詩與書固將以達乎心之所欲言初非鋪張粉飾故爲是以誇於天下萬世也而天下萬世之丈已甚過於此矣文字既繁體裁亦異有制敕疏表論議書記序傳碑銘之不一而其源皆出於書有騷辭樂府古體律詩絶句之不一而其源皆出乎三百之詩爲之者但當達於心之所欲言不宜失

有求工之念在其意中而與詩書之旨相背也乃世之求工者徒事浮華固無一言之合於道即稱精求合矣而言忠不能動凡爲臣者之忠言孝不能動凡爲子者之孝言敬愛與信不能動凡爲兄弟凡爲朋友者之敬愛與信彼方謂吾言如是即可以飾爲忠飾爲孝飾爲敬愛與信也然而終不可飾者欠於心之誠然而徒爲是言以欺世數陳雖至皆陡然無剴摯切當之言其心之僞也即就其言而可以決之矣自吾見先生以來知其雖

壹序二

然相感埋然相示者其言之所發一如其心宜乎一編之中凡讌會君親繫情于兄弟朋友與夫謨獻之入告民物之疇咨登臨讌飲之感觸皆自然出于剴摯切當而不借外加之色虛張之氣以爲影響形似之言也不僞于心因以不僞于言而言皆可傳殆有詩書之遺意焉今天下漸向太平當守臣工正當以文章爲經國之大事然不本于詩書之道則終爲無本而不可以行之久遠誠得如先生者爲比肩若古大臣之咨嗟告誡賡歌而矣

者焉則余雖草野儒生亦得竊比于渊定以觀

昭代彬彬之文願先生亟舉以幸世之福

康熙七年戊申秋月年家後學常州董以寧文友

拜撰

序

昔人稱三不朽而以立言居其末蓋為徒有其言

者言耳為其言能見信於人主而措施於天下即

功矣其言能見信於人主而措施於天下使天下

之利由是興害由是去社稷生民之大計由是定

非德而何故知言者能兼德與功而即居其上也

閭巷之人單數紙卷之子其言無由上達於天子

實平成成盡心文字之間冀可傳於後世嘗思足

以為是亦一不朽也故同徒有其言亦非得單辭

櫰軒文集　　集序一

閭巷之子為孫那仕於朝者非居可言之職其言

亦無由上達非其職而言者必譁然議之甚其

言之行而有功於天下也嗟亦難矣信乎欲言之

人必待居可言之職而後其言為有用也歐陽公

同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宰

相行其道諫官行其言言行道亦行此所予之所

為兼德與功也給諫王先生北山以能言之人而

居可言之職故自立朝以來抗陳讜大疏凡天下

之利害社稷生民之大計無不侃侃入告皆已見

信於　人主次第見諸施行所稱有功德于時而不行於後日者先生亦可無憾也已先生又以章疏之暇旁及古文詩歌諸體體裁之安雅詞令之俊逸忠足媲美古人甚矣先生之不朽前此而已定矣況今諸體之又臻其妙如此也歐陽公有云諫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非才且賢者不能非先生誰足語此耶戊申春先生從江南因出其集稿于友賢子民等為之較梓而命予為序予媿言之不文而又不敢以辭噫先生今還　朝矣江南

風為財賦之區邇者以名臣其實民俗之凋敝先生固已自觀而心傷之將無　朝宁之間尚慮之未盡悉耶江南幸為先生之遊將所以不朽其言者又烏可量也歟

康熙戊申孟冬蘭陵年家後學陳玉璂椒峯撰

丁未進士

槐軒詩集卷一目次

五言古

槐軒詩集卷二目次

五言律

省中春雨二首　酬友人見懷

月下看署中庭槐

蕭韓坡庭中看月二首

中元宵坐于吉弟寓二首

寄懷宜兄病中

張瑶山同年初度二首

呂慈園留别次韻却寄

平子石門遇其歸伴二首

九日遊豐臺即事四首

重遊萬佛閣限韻四首

伯母壽日適至二首　山莊麥秋二首

中秋夜存古堂坐　曉桂

佛頭山二首　匡山

水山　牛首山

晉高士墓二首

文游臺次貽上見懷韻

燕子磯相憶之作二首

朱霜帥同年招飲萬竹園

次友人寄來韻　海宿五雲兩兄見過

題稱之小像　送友人之貴池二首

賦得獨客夢歸家　道士院穠陰牡丹

寒食後二日同樸菴澤方兩兄曉遊步韻二首

送友人還里二首　古城僧舍小憩

弘慶寺小閣月夜

雨中澱仁賦得山色有無中二首

清明遊紅橋同天士諸子分韻

再遊紅橋　大士閣　迷樓故址

遊金山次天士韻　避風館曉眺

吳伯成明府招飲泰園　瓶中杏花　馬山

張秋訪陸雲甫

德水答程山夫贈别

過陳說巖學士齋中咏竹歎

陶山拜范少伯墓

留别雲甫　玉泉山和呂慈園韻

倚山次李湘北韻二首
初秋有訊丘之行過土山寺小憩
憩淸涼寺
乙卯上巳西郊遊　三園步寫仙韻五首
送臥叉漢歸省次留別原韻四首
送紉桐崖以中翰從　王師巡江右二首
嬰孚試厨日寓仙見示一詩戲步其韻
壬子夏曙闢二子發起入塾志喜 子婿紀二子也
甲寅十一月十八日以相　陵地之命

陞見後是日午誕育第四男子志喜
次寓仙賀韻
五言排律
上駐蹕南苑大閱甲士奉　名從觀恭紀
杜夫子壽
壽友人
黏拙翁先生祀名宦
秋初寄懷大宗伯梁玉立先生十六韻

槐軒詩集卷三目次

七言律

己亥守歲　元旦早朝
元旦玉堂団拜　人日即事
立春日挑菜奉老母嘗新用東坡韻
立春日微雪次里中友人來韻
清明後二日偕杜肇余尋杏花二首
友人飲碧桃花下分韻三首
偕友人看牡丹三首　庚子初度

觀音寺海棠
次隱之初度日在福州見懷
次華亭夢中和予韻　玉署槐蔭聽雨
蓮塘齋同人陳參野　七夕同友人遊中頂
歸來露坐用袁中郎七夕韻
中元中頂觀蓮二首　次友人寄來韻
懷大來吳子
崔山翁初度在京邸遣有熊夢之報
雪朝次李叢山韻二首

楓軒詩集卷四目次

槐軒文集卷五目次

槐軒文集卷六目次

槐軒文集卷七目次

傳

贊

志銘

槐軒文集卷八目次

志銘

誄

祭同年縣常呂慈圃文

祭同年鄭訂士文

友人蔡垣龍章

振兒誄辭

槐軒文集卷九目次

策

戊戌科廷對策一首

癸卯科江南策問五首

疏

請舉經筵疏

恤災爲修省之實疏

請停改閘疏　請寬蓮海逋賦疏

請頒經書疏

御試慎選舉疏　預籌賑災疏　表忠疏

議

御試治河議

槐軒文集卷十目次

雜著

附

槐軒詩集卷之一

荏山王曰高甡

五言古

咏魯高士仲連

今古稱高士爭傳燕將書一矢下齊堞功成竟高馬如帝秦出快論新衍迴趑趄圖解不受爵浮海意自許言蹈天地閒身歸舊草廬至今千載下國人有令譽

秋日館中讀書館課

聖世崇文日騈翩集　帝都朱火方謝序清風已戒塗驟首拜征蓋冉冉南端起案積無餘事望古遙相娛共究天人策瀏覽山海圖　皇路正無括玉燭調六符清暉入綺寮華月流軒櫳披叢芸香案摛文鳳沼附求永鮮憖謬疑義相與鋪華國匪有裨澤躬以自膴道義欽所秉夙心矢靡渝康時寶石畫報德撫徽軀古人亦何爲習勤惜斯須鳳翮揚華轂龍文麗天衢綠緗有至樂高歌念吾徒乗時庶無忽莫令道心孤

賦得春水滿四澤

膏澤周三春靈雨知時節破塊湲混枝涵然澂碧
徹坎泉沸高嶺幽澗更廻施悠然與意會此際曷
能說蘭谷薦清照氷雪何凜冽高戶絕交游泥深
沮駕轍撿規古人端兀坐銷良月

畢五雲多處咏懷

青齋松林餘亭亭松栢姿下有鸞雀棲上巢鳳凰
上代多奇瑞卿景值其時火流王屋耀雲起泠
陰祠玉燭調寶曆金莖秀華芝三秀以一色紫宮

耀重離爛熳廣復星遶逸載靈旗淒淒膚寸合潤
物膏不私修士貧僕懷仰眺欲歗詞奎聚東井次
齊霜散璘枝天地不愛寶泰階良在茲黼黻雖無
補圭璧斯自持璠璵登廟器豫章構廣宜會際風
雲力霖雨及海涯弘濟頂偉抱覽暉齊鳳儀矯羽
鳴閶闔翹首睨閶維　帝鄉如可願溫飽非吾期

過友人寓次韻上韻

窈窅鄰閭壖詰曲塘陰路水漲蘆荻滋平疇皆汜
濩高下渾一色空青樸雲樹此中有幽人靜對忘
昕暮晝然長嘯餘真心快所適學網即錦鱗淪其
作雪乳徐步歷芳洲徒倚倒杖屨栩期荷葉鮮重
來聽夜雨

詶友人以太史章見餉

太史家聲古千秋大業傳士燦廉有韻友以道爲
堅珍此不磨德携來賓氣妍開函重拜惠雅意併
相宜

贈別寓仙之閩

所交天下士無如君最真意氣凌霄漢節槩邁等

倫平生多不屑所重唯君親千里來京邸相見誨
諄諄風雨翦燭話月夜及花晨十年契闊意邂逅
願未伸一朝辭此去馳驅湖江間問君何時回屈
指計明春鶯花三月暮西山夢幾廻孟蘭當初度
雅集記良辰江上西風起采采共中葉念子行當
久使我搶心神貧病多拂意遠路長艱辛道義千
秋業宗祧百年身珍重勿復道兔逕汶水濱

家音至次斐竹弟來韻

細雨鳴回廊芳草夢池塘桃蹬暖花舞微笑集中

堂灼灼園中卉隨風飄異香異香欻襲人助我吟
興長呼童酌我酒不須貰鷫鸘頹然歉就醉任爾
倒壺觴忽憶西風日吹我鴈南翔相思未可見鬱
陶令人狂名疆辭俞社何時至故鄉戶外蘿亦滿
室中静琴張知友情難寫吟罷奏清商槐軒聽夜
雨相與對匡牀

夢到家園食杏

故園文杏數紅黃綴滿枝童冠三四輩追遨及芳
時一來客京邸五年處於斯回首舊遊遡所歡不
可追令我懷永晝忽夢到家庭秉鞭匹馬驀兒童
能相隨視我原上樹歲時仍華滋杏子黃黃候黍
浪洒清飈周行原對澗還賓一嘗之翛然拾取際
入口甘如飴回視樵子輩相呼但嗤嗤宦遊亦偶
爾歸來不須疑今昔與子同共嘗且相知貧賤自
足歡富貴須何為偪側復偪側中懷不自持款歎
乃夢覺夕陽入衆恩俯視庭樹綠倍增故園思

贈同年蕭韓坡督學

同學六七年朝夕長相守而今君將行出門三月

久三月未去久離愁不可吊屈指歸來時已在梅
春後方君歸來日余亦將歸壽何時始相逢歔言
一携手君寺之江右文衡光星斗和我守石渠蕭
條坐北牖客秋我南遊君折長亭柳相見未幾時
督學已大受謙謙不自多道積光逾厚此行式多
士與北空才藪荃蕙光蘂龍棫樸培新殖三月敖
大行頌聲滿人口飽餅復飽餅相待酌春酒

伏日

歷歲不有暑惡民苦悒咨河朔痛飲日東方抵劍
將丈夫當有事捲身以自持世年懷壯略誰歟負
所期

七夕

出涉曾無與入食更無魚人慵笥內錦我曬腹中
書應聲唯絡緯相伴有蟋蟀有巧乞不得天上巧
何餘

雜詠

夜來飛苦蝇獨坐空搔首未費神已倦携衾向南
牖歎枕猶未穩銀鹿覺然走報道東池人相邀濾

斗酒起吾謝不能韋君意良厚相見無一言哩哩

但開口君自浮白去我亦返揮手兀然黑甜鄉落

來月在柳襄衣步庭除此意不可負呼童秉我燭

讀我篋所有忽憶酒狂人此時應雷吼試問肺胃

與朋劇飲否

詠劉烈婦奇節

節烈者劉生瑩元配也遇兵難擕誡詔把二女

殉於池濠義不及學國人哀之歌以為風

天地鍾正氣義烈古所欽我聞劉母事太息愴中

心總笄事君子壼範嗣徽音遠焉遇大難烈斷更

峙叙稍軀清冷泉甘為白璧沉古傳銀瓶女芳踪

可共尋亦有玉雞潭碧波流至今此事固不常痛

切哀怨深音容儼以肅生氣儼若臨貞魂隳古在

女史傳懿箴感彼千載下遺風足自諮

初度前一日宿吳江僧舍悵然懷婁竹大弟

用李長吉潞州張大宅寄兄韻

春寒吳江夜燈暗花氣塞客來禪榻畔舊恨寫遺

殘雉松未成蓋碧草色相鮮樓橫西山月爐沸茶

白煙委溪頭稼枕簿帷燦綺蓮扇搖雙明鏡篁鋪

水荇錢有蔓思池草無心到管絃雪斷隨腸厲風

折露井蘭三芝秀方茂一本忽摧殘傷心宿草地

夢破竹葉船江離欲蘋藻芳醴羅椒莛奠閒靜者

評腸斷憶昔年

湖州舟中戲作

紛紛出里門儵忽弦朔易清明逝水流又已重午

至松若走新估吳錫滿山肆紅袖羅青岩煙景鋪

空翠雨岸芙蓉尖雨足稻畦膩好鳥變新聲落花

從風墜卷中披舊題夢裡憶往事嘆殺西子湖不

值一噴淚

客湖州招集蓮花庄有作

雪溪一日雨阻我登山履扁舟滯湖頭兀兀愁孤

寂頗有太守賢名園擬華席冒雨尋花去委巷通

深逕入門竹徑幽衣袂皆沾草苔滑膩蒼蘚行者

意踴躍庭砌森長松老幹如交戟鼠姑百餘本實

欄俯文石亭前開淥沼新荷雨中碧聽之有清音

珠光濺如瓣遶山環翠屏雉堞間相劃此地洵名

勝對之不絕輝云是避暑莊松雪當年宅主人今為誰敞閣堂猶闢我來集斯堂懷古緬晴昔白蘋袍拂忤與川情脈脈吳侯倜儻人臨流踵前迹德政銘說音與誦聿成冊公暇延俊聖聯吟意自適愚谷亦何人山水有嘯癖聞道若溪好訪載來山磧未快弃眷遊溪霧永今夕竹葉聊取醉蒼酒任簫笳鼓琴曲未終此宵良可惜西樓夢自清餘懷嶽發積歸來展書讀古人饒我盖旁燭蓬窓下夜靜聞澗濤坐待明日晴鳴繞吳江陌

登陶山

昔聞陶山上有越大夫墓我今來山中披艸僅得路斷垣餘紺瓦寒跡交狐兔長嘯響林樾回首日已暮登高眺平楚遠烟縈古木身世兩俱忘偃蹇回余步

澗泉

下馬步深山忽聞清澗響似有幽人琴坐卧白雲上諳曲歷寒暑旦夕遙相望勞勞行路客兒四心目蹤

遊靈巖和蘇親濱原韻

山路幾嶒嶢曲何所底谿然儼眸開列峰青如洗呼童汲清泉為我濯塵沙百里近名山我來一何猶且欲讀我書行縢手自啓步入山之厓超石欲相觝上有甘露泉啜之如清醴俯瞰百尺松俯視萬重壁何當策杖來行脚自春米不敢趁塵凡聊將勤四體廬山為長兄洞庭為季弟遙望嶺頭雲沃遊樹若薺

退谷寤言

偶宿煙霞窟夜聞泉聲沸覺來無一言嗒然欲忘寐回首十餘年擾擾嘗世味我心本無營去住何足謂不來此中眠安知山中貴

遊水盡頭

言尋水盡頭為指山谿路行行入荒巖紆曲留余步流水清且駛亂石為之聚潺潺濺人裾雅有琴中趣坐聽渾忘疲且以愜我素山間柿葉紅秋實滿原樹美蔭行且息一步一回顧人言秋山佳斯語良不謬試問山中樵水源於何溯答云五里餘

巉嵓恐難赴同儕方賈勇相與導前驂天階不可
升有路復奚怖攜行二里屆巨石當徑怒有若五
丁開鏟削痕如故猱然踞其上聊以伸吾䠂俯視
山間泉泉源此已涸樵子向余言是即水簾巖余
意殊不然中道何足據努力向前途嚝若有餘蓋
望去西南與谷口已陡佳大石亘其隈山靈如有
遲昔予忘年友讀騷歌零露余也胡不然竭蹶弗
能揩徙予者為誰周即紫海甫二客不能從巖下
號且呼呼余伴未廖欲令迷將懼遺僮趨山巔僊

足如飛驁轉瞬俯山楙云有水中注經冬常不枯
千載射蟾兔滴滴一縷溜秋瀑時汜護此遊良不
虛水盡于斯悟不向此中尋幾為樵者惧回首十
餘年稍抒平生懷歸去寄我友今夕了此務殷勤
謝山靈重來再為賦

戒壇

西山有戒壇相傳自唐代剎以慧聚名門與青山
對智周律清嚴龍樹衍其派有明正統間萬壽表
上界至今二百年草木青餘霭雙松覆殿庭人去
碑猶在勝境半銷沉喟焉感興廢我來遊佛場壇
額極樂峰如象明月上東嶺皎然清可愛良友坐
深更靜會各有類此中有至人彷彿聞謦欬清言
一何永湛如飲沆瀣散步長松陰倘怳飛霞佩安
得生羽翰灑然騎鵬背翱翔雲中仙俯視斷蕭艾
春風木末來萬物生姿態俛仰千載餘莅莅憶太
堀人如蟪蛄聲山靈亦何耐祿彼南山藪自種元
修若身世兩無譽何用勤藻續念予兩月前雙腳
與病癈痡除積垢塵猛力芟蕪穢今始策杖來登

高極聆眛下有耦耕夫南畝已俳徽遙望東南雲
冢山儼森蔚

遊化陽洞

昔望極樂峰蒼蒼但目送今登馬鞍山搖搖欲飛
鞚僧指嶺頭雲冲擧若將飛行行通危巖巖翠風
吹動山花不記名春鳥時一鳴行腳覺然來遙向
白石棟題疊是我師廿年抱牖甕望望不可極聊
以息吾踵剝啄入小扉乃至化陽洞謁云巖禪谷
當年藏其用憩礴俯層崖柔鼻手摩弄額然慎一

路阻脩努力戒前途寢與念同儕此會良不易過
此將焉謀碩言理斜佩勿貽形影羞人生貴適意
勞勞何所求廓然友千古淡懷倚當秋歸去來山
中招隱生徐留

其二

相邀尋勝遊登高俯平陸與言在何所南山採秋
菊嘉木有餘蔭藥苗滿空谷采采貴若予且以私
卒時貴奮飛奚取長鹿鹿紉蘭與蕙纕進德
樹脩竹履道自坦坦何用事走卜顛沛倘可以立

以行自牧

其三

時序何推遷忽焉過重九駕言欲行邁知己一攜
手云是同心人相待梁園右詰曲水邊亭門外識
五柳望遠上層樓看山開四牖採菊向東籬用祝
南山壽日月倏以除雁來葉落厚殷勤爵遍征此
意不可負邂逅盡良朋歡言酌大斗不須貫金龜
且盡杯中酒相將來故人各傾室所有竹葉既無
今銀塵何須走但願自今時相逢開笑口此樂未

云極此心盟已久

其四

秋深風未冽秋花滿六街閑署官多冷令節集同
儕紛披幾枝菊隨意任鋪排蟲語倚前除落葉響
空階登山躡屐齒努力俯青崖不緣心夙契那復
遂世偕時日並晴和斯會洵云佳合當載酒來不
問入關齋金谷與蘭亭曠然把古懷

其五

秋策入都門匝月不遑息歡塵撲鼻生怫鬱填胸

臆良友約登高今夕當會食擾擾東西走欲速恐
不克騷客躡吟壇瑤先生輸墨今章得陶句斯語
實奇特不須嚴律法率爾寫秋意入座攬菊英錯
落黃金色佳人憐遲暮寒之用自飾潔身事君子
視爾以為則悠悠行邁心怦怦何諒直

豐臺觀火樹合子　皋月望三日

仲夏竹醉日里社紛致禋　漢壽傳芳節修祀及
茲辰都城西南坰豐臺有良耆蒔花可代畊異卉
競妍新穠兩幕春溪芳藥動遊人所以來斯地看

花不厭頻我來攜稚子泉日耀子隨往遠俗亦同塵松原
憩籃輿宴坐倚華茵東方皓月上簫鼓喧北鄰銀
花將發燄火樹紛然凍或爲一枝柯萼實列奇珍
或爲胥索架懸絲掛重闉須臾火具舉百戲競敳
伸巾幗塡委巷走馬驅朱輪登高一以眺如山北
肩身瀧然稱奇絕偃師幻若神香凡與爨爂繚字
間絲綸馬乳滿架發華燈綴彩綢騎牛者誰子迎
福錫庶民以此競小技鄉里詫絕倫小子方就傅
報業來邊郵回憶黃花約忽焉十餘春己亥九月曾與同館

槐軒詩集　卷十一　五言古　十六

諸友游此月光方晶晶人影已蹤蹤歸去華林酣仰卧
聽青旻

題牡丹名一門雙鳳

我來訪花叢鼠姑滿東園中有嘉名者一門雙鳳
羽起問花主人茲名何所取主人前致辭名實信
非謬一枝必並蒂華萼競輝吐起看花枝上竟有
三秀麻大叫驚衆人是品果稀覯女三始爲粲三
市即成虎吾家叙鏤買龍鳳有前武何爲花爭奇
與瑞尤堪數昔在陳太丘詣荀偶賓主六龍爲下
食時有德星聚三鳳呈奇瑞此會實空遇嘆息對
此花虛名何所慕屈指天寶年流光忽幾度紛紛
富貴徒相看成遲暮呼僮浮大白吾其爲花駐

初夏宋伯嚴張景韓家鷹劭兒會飲報國寺
海棠院方丈即事時三君皆擇之任邑宰

三紀少樂事四海多風塵偶來花樹下相與倒角
巾良朋蕭勝地追遊及芳辰明公雙地主爲我埽
花茵流連自永夕風緩鳥聲頻情洽言無諱有意
靡不伸諸公皆良牧旦夕驅華輪行當布德化棠

槐軒詩集　卷十一　五言古　十七

蔭遍芳甸回念今夕會寤寐渺難覯起來躡雙屐
移樽就松筠慨然發高咏歡呼動比鄰夕月方在
樹爛漫若忘神今夕吾徒在陶然樂天眞四方多
戰壘枕戈念遠人有酒不能歡有花莫致詢何日
昇平讌斗酒問花新

乙卯重五日同友人豐臺看芍藥有述

仲夏維五日紅藥正繁時同人緣休澣追逐向花
籬策杖出城闉相將水之湄披襟各有適談咲隨
所宜十年前後事快意不自持與酣忽大叫傾倒

無復疑徙倚循別墅衆卉恣紛披或紅如綵霞或紫若瑠璃或潑如傅粉或白如凝脂天人得所養淺深盡華姿物以色自媚君子欽令儀寵貴乘時何必待來茲逝者不爲樂白日忽已馳薄暮間道歸逶迤水中坻次第台榭落流連倚小池柳陰羃平橋飛雨歇成絲紛紛車馬路酒徒半頹欹翻思東南地荷戈正艱危良長鋒鏑裏形神安得怡樂哉太平叟祝饑空有期

和淵明問來使 有小序

乙卯夏趙鐵源有粤東之役道過茌山時館陶耽又樸家居念其遠遊策馬來晤于閒園是夕趙未至適有家僮餉園中果向都中來者耽予附以書爲道園中花木之勝因有是作

雙僮故園來二徑應竊目爲問西軒前新秀幾枝菊松藝宜倍長荷香今已馥開簾坐北牖嘉客眠正熟

和王無功在京思故園見鄉人遂以爲問因東又樸

三年客京國旅食未擬回忽傳故人信云自關陝來嘉賓雖至止何人共把杯忍悃閒良友應門呀徑荻草木半蒙茸松筠決池塞藥欄仍舊否新花幾徑栽荷香亦芳放竹籬長短裁應添梧蔭翠早種孤山梅石逕少人跡一一生莓苔黃精幾葉長芙蓉間叢開殷勤寄良訊䇲織定疑猜何當抽簪去一笑故園菜

擬答來問 用朱仲晦原韻

我從東郡來遠見京華客共談桑者語聊慰風塵

色問我家園景余言子宜識園樹總茂密榆柳各長成紅藥連竹砌松陰護草亭爲喜園最樸樂郊傍林坰小閣臨大道短牆隨地形梧從舊年大蘭宜今秋榮槐黃絢長夏曉畢是冬青花果先後熟林花參差明客竟長太息翛然動我情山中禾黍好且復事耦耕

贈杜司業肇余 戊申

五年江上別今夏湖邊聚坐談不終夕匆匆旬余步平生幾人歡如君誠難遇胡爲不久留驅車畏

遲暮州別京華送君指及秋露余舟行且江君来
又及週九月菊花黃先後金門路十月除小春積
花滿江樹是君初度辰把筆長楊賦念君病新除
養生更須數古人貴達人任眞以自娛高堂悦雙
親人生必何莫室中有佳兒嘻嘻堪腹顧少年謂
承明樂事靡不足君其善自愛學道貴能悟静中
閲身世何騎等烏兔黄金總無術朱顏聊可駐喬
松他年遊待子秀水濱

寄郭懷叢館長督學粵西 辛亥

憶君之粵西於今已踰年别愁言不盡計程越八
千懷君顏色好視君錦里還視士編五嶺風氣何
崩然山有文筆秀樓占日暮邊閒訪句漏洞因之
紫綠泉桃州名獨勝青蓮美可傳屈指朿歲暮課
績占云後相見承歡日重與聞風煙好附梧州便
珍重寄苔箋

贈別賀天士次其原韻 庚戌

人生貴知己何必歎別離離別形雖隔兩地心相
知去日但苦短来日復嫌遲高堂時凝目與君暫

此辭相越千餘里後會眞有期歡聚遂忘久路岐
忽有思努力慎前途歸計勿復疑對酒且開顏黯
然聽歎驪君未我有鄰君去失我師雲樹長相望
蘇水須噴空君懷愛日誠蕉失今名香著書練水
濱臨流鑒清泚

送張贊山同年歸富川 辛亥

翛然成高蹈我愛張贊山磊落懷　君國佩佩勳
天顏立言本無欺何知納牖艱竊竊愛　聖躬總
總念民瘼論說醲以至數奏咫尺間移時　天語

溫從容歸侍班恙身苟無違進退何足關采采江
離畔且以紉芳蘭古來忠諫義貴在善轉圜入告
杼所學詞氣自安閒委蛇著臣節深愛同　主歡
格心不在貌何必檻可攀承　命暫假沐讀書螺
湖灣鷺洲教可衍危言訓可循家國原無二忠孝
自一般律必學山院（螺山讀書處曰講學山房有律心法心亭）君恩
昇賜環

贈別李笠鴻 癸丑

笠鴻眞異人歷落固無比讀書破萬卷學道不謀

仕俳諧擅詞場令擬擘嗟起文成四海傳示沙漓
人耳一朝來都門辟琴擬撰史從人爭問名考槃
聘彼美凌雲賦已成同時姜吾子有如宗少文卧
遊樂山水忽復返歸鄉江湖採芳芷計日返初服
芥圃祀然喜賦養娛大年歡聯綵服行已貫自
得不在黃金榮游戲視人間仙術興蘭雨別後將
何為松流以激濁入山懸不深兒夫學耕耘來栗
石上莊爲風懷綺里人生貴適志如君亦足矣千
秋樂府傳作者人姓李

送潘次耕歸吳江

吳江有奇士才華重南金翹來長安市一朝碎胡
琴雅下名已起抱都但長吟寸心有至性意氣一
何深博雅真吾師淵源自亭林（人次耕亭林先生高第弟子）暇日
躡蹇屐名園酒共斟有時夢初覺月下時招尋歡
洽因無比詩言多良箴忽聞賦歸棹靜好待瑤簪
登堂問介旨玉樹落森森遙虹橋畔月懷人遲好
音著述千秋業行藏一生心君去平望里愛日惜
分陰珍重難為別何日共披襟

寄懷天士

與君別離久相憶望江天書傳動累月人至輒隔
年雙鯉故殷勤情誼何纏綿金玉懷詞音箴規靡
不全愛深情自切字字佩韋弦珍重拜君誨中心
時拳拳為言相念甚緘裁來幽燕千里足累糧詎
惜行進遲余亦懷饑渴朝夕願比肩所重在道義
一言敢枝宣君有吾白舟愛日正兩先承歡在膝
下菽水必躬親安能重然諾遠涉歷山川白雲時
在望倚閭念常懸願息山中駕視鷄練湖田

山中晚起望雲物

夜宿煙霞窟曉來雲壑紫窗然淵西嶺山光忽失
據同儕競喧呼披衣試一觀對之生遠心塵襟為
之滌兩腋清風來微旺思軒翥念彼乘雲人飄颻
紛相御我欲往從之營營雜百慮勞薪悟轉樞頓
時實令拳一語未及終欻被風吹去窅然見天心
萬彙始昭著

西山示同遊魏子紹開

看山須解人精神輒數倍胸中乏丘壑相對殊憒

慣所以局趣予閉戶羞縈纖非不諳雲煙了不知
所愛我來同魏予斯遊得三昧尺刻不輕過目經
不虛擴有閒必共析有遇必競載有時解衣心緬
然景長壯古今閱幾人寒燠遞更代何以酬名山
千秋大業在性地發靈光靈巖攄心肺我有勝俗
策決之以無類氣負本忘機天淵何足擬松風猜
人耳白雲時踆躂他年再此遊憑高恣遠眺

送張桐位成進士還海陵

讀君耐軒集快若清飈至四座起雲煙颯然生蒼

翠南史與文昌居然主客位懷我盛雲篇千里如
把臂今春來京華對策三千字賓氣翔霄漢下將
無不利丹陛覲 天顏曲江舒錦繡敷奏及天人
稍酬平生志余也爲君喜相縱破夢寐五月畫錦
歸家山且自裝羅浮夢中遊簪湖饒佳事熙籌治
安策好將絃歌試一行奏最時琴鶴只卧治屆指
來春明再入金門地桃李樊坡餘中原樹赤幟名
傳異域欽國寶識文瑞此別雖云兩珍重願留意
勿謂學仕優學仕今方始

七言古

靈槐篇

邑之學宮 聖殿前有古槐枝幹挺梧可蔭畝
許相傳數百年植也同學振子命爲賦之乃作
歌曰

蒼蒼虬龍姿植身集靈臺枝柯何磊落大用需良
才今來展謁杏山側 先聖殿宇矗崔巍前有古
槐生頗奇鐵幹銅膚藏風雷地亦不能爲之動山
亦不能爲之摧養成大器充棟柱保頤天和應三

台浚起觀者咸歡息拜瞻庭前爲動色爾何不生
於龍門之上泰山巔百尺五松同其妍又何不生
於道周之左深谷中秋杜稠櫟同其窮今來寄身
此靈地根株未肯逐飛蓬君不見圜丘之宇 天
廟中喬松蒼栢如虬龍又不見玉署堂前三公槐
秉府數葉近天衢太史珥筆集其下點入墨士避
塵埃此君靈氣殊不偶八千大椿同君壽天長地
久無崩落承乘奕葉如松茂由來三槐名足多此
君此地更如何

瀛洲亭懷古 館課

傳聞海上有仙山方丈咫尺不可攀人間何處有蓬萊請仙時寄暫徘徊漢代巳開賢良詔力田孝弟登樞要唐初更重文學臣北門西掖稱嘉賓一時搢起瀛洲譽金闕銀臺獨著書天子猶深仙籙羨班行玉筍何煌如自此累朝多寵遇紫恩往往叨主領蓮炬撤歸薰火餘視草常秘盈室樹古今異代不同時名實克全視所期芳躅猶記頒前烈修士當念日華君不見喬木結根山之阿經年

雨露秀枝柯一朝抹作天家貢楨幹老棟力何多又不見鳳雛養翮在巖谷臨流刷羽盟幽獨有時覽輝下人寰高岡鳴鸞翔華屋遠邇何必逆赤松綺約莽遇有前邊勝地由來多縱藐豈與夫箕山穎水誇遺世之孤蹤

北風行送大弟還里

平沙漠漠兄北風蔚子孤征逐歸鴻為言此別勝堪嗟蕭條匹馬如轉蓬出門日蟆衣裳薄中路蒼茫塵色忽須史不見拱極城蘆溝一望但蕭索昔時西陵阻惠連今來送別哉家季道長日短多飛霜屈指湲旬乃可至孤家便可寄平安千里關河行路難官味鄉心兩相負愁別此日憶家山家園二月飛花時桃杏如雲動香飄故人多在蘭亭畔嗟予孤客類寒鴻哉来作客已三年好友常為多情牽一回一憶望不見展轉伏枕空悁悁昔啖黃虀里中遊出入無時若有求今來作宦 帝座傍回望鄉關路阻修鄉路阻修可若何百種離愁此日多應知別後思轉深其如白駒迷人過風吹衣

袂飄飄舉喉咽舌結不得語此去重來在何時隔年心事已如許別去重來約來春春來恐未肯隨人三冬永夜篝燈足莫為無妝念我貧揮手西去莫回顧流連更起傷情怖還盧試咏歸來辭述行漫擬北征賦歸來兀坐吟且悲風吼簷牙漏巳移他日寄語鴻雁侶好對池塘夢和之

送別郭懷蓋同年

憶昔射策金馬門聯袂肩隨友弟昆一朝承 詔讀中秘三十五人同拜恩流光荏苒已三年風風

雨兩依寨穰出入銅瓏常把臂嘯傲長松共拍肩
快遊不知歲月改花甎文石至今在裝成促駕各
分飛雁序差池不相待君司水衡我拾遺回望五
雲竟迷離五月之中已按簡西湖杜老有新詩六
橋花卿饒情致好向湖頭了公事屈指長安幾夢
見花朝月夕勞夢寐放鶴亭下吟蒼苔六一泉頭
斟酒來仰天酩酊快胸臆竹葉為我幾時開珍重
春風梅如雪丈夫有志豈惜別撚指疏光忽如電
可奈執手心如結心如結兮意徬徨歌行不行各

斷腸千種殷積意難盡不覺淚下沾衣裳

癸卯初度望家園有懷

昔年聚處槐軒暇群季諸朋共把杯一自宦遊京
邸後山窗五見牡丹開　萱堂迎養方戲綵歸到
家園已二載膝下承歡曾幾時千里雲山望中在
辛丑之年梅竹里貧困不能供菽水吟詩空有金
石聲甑底塵飛掃不起自從去歲舉華觴高朋知
已滿中堂愛我贈圖兼贈句四願庭壁有新光今
年聚首樂京華温凊情殷未許家何時菜舞承歡

蕭莊山雲白望初睇琴瑟在御娛君子笑語欣欣
胡不喜屈指還家應及秋喧喧乘傳問井旨為念
故人寄江遊海波茫茫霧未收何日重來酌我酒
登堂壽　梁谿吟畔

五月十九日為樸菴兄壽

京山翰苑家聲古五世文孫能繩武嘉隆之間重
直臣廷析權璫持鐵斧平格天壽享大年岡陵作
朋翳用五靈鬱葉蓋費其祥大洪三澨韓南土為
浪之濱多異人前有服陵溪陸羽浩然亭畔白雪

樓島衣擅甚漢之浦開鐘名世有真儒理學淵源
紹廣祖　龍飛戊戌開賢科網羅英髦作良輔吾
兄應運越荊州特予詞臣佩華組譽文瑀華黼國
華嶽生山甫家須補弟也追隨趨後先雪窗螢火
聯床雨幾年誦讀交勉旃夙夜邁征心獨苦弟也
執筍青瑣闥兄今視草鸞坡庶當代風流職右軍
千秋大業卜房杜五月天中誕降時池荷盈盈榴
花出君心如月在太虛海上籌添那堪數蘭玉樓
藥森森三槐與葉秀蕙園即今稱觴聚京華西

園雅集家慶譜坐被西軒飲兄酒賦歌黃髮為擊
鼓歌罷酒闌月華明更喜為君鸐鴿舞

中秋前一夕次李太白金陵城樓月下吟韻

鎖院深深桂香發秋水盈盈不可越身在金陵望
舊娥娥頭唯見故鄉月王事載馳何日歸江上濤
鴉亦應稀試看銀河光如練何人長倦憶秋暉

贈別賀天士

三年兩度過金陵一見如飲渴時水念我更來廣
陵道相看欲別復不能君來何時君攜手明春約

看長安柳梁園西清雨如絲何事蘇臺空獨守登
堂有母念晨昏歸絕絲寶賊北門三箕獻羅除內
史知是害生承　主恩叮嚀此別各珍重雞鳴起
舞花園街勝有寓街名花園巷他年重遊曲江池依稀猶記
揚州路

夏日西坡道中感懷

昔年歲旅於此道隔望蒼蒼只荒草今日駐騎西
陵旁綠茵萋萋芳草長愛此時躊不忍去無人共
語醉斜陽

夏陽即事

山堂一夜風淅淅吹得客心滿江館主人投轄頻
舉觴長松畫橋虛今夕雅家作客曉簾前何如飛
鳥使戲翻白榆乘乘巴作花野蔘青青霞穩揚揚
柳於人正開眼小憐出水試新妝天邊鴻雁隨風
來望裏雲山數空碧吳山越水安在哉濟北夏陽
歷社策相逢來識客顏好聊作風塵老經旅今來
棲遲鎮山院高閣長廊擁金戟主人招我燕清堂
歡歌妙舞紅牙拍倒裳側弁為君醉愁心千疊暫

已釋人生暢意須盡權白髮星星歎何益不如且
盡杯中酒更為知己開笑嘲山頭風月幾回青一
片落梅江上白旗亭命歌青溪呼嘯拔東山登蠟
屐五侯池館未足誇從笨泉上一岸憤長河日夜
流湯湯滄海悠悠自瀾沙放眼高眺千仞巔清風
習習生兩腋回首鄉關望中看脚瞻那得自迍邅
快論笑數夜未央氷壺倒瀉灌狂魄明日策杖何
所往山橋野店有行迹

東光縣贈別寫仙兼以為祝

去年奔走淮南道客邸羈縻殊草草今年又值下
津門北海途中未開樽相誹豪氣為君盡彈鋏歸
來一借問即今初度五十七鶴子梅妻尚無分嗟
余空有心如焚百計展轉終則因酒闌歌狂喚柰
何喙壺擊碎憂何多孫山採藥竟何事大地黃金
言非誑固精立命有真傳斯願大耋豈徒然頌君
敎我內景篇不須桔槔與迷禪君乎君乎何不早
遊五岳去人間伐毛滌髓駐朱顏何為蕭齋雪滿

顛直今人精鍊仙仙家可學便須學莫作蝸牛
空戴角春花秋月羅閑事誰能長夢不須覺人言
海上仙可遇我欲從之心轉怖君試為我借前籌
指點宿迷開覺路

寄上嘉善曹夫子時大世兄掌公公車歸

憶昔拜別魏塘日清和四月梧花開再貽京華蕭
寺左秋風蕭瑟行相催回首倏經二載餘關河迢
遞音信疎喜見阿兄捷秋榜珥筆北闕來上書重
拜瑤函三四莫恍從絳帳覲顏色清風徑外琴書
娛鶴湖舫頭激文石自從別後緬儀型酒酣歌劇
不勝情今因阿兄歸覲日杖履逍遙過庭京國
相望三千里翹首南溟不能已何時立雪世綸堂
東山倘為蒼生起

中秋詠黑兔圖

桐有月中兔胡為在圖中桂樹團團秋影碧小[illegible]
趯趯蹴西風傳聞玉山禾不齊黃竹儀此物帖然
伏平陸毯毛自豐相聚肥大人尋虎變豹蔚七日
霧乘雲擣風會有時何必昂首騁天路君不見旅

獒底貢升大庭明王德威徹精冥白鹿由來貴異
物蒼龍何事空列星蟾宮渺渺在天闕中有仙人
乘綠髮手弄神兔跳白丸萬古長空湛秋月

侯耀家復其舊第詩以賀之

侯翁生平負奇氣少年磊落饒英發膂力方剛學
武時願向疆場展鴻志蹉跎四十一無成歸老壟
畝還躬畊時來把耒長太息恥與傭夫食縮家
有十畝堪種秫朝出甚田暮擔橋浩歌天地自為
寬和氣融融周一室晚即熟讀兼閑經歐為蒼生

制頹齡家中不閒塵生甑荷杖常餘酒在斛笑嗔屢柯幾何時生意婆娑芳日滋今茲老矣行歸息衙門徒倚從後遲兒童拍手齊歡笑白髮披肩學年少稱中脫粟飯胡儀更有斗酒呼同謝尊前嘯詠且歡顏放怎無如桑者閑松柏蒼翠凌風立大家引满歌南山

乾寶山張學士同年

憶昔初逢金馬前君方紅顏我少年君衡嬌嫡立第一我隨步履揖群賢讀書作賦延英署朝夕同

游說君話提天飛藻繁若雲三十人中滿聲譽三載館華嶸息間君先授職列仙班忽報靈椿椎值雨赤卓向馬看君還余亦乞假省慈悼北風雨雪復霏霏八年不覩良友面夢裏觭悅懷惻饑年文秋深入帝鄉君正侍講御庭前一朝讀疏詞　天嚥勅賜鑑湖仍芰裳手闢王山樓萬松和濟竹徑題匾猶甘守衙門賦遂初山中詔使忽敦促　聖心悵悵念遠臣臣子何敢終隱淪蘭絲巾車趣就道故山猿鶴漫相親　君恩臣誼兩交盡方期講幄陳堯舜何緣二豎苦糾纏元日朝天疾愈劇驚聞公訃嘆柰何運數攸屬何其多蒼生未慰東山望丹旐旋聽薤露歌哲人云亡邦之瘁輟朝罷市愴　帝意今日青門慟君歸他年三鳳成君志

送爾成兄之任犀山爲成蜀道難以北其行

昔人曾言蜀道難難者難於上青天我今獨言蜀道易易若易於履平地道路悠悠人不知何須更駐嚨吁嚱君今遠遊非探奇御命分符行莫疑聖朝德威遍九州魚鳧蠶道俱全收天梯石棧失其

險三巴渝水盡安流西蜀凋殘勞撫字教養於今重長吏飛鳧君去向犀山歷井捫參無可避畏途當日笑王陽尊也叱馭名獨彰益州地著稱天府連巴接越通秦隴蜀中山水最奇特龍門層巒五丁劈青城王局宅神仙麻姑洞天名第一赤樓崔嵬迴丹霄瀼水斜通安樂橋瞿塘灩澦濤急鋪城依野任道遂峨眉天半堪舒嘯我欲登之望海嶠城號無憂足判年難傳不語翻爲笑丈夫宦遊莫感感一朝作吏當宣力選賢緩又是雄才秦最

三年兒勤職君不見當時化蜀救文翁前有李冰
後衍公誰道今人不如古望君治績化叢今日
稱良牧上考還見卓魯歸朝早自有徵書出建章
萬里之行何足道噫嘻蜀道之易果非難使君何
必瀾朱顏

寄祝蔡廹初處

方外祝君西域瓔三五良朋共把杯今朝遥憶莊
山墅琪筵當復為誰開念予棲遲珂華省退食無
補心耿耿家山回首似雲霄空負碧桃與文杏惠

萊張子方待銓聞雞起舞先著鞭山公解組歸來
日客心宜味蕭蕭然君今踟躕復何事人生壯年
貴適志安能鬱鬱守一室嫁倒咄咄空書字尚平
有願今如何庭前老樹枝婆娑屈指三秋好事近
珍重尊前嘆且歌

地震行

地震古來史所有今茲之震古所無龍飛七載歲
在申徂暑既謝夜漏傳催陰竹園方宴坐論文載
酒同呼飲訇然一聲天地震殷雷隱隱來雲衢一

語未終山岳搖屋瓦齊鳴如擊柝相觸錯愕疾趨
走蓬頭野外立斯須搖搖不已立難定恍如地軸
傾其樞有似奔濤直下來咆哮觸石聲喧呼又似
平陸盡將兒孵息息壞為池汙倉皇躑躅但大呼
唇焦舌咋喉欲枯此時不及復他想惟有仰天長
歎對啼嘘吁嗟乎此邦之人一何辜苦雨河決交
為瘉拮据蓄菑更築防長吏敲扑無完膚子婦持
錙役河曲食不充腸衣不穩災祲疊見猶未足更
有異常奇變相毒痛屋舍傾圮何所棲人民蕩折

將何適吁嗟乎此邦之人一何辜猶望上天回震
怒生成萬彙咸昭蘇大地一震人心駭街愁閭嘆
增憂虞三日傳聞千里內州郡遠近如同符更有
甚者爲會地臨沂下相悲卒瘡夷陽一鎮屋盡覆
老幼啾啾泣路隅吁嗟乎今此下民亦何辜昊天
疾威胡爲乎前年地震燕京日上軫　容慮勤咨
諏浩蕩恩波出九[illegible]頒輸辟蝸頻蠲租至今勞者
未及息上天何忍又相屠古來史冊稱災異山崩
川竭御非誣我聞天心本仁愛遇災知警尚可矚

從來災變不虛生轉移搏挽通須臾如此大災豈
非異仰天疾首中心忏欲排閶闔一問天天衢邈
邈疑清都溯洄從之畏不極憚憚失路云何但

賀同年熊敬修拜相

先皇戊戌重臨軒三十五人齊拜恩一自鸞坡今
內外十年氷雪守黃門獨有孝感熊太史致身不
出處泛泉昇識清操受　主知擢膺虛左爲君起
康熙十三太平年四海車書同一家王蜀常調舒
化日相府端居揮五絃召令入相正殷憂宵旰感

夢應翦求特簡上賢蕭枚卜公孤名位非輕酬唯
帝知人良不易朝野同歡四門闢坐見氣象會削
平欃槍淨盡楚天碧坐論不負誦讀盟動念輒自
爲蒼生嘉謨入告廣納牖聰而崇朝遍八紘
先皇留作今日輔百年樹人信非謬天下安危在
任臣一爲賡歌歌舜禹

百鹿圖墨苑歌

張子存粟見余所藏程幼博墨苑即出其
篋內所有物華表第一圖原墨相遺歌以
志之

昔遊書坊購墨苑什襲藏之歸緘憶良友芸窓時
共披珍惜秘密多綢繆張子嗜古兼好奇偶從叢
架得窺之一見此譜動嗟咨良工精緻誰相期須
臾羅怒黃笑此圖曾經一屬眺蛙蛙百鹿獨山
閒行伏鳴食皆天妙家藏一丸全類此君房雅製
無乃是領充圖史佐清娛不令龍講虛傳耳承君
雅意重三思神物會合須有時一朝龍寶裝精彩
天家食祿同松筠

輓東海陳將軍歌

雪風獵獵吹轅門寒聲凍徹雲旗翻大星一隕天
地裂夜半烏啼五丈原將軍何事頻輕敵變生倉
卒何由撤四壘刁斗不敢喧坐令細柳壁空壁噫
吁戲涇陽半壁屬將軍驃姚威名遠近聞男兒壯
年好身手正堪百戰立功勳胡爲乎一朝失策漢
成悲摧心置腹徒虛語武公翻中誰蘇謀裹[illegible]
遺梁客阻君不見漢時驃將有來岑功成[illegible]
兩欽名光青史雲臺上萬古耿耿留丹[illegible]

槐軒詩集卷之二

崔山王曰高於山譔

五言律

署中春雨

重雲尙虎觀霢雨灑龍城入柳迷絲細勻梅泌萼
輕澤添鶯洛潤花絕玉磚明佇眺沙堤上塵清攬
稽行

二

漠漠灑枝雨得春來不遲乘時知有意大造信無

私映閣頻霑風拂寐欲向蘇爲霖何以慰豹隱應
矜斯

訓友人見懷

自君橫錦去當夏若爲秋明月天空霽光風草際
浮盍簪看匣劍倒屣拂鵉既指頤三秋暮登瀛續
舊遊

月下看署中庭槐

玉宇月初臨槐柯冷欲侵穿池分藻影近閣印遙
岑於裡頻開眼靜餘生遠心舊盟誠所聽兇值

新陰

葛韓坡庭中看月

流雲淨碧落檐際吐清輝開酌金爲縷偎花玉作
團散暖香露靜坐久竹風微佳會良堪戀殘人何
事歸

二

明月天天上華光湛碧虛高懸金鏡迴低照綺應
疎把酒誰同問知心唯許樂良朋無勝地取醉故
徐徐

中元宵坐子言弟寓

銳薦方戒律醉夢已迷離宦況經年冷芳襟此共
披未華映沼月白露下庭時南去故人遠勞勞動
旅思

二

中天明月迴千里憶江州桂兎空聰歲星河已入
秋延舟懷赤壁嘯竹似王猷刻燭吟銷酒蓍鳴夜
未休

寄懷宜兄病中

書刻記前夏欣聞病起時如何近倖去不自慰藉
思學道堪銷痾心空即洞醫草塘時入夢千里念
舊遊

張瑤山同年初度

玉署追隨日與君分最深動由君子道時示古人
心鳳翥軒高舉鶴栖殿在林長虎臥大斗情切慰
知音

一

盧陵千載後今復淨歐陽米雪搖懷抱蘭揪紛綠

繼華文輝玉藻大業動巖廊軼俗衡同調燃藜幸
近光

呂憩園留別次韻卻寄

歸棹一何駛尊前為暫留心知懷此日還里值中
秋北地餘寒鴈西風送去鷗非關兒女泣別淚不
能收

平子石門遇其歸伴

悵悵且何之逢人問路岐一鞭斜渡口幾日落花
飄暫税石門駕臥捫亭壁詩點僮如肯侯應在白

河湄

三

愧予不相倚遇之石棟西島栖鳥歸樹人傍郵亭
堤入柳迷村徑橘花緣舊絡不逢荷蓧叟誰與指
遊迷

九日遊豈臺即事

何處秋光好山深菊已黃遊車經水榭人語集蘭
觴野意盟鷗侶狂花蔓草堂今朝紛盡會佳事入
奚囊（錦同人先集社園水亭）

二

登高追雅集暫此據遊窮友勝黃金遍芳餘綠野
空（園昔為名勝地）萬峰雲影際千盤木聲中指顧斜陽近
悵猿似舊風

三

狼藉杯盤後悠逢花史招倦軀捐佩重餘醉倚風
消試馬平原闊尋芳壁徑遙狂來喧笑語栖羽集
深條

四

豪遊幌戲馬岸獻野人家邀韜呼綠李徵歌出撲
斜當盃憐皓月解語對名花于夜惟猶戀嚴城促
進麻

重遊萬壽閣限韻

曾是舊遊地重來看菊叢人居深柳巷花發鹿門
東逕與添佳話幽棲挹古風偶同今夕醉何似盍
簪宮

二

採藥南城曲行行古劍東相尋蒼耳道回逕菊花

風極目天人際浩歌艸莽中占年書大有都郵盡
聲宮

三

勝遊良不易今夕又君同小酌松蔭下高吟斗興
中盛衰千古慨悲樂寸心通後會期何日花香羃
帝宮相約丁香花開重遊此

四

同人歡未已携酒野花巔小徑高軒闢紫門曲水
通井梧凋落聽寨渚下歸鴻試問瑤臺侶何如一

乢宮

伯母壽日南至

藹日當南至嫠光方耀祥數禧迎鶴馭金斗薦霞
觴樂奏敲山曲歡傾北斗漿故鄉無計達遙頌憶
華堂

二

升斗乏食祿何者是承歡團聚家園盛棲遲京邸
難思隨南去雁夢入北庭闈寄語采蘭者彼居闈
武盤

山莊秋

斷堞荒山櫃高樓臨野平散懷過竹葩消暑臥桃
笙泥阻東山屐是日欲訪泉村諸君子未果雨濕北海樽人間
三萬日何處着愁城

二

林色初分夏山莊忽已秋雲從高嶺度雨為故人
留雷吼驚龍壁霧迷隱豹丘他年重晤面勿作存
泉羞

中秋夜宿古齋坐

華月雲將翳芳樽猶未空如何良夜燕難與故人同歸馬逐流電飛鞭指夜虹是夕綽煒見於西到盧光濱漳我欲迓來聰

曉桂

桂影散庭除螢光雜月輝香清晚逾迴粟露尤肥寒蟀啼荒壁疏星點征衣芳心可自訊與爾詠同歸

佛頭山

亂有名山辟今叢天佛頭攢華紛在眼虎豹二泉名

泮無休逕瓜披榛吞岩巘蹐足遊長歌如有答儴子在雲樓

二

東南山色美岩縣翳業叢花豔迷秋草蜂尾來遠風俯臨巖嶂闢仰眺萬高鴻指顧明湖水笑蘗一林紅

匡山

一峰聳雲際蒼蒼苔色斑石蹲皆伏虎人立似孤騰丹穴變何許匡廬只此山登臨豁懷目長道不知還

水山

競道水山好今來果勝遊翠屏千叠嶂青插萬行秋孤塔千雲峙幽泉傍澗流山僧拾異草贈我滿籠頭

牛首山

冒雨出城去山行快風心千磴陣入双萬木寂秋陰青鳥迎人笑白雲濕我襟登高直北望天闕自巍臨

魯高士墓

披榛逕廣路駐馬拜荒丘戰國一高士荘山萬古獨尺書服燕將大義著宗周餘爐天曾醉臨風咽未休

二

入鄉問古俗赫赫到於今快意終長往逃名蹈海潯孤城飛片羽一笑卻千金回眺荒原上蕭蕭秋草深

文游臺次貽上見懷韻

仰眺高臺上蒼形見叢雲邪堪南陌路須向此亭
分覺社燕寒雨邦溝望夕聽大蘇應念我季弟眼
離群

燕子磯相憶之作

憶我來尋步君登燕子磯棠花迎日顏鷗羽却分
飛夢裏春明路彈冠事不稱封程楊子道何日是
金閶

二

竹西何處是今此入江東錦纜名空在瓊臺事不

同風烟三蘇盡秋勝五嶺中勝有江花笑春來芳
葉紅

朱霄卿同年招飲萬竹園

名園稱最勝況復繼情人風動竹痕細雨滿翠霜
新開尊宜雅謀東蜀望江濱歌舞蕨城曙醱籌不
厭頻

次友人寄來韻

昔人歎未艾今始信三秋落葉空庭亂停雲傍日
浮快心書滿架銷蘚酒盈甌知友如相念遙看似

十洲

海蒨玉雲兩兄見過

良朋念不置觀我適寂湄小和小齋秋氣涼枕簟
宜共看雲漾日坐守花開時別後還相憶幽軒足
夢思

題姆之小像

擲慢有吉士被服長衿儒韋帶尊王制端居念聖
謨登堂調早膳和色娛庭闈觀彩百年內逍遙任
老夫

送友人之貴池

惆悵難爲別送君千里行風偏催客棹心櫻素王
程薄宦看雲淡懷人夢草生何時剪燭話夜雨慰
離情

二

知君滿酒意錦不爲名懸秋浦兜舒嘯華峰恐勝
遊閑尋穩林地高倚望京樓前席爲相待池陽莫
漫留

賦得何客夢歸家

良月搖花吐雲腿卷碧紗日明花氣艶眠起篆紋
斜夜亥涼侵硯新晴曉散霞客行庭訐日何事不
思家

道士院墻陰牡丹

迤邐逢花苑仙儔絶代姿雅堪金屋貯端與玉堂
宜宮貴名空艶風塵兩自知託身未得地寳檻是
何辭

寒食後二日同樸菴澤芳兩兄晚步韻

尋春日已暮騎馬入荒原月出東山曙煙紫野樹

存望壠鷩古木（寺前有龍爪槐）倚杖扣籬門令弟聊乘興
同遊唯弟昆

二

三春無野趣遊屐且停停芳草痕初綠乘楊眼借
青銷愁難有酒踏月影如萍忽憶故人約相邀沂
憩亭（西山亭名）

送友人還里

握手河梁暮送君省里還浮雲望漸杳落日夢相
關往席催征棹逢人問舊山高堂方極目佇待舞

衣斑

二

薰風霽雨後槐子下庭初悵望東門道思深別浦
餘耕除依日卜蔡閣夜總虛愧我離群者問訊近
聞如

古城僧舍小憩

孤郵荒堞暮濁浪與回年野渡迷鴻雁平沙困春
令閑來禪榻卧一夢悟浮生明月揚帆去桃源問
水程

昭慶寺小閣月夜

同是一輪月湖頭覺更明雲隨風欲墮人與氣俱
清入目煙光潤澄心曉露瑩如何方鏡淨塵翳頓
然生

雨中渡江賦淨山色有無中

潤州十日雨吹作江頭雲杳靄時如霧微茫渾不
分金焦潑墨裡爪鎮水田欲頹有延陵秀披襟挹
藍芬（時吳子豊韜同舟）

二

平生快意事今夕雨中來北固危峯失靈江烈燄
猶蓬蹤不擬眼波新訴斷雲謠鄉巫山望朝雲荷
日開

清明遊紅橋同吳士仔園孫芥左蔡疑門去
驄桐仙芳傳手靜然師花分僊青分韻

倦遊今日載勝境在紅橋錦纜當年地蘭亭會見
招三小疑望杏（三山寺 滑閣有）法海對停梔石記何曾讀
平橋雨又飄（平山上有風亭遊記石刻）
二

日暮迴處概言尋勝地遊洪園竹葉々傳花水健
悠（所古作集）簫鼓催歸棹望歡逐上流河梁飛雨急燈
火集前洲

再遊紅橋

廣陵名勝地日涉是紅橋細柳籠烟露香風帶雨
飄清蘋映沼綠碧析遙縣驕薄暮歡傳醉言提蓋
憚遙

大士閣迷樓故址

相傳蘭若久猶說是迷樓柳色何年盡鐘聲此地
幽雷填植目遠玉樹幽中愁今夕憑闌望邦紅堂
自流

遊金山次吳士韻

晴日携山屐維舟浮玉限快將從此始勝侶喜同
來水渺洲為拆大觀樓作臺金貂可貿酒况遇李
真才

遊鳳鎮晚眺

日夕辭山去嬌光篆景幽舟花臨北浦訪舊憶西
樓成疑前峰島金山對面浮夜遊還秉燭過客竟

遲留

吳伯成明府招飲秦園同留倩夫士

天然山水地點染作名園樹色千雲秀蛙聲過雨
繁看花時坐石待月更傾樽散歡忘歸去桃源即
此村
二

晴日快邀遊籃輿渡水頭孤桐當閣聳老桂葉山
幽塔影池中見泉聲檻外流坐來不覺晚况復有
覃求

三

竭來江左地獨愛慧泉山安石碁枰靜右軍鵝隊閑竹籬時隱豹山棲不須關岳作牟原飲酪然未肯還

四

我愛錫峰好盤巒更擅奇山連九龍秀樹老萬年枝雨過流泉急日長鳴鳥遲使君偏重客暇日坐題詩

擬中杏花 同賓仙賦

野園春色滿分得一枝來碎錦香初散瓊英墩欲栽上林同許藍御苑龍光開文杏當軒葉相看盡日回

乘姬下馬山

未識山中道來從地主遊馬閑終古卧日落萬峰秋坐語忘歸速移情為水留到床先索枕餘興夢中收

張秋訪陸雲甫

五年成闊別今夕為君歡剪燭三更話離懷此日

寬客遊常世味宦況識[illegible]醉後門雞鳴床前琴彈看

德水答程子正甫

驅車術德水話舊故人留快日占雲雨新晴値好秋樽傾餘少況駿賦起深愛示子 殷封 地立雲情無已勞人惟去舟

二

相望千秋業悠懷先許同翔翎曬斗柄旋倚向西風歲月卸杯裏湖山嘯傲中惠來米雪句未肯持驚龍

過陳說巖齋中詠竹影

夜深談未竟竹影已離離月白光生牖風狂缽欲披雅同騷客立清與玉堂宜妬取篩庭月憑君數問奇

陶山拜范大夫墓

我向荒山裏陶公尚有墳墳埋三尺草山積萬重雲越國功能顯齊邦名不聞登臨尋遺跡懷古仰奇勳

將赴曹紆留別陸雲甫

異望秋城近伊人在水湄看花頻有約問字更多奇廉鹿心同遠石泉興欲凝山陰重返棹還訪北園期

碧雲寺次呂慈園韻

携侶登山岫重遊紺碧間樹陰新漸改石路泉空閑俯瞰園花寂靜聽水渦潺莫戀天路遠幾嶸可躋攀

二

山寺開何代松楸不記年雨花開有虎洗耳厭聽泉巷慢延峰色關尊邀月眠歸來如有夢定不離雲煙

香山次李廂北韻

窮妙尋山徑臨風發野亭來青驄聖翰艷星對雲屏月上晴巖碧煙開暮靄且遊人歸去聽流水幾禪扃

二

松鋪石磴道古金刹倚峰頭鳥語山偏靜雲停石不流泉聲蹄絕盤月影射高樓閒望情何遠徘徊興自悠

初秋有貝丘之行過土山寺小憩

跋涉愁無地登高忽有山（是時丙滿野）鳥從蘺背轉人傍樹頭還赤日迴南陸清風截水關揮鞭臨古道雨汗已斑斑

題清凉寺

緊馬垂楊路尋幽到上方解衣覓茗汁滌硯倚匡非蟬露集深樹應花遲晴香會須來此憩心境界

清涼

乙卯上巳西郊遊 王園步寓仙韻

行春尋別墅大路出天寧新草方凝碧垂楊已散清西山長入眼黃鳥漸宜聽偶爾成賓主名園聚德星

三

三過興王苑於今十五年琪花皆作樹大藥可憐仙往事詢三老舊遊憶八磚閒圍終日閑遙羨鸞西偏

三

上巳娛佳日尋蘭訪故人官閑渾似客心曠不知貧飛席當金卮飛觴倚錦茵笑看同列醉狂放任天眞

四

老友憐余癖思然念遠違幸來同此日相與競春暉懷舊聯鴛雁（寓仙詩以去年此日同又僕遊寺園爲盧）感時采蕨薇他年招石隱坐對共忘機

五

當年西園會良友話離析鷗鷺盟新侶林泉憶舊儔南樓頻入夢東閣好藏書文杏春應遍雅荒發課餘

送耿又樸歸省次留別原韻

爲憶春庭近暫虛侍講班新秋催去興清曉夢相關定省情偏切尊鱸意自閑征車幾日到重與問家山

二

蒲懷鄰魏闕非是薄風塵皆映蘭芝秀門盈桃李

新詞華驚海內意氣慰文親懸念高堂上凝眸待遠人

三

三載離家役京華感過條嚶鳴懷舊侶棣萼憶山陰然許行長嘯河網快望路故園如會意雙鯉遞佳音

四

臨別直攜手相看柰爾何月明花埋塞風細水生波縷縷思偏綸重行裝一劍多佇期金馬署重倡栢梁歌

送鄭烟崖以中翰從王師之江右

虎竹賢王重多君倚盾才暫時辭鳳闕皇路展龍媒翦北風煙老江西氣霧開軍中多草檄所事賴鄒枚

二

慈親三載別啣命不遑將肆雅歌三闕懸弧志四方龍章報穀水玉節佐嚴郎佇待饒歌奏國人仰繡裳

擬予茂周日寓仙見示一詩次韻成韻

秋光逢燒日初度記兒生嬰孩今朝咳笑之始吐
詩識周先得印握管取書名他日成佳器應詩讖
左禮

壬子夏齋關二子發起入塾志喜子錡紀 一

夜提古意傳辨色已呼僮牀上初知字燈前早啓
蒙花新觀幼志警猶見家風還遠整年日庭趨聽
斥中

甲寅十一月十八日以桐陵地之 命

將見嫂是日午後育第三男子志喜

召命朝初下日中喜育兒開吟知有慶求火幸無
思發背臨艦事時有趨廟合鐘旁兩兩人在望三星入户宦不愁
行路遠且共進歡愿

次寓仙賀韻

故人歡一笑重拚雨郎生鳳字題聯額蘭枝喜益
前贈詩枯僊韻懷抱命新名老蚌生珠日祝君報
手檻寓仙翁耦耕有夢熊之喜

五言排律

上駐驛南苑大閱甲士奉 命從觀恭紀

春蒐乘淑令羅衛截觀兵鞭拂集靈囿 鑾輿出
鳳城龍旗徽岳峙虎旅遏雲行振胄日華動鳴鉦
月彙生 皇衢重霧歛輦路百花迎草淺平原闊
臺高叢掌明柳營乾漢壁桃野定周京息藻惟聲
寰魚麗壯氣横
大顏欣遂卑之手頌于廷 廟算金甌筆海隅燧煤
清桓桓糾虎士濟濟萃群英慙賦上林似春阿一

大賡

壯夫子壽

陽和初入律南箕應 靈辰敬降分王氣挺生萬偉
人流文光海寓藝業動星叟桃李编東土綠驗旗
渭津拾遺傳世澤閫法備元臣兆鼎鹽梅理濟川
舟桐陳金甌錯鏤卜 王柱逕衛釣平格膺天壽祿
顏蔓茅倚像盤薦火衰綺席羅脯麟珠爾鏘環珮
兕觥臻列寶琪花飄廣坐瑞靄雜兼珍立雪欣如
額長歛梅萼新

槐軒詩集卷之三

栳山王日高仁山著

七言律

己亥守歲

此日燕京度歲華有書滿屋便成家鄉園眺望極
楸冷賦舍蕭條類藥斜摔機承嶽饒有願含鉛舞
採樂無涯人生值此真堪慰醉看長安巧勝花

元日

紫宸鷄進叅朝回御路平臨曉霧開春入遠山驕

翠崢暖迎近苑御階臺殿雲霧閣嘶無術陪獻策
圖遜不才獨策王驛宮巷隨晴雲駮韆騙天來

元旦玉堂團拜

沙堤署裏賀新年道義交情可倍宣仰止是嚴驕
往聖是日同行先師位追隨寶序友余賢由來此地推人
學敎向他山美藏是珍重堂前春色好槐黃柏碧
兩爭姸

人日即事

廣寧門外看嵯峨叢聚西來爽氣過天接五陵春
色叠山連三晉夕陽多狂來聞作蘇門嘯懷古情
深易水歌日近上元花滿市旗亭無酒奈君何

立春日挑菜秦　老母嘗新用東坡韻

碧水何須玉饌陳逢時也試盡牙新堆盤細縷香
生乙述座芳鮮巧綴春花市觀燈堪戲綵青門種
菜尚需辰祗令歡聚蓮輝下還憶當年慕藿人

立春日微雪次里中友人來韻

東風又值一年春客裏韶華未覺新薄暮垂簾歸
令署朝來走馬傍城闉嶺梅和雪渾如縈撲絮寒

禮可當菊何似諸君方奏賦相呼斗酒賞花辰

清明後二日借社華余尋杏花

十年風變花成癖今日相從勝侶遊　帝里風光
春信早金門樂事好時收漸來香近酒旗市望去
紅嬌粉煤樓花映東樓使隔門子美曲江情正切四娘家
不在溪頭

二

樂是心閑日又嘉官寒聊復惜年華家園十畝碧
餘竹上苑深叢未著花狂愛解斯同覓酒興回安

道不乘艇依稀路入瓶浮夢飛爲何緣一試茶在花杜畔井畦門

友人飲碧桃花下分韻

韻士挽邀與借豪名花相對價增高一枝凝露來天苑千里春風醉鉀花香霧空濛迷玉洞繚烟憔悴憶江阜梅芳杏艷今如許盡向華林醉絳桃

二

帝里春遊意氣豪買花不惜杖頭高名姬可語推金勒美醞如攜解紫袍處士結廬傍酒市騷人寒

偎倚藺阜來頹玉頹誰矜艷從令天街羨碧桃

三

荆門闢徑足賢豪匿影桑樞愧未高闢裏奇談驚座幼狂來貰酒脫鷫袍挑燈似傍匡衡壁拾翠如逢洛浦皋映日迎風聊歎笑多情還讓是緋桃

偕友人看牡丹

寶欄曲曲護名花小閣春深韻士家開向玉山偏有艷品分西苑自稱嘉青蓮千載算知己紫魏當年擅麗華底事比來多嚴置獨餘風韻戀香霞

二

錦屏開處羨天人今日花王爾般真擬坐長似青玉叢舞蹤邀傍碧衣身公然尙對憐宵今月下初逢迎太真莫爲奮交甘自外秋錄只賞護花神

三

愁中但有愛花聞拉友名園自往還異艷元從儀苑發化工何事恃春顏香開和雨和風際人在宜閑宜對閑漫道瑤臺多勝侶人間亦自有潮山

庚子初度

三載京華此日危敢辭甸首念心期　高堂燕喜

今如願斑綵承歡更計時夢夜池塘生碧草子來玉樹長蘇枝晴雲南望思千里三復白華詠素絲

觀章公寺海棠

强起尋花爲破愁海棠老盡章庭幽入閩北郭橋蒼耳路入西陵笑碧楸太尉山莊催去與翁丘蘭若王邊留直須醉倒斜陽岸野望何堪更倚樓

次隱之初度日在福州見懷

故人四月福州道念我西軒初度時十載冰心寒

殺乃一天燕序郎河湄同人共醉前年劇燭樹聯
吟今夕詩始信情深遥不阻常山計日望歸期

次韋亭夢中和予韻

千里神交夢和詩十年風雨寸心知多君屢示池
塘草愧我曾無幼婦碑懷橘高堂縈客夢投桃澤
畔憶男兒依然學賦停雲句重壓寒塵應寄思

玉琴穗檐聽雨

遜蒼苔聽擬聞雨彷彿軒檻坐嘯時聒聒不分簷
屑語蕭蕭如訴短長詩開樽小酌頻多興枕卷長

吟若有思何事流螢如解意故穿花影最深枝

邊塘寄同人陳麥野

偶然乘興度剡溪仙浦雲深路欲迷綠蓋紅粧紛
上下青畦碧柳暗東西決拱緣蘿暴花棹根挾泥
風放馬蹄今夜頓睽東坂月太常何惜判如泥

七夕同友人遊中頂

茫茫大造問天公怨漫多秋柳陌中石澗長通蒲
荻水謳歌細起蘋花風遠隄雪儀千畦碧橫蒲雲
衍一抹紅待豁經年唯須酒何如閑世老墻東

踏泉露坐用裴中郎七夕韻

望中山色與谿烟曲曲秋潭古柳邊乍去何曾看
好竹重來祇為聽流泉惠連群季今三月子野狂
壽已五年欲泛蓮塘花下語其如漢畔少舫船

中元日中頂觀蓮

為訪池荷冒暑來疊疊萬朵一塘開時蹤不問人
俱娛幽興何妨鳥共猜好事仍乘令節出偷閑宜
指遠郊陵家園亦有花如錦情騃主人何日迴

二

白雲迤邐度蓮陂綠藻芳渊閒種蘿庠入新秋客
尚羈人於中歲與儒凝鷄兒誕客歡嬌囀孫子金
身學用奇偶爾攜來急索伴巻神慰我去遲遲
目明見

次友人寄來韻

籬外黃花秋盡時故鄉回首夢相思石渠宴罷人
爭羨槐署蕭蕭到始知鷄鳶猶云舌尚在吳梁莫
歎鬢如絲三年轉瞬流光迅有志何愁樂事遲

懷大來吳子

文游製錦近如何別後遙瞻碧水波關隸七閩來
廣少山連百丈種花多吳公治昔傳河雒名又人
令說政和訃日　彤廷飛紫誥玉沙蔣氣聽鳴珂

崔山翁初度在京邸遂有龍夢之報

紫東梅花伴壽筵京華此日快襟期十年冰硯成
三賦千里千旄耀五絲函啓金泥粧寶勝綵添五
樹彩麟兒所自為尋余具君行抵里方迎慶栢酒椒盤燕

喜時

雪朝次李義山韻

蕭齋晝夜掩深扉纔有瓊花晃瑣闈忽訝詩脾殘
夢散更蘇病肺宿酲飛欲裝鶴氅尋梅野却恐待
總散鶴水乘興御風山徑來龍門留賞莫言歸

二

照鑄同雲覆苑墻疎英的的傲霜人間是處迷
金屋仙子今宵值玉堂皓月多情傳素影春梅作
意點紅粧何人為埽袁生徑祇懾國罈喚索郎

雪中過闈茂次韻

無垂寧意賦衡門西閣幽人臥似袁時淑慈方闌圍學士

清貧心自儲故交邂逅語尤溫直須宴坐歎冰蘗
何用旗亭命綠樽起立梅花寒更好龍門佳興至
今存

慈壽

煦氣梅芳映萼輝東風信轉湛晴暉五雲瑞采凝
萱樹百福瑤光晃綵衣栢酒稱觴初介祉椒盤獻
歲待春歸京華此日瞻天近三復南陔咏潤微

二

賀發星華跡壽仙登歌載頌奴姜賢長將春酒綴

多祜臘採梅花入副瓣度索克盤分六棗瑤池實
燕螺金蓮長安客却風盈幕南望晴空視遠天

三

朝來攜筴下金門入面　高堂奉母昏并水未嚴
寬煒爐爾觀聯補婚春溫欣聞臘藥傳中使未見
冰盤錫上尊遠勝雙鶴兆玉樹猶憐含哺絡曾孫

四

梅春已進火珠光退食從容鳳沼旁祇見快書傳
太史懸知拜筆映華堂登歌魏有瑤池詠視髦必

當寶解香　驚詩綮況應異日好將瓊玉補天章

阮亭夢之廣陵志別

少別維揚千里餘因風好寄數行書三春花鳥賦
詠與五月江城憶案馮文選樓中高臥雪平山堂
下送紅蕖當年梅閣還如舊一夢從搏一起予

二

漫郎佐郡竹西軒風雨鼓城念友思四首高堂勞
病夢盟心廟眾當晨昏芸窓咏處留江步芯猜波
息璽海門梨下從書除正字相如何事賦梁園

送別吳默巖編修假歸

憶昨歡逢玉署時得君片語是吾師舞談世味譜
於水及話詩情費更擬千古文章推匠郢平生快
意問花期暫時分手東歸去（刈村業名）到日江梅或寄
思

附默巖却寄二首

一夜尊前聚語時今為知己古為師支離樵悴
憐予病慷慨歌呼任客癡（傍月勝三日慶同分明方推一對修歎）
手片言留寄寐間心千古見風期楓軒新艸何

時發江上勞勞倍所思

二

寒風寒月別君時今日初逢一字師　北闕有
心參掌上西山無事龐頭蹶兩年作宦秋雲興
千里懷人夜雪期慨有詩瓢皆病堕好憑雙鯉
寄相思

送呂蕙園同年省親

臨岐執手意如何明日河梁發棹歌樹樣劍門秋
色老雲橫朔塞馬聲多病軀千里懷莫鼓離緒墜

年託衍波重觀即今虛講席故山暫許卜烟蘿

二

屢洽紅蕖散脫香詞臣特賜買歸航潘輿葉擁明
珂里魏闕恩榮到畫堂恭閣傳書推子政竹漢把
臂乱知章多情若醉南池月應念長安秋夜長

七夕遊海淀

秋風姍姍正憩予采采芙蓉翩客裾遺恨空傳金
谷麗殘煙深鎖玉樓虛狂花迷主思寒露泣草無
邊不掃除來似風綠輕別去夕陽匹馬意徐徐

贈信初歸省

紅葉碧柳映河橋千里尊思不可招暫慰離群歡白紵尤憐好月度清宵秋雲瀧前緘愁點春草池塘入夢遥載酒同人重寄帆驍駒何事促征鑣

二

雖從急管逐斜暉鴈羽差池整背飛北闕趨庭承綵對西園雅集持班衣秋風驛路寒蟬滿細雨霜林落葉稀歸來高堂娛晝錦知君元不羨輕肥

春日遊西山

碧雲高閣倚山斜桃徑遥通仙子家飯熟五松青玉粒香開十丈岳蓮華錦鱗出水迎朝日翠羽争棲噪晚霞憑檻一觴梅萼香圖先試早春茶

二

群峰叠翠擁仙壇遥望幽人獨倚欄一州一花開自放為泉為石靜中看竹深不礙鶴巢峻屋嶮何妨鹿苑寒頓教倚然忘截斛叢檉十日此盤桓

四月望日再遊西山

凌高極目佛神州裂帛湖光一望收（裂帛湖名）天外和

風來遠岫日還顯氣陽層樓憑屋欲訪蘇門嘯飛鸞擬贈汗漫遊大時不知雲路邈茫茫裡海一沙鷗

送潤山暫歸兼懷宜允

握手長安五月餘臨岐立馬意躊躇班衣念子懸華髮鴈序問君寄短書澤筆閑尋三徑草桃花不羨五湖魚鳴琴燕婉曾多艷樂事良辰未可虛

次潤山韻

春風忽逐入庭除閉戶龍眠何晏如鄴下才名推

凌越山中歲月且閑居筆濺花潮墨流韻硯逃鑿池好著書帆散蕭然桃款段金門未許醉吟壁

適吳江懷郎曙輝同年

當年辭組重淵明今日抽簪見御生一笑身前原是夢三生石上舊知名（曙輝說前生事）紫陰已徧虹橋璧句漏何須丹藥成便欲從今煙水老十洲三島自將迎

送富雲龍同年南還

還務南奔鴈來初還憶金門五載餘一日離群城

下瀨經年望斷艱行書萊秋習舞高堂讌　龍韜
舸承墨篆車講幄方開延閣待此行端不為鱸魚

程石麟初度

梅春雪艷逆香初南海仙人肇錫餘縣祚遙傳堂
上悅蔵姬奏直禁中虛燕公鉅手搏知諸師古當
年擬校書天係麐歌如日月浮丘歲宴詠華予

二

十年蔡戚曾冠軍（壬辰試南書第一）東觀蘭臺借子雲越
秀層巒騰碧彩靈洲佳氣動星雯入都不事挂琴

破戟業猶懷寶劍分射策明春仍第一花磚還負
燕晴驄

贈別陳參野同人歸覲

與君相別菊花時雁羽差池繫我思君向高堂娛
綵服我留鎖闥傍青規西山月照懷人夢玉署楓
分琪樹枝他日相思何所寄記將蘇菊聯阿誰

懷別常公世兄

勝友歡遷解佩璐臨岐惆悵意何如情深知己憐
同調心切驪雲逗檣廬暮雨寒江遠太難秋風蕭

不伴離居篝湖拜慶莫秋嗣何日苔牋寄錦書

衛汝與同年成進士

憶昔邀鳴宴鹿逢與君綢繆歷山岬經年魚素憐
分袂此日鶯遷喜赴校蕊省香殘荀令坐皐比書
引賓公擬蹋山（汝上山名有山湖）不戴山江好記取長安
走馬時

與游霖兄作信牟

十年歲兩從鰲摩此日驊騮鳴五珂拜慶高堂娛
畫錦分符大郡沐恩波情深嗟借韓尊伐家近何

須客豬多初試刑州先報續百花山外聽鐃歌

贈田子綸

年少才多可任諸山東名秀屬君家庫關王氣占
星斗德水搖光淨綺霞世業能傳金紫貴甲科新
起玉荊花從今吉卜豪遊夢不信東風髮已華

譯玉章得告歸養

堤諸金門賦遂初臨岐惆悵意何如登堂親捧
紫泥詔還里俄驚墨綬車湘浦芳蘭堪紉佩碧山
學士有精廬陳情子職無慚盡豈獨當年美二疏

二

三載辭家事遠遊成名此日逐江洲金蓮寶炬承
歡讌玉醴氷盤佐壽甌南國持衡推藻鑑西淸稚
業讓風流他年會訪家河墅或是山陰雪夜舟

送友武學淮陽

昔從劍閣蜀關險今駐長淮形勝雄天半峨眉傳
冶鐵射陽洪澤水名表淸風公餘羅算鉢池懷致簡
安然舒嘯桐君邊朐山須借闘郡曹令已須于公

送均五兄之徐州度

秋風獵獵吹塵纓南陌臨岐壯此行萃墨亭空舒
嶺嘯雲龍山靄晚荒莛興酣登徽黃樓月懷古情
深雖水營同念大蘇爲鄰日聯床對雨記彭城

王雪洲遇於金陵詩以問之

湘舣江北塞鴻飛燕火分光映瑣闈憐我離群秋
水上如君多難古今稀思深碧草春心護望斷黃
梅雨雪霏何日旗亭重載酒金門連袂詠同歸

送別俞以除

臨岐握手不勝分客裏寧堪復別群憐我嘶驂青

瑣闥送鄉遠訪武夷君泰明此日斟淸酒南紀他
年聽蜀雲無那離愁腸欲斷朔風燕雁不堪聞

晏滄以木瓜遠寄京師賦言爲謝

見投曾重風人詠千里相將闕石渠梯實芳名冠
爾雅木香酸味雜方書開函淸潰芙蓉粉什襲珍
同嶷璧薦衹此分甘魁已報空齋何以答瓊琚

繹公莊

荏城北去望平原細艸幽花澹路繁佳氣葱蘢雲
擁市和風瀲灔水爲村鄉依高士名如鄭人入荒

林不記門猶有數椽祠碣在兒童父老祝琴尊

甲辰迎賀靜池章丑成進士

十年風雨住編摩一日驚鳴佩玉珂壯志於今新
脫穎微軀從此沐恩波荏山西墅饒佳氣順水東
流注大阿幸有餘光分梓里扶搖還欲如何

雨中桂樹

多情好雨爲誰來端爲催成仙桂開素蕚芳華生
碧落天香嫋嫋下瑤臺麝蘺不厭長如話觸歷餘
聞驚夢回欲向廣寒深處問一枝和露擬剛栽

閨中詠紫薇花

桂子秋溪靚月華中庭曆有紫薇花香分上苑來
南國影接芳隣憶謝家夜靜卿雲承紫蓋日光遥
露泛黃麻幸逢羣彥持衡鑑朗朗冰壺獎豔葩

闈期憶舊晚坐衡鑑堂憶家中諸先輩

今宵深坐棘闈後念爾場前擱管時冷雨短簷翻
戰夜是日大雨內亮夕春蠶食葉甫成絲七章爛奪七襄錦
五漏香濃五桂枝遥憶歷山諸子弟囊螢載筆苦
追隨

進牛首山

翠微深處一鐘聞萬木蒼鬱錦色斑直入白雲穿
曲磴山有白雲梯欲從天上覓人間大江橫帶螺鬟髻
天闕中分鎖碧環岩際仙蹤如可遊應燒丹竈駐
蒼顏

贈朱燕公

先賢同里才名盛今見文孫才益奇蘭燭公原籍莊邑遲
我多年懷解佩擁君義氣重心知金陵藻鑒推人
里溧水家風嗣令儀自是奮坡堪接武媳從世業
淨餘師

二

光庭遺業有君傳小篆家聲起後先玉海千尋占
斗氣錦心七步賦花氈牛山間對元飛縢公先塋在牛首山側
螢閣稱觴旅壽筵嘉平月為其母壽學有淵源能濟美
選須努力振先徽

胡貞岩署中觀新劇

名園令節鏡芳華豔舞清歌出內家新曲譜成翻
玉樹衣光蘇能妒琪花羅開叢菊紅難艶香蘂稱

消紫霧料自是主人能醉客細從深夜酌流霞

別王黃湄同年

與君邂逅廣陵城客邸梅花徹骨清石寺開尊初
度過十月廿五日為黃湄誕辰浮山結伴故人情寺東有浮山為黃湄詠元所經
相看寶邑憐蓬萊把劍霜華想未平別緒迆
塘春艸路阿誰不負歲寒盟

寄振于周同年孝廉

解佩河梁話別餘經年忽枉數行書知君饒有傳
書賦愧我曾無辟蠹魚玉署應為栖隱地金門好

遲故人事曲江計日秋華散倒飛登瀛門起予

冐碑韓蹭詩依韻奉和

生來小草列清班接踵夔龍近　聖顏自媿雕蟲
繋濟北繇承顏俊望鍾山揮毫雅羨人文蔚致志
能如桑者閑自是江南多秀彥梓喬傾蓋絕邦關

二

携手論文梅發時朱陳畫閣雨如絲淨遲小徑尋
芳草頻向鸞臺卜翠翁今日驕從看射雉他年重
擬夢占熊疎狂少性宜深許不見與川子瀾秋

舟次寄懷友人

握手金陵二月餘別來惆悵意何如并州客舍啟
人面牛渚歌喧處士盧月夜光搖湖水闊雲天望
渺鴈行疎春明池草年年綠夢破江南雙鯉魚

登萬壽閣

雨餘選勝問山家草徑西南一道斜布穀聲中收
麥浪合歡影底見榴花登高欲引蘇門嘯載酒還
同下澤車宿鳥窺人留玆去顧從劉阮飯胡麻

啖氷聖植限韻

清光不礙水晶簾涼沁肺寒香細細添雪嫩便欣飛
玉液瑤華觸手散擾纖領來大內宜知酒分入豪
家饞作鷄鮹宵炎天無事事石湖佳話且須拈

五日咏懷

玉堂佳事是何如坐有名花笥有書家在山陽雲
外眺節從地曠日中除艾葉雨濺紅光靚來麥風
交翠浪蹊更有纍間殊可讀離離紫苣入叢蓬

中秋次友人韻

倏然長望欲家天逆遣明河一縷蘇京國中秋樹

此夕故園好月憶當年金閣寂寞霜峨愁別館淒
清錦瑟幾最是幽人甘獨寤夢中疑有鶴鷀蹺

二

客裏啣杯問月華多情若爲舊烟霞今宵何處嶺
思爾偏成驛人不是家偶傍玉堂揮藻鳳闕隨星
客學塗鴉圖畫已擬黃花淺呈漢空將入月槎

九日館中次吳默巖韻

流光又已入重陽何處東籬可倒觴青女空傳案
夜怒黃花拚負故園香當年難冥愁衰病此日牢

驂付李商寶雨登高詩是伴獨憐王署雜宵長雞聽

嚴直寓署中

二

風雨滿城韋以辰秖凴高臥對花神也知彭澤來
紳吏不似渭亭戴華臣舊侶音蹤頻類翻切鄉心日
暮往來頻待英與醉知何地應念長安滞客身

石鱗山

解道多情戀翠微蒼藤白石擁松扉迎人半壁雲
生面趁跡懸崖冷滲衣採藥仙童太不返摘皮狂

叟醉忘歸卜居便擬從今始自笑盧山面已非

郡居對梅有懷

當年流寓西河澗今日對花還共思欲寄一枝恐
道老著為同看怨來遲軒窗寂寂娟娟月羌管敍
聲字字詩翹首不堪直北望鐵浮圖伴有荒祠

祀榆山先塋

和風挽袂到南岡此日登塋意差強鳳嶺鳳山名涓
前雲欲碧殺城山下石猶黃列呼碑兀不知主煙
樹蒼茫莫辨行他歲重遊興兆地狂呼錦水是吾
鄉

夏日邀友人圖集不至次來韻

艸艸盃盤非綺羅習池那得醉顏酡呼來侍史皆
花友屏去笙簫聽鳥歌促坐頻忘炎日永披襟聲
假快風多玉人不至憎長想款段何緣一再過

邀史戒菴庭西兄同飲丈杏館

有客同來過野籬偶然花下一杯碁鶯歌似越香
風頼鳩醉渾同嗅雨凝由水流觴蘺倡和西園雅
集韻參差多情最是金沙月夢縈槐軒入夢思

槐花磚日影勵志

光風拂檻日遲遲花覆閒堦淡景夢松濤飄香閒
翠幌榥黃絢彩射緋帷恰陰漫自擁先與愛日歛
無慰素期勝地欣逢多所龍見經化兩有餘滋

二

圖書簇積重琳瑯入閣如聞花氣香盡老木天明
玉蘭塵成太史鑲金菊升階或履楸　宸聰遐食
文心映日光惆悵招賢東觀地高吟不覺夕陰長

友人新賦小星戲柬

盈盈明月憶來時豈飛香融白雪姿蕭史樓中雙
鳳管朱門簾外一絲絲情知波險爭桃葉自信風
狂斫柳枝偎欲緩歌三婦豔恐教碧玉斂蛾眉

二

莫愁今已解愁無雨雨波心浴羽雛子夜歌成歡
未厭閑情賦就病如蘇總狀路浦蹄交肅鎖向青
溪娥小姑夏葦漏長人未寢花陰潛立且踟躕

雨中次張瑤山見示

簾纖竟夜不聞雷曉起披簾花盡開餘夢好時留

蕙圃芳心底事傍琴臺回傳韻語捫蕉葉閒向小
腮貰蘚媒回首當年河上日焚香自晒箏婁獲

九日登高懷故園友人

遙望故園雖幾秋東籬何日醉同儔狂呼大白浮
嘉客歡逐良朋鼓苑丘痛飲商觴邀玉館追尋勝
會集瀛洲話辰相憶登高蕪霜野閒林試茗甌

雪

六花競撲建章關媽帶銀璫逐馬來九陌塵沙渾
不度五城樓閣玉爲臺穿簾輕絮驚思婦撥簡揮

毫重賦才直為沙堤須避仗相逢猶半早朝回

登岱

巖巖岱宗迴處尊千秋萬古仰天門聲光列土皆
匡伏形勝諸藩盡顧恩風雨神縱時上下日星靈
氣半函吞山容畫裏見欲攀登祝大坤

二

天作雄藩鎮大東五雲深[illegible][illegible]窈萬靈受命歸
元后四海來賓呼上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紫望秦秩先河
瀆禬祠儲登封七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虞典曾傳輯瑞同

三

閒天縣嶽望中開北斗千臨切上台御帳還程龍
嵷出白雲時繞日峰來秦皇避雨碑無字漢帝乾
封禪有壺遙想六龍蹤幸日山靈瑞靄自追陪

四

昔年曾夢岱華遊飛步雲霄意未休便欲凌風窺
海嶠即從觀日俯瀛洲沙鵬渺渺汶河畔宿霧濛
濛梁父幽幸自遙高時極目層城十二望中收

雨中坐張永君獅月亭

仲蔚菜居石壁間身如桑苧且消閒欲尋樂地憚
栽柳為訪丹崖更買山作屋池塘收汗月若扉蘿
落不須關草逕好愁秋詠與潤字先處載酒還

謁闕里

千秋大業首東魯百代人文仰宗杏壇流澤
水澤闕宮想見燕居客奇觀故示當年檜靈氣長
留歷代松今日瞻依何幸事高山仰止自知從

謁孟林

萬古聖人藏壽地今來謁拜慰平生松楸不改當

年苞雨露常深遠化清登闕依稀聞磬欲升堂學
羣近容聲猶餘一種草縣意似有衆山藏水情

冬日遊歷下

不見歷山已七年今來風物尚依然鵲華不改青
螺色白雪猶凝碧樹煙記向明湖聽曉唱好因泚
月坐流泉雲霄歷指浮生事讀罷離騷試問天

喜雪次友人韻 特有吉徵

瑤華璀粲玉青堂嘉客同來試舉觴紫砌謝家才
並顯玉關溫鏡鵲相將銀鈴舞轉樓心月寶樹盤

戊子夜霜最喜佳辰僦會合六花飛綴集中央

二

簾外香塵移玉紗和風霏屑滿仙家瑤臺月暖金
屏曲蓮炬光搖琪樹花鳳管和鳴春早煖龍門留
賞與還參刻漢今夜明如晝綵帶銀盃權寶車

三

梅花點點入華筵玉罥寒輝照錦川邑是珮瑤連
綺藻光浮紫陌映花體叙堂詞客來梁苑曲水蘭
塘種玉田盛會良宵增氣象天時人事慶交全

寄賀傅汝淵同年雙喜

聞君佳况喜融融玉燕蛾眉繡幃中蘭夢已成三
鳳兆鶯聲又入百花叢試啼薰馥佳人笑更花應
憐雨意同眞可忌憂添事足阿翁醉舞菊籬東 汝淵
喜種菊多奇品

贈柳靖侯

別去風光已五年今來猶過舊門前多君義氣凌
霄立笑我癡頑附日邊藝道俱隨意取麟圖大
業任仔肩何求奇語慰溪叟孤酌林頭手一編

送茅尊年兄之通州

鳳城東望潞州城驕驃仙郎北此行西指長安
日近南臨渤澥看雲生秋清雨霽明河潤野闊花
深竹馬迎珍重故人相憶切瑤階咫尺待春鄉

西樵兄奉　韶山右

星軺計日到汾陽鬱鬱雲山晴色蒼探古曾經竊
石室北遊崖瀛嘆羊腸籌邊驛使占槎客伏馬關
門接大荒摶擬趣承堂上悦應攜新咏滿歸囊

送禮吉兄還里

燕門攜手渡聯床歸去新年是故鄉料除夕當始可抵里有
弟迢遞悵遙遥道阿兄切切念風霜車塵莽莽科花
頌綵佩同登畫錦堂京邸兩人猶作客辭羣此日
倍思長

廣陵署中赤懷遺西樵兄阮亭弟

賢書兩道出京畿相遇維揚解客衣初集高堂同
稱慶更憐小謝又分闈天涯鴻雁方求侶江上行
雲暫背飛恰似彭城風雨夜聯床未久已催歸時兄共兼劉弟以武闈之金陵

平山堂夕眺同賀天士

平山堂上望江南芳草長隄綠未[illegible][illegible]遠摩樓
落照斜開赤[illegible]綺定漾闌波綠紗[illegible]繞螺髻參
差認遠巖五岳樹祥終有飄勝徒方外訪蘇耽

維揚諸子邀遊紅橋次天士韻

伊人宛在集河湄晴日芳林去不遲花送春風香
冉冉水流曲澗綠差差蜀岡路近常攜酒山閣雲
深共賦詩隋苑只今楊柳盡雷塘芳艸總堪悲

日去暮矣醉忘歸湧道今春樂事稀頻約看山情
未厭重來問柳願難違舫移磬繞流雲葉蝶趁香
風纏錦衣爲憶當年清夜月臨春玉樹事全非

金山

金山自古稱名勝今日登臨始見奇突兀中天分
楚越崚嶒江畔莫磅礴朝宗萬國梯航日拱衛神
京嶠崎自是金湯增氣象海風不復到山陲

甘露寺次杜牧之韻

快意峻風嶺上行拄山山寺最關情樊川有句題

江閣予登無心吟玉笛鐵甕城高[illegible]
小落鐘聲千秋霸業雄京口勝地長留甘露名

多景樓

多景樓空景正幽江天浩渺自東流山連浮玉波
光迴地接海門成堠稠異代才名重蘇米當年勝
跡說孫劉登臨日暮多懷古漁笛聲聲起客愁

過丹陽登三義閣次壁間韻

壁中孤塔擬仙樓般步來登綠水頭幻嘯層霄羅
象緯俯臨蟠曲鎖長流欲窮遠岫還凭檻暫訪名

藍一繫舟何必剡溪頭返棹夕陽芳艸足淹留

四月始望得調　胥夫子於鄉里喜而有賦

五年落拓失春風今日登堂喜不同千里傳經趨
絳帳雲亭問字起河叢退隨鳳侶同遊洽遠邇飛
圖簪景聯翩文情深何處寫筵開宴坐燭花融

戊申初度次秉中卽韻 時在秋試

少年駐得幾朱顏且任長游五岳間樂志東皋惟
頌酒採奇爲穴爲看山介他吟況職官況學得心
閒似水閒四十一年看又過流行坎止亦隨緣

二

生來避性本疏慵老我雲烟幽數重爲若達心於
使恬景嵩適意服柏餌何年入谷尋丹竈到處逢
人問赤松識破浮生不二是微深處立高峰

三

黑髮俄成雪滿顛人難羈絆地於仙丹還羨當原
無藥術訪蓬丘別有天三州不離花柳外一生誰
羨水雲邊卻愁顛倒荊秋去且飽煌寒一飾眠

四

綠花處處滿山扉半植庭槐已可圍人跡遠逢蒼
耳逕天寒深巷葛絺衣陽剔野鶴吾同伴一任南
鵬自在飛乘興剡溪時訪戴垂綸不上子陵磯

再用寓仙福州見懷原韻

福州相憶六年又又值戊申初度時海國棲遲成
闊別江天悵望阻歡娛客中寂寞愁無侶舊處培
鄰空有詩記取吳江新甲子遣逢想亦屬前期

再用與子京卽泉韻示天士

落邸閒尋聊遣慮素心人共話心期壚中作戲皆

國幼忙日能閒爲憎時嫌看來花暗梅花棟
取向南移江湖滿地如人意門外寰迹一鈎絲

二

遙騎家園酒一卮平江連夜誤佳期園開暗記當
年飲傳酒散弱比一時楊柳春除還夏繁鶴鶴社
羽亦何殺千古事〻皆隨意時往時來如緯絲

次友人韻

人生何處不浮塵須著相逢清自真陽向郭亭壽
快侶約來蘭若醉同降蒼苔短載池塘曉細雨和

風楊柳新知已迷醉情憶初紫空誰復更愁貧

湖上有感

曾聞名勝說西湖何事於今事〻無夢裏六橋花
猶盡望中三竺寺雲飛來石上留往泉少保祠
前帶夜島一片冷泉亭下水猶淌靈鷲舊峰圖

贈吳蘭坡

仙郎爲別俯若溪異代風流名與稱清鑑長懸將
玉案甘棠小憩硯山西碧瀾堂上觀新政墨妙亭
前續舊題訪戴歸來風滿棹樊川綠葉草萋〻

寄友人

南北峰高霽月明聖湖邊使君行處時有餘
花落竹間唯聞乳雀鳴綠雨鋼舟柳徑滿黃雲先
春曉香生塘西處〻聽絃頌遙看除書下玉京

五日登虎丘寺塔同吳門諸子

虎阜層巖何處尋浮圖五日快登臨吳王霸業隨
芳草西子香魂隱綠陰萬水遙連吳會盡登湖迹
接越溪深東南財賦還民力受國恩勞白傳心

錫山贈吳伯成

梁溪名勝壓三吳况復清泉映太湖行水長通紫
水澤（智爲州牧）府龍山遠繪况山圖軒軒已拜彤庭詔
甌卜竹看五簡符買梓來進國訪戴棠陰處〻滿
新都

放生池坐雨

晰雲飛過平江遠滿地煩蒸暑未開濕作銀絲紫
寶界散成璜玉上蓮臺龍峰夜色山如墨院暗聚
群雨欲來此日將雲頻致祝禱悲痛後求南陔兵
日有　先憲修齋

閶園咏荷次天士韻

月姊雲中想望仙香姿冉冉水亭前若耶溪畔驚
無語太液池頭嬌欲嫣五夜明河傳麗影三星銘
盾映嬋娟清風不破鴛鴦夢好與騷人佐酒眠月
下斟

二

凌波仙子漾容來羅襪盈盈鬢不斂帝媛娥珠如
有怨芳心泥露溼胭脂紅衣未落香慈改南浦多
情賦待裁狂客雨餘多寂寞敢勤邀爾一排徊醉
中荷

淮浦答賀天士贈別

三春長夏欣同遊此日臨岐動別愁君遇高堂勤
定省予歸廬舍哭松楸江南濟北千山道燕去鴻
來八月秋執手叮嚀無限意百年心事佇前善

別合陽兄

五年契闊話今宵春草池塘入夢遙見向裁峭觀
竹遇弟還瓊關聽簫韶長淮浩浩縈離緒候月盈
盈契碧實明日便從來路別河邊析盡綠楊條

得聞遠齋書有碑於後

當年利涉仰神功見日孤祠拜舞同風送飛帆揚
冀北雲隨天馬渡江東文侍銀鏤青箱古碑勒淮
黃篆搞工異代聲靈徵廟社千秋香縈俞猶中

惠濟祠臺上夕眺

鎮日風狂浪作花江淮浦口湯晴沙世羅城外連
天晴際母塋邊落日斜雨渡前峽山帶紫雲開寠
葉月生華䌟鞭桃倚忘歸路小棹鳴榔復乳鴉

七月一日次少陵題鄭明府水樓原韻

江天積雨草生涼三日秋風到客棠舟渡大河原
野潤花開夾岸春苗香雲生起浦添山翠水響蘭
橈功鼓黃昏指到家頻計日蒹葭白露泝西方

二

哀生牛渚高吟日杜老終樓作賦時千古風流倚
雅論新秋景色又如疏野花野草爭娛目江北江
南半入詩更憶東山遊屐好梧陰銜畔坐彈碁

仲家淺埠　仲夫子廟

閟宮南望儼清飈萬穗英風此地留應有靈光來

海岱逆無榛莽起東周浩蕩已報三年績衢道長
深千載憂辛勸遺容欽佇止重來水次一維舟

苦水舖旅舍題壁

五年五過貝州道此地重經欲斷腸岱嶺晴雲彌
望杏西山恐谷早神傷清宵新月憐芳淑歲暮寒
風泣白楊最是不堪回首處鶺鴒零落不成行

過德州留別丙來昆弟

三度廊園情事殊此來何似去年無家園有夢頻
先到膝下承歡聊自娛遊子航吳猿作客二難緣

慈庭趨離羣念我西河日不為遠窮泣路隅

新店旅舍用陸放翁韻

重來冒暑過高唐伏後霪天日正長特為登堂情
湯切偶然近樹意先涼征鞍頻濕濯枝雨客袂如
僕乘豸香舊地新愁難盡寫為誰復作少年狂

答同年孫止瀾贈別次原韻

黃花冷月滿秋暉攜手臨岐客思依兩袖清風傳
雅語十年學士賦初歸清溫夢遠高堂遠澤國遙
憐舊土非莫怪尊鱸淮海去平生元不羨輕肥

二

五載離陰清夢頻今來又見別愁新去堂虛左千
秋業失臣聯開此日身自返本明辭　北闕心驚
射水念歸人不緣窮達悲秋瘦一望行旌一損神

將出都答同年湯爾茂次韻

一從同學許心知對酒那堪是別危憐我難群辭
關日正逢飛雪暮冬時當前能盡手杯酥此後應
餘百種思祇為家山堪嘯傲與君未敢道還期

訓同年孫作庭贈別

征輈薄暮出燕關泣別感為遊子顏青瑣幾朝辭
禁闥白雲討日望家山祇圖報永承歡樂處得清
風滿袖還無奈離群增慨歎年來應見二毛斑

梅花次閻遠韻

雪裏梅開憶往年上林艷色正爭妍雙鬟好勸旗
亭酒快友如逢剡水船思到羅浮尋仄徑更披鶴
羽踏花田梁園授簡誰先賦待爾頻揮玉版箋

二

梅妝偏共日光明不數丹葩與紫莖入座誰知芳

味淡披帷獨對晚香清幽姿秋香瑤臺豔素影如
推雪襯粧次苗爲拓摸蜀林霜華又見映階平

友人遺一嘉栢植之園中賦謝

山人念我草堂寬嘉樹移將植藥欄昔記折梅逢
遠使今還借竹報平安葉添白共松槐古枝弱能
禁霜雪寒傳與兒童須記憶十圍成就是奇觀

夜坐舊槐軒有述

十年前在此中坐今日迴腸更若何骨肉伶仃歎
聚少居閑索寞苦愁多手栽楊柳皆成樹屋角鳴鴉

鵰不設羅一啄一食閑較論半生壯志已消磨

己酉初度答寓仙爲壽用原韻

去歲吳江花月夜紅枝碧照舊新時槐軒講肄三
年業宿吝維舟二水獨京邸重暫留寓記西原難
續蓼莪詩孤山山下榻猿啼攜手同尋是所期

附寓仙原詩

重來京邸遇君壽貢駐京與似往時憶在柳橋紅
荔帖情長宿谷太湖湖名山近贈白雲記秋葉新
鈔述志詩渦北春芝潔如雲孤山來藥有前期

出都門有懷

清風送客出城東回首金門路不同禾黍芃芃新
翡翠鳴蟬聲聲離緒綢家山望去三槐近走馬蹄
來雨袖空天上故人情倍切幾回夢破五雲中

潞州南郭聞蟬

一年一度此中聞一度一聲秋色分嘒嘒清音吟
落葉悠悠餘韻逐行雲東城楊柳重經別南陌離
觴日又醺忽憶故園今可到池頭佳樹正宜君

雨中坐槐軒和天士韻

曉雨涼生客未來槐軒獨坐思悠哉珠星泚面盈
盈現花逼簾櫳處處開快意奇書時展讀故人遠
訊語多猜靜來始識閑中好不道東山有舊梅

奉寄梁大宗伯次見贈原韻

九重丹詔賁褒旌特向山中聞起居鳳闕曾看司
馬相龍門再上太平書側聞宣室虛前席未許南
陽臥舊廬四海蒼生翹望切傅巖霖雨定何如時宗伯新膺特召

天士將遊燕以詩別予次韻詒之

僑肰長望蓟雲天渺渺鴻飛漠漠煙千里登臺君
有母兩年同夢我居偏爲竹零落憐王勃班絲承
歡憶意遠春晚辭家秋始晴湘者那得不情牽

二

聞君促駕指燕京無那離愁百感生知己分飛雲
路杳故人重話泰階平蕭條下里秋風入寂寞寒
塘千片清不是閒中偏惜别解龜賀甚有多情

次屏間程端伯韻

何時移杖趁雲堆取次登臨眼倍開石上看花晴

若雨滿中呼鳥静閒雷快書讀罷猶三復愁緒忘
將眠殘旧盡日倚欄無别事長將松竹陰聽哉

馮莊春雨 省王先生故里

東郊霡霂潤晴沙柳綠花明一道斜鴉姊呼風欲
别苑漁業貫酒寄隣家堂開北海樽常滿跡斷朱
求達不辭惟有溪翁荒圃畔青門自種召平瓜

曹南看牡丹

戀戀花間薄暮回名花奴爲賞心開況香亭畔𣑊
粧立百寶欄邊舞飙來勝地重開歸步障多情欲

慕避風臺深宮鎖素金成稱謹嚴青蓮供奉才

二

花王果自冠羣芳嫋嫋春風細細香飛燕輕盈髲
掌上玉妃豐冶舞霓裳清平樂府傳新詠富貴名
花獨擅場莫怪少年狂若醉馬蹄終日爲君忙

三

國艷名香絕代姿偶從寶檻露風儀嘉名錫自開
元日貴品成於洛下時石氏浸誇金谷麗趙家不
數漢宮肌每嫌花史多聲譜作楊妃與玉兒

巢雲園戲集牡丹名

躑躅花前醉不休巢雲松徑足淹留瑶池仙子來
乘戶錦帳芙蓉解並頭百寶欄干裝作砌六朝金
粉結爲樓主人知我情無厭月落花騣夢未周

夏日同林郎山蜀仲朗遊月巖洗髓泉上分
韻

新霽涼生擁千天同人訪勝到林泉東崑好月千
秋滿北澗寒流一道懸樹色侵衣飄翠帶石痕縫
而長苔鐵明公爲致清如許勝有新聲破曉煙

二

戊己山邊草邑蓑東林殘蕊試新泥泉名嚴月十

分碧鐘聲亮亭盡日依巢燕宛人如觸酒游魚習

靜欲忘溪故人君畔曾遺墨千古同來路轉迷上泉

此去冲 曾句

次無學上人留別韻

春入此溪草色青野人相對自忘形門臨大路來

巷鶴出抱邊峰擇草屏鳥落新聲簡化雨自移芳

精心中庭臺閣靜璞三車秘語到更深問客星

耐冬花

海岡山中豔綺霞移來近植野人家時于雪塢聯

紅葉好向梅飄映素花性帶紛華偏耐冷生憎逐

熱蠶呈媚愛君長踏歲寒舞老對青樽舞影斜

寄懷陳椒峰

美人不見五年餘聞道繩池方著書午夜添香開

秘笈雨行燃燭檢紅蕖湖通震澤八千頃山匝夫

椒西望舒為託李真傳別訊好憑歸雁寄雙魚

庚戌和寓仙初度前韻

常年初度逢今日燕邸吳淞憶往時花看曲南如

上苑觴流曲水等河渚情深照吟之韻氣思切難

忘倡和詩天隱還山幾有待與君不敢問前期

又辛亥

年年此日叢君頤槐里開園又一時擬髮披襟安

石壁永蘭文杏櫂川湄清風慰我青樽月知己重

吟白露詩倒屣春明同話舊相逢又是隔年期

壬子六月念三日次原韻祝寓仙

三載家國逢此日煙巒深處介眉時西爭客舍崇

桑牖來閣開尊曲水酒名滿八絃身若寄貌同四

皓畫中詩如君松栢真難比可是南山有後期

二

六從高卧博陵登回首雲山已昔時解珮難逢洛

浦岸浣紗空待錦江湄感君瑱玉敵相磋慰我離

愁勝有詩何日園今譜風韻采芝攜手問安期

癸丑初度答來韻

今年初度京華日同憶西軒歡聚時千里羈棲來

竹浦是日竹溪有書南寄王韜三台鶴爵耀河湄是日溪鉛泉初有別韜

函惠叢蓮壺詠尺素懷君明月詩獨有南翔名未卜何時繫紱諧佳期

又次舊韻爲寓仙覗

疎雨涼宵堅獨坐爲懷良友覽揆時閒圍賒我槐軒月宿谷逢君濟水湄楊柳多情惟惜別芙蓉有豔待催詩郎今已是皤然叟可得雞鳴再後期

日寅和舊韻

憶昔屈指來初度無那溪山正好時燕婉鳴琴西閣第鷗盟歲羽北河湄懷人不阻鄰關夢鬬鹿重

吟魄素詩自是關心情倍切西山風雨卜秋期

七月六日喜雨寄祝寓仙

雲漢昭回憂暵日池塘快雨憶人時九衢漠漠塵交散八月泠泠竹簟涓蓬嶼芝承青鳥翰鼓河琴泰綠蘿詩可知今夕歡前度酌斗齋眉好合期

乙卯依舊韻寄祝寓仙

毒雨連朝繫我思仙翁覽揆正今時五年携笑西郊道三伏朗吟東郭湄德耀齊眉青玉案少陵岸幘浣花詩欲搴瑤草當瓜棗爲卜三山未果期

過門頭村次叔中節韻

看山迢遞入青門忽問門頭即此村新剏數年成舊壘石垣經雨長苔痕秋深庭少草猶碧溪曲雲多氣自溫屈指當年聯袂友同遊寥落已銷魂

瀛臺賜宴風舟觀荷恭紀

瀛洲展禊傍清流瀟灑風來四面周花擁芳筵香入殿雲依水榭蔭爲樓（太液之內有水雲榭）聖心款豫臣鄰洽天語春溫禮數優再歌卿蘇詞筵報稱瑤池何幸快同遊

曉朝喜起湛恩裹錫宴躬親下九重　地近雲霄多雨露筵開水殿對芙蓉翠虬擁日趨　宸幄碧嶂含風出禁柳閣苑欣隨鸞鷺集願賡魚藻祝華封

恩榮與宴紀事（癸丑三月廿五日）

十年未預南宮宴今日欣逢盛典開（癸卯于役在南後今已十有一年矣）聖主闕門勤顯俊淸時聚治重掄才恩榮雁塔題名日樂奏鈞天舞蹴來（宴上演高句麗等舞）猶記當年紅餅案兩行玉笥對御杯

癸丑七月十二日耀兒生日作

耀兒初度八生日正是中元節近時庭桂森森依玉砌琅玕歷歷長孫枝兩經初授傳家訓（是日始示以孝經）二史纂重披念世遺（即前哉周日所取者）待得崢嶸龍霄與沒諸摘藻鳳皇池

御試後答程正甫見懷韻

聲華衙高侍從臣臺垣並試事爭新媿無讓論酬清問何有奇猷慰故人幸附青雲傳秘笈還從丹陛近楓宸（是日賦于保和殿中極）太平有象熏黔

日四海謳歌向化真

又和李星來韻

白帝乘秋序肅徂故人芳訊入清都羨君高詠東籬菊愧我頻遷左掖梧寒蒔令聞懷古道妻蛇退食自公趨空然載筆承明舍何事重離索圖珠

武闈即事和瀛相國見示之作

鳳闕追隨拜舞同鱗筵趨送棘闈中喜從台閣窺天象共沐恩波詠大風摸索有心光盛典綢繆無計覓英雄縣衡兼火今餘照宴坐奎堂秉燭紅（堂名）

又和陳學士訥巖韻

初奉恩綸寵若驚兩闈校試慰平生（癸卯江南之役于今十有六年）同照錢院丹鉛事敢道公門桃李情桂子香凝中夜龍菊花香綻日華明步趨喜共同人後細閱縹緗已數更

初春萬柳堂看雪和亦園主人原韻

帝城積雪朗東嶺暇日衝寒來索詩屋角疎梅方吐蕚池邊嫩柳已含絲午橋有意盟泉石梁園何心厭蒔蘿自笑疏頑無所似衰陽野客憶今時

二

作意尋春路不遙小憩香徑倚山樵名園絕勝華林苑曲水還通宛轉橋萬柳堂開臨綠野三芝谷秀長新條可知上相調元日晴雪陽和景倍饒

辛丑冬偕友人遊西山煙霞窟賦又模題名壁間癸丑秋重遊退谷見張素存又題名于左因悵然有懷

遙憶美人江水湄西巖倚壁夕陽時去年蠟屐尋

懷之如日登高還杖藜我愛城邊遠古寺金山步
上咏新詩相聲何日重相晤漢宮寒雲靄有思

初夏偕李湘北太史張玆堂北部謝方山舍
人吳覺之陳縉雲滿鴻臚三太學及二子
看摩訶菴丁香分韻

摩訶石壁訪遺文選目披圖摹右軍韻士聯翩皆
玉筍錦言賦就七龍叢瑞林瑞現纍金粟鵞樹香
閒化緣雲安坐瑤階吟未足晴芬猶自夢中聞

而問陵步指平阜攜侶登臨興頗豪但得良辰饒
絲竹何須痛飲讀離騷庭聯玉樹懷仙珮楚接芳
鄰集鳳毛有意尋芳尋便得狂吟不惜醉於醪

夏日同越辰六歸孝儀兩尊廉看摩訶庵西
園杏實賦贈

紅團榴月杏初紅玦日嬌花別殿風恥與夭桃爭
嫵媚好同丹棗鬪穠穠含章殿裏花全發南海洲
邊錦作叢轉憶上林春事早雙珂聯璟五雲中

七言排律

覲平定雲南露布恭紀 館課

天祚熙朝景運長赫然聲教震遐荒車書已洽龍
蜀儌尉堠全收細葉鄉自是廟謨多勝算豈容
伏莽久披猖雕戈一指欃槍靖旅矢三驅獯虎藏
六詔削平通爵貢百蠻底定徹周疆昆明磨劍平
洪瀚天弓屯營落日黃蕉葉隨車充寶貢桐花夾
道助戎裝彩雲再見星河燦瘴氣全清日月光印
著鐵橋天馬度還欽銅柱令名揚伏波此日鎮威殊

武於節[illegible]遙臨隸關懷忠貴先開麟閣待捷書馳上
鳳樓旁太平天闕朝元日 聖武於宣馭萬方

賀高陽李相國館師誕舉仲孫

泰階上相重調元和氣詵詵集德門累葉綠綸光濟美宗支瑜珥運承恩相門有相克繩武孫子爲孫永裕昆蘭蕊叢生齊玉樹綵衣繞膝舞金罇中郎早歲初宜子伯氏今年喜抱孫巖桂香凝嗣英月麓蕪羅秀長葵臨瀛州間氣鍾人瑞鴛水環流徹

帝闕百藥承家專制誥考基登第並魁垣面如田字封侯兆骨換仙姿德器敦五色賦成登甲第六藏檢羅苛綸溫贊皇閥閱家聲舊李棣熟庸地望尊家號書樓宗必大門通棨戟祉尤繁叠斯從此發祥遠麟鳳他年祚■蕃千里神駒稱令器九秋雕鶚看高騫章平佐命登黃閣房社匡時際錦輪爲頌升恒同日月叢生芝秀譜華軒

槐軒詩集卷之四

崔山王曰高北山著

五言絶句

野步尋杏花

尋春入杏林花發一何早憐爾翩翩姿相看人未老

西陂道中

走馬芳洲曲綠草深於染不聞人語聲但見平煙遠

又

夾背斜陽暮快哉松風下挂袂柔桑枝長條堪繫馬

又

荒村四五家是向屯兵道野老自瞭哨一犬出籬小

又

道上行人影照在碧波中水明草未綠野草尚叢吠

西陂秋日

秋深木欲落葉似緗素蒲衣色一痕同入林煙漠漠

二

疎林葉半紅墻底草餘碧秋色正堪照身黃鐵可蘿

新竹

試看南窓竹抽梢已過墻侏儒饒勁節何似此君長

夢中得詩

有意從虛舟無心作泰帆茫茫身幾許天地一江湖

西隣賞菊

梢上發將老枝間甚已疏不如故園樹采采擁堯腴

中秋翔夜夢韓夫子

潛江無來問今宵入夢中頻頻心不寐望斷南歸鴻

歲暮題古槐

蒼蒼故國望勁幹吼風雷好護三公植宜珍梁棟材

清明上冢

青青陵上栢盈盈已堪把相對不知哀潸然淚暗下

雪霽

踏雪尋歸路朗如行玉山寒空一目盡萬里咫尺間

偶見

圓荷如掌大時有小娃坐雌雄在山梁共之使一壑

書感

不見可語人預思可語者祗恐相見時期期喉啞啞

七言絶句

錦荔枝

錦色離離子滿枝上林風物正當時漫言此味田家慣夢入中官頻錫兒

官道柳

天空雲爭露滴時草色青黄木葉垂人去人來堤畔路年年樹蔭不知移

夢駱池謝友人

清曉同人入夢來平生歡笑總無猜三年別後情深念話到晨鐘始放廻

二

憶昔相尋林下行南郡漢吏舊知名而今過里莊山壑風雨床頭一巻清

夜步蓮塘詰朝而主人索花

君家占斷好蓮陂凉月珠風枕簟宜狂客歸來渾不寐幸分冰蕋夜餘枝

詠槐子

芳名自昔詠同心何事無言意轉深自是香濃牽夢遠不教狂蝶惱春林

二

金墉花叢石縣兩山壁竹香月照泥還共幽蘭清澗畔星星寒露數枝低

滁陽道中

行過江南十數程風光曾不異燕京醉眠轉入滁州路能使行人倦眼明

二

千巖聳翠絶飛埃萬木陰森雨未開便欲結廬依此地攬衣拄杖永徘徊

三

汨汨溪流是處聞萬山樹色鎖深雲環滁默憶醉翁記倚杖還思靖節君

四

衡邨穿花問野居主人無事樂樵漁那知道上客心急冒雨衝過小渠

過新嘉驛和壁間韻

終日勞勞逐陌塵夕陽一覺即閑身墻陰忽見題

紅怨辜負穠華四十春（按原記萬曆四十一年間事迄今四十餘歲矣）

二

乘傳南來是壯遊新嘉小驛路悠悠朝歌暮樂等閒事不爲愁人亦白頭

三

含情默默語呵誰撚將花枝死自悲負腹將軍誠可棄空餘哀怨古今垂

偶感遺事

月夜芳魂影共隨斜封相向野花枝春來空有長生草腸斷人間薄命詞

入關即事

門吏持來三尺書封條一道貼肩輿恰如嫌醬新迎婦未審妍媸定何如

二

十隊傳鑼進玉街千門萬户擁香柱負販兒童渾不訝掑肩爭近虎頭牌

三

依舊封輿入院門太守堂前揖撫尊萬人如堵圍公座爭道三台近紫垣

四

蟻隊如山人不開喧喧呵道使君來兩街桃李皆新樹誰向瓊林舊日栽

五

頭踏雙成入院門聖公衙鐵（內屬名堂）兩司關禁頭先設紅燦餅粒飯絲衣摠　主恩

六

而想燈窗閨盡年即今何異小遊仙寸心猶夜期無負敬念　君親等二天

西行雜詠

憶昔驂車經此地絮飛楊柳下低枝而今老矣都忘却唯有槎牙似舊時

二

天清露重草離離葉密蟬鳴花盡時記取當年郎去路垂楊繫馬最高枝

柳營懷舊

昔年跋涉此曾過今夕平輿度遠坡禾黍秋風看

積翠青青道左鄰陰多

蒻月夜歸自鄭

風定林間霧蔭肥黛華似欲妬人秋今宵恐負東
籬興爲愛月明信馬歸

幾望夜

月華三五正盈盈簫鼓遥傳雲外輕晩色龍葱花
氣釀芙蓉一樹傍堦明

二

月明風定木橋西遠聽簫聲渡若溪一夜不眠緑

底事星河漸近曉箸低

春宵

長向春風帶笑看素馨花氣滿欄干朝來取次開
多少妬雨桃紅不耐寒

夜起

客邸重經午夜霜新知人喘舊眠床此行不盡劇
中興竹裹吹簫引鳳凰

玉簪花

玉貌冰姿調不如木犀蘭薄月華初幽香不肯關

娃佩好與騷人伴讀書

催粧詞和友人

梅花鏤處見蟬娟繡戶香風不閉年角枕錦衾鬟
婉孌從教日影度花磚

二

一夜香風羅幌開明璫未卸倚粧臺熨寒賸有子
京儕知是乘雲夢裏來

三

火珠龍劍寶笄攢夾道青槐玉作橋遶徹石香香

滿路文園渴病一時消

次友人韻

珮聲遥曳下瑤臺解道碑寒須碎嵔煎甲塵霄明
夜火爲傳千里度對來

二

花蠲纔璣玉缸瓊瓊圓艷句無雙竹枝譜作步
樓詠不數蛾眉與錦江 新婚薛姓故用寺樓等事

懷栢壽友人

栢壽今亦草萊無花底蟬聲鳥語哀應得月明人

靜後戲題痛飲且呼盧

題龍虎圖

蒼生萬里噗波濤洒潤乘雲不憚勞待得普天禾
雨露身名依舊列仙曹

又

大人未變伏名山且放光芒毫尾間一嘯乘風百
獸震任他猙獰不能拏

獨酌松蔭下

幽人幽興倚巖風長憶當年桑苧翁野鳥飛鳴明

鏡裏松花搭落酒杯中 書所聞

二

謫仙自與世人疎賴爾高文一起予莫道無情能
解意却來亂射讀殘書 時讀青蓮集有雀來松枝

三

故園花木滿籬生何事游人苦遠行應想諸君懷
別恨緘情留與晚來鶯 諸君謂花木也如子猷呼竹耳

嘗參

龍頭參浪敲如淪客裏銷愁亦飫新敲火為倩田

唆語何年辟穀禮高真

漁樵圖

一葉扁舟蘆荻裏兩行飛鴈白雲邊樵夫載得書
千卷醉後微吟小洞仙

又

負却荊榛與白茅歸來負與學烹庖等閒大展開
山手揮麈成風百二州

風前玩水

誰信此間有聖文一波吹皺渾不分世間無物堪

為似唯有青山可對君

投詩清流

遊者如斯自不休寫淵作賦解寫愁書成更欲陽
候見勢念還同溪水流

旭日

顏蚤初浴若華枝玉燭金輝出震時會馭六龍開
八極山河大地總無私

讀安諸齋中芍藥

花能廣陵態欲使客中相憶不相延昔年花解令

何似羞對名香祇自憐

蜻蜓

翅短身輕生力微爭隨晴日弄暉暉飄颻上下緣

何事一任迎風自在飛

又

纔衔衙門到處移天光日霽亂何之尤憐細擸無

情性不共啼鶯惱夢思

荷初作花

小蓮出水初如筆露葉滿蕪大似盆翠蓋朱華相

映好月明風細對芳樽

詠蓮

亭亭自立碧波中一炬承天暎日紅美爾香開秋

色曙不教搖蕩任西風

謝友人惠白蓮

兩中分得龍荷來池面屏前兩兩開應是東君能

愛護恐教素豔惹塵埃

默巖將行將發以書招寄并示一絶即韻奉酬

送別

我君此去若登仙歸到家山只愛禪報道一聲開

覺去何時重繫木蘭船

二

風骨姍姍本謫仙秘書一卷類參禪好風送過江

南去悵望離人明月船

默巖原倡

一生癡極笑顛仙徹骨清風不是禪黃鶴一聲

飛子去可能顛倒米家船

史館寄懷

簫遲簷聲曉愈寂蛩吟孤帳爾懷離羣今宵誰覺來

魂夢剪燭何時一論文

過徐君祠

揖讓風高天下難死生誰念盟寒墓杖挂劍情

無盡知是先生取友端

下相城項王廟

大風歌散已千秋嘉世魂消暮雨愁嗚咽祇今唯

下水黃河日夜恨東流

登金山

浮雲漠漠映江流萬里長波一望收遥憶神京如

昨對衣冠明日拜宸旒（明日為萬壽節）

二

中流一柱大江横天作坤維鎮兩京浮玉山名原

自雅知誰多事是今名

多景樓

江天一望思依依縹緲如同鸛鶴飛千里雲山時

極目不知爽氣入征衣

焦山

吸江一望偏岩堯目斷東南萬里潮若得此中堪

遁世願提丹竈斷松燒

三詔洞焦處士像

三召翹車堅不起翻留遺像在人間海門東去香

人境名姓何緣借此山

過丹陽徐偃王廟

生前茅土竟如何沒後香煙此處多却笑當年穆

天子瑶池八駿枉奔波

牡丹

不是愛花偏有癖政緣嬌艶或難觀名花傾國渾

閑事醉倒花前可許人

二

嬌姿艶冶簡天工一出群芳果不同若使建宵當

對此肯教容易别春風

過天士别業

細雨濛濛江上村寫思千里始登門東園載酒看

花去不復前溪辦早春

坐悟石軒

樹色山光接秋來竹人居上每排细當年説法人

何在頑石依然長碧苔

吳興道中

菱湖西畔草千重遠近雲巒時淡濃尋斟也知能

畫法故將微雨洒高峰

二

苕溪一夜瀟湘雨飛作南崖點石林不解騷人趨

底事孤舟泛水綠琴心

阿鄰即事

崇禁城西日已曛簡什載酒樽靜閒當年孫楚人
何在錦水迎添月色紋

過露筋祠

露筋祠畔水瀰瀰雨過蒸卯已經後中女曾間蚊郎遇此史
惆悵大姑山下路至今猶自唱西風

宿預湖 在宿遷

湖光瀲灧泛輕舠春日江南景色饒山際水明風
日好采蘋士女漫乘潮

二

蔚藍山色印湖光水碧連天一帶長數點孤村無
遠近漁家曉棹集橫塘

三

一湖春水綠於秋杜若汀邊一葉舟兩岸青山渾
不辨就中潔白是沙鷗

李橋道中口占

二月江頭楊柳絲春風撩亂一枝枝飄揚可似隋
堤日相見當年錦纜時

二

白馬湖頭送客頻今年又見一回新夭桃紅杏知
無數除卻柔條不是春

湖北大槐

大樹湖北何處尋殘柯一片到于今樹一枝約尚有石撐之
五陵秋色塞煙裏不及山中歲月深

二

爐刻崇寧不記年此槐應在崇寧前摩挲老大千
年物值得山翁一倚眠樹下石爐上有崇寧年號
湖北爲張星老別墅有碣記之

武陽書舍聞隔鄰紡績聲

苦憶當年母歡稱 高堂五夜辟寒爐而今風木
餘深痛紡績聲聞淚更濡

阿井

魚山東望是陽城阿井亭空歷滿纓下尚有碑存
古事依稀猶識象王名

內城道中

柳綠波明碧似紗萬條風裏一行斜鼓樓西角
三巷猶書牆頭見杏花

二

駸駸踏遍軟紅塵擲服榆錢取次新迷惘香團如
錦艷輸君花史為標春

出都口占

廣渠門外草芊芊禾黍薰風古道前回望長安雲
漸杳故人多在五雲邊

曹南看牡丹 四首

自古名花說牡丹開時車馬動長安而今冷落花
王甚千里尋芳一道寒

二

牡丹曉鎖好風光穀雨遊頭花事忙萬紫千紅爭
獻媚欄邊先識御衣黃

三

洛陽自昔擅芳叢姚魏天香冠六宮一見曹南三
百種從今不數洛花紅

四

佛提庭下見紅芳約引春風千里紫遮莫旁人傳
作笑一生偏是為花狂

曹南牡丹譜

花王 深紅色

艷姿真足冠群芳三朵同妍鬪麗粧自是天工誇
國色香名端不媿花王

獨占先春 紅色

占得春風第一名何人不唱麗人行嬌羞欲破難
留豔故把柔香觸砌生

一捻錦 淺紅色

為憐錦繡特先開仙子霓裳綴步來幾有海棠烘

日醉誰能貌得繪天才

瀛洲萃錦 粉紅色

謫仙何日步瀛洲分得天香第一籌白玉堂中曾
將面杏園花史特風流

天香湛露 白色

冰肌玉骨自儇儇一片瑤華色遊妍侍得更深香
氣足和煙籠月沐嬋娟

錦帳芙蓉 淡粉色

國色天姿迥不同纖華豔冶任天工相逢卻向瑤

臺氈繡被香寒午夜中

寒潭月 白色

一種清光本自全秋和雨護花天忽然明月來
仙苑照得瓊枝顆顆圓

銅雀春 淺紅

二喬已擅吳宮艷何事東南別有春笑殺百花帝
闘色芳鄰應念阮家翁

飛燕新粧 淺粉色

國色羞同閨秀名昭陽殿裏逗輕盈日華偏照晨

光艷獨立漢宮太憨生

蜀江錦 淺紅

濯錦江浪春滿溪美人鎮日倚亭面不知年少緣
何事揮盡濤箋辭欵迷

五瑞玉 粉色

嘉名鋇自天章開玉質遙從畫裏傳芳潔不同凡
品艷瑤臺月下影娟娟

背猪花

紛紛細瑣也爭奇艷艷平田香綻時富貴不隨天
馬至漢家紗苑有誰知

二

四月清和花事殘薔薇芍藥滿欄干誰憐野外錦
香莖採供先生白玉盤

五雲齋柳

牕下垂垂見柳絲飄揚不斷帶金枝雖然不是隋
家種也有長條蹴地時

二

孤山園裏梅千樹鏡水湖邊蓮一池不及先生自
種柳風清月夜小吟時

石經山

石經疊畔望桑乾天外黃雲漠漠寒萬里朝宗何
處所不知龍向此中蟠

退谷

迤邐看山來退谷退翁亭上作閑雲溪鷗此地人
如舊可有新詩得報君

次壁間韻

登高極目翠千重遠近雲嵐時淡濃知是仙翁招隱地喬松如蓋在西峰對半有金章岩避而秘

憶家山

蕭蕭落葉任西風千里家山入望中遥憶秭山精舍處鋤茅結宇近墻東

夢中得句

入門小憩如離險飯罷禪床一覺回夜半風濤來枕上似驚過谷起雲雷

送汶陽出廣寧門西南路望西山峯巒秀美有懷天士錢樵四兄

客路塵飛翠靄重新蟬柳暗快相從憶君屐齒留山嶽知在雲中第幾峰

漫占

山中石丈别來久葯圃松筠半未長滿架詩書饋不得更於何處問行藏

玉署舊作

玉署清暇待瑣闈枝枝飾影綠陰肥槐軒夢到家

山月自起開箱着舊衣

槐軒詩集　卷四 七言絶　十三

魏軒文集卷之五

佳山王回高上山著

賦

春雪賦

播衛帶序青帝秉權慶豊表瑞歲有正憇同雲蔓布玉霰芟延既紛紛而奕奕復飄飄而翩翩普邊延於山倒升飄緲乎林豁穄霂霡以助潤豊氣埃而呈瑞既優既渥亦足亦霑誠大有之休應徵降康之自天田畯志喜吐人載謳太史書牘樂正歌

榆美盈尺之珠玉嘆嘉瑞之何多彼夫繚然若架嗷兮非花標六出之麗藻兆三白之箕車裝梅塢於傲頑老螺髻于嵯峨萬玉堆中不辨山陰之逵千林盡裹遙知高臥之家宿麥連雲皓鶴翔而濯魄寒松落月素鵬歸而翳極想綽約於姑射擬白露之蘂葭望玉門於葱嶺啟赤城之流霞若迴頫臺玉宇貝闕珠宮瑤琪樹之璀璨綴瑤草之玲瓏持落英之飄砌伏羿絜之廻風亦有騷人墨客陽儒臣分校蘭臺除橋藻鱗工柚秘思于叡管引進調於龡桐進黃竹之歎響步危闌之餘興入簾度幌擬塲花之輕纖縞帶銀盃逐玉盤之寘潔掠隨在而呈質樂喜事於天公斛户土膏飽寂恩風樹動樂郊將播青旂甫令連阡並陌委巷堆徑沃野平鋪滿騰斜橫千畝同色萬頃光靚甕載五穀之精也兵三農之慶聖王於是下勸耕之詔行補賑之典戒皇言之駕勞混露之虛慶溫知寒重裘而念無褐行慶施惠周廬以給下澣有慶大而非瑞無封條之或沴於皇來牟而將交俾彼菑田而沃

衍靚壯雪之固時度連澤之無私被大地而靡垠荷元工之庠慈稽農祥於幽雅味秉思于周詩叶陽春之雅奏儷幽蘭以按調號龍夫萬物之丕變將與夫鈞雲紀綬廣復旦而謂之

記

岱岳遊記

康熙乙巳三月始望日丁酉叔旦平差泰老母為東岳進修祀事也二子紈從焉朝發自邑東門是日大孫夕食于趙官鎮蕪賞歸德集詰朝蚤發巳至五峰山宿焉次日至靈巖又止宿明辰出山西行幾遇雨而免後開霽于西陸行者悚異之十四日向夕抵泰安境是近州城望所為泰山者不知在何許但見東南一帶翠微半天矗兀

環列未識孰為賓主行行將至問之與人道以北面前嵯岈而立者是所謂泰山乎弗似也與人應以此為傲來山耳轉是東北隅乃見所為泰山者懨焉疑之既而見之喜動於顏遙望如絳闕天際青蒼瑞靄猶未悉其奇異也抵州郡憩于旅舍向晚森涼以宿四鼓發不復成寐候　老母盥櫛畢呼僮僕招輿徒戴月而行呼於岱闕之門遵路而西稍北則見火光一帶自上而下蜿蜒天半迥貫兒秉燭以照行人因索施錢者千態然有痾瘵纏蹶之處馬至嶝道同儕先行余馬弗能升乃下候藍輿道西衛門下頃之輿徒來至紅門同儕在焉謁碧霞元君像以行維時月皎天空山氣澄朗俄如登天得路回顧同行陳晃下符相慶此行之不虛也至一天門上為天階關而雜色各步獵數級過迴馬嶺相傳宋真宗登封駐蹕之地峰回路轉乃見州城如町畦鱗錯比屋鱗次如在畫圖中對邑如薺頃如萍也秋　老母與指而望之一㘬盡可了了俯視似欲有怖意歉候　老母殊不動也

再上為黃峴嶺或云以其色得名與夫云其上風甚烈每當陰霾愁霖裸乎不可行立此登至亦只等爽也再過為快活三程凡三回上而復下夠有十餘里其南為二虎廟北為交龍石中一區有泉洞口在山腰間也土人何名答曰無之予曰何不題之為龍虎洞欲發前人嘯字山巖而未之逮也需之他日可耳再上為對松山奇峰插天其下不可攀躋有羽人置線於空中懸筥其末行人布一錢則戲鈴示之捐製而上也踞高而悉貪殊可憫

笑小龍峪大龍峪五大夫松與處士松並傳似後人有意爲比偶御幛崖則嶒峣峭辟想見當年屏翳臧從時步輦扶挽離蔽亦爲降尊乎入二天門可二里爲朝陽洞飲者咸云清心然亦存乎人耳有亭名半山其實在山僅十之七矣至此視傲來則俯處足下矣比望見天門如一孔道下則爲十八盤穹窿斗絕行人委蛇如蟻撒行真如鷹勘所謂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者矣半與半步近望　老君與岳不數武時時

憩藉了無怖色也回顧山下人行如蟻相去遠甚頓作天堂地府想此卽一現像也入三天門升嶽神是爲三靈侯廟未知其所自始東南上雲梯先至祝楚館盥濯旣畢奉母謁　元君廟庭有銅碑四皆明宣宗憲宗以後建者前此不可考矣李斯斷碣數十字亦莫可辨疑亦後人爲之耳殿後爲一線天言天爲山障如坐井閈參而覩也行行稍息但未可久留耳返館舍弁食少憩與陳兄翹阜謁　東嶽帝廟殿宇亦甚偉嚴然奔走其下者未若　元君祠之多且盛也不知何故祝者當亦莫解耳後壁爲磨崖碑唐明皇紀泰山銘字可三寸許闊有丈餘高可四五丈亦峰頂大觀也其左爲蘇許公東封頌已爲後人剗毀矣惜哉玉女泉在其右說者以爲卽　元君之始現像也未知然否史傳真宗登封時有石像浮水面搆昭真祠祠之山巔蓋始此成化間拓建爲宮弘治間宮號靈應嘉靖間更號碧霞元君而香火日盛玉帛奔走萬方幾與國家侔矣又西爲孔子崖說者謂夫子登

臨小天下處也當亦因子輿氏之言想像摹擬之耳　玉皇祠則在山椒前有巨石穹窿而坦夷可方二丈許相傳歷代登封藏玉簡金冊於此想當然也時聖風正烈摩挲無字碑蓋秦皇立此以厭王氣者初不必有字也或曰秦之立石頌功德已見於李斯篆矣此當是漢武帝事史記孝武本紀云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初未言有字也似亦有據然不必辨循崖而下山後則爲黃華洞路蹦足拾級武上武下可三里許忽見所謂石塢者林

木叢龍山更幽秀迥然桃源非復人間矣乃悟昔人云遊泰山不遊石塢是為虛遊此語果不欺也入門登小閣傍見一杏方作華而前山則已青青如梅子大矣氣候之不同如此繩子方披一松根欲携植之亦兒態也　老母為之開顏歸時命置輿中洞口一石碣有詩曰華黃山宮白雲開一片青窠日往還為道岐嶒烟霧裏誰從煉藥破愁顔

人馬從龍題足力已疲夕陽欲下肸不可乎久留廼循路返則見孫侍御題石驛語頗能記之異

廷簡書四王天亭在山半坳間松濤天籟具令人瘾而忘返奈時不可待何期以他年重進可乎逆至館舍　老母已移寓他所以館地微濕且少人烟故亟趣寓所則三靈侯之廟後家也晚月昏黄翠靄朦朧與同儕偃息天門下久之方期以晓夜觀日出乃夜半雲霧塞滿室中衣裳盡濕始信張長史云縱使晴明無雨色入雲深處亦霑衣果不虛也晓起見雲自戶中入如煙如飄仍往日觀峰觀所為日出者雖不見其初昇而雲來山累微雨數滴少焉雲開山現白衣蒼狗須臾變幻野馬飛龍奔騰萬狀亦峰頭奇觀也讀壁間題東望日本西俯河源二語可盡齊觀之致翻惜杜拾遺未之登岱止作望嶽詩若使至上當更有驚人奇句不止盪胸生層雲陰陽割昏曉而已也俯望衆山東亘海上皆若培塿繹繹乎有朝宗衆雖徂徠稚峙目前可當一大賓然止及其半耳至捨身崖而憫嘆之嵩嵩前人已有苦口為説諭者易其名曰愛身巖仙人橋則已峻絶此山靈示人以難處也王

陽廻轅其在是乎望振海石而不至亟返而下從新開盤路路稍險踐下輿步行亦自簡易至平處則少憩焉過此則坦途矣視前所經過地歷歷皆在意中矣無足怖者日中晨乃及櫻桃峪則逆旅主人設具以待　老母方停輿以憩園翁獻櫻桃之初紅者借以奉　母為之色喜同儕則歡然笑語飲罷而歸

重修茌平縣學記

學校之設先王所以圍天下之才智而納之中正之域也故庠序興則禮義生教化衰而兵刑起自古及今其大較可觀已吾茌爲濟北劇邑地接鄒魯之鄉其俗敦禮讓尚廉隅斷斷有洙泗之風有周而後漢唐宋元之盛時代不乏才有明三百載來科第蟬聯文教蔚興藝甄陶之力居多焉予生也晚不及見前此之文獻與當年之教澤聞諸之父老所傳聞上下百餘年間而風教之隆替景物

之變遷已杳然不可復識矣按邑志載學廟址舊在城東南隅者歷漢唐間在縣治南後遷西北隅金正隆時縣令孟公醇所建至承安年間始徙於茲元初縣尹張公榮因舊址而作廟此洛徙之大槩也迄於今四百餘年而長松蒼蒼靈櫺鬱鬱堂陛增崇丹臒恒新伊誰之力中更變故一見於正德之十八年再見於崇禎之十一年十六年而世道之治亂亦因之遷　興朝御寓右文崇化文學駸駸日盛矣順治八年辛卯五月有芝產於廟棟

雖時邑侯崔公與廣文先生趙公李公謀所以修葺之而地當凋瘵之餘物力維艱多所不給遜鉅指捐歷十餘年而後備凡爲堂殿五楹廡東西各七楹戟門三楹名宦鄉賢祠各三楹櫺星門三楹啓聖堂三楹明倫堂三楹官司有舍周垣代佗門若庖湢庠齋之所尚多未建而大略可觀矣是役也經始于順治之辛卯年告成於康熙之乙巳年于時實應　鄒公雍縣之二載政事以和百廢具舉而學宮適落成余以　予告省覲循居里門亦

樂觀其盛也功竣諸生孫錦裳陳載程等請予公將勒石以記之而徵言于余余何能言言其所及知者惟夫詩書之教不泯于天下也尚矣通事父遠事君忠孝之道舍是無由明此學之不可以已也乃學者多溺于所習務其末而不究其本將使木鐸之遺祇爲虛文遺蹤之傳聞無人爲孰知朝廷養士泮宮重之師儒視之學臣嚴之以關校祭之以科第報之以爵封其待士也甚厚爲士子者上之而維身制行賢父事君不愧爲人子爲人

臣之道國司教者之所散而求也次之而慼慼自
守篤信好學閉戶潛修潔其身不敢蹈于不義亦
鄉閭之所榮而士林所丕推者也若夫華言襜服
蕩軼踰閑以詩書為名餌甚有偭矩而改錯者豈
獨秉鐸者之羞哉抑亦二三子之耻也願與諸士
同入闈而勉之至教屬敬化以表率人倫則固有
土者之責也無庸溢美謹載爵里邑侯則崔公鈺
山西汾源人潘公天植遼東人張公貓字康馳河
南儀封人趙公六合字公同河南武安人王公畫

一字載若直隸廣宗人鄭公之璜字崗佩揚州寶
應人廣文則施公雲鵬字公日增俱遼東人　聖
裔孔公[illegible]撰王公錫章丘人呂公大生即墨人張
公鳳來萊陽人　聖裔孔公貞寶先後協謀力贊
其成皆有事于斯役者於是乎書

都城東嶽廟壽桃會題名碑記

古昔帝王望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
視諸侯凡以報其有功於民而為百物之所自生
也五嶽為中州而岱嶽為最尊詩曰崧高維嶽駿
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又曰泰山巖巖魯邦
所詹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
川蓋以東方物所始生故巡狩祭告必先於東無
非體　上帝好生之意以臻斯民於仁壽之域耳
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得以遍祀群嶽懷柔

百神諸侯祀不越望非其封內者則不得祭也而
況閭閻編戶之氓乎山川之有廟祀自漢代以還
始也唐開元中封東嶽為天齊王至宋大中祥符
五年加五嶽以帝號東嶽更號曰齊天仁聖帝亦
以東方主生故特加仁聖之號而封帝傳曰山川
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
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明乎岱
宗為所最尊故澂世之祀之者徧鄉國也都城朝
陽門外之有東嶽廟也其來尚矣考諸碑記蓋創

始於元之延祐天曆間規模猶陋至明正統中益增修而擴大之跡其所載率云推崇生生之意以欽福錫極崗貌而尸祝之使人知所敬且知所貴亦先王神道設教之義耳累代以來承平無事民富人給家足都鄙康庶皆満而府庫餘貨財俗相傳於歲三月之望後浹旬都人士庶相與輕車重馬騈肩摩轂以趨禱于廟且盛其供帳為美觀百戲具陳珍錯緊會襟遝絡繹往來而不絕者前有五日而後罷其會之名不一會之人更不可以

麗計於中有名壽桃會者取西王母以桃上獻壽武皇之遺義也歲時致祀者届期以香花璧幣薦其時食以為神壽此事之於義無害者爾夫人情莫不欲壽壽者疇也神之所以疇人而人之所以祈疇於神者莫此尚焉故洪範八疇攝用五福而必先以壽者正欲凡厥庶民惇敍彝倫以仰副上帝好生之意則神也人也二而一之矣其集歲以每月朔望聚衆醵金以備來歲之需副斯役者咸勠羣力以襄盛舉凡以致其誠恪將享之忱也歲

久恐湮沒以昭來許示後人爰屬工勒石而書名於左

信平鄉王氏族譜碑記

夫譜氏族之傳所以崇恩義厚親親遠嫌疑別婚姻也故尋流可以知其源尋葉可以知其根人倫之所繇叙風俗之所繇茂政教之最亟者也隋唐以前國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考定詳實藏於秘閣副在左戶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按王氏世系所出不一有姬姓有嬀姓有子姓若瑯琊太原之族則

周靈王太子晉之後其子宗敬為司徒時人號曰王家著京兆河間之族則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之後畢萬封魏傳至王假為秦所併子孫齊於編氓時人謂之王家又魏昭王子無忌封信陵君傳至單子避於泰山漢高帝召為中涓封榮陵侯時人以其王族也謂之王家此皆姬姓之王也其出於北海陳留者則舜之後嬀姓也其在天水東平新蔡新野諸望族皆殷王子比干之後此子姓之王也以所出望多故王氏族最為蕃盛我 始

祖以前遠不可識矣按先志云家世河南巨族亦未詳所自出所隸何籍自 始祖仲文公以元進士由河南遷於平陰歷任茌平管民官因家焉卜居信平鄉之原長子 恒之公有子四人其季子仲端公守先人之舊廬在平陰者從遷塋於南鄉五姑山之陽 仲文祖次子 政之公有子四人今積守茌平之先塋子孫成家焉吾家宗支有此兩派其後中葉式微譜牒無徵九世而上華不及知矣高幼從父兄之後歲時上 先陵拜於墓碑之

前捫而讀之得知平陰有族人焉年久不相聞問深為疚心順治辛卯舉於鄉乙未通籍南宮因藉同年友謝濟寧州君志奇族兄在高等族任應科等者兩邑之派復合焉此 祖先所默誘而心慰者也戊戌蒙
世祖章皇帝簡拔為庶吉士遂留京邸未登 先塋者六年癸卯秋有典試江南之役道過里門展掃墳墓感然有本源之感念吾家宗族析居兩邑幾派而不合者蓋數十年今幸得似續於祖一本之

脈不絶綿綿瓞瓞將來必不有譜系紀其久而無所次序乃謀於族長名自由名三聘者暨姊壻伯兄再姊兄廷獻伯弟明鳳等爰名以記之溯厥源流俾後之子孫覩此無數爲志好學積德篤行顯親榮祖傳之無窮繼繼繩繩接　祖先在天之靈實式臨之矣若夫遷造華胄遺蹟於大雅不附舜公篡裔矣於前哲幸斯義也此世系之不容紊而影系之亦可闕者謹敘而次之如左

癸卯　先君忌日記

先大人自戊寅見背於今二十五年矣歲月駒隙時事滄桑中更多變不可殫述約畧其可記者戊寅至戊子十年之間流離困苦至不能堪時寓西河侯里竹林索居形于話言有次衷中郎長歌句云我亦有意壽芳者他時擬入上林苑自戊子至戊戌十年之間再通常變之遭遇備歷之矣辛卯登鄉薦縱時纂秋廿一日吾邑是日會市城頭與道旁觀者如堵未始不念吾　先君之有子也執友父老或為感泣登拜　而塋欲泣至不能言還里門予婦擁路而立於爲榮歎而予以哀情但中固弗識也登堂叩　老母母亦為之灑淚一則以喜一則以傷矣嗚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乙未僑南宮留都門是日未及登　壟至五月朔始抵里門家居者兩年戊戌上公車辭　先塋而來也於今五年矣　殿上桶歷拱矣春雨霜露恒為淒然去年是月九日　老母以迎養京邸此日抵里送至盧溝之略宿長新店結輒隨行十餘里至盧店

南奉　命以還迄今已踰歲矣近蹯園樹遥瞻雲
天千里晨昏心焉數之何日得返舊閭哉　予啓
請稍展定省也噫嘻不肖早孤上失所怙賴有伯
昆撫訓得免流離憶自髫齔以翁學使歲試士七
月五日縣羅童子而較之得荷邑侯黃夫子垂顧
拔之正額是年未入泮明年己卯春縣試邑侯張
夫子雅爲童子蒞邑之人已藉藉知哉　先君之
有子矣頃之四月中旬學使者徐夫子道試棠録
五月旬日入黌序遺業賴以不墜得奉養　老母

以至今日也庚辰大歉旱魃爲虐始從張夫子於
西村明春鄉中多警不可居乃從之城仍受業於
張夫子之西城居以卒歲壬午孟陬廿五日移居
城中廿八日初從韓夫子於黌西之別館仲春望
三日始命今字時在童稚性情未定好逐兒戲每
爲長者執友所微箴伯兄聞之因以爲箴尚質若
閭閻知也秋中龍場赫闢年甫卅萬里知有臨淵
之義哉至冬東方告急明春邑城再破郡以二月
之是日遯於東北之荒野與董伯及甥其成同匯

皆并自丑至晡計刻而免月獵日始返故里得見
老母先歸自姊家也時有亡姪胡來自外助其哀
一家播流至是日衣冠毀棄搔首跳足竟無以謁
先塋日誤弟姪蕭然一編讀祭義而識終身之喪
涉詩而成　庭椿失怙之謡雖未解音律而情見
于辭聊以志感也明歲甲申而變作四方鼎沸人
民蕩析何知有家園之慮是日省　墓歸而有述
以見意乙酉春學使任夫子錄科與試偕從兄同
學于東齋旣而就業於西邑傅里之栢齋向秋不

熱闈事而罷丙戌家居與伯弟同學於南場蕭室
秋避地於東郡丁亥春甫歸故里戊子假館侯村
己丑往來西東之間庚寅邑居授諸甥童子業辛
卯里居肄業槐軒秋闈倖捷壬辰罷乾以歸癸巳
始成饑室言念　堂構愧弗克紹也秋日大水槐
軒被浸甲午復涉是年揣摩制義不復問戶外寒
暄矣乙未列春榜未及　廷對而歸秋僦居郡都
明春及夏歸里丁酉再肄對策業明年仲春北上
以迄今茲蓋不知去童稚將稍越幾何而居然追

隨於五署金門之間矣於戲人生夢幻再回憶廿年前淩事不過若隔世哉且於中亂離之驚愴骨肉之存殁室家之成全子姪之婚娶由困而亨轉禍為福非先人之積累　天地之默佑曷以及此撫斯時序追維往昔瞿然自省凄然自憐蓋不禁悲喜之交集矣雖他日乞　假旋里進慰　慈顏怡然色笑埽　先人之松阡載東園之清話與二三小子日課蔬水爲承宗家訓也紹以是當李主之卜可乎

僑寓記

余崔山北信平鄉槐里人也幼時不復記憶五六歲時出就外傅從族中諸昆季學於安師在門前道南自寶井之場室習游者益年餘不記何年止記安師一日柳蔭下西鄰錄黃冊來下東室中壁上一紙有云蒔花不及種蔬學劇不如讀書等語後不知何時辭去從南村于氏之塾潘師字受我者將及期年歸從閔師于東宅葡架之北室前後有蜂數巢醱餅榴數株牆下桑榆椿數種匾竹花

薔薇各一本如是者叁兩年餘寒暑晨夕時與爭徑共之九歲時從清平李師學於南場小樓上每向南原榆栽槐蔭下時信步馬場中棗柰一株時時在目樓下有馬乳一叢槿牽一區憩間一聯云蓬洲集鶴舞雲臺棲鳳鳴　先大人筆也聞曾有一士人經過樓上飯訖留此句蓋羽客者流也猶記一日仰視樸樕榆莢者偶墜南畦枯井中僕見旋拔以出驚悸者久之甫及一月師以事去又延謝邑高師來仍居東塾授業者月餘曾記作破有

孺子歌大見稱賞讀亦未久而去方及十歲時先大人以疾將作知時不可失亟攜邑居北街之東廬丁丑移城從滕泄李先師於西小街之東館一時同學有爾秀爾許兄弟蔣敬之周國南彝秀一壬四生草巳游鄉校而仍聽講者郭玉衡康修元也後至者則林兆麟最少則費乃英及余也猶記邑居之南藝帆王公新擢春榜旗鼎聯翩映耀樓窗間望之稍知欣羨記有會墨一冊中有丁丑科殿試金錄特竊觀之若登仙者然戊寅三月

先大人見背頓　李夫子左右之遺產得以不敗向冬城破李先師摧子難明春從蕭師於東宅舊壘也卯四月入庠明歲從張師於西里蓋亦及期革巳大歉鄉居頗驚賊乃從邑舍仍從張師於北門外之西城居園雖隘小而花卉滿庭有臺有樹可以望遠可以舒嘯時從待不靖嘗見綠林之黨撫者過於門前意殊不怖也一日革從城上呼余入蓋回催租者相迫也此意殆不可忘壬午春從韓夫子於城中學西王氏之別館題曰願靜山房

者一聯云雪夜書千卷花時酒一瓢西北隅小室題曰夢花齋前有一松松側一石柱鐫銘云不迎客來不送客去一段雅話甚主人筆也其石今在董姊丈之家向秋東省屢舉亦隨諸生畢三場以歸至冬則東方難甚明年二月城再破時韓夫子巳春闈北上矣展試期於秋中是歲與弟姪槐軒講業送課於西村張夫子處許闈十月初旬畢姻釋甦踰歲三月十九日而大變作五月以後遂不獲守兀倪北關薛宅城內張宅咸托處焉七月乃復鄉居不啻鴻鴈之集澤矣乙酉夏日就學于傅里之五松莊以平子作主人也向秋畫數不出至八月仍隨衆觀荷明湖上丙戌春與伯兄讀書於南塲之蒲室縴時快甚緋毳初放擷步東原猶日覩散晶英可愛折之盈掬以歸猶記一日獨坐北齋聰外一小桃方華微雨滴瀝沐之顆顆如珠綴枝此時悠然有靜想又一日屬知者舉二句題長繪來齋因借主槐軒小齋月吉新開細雨廉纖對碁數局談笑永夕蓋平生此景不可多得矣而秋

而草竊蠭起乃避地郡郭通濟橋北月河邊遷所之東隅同伯弟以居後寇信益亟乃夜渡河借宿于南郭之廟中又數日乃從而北棲息河干耿公之故宅稍爲一白侍御公之東林書院今多荒廢矣嘉平廿二日福香兒生亦取名須鄉之義也數日而訥姪持米肉餉至一時艱苦流離之狀試有難以殫述者時乎命乎聽之而已丁亥春日乃還故里戊子授業西河假館侯氏之綠筠軒先寓侯羅家之東院與房道人爲鄰時相對作排道語秋

日雖作舟至西河即居綠筠軒之北室一時吟與勃勃方知大弟學作詩也冬初以事東歸而貧賤難堪之况至此殆備歷之矣嘉平月望三日振予生於傳里己丑多留寓于彼鄉入冬又卜居薛臣公之東村草叢中蓬廬爽塏時聞狐鳴狼嘷數歲慕乃歸庚寅邑居侵業於山左漢壽亭侯廟中寓居紫垣之外舍蓋笑笑窶人誰知嫌雖耶辛卯復歸居理業夏半就館於珠窗者月餘秋初東行纂商始歸頗云晝錦矣歸之次日二子生蓋自是而

流寓之日少家食之日多矣壬辰春入都門寓神將衙衕之南馬箭名義者之家其人與月坡王函雨年兄有舊嘗共坐話臨場移城內寓潘公之兄舍及還里家居如舊癸巳始成後室設簾北窗時有剝棗飛蜓之興是年大水庭槐以枯心爲悼之甲午橘摩制義足數不離槐軒唯庭荷作伴耳迫冬入邑借居衙南李學師之宅以畢餘業乙未再入都寓于三府菜園東淮庵中積後展采遷寓大衙之路南宅仲夏秋里時大旱避地西鄉之句校

店樓居者月餘九月中卜居都郭之大昆家業丙申夏日歸丁酉家居初夏借耿美中廳舍讀書者月餘先與三兄共晨夕後自居焉戊戌　廷對卜寓神將衙衕之東宅後以入館道遠體不任疲九月生明移居楊梅竹巷之北舍又三年而後還于今寓時在辛丑徂暑既生魄之次日也予茲易歲今夏始闢南軒題以芳樹之嘉名壬寅仲秋望二日壬子新齋展後偶語及旅寓意固歷述之如此浮生若寄未知明年此日又在何所也是不徽無

今昔之感云

閒園記

余之命閒園也蓋自己酉秋日與丹陽天士賀子晏坐文杏館塔下而偶舉以名之者也閒者云何時閒則身閒身閒則心閒心閒則一切舉動語嘿飲食起居無往而不閒人生得此亦足為清福矣然何能長有此閒也我園在里居之後不踰十畝淵明所謂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者彷彿似之雖羲皇上人不敢相望而意計所得不為不多矣由前而入門徑左方則

為舊槐軒余自幼所居以習業者昔在前庭而今移之園內池之北其向為勝椽楹梁柱悉仍其舊以示不敢忘堂構之義云友人有謂之者曰槐軒則槐軒耳何以舊為余俛而不言詎知其義正謂此我軒之前後有槐十餘株夏日陰森可以忘暑花黃之時璀璨耀目不辨東西蓋與烟隙嫵屏競翠矣其後有池若方若圓廉隅不一其象為河圖砌石為梁貫其中北有臺數尺可容十許人茂松翳之蔽虧日月人處其地如在錦籠翠幕中耳舁

北爲芍藥欄有木芍藥百餘種皆曹南之上品蒲
架數區野蔓叢植祇取其茂蔭背蔥可坐而怡情
也東爲蔡凝閣居灌木之中長槐在前青松在右
榆蔡蒲蔚之屬環遶窗下雨朝月夕皆有異觀凉
颸洒然不知夏日之可畏矣其北爲文杏館前後
大杏二株近百年物花開時淺深殊色紅白若王
異香滿室結子離離熟之日紅黃晶瑩如綴寶珠
火齊者然下有石丈龍穫如駝峯又如荷葆丈人
其所贊爲雀頂駝背傲睨春風讀騷飲酒樂在其

中者也西爲碧桃軒軒東向有桃十餘樹或絳或
緋或白不一其色或先或後或匾或畸不一其種
而總名之曰碧亦以昔在燕邸有碧桃二株列置
軒窗遂以命名今茲家居猶不忘疇昔之意云軒
極三面開窗而戶則在北形如璧月櫺周三面西
乃一壁堊以純白棟宇繳文猶存雅素友人寢處
其下無不洒然神爽凉夢入霄此軒成于庚戌夏
杪以其形若半舫故又題曰如舫居云其北爲牡
丹臺鼠姑數畹桃杏縱列蘅卉星羅觀者及此如
入錦繡叢中矣丹北爲滿月臺月夜登之如步縈
臺瓊嶺身近蟾際騷人墨客觴詠於此與會百倍
露光交下衣袂皆濕樹色松槐參差環列臺畔十
年之後當更有別觀余之草創斯園也始于順治
丁酉之秋戊戌　廷對即留京邸十年歸來覺得
託栖不謂閒人而有閒日賀子天士嘗贈以言曰
醒眼何妨留客醉閒身祇爲看花忙其知我也夫
庚戌陽月五日已丑宵坐文杏館識于當軒

瀛臺賜宴恭紀

康熙十有二年癸丑六月初九日丁未大宴羣臣于瀛臺自大學士以下二百有十人先一日丙午內傳與宴臣至禮部觀宴圖見名次諸同垣之列坐位閒前月臺舟下亦莫知所在也是日昧爽諸臣齊集儀鑾門內玉橋畔曙色葱朧樹光與波光參差照耀遠望　宮闕如在天際迥非人間矣是時儀部又傳宴圖至位次改於四舂舟同官及余員共二十有八人清旭朝暾萬井如沐又一景色

辰劍

上御金輿黃蓋一前導至橋北羣臣跪迎橋南俟駕過後隨之而西行喬柯茂蔭中雖烈日未覺暑也憶己亥六月朔日時備員庶常讀中秘書

世祖命試於此賜之　內宴回首已十餘年矣由今追昔不勝感誦頌之傳呼過板橋而西乃見所爲瑤池仙鵲舟及月臺舟四舂舟者並艤於水濱柳下龍旗飄揚錦纜牙檣真稱仙舫也是時

上已駐蹕瀛臺迎薰亭上宴設於臺北甬道之兩旁上結綵棚可數百間兩行蓮案分列四重各隨同人依所定圖次在東北隅入座既定咸叩頭謝

恩而坐飯凡二行羅列之豐盛熏餚之盡佳異於他宴閒皆經

睿裁所欽定也清茶一道繼以菓數品于內設匙以向來所未有也食畢再叩頭起終宴肅然寂不聞聲無敢喧譁失禮者叔孫通真有功于後世矣再至舟畔水濱候

上命頃之大學士索公大司馬明公傳

上諭諸臣皆跪聽畢又謂大學士高陽李公傳

旨宜示漢諸臣曰今日特召眾官宴遊一日以樂太平爾等各宜暢飲盡歡所設筵宴備辦或未精潔卿等勉爲加餐云云宣訖羣臣皆呼萬歲雖時聞之不禁感泣

天恩優渥及此凡爲臣子者將何如捐糜以圖報稱乎又頃之望見　龍舟南發從瀛臺東畔

上御舟　諸王從焉樯人皆衣葛羣臣各依圖次登舟同垣及臺員所在乃即四舂舟也對望瑤池

月毫二舟上下列坐纖衣雕闌儼若畫圖橫汾曲
江未足多也舟過橋園旁水雲榭霖雨亭之北斜
至金鼇玉蝀橋南迴舟而過橋上人騈肩翹觀嘗
咏望之若仙矣間至南岸登舟處傳
上命再返棹而北聞將為三匝遊也中官以小艇
送酒至盛以花瓷玉鉦光祿行酒從官歡勸不醉
無歸也此時羣臣亦既醉止蓋不敢不醉且飽也
何欄觀荷新蘋靚麗瑤池閬苑洵非虛語再泊岸
乃下舟往前殿宴處叩頭謝恩而東再候於玉橋

南巷也
駕過蹕送再候　諸王歸後乃望西華門而還
去年杜門巖棲次兒坊以遊羅南歸口述
瀛臺賜宴從舟喜起氣象光天化日自不禁
與深山野人鼓掌快歌今抵都復得續北山
賜宴恭紀詩并序閱未終篇舞蹈歎昨臣子
躬逢其盛稍有人心當何如踊躍精獻少圖
報稱庶不虛泰交道合之慶不負
聖明異數之遇　張貞生謹識

豐臺看芍藥記

康熙十二年歲在癸丑四月癸望日癸丑同人趨
蹌合相招同垣十有一人看花於豐臺之王園從
休沐也維時至者有十人袁六完田蓮三朱小書
余岱輿劉覺山張長白成杏懷及余先集於王大
司空翟菴先生之木末亭彭樵山續至先是同人
欲編覽諸園之勝乃命園丁導之自東巷第一圃
而東并上槐柳參天蔽日頗可憩坐各圃中則有
籠下槐與夫探春花樹成叢結子纍纍如赤珊瑚

遠望之亦若椒聊之實再旋而南則有稚桐一區
可百餘株海榴梅梨諸盆景頗多雖無奇品亦稱
小觀然以街巷士則價倍蓰於他處由西徑過亭
中則柯岸初已在為日亭午炎熇特甚花卒斂色
以避赫陽有類乎識時之哲士已而解衣散坐籬
落交作薰風拂乎庭樹飛鳥為之不翔行人躑躅
於籬外稚子歡呼於草間清談間生談諧任意可
謂一日之盛集而稱其為良辰樂事也憶自庚子
歲九日同楊爾茂鄭懷蓋崔夏章陳說嚴家遙洲

弟遊於祖氏之水亭向暮往豐臺一夜而返明春則看芍於其地留連花畦竟夕而後罷俛仰今昔已十有三年矣余以癸卯南從甲辰乞假歸省棲息家園者八九年去秋始入補得追隨諸同人之後以與斯遊也雖花稍後時而景物繁茂人居完好倍盛於疇昔羣工服采優游餘閒得以命儔嘯侶原拾舉羣芳於一日之間者皆聖人在上百度畢張時和年順化日舒長以至於此可無記乎爰書鄙思並誌時日

重遊摩訶菴杏園記

丙辰五月既望與越辰六蹻孝儀雨孝廉來摩訶菴西園觀杏實也時夕陽照耀紅黃綺彩如珊瑚火齊一望平林殆數百株可為大觀維時與二子約明春偕俱留都門必重來看花於此即有轉憶上林春事早叢珂璀璨五雲中之句以期之秋中孝儀偕繩兒歸槐軒講業冬杪辰六亦南旋邗江迄於今二子都不在是未免有離索之感上巳日遇清明偕又樸嚶暉以御赤伏書田孚敏臚雲諸

友尋芳西郊偶集此菴時花猶未放也未及遊西園祇與嚶暉談往因事竟夕止宿西亭曉夜微雨一時諸子各有詩興遂拈一詞韵相為屬和粘於壁間須臾皆滿彷彿前夏中頂荷亭分韻之遊亦一盛事也惜不令越歸二子見之次日抵松林一看繼香亭檻外花而返矣又十餘日既望後穀雨甲午少司馬爾成張先生招集菴中看杏花是日也微雨初霽和風瀞日搴帷而行輿中讀曹實菴詩略一冊將竟大為賞心不覺日已稷矣至則集

於西亭即前此同人屬和之地也先至者為都諫李書雲侍講郭快圃給諫余佺廬司成馮腯仙比部劉半阮入坐撥醱不為苛禮下箸便飽飲少輒醉諸君各有事先去主人亦還城中余獨留此與僧慈徧徐步西園訪杏花於舊地過井上少憩仰見長楸尚未萌芽而細枝則時有凍枯者蓋今春之寒眾倍於往年也入園則雪擁碧枝雲埋石鏬雙眸迷離不無過時之嘆矣緩步自南而北可數百武乃達北垣再轉而西還望南泉老榦槎枒橫

見側出率百十年物與家園之文杏館中二樹不甚相遠也乃粗服亂頭疏影橫斜如佳人空谷無人知賞止有明月清風相為倚藉耳豈不足為太息哉山僧故未有知無可與語唯誦言如壽時為長嘯而已又自西而南少憩於西壁之樹影間話及園中果實悉屬尚方貢品而計日報簿者也逕而登西壠一望慈壽寺元福宮諸園千萬紅紫盡在目中可為暢意惜風色黯日極目不見西山用徽悵耳固憶趍歸兩孝廉各在一方此日誠應

操觚濡翰舉觴聯吟尚能憶及余此時獨坐恭中耶抑上巳同人皆不在是而此日之賓主亦悉星聚雲散兀坐小窗僮僕靜嘿中宵不寐拈韻數首聊以識懷他日辰六來游當共搦壁上詩相與熱視得白一大噱也

槐軒文集卷之六

往山王樹高北山著

記

遊牛首記

癸卯秋余奉　命來南邦視士尅日而至於路星船不遑停驂雖有佳山水不及一寓目猶憶入月之朔向夕過滁之關山微雨濛濛煙巒翠漠面面相對形神躍躍欲飛曾未得一息憩與山中一片石相對語中心怦怦不自釋也菊月既眺乃得與

香巖李先生朱蘭嵎公文孫字來公者詩人高蔚生同遊清涼寺坐小閣望石城外江帆沙島歷歷在目走馬紫竹林逕觀吉祥寺激拜梅菴之梅古幹槎枒誠為山中高品以日暮匆匆而別不及與之話祇山遺事也期以越二日當遊牛首祖堂諸勝而廿日雨作數日不晴廿四日戊子稍霽以為明日定可出郊矣向羅約齋假驥騎與香巖壽祥暨朱高諸生約詰朝又邀崇朝而雨作王雪洲年兄既約而復止余乃笑其不勇也與諸公秋眺攬勝出自聚寶門即向所云安德門者過碧峰天界兩禪林不遑入策馬陟高岡望江邊樹杪森森在巨浸中蓋今秋苦水居民半為徙去矣轉坂嶺而雜松蒼然滿山谷間以為佳致漸來其行行至一小村雨漸至乃與霜同人少憩剎宇下菫花舊莫在巖際猶蔚然也雨滴瀝不止僕馬俟于門外蔥綠不愜索村醪立盡兩三巵覽王元美諸公遊山記蘭嵎公金陵景圖詩幾卷雨少霽乃行登自牛首之背松叢滿岡上下杕立小逕一線蜿蜒石

罅間轉峰頭則近山門下馬入陟自白雲梯盡百級而力憊誠哉天路不可階矣他未及覽即登新闢貲欄一望獻花巖獅子山皆在目前遙望畦町歷歷如在足下紅光隱見繚繞雲霧間疲而就枕少頃起食暮話關上復降少語而別夜軒其兩層泄泄不閉也將曉而瀟瀟而披衣開窗遠眺則已大昕非復昧旦朦朧時矣又就枕臥崇朝乃起觀諸閣僧寮食罷登僻支石洞坐天闕之中御歡于文殊庵之前入含虛閣眺捨身岩見過翁先生所

題青帝寶幢水如先生所題天際真人諸扁飲少酒畫閣欣而往更求所為山樹者上有觀音洞一閣新築遠望更豁然依依不忍去者久之再登山巔俯仰石上望白雲之飛還見江帆之出沒為詠孟襄陽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之句霜勁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遥與老杜之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可相頡頏矣余亦以為然戀戀不能遠下僧人促飯再三又移晷乃下寺茶花紫珠紅粒諸山卉不知名者數種滿擲以遺從者携之歸

閣置龕中可當一怪石供也食後少憩傍晚遂照映壁亟起望之天開雲卷風鳴松籟山間之幽趣真有可以會意者翳然林木不必在遠也宵坐與香巖話及今昔興廢之變愴然有桑田之感臥後神爽中夜夢覺不復成寐向晨早起乃見所為朝氣者褰衣危坐俯檻遠眺劃然天朗如掃重霧想見坡公望登州海市時脩然神暢亟飯罷向祖堂山路而去

初遊西山記

曩聞都城西山之勝嚮往者久之辛丑春乃毅然有山中之約先是與同館郭懷蓋呂蔗園杜肇余樸菴西樵兩兄相訂同遊至日咸以事阻唯同年成洪敘丁來公偕往焉仲月望二日凌晨食罷告於洪敘以蔗園寓舍為期會及將出門而僕來云洪敘已俟久而他有所適亟策騎赴之頃乃返寓聯轡得也又同詣來公寓強之以行則日近午矣二子繼從焉出自廣寧門而北循城隄行則見柳

杏滿堤園蔬翠尖映已極爛熳猶惜此行之不蚤也北風微寒塵沙撲面未幾風稍降遥望平原紫陌青畦正九十春光過半時也向夕駐馬山麓以俟從者遂宿臥佛寺而北則見老杏槎枒數百株繡山間一望紅雪酣村醪少飲輒醉又北里許則入如來真境山門名庭中樹十圍者二一老一壯者已萌而老者未發山僧告余曰此唐以來所傳娑羅樹也從者爭尋其實得之敗葉中僅數枚僧因出其所藏少許各取數顆以歸出寺門夕陽在

山嶺轉而西南則碧雲寺山路也夾道青槐文石爲墻爲砌皆足豁目其門扁曰紺翠凌虛入而登磴道古松蒼蒼有泉潺潺流出於墻間而下注者皆以竹搆而散之頃緣歷處乃招從者於香山憩宿於此入門則桂葉扶蘇列於徑之兩旁約數十株其殿庭則有方池金鱗游泳其間眞可樂饑問其水源主僧導而觀之泉傍山根不知所自出其沸也涓涓其發也潺潺導其流於竹石之間逶迤曲折有亭巋然臨於其前銀杏一株垂蔭畝許端

中庭矣前朝奄人構宇其上作兆域爲行其地睹其侈靡僭越諸器物令人慨息遲于方登兆岡祈杏花蹢躅不知所爲弔古也月下再遊水亭久話閒情思欲及秋再來看月聽蛩聲未知果能遂否坐石磴道上月漸明依依不忍去久之風作漸覺蕭寒乃偕入坐庭中話至更深就枕比寤而山物朝暾矣食後褰裳攬轡問所爲香山道者則見崇關崔嵬矗列於崇岫之間香山與洪光二刹也至則稍憊二同人皆不欲登予猶勉陟其上乃見所

爲來青軒者　神廟御書也山僧爲道往事當年青松滿前巖嶺望無際故以名此軒令人有今昔之感牡丹則茁然而蒂木瓜華發而梅橘葉數以備游遂不復問所由登以待重來啜茗而還詢所爲皇姑寺者不在山間而在山陽之坂猶山而南復涉嶺而西約十餘里乃望見高閣傑立至則興已闌遂望天寧浮圖而返夕入廣寧門塵滿衣袂抵舍案枕忽忽寐去不知朔月之竊人矣辛丑仲春幾望日識於燕邸

四遊西山記

余之西山遊也自辛丑春與同年成洪叙丁來公李二子宜紅遊始也是年孟夏望前數日又與同館呂懸圖李湘非陳參野家信初再遊焉登香山西峰絕頂望都城　宮闕可謂暢與壬寅初夏又同成元甯仙及兩兒從景帝陵玉泉退谷碧雲寺以及香山宿洪光之牡丹臺下有小記自是久不及遊癸卯秋于役江南甲辰秋振兒以疾來京邸言念不禁心惕冬日歸里遂有三年之感戊申壯

不木歲歲以病步及今以來回首已十年事矣人生幾何一別至此由今追昔真若隔世矣茲遊也以中秋哉生魄偕溫咸家直生出西便門聯騎而北由玉泉山玩瀑濆泉堅坐移時飲食其側遵諸而去徑詣臥佛寺訪舊僧復輝者出猶識其面問其年則與余正同也延之而院鼎所未有入門則有銀杏數株皆百餘年物心甚愛之遂止宿焉晚晴無風少焉月出東山隱隱枝柯間滿院濃碧漆漆如潑墨色小僮清歌一曲伶人倚聲而吹遂彷佛赤壁東山之興矣頃之月上枝頭庭中澌爽予以意傳辭客就枕寢而月明觀稜乃披衣起坐當庭銀杏下見其長條垂翠枝枝若流蘇上有疏星數點熒光燦爛不啻珠花玉樹愛而不忍釋時月方午刹也已而微雲泛濫自南而北時明時晦凝神靜思悅念司馬太傅萍秋太虛之語髣髴深省開鼓彈切切感舊有懷屬詩二章乃入寢達曙食後入東刹看娑羅樹取其枝上子數枚別山僧向退谷登小亭蕭退翁倡和詩數首由仄徑入煙霞

窟見朱彝尊八分書題壁所記遊歷歲月有成化年間為內人降諭勒石及萬閣臣所撰碑記為之慨然者久之出更小憩退翁亭前玩渠水憶昔偕寓仙流觴此地讀楚詞題絕句于巻首時尋水岸頭而未至雅寓仙得達焉思欲一至其地以時晷晚而力不足弗果出籬門向西南尋碧雲山路而去至則途失道由澗中貫橋下而出乃得屋以登入門聞水聲潺潺猶夫昔也撤衣而入歷層階玩池魚讀元碑徑詣龍湫水源亭坐憩良久臥看青

天行白雲夕陽歸影次杏枝湖念昔同遊者皆非舊侶也俛仰久之乃步後巖看諸菴入墓記皆前代元老為之想亦時勢所至不得不然乎可為太息已而食于東樓下則昔與成丁二子同来所宿之地也右壁有路間遠題句一紙蓋吳與大弟振兒来遊時作也今丸原不可問而路予又歸雲間何時得與一話疇昔耶飯罷登樓上一閣繪壁不及做靈均一一呵而問之乃下則向齊山開道矣至則門徑如昔率多榛莽升自西階永安禪院為

額在烏小憩以登未及他往徑詣来青軒山色如故屈指不見千今九年外矣遶欄一望樹色淺深濃淡紛紛當年而人已半化為寒烟朝露嗚呼意嘻神仙不可期富貴非所願吾將何以自慰哉斯歌考槃之章而解之曰坎止流行隨所寓玉堂金馬竹籬茅舍總是無心處豈然長嘯而罷夜半夢覺則雨響空階矣昧爽起望不見前山檻外雲氣皆滿蓋身已在雲中矣移時稍霽則見東北一帶層巒叠嶂半在雲霧中林巒歷歷可數居然一幅

大圓畫叢来山遊得所未見惜同人寥落無由大發清狂耳仰瞻　神廟御筆及中翰所傳　世廟辨說香山獨有紫翠色知山靈至今不泯也石經山秘魔崖已在意中以雨阻弗能往始俟之他日
辛亥仲秋望九日丁酉雨餘識于来青軒之北偏

六遊西山記

癸丑仲秋之杪寒露節乙丑偕孟都周紫海華亭張存默家仲兄晦朗同為西山之遊出自西便門徑趨八里莊之摩訶菴及慈壽寺看擒時已薄暮意不能仍歸宿退谷之烟霞窟乃策騎並行中途雨作迷失道同人皆恐向晚始抵卧佛寺扣山門而呼僧復燃者篝火以出迎入西院即向來所宿銀杏倚牕之地也賓至如歸故有入門小憩如離險之句鞘跡諸豈話不寐夜半聞風聲如驚濤怒號

以疲不起朝曦上窻梳洗理筆硯述新舊諸作飯罷出前山門望昨曉所迷道止爭咫尺耳而昏不辨色則衆足趦趄毫釐之差千里之繆事有類然為之啞然一笑山間紅葉盤于春花丹柿挂枝頭離離可觀間有瑣筐墜之者此山中佳時也喜此來之不虛與坐兩婆羅樹下仰視綠陰若良久依依不能去循夙逕步水備之方池上石巖觀音閣望憩移時尋謝方山之題壁而不見悵然者久之循水而西曲澗潺湲瀉于石崖之間下有叢竹數區一望蔥碧至遐翁亭上山間小亭觀孫北海先生詩步其韻與同人約遊水畫頭闊者皆賈勇而前行行入曲澗岸上柿樹如燃葉與實爭豔水流石齒清泠可聽坐而不歇遠前或十步一息或數十步一息隨意所止不躁不急徐徐衛進必期窮其處際而後已中有巨石如劈劃然兩立似有鐫削斧鑿痕山中樵者傳以為懸崖所崩墜者然而非也躋其上下臨澗壑遂有壁立千仞之勢對岈為廣寺舊址亦無路可通過此而西則水浸浸乎

盡矣問之山中人謂此即水畫頭也余方不謂然再行二里許崖益峻逕益危扳緣匍伏而上北岡望見西南山之盡處大石數層橫亘其下塞其谷口此昔窮仙耿子所坐而讀楚詞其上者也十餘年來思一再至其地而未之能遂今始見之如慰饑渴與盡力而前務至其處又遣健足僮僕從旁嶺登其上云一石之凹處如方盆貯水寸許山間溜滴瀝有聲汀汀然一線耳水之源乃在此乎與紫海周子流連移晷而還晦朗兄次之存默又次

之蓋皆不能從也迺而夕陽欲下山坳亟食乎遐
觴亭前入煙霞寺看又模題名壁而出望碧雲寺
路而去迤邐山間經兜率真境山門內遇劉雙山
之作閒得以詰朝至山中興又增劇入門徑造龍
王亭畔憩息少頃再登前亭望銀杏枝柯圓已蒼
然蒼色矣仍宿北閣之西寮詰朝登閣上觀畫壁
開蓮望山迺下仍步後屋看梅及龍湫花屋而迺
觀前碧池中錦鱗點大不及疇昔矣出向香山至
則劉同人猶未至也食罷登供光璢道少憩憶昔

辛丑初夏同館呂蕙園宰澗北陳說巖家信初諸
同人飲於此地悵然良久不勝今昔之感入僧舍
再看敬我先生壁上詩及東寮昔宿靈峰仍策據
其上觀前牡丹止餘三兩枝一晚而出不敢深念
也迺聽劉同人於來青軒同下山舘而別余取道
間法海寺遊門頭村而西至則易道詰曲盤輿頗
費人力食後下尋秘魔巖過杏子口南至黃村中
延折而西北至山間已薄暮矣徑詣畫師巖迺憩
方臺望樹色蒼茫星斗璀燦鐘聲迢遞隔嶺遙聞

回憶前晚谷間迷路時情景蓋不侔也移時乃入
憩石樓上夜靜無風亦無所夢甚累日疲于山行
故黑甜若飾耳詰旦朝暾方上山巖乃下散步巖
間尋崖屋壁上有孫譚兩生詩頗清新與周子同
賞之而去望嘉禧寺早飯後乃取道而迺是遊也
先雨後晴秋山可望柿猶未落紅葉可觀時未甚
寒風不大烈但惜未及月夜耳三年夢想為之少
慰猶以未及永遭為歉再以遲之異日

癸丑菊月哉生明侯鶚草

遊戒壇山化陽洞記

燕京西南六十里有馬鞍山者以其形似名也上有戒壇傳自唐武德中建乙卯寎月望前三日辛未偕友人寓仙往遊兼送其歸里也是日霽風且霾出城五里壓雖始倩改錫賀素同送至十里外藉草茵進杏花下而坐爲索飲於農家也籬間叢水瑜井以進徐與二子別余肩輿寓仙巾車至盧溝橋頭少憩飲且食薄暮僅達夾厰止宿三聖菴西偏斗室中晚共寓仙話良久月則昏黃漏窗罅

一綫耳余亦以疲頓入黑甜鄉去向曉寤猶不欲起先遣厨伴行盥漱出步西岡下有杏數十株開滿野圃爛如錯繡奪其蓓蕾數枝置瓶中與寓仙脩然四望西北一帶層巒拱列爲神京屏翰煙火千家阡陌井然有事東作者依稀太平景象頗而樂之各賦詩一章還斗室中僧大量以赫蹏索書勉應其請揮灑以畢而行大量則爲之導余兩人各舍輿而策騎以與山色爲親也過灰窰及煤窰至石佛峪以上路皆石砌馬蹄艱於蹀躞不任艱騎也厨伴來迓再轉數隩望見山頭戒壇矣入石坊循磴以登有松巍然獨立山間廢町者問之大量曰此寮戒壇也昔亦勝地今久廢矣過林泉橋再轉數磴乃見寺之山門摩挲苔蘚讀碑記基唐名慧聚寺正統間乃增脩而易名萬壽禪寺也入則古松二株俯殿庭間差大於慈仁之雙松矣覺而壯之不能去沙彌出迎乃上一石階有似香山之磴道轉而北則喬松數十株參天蔽日與紺殿琳宮相爲映蔘枝枝皆有雲氣入僧院問沙彌字

南山余鄉之文登人僉已先遊戒壇樓曰選佛場乃重脩于客歲者法座清嚴登之令人起敬想見智周馬鳴諸禪師登壇講戒時也其南爲彼離殿崩欹將墜前有二碑記優彼離出家行實其一爲學士韓昉撰金天德二年其一爲建福元年遼之天錫帝年號也以大厦將傾懼將壓馬趣行問所爲極樂峰道大量導之以行至一平陀殆將駐足而寓仙賈勇指前巖石門靈期必至之因躡其巔行行且止有頭陀自山下來云其師住極樂洞中

遙指山琳石壁之紋白如匹練處苔境蹤不可至也亦以足力未健故至山曲叩一小扉入則化陽洞也嘉靖間釋子佛住栖其顏曰太古化陽洞景物略中所載洞口有紫綠幔垂者藤花也今也則無閒洞僧前松亦云不記自何年矣蓋艸木之數與凡有血氣者不大相遠安能與山石爭歲月哉引酒獨酌少飲已醉夕陽薰人袷衣微重凭短垣望遠戲東南雲樹鬱鬱蒼蒼下有人焉若可賦招隱以遲之也寓仙則索華硯屬詩余已頹然然醉

少焉醒凡睡然夢覺似呼我示以所作中有有人未同遊念之為悵悵之語蓋謂汶泗良哉方山泉觀諸子也乃復拈語曰明戊東觀蘭館中君與紀見四月初來望前便可游斗山靈泉石竇開斯落入洞更秋山僧秉炬前導倩人扶掖以下直有如留井黑如墨漆陰氣逼人非炬不可行矣中有石如龍蟠者獅吼者鳳翥者龜趺者蛛網形者左側石根有水珠如數乳滴滴石盆中僧故誇示人曰飲之可以祛病可以療眉疾純陰所感理或然歟石則有波浪鱗起者果如景物帖中所云但所謂龍之爪深目出鱗張鬣作則未必然耳洞之盡處佛像宛然若非石也直可問佇矣山僧云遊人以沙彌羅列奏伎樂於其中亦好事者為之人衆則氣悶惡念不可耐再再轉而右則有仙人橋過此一穴僅可容尺人不能入所云下與運河通者豈詡是歟又有名穿心洞者可從石罅間轉折亦如蟬山諸洞但不如其漏日光耳石上少坐以出夕陽西下有風颼然拄杖而返回望極欝嵂如在

天際不可升矣留之異日同諸子共攀躋焉可耳面戒還山由波離殿入寶公堂祀誌公也登千佛閣有藏經二部奇香丈餘出之大內𢑥供非復恒有開前閣以望則危欄不可俯以心動而還入宗師府祀知幻大師者亦開山祖也返寓舍食後步磴道大松下望明月在枝椏間與寓仙談說往事上下古今悠然有不可一世之想再下前磴至大雄殿前爽徊松下明月中天清影在地依依久之不忍去寓仙先返乃強同之登磴道又稍坐見一

行脚邏更者亦擊板而呼佛良延為苦啞之踏窮
月已西斜矣就憩後久未成寐詰旦朝曦未升風
與危坐雲之下山仍從前殿松間出至戒壇松
下仲從移時而别寓仙已先至斗室比余至書贈
别詩於肩輿之間食後分袂於東道大量亦同步
指南大路彷彿虎溪一笑村中子婦競倚門聚觀
之當以為近日未數覯之事也乃各拱手而别

由戒壇向潭柘山紀行

燕都之有潭柘寺也蓋自唐以前而已景物略中
所載唯此金元以後事其先者皆湮滅於荒煙冷
雨之中真可謂憾矣予聞此山最古當在香山碧
雲之上僕然已卯秋闈後送諸子還里即將往游
而至處從橋以雨阻弗果行嘗有潭柘何時能赴
約秋花不發若為情之句今荏苒一年矣丙辰秋
中羅紀來京邸未彌月旋里適廣山歸于苹偕與
偕予同丹陽天士賀子性送之君蓮及潭柘之行

仲月念日庚午夜雨達旦崇朝乃止戴笠載車過
羣峰程會於盧溝之陽猶然去年驟雨巷也入門
舊僧然然相迓勿予宜紀舊說是壁間留句因與
賀歸二子全觀之雨中索寞依稀如昨日事耳問
潭柘路視茲蚕慕僧告之曰今夕止可達戒壇耳
因天士未之遊嘗為觀望此境遂決策往焉乃命
廚人以備寮為期驅馬趨之薄暮過灰廠之大士
巷舊與寓仙止宿之地也入訪僧大量相見不及
他語趣令為導以行昏不辨路僕夫告憊至佛峪

乃停舟於三家之村而山僧亦篝火來迎始可遵
塗路入石坊則如歸矣至殿庭見二古松其一已
摧其上存一枝何嘉蔭之頓改也最遊所云散步
長松陰觸悅飛霞佩春風木末來萬物生姿態人
如蛇皆解山堂亦何耐者曾日月之幾何而山松
已非復疇昔矣時物之遷變如此入禪院問舊僧
亡有小者已歸故里矣因問極樂峰道及諸洞僧
說紛紛亦有至者有未曾至者諸子皆賈勇期以
詰朝必然食後步松階欲月掛枝柯間雖亦飫如

皆遊月夜之暢亦既見止亦既觀止來之遊者皆
以為足亦足矣徐步月下更深就寢詰朝啟戶靡
纖霽雨大霧四塞未可以出諸子之意咸阻信乎
山行果有緣也余危坐燃際望東嶺上松色雲氣
枝枝微露如貝珠瓔粒惜未得仙人餐雲法耳食
後遂戒壇上禮法座尋波離殿則已毀矣乃得讀
其二碑其一為韓昉撰者天德四年其一為虞仲
文撰者建福元年波離者釋姓稱窺其名也蓋其
時人而恪奉佛法者甫此危屢將傾不可以讀令

始補所未足他日以語我友寫仙當共為一快也
過諸公堂未及入上千佛閣一望而下危欄不可
久留是亦老子觀井之見耳一笑步入知幻宗師
府覽其衣鉢所在紅浴堂而出僧大方出前朝賜
勑二道觀之亦一法物也留前遊記與之并及大
量為別時雨霽霽少有間出山門外搨題名碑見
王振名而大方云伽藍堂內尚有其像因再入覲
之面貌豐偉殊不似奸宄狀人之不可皮相也若
此異哉去而步下石磴數級至念佛二大宇前與

諸子諦觀之乃登輿聯騎而下未及山麓轉而之
西迤向濯柘道也不數武而層巖疊嶂森列目前
矣乃知西山之深竟不啻十倍桃源也行十餘里
率皆峻坂巉崖不可以乘目不及瞬足不及安震
慴久之見前行者時在谷中時在山坳出沒不常
升沉無定亦可作世外遠觀矣至山足下導者曰
過此皆坦途矣行者色喜予亦舍輿而騎跋涉數
里猶行荒榛小徑中不見所為周道者蓋山人習
險故屢覺若夷耳遙望山色翠微四合如環無端

竟若無路可通者指示諸子曰西山之大也如此又十餘里轉一山嶕岩光頓異彷彿龍洞（在歷山東）之列岫望見一叢深樹如三天竺者喜問導者曰此即源柘寺歟對曰未也行行數里乃見似者自山間來問知尚有數里耳而泥衝傍石衝平路衝礱以綴塹而知為山寺近矣少焉聞水聲潺潺自澗中來聊以清人耳未足餘予目也至山門外駐馬四望層巒聳昇拱列如幃西山之勝盡在目中乃知香山碧雲止得其一面巍然大觀端推此君耳環

眺不忍遽別擬以十日留此坐臥而不能去蒸少酬貪癡之願乎奈塵緣絆縶何山僧數促以入則石梁橫度紅柿彌彌谷中爛若雲錦而左顧山麓一帶紅葉彌林直勝於二月花矣再入則泉出於足下精舍於恰側開軒而山光接入圍而竹聲亂雜花數區流水一昭信可樂而忘饑矣同諸子食後微雨潺潺未歲佔偈相與觀殿脊鴟吻尋石上黃遼樹龍妙嚴公主拜磚及叢柏尊者贊元世祖及其后子公主四像華嚴師開山塔肅暮觀止矣

下而憩寢頃之夜寤見窗月微明以為將曉也聞泉聲恍如雨聲驟至因披衣挑燈而述所見以志歲月約以他年重遊不十日殆不可也食後與諸子一笑而別

十遊西山記

余之爲西山遊者屢矣前後共九次見於記者凡六首友人或笑其癡余弗之顧也今年春杏花未發郎與同志訂山中之約僅三至摩訶庵而止後以夏初抱疴不敢復問山中之駕荏苒至秋中西風游與身頗得閒遂於壯月望前同友人爲滴水巖之遊既而念香山碧雲近在咫尺又曩所習識者會將暫別可無一唔以志謝乎爰以九日偕友向香山尋登高之會是日期集於天寧桥東院右臣以御先在焉同行者爲賀書田宜紱姪及兒紀鴻北埜兄及雲孫大姪于寺門送四弟堉之永昌任也佇立數語而別至拂塵處日向午乃行徑取山中道過羊房店經朱各莊北庵中少憩亦舊曾經過地也僧若榮進其架上葡萄爲談寶珠洞平坡寺之勝右臣道中得句云羊房已改新村落馬監猶談舊禮儀亦紀實也拂塵前導又誤走曩年所迷道自南而北薄暮乃抵山中入來青軒得瞻今年五月十一日　御筆六大字命沈宫詹記其

後讀嘆良久識數語于壁及川徒東嶺朐光微明南風頗寒坐于軒前席地少飲倩須墻瀟風回憶去歲與越歸兩孝廉共飲時則涼飆之候大不同矣與未大暢而罷夜寤起視星光未爛凭垣嘿坐待有會意語一燈明滅他山間漸而或三或五布如繁星則天將曙矣頂之右臣亦起偶談往事及曉而向之所謂小樹如人長者今已漸不可辨矣入軒再憩及寤閱阮疇生鄭遠公兩人燕山遊記中所未至者僅十之二三恨不即寤其人與之暢叙所歷諸勝也起而草數詩粘于壁食罷遂自屋而西上入無量殿看内監范弘碣至洪光寺松磴間南洲已補僧録官矣遂由垣西小徑而上山椒行行且息必期至絕巔以補辛丑夏日之所未逮俯視香爐蝦蟇諸峯及亦憩亭廢址皆在足下矣北望林木菁葱如畫琳宫紺宇滿巖谷間彌望盡錯繡也右臣談說鮑蜿游候朝宗行徑頗悉比及峯頂四望盧溝河襟帶其西是前所向龍門崇化道也再西北一帶重巒疊嶂則滴水巖在其隅焉

東則法海表忠之所列置也以微霧不及望見都
城雉堞與夫慈壽寺塔祇有玉泉一案裂帛湖光
想入[illegible]耳向延而下入洪光圓殿者范監碑記至
泉竅蜂窠處以示子姪舊蹤爲之心動下蹬道而
記其級僅得七十餘蹬耳出山門乘騎向碧雲寺
路至則入藏經閣諸子先登焉閣上有　御書天
懷怡曠四大字遂陟而觀焉迺癸丑夏日筆也庭
中秋花頗鮮然坐其下頃之步前池觀五色魚至
龍湫坐憩啜茗前檐再步水天一色亭候諸子看

泉域還則行矣以日暮未及尋廣應寺取徑向退
谷上退翁亭坐甫定雨遂作瀟瀟聲興益倍暢宿
西寮夜聞風聲如濤熟寐甚酣曉起登山坳小亭
讀青箱集之七卷諸子自五華寺返竟未及問廣
泉剎路也惜未窮其勝耳皆至水漕之巨石閣右
臣以御各題一詩于小碣復輝已泐于石畔共步
壽安禪院看娑羅樹瞻卧佛像而出至西院銀杏
樹南又添一小舍短垣間之復輝以居其父母之
處也食後題詩于綾以遺復輝謝其饋餉木瓜也

出寺循山門而別過前代諸王子墓及景帝陵再
向玉泉山西南隅行經天下大師恭傍心竊疑之
無可問者轉至山前危崖嶔嶔幾不可着足下有
清泉一泓水藻綺縠如繡玩之廉可樂饑度小橋
而南折轉而西柳蔭清溪人影可鑑至雙龍橋書
田二徑在焉蓋自壽安山前卽相失道也至瀑濆
泉上流連移時不忍去惜時已夕陽仍將至天寧
塔前看月因趣攜塵先歸勉陟而上觀衛相國所
爲賈膠候禁停山間灰窰一事雖爲其鄉人揚善

而賈公之功亦不可泯當與此山並垂耳觀呂仙
洞上小亭有高水部所題峯泉拱極四字頗秀雅
仍及其上層閣而後下遂取道向東南幾陷入水
澤中幸未至濡足污衣耳趣行至西頂則俾候于
道左入東廡止宿焉令人趣報拂塵以未能如約
故即一夕行止尚未可預定如此夜月甚明爲拈
松月夜窻虛之句各賦一律將曙再餅寐質明起
食乃循河干至萬壽寺看大鐘登法藏閣及後晉
陀山于與十俊墓左西園七峯小亭而出再小集

於七聖庵之檻下荳畔與右臣以御言别以歸

遊滴水巖記

京都西山之幽勝至滴水巖而極余之爲西山遊也亦以滴水巖而盡初聞茲巖之奇在甲寅之夏而遊之得窮其勝也則以丁巳八月之十二日先是六月之望與丹陽賀子天士出天寧寺播聞待月有僧拂塵爲言盧溝之西龍門山崇化寺之勝余號滴水巖始與是近郎將從此問津而時尚炎熇余謝未能也八月六日廼來　新命得不入署八日壬子復與天士出天寧至拂塵庚者塔上然

燈是夕有華亭董蒼水張存默海陵秦以御咸集焉詰朝董張二子將别入城再走陳椒峯同行廼以它事沮尋有濰巢陸右臣都門許覺庵來偕往徑詣西直門外之翠雲寺觀　王園佛手柑數株晚看覺庵所携千里鏡星月皆有别觀次日經摩訶庵慈壽閣上望西山疊嶂皆在目前向晚宿承恩寺月光皎潔庭中松檜交蔭青柿離離與以御分韻花間而罷明辰遊後方丈靜室闃無人聲萬籟俱寂居然世外洞天爲憶山靜似太古日長如

小年悠然會心安得久留此中乎出山門而西歷
法海寺過龍王堂前掬泉而飲之登小相少卧
有弄羊小王子像一幅蒼然古人筆也過磨石口
而西渡三家店板橋循山麓而西過成子村乃得
崇化寺則龍門山之東峯也和沈仲連卷中詩東
窓外林樹滿山谷彷彿退谷五華寺之樓窓但叢
陰茂密不辨遠近耳問老僧益軒滴水巖道聞有
三十餘里率山徑難行少時曾一至之見其龍洞
中龍床有龍子蜿蜒如蝎蠖狀僧人擎而示之了

不驚也冬日巖下水旋滴旋凍如白玉柱可數丈
許是一奇觀聽未終而神已往不復問道之夷險
矣晚月向午出山門前席地少歇月在楊葉間或
以爲不如去之佳余以爲正須此枝柯掩映耳與
坐客談及焦山江邊望月之勝爲之神往入而就
山窓寢所不及久領略也明日渡板橋遵河滸而
北至軍莊少憩吸水菸由河干聽濤聲至北岡之
下乃轉而西有若棧道之偪仄第未甚險耳至西
南一嶼濤益壯且在山之背境更幽異以御立而

諦觀之因憶老杜獨立蒼茫自詠詩之句庶爲有
合耳以日晏不及駐馬共玩移時爲借向棘林中
一逕約二里許再轉而北乃入甕岩深處別一境
界矣行行漸入山益峻峯益奇馬蹄蹀躞不可復
騎人從巉巖不能成步每至峯巒奇峭處輒駐輿
與同人共飲數巨觥太叫奇絕以御有看山頻駐
馬得句共御杯之句蓋實錄也意以爲如是達巖
下竟是天台仙徑非復恒境安計道之云遠哉孰
意其步步入險愈出愈奇始而喜繼而驚既而抑

久而畏且悔矣過仰嶺蓋與仰山近者竭蹶數里
自上而下皆不可騎僧徒汲水于山根溪童戲集
於道旁暨日峭壁環觀茂林間此地有桃源村來
知相去幾何當亦不殺武陵溪矣至南莊胡桃蔭
下茇憩食罷向夕循西谿而前導者相戒有虎第
爲動也忽有英英白雲自山頂過疎雨數滴行者
皆恐幸未成滂沱耳一路窈窅不見一人行薄暮
望見巖際矣千巒姝秀奇峯入雲絕似歷山之龍
洞翠屏春曉一帶山光又遠且大卽未識棧閣之

險視此若何而此嚴洵爲西山絶勝處矣此行雖勤良不虛也入山門而上猶有里許皆巨靈劈路處處斧鑿痕北隅一區名張官洞昔有菴人習靜於此張崟其姓也今洞口久塞矣山坳尚有餘堞似爲守禦計者山中亦用設險哉其山門榜曰禦賓爲西谿主人題如是則未必貧而能禦矣何以異於村噱耶向晚月轉明步至巖上滴水處一聽淅瀝之聲以夜晴防有虎遂下至觀堂前看月上東山與同遊三子談往事俯仰今古不勝感慨右

巨有嶺疊天疑小峯高月易西之句待月轉南岩廊陰初下延入石室就枕夢境亦淸十三日丁巳早起入觀龍洞導者以燈火前行雲氣塞滿洞中侵人衣裾欲濕其上如夏屋舉杖不可及脊較之歷山龍洞廣濶數倍而蒸濕過之時滴瀝如雨壁石有若龍獅象等形者即而燭之如欲飛然所謂龍床者未必龍果盤踞其地而石膚凹凸蜿蟺虬曲當有龍子往來其上也老僧所言殆非虛語恐觸其怒凜乎不可留遂出天士有夜靜不聞山鬼

嘯春來忽有蟄龍飛之句再觀滴水巖上及僧福緣靜室側足巉崖目不敢它及下有危磴深不見底雖曰道難不是過矣返而題詩于壁食後用福緣爲鄉導由東山上取徑返都城經過三重峻嶺千巖萬壑奔會目前如波濤層湧朝宗膝下洵爲西山大觀奇麗莫以加矣山僧指而目之曰若者爲仰山若者爲雀兒菴若者爲北頂行宮然可望而不可即如三神山之在海上爲謫老杜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雖未即如昌黎之登

華峯嗣宗之哭窮途而懲於羮而吹虀自是可不作西山殷齒矣毎至奇險絶處右臣輙大呼曰奇絶助人豪興賈勇而前拂塵時作褚語引人歡笑遂忘其疲至山曲一小庵少憩而行過三汲澗茅舍幾家門臨流水大有桃源圖畫之觀婦子環門外聚觀之譊爲詫此行之不易也水流石齒潺湲可聽掬而漱之以滌塵煩過此盡皆石磴崚嶒馬不能展足但見玫瑰滿山徑僅自香艶若春盛時又當錦色奪目矣數里至山口望見東郊紫陌

青畦宛如大幅水田畫拂壁喜曰太平有象矣衆爲一大噱自是以降又過數陂陀状嵌巢散筋駑肉緩截鐵渴雖黽勉不敢言勞也日暮始達山麓止宿東莊之地藏庵談詩至月午詰朝向石渦温泉浴罷而返

遊上方山記

都城之謂西山者蓋總名也而山之形勝特著者無慮百十數西南百里外有上方山者在房山縣之西南與三十餘里接與涿州房山縣以大房山而名之也境內諸山惟此山雄峻而秀乃幽燕與室而一統志及吳記中不載上方山或卽大房山之一體歟帝京景物畧載上方山晚得名其曰上方者謂其高高在上也余數年前聞之友人艶說茲山牡丹特勝花開之時異香滿山僧寮祇園在

在有之舜佰初夏思往一觀而苦於鞅繫未能遠出兼以初度酬應之煩營營數日遂爾蹉跎今年秋中序遷需次始得爲閒人暫將還里爰命山中之駕十月六日出都九日詣房山邀同年友殷熙臣者將與之遊而渠偶以它事阻遂有故人王右家猶子宇聞遂者偕往焉以前日向午出自房邑之南門適左闕賈歷仙碑俯今闕西李公霦所建者過領冊韓寄二村乾井周各庄而西路漸崎嶇不可以輿延易騎行十餘里而至孤山口普濟寺

中則林北海先生之碑記在焉碑詳寺之所由始
不沒其功也晚月甚明彷彿如八月宿承恩寺時
亦以是日也拂壁爲言吳胡所以定交之由及摩
訶庵所由與廢之事頗詳後草荅傳瑞安數札而
憩夜寐甚鮮晨興再附家音以去食後乃向山中
行十餘里而至接待庵聞前夜有虎噬僧人之驢
而去迤更籃輿歷巉巖峯回徑折不數武而山之
奇態見矣丹崖怪石翠壁蒼松莫可名狀數里而
天梯近矣攀鐵絙而上者二百餘級梯盡而接引

庵在焉奇峯峭壁拱峙目前得半山之最勝處以
爲雨中雲中當有奇觀聞遠云曩昔來遊正值大
雪景爾奇絕如所言再過紅橋主僧扃門宅出橋
下流水潺湲屋角蒼松鬱鬱而已徑詣兜率宮卽
所爲上方寺也入閱殿後壁上石刻說經四十二
章內官馮保立相傳爲曾化淳所書字類趙松雪
禪堂前牡丹數種特茂問其花色與名卿當寓目
小憩堂中披景物畧及輿圖覓山中佳勝處得大
小摘星峯一斗泉望海峯皆不及至過文殊院見

盆菊數種尚鮮妍登閣一望山巒迴合如天竺之
西峯樹色蒼黃紅葉如花較之碧雲蘇經閣則規
模狹隘矣至朝暘庵而會食其西則摘星硉峙乎
其側東則斗泉望海之左峯也翠柏滿巖谷間環
列如圍前有平曠地以短垣繚之可以望月遂止
宿焉草遊記之半屬詩二章月上東山矣出步堂
前聞遠設酒果以待坐而談小飲且酣望見月前
在東南隅照人面光如氷雪髩影如霜華誦李青
蓮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之句及承

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嘆爲仙才造語自爾奇快
絕䖏食煙火人語清會飈發逸興遄飛不減赤壁
東山之興但愧非坡公安石其人耳主則不愧二
客客眞有衛明月矣一笑乘寥在坐胡僧中禪語悉也
閒作余不欲效畫子叅相期以月轉西巖始可還坐
快談時事間及古昔俯仰千載歷溯平生不覺皓
魄已移峯上矣冉冉而下正直硉頂如浮圖合尖
金輪照耀相與大呼奇絕從來望月無此奇快卽
前人待月此地者蓋或有之亦未必肯若是之久

也所謂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耳藉使歌舞喧閙豪飲狼藉必不能如今夜之清興自西山十餘遊亦所未曾覯也可謂暢矣酒闌月下更起眺東南參光北横松月尚餘璚枝璀璨林樓羽毛歷歷可數天假良宵何可多得乘興濡毫而志其畧詰朝食罷再登北岡下訪曹溪橋地藏殿庭牡丹及北舍新菊數種龍王堂之自來竹重過接引庵下天梯登歡喜臺遥揖僧洪如舉手而别信宿遨遊庶不負此山靈也丁巳陽月望二日乙卯識于晉濟庵之北寮

清明紅橋遊記

康熙戊申清明日余違薄遊廣陵先一日扁舟輕帆至邑高郵之甓社湖同志諸友人迓余于東門金灣之北諸驩然道故欣相得也坐中談及平山紅橋之勝明日正其時矣是日也都人空巷而出殆無居人余躍然色動期以詰朝偕往至日凌晨仍霽旁午出天寧門從溪頭登舟遊者壺觴簾多於六街之酒樓茶肆矣諸子相進于鏡被至則解纜而西循城閱歷水關過北門浮橋下徵而特

至遊人雲奔如椽風之霧穀霞片也舟北爲曲水園亭有所爲金谷園有爲漢西園依園程園諸墅隋之汴渠即其地也彷彿想見錦纜度柳時城之西北隅圖畫而青簾出旗亭甕獸或其地乎堞間如穴如崩踏之諸子益乙酉夏月兵燹時從此地羌陵而上也爲之色沮神悸簪然忘言欲誦李長吉平城下及長平箭頭二詩以當天問九章耳一座默然移舟而北乃望見所爲紅橋者赤欄六曲横跨綠波上可當列缺隙光螮蝀天半即謂之虹

橋可矣再泉北則爲法海寺隋之舊內所遊也上
有平樓踞上冠記在焉時值微雨遊人半歸去乃
艤舟諸家別業登眺平原之上走馬蜀岡遙望三
山環列相傳爲迷樓故址西苑三十六宮不可致
矣遺香寂細尚可同玉盌出人間耶悵然久之沿
流尋諸閣亭榭游倚石凭欄四望隨地呈形畫態
極妍盡有其勝董公思白之琪樹齋一扁擅長諸
墅當與蘭亭金谷比麗矣日暮登舟訊乎中流舉
杯相屬頹而樂之歎佳會之不常幸盛游之匪偶

有其地矣而無其時有其人矣而無其遇即或時
朋買醉而一觴一詠與會不屬佳辰難值或時勢
推移情隨俸遷塵勞闇之求如吾儕今日之優游
盛世把酒問天依稀乎曲江泛舟竹溪仇池之故
事則太平有道時和年豐之所致也是不可以無
記爰遷酒而爲之歌歌曰微風起兮綠水波而細
細兮濕青莎競芳辰兮叢櫂歌舉圖著狂兮奈樂
何又歌曰北風起兮裘以剗春而寘寘兮芳草萋
時乎時乎不可追兮何逝者之如昳擊碎壺兮

少壯其耆四顧同人兮微心則悦同遊者江都王
子賓仔國劉子長贄祥其汪子士裕左巖張子楷
芳傅朱子陶範公汪子懋麟蝦門史子耀錡司直
賈應喬子蔡子静也紀之者在山王子同高登瀛
也時維戊申二月乙卯廿五日甲午也

遊金山記

戊申三月十六日向晚自廣陵登舟四鼓解纜凌晨泊息浪莊下天氣晴和賀子天士趣以速渡早飯罷肩輿過瓜洲回憶那冬之行已茫乎不可辨識矣至江干登舟望金山蔥翠即在目前浩浩長江不費一葦航之也憶那冬之風伯鼓怒雪浪掀天時蓋不啻晴雨寒暄之不相謀矣天之示人不測固若此回眺大觀樓儼然矗立新柳掩映憶當年與西樵兄粲天木于子先諸同人觀濤時猶且

蕃也彼時尚未有榭也今已成舊矣須臾已近山下自北而東過栖鶻島形直如栖鶻又如小舟纜山足一名善財石葢因觀音閣而名之也至東南門捨機而登入即留帶閣乃端明學士與了元賭四大禪床時故事也僧云藏之塔上以作鎮或云元兵亂時攫去理或然也事不必攷唯留此韻事於千古亦足以永鎮山門矣環山皆列雉堞乃已亥海上亂後所作也山容改色此亦不得不然時數為之山靈亦不厭度乎登高臺俯大江浩浩焉淼淼焉如在足下思昔予言笋與雲麓年兄醉飲側臥牽衣恐墮時疑即在此地耶一沙彌導行至中冷泉有亭焉題曰第一泉或云在郭公墓下亦不必辨矣入僧庭有紫牡丹一枝方華喜得見之登小閣望江面更自開敞汲泉瀹茗而飲之石蘚屹立中流如列屏嶂于几案間舊名雪根島俗謂郭公墓者由是盧觀藏經閣登塔盡其巔覺予有難色强之亦同躋焉天下事何者不可以勉强而得之哉此望悵然有懷雖時負久遲句于詩賦

予詞之亦一快事凭檻四望留連移時是日也天清日暖風恬浪靜俯視江面如平砥有水色如席地大者一清一濁歷歷可數此亦唯風浪不生乃能辨之今日何幸得此可謂平生快遊矣下至吞海亭讀其碑記乃王百穀為其時中丞公書也東則留雲亭其空碧亭則已廢址無復存矣再下而右折小徑崎嶇望來舟蟬聯而至率皆遊人也入裴公洞唐頭陀始開山者旁壁有得玉二字山之原名也以得金數百鎰故表易今名愚意則猶舊

各自雅儁可不必更然非蹴金山則亦未必能成此名也人情好尚雖天地不能強之使同也可發一唫噱甫前道途情闌則欄間墨刻多有佳者盡載而歸此遊庶可不虛矣食罷少憩讀丈衛山所書十八詩夕陽入牖乃別去期以重五前仍當踐約此一遊也所未至者妙高臺盤陀石妙空岩朝陽洞江天閣龍池江心一覽煙雨奇觀二亭以俟再來登舟瞬息捷避風隘登岸回顧金山如在隔對矣是夕十七日乙卯也

遊焦山記

遊金山之二日丁巳凌晨有京口吳巢宗何雍衡程千一昆陵董丈友訪予避風館之大士閣上閣與金山東西正相對留飯訖偕步臨江藝觀僧寮牡丹名玉樓春者華方半坼芳豔可喜時市人僧父觀者如繹不絶一覽而出遂自江岸登舫日已暄赫殆可畏矣文友出新詩一卷乃濟明遊揚彭山絶句十五首與何程兩子相倡和者以示賀予天士同為嘆賞過談家洲約十餘里直抵山足至

則泊舟洲畔登岸行亂荻中蒹葭如新竹不數十武及山麓紆回亂石中乃得平階而東長廊數十楹至人勝坊前坊亦以焦處士名也平臺橫數丈層級臨江可以望月可以追凉當有赤龜入坊為焦山寺門額吳琚所書山舊名樵山又曰譙山以處士易今名先步大殿後一軒有古鼎相傳為周景王時物亦無欵識可辨壁間有宋真宗徵處士勅勒於石間有名衲蹤起者在東方丈偕同人訪之數語而別由步山右尋磴道而躋之至一閣新

耕未成偃仰少憩飲少輒醉與諸子談往昔滄桑事有感於中時作曠達語日向夕步小椒一閣蓋即所謂松寥冠江碧霄者吸江亭舊址也有楊椒山先生所題絕句云揚子棲人幾揚子椒山無蓋合焦山石刻如新蓋重其人而名隨之也旁有數碑記字率磨滅不及辨繼步山阯望海天江光烟樹遠離三神山彷彿可接山僧云今已嚴斥猴不獲得開津矣閒其東曰海門亦居然桃花流水別一天地矣由山之西循曲磴下及江濱嚴足石乃

得置足訪所為瘞鶴銘已崩摧於江波洪濤中不可得而摸索故名雷轟石雖近有好事者摹鐫一石置前山寺中蓋古今不相及矣坐嶼石望江天浩淼真可作避人地但恐習見或視為無奇耶邇三語洞禮處士像得句云三召趣車猶不起卻留遺像在人間海門東去杳塵境名姓何緣借此山石壁有坡公書不可復識道旁刻得玉字者二夕陽返照乃回舟經燒惜未攜襆被來留山中聽江聲候桃月也後閱劉子今修名鎮者癸卯秋闈所拔士讀書山中之佳處亭時御坡公寄佛印為叙佳處留茅庵之句後人取以名亭是日劉生未之知遂不及晤語它如寶墨亭海雲樓列峯叠碧桃灣青玉塢鍊丹泉善財石佛印退居與處士之明應殿楊文襄鎮山玉帶皆未及一一尋訪需之重游未卜何時耳離南于一葉宗三子中道別去文友同天上宿舟中談古今人物風土之略語多不載此歸宿星光雜燈火矣

初遊西湖記

杭州西湖爲天下艷稱盖已久甚自有山水以來其間歷世代已不勝屈指而况恭人與木石之緣繇乎有唐大曆長慶間李白兩公經理是郡或濬井泉之宜或開湖田之利率皆休養生息其留意此邦此土地人民者時時有室家桑麻量雨較晴之念紛毅于中并募傳造觀之樂也以故去後輒見思身没而名存甘棠遺愛桂桂桐梘而共歌之不衰豈僅僅一風流太守笙歌艷遊傳嘉慕云

此邦之人耶至宋則有蘇文忠治蹟爲堤州人賴之遂爲永利故蘇公之名與白公並傳不磨也余童而習聞即羨所爲六橋花柳者夢想饑渴二十餘年矣今春乘暇趨理江湖之棹由淮揚而南自金焦北固而吴門而松陵而秀水而魏里以迄于兹是爲四月之既望日至則入駐慶東方丈維房借室詰朝偕同人趙千門賀天士及同里諸子先快策爲天竺靈隱之行是日蚤飭登舟于湖濱望斷橋而東不見所爲花柳者豈當年之佳麗繁華盡成虛語耶心竊疑之渡三橋而入又有所爲内三橋者則白公堤也花柳雖可盡而此二堤畢竟巋然長存此即二公不泯之德澤也悅慕久之于時微雨風細湖波不興行行田田方如蒲葵扇間有出水翠蓋泥涂舞風而未華者綠萏則尚未之見也從來于春則已過時而于夏則爲不及時一早一晚波光其不我許乎舟來則毛家埠舟于是乎停棹乃捨楫登岸千門乘馬余無馬則與諸同行者各策衛以從徑趨天竺道上峰回路轉凡三

四里入自山門有嚴學士題名其上鄭蘭數家有若城市時微雨作山色如在畫中看過中竺而稍亟經趨上天竺入門有僧相導進盥拈香訖仰瞻殿宇巍峩壯麗衆顏所歸傑閣斯起人天之界于此可證入後殿登新閣乃見所爲山巒者僧指點之曰前面爲乳竇峰左爲獅子蓮花二峰右爲雙桂峰後則白雲峰此五峰迴環而三天竺迤邐其中幽秀可想名勝固不虛耳啟後憩而山耕見爲林木蓊森依然當年舊觀不似前山之半禿枝柯

狀也池以鮮勝木以幽全宜截然若少食而下遂
歷中天竺及下天竺訪所為三生石者山嶋遂谷
奇峭如削如畫此山靈最著意處也有石壁如老
樹盤根詰曲旋螺亦大奇[illegible]三生之語不必其果
有即此石亦不負此名矣山雲四合恐雨復作乃
逆仍由前徑赴靈隱而周倚多由閒道趨者矣行
徑之見長松數千章率皆乳枝中露山骨者有
瓏瓏縱洞者疑即為飛來峰耶近而就之果然入
其中如屋如穴下可坐數十百人此天公故示巧

幻以誘人兒戲者耳佛像遍岩壑間楊璉真伽斲
洞山靈之罪真擢髮難盡矣可恨可恨至寺前為
冷泉亭一泓清碧荇藻若空水聲潺湲瀉出半壑
間真可樂而忘饑入禪院登華嚴閣望靈鷲對岸
萬木鬱樓不見山膚一幅大癡畫圖非復天竺舊
木僅存寥寥落落之觀矣日將暮而又作亟返由
陸道行又之得鄂王墓下興展拜畢仰眺古木慨
然興歎依依不能去及瞻殿宇剝摧頹已久丹碧
零落何人當為葺斯耶予路有所為六一泉廬舍
廢救生池陸宣公祠臺閣摧毀遺像肅然想見垂
紳正笏立朝嚴嚴氣度名實在人於斯可見過朱
文公祠閣者無人未及入日已暮林處士種梅處
未及一觀過斷橋望吳山襟帶一水聞昔人點綴
設色則亂絲萬千今日摧殘析廢則巨靈波臣有
欲煞而[illegible]而予蒙不際想在姑蘇既堤粉黛稠
辦時耶今[illegible]也既對之不勝悵惘耳詢白蘇湖上
之祠問求揚湖堤之記令人軏嗟奈何亟以大白
浮之歌網閘上偕遊者萊陽趙子門丹陽賀天士

山陰周既白同里郝善千暨姪颺也時在戊申四
月十七日乙酉甯識

再遊湖上記

四月廿四日壬辰同人項檢討眉山頴侍御季蘅及嚴都諫穎亭季子建士嵌華招載再爲湖舫之遊與偕者中州祝義都非公東萊宋臬憲荔裳及余六人也先是京僑東宗雜辰程憲劉公君顴集使金公鎮遠及縣令司石公琳公亦期會是日相俟于湖上朝餔溰然有湧金門天乍晴微風顺媆乃減衣以行至昭慶寺西南岸登舫諸公咸在焉遂泛舟自斷橋入裡湖取道孤山下訪所爲林處士

種梅處艤舟放鶴亭謁其上則七賢祠舊爲四賢祠祠內祀白李蘇林四君子後有續入者名不盡記問黃君求所爲處士墓者導至一曲室穿小闥而入有竹數千個小梅數株老松一枝虬然下垂處士墓在焉短碣二尺許牽磨滅不復辨字讀之不能成句噫嘻處士于今已數百年而名與西湖並永雖豆百祀與白蘇諸公有功德于斯土者並留芳蹟于天壤也豈非士林之表表者哉獨其孤子一身琴書失傳子孫無聞焉未免爲此公缺陷

耳或者處士身爲謫仙偶爾游戲人間不必有苗裔之累耀然蝉蜕如飛鴻之過空江不留纖爪也亦復何憾意者天公之斬人以全福有清名者嗇其榮澤遂以是抵之耶是未可知學宰新篁蕭然夜燃炙人入竹塢道士以茗飲之清風徐拂襟袂新荷漸可覆水未及泛舟湖頭遂已改觀矣雖無花亦自芳情也望葛仙蓑竹閣虎頭崖皆不及至歸來唯與處士作綠耳出祠院諸公使者相要乃從舟舟進數觴望東南杖棹近使君舫乃别同人

共至則連檣巨艦以載優伶叅湖上之雅集類狀劇演豐玉蘚之半至湖心亭少泊舟風益亟稍有寒意天亦微霧山色濛濛晴雨總佳第與會所曆則存乎人耳登閣四望雖勝咸在目中劉君顴指而目之曰某所爲某公署某所爲某公祠蓋歷歷如几案間耳遥望湖光一派青白相間如徑路然思得如琴高湘君輩凌浩波而探江巖乘桂舟而戴雲旗出入煙波自來自去快何如也撲壁閒萬聞來食寔山色空濛雨亦奇一頭四首思一知之

抹草亭畔即以作羹蓋已過時矣坐中尚有未辦者補前曲終不復奏雅日將暮風未已諸公各有還意恐為城門所限耳余亦畏寒欲返亟以肩輿來遂登岸而別仍入胥金門徑趨吳山訪子言第于吟捫階下一語乃返

吳興峴山記

四月二十六日解纜餘杭渡泊塘林五夜放棹薄暮遂抵吳興是日微雨濛濛兩岸山色作隱作見如在畫圖但恐畫不出耳余謂友人賀子曰此行十倍於西湖矣乃知山水亦未可徇名也比近城望見林巒秀蔚大非恒境不知何所問之土人乃即所謂峴山者亟命舟人艤櫂其下褰衣登岸惟恐後時雨猶廉纖不止屐齒印泥皆成塹痕衣過花間香露瀼瀼若有陶靈士之巾亦不啻從漉酒

出吳郡有數進入先路窪構亭上余過而弗顧也拾級而登數十武至逸老堂乃嘉靖中州倅楚秉陽君所建以居此邦之耆舊倣昔香山洛社故事捫碑讀僉憲宦方山重葺祀事甫畢去之前峰則為先賢遺愛祠有顏魯公杜樊川蘇文忠王忠文諸公俎豆在焉蓋皆守是郡者功德在人文章赫奕異代風流髣髴如覩也直右則滴翠軒州人肖吳郡守小像于此甘棠餘蔭此亦見一班矣余謂此山與羊叔子之峴山不知何若而遠近賢守令

也遺愛在斯是一峴山矣雖時雨霏霏未已僕從舟尚未至乃披吳興山水記一卷坐喜留亭畔問山僧和猶然之曰若者爲碧浪湖若者爲浮玉山若者爲道場山若者爲弁山若者爲峴山昇山何山車蓋山重巒叠翠迴環離立如在目睫間居然一幅大癡畫可當宗少文半壁遊也其上爲窪樽亭唐左相李公所建有池一區又下爲浮碧亭正德中郡倅侯君錫所建咸有碑記半蕪沒于蒼蘚間不復可辨讀因念前人作之後人承之方可永于

勿替如蘇王諸公豈不焜耀百代哉而空山樽俎誰爲歲時薦溪毛耶藉非郡守吳公治行之暇俳徊登眺慨然而興起之又不知其圮廢于何似也因紀其美而系之以詩曰遂老堂空名未虛喜留亭古事何如看君爲政峴山日片石銘深羊子書郡守江都吳子蘭次也

重午日登虎丘塔記

自維揚掛帆日即期重五前必至金山觀競渡也乃豐風如駛雨腳如繫榷叉無方繃地無術令人鬱嘆奈何皐月朏始達吳門計三日內必不能趨京口乃留此地度午節矣是日新霽薰風拂拂朝餔後與施天若左君伯仲毛君平賀天士朱來公諸同人泛舟自閶門外過三塘橋而西至半塘北龍舟在焉少詢觀未暢遂至虎丘入山門過千人石登自左巖坐小閣樹蔭叢叢榮桑欄櫳開若崔

巢一枝也俛檻俯眺恍如置身雲霄半矣少飫茗乃蒦其左扉入不數十武即達天王殿入而西乃大雄殿問僧以塔所從登則導之自殿後入與同儕攀緣而上盡一級則必少立留連四望各有異境尚恐未能達其巔也拾級而登遂盡其最上一重憑欄遠望湖山歷歷皆在目前遠近樹色濃淡青翠恐畫家設色或未能盡其狀也烟火數十萬家鬐簷相接櫛比鱗次實江南一大都會也凝眸良久更移一面環眺之山光野色率皆不同畢收

之決眥一望中其人行行如蟻飛鳥若蠅將有翕翠
上下覗睨林麓間亦一盛觀也因幸今日雖未及
登金山此亦差足當之且不嘗過之也同人咸勸
色相謂曰不可無以識之爰成七言二韻以紀其
興云

遊孤山記

余自戊戌歲始納墓爲賞山計有得乎之孤山
藝與西泠梅鶴同名而異地也再十年戊申南遊
江干遂訪孤山處士于靈澔之浦得詩其種梅處
琉連永夕有赤泥觀止之喜第借其梅妻鶴子半
畝荒涼蕭蕭殺竿則松一枝不足為孤山留勝槩
而平壁巖苔嵬然兩大字僅見於陸宣公之祠宇
嚴上豈處士之澤僅及其身而宣公以立言立德
功業瑞天壤遂竟掩而有之耶它日重遊湖上嘗
請此一番公案丁未秋初始與五岳寓仙杖策來
眺目向稷甫及山下小圃留飽頃之並從城中來
及領略山靈之彷彿耳年來筆硯常不離此一卷
石雖處塵郁瑣闊間每作養雲卧石想今春有微
疾便結烟蘿之夢夏申得請乃向東南山莊而來
既秋徂冬十有一月廿四日辰後自肥止而東望
見羣峰嶙峋中國亙如覆莢上有層巒遠映秀出
于嶺雲之上者如芙蓉如仙掌如劍戟森列如錦
幛翠屏蜿蜒蒸蔚不可名狀行行至郡底而孤山

乃在目前矣是日止宿北舍詰朝早飰偕寓仙建
都兩兄及山中友人樂生倚如緩步班荆爲山椒
之行凡三憩而至其巔俯仰滿眾幕天席地不知
日之既斜矣東望嶽高一峯雲氣淵然叢龍巷靄
如後綠之林穎者問人遙指曰此岱宗也噫嘻此
予昔己巳春奉
老母太孺人所涉道也淒然有白雲陟屺之感不
忍再一凝眸其少西爲黃山相傳黃巢之所頓兵
處也南爲龜蒙鳧嶧諸峯闕里處乎其中杏壇講

禮之所集也西望陶山越大夫少伯之所棲遯也
近西北爲牛山李中丞之書院在焉其曰大峯者
昔執友韓先生之仙蛻地也再北曰馬山蓋肖其
形而名之丁未秋予曾象炬而登之者也舉杯數
酌頹然半醉卧誦新詞二卷而復下經三教堂之
在山拗者鐘樓上有名谷山處士人訛語而誤傳
之也來爲確據目既長興亦酣乃尋小徑而歸止
宋南園少憩入北堂餌黃精飯胡麻烹小鮮欵可
三升而酔二參爰濡毫而識之庶乎不虛此行耳

是日甲寅微霧南風不厲以斯盡山遊之始事也

登華不注記

庚戌孟夏小既日乙卯偕丹陽賀天士同里陳正符溫恒還都善予長清郭雷源諸子約遊全椒陶賡臣新城張實叔以對策至自都門暨家阮亭觀杖馬箠出歷城東門為華不注之遊是日微露風清無暑涵然快之按轡循河渠至山下華陽宮重門內解衣盤礴憩息久之誦董玉虬壁間石刻數咏及前光祿丞董君杏所書忠孝大字坐臥其下少飲且食望山色之巉巖聽松濤之琴籟非復塵

俗間想矣日向晏陶子別去東就京青軒即舊所為觀風亭者注楹下向戶仰臥欲飽看山色以當游覽有和壁間黃中丞韻云先登絕巘思禄健直入重雲羨鳥飛因未敢作攀躋想日之夕矣起自後圃出短垣尋石磴聊展數武欲少攬目前野色耳行行且憩且憩且行遂及山之半巖雙桃樹下少坐再招同人之在山麓者率怯懦不能從延與正符雷源及東觀登焉時反足似跛時蒲伏似蛇或十步一息或數十步一息少焉望見巔之臺宇欣若身陟琳宮也有石門二西向者題曰天門其南向者題曰無極境一聯云運動洪蒙生一氣劈開混沌產三才語亦奇曠不知何人所作立危峰俯芳甸渺河水如環如玦縈帶乎其側遙望南山層巒疊翠巖若列屏培塿數點如潑墨之在幀末樹影參差映帶村墅大有桃源樵父之意正符則抵掌談往事不覺球聽移時薄暮乃徐徐下其西北隅有洞曰金牛者土人相傳昔有兩道人對奕其間蓋仙流也以日暮未及至之其山之半有呂

仙祠旁一巨石題曰飛昇巖相傳為呂公飛仙處及山麓謁四帝祠出則與同人聯騎山之右自東而北一峰顛類黃岡之筐山而差大此山周遭不過三里許宜乎齊侯之三匝而遺逸成遺跡耳或曰不當讀作跗與趺字同華之萼也以山形似而命名義或然歟昔人有咏云蒼稱泰岱兒孫列獨立千秋不署山可作註疏矣先是丙午重九日與山莊朱青崖郭滿東肥城尹從之歷下張喬臣同邑冷智寰曾及其半遇仙人閣而止以力不足故

耳茲來初有難意不敢自謂必至也乃不强而自到至之天下事有志者竟成豈不然乎時日幾何人面頓改今之同儕半已星散重來當在何年識之以驗老目之力猶能健及與否耶一笑

再遊龍洞記

丁亥秋中與同年黃筱侯友人朱青崖耿寓仙數人同遊龍洞飽看山色及龍潭佛爐諸勝然未及入龍洞也數年來每以爲缺事去年登華不注及千佛山各極其巔今來又登嵴山而窮其勝意中唯切切一龍洞耳六月望日乃衝暑爲龍洞之遊同往者錢撫四兄寓仙紫垣蘭皋壽禽七擇于聆及余八人先至山麓水邊柳下少憩見溪流潺潺濯襟漱石可以滌塵可以祛煩方逡回而未能去頃之見有策騎聯鑣而來者則李康宋介石趙章玉也未幾又有僕從數人簇擁絡繹而至者則同年徐桂上也共得十一人斯遊可以不孤矣再行里許乃入山嵎稍西南而北折則奇峰稍見恍憶不記昔年之勝據土人曰蜀中山水其最平易者似此耳再一深入而石變見矣懸崖峭立真如畫屏見者咸爲詫嘆不敢復易視之至則入西殿見其後壁立巉巖如天半芙蓉突兀三峰環拱若衛基天闢一畫幛也坐卧其處徘徊不忍去布茵於

地卧觀之已而蘇去夢境亦清寤而待食食已將
登山坳覓龍洞焉鳥道紆屈扳藤附荊而上至洞
口有石砌其半聳身一躍乃得入焉其中頓無暑
氣上下皆蒸濕如墜露微雨初過者然山僧以火
爇之乃可行約半里許層穴數重身可俯而進其
高者則手不可擧有一孔稍明可通日影然亦一
綫天矣比及出洞口則頓覺爽歗如另闢一世界
耳何涼燠之逈別若此少憩尋歸路夕陽在山雲
影時過不及停驂薄暮入城已見月出東山矣辛

亥但著望日甲午也

庚戌重五日同遊歷山姓氏錄并小序

是日也天日晴霽清風徐來同人先俟於山閣肩
輿趨出大南路下院稍憩易騎更衣行不里餘已
及山麓石磴紆曲而似虬新插分行而布鬣聯乎
重闕豁然巨觀洞中仙容起人仰止之慕世外閒
譚淨手塵纓之想分曹布席樽罍與花籌齊飛拉
侶盟心雲影與山光相亂日昃暮矣衆賓言歸二
三同侶獨留山舍晚凉振衣緩升乎兩山之顛御
風捫蘿徐步於東岡之莚脫粟數著白酒一杯策

杖徘徊返乎仙宇遙望城中燈光燦爛其如錦仰
窺天際白榆歷歷以張羅詰及夜分兀然殘挑藝
若遊仙忽已達曙朝炊未熟而僕馬已在山遲矣
因同人之雲集感盛會之不常爰紀姓氏以發詠
搦使他日覽之儼然此遊未散也

王刺史諱畫一字數若直隸廣宗人年五十六歲
鄭給事諱之璜字惕菴江南寶應人年四十八歲
黃比部諱永字雲孫江南武進人年五十歲
賀文學諱楷字天士江南丹陽人年四十八歲

蕭明府 諱 維樞字拱辰德州人年三十八歲

張進士 諱 祿徵字受之新城人年四十五歲

丁進士 諱 眘字與偕日照人年三十八歲

衛鳳石名雲翔年七十三歲

韓見龍名通京五十三歲

張太學喬臣名世翀年六十歲 已上三人皆歷城人

孫文學我康名器謀年五十三歲

殷文學貞一名培元年四十三歲二人高唐州人

邢景石名理年四十四歲

邢宗尚名士書年十七歲臨邑人

郭文學雷源名金甌年三十七歲長清人

王孝廉東觀名啟大年三十八歲新城人

陳文學正符名發祥年五十八歲

温武舉惺襄名聖教年五十九歲皆茌平人

是年余四十三歲

午日登千佛山仍用戊申是日登虎丘塔上韻

勝遊擬向此中尋五日南山共俯臨雅集何須蘇曲水閑行不復棹山陰天涯星聚儕同調四座雄談各論心九點煙巒青歷歷明湖何似五湖深

二

山椒直可望金焦一線天通豈憚遙西眺奄嵫皆暮景東臨渤澥聽鳴潮龍標何處青尭舞盡皷頻催白墮銷再待十年尋舊約相看白髮半蕭蕭

序

增修茌平縣志序

吾茌視疇昔罷甚矣嘗渴肅羽于中澤哀其離于原隰驛使旁午徵調紛紜歌蔽㨾者來復阻飢墊者其魚欲得仁人君子生聚而教養之非數十年不為功大雅之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息又曰豈弟君子民之攸塈望之切思之深已辛卯春宗州王父母擬蒡公庠 簡命來視茲土甫下車而甘樹隨之訟衰刑省三月而四境大治士服其教民懷其德不期年振頹起敝百務具舉有司上其績於 彤庭特 賜褒嘉不次優擢居無何以遷閩需長材經理授貴陽廣順州刺史公眷顧於茌弗忍釋也念數十年來滄桑日變兵燹頻仍邑之舊家藏書率多散佚郡邑志亦僅一二存者且自倩莊吳侯迄于今五十餘載其間天時人事歲序推遷機祥祲氛興廢不一不有述者漫焉闕焉公慨然太息曰茌山亦樂土也昔何以裕今何以絀休養生息非有土者之責歟比來田野漸闢人文

蔚起其殆剝而將復之會乎後有君子嗣而繼之庶幾風之不遠也志之以觀所變是亦文教之一端云爰咨爰度請于山公崔君東萊張君及一二梯飼能文之士綴輯遺闕採拾近事廣搜網羅續於舊志之後載文貴簡不貴博記事傳信不傳疑他日親簡蘭臺珥筆 天室將於是乎徵之余自戊戌上公車應 廷對而來也試館職淹留京邸不窺故園者六年于茲矣里人來遊京國者時時為余言吾鄉漸有起色四方之士君子經齊魯以來者亦具為余言吾茌疇昔凋瘵之狀未嘗不咨嗟而動色也今日者得賢父母為之生聚而教養之瘡痍者以愈困者以蘇水火之餘登諸衽席將見彼之宰是邑者聞風興起其必有繼中徐沈朱蕭李諸君之遺教善政以加惠吾茌者乎俗尚禮義之舊鄉守高士之風家絃戶誦平疇沃壤比屋而封鳴琴而治安在今不如昔耶是役也通觀厥成舉數百年吏治之隆替民風之淳澆人才之盛衰戶口之耗息山川城郭之變遷及夫節義文章風

土人物一開卷閒離離如列眉豈非茲邑之所必
詳耶編纂告竣乃畧述其梗槩而書以誌時日

邑侯鄒公德政序

今上御極之二年癸卯四月廣陵　鄒翁鄒父母奉
簡命來涖我莊一時待澤仰流者望為景星慶雲
于其初至有隨車之雨有岐穗之瑞三月而頌聲
作五歲而治化成百里之內四遠之翕駿駿乎登
于仁壽之域矣邑人士之沐浴恩波者咸有召父
杜母之誦焉迄今年
聖天子親攬萬機惟恩中外大法小廉悉昇以身衍
慶予之爵榮及所生我　侯以循良茂績旨膺斯

典　勉膺兩尊人　太翁鍊湖公老先生　太母
陳宜人如其秩兩令君英年妙才玉筍一班三月
之間並舉而曾孫咸鳳姿麟祥玉質清詩見者羨
為君家雙璧嘉平朔三日為我　侯誕生之辰邑
之薦紳于衿以及田父野老無小無大進而色喜
曰我人之食德于　侯者甚遠以深毋懷表壘之
祝罔知所報今茲懸弧令節躋堂稱觥之藏華可
綏其何以為揚扈之辭乎余聞之驟然有合也諸
君于其少挨之夫人子之榮有大於躬被華組服

勞　王事而以褒歸之　命寵錫其親者乎抑聞
之長老有言德盛者助多福厚者緣寄以我　侯
令茲之祿位依隆譽聞丕著揚名顯親而光裕無
窮也可蓋信之矣憶昔秋承　命試士南國過寶
應邪溝之陂望白馬射陽諸湖光見其佳氣鬱葱
山川茂秀意其中多碩德隱栖之士其後世必有
以文章顯者父老歲戒交口揄賛　贈公毓翁老
先生之為人經明行修當世羽儀以孝友世其家
而又有處遜讓盈之風大江南北間學士儒者多

師之縣大夫歲舉賓飲必首推載懸之席為益其
辭粹悍廉之氣一發於我　侯之金昆玉季再發
于我　侯之令子丈孫蘭茁玉秀一門之內大者
龍鳳次猶虎豹先後輝映永永未艾矣哉　侯以
博雅之才處四應之地并棠乘蔭已五年于茲而
德政之赫赫入耳目間者蓋未易更僕數其南下
車也勤民瘼而問疾苦鋤稂莠而剪巨慝一把暴
援羅之麗衣也修學宮以課多士拔孤寒而異溉
進一化蜀遷學之文翁也寓撫字于催科達下情
以安民一道州之陽城元結也禱雨立應一精然
之祝良蝗不為留一德化之魯恭不忍欺之卓茂
也至於歲守望而革奸昇跡除河渠而陽侯就道
則鄭國之國僑治渠之史起也乃若書于自奉則
甚菜蔬之屢陳可謂潔以律己則羊興祖之懸魚
可風也　侯之善績惠風初試於僻邑以小行其
家學者業已表表若此今歲輯瑞之期遂以奏最
為山左治行第一
天子嘉乃丕績　璽書增秩將如神爵五鳳之間頴

川洞長諸故事可且暮俟之一日者被　內召陟
蘭臺掌省之階超遷公輔三晉　兩尊人爵命以
褒寵之　國恩家慶煜燿惟揚間為諸螟族弁冕
當不僅今日之備五福而頌萬年介兕觥而歌臺
萊已也行將以壽　國者壽世四海之大生民之
廣咸依為怙恃又何必祕鴻寶於枕中玩龍珠於
掌上考楊許之仙蹤闡桓陶之真誥也哉父老其
以余言為然否遂以代酌者之詞而進哉　侯以
華封之三祝

張子靜也制義序

憶昔壬午歲與靜也張子同受業於蒲嵐韓夫子之門維時靜也已哀然為名下士余甫角丱雖夫子之朝夕提誨累拮倦容並蚤歎其脫穎而出同閭焉如嬰兒之望長也自遂兵燹播遷幾無寧歲丙戌春韓夫子莅任潛江唯余與靜也交相磨礪寒暑無輟辛卯之夏就居城西之別墅張子之墅有橋扉然環流滌維小圃數畦蒔以花草消記莚珠西窗篝火熒熒月夜雨朝未嘗不疑義與

析簡練揣摩以庶幾得一當也比秋而與山公崔子聯翩並飛里之人莫不聞而豔之且歎以為有志者竟成也未之從余先著鞭靜也亦中副車其稍後於時者蓋命數使然非揣摩之不力也亥之秋余方讀秘西清靜也猶滯棘闈倘以表箋遺字報罷是不無有數焉辛丑春初靜也復上計車其氣悲涼其色澹漠似若不結意者探其篋有文數百首蓋舉從前之簡練揣摩者漸次就削而所為極奇制勝者亦自信其必無遺策與撈霎而靜也果巍然高擢此中鑿枘之合鐵於之投難回遇固有時亦其運各而靜修業摘精不沒留遺憾於其間也靜也慷慨有大志少負奇氣卓然自樹藉唐務表騎矣失怙家益中落北堂雨雪秋杜相依徑禍蕭穩清影雖堪靜也頑益善自負手錄經史詩文不下百餘種以及先輩時賢制義無不畢羅而致之磨礪淬鍊錯融古今人之面貌而得其神理閒游志詩歌古文詞歐蘇書法倘然遠暢有靈均

荃蕙之思無棄皆軾軻之歎益其天性豪邁絨如黃山谷謂太白人中麒麟譬如天生富貴人雖醉夢中囈時作無義語決不作寒乞聲張子近之其為文沉泓窈渺如聞蘇門長嘯響振林樾又如聽鈞天廣樂方響金聲比德玉亮昔人云文者心之聲也當其操觚染翰隱隱尺幅間而其人乎王風姿與其北華福澤嘗寄託寓達除易之節莫不於是焉應之張子以稚才令望出其所學以賦兩天下他日　入廷對策視草承明聲名藉甚蘭臺石渠間知其經國大業與曲江燕公掩映後先袁

所云光華福澤不且與張子之人之文著懋待舉
哉天下讀其文想見其為人當必有不負師友之
義以徵其出處則有久要之言在

信初詩序

信初以韶年之令姿負曠代之逸才傳雅多藝藻豔絶倫而德性又足以勝之故當之者如飲醇醪不覺自醉甲午舉于鄉即已名噪中州乙未及余同傳淡墨戊戌復同射策猶記孟夏之朔是日也前殿立彤墀信初方揮毫珠玉手不停書向夕對策而名已進　宸覽初以第一人佳之既而稍次句臚之冠人方為信初惜而信初恬如也不數日同曆　特簡命讀中秘信初即覃志精思一歸經

屢每試輒駕前茅同人遜避不遑而信初不色喜己亥冬授史館者十人信初幾得而從失同人咸為信初訝而信初泊如也辛丑夏解館而信初授栢臺聞之者已動而信初殊不以為意蓋其性情誠有大過乎人者他日臨大事而不驚當大任而不疑固有以信其生平矣館課之餘閒為詩歌要皆抒寫性情不屑屑於詞章雕琢之末然而典麗清拔健有天寶篤聲一時作者咸推前席乎生著述無慮數十種即集中詩不數十篇而其閒忠孝

大節曠逸高致俱可於吟餘想見之予每讀古人集必先其氣節而後文藝若品行有瑕或倚才傲慢者詩文雖佳亦必置之別簏不以涸吾側頓與同人共爲融之若信初者可無間然

賀紫垣舉子序

易著震索詩咏螽斯書命教胄禮載懸弧人道之大父子爲重若是夫誕育麐祥之足爲嘉樂而稱缺也語云有子萬事足蓋爲中年以上之人而言耳大夫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固有無窮之事業迪之而起何得以有子謝其責曰夫夫也不於其身必於其子云爾哉然有子亦綦要耳瞻彼南山維喬與梓溯厥源流先河後海原原本本願不速與吾友人紫垣張公之載宜男也是在

辛亥之歲陽月之既望吉日維良卜辰云吉對衆賓許吹聲載路誕彌厥月肇錫嘉名衆親知莘虞而謀欲稱觴晉賀而徵言于余余惟富壽多男見于華封之祝嗣徽百男以美太姒之德有子多才而賢人孰不願且慕之然有不可必得者蓋有往往難言之若我紫垣親翁世德作求會頂克昌厥後宜其七葉珥貂蟬于安世之學福九世同堂擬于公藝之家風三戰鳴珂於於歸約之齊名世掌綸誥彷乎嘉貞之繼美子孫繩繩固其所也而遲

之又久自今伊始延以有教貽謀克亢厥宗者碧
天之所以厚其澤大其門將使其綿綿不絶奕葉
而彌光也紫翁少負不羈之才夙著鄉曲之譽伯
仲聯翩爲一時名彦聲采覯耀黌序閒已三十餘
年而身未博一第至今猶偃蹇爲太學生尚有木
天大業藝苑鴻名需之異日光前裕後之圖猶多
所未竟紫翁豈遂以是自足哉而老蚌生珠撫此
寧馨堪娛懷抱頭角崢嶸歧嶷燒發則自今日驗
生之初而已信之况乎麟趾玉樹蘭茁芝秀繩繩

蟄蟄不一而足將再見於他日者尤方來其未艾
也昔商瞿五旬以後有子五人燕山竇椿一老而
有五枝之榮此圖其左驗矣吾儕今日與此嘉讌
行見歲歲寫弄璋書作湯餅會玉燕石麟之祥蓋
於其世德積慶之餘而卜之非徒以覽揆初度之
日而屢爲頌祝也友人咸祈予稱賀曰唯唯遂
此語以張之座右歲在重光大淵獻陽月既

槐軒文集卷

傳

崔山王同高

西寧憲副前茌平令鳴岡李公傳

李公名昌字振家號鳴岡河間興濟長興里人也
幼聰穎多奇有游俠遺門撫之曰是子長必爲治
世名臣也七歲就外傳授書輒成誦年十七入里
庠再試即食廩餼自是屢試輒居首荐河理闈公
考書院一齋試輒取公爲第一科此闈器也尤

爲督學左公澹興所推許天啓辛酉舉于鄉乙丑
成進士授山東茌平令興利除害加意窮民會州
邑分派王夫闕郡苦之公力爭茌獨獲免爲銀差
不派大戶百姓稱便錙銖不染笑比河清吏胥畏
若神明數百里外咸知有李青天去後斷奸吏竊
竊事辦道撰之曰非李茌平不能得情如此戊
辰丁父憂哀毁骨立既去官俸薪之餘悉貯庫以
待後人庚午起補陝西三原縣三原故劇邑公治
之革宿弊整鑚遺一如在茌平時當是時[illegible]

公將齡勒流寇于環慶路公調兵結城守賊走不得寄斷鏈獄諸數人命按君李公奇公治行多屬以事遂寢矣應遣旨巳乃疏公下考罷公去百姓乃肖像祀之公家居日嘗謂其諸子曰子孫愛我不如三原民癸酉補河南之光山縣城守却猺寇又立獎軒嚴禁黨持民間健長者特久旱忽雨大尉甲戌入為兵部武庫主事提督武學大司馬報公擇之不容口已亥試天下會舉公預外提調又領帑金數萬犒軍于大同轉卓爲正郎丁丑皇嗣

出關大司馬楊公文錫選侍衛屬公督學甚倚任之立說蒐政金錢閱遣者皆失色以去是冬出為西寧分巡道西寧延袤三千里戎番出沒其間公坐鎮之邊境寧謐無犬吠之警特撫軍某欲和軍餉又有不便于民數事公面諍之乃以調陞解任歸有總戎以名馬爲贐却之行李蕭然原書二篋而巳歸而閉門謝客披書教子孰秋熟食時時取太史公史記誦諷之忘其飢寒也甲申夏　與朝定遊天津督撫北海殘公試屬之公力辭撫乞養

戊子回宅園占家徒四壁公日食粗糲獨奉母以甘旨無缺也巳丑公母殁貧無以葬乃假貸以襄大事後遂賣宅以償之居土室中八年以病剧卒于家

史氏曰塢岡公去吾莊三十餘年矣田野父老傳聞公之治蹟猶時時泣如雨下何盛德之感人及此歟再令嚴邑觀分西寧一道所至有冰蘗聲其歸也畫地西山一隅來徵蕨而食肖古之石隱君子哉余尤悲公治吾莊之功尚有未竟之施也

旌表貞節楊氏傳

旌表貞節楊氏者，庠生崔惟中妻也。崔于孫之名族中爲世儒門。氏亦舊姓女，既于歸，恭愿靜好，譽家算友于叔姒，皆曲有禮儀。居無何，夫以疾卒。氏年僅十九，又無嗣子，及女送喪後，即矢志不嫁。事苦縫績，奉二親，旦暮菽水，極新潔，其承服寒暑背以時。兩老人從容安養，如子之未亡者。若是者數年。二親殁，葬祭悉如禮。會巡方大吏採訪郡內節孝有實蹟者，入告請錫予以風示天下，邑之賢

人君子同上其事于有司，巡方以疏聞，隨奉旨旌表節婦，建坊于城之東門內。其世業前遠近聞闻，多慕而稱之，以爲楷式。已唯之舅邑庠生諱驥人者，及其妻王氏相繼殂，遺孤五，兒皆弱齡未成立。氏又恩勤撫育，一如己出，男有婚，女有嫁，且擇師課其諸姪。長姪光斗爲縣庠生，仲姪廸吉順治辛卯舉于鄉，戊戌成進士，其閨門婦訓，教養有法如此。學者比于皇甫士安之嬸云。初，氏之姻也，與其夫生同庚甲，又同舉于正月，夫以荊氏以

望二命俱違，令節其時，鄉里皆謂其得天地之正氣。後果以芳節著，孝慈名聞于朝，顯于家，非偶然也。獨棲者五十五年，年七十有四，壽考而康。久古之列女，恒少君、孟德耀，所未及是，以傳之。邑乘爲

信平鄉兩孝子傳

伯兄曰博之子名詠者與余同戊辰年生余之生
以四月八日詠之生以十二月朔日甲申年與余
同婚冠余之入庠以己卯夏日時年十二詠之入
庠以戊子夏日時年十九其應童子試也改名歎
孫蕺垣先生字之元洲去方其入庠時正擔穉綠
林藩趨朝不許夕邑之人半遁藪澤中中秋之望
呂撫軍以羅將軍並至蕩其巢邑中人士多被荼
毒火炎崑岡誠有難為辭者余以家人踉蹌西走

避地西氏陂之蒲葦叢中竟日夜弗得食後由博
陵抵郡數日乃得信聞叔姪已殉於難嗚呼叔之
死其成於有所激乎父懼於難乎何忍獨生叔之
死其有以也夫嗚乎使叔不在城而偕余以出則
可以不死使余亦入城則稻及於難亦必不能出
矣卒之同其生不與同其死其亦各有命也夫余
悲其志嘉其義諒其衷而誄之曰孝直為之銘贊
並載別集中詩與悼章見之原上草
戊子之春投黨西河侯里之南其族人號耀宸者
宅之東偏抱襁而寓時聞戍者難室入與春婢悍
淳相依重午之後言歸外家秋霖霪溢迄止而弗
吞至秋再就館居數月而余以悒鬱抱憤歸寓居
傅村之荒垣頹屋數椽宿草滿徑冬日蕭總蓬瓢
斷梗萍居積薪十二月十三日癸卯振子生馬生
之時余方與慶占平子立五松齋松蔭下聞婢來
說則溉然喜喜其再得男也蓋前子二月間福香
兒以痛慢以駕呼於西室之牖下至是而有子則
可以喜矣　老母命其小字曰成子已丑冬日儒

居薛里之草舍時相更抱以嬉以讀有子周日感
懷詩賡寅歲邑居校館夏月而振兒痘疫則歸旬
日而愈若弗覺也猶記一日醉而娛兒兒則嘻嘻
若解人意者余乃大詫疑其弗善也後亦然意猶
記己丑九月十九日兒始簡命曾有句以識之云
生子如望歲翹翹待其成成之雖躍等日月以為
程手持足始健口食語乃清喜其寧馨見朔晚已
凡史雖無以凝質頗能匍匐行漸可成懷抱嬉笑
稍作聲吾心以慰探用把臂倖明待譯有如日亦

以今茲情嗚呼此言固未忍示也比至病將革則
欲示以此語而不及矣傷心哉痛乎予何辜何天
奪吾兒之速耶兒之生四歲余以辛卯售於鄉自
是而啼饑號寒之日異鮮矣雖有困迫弗足為苦
也戊戌冬兒隨　祖母母來京邸己亥秋日　祖
母旋里次子隨去庚子春二子復來至夏而幼子
行三者殤于痘傷心疾首者累月而不釋秋自外
舅與洲父來視余於京振兒隨之去以慰　祖母
也冬則迎養　老母舟至京邸辛丑秋初移居南

半壬寅三月朔室人至自家越數日　老母言旋
送至蘆溝店返經大井登閣遠眺悄胡北老時雨
予皆未之從振兒自庚子春月從邢公聞遠學在
四年兒書舍同諸世兄弟以課特有進益蓋切磨
之力居多焉壬寅冬日耿公隱之兄字之曰雲初
癸卯秋初始旋里甲辰春甫入庠未幾而病作六
月初八日家人張德來言其病狀余大怖時正在
風濟倉皇中謂天其真喪我乎數日聞少愈浸漸
有瘳余乃少慰誠以秋涼就醫來京師亦謂其必

無天理也孰知其竟不起耶嗚乎自爾之生十有
七年未嘗有疾言戾色忤我前者其有弗知諭之
以義則唯唯聽耳近甫成童可望學為儒者孰意
其命之不猶以至此也嗚乎吾兒其真辭我而去
矣吾將如之何哉有汝母在家有　祖母在家有
媳在家而汝竟天耶天其謂我何我不敢知曰天
道有知耶人生有命耶善者不必福而惡者不必
殺耶吾無以哀吾兒爰錫之嘉名而慰其苦心曰
壽

森曰毅之死也以戊子振之生也以戊子毅之入
庠也不數月振之入庠也亦不數月振豈毅之後
身耶何去之速也余為之辭曰程亦猶子兒媳弟
始石火電光如斯而已天者已矣生者何悲哀莫
哀於吾欲托招魂於楚詞

贊

笠鴻小像贊 江天垂釣圖

笠翁笠翁主韡其骨風月其胸才空今古識入冥漠何不置身巖廊之上而在空谷之中又何為不乘風破浪一舉而釣六鰲挐雲挽霧旁求而羅入絲而絲絲於煙波以寄其躬笠翁乎笠翁乎其在漢廷可方受倩在唐中葉可語君家青蓮有宋諸君子差堪伯仲長公子京昆弟之間桃花鱖魚谷口嚴瀨蓋若人之儔歟

題友人小像

脩梧茂竹樂我琴書悠然靜對遣意會魚仁義之人其容睟如言念君子自我人居居

小像自贊

北山北山懶于學仙拙于居官着衣加餐隨寓而安十畝之園林木蔚然有池有臺或方或圓文杏營魂以名吾軒吾將終老乎其間

石丈贊

文杏花下突兀老翁鶴頂駝背傲睨蕭風米顛拜

仙知我兩公讀騷飲酒樂在其中

誌銘

先考贈徵仕郎府君行述

不孝曰高幼而孤不及見　先君子之行事固不獲知其詳每聞於我　母季太孺人及一二前輩咸知諸伯叔行所傳說者謹述而志之　先君性篤於孝事　先大父篤之公孺慕終身常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左右就養無方晨昏膳寢視問必謹先王母武太孺人早世撫　繼王母王太孺人所出弟悉倍友愛之常捫摩痛癢出入起居必同時

其飲食相與為菓線之舞以博　二親歡族黨共稱之曰今之曾閔也　先伯父少川公早卒有子曰博　先君撫養之如己子教之書為之娶婦逮其子穀與曰高同歲而生及其長子穆同覺至今人稱孝友云高小子何知猶記六七歲時　先君授以書稍能口誦　先君為之色喜旋潸焉以涕謂我　母曰此子長當有立恐吾不及見耳他日爾母子幸勿忘吾言庶可慰我九原　母聞之悼且為旋言解之小子亦從旁飲泣未知此言之何

從也丁丑春丕縣邑居命小子從廉池李先生學時高十歲也夜起稍遲　先君戒之曰無大急進銳者退速讀書之功終身用之不盡奚在一時爾能久而弗懈何患不有成乎邑居之南與慕枝王公衙宇相望王公丁丑捷南宮旗鼓輝煌賀客塡門　先君語不孝曰爾他日亦復如是惜吾不及見也余有言爾其識之凡人兩家相訟者其中必有一曲無兩是之理曲者往往求請甚竟罪且將為禍彼直者此人情也爾謹記之它日

斷勿為是輩也不孝拜而受之不敢忘每燕居食息輒教以　君國大義因高所能知者導之如弗及也廉池先生與　先君故素心交也驩然相得甚無間其教愛小子高也亦如其子明年戊寅三月　先君捐賓客小子高惸惸一孺子抵梁者方殷視以為門戶憂賴李先生左右之邑之撫弗友者弗敢侮也未幾而兵難作　老母被重創幾斃兩孫子伯兄曰博冒死救之出奉養無惰容設不孝稍知學消明年入庠邑之人士始知　先君之

有子矣嗚呼小子今遭逢　盛時列官於　朝得
祿而養寵荷　贈封皆我　祖若　父為善積德
以有今日夙夜敢忘　先君之訓哉嘗聞之前輩
戒知及諸伯叔云　先君為人性倜儻尚氣節脫
年好道譚明良知性命之學同里宏山張先生倡
明濂洛之旨於隆萬間一時學者多宗之　先君
慕其風徽與先生曾孫心宏公友善特得其流風
緒論用為楷式所著有良知解格物致知諸說辨
論甚晰邑之學士亟稱而樂道焉無以異於尊宏

山先生也邑人有韓鳩川諱一龍者邃於理學有
道人之識　先君館之別墅朝夕講論不輟沒數
年韓公入大峰山去　先君每念及之輒廢寢食
至流涕爾時同志者有族叔樂亭公莘野公每倪
膝談夜分不倦不寐時甫有知輒記家童叙　母
曰有樂亭莘野公在座則知夜中當未休也辨設
果餌以餉之所言多疑圖碩畫救時偉論待一揚
摧古今往往出入意表宗久莫贊也天啟癸亥歲
逆奴蠢起鄉縣閒省會戒嚴州郡震動　先君奮

然義形於色出為邑侯龐西[illegible]公指畫方略謀城
守攻戰之事甚悉邑侯甚善之曰古名將無以過
盡用　先君策城以是獲全先是崇禎己卯歲大
歉饑莩相望於道　先君為設法煮粥以給飼之
全活甚衆　先君為人廉而好德見義必為生平
取與雖一介不苟事親也孝與人也公居鄉黨以
和處姻族以厚治家嚴而有禮教諸子以義方嘗
謂叔兄輩曰寧貧而餓死含詬忍辱至死必不可
使子弟入公門與人交擇其善者久而能敬不以

榮辱死生易其初故至今鄉里稱藉藉行誼不去
口實云不孝侖不幸蚤失怙今俛息日月已三十
有九年仰賴　先人積累之德遭際　盛隆不世
之遇　貤封之典榮及所生錫類之恩延及厥後
唯有戴天履地夙夜自失以無墜　先人遺訓是
小子之志也夫是小子之志也夫　先君生於萬
曆七年己卯正月初七日申時卒於懷宗十一年
戊寅三月二十三日巳時享年六十歲以本年十
月　日塟於　祖塋之西陵別為新阡遵遺命

也爲域方百有餘步殘二十餘年善形家言者過之稱其地爲垂帶金魚云方 先君卜宅之日不孝孫甫十歲烏騃無知何能記憶迄今二十有八年墓遷 先慈之變皆由之餘無以生爲懸旦夕泣九原之痛則 先人之潛德弗彰不孝滋懼迺濡泪和墨而謹識其畧云

勅封太孺人先妣李氏行述

不孝曰烏乎罪乎罪泣血稽顙而言曰嗚呼痛哉吾 母竟棄不孝而長逝耶不孝烏等不獲再侍膝下矣嗚呼痛哉擗踊之餘五內崩裂忍執筆爲詞然哉 母懿德淑範不有紀述使遠近無所聞不孝爲罪且益滋忍乎皆既餘息僅述生時事實不復爲雕飾之辭謹具狀云爾 母李氏令勅封太孺人乃同邑耆德仲通李公之女繼 勅贈徵仕郞府君先考翊公元配 勅贈孺人諱

歸之後事 先祖父 祖妣奉養皆能竭誠以和待親賓相處宗中外黨皆稱之 佐先考勤儉立家流布操作紡績不厭勞苦 先伯父早卒有子曰博 稚蒙未成立 老母撫之若己出自爲冠以立爲室有子及孫數十年如一日 先考姊五人其三爲後相繼于歸二者未字而歿最後乃生高及弟曰暘高猶記幼時從諸姊肩隨嬉舞日堂上 先親因未老爾時亦不知無怙無恃之苦生不如死也至戊寅曰高十一歲 先君見背 老母昔守

孀節撫育兩孫雖備極辛瘁然行難以言盡者凡
歲冬抄往城破　老母被重傷瀕不能生賴姪曰
博婦蔣侍養惟謹得以保全明年夏行乃入邑庠
成業得以不墜癸未之變生產蕩然愈苦青翰矣
老母色勉將荼辛自濟雖綻敝衣洋川曰高及第
兩人不至為溝中瘠者幾希思動嘗予言念為之
痛心今會稽斷繫遺僮婢咸有恩婦待宗黨叔嫂
華親疏如一歲接以禮雖席　綸誥之榮象服褕
翟閭里交慶絕無矜倨之色自處一如寒素時內

宗族戚黨之無歸者子姪若已子情誼有加待家以
儉每訓兒以從義之教身不御文繡之衣除賓祭
禮服外一切惟布素諸子婦有進以帛褥者終不
肯著曰以為誠甚天性澹泊如此平生不信持齋
誦佛嘗婉言戒有以此相勸勉者笑而謝之時時
誡高以力學且勉之曰讀書欲何為不過要學作
好人而已及不孝高倖博一第叨蒙
世祖皇帝恩簡授為庶常一再迎養京邸朝夕訓誨
常以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二語諄切敦勉比還里

高每南還於道常稍不忍去　老母慰勉之曰若
好供職自有還里之日何必戀戀孺子泣乎癸卯
秋以試事奉　使江南道過里門得謁　老母於
家瀕行戒之曰掄才　國家大事汝小子慎弗克
荷老母倚閭望之矣尚慎旃哉高再拜奉命以行
比竣事還朝經里門再叩北堂稱觴為壽聞知不
辱
君命　老母方色喜曰是吾子也甲辰在京日遣使
迎養再三不肯至唯曰吾喜在家居不復以菽水

分兒慮也京華不遠兒盡所職即如常在膝前勿
以我為念及秋有子姪來備訊起居似有歸高
省意高即日乞　假得蒙　俞允於十一月十五
日辭　朝二十五日抵里登堂叩首相喜也已而
相泣時當有孩兒之痛不禁淒然於中者外雖強
為解慰而神實傷矣顏色日以瘁焉心竊憂之三
月中奉　老母登岱宗于路也先野色倩以悅目
時猶健步善飯也用是以少寬慰五月中患痢月
餘元氣頓損至九月十八日忽並而仆似風痺者

曰高等惶駭無措十月朔日鄉中祭掃先塋猶能
扶杖以行向後日漸弱十一日肩輿來城中誰知
是日竟永別附耶嗚呼痛哉曷恐言曷恐言是
後數日延藥餌或一乙而時起倚坐亦一二服而
飲食漸減然終未得脫然痊可今丙午二月初旬
疾遂漸篤曰高等再三跪請遺囑竟無一言唯曰
無可語者蓋平日訓誨已詳且切矣可以不言而
喻耶稍是不孝高及弟二人哭哭無依一旦抱終
天之恨何痛如之嗚呼吾　母以康熙五年二月

十五日申時卒距生萬曆十七年己丑十二月二
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八歲嗚呼痛哉屬纊之日淵
親子姪輩皆環侍左右安然而逝若假寐者然諸
且弟涌玉桂說者以為善因云子二人長即不孝
曰高娶王氏同邑耆德王公坤女次曰明先娶薛
氏博平薛公振春女繼娶劉氏同邑劉公昌胤女
孫二人長宜振庠生娶博平太學生劉公瑩女繫
世有子前肄次宜緩聘同邑進士張公翕女曰高
出孫女二一字博平傅公學元太學生之子作霖
第三男誠一字李公汝翼庠生第五男有典曰朋
出女三人一適邑東社郎口善士張尚謙子應求
有甥閒然次適邑北牛村宋庠生系逝人次適董
生希稷有甥女二一適武舉溫聖散之子庠生炯
一適庠生吳中臺之子庠生騰斗俱費從孫穆庠
生曰博之子也娶劉氏其姆龔氏幼從婚娶克執
婦道前此　先慈被殊劇及今病篤之日侍左右
之力為多四十年色養不倦可謂不負撫育者矣
故孝述之高自勵就養無方永別　慈親未將寸

草肝裂心摧言無倫次然　先慈懿行終不忍湮
沒無傳伏懇　王公大人諸老先生採之彤管勵
以華衮曰高世世銘之感且不朽

晴嵐韓先生志實

先生諱國璽字疊蘭莊陽人也別號晴嵐先生先生生而孝友好學篤行忠以待人潔以持己蓋其天性然也父養吾公以積德重於鄉遠近稱為善士當明神宗萬曆之四十有八年山左大饑公慨竭貲治饘粥賑窮民所全活者甚衆一日忽有憂色先生跪進詰故公曰家中數少饑人甚多奈秋尚遠奈何先生所出所儲廩餘及東修近百金以進所全活者多矣又公兄弟二人長無嗣既殁養

吾公欲塋之正寢堪輿家言不利予長男公召先生而謂之曰不塋爾伯祖于正寢則予心弗安塋之又或妨于爾爾其謂之何先生曰但聞仁者必有後不聞有陰陽家之忌諱也遂定塋焉戊辰養吾公殁先生哀毀骨立三年不飲酒不言笑庚午母尹孺人繼殁先生送終哀毀如喪先公時先生有二弟及析爨凡祖父所遺業一無所取從太孺人之命也壬子中省試副車雖見重于學使梅君長公錄為理學原於二程裁斷本于左氏甲子舉於鄉時年三十八家居以教授生徒為業四方之士多從之游嘗中秋月下與門人邢子烏羊等正襟而談縱言及于時事曰邵康節聞鳥鳴而知宋亂今異鳥食麥根天下事殆可知幸與爾輩講太極天人之理及皇極經世諸書明身心性命之學卽然身不仕無憾也邢子曰昔隋王通不仕門人私謚為文中子不亦可乎終年講學不問生產自是家漸貧落庚辰辛巳歲復大祲并日而食未嘗廢業及里中群盜蠭起因徙居于邑之王氏開館

含授經術從游者衆嘗著敬業三則書于座右以自屬兼以示及門其一曰正心術云心一而心之巧妙運用處謂之術心靈有幾小有才人每誤用之聰慧之過流為險詖使其極智為文字有及之者學成何用奔趨聲色貨利而已天生成才恐衆越至此乎幸而不售必曰惜也抱材弗録不幸而售必為生民之殃社稷之蠹有才如此不如無也吾輩讀書須端慮潔志砥行飭躬務成天地間一個人勿論異日勳業何如姑以道義相切磋少有

邪曲必由斯之根累然就然後博物窮理徐以發
輝文章焉庶不負膠庠作養之意云爾其二曰積
陰隲袁了凡嘗言矣德爲令名修德而人譽之
是穀以令名矣惟有德而人不及知不及傳斯謂
之陰陰者衆目不見而鬼神瞰之之地也一念一
事偶合不謂之積念念在茲事事在茲得方便爲
方便常恐受即恐受善積成名道積厥躬所以奪
鬼神之權而自關一上達之路也驗之科名十得
八九或曰是有心爲善也不愈于有心爲惡乎然

有愧卯而擬龢計方正而屏沉塗者則又何也況
思得之試觀其究竟何如爾其三曰務謙虛學人
自空天下胸藏今古獨傲爲不可長道理無窮無
極所得幾何而滿足也必招損矣非登先達以予
雄詆繁同輩以自高無論見笑大方而終身之所
結局終成輕薄子而已昌黎云師不必賢弟子弟
子不必不如師況朋友乎學然後知不足數然後
知困習氣難除各自較量雖高襟深揖外貌取然
實見得有不及處意念深矣有以自下其進未可

量也先生所學舉若此丁丑癸未兩副齊榜年既
老而學益勵若將終身環堵蕭然簞瓢屢空晏如
也乙酉筮仕潛江令丙戌春携一書一僕之任至
潛邑邑人士久寇江介間城中舉火者不數十家
所挈掌記者一見即告辭歸獨與一僕子處累月
已而延父老慰諭殷殷潛人依爲慈姥也漸次執
業及二載地闢商聚郵廛無隙地焉邑之士樸而
好學者敬且愛之其佻達邀奉者遠且鄙之遇戲
戲一切代厲乞錄等事不以假人亦不以干人也

魯有學使者固請則取素所心許者一人薦之成
名其人莫之知也其誠以待物率如此于薦紳則
接之以禮恭絕請謁初覺不甚合久而安焉自居
官布衣一襲及歸之日仍著之於任內食物止蔬
菜粥數盂而已輒散取飽且甚甘也蓋其天性
若此公餘即講書課子孫時誦周易一卷嘗識諸
子書云蓄者偏求諸親而不得今者金玉盈前而
不取吾無以遺汝汝無我望也嘗云不與子孫積
金子孫賢自不用積子孫不賢積金積過耳一時

上官雅多愛重之先生亦信以為直道猶在人也
前直指兩列薦剡有才獻敏練操守端方一語不
蜀百務詳慎等云云至於折獄尤為服𢦏上官屢
以疑案相委鄰境之民有事輒越其長吏而來愬
先生先生嘗曰飢事不難惟公廉生明貪刻智昏
耳其服官清慎類如此戊子冬　王師南下荆楸
交馳既遣輸車又督舟運芻茭則向日萬餘夫役
則一呼千百徵書旁午使者苛索民力已竭先生
乃喟然嘆曰吾不忍為此也遂决意致仕取古高

隱士數十輩彙為一編名高士傳時以自遣乃其
貯精衣某勸弗與告渡其內竪某往者未審語以
索百金許以上考先生曰有命自知考試不知行
賄令乃行賄耶艇之居無何被劾也毋夏日也于
時潜之百姓老幼男婦皆驚駭奔訴于神已而各
作歌謠書于旗及黄繖懸之縣門又各出百錢或
數十錢為先生還里之費先生笑而受之戲以劉
寵自況也離任之日香花滿道聲震野數十里
不絕此時雖不合于先生者亦嘆曰至誠之動物

也如此而前表猶且曰韓公縱無異政亦足與民
相安於無事耳及承劾上官亦知其以清介被累
也但曰被君索其可更張耶又曰先生原不必出
仕也辛以清白聲溥見于論留潜二年邑之士大
夫交接往來乃益密壬辰歸里家貧甚度就館于
東鄉河干手不釋卷乙未九月以疾終于故里病
將革之夕夢中猶嘖嘖然講書作文字獻也蓋其
天性篤好如此鄉之諸弟子聞先生疾篤趨往候
之先生即預知謂其家人曰某等至矣已而果然

此非至誠實悟也耶遺嘱著于門曰處士韓嶽若
人墓其以某年某月卒春秋六十有九嗚呼先生
可謂全受全歸者矣平生不喜著書即有作者輒
焚棄去故後學罕聞焉丈夫子三人長曰白叔曰
昶季曰旻孫五人某某皆能世其家學
贊曰伯夷傳所云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又曰
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嗟異哉于長蚤者没于中
而為斯言也伯夷高節芳名永乎來禩赫赫與日
月齊光顧可僅云報施耶且天善人之報必並行

初不及是嘗叩先生以報應之說先生怡然不屑
曰是非君子所宜言也於虖斯可以知先生之志
矣而鄙人私心猶竊以為先生之立心制行也如
此登第而服官也如此所如不偶而終脫于患也
如此有子多男而才也如此未可曰天之報施果
未可盡信也先生之深仁厚澤潛之人士類能尸
而祝之其清風醇節里巷之人率能言之乎小子
何知唯幸獲一日親炙之雅以竊附于私淑之末
延云爾惜乎未及長侍几杖而遽抱遺恨于九原

也是不能已于忘言者歟是不能已于忘言者歟

友人邑文學薛鉅公墓誌銘并敘

憶昔乙丑歲冬日僑居薛兄之西村去城十五里
而遠迷悉蕭條蒿萊滿趾夜聞豺狼嗥號之聲悽
風寒月時與共之曲室談心杯酒論文兩人意氣
雜相得也時與談及平生志趣輒慨然上友古人
不屑一切語語有真性有正氣予故深服之因以
為師友焉越明年移寓邑中校業莊山之側薛兄
每來邑未嘗不視余余亦悵悵相憶弗能釋也又
明年辛卯余膺鄉薦乙未試南宮仍歸里居者三

年此五年之中風朝月夕每一晤面未有不盡歡
狂呼浮白大醉以去余屈指平生快友不過數人
君其一焉余自戊戌上公車授館職鉅公一至
京師眂余不數日而別別後又五年不數數見癸
卯夏日忽聞訃音一慟幾絕嗚呼君別去幾何時
已為隔世人耶俯仰情深何以自慰秋日以試事
過里中乃弟韋經親翁以君行實相示余傷舊游
之不再而歎知己之無多也因援毫和淚而誌之
君諱洪儒字鉅公家世桂陽明官也五甲人也其

是世祖正吾公以隱德聞于鄉俾至父雲明公篤信有至行少乃推擇為郡吏治事平敏遠近咸德之公生丈夫子二君居長生而岐嶷特異介性端方髫齔時不好嬉戲每與童輩遊嘗靜穆相對終日不苟為嬉立天性孝友奉二親色養備至晨昏定省未嘗少闕失偶有違和輒不解衣帶侍湯藥必躬必親如初而後即安友愛仲弟內外無間言視弟之子若女如己出花萼姜被無以異也師霅從齋先生及貞度路先生前後二十餘年力學不

輟下筆為文汪汪若千頃波兩先生並稱之順治四年時年三十有一補邑博士弟子與弟世儒同時入泮識者咸以鳳群目之旦夕且望飛騰顯王森森門以內無詬誶聲順養孫太夫人能得其歡心可謂竭力供子職者矣平居無疢疾遽於康熙二年癸卯三月初三日上巳之辰言笑自若旋稱而逝說者咸謂其眾香國裏來眾香國裏去也殁之後屢有異徵家人咸驗之近術家言儒者不道然吾敢載其行實之可稱者卒之日距所生萬曆四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享年四十有七元配吳氏望塵公女也性婉淑靈儀風嫻習勤儉難歸以同室之中無疾言遽色作舂晨夕唯謹躬績紡佐君筆硯以故君得一意侍畢就其業已內顧憂蔵將伏臘上兩尊人壽觴流連以娛膝下咄嗟而辦無弗潔治者先君卒子一人名于建娶韓氏元配吳氏出孫二永芝瑞次明瑞皆未聘女業縣縣方大其門於無窮矣郡吉康熙四年十一月朔二日甲申合祔于城北三里祖塋之次友人王于桑之

銘曰

嗚呼賢君之生河嶽圖積不世其英感君之殁山摧海沸哲人其萎哲人逝矣心為悲矣白日墜矣於乎有哀哀哉哲人千秋萬禩永保貞珉

槐軒文集卷之八

茌山王曰高北山著

志銘

茌平文學蓮灦董公墓志銘

嗚乎余良友蓮灦董公之歿也孫子其成其疑餉留余前乞為而公撰次平生匪累著為墓誌銘諸墓道之石余持之泣不能自止恐銘公墓哉余與公總角相依二十餘年如一日今乃損戚隔世人念之中腸欲絕何能為文繡之言以垂不朽然誼

好甚篤不可以不文而遂謝不敏也乃按公行狀而述其大者如左　公諱希舒字蓮灦茌平縣城北大馮官屯人也先世譜牒未詳高祖諱月月生大輔輔生志强强生恩德號小泉即公父也世有隱德以孝友著于鄉遠近咸稱之小泉公元配王太孺人是生公公生而純孝蓋其天性事小泉公晨昏盡禮先意承志自孺慕以至成人終始如一壬辰年小泉公捐館公擗踊骨立幾于滅性辛丑年毋王歿公哀慟逾節戚易兼至一如執小泉公喪時宗族鄉黨咸為感動流涕焉視弟希晉友愛篤至踰于尋常飲食教誨恒如兒嬉肩隨特古人姜被薛箸之義無以過也年二十　歲學使者江南李世臣先生視士東昌得公文亟奬之補邑博士弟子後每試輒列前茅有名膠庠中三十餘年自公立身以後里黨中無一人構訟者閭有睚眦不平之事公為剖決公正而明言論剴切各如其願以去有乞不使彦方知之風鄉里化之人有急難輒為拯濟貸以金帛而無所取償如里中之韓

某王某等是也崇禎辛巳歲大祲饑莩載道公捐粟饘粥以飼飢人全活者衆舊友之家其贍養薄一家生全者如陳生廣澤王生繼承是也其生平慕義樂施率若此戊寅年邑侯武功黃公因軍需有芻茭之需公慨然竭力捐豆五十餘石以為邑人士倡貴侯甚嘉之給扁旌其門順治戊子秋莒撫軍勤應星往一時良莠莫辨岌岌乎有崑岡玉焚之懼一見公偉貌懇悟知其長者即給安民檄文一道語之曰凡此無知小民借爾領去務令安

置浮沂亦爾之德也公遂與邑侯崔公協力同心參贊計畫令人掘址爲壚堅壁自衞寇莫能犯闔邑賴以安堵咸曰活我者董公也黃童白叟多焚香祝頌不容口云邑學荒圮公倡力修葺之宮墻一新其見義必爲類若此小泉公性喜飲公常置杯酒招賓客交遊以娛其意一日于宅後梨蔭下廣集親友共話平生小泉公酒酣意適作而言曰嗟乎人之所貴于賢豪長者於物必有所濟即閭巷之士解衣推食以賑饑寒弱者扶之危者安之

詩禮訓子淸白傳家留遺愛于人間鄕里稱其慕過足矣小子識之公奉教惟謹及小泉公歿後每舉此言以教子弟三復流涕聞者莫能仰視王太孺人晚年患痺疾不能步履者二十餘年公朝夕視膳問寢寒暑靡間丙戌丁亥之間雀符不靖輿弟希縉奉老親避地東郡并力負趨冒雪渡河見者灑涕稱爲孝子蓋公之生平至性孝友慷慨慕義雅重然諾遇事無難色常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人咸德之輿之交者有飲醇自醉之慕焉課子成

名宜兄宜弟仁讓興于一家義行著爲楷模可謂方正有道不愧儒服者已生爲名彦沒爲明神有以夫公歿之三日忽顯靈于家教戒其家人大小備悉一如生平所言且云已赴邦州之位矣屬纊之日神色不變儼然端拱而逝識者已知其滑善固也公生於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五月初一日亥時卒於康熙六年丁未五月十五日戌時享年六十有二配辛氏生子二長即其成順治庚子山東鄕試舉人娶鄭氏同邑庠生　公女次其凝邑

庠生娶周氏博平輝、名典公女孫五人令篁地於馮官屯北二里許河之北岸平原沃衍是爲佳城別爲新阡從吉卜也諏日於康熙戊申二月二十八日丁酉　時青山黃攘斯維公室系之銘曰

荘山之西湄水出焉水縈沙聚滙于漯川篤生望族廣川衆賢百世文孫夙代綿綿宜其兄弟蕃蕤蟬聯式大其門裕後光前昭茲來許于萬斯年松楸欝鬱瑞草芊芊佳城載啓倬彼甫田子孫保之表此瀧阡

茌平文學修裕王公暨元配張氏副室董氏

合祔墓誌銘

王公名廷獻字修裕茌平縣北八里庄信平鄉人也籍隸三鄉之二甲始祖爲元進士諱琪字仲文傳五世爲祖士温温生成甫成甫生仲寬仲寬生欽欽生拱拱生悦爲邑庠生悦生守約邑庠生守約生汝恩邑庠生汝恩生國基字克昌即公父也克昌公醇謹和易與人無忤以蓄德重于鄉有子三人長維屏次維翰三即公母徐氏同邑耆德淺菴公之女也公生而穎異岐嶷不凡識者有以知其門之將大矣幼讀書舅氏里塾輒能解大義與群兒處岸然自别如野鶴之在鷄群既而從雲從齋先生學屬觚染翰斐亹千言頃刻而就裒然爲大成器歲辛巳學使者錢公蓀忠遠補博士弟子受業晴嵐韓先生之門一時同筆研者共有公謹之目癸未韓先生計車北上同學解館公獨歸里居與羣季輩厲志攻苦期顯揚椒爲二親色養計焚膏繼晷寒燠不輟視學者奇其文擢食廩餼

屢試輒列前茅同輩咸推之亡何時值蜩螗沸羹里閈繹騷不獲寧居公乃奉雙親僑寓東郡之郊闢居頃之稍遷近邑西南勾梭店漸次居積將謀堂構爲子孫别業丙戌戊子綠林蠭起徧齊魯無安堵己丑夏四月母徐氏殁于寇難公哀毀逾節枕戈飲泣誓必復讐卒如所祝願罪人斯得以報老母九原下未幾克昌公病作復移東郡之郊居就醫藥卒無効六月中殁公號慟累日水漿不入口幾以身殉里巷哀之是冬舉父喪歸殯于店之西南阡未獲成禮遂八年丙申冬卜兆諏日延塞徐母之柩合祔于店東里許新塋厥土惟良厥向孔陽大事克襄公乃色解曰吾今可以死矣得瞑目矣人以是知公前此蓼莪之痛蓋未或一息忘也公平居儉樸多大畧慷慨憤發慕義無窮見人之急如己親之中年家貧落恒絀于財及稍羸餘輒舉以賑施無靳色亦無德色歲飢徒則捐粟以飼鄉黨宗族之空乏者親族待以舉火者多人餐粥于路以待黔敖設茗汁以飲道暍者施衣施棺

修築建剎猶其細事耳公之才可出以長民乃抱
利器以處獨出其緒餘以利人濟物其謀生殖輒
有廢著擇人而任時一如鴟夷猗頓之治家也故
能徒手拮据無尺寸之階身沒之日阡陌成聚結
駟連騎有以夫跡其平生大槩任俠好義英爽絕
俗為善于獨而不有其名施德於人而不望其報
蓋其天性然也事親處友內省無疚可為士之矯
行者已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公之謂夫
元配張氏同邑雲衢公女也性淑惠嫻于內則于

歸渼事翁姑盡孝執其箒朝夕唯謹雞鳴佐君子
誦讀勤儉以立其家無非無儀生兒不育有女四
人先公三年而沒斯無斷于君子偕老者矣
副室董氏育女四人治家有黽勉才慈惠溥中能
曉大義嘗規公于道公每斂容從之其入門以來
內助之力為多先公四年而逝公生於萬曆四十
八年庚申六月二十日子時卒于康熙五年丙午
九月初八日戌時享年四十有七張氏生於天啓
元年辛酉三月二十五日酉時卒於康熙三年甲
辰二月二十日申時享年四十有四董氏生於天
啓三年癸亥四月十九日酉時卒於康熙二年癸
卯九月初七日卯時享年四十有一子三長宜撰
次宜倫遺腹子繼室李氏出嗣子儀早卒嗣孫蕳
槩女九一適生員楊書爵子振一適生員張邀洞
子克明一字政和知縣吳起巖子褒一字清平監
生李葉檠子長安張氏出一適生員張朗子浩然
一字博平貢生傅作霖子諭一字生員高揄子莫
尚一字生員李汝翼子有敘副室董氏出一字單

縣教諭高人龍子俞繼室李氏出葬以康熙五年
丙午十二月辛丑初十日丙辰合塋于居東南
先塋之兆爰述其生平行畧與生卒時日志以示
渼系之銘曰
維公之生至性攸行維公之歿無愧生平德足善
後人貌榮名相于而家以保我渼生傻哉遊哉鳳
噦鸞旋永相從于九京

清故茌平文學斐竹王君暨元配孺人馮氏

合葬墓誌銘

三弟明鳳字斐竹余同曾祖伯弟也家于茌平城北八里信平鄉元時始祖　仲文公以河南進士官于茌因家焉傳五世祖士溫溫生成甫成甫生仲寬寬生欽欽生戩戩生悅悅生守身守身生汝開字甯之公汝開生自律號崑泉余從伯也生弟明鳳少余二歲蚤慧未成童受知學使者補邑博士弟子自總角之年即從余讀書南陽莆舍丙戌

秋寇難作同避地東郡之郊地名逯還所共襄檜者數月明年弟從楊生超凡學余以丁亥耆選里門不相見者幾一年戊子余授業侯氏里時伯父攜弟居峕家村葬橋竹籬大有隱者風余時一過之案頭數卷蒔花三徑知吾弟蓋非俗子也已而窺其書笥有雜吟一卷中多警句余疑爲錄自友人者問之乃知爲弟近作也噫嘻吾弟乃早慧若此乎使其從游大雅之堂將來造就未可量也向秋邑里亂轉徙余再依侯氏館舍僑居者數月未

卒歲余先歸寄寓傅村弟仍留居西河及明春漸近鄉閭將謀復土就業焉二月中寇來伯父中傷弟抱終天之恨涕泣自失每哀號悲愴聞於外余惻然悲之猶記中秋月下與傅子澄之偕弟同坐余槐軒中庭談及比來亂離多故相與灑涕失聲長歎之哀過於痛哭也向後亂稍定余乃自傅村還里居與弟共晨夕者幾歲月矣辛卯春復來就槐軒講肆風雨一編疑義與析時相勉肆力前進爲顯揚地弟亦深體此意磨礪不倦比秋余領

鄉薦明春放榜不第里居相依者又三年甲午同揣摩應制業明春余試南宮歸弟相見慰勞歡甚自是燕笑永夕無時不面而憤懣之中庭飲泣把酒狂呼時大相逕庭也丙申余居鄆郊值黃巖張學使來試士弟往東郡就試仍依淚旬夏日歸里閉居登島一眺乃有卜構別墅之意以語吾弟意相合也維時弟在宅邊小室讀書嘗月下嚴心午夜方歸有東齋月坐記或時聚和歡聚終日有一日同徐兄雯生在坐乃戲屬字在竹曰斐竹云時

有燭花一記蓋寢食宴笑嘗促膝者數矣丁酉余與三兄就業東郡耿公世篤堂中弟未之從時有斷絃之感嘗就余郡齋一言及存歿之感人生如夢幻泡影等語知其內有隱痛也爲誦楚辭遠遊篇以解之及秋九日有登高數詠皆慰藉之語後雖續絃而不免內悼性情頗不類乎昔余心竊異之　明歲余　廷對留京邸臨別日以遠聞弟感病甚乎傷生心甚憂之後漸愈聞信心乃降庚子冬來視我於都門留居朝室者月餘手足之情繾綣

也送別蘆溝大風眯目有北風行一篇以誌別懷壬寅春再視我任舍留寓良久聞　伯母病亟歸癸卯余與試江南過里相要聞後當一至金陵衰遊如夢大慰風心賀予天士丘予季貞皆江左名流最稱良友切磋多聞深有益也甲辰冬予有振兒之感弟大爲抱痛慰我京邸相見執手哭之盡哀仍挾兒櫬先歸骨肉之痛曷堪言念明歲埜日弟有哭兒一歌情見乎詞一字一淚矣傷哉傷哉自余乞　假歸覲家居載餘常有數日邀遊追乎

生之歡弟未嘗不在也嘗欲同登黃岡之匡山讀書又欲同遊海上訪嶗勞山終未得遂此願丙午春中遭　老母之變弟同伏苫久者月餘已乃有江南之行訃聞於同人如友者五月歸來即有超居之疾踰月少瘳又値有恆山之役比歸遂以痛聞矣自是日以漸篤遂至不起嗚乎吾所望于壽弟者方隆隆未艾也何遽知其至是耶爾今及此其如老母何痛哉痛哉是夜大雨竟夜余自邑奔赴哭之慟而觀以是爲弟恨也人孰不有死死或

無憾於生前或含笑於地下庸何傷乃毀形滅性而賫志以殁人其謂之何昔人有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於鴻毛予何居焉惟捐我賓客以慼垂白之母予實疚心能不悲哉弟爲人天性孝友宗族鄉黨皆稱之雖所學未竟其志而中外無間斯亦篤行之雅士也乃今及此天乎人乎曷可問哉於其將窆乃忍哀濡淚而爲之誌弟生於懷宗三年庚午六月初十日卯時卒于康熙六年丁未六月二十四日寅時享年三十八歲元配馮氏同邑馮

公致遠之女洲慎宜家克執婦道中道相失子息寥丁卒年二十八歲有子一人宜甫娶同邑庠生薛世儒之女女一字同邑庠生崔允升子玉衡繼配劉氏同邑劉公振威女女一幼未字今止書歲月及生卒遊歷大槩至其行誼事實當有良友述之兹不多載擇吉於本年十一月二十日巳時將合塋於信平鄉南原　祖塋之次以馮氏袝焉系之銘曰弟之生也英英其姿如瓊樹枝弟之殁也瞽瞽其志不逮其蠹何辜於天降此疾威罪戾人去白首何歸券令在原夙夜孔懷是用號呼繼以告哀

博平太學晶白劉公元配李氏孺人繼配李氏孺人墓誌銘

余家博平之東相越不二十餘里其中人士世閥以及夫忠孝節義諸賢洲靡弗悉焉緣居址相近有聞必確也城東劉氏晶白公老成典型後學楷模余自髫年問字時即識公於賴伯傅老先生之館暨雖時已皤然半白首余以析疑問難矩步後先遂訂忘年交爲後十餘年余以詞館留京邸友人李乎子遠視余因見振紀方舞勺未授室喜其早慧愛而字之語其婶家有女幼洲可爲納聘即晶白公女也余舊在素心交又兩鄉如咫煙火相望更宜締朱陳之好遂欣然應命往求之劉公亦不予棄也便通名刺稱姻婭及余癸卯使江南還過里將爲振子畢姻以復　命孔棘不遑待明年正月既望而公于于歸余在京師遙酌爲慰也不數月聞兒病且亟比迎至京就醫已無藥矣於戲痛哉余之紙積餘感有唯可與公道者念之不去于懷丙午春仲余罹　先慈大故未畿而公配李

夫人病作久且不起五月中遂以訃聞余奔哭之
餘愴然念及世好更願余西河之慟也嗚呼痛哉
原漢今于澄源持其兩母李氏孺人行述來屬作
誌銘諸隨石余念感誼敢辭不文哉爰按狀而次
其事如左劉公晶白元配孺人李氏者同邑外翰
起宸公之次女也幼嫻姆儀莊靜自然內德著于
閨壺孝廉　函一劉公為子晶白公擇耦許之比
將于歸而函一公暨母太夫人李氏孀節請旌並
葬廟未成立李孺人入門克執婦道事姑以孝聞

撫諸弟寒煖飽飫皆雍弗周劬晶白公以力學不
營許升之業躬勤家業以養其姑每流涕遵規以
勵其夫成學業也生長綺紈而不厭精糲謹禮數
詩勤于組紃尤女黨所共推以為難者及晶白公
屢困棘闈又每解譽以寬達有數義命自安有學
士儒者所不能道且以艱嗣之故勸君子卜選勤
動懇懇尤閨閫內德所難能雖樛木之化不是過
也嘗戊寅之變城守戒嚴欽涉自揩義必以身殉
城破寧兩李女沉于廉水一時同難者若某某皆

處番同澍而物孺人為之倡也嗚乎烈哉雖古斷
臂露筋何以加焉繼配孺人李氏同里鄉耆全峯
李翁之女也己卯春翁忽見夢于其家曰女適郎
金余賴其祀云云家人異之厥明晶白公作塞修
為聖逆委翁焉及于歸宜其家室撫諸昆弟子女
若己出偶庚辰辛巳大飢稷餓莩枕藉於路孺人
命甘哺養諸子姪迄成立姪女各有家至今以母
母之癸未之難時于澄源方在襁褓凡所經避即
兵燹叢積竟無害謂非天祐其德歟居墳之亂雖

甫定生產蕩析室如懸磬家徒四壁蕭然矣孺人
拮据操作勤績紉佐耕畜生事復少潤所成冬晶
白公入太學得嗣　函一公衣德無貫家整孺人
即相戒以無利人之有無昧人之財為諄諄不止
雞鳴失警也性好賑施凡人之有災急者如己之
身親之輒傾資無所靳親疎賴以舉火者數十家
及于澄源就傳時即訓以力學畫荻和丸慈而能
嚴以母兼父師之教已亥春澄源入庠識之曰凡
事勿多上人汝父守乃祖家風能而不校汝小子

又何尚烏澄源克守其訓至今以孝弟聞于里郡
孺人性甘澹泊尚樸素衣無重帛食不兼味晚年
誦心經時時服膺若有得于五蘊皆空之義甲辰
春女已及笄方欲憑婚嫁之須可畢乃未幾而子
婦斜陽孺人以念婚之故又時時訓女以守節之
義且悲且泣撫其嗣子前輝曰汝善視是子後歆
成名塘與春媛爭光嗚呼痛哉憂從中來衷怛塡
胸因成痞疾丙午仲春臥病澄源爲虔禱于祕宗
花無救至仲夏奄然而逝澄源懇求遺囑唯誠以

謙讓處世勉志改書二語嗚呼若孺人者所謂壼
範可師母儀無愧者矣先配孺人李氏生於萬曆
乙未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亥時殉節於崇 戊寅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申時享年四十四歲生女五
長適崔平庠生王贊第四子坤元次適同邑庠生
岳之岱子曰都三適同邑庠生趙嵋子庠生人鋌
四女五女同殁于難繼配孺人李氏生於萬曆甲
寅年八月二十四日丑時卒於康熙丙午年五月
二十六日卯時享年五十三歲生男一澄源邑庠

生娶謝氏鄉耆謝公世豪女次一適崔平給諫王
孚曰高長男庠生宜根長孫一暮竹孫女一未字
嗣甥一前輝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丙申日將合窆
于邑西兩隅七里祖塋之次系之銘曰
博城之東瀧水出焉爛媛淑女生於其間相夫克
家秉禮固惡臨難不迫貞心鐵堅從容就義相生
所天吁嗟賢媛節烈允全懿哉繼配氏同德尊伉
儷肅雍好合百年雖衣羅襲子息滿前瓊池返馮
青鳥翩躚歸于其室山崇岡連長松欝欝芳草芊

芊萬有千歲瓜瓞綿綿子孫千億視此嘉阡

博平太學劉公晶白暨元配李孺人繼配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博平太學晶白劉公者與余爲姻友其兩孺人合窆時既爲之志銘于隧道之前矣壬子冬公割闢時余官京師未獲如孺子之束芻遠媿夫巨卿之素車愴然者久之甲寅冬孫子燈源以行述來請云衰草且有日願更爲銘于墓余忝在姻誼知公最深義曷可辭乃按狀而志其略公名瑩字晶白其先山西平陽洪洞上右村人也始祖志道公大

同郡守生子讓爲博平主簿因家焉讓生進兩當縣令有美政進生顯宗以隱德舉鄉耆顯宗生重整博學不仕重整生暘邑庠廩生有名齊魯閒士多師事之暘生懋字丞一是爲公父明萬曆癸卯科登鄉書時公生甫七歲已知讀書學禮揖讓彬彬有成人之度丞一公口授之經書大義闡發瞭然無所疑滯辛亥丞一公歿公哀毀踰制勺水不入口者累日鄉閭咸稱爲曾閔焉冠縣錢公泰丞一公之好友也憐公幼孤而貧且嘉其能力學贈

百金置別業於邑北之毛村戒之勵學無墜先人家聲公自是析節下帷足跡不窺戶數載遂爲文人服闋入庠明年試輒冠軍食餼于鄉校邑之人莫不羨丞一公之有子而多公之能自立也事母李太孺人溫凊盡禮晨昏無閒所得廩金必以奉母博慈顏歡其天性孺慕然也天啓壬戌太孺人歿公骨立不勝衣杖而後起撫諸弟琳珩璐教養兼至小有過則痛哭于先祠內累日不食諸弟感化之凡先人所遺產與毛村之田悉三分與弟一毫無所取戊寅難作李孺人率兩女沉于城下水

中以死事詳前志中繼娶李孺人遷居邑東之傅里撫諸姪及諸姪女咸如其子爲之婚娶俾立家室視古人析箸乳僮之義一無慊焉癸未之變公暮夜奔走昏不辨路有光如炬在前導之以行卒以得脫人皆神異之誤入惡鄉人有識之者輒相誡勿驚恐劉生君子也送之于家是時燈源生未週歲後得保全咸以爲天之報施善人也居亡何遷于傅里之南村鄉里化其德如王彥方望盧而

追故事丙戌以歲薦入太學會有寇亂戍守邑侯
夏公雅重公令其分守東城公命人亟以泥塗甎
脫草舍已而寇至以火箭射草舍上得以不焚夏
侯亟稱之以爲有儒將之風有謀輒以咨公竟得
闔郡城賴以全丸入棘闈屢躓不售公不以得失
爲意日課子教授生徒終日危坐著書自娛平生
精於易學常曰易自聖人則河洛而作目玩二圖
忽于天一在下恍然有悟悟圖書一必居下此極
之所以爲極即造化之退藏于密而示人以戒懼

慎獨之學也太極爲易之原而在下尤太極之原
泰遺此理經書一以貫之無餘蘊矣可謂得四聖
之心傳發前人所未發詳在原太極說與圖書合
解所著有四書擬易擬全易題說諸書居恒留心
經濟嘗著救時要略十數則欲爲書上之　當宁
會疾作未果辛亥中秋五日有腹痛之疾至不可
忍乃召宗黨知友與之訣有口占病中吟後漸愈
得手復如舊然而元氣自此衰損矣壬子十月中
復退發疽知將不起謂其子燈源姪鏞源等曰吾
今日教汝輩已詳大約以忍涉世以勤讀書循所
著諸書曰戒一生精神畢萃于此汝等能細心玩
味吾雖死猶生蒼竹孫好教之凡教子弟當教之
于幼一生人品學術全在十五六歲以前過此性
成難以挽回聞者以爲格言公生平至性孝友樸
厚居心和以處衆見者無不懽若飲醇喜慍不形
于色好飲酒不至亂善星數卜筮之學多奇驗于
書無所不博工詩賦善爲古文辭好獎人之善隱
人之惡亦其天性然也一生歷略若此卒於康熙

十一年壬子十月廿八日丑時距所生萬曆丁酉
年九月初二日戌時春秋七十有六元配李孺人
繼配李孺人皆肄前志課吉于康熙十三年十一
月廿五日甲申合葬于先塋孟一公之右阡系之
銘曰
佳氣蔥蔥涓水之東篤生偉人蔚爲儒宗輔嗣註
易晦菴啓蒙文行並著經緯旁通太和保順正以
考終有子及孫蘭茁芳叢餘讀父書家聲克隆積
厚流長德澤報豐君子有穀萬福攸同百世而下

咸仰清風高山景行瞻茲幽宮堂坊馬鬣允於斯

萬

舞陽縣邑侯張公獻形暨配呂孺人合葬墓

志銘

余之知張公獻形也自辛卯歲同薦鄉榜始也明年公成進士余載書東歸歸而不接色笑者蓋歷數稔戊戌夏余應 廷對留館職公以銓次授舞陽令彼都人士有自中州來者咸亟稱張舞陽德政不去口余心嘉歎以為同黨同譜之光使得如公數十輩落落置方州間庶民生瘡痍不至無無起色矣居無何張公以他事解組去聞之憮然以

公之循良而不獲終事其職甚矣廉吏之不可為也甲辰余乞 假省親得請歸里公時已家居堂堂拜母稱觴介壽一如猶子雁行也文益密相得益懽因得並悉呂孺人之壼範內則大有鍾禮部法之度自少至老為公賢內助蓋不啻鹿門偕隱眾案德耀也乃以壬寅冬病歿公每言及不禁涕涔涔也知其相得深矣丙午春余罹北堂之變未幾聞君病足已而訃聞余哭於苫次益增離索之感丁未秋日乃得瀆絮戴脯奠公之几筵而撫柩

一慟生死之交已矣存歿之感淒然已乃手大振出其先人行實索為誌銘諸隧道之石余不忍擱管又不敢沒良友之懿行乃忍哀濡墨而為之摭拾其略云按公諱蓋字獻彤拙菴其別號也先世為山右洪洞人明初有始祖也先公者偕孺人來濮陽居張寺廻堆後遷柳林村因家焉傳四世至高祖思武公慈祥好義一鄉推重思武公生一方公一方公生述田公諱綏即公父也鄉閭有直方之譽輕財樂施予衆咸德之先是劉太孺人年近

六旬尚艱于嗣後以單邑宋太孺人乃育公及弟弘略自公之生雖少挫九歲始就外傅即知學不與羣兒嬉戲鄉先生每以偉器目之後應童子試偶不利即日夜悲憤益攻苦治書宅後有菓園數畝躬自灌植其中吟咏不輟寒暑懷宗巳巳年二十一撫揮為博士弟子辛未學使者試撫前茅食廪餼述田公色喜曰吾五十八歲育兒何敢有他望今若此吾死無憂矣壬申春述田公歿公晝夜號咷鄉里皆為流涕幾于滅性拮据營葬咸易備至嗣是家益貧懼無以承太孺人甘旨乃授業貿渟淨館穀以供菽水劉太孺人藉以存好心倣好人公遂書之座右佩為格言辛巳歲大祲避居城內宋太孺人與劉太孺人相繼殂逝公哀毀倍至病轉增劇數月後杖而後起戊子綠林擾起濮鄆間公攜家而西徙黃池安陽鄴下地凡三遷卒免於難有時過家容咸相戒勿驚害張善士也有王踊蔡順之風雖在倉皇瑣尾中手一卷不釋每讀書若吟悲哀淚痕滿書箕問知其志良苦已庚寅

以歲貢　廷試學士鍾陵熊公特為稱賞拔置上上辛卯壬辰果聯捷南宮乙未　殿試工部觀政歸來卜居同隆鎮課子之暇即詳閱清律仕錄諸書曰吾學吾用也戊戌授舞陽令地瘠民貧公數法諷劑之歲月後漸有起色遇大政事不獨任已意皆令鄉耆父老議出萬全乃毅然行之其有不便于民者必一一請命上官雖被詘抑弗為撓至再至三必如所請而後已三年風尊清風俗為之丕變諸凡興學校課鹽法均地糧弭盜賊築河

渠修城池理行市革土工禁漁戶凡有利于民者靡弗舉其未便者靡弗革也先時南陽人有受冊益苦高無益節之謡公聞而笑曰若雖無益吾爲百姓若節雖無益吾爲　朝廷節亦復何害行之踰年舞民有十奸之歌俱詳在去思德政錄辛丑秋乃以代丈藥邑地事爲人受過降調解職去邑人士如失慈母亟請于上官乞留之公切諭止之怡然不以爲意反以爲如釋重負也去之日父老牽裾遮道涕泗號泣百餘里不絕舞邑之人士追

思不已並錄其德政上請入名宦立生祠及遺愛碑記云還里之日遇鄉里族黨有困苦者即量力周給之凡貧賤之交待之一如平生無幾微貴倨意婚娶必贈衣飾孤獨者曰與我養里有任溥岳者公之故人也殁于凶荒未得營塟公偶過其里惻然動容隨訪知其處躬拜悲傷備禮塟之未遇之時凡有一飯之德者靡不厚報爲其篤于友誼率若此先是壬辰登第時值寇亂方平有里人之流離失所者公咸竭力周濟之令其完聚骨肉被

德者不下數十家恭公之爲人愷悌好義大有祖父之風孝友出自天性篤于一本與弟析箸時凡田産器物悉取其瘠且敝者與人交公正無私不欺然諾不妄取與不代請託不干獄訟嘗曰寧人負我勿我負人其存心長厚類如此平生所快意者惟讀書數人而事居恒以課其子姪輩終日亹亹無倦嘗誡諸子曰吾生平口無僞言身無妄行正恐失吾家祖德爾壬寅春繕治邑居先立家廟每旦必謁朔望必祭即一豆一羹必親薦必齋言

及祖父及兩太孺人皆苦瓢流涕丙午五月內病足跗疾至五月二十二日巳時晏然而逝距所生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六月初二日酉時得年五十有八元配呂孺人同州者德會軒公之女性婉淑幼嫻內則及于歸舞陽公事舅姑盡禮處娣姒以和始終無閒言經營兩太孺人大事雖時舞陽公病不能起孺人竭力措治艱苦萬狀終身無一齒及若或忘之者居家勤而能儉教諸子以義方待子婦以禮視側室所出男女不啻若己出待臧獲

龍巖而有恩其一言一行皆足為常内洪公生不佞佛教並一切巫覡尼媪不令入門尤為閨閣所難及且禋酒掃家祠堂焚香拜謁至病篤猶以未得紛黃為憾蓋天性仁孝如此以康熙元年壬寅十一月初八日戌時卒距所生萬曆三十七年己酉正月十三日子時得年五十有四以康熙三年十月十二日塟濮城南四十里許洪河之原子四大振大構大持大杙孫四留緒文緒光緒字緒蕊卜于康熙七年戊申十一月二十五日奉舜陽公

之柩而合祔焉為之銘曰

祖功宗德發祥有因哲人應瑞與時屈伸承家體

國學道發人甘棠菱䆃服教畏神三年報績奏最

上聞清風兩袖一道香塵桐鄉遺愛恩遍三春維配儷德内則循循宜其家室若翟鑫麟齊眉偕老相敬如賓卜云其吉歸于其窆崇岡嶙嶙浩彼瀰瀰源深流長奕葉彬彬佑啓光裕玉樹璘珣千秋萬禩視此貞珉

博平太學顔伯傳公墓誌銘

顔翁先生余父執也余受知先生最蚤肯從先君膝下撫之撫字時見召而謂之曰此爾傳伯顔翁先生也時雖未有知心竊識之不敢忘不數載先君見背病將革遂先生為別以不肖獨託焉故余之事先生一如先君之在日也先生子作霖與余同年生長余三月余先作霖兩年入庠一日詣先生與先生命作霖出相見且令訂世誼之好自是而往來先生之門者數數矣順治辛卯余叨鄉薦

明年作霖以

恩詔充拔貢於成均先生戄然曰有是哉非若輩駐足之地也尚勉旃乙未余試南宮博一第先生為之色喜更以長子霖也戊戌

廷對蒙

世祖皇帝簡拔授館職留京邸自是與先生暌隔日久相見遂罕矣癸卯秋有仁南之役道過里門先生一枉顧余於槐軒中夜暢談不寐甲辰余以省覲乞假歸先生又賜塋冢之言以壽老母諧語至性感動里閭戊申春余間禮南行邀先生來槐里

小園讀篋中藏書居數月石先生偶微恙以去北
余歸越數北上先生遠送于南領之南執手道故
慰勉詳切肝膈之愛殷殷也明年延作霖京邸就
業居無何聞先生卧病乃倍道歸不數日竟以訃
音至矣悲哉痛哉大歸先生於先塋之次命余綴
其行實銘于隧道之右余何敢辭乃拔淚而志之
按狀公諱學元字穎伯東邪衛平崇文鄉里人也
先世為古滕望族始祖瓘始遷博[illegible]鄉麗任
鄧州有能聲瓘生嚴庠生嚴生綱庠生綱生清壽

官擬鄉飲介生汝礪庠生汝梅丞子孝廉其從姪
恩明登萬曆丙辰進士任三泰參亮而傳氏益顯
汝礪生應桂庠生凡六傳至製號化宇生丈夫子
三人長即公也生而聰警異常授之書一覽即還
大義日誦數萬言同里張公漢瓶奇之教以為文
撥管立就年十四應童子科邑侯璩公大奇之拔
置第一學使者海鹽賀公孝廷瀫士東郡補邑庠
自後每試輒前茅邢江李公世臣浙中錢公沃心
督學時皆擢第一尤加賞鑒焉約同邢君元嘉讀

書岳里呼善之聲丙夜不休為文精深刻入自成
一家言不屑帖括章句之末所著詩賦古文詞尤
為當世所推重遇以數奇屢困公車識者惜之公
弟以為憂也一時負笈從游者戶外屨滿咸因其
材而樂育之德造有成學憲斯士翕來游者其人
之賢愚貴賤皆能一一預決之不爽毫髮時人服
其水鑑所得廩餼束金悉以供薪水歡不知自持
一錢也丙子化宇公捐館公哀毀骨立勺水不入
口者浹旬以是抱病餌藥經年乃稍愈家雖貧甚

葬務必盡禮事母潘太孺人色養三十餘年溫清
定省如一日康熙乙巳太孺人八旬有四以壽終
居喪如殘化宇公時竭力營葬毫不以諉之兩弟
先世所遺田產盡推與弟無所取宗黨稱其孝友
至於仗義恤孤惇族樂群猶其餘事耳戊子應歲
薦甘心林泉閉戶靜修城市不見其迹邑令嘆為
今之澹臺滅明也甲辰邑侯堵公天柱增修博平
志以人物數卷委公公慎重其事大書特書是是
非非毫不假借人以為信史云公之學以五經為

本旁及子史尤喜秦漢以來諸大家文集有志著述以多恙不能搆思輒嘆息而止所輯有經書註疏陶情集數種藏於家常戒諸子孫曰爾等存心發忠厚行事要正直志向須遠大看書要體認聖賢立言本旨不可穿鑿作文要細心研究題理不可涉浮靡時時以為訓徵晚年詩酒自娛與佳山數友崔山公張東萊陳正符張存古紫垣輩為世外交日相倡和每遇花朝月夕輙綢連不忍去醉而行吟長歌放懷自得若將終身焉於康熙八年己酉三月二十日子時以病終于家距所生萬曆三十六年戊申正月二十三日子時春秋六十有二可謂全受全歸無忝所生者已元配張孺人同邑耆德張公養才之女男一作霖甲午拔貢生孫六長謙庠生次諭三誠四詠五謨六海曾孫一恒祥於康熙丙辰　月　日葬于祖塋之次系之

銘曰

湄水之東雁於文鄉是為佳城長衰其祥左顧峨岳右瞻太行高山仰止于焉徜徉子孫緝緝奕葉

有光松楸欝欝河流湯湯卜云其吉表此瀧岡

槐軒文集　卷八　誌

壯平文學微垣張公墓誌銘

天可必乎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善哉蘇文忠公之言也吾友張子微垣公相切劘有年其孝友大節最著閧宗族閭里間而樂義好施慨有惻濟利物之畧殆所謂有道仁人也而年不逮耄耋位不登峯執樹榜諸生胄志以殁不稱傳乎君殁之十年元配孫孺人以中壽考終命合葬之有日孫子經等以余素在執友之列哀踊而前請而大人行實請為銘其隧道之石余憮然有

感於十年貧交之誼不忍以不文辭遂按狀而誌其略如左

公諱應辰字微垣莊之東五鄉一甲籍其世系前莫能詳高祖諱淮會祖諱邦憲憲生以忠字純菴邑庠貢以忠生唯喈字桂坡邑庠生公之父也以德望著於鄉邑之好學讀業者多歸之閒以其成余奉兩大人甑晨昏無倦容人咸稱其能養妻娶劉太孺人同邑庠生庠尚公之女也生公及弟兆辰桂坡公以青疾於懷宗庚午十二月二十八日卒劉太孺人撫兩孤備歷艱苦績紝以供膏火命二子侍讀口授之公生而聰慧豐偉魁梧如畫面微赭有痣瘢左眉中有痣大如豆鮮美而長手向於面右掌一小斑如硃色幼為兒童時人咸異其有貴徵也及就傳授書十行並下目誦數萬言於天啓甲子入庠懷懷已已補增廣生屢試輒社薦弟以數奇屢躓棘闈不獲售君但咿唔自吟同儕㥶不能精無悲有司之不明如孝老何每憂形於色且以居其弟業垣交勉成名以顯親承先

志為懸懸也壬午發赤之亂劉太孺人攜仲子兆辰入城居公守墳廬仍居南鄉有一雛一犢之奉必自持供母敬命諸子時時視膳問寢率以為常羊邑大饑劉太孺人有兄孫名選及女之適吳姓者公體親心減口食瞻養之賴以生全至今兩家子姓繁衍親族咸德之戊子避亂居城北八里莊名侍乎鄉者八月中邑無軍來寇以公狀貌奇偉輒倚任之公亦佩佩而談條陳救時諸大事攖軍多用其策且付：檄令吳指揮餘孽人賴以安

亂後學宮圮毀公與同人臨公貞度董公蓮瀾楊公梓白分工課督營繕周備煥然改觀是年冬母劉太孺人疾作公倉皇求醫藥於烽火閒道中不分日夜不計生死趨避卒以無害後居太孺人喪勺水不入口衰毀骨立見者爲之流涕是時綠林方未靖祖塋未可歸葬權厝於城東郭之南公日夜啼泣以不得合葬先塋爲憾自戊子至丁酉十年來未嘗頃刻忘也至病將革猶惻惻以大事未然爲念言之欷歔内子孫孺人悉體此意拮据於十年之後終以成夫志也平生獎成士類講論無虛日頴學者聽其朋來不受其餽脩戒訓諸子嚴正有體事事以聖賢爲法蓋其大節不苟如此公生於明萬曆甲辰五月初三日寅時卒于

皇清順治丁酉七月十四日卯時享年五十有四

元配孫孺人平陰縣靈伯明府公之女也性至孝幼嫺内則言不出閫年十九于歸張門入則潔膳饋執箕箒事舅姑惟謹紡績佐讀勉其君子夙夜勤渠以承親志者甚切至中饋之事一毫不以分其處内外咸賴之育諸子胎教有義方慈母而嚴父師之訓治家整齊嚴肅食指近千無敢諠譁夫禮者遇歲時歡讌兒孫舞斑衣於前則撫摩而煦嫗之倍於尋常家人異而愛之如兩嚴親也劉承靈伯公家訓教詩說禮每取以課其諸子孫勤勤懇懇弟兆辰幼失怙劉太孺人又多疾撫養哉未周孺人能旦曉代視衣食無弗縈以是甚得太孺人歡平居不御綺紈之服紡績不離於手諸子婦有勤其御勞者則引敬姜教勞大義訓戒嚴切

諸子無敢再言生素羸善病心疾三十年戊申十月以病漸篤亟謀合葬兩先人大事雖勉拮据哭泣之哀瀕死者數矣大窀之日猶扶拜於柩前嚴之盡慟病以轉劇及奉神主歸則但望之流涕難扶拜亦不能起知甫此殫力經營以終先君子之志者蓋其心良苦也凡寢疾五十餘日而殁淑慎慈孝克相其家於門楣爲淑女於舅姑爲令婦於君子爲良助於諸子爲賢母也可以亡憾矣生於明萬曆壬寅四月十九日子時卒於

皇清康熙戊申十二月十五日戌時享年六十有七子男四人長禹吉次縉邑庠生三緯四綸邑庠生女二人孫男八人孫女六人長孫男鉞禹吉出次孫男銘十孫男銓縉出六孫男欽八孫男鐸緯出三孫男錄四孫男鏡七孫男錫綸出曾孫男一人澄曾孫女一人鉞出諏吉於康熙八年己酉十月初六日合葬于城南郭東半里許之新阡系之銘曰

莊山之東佳氣鬱葱考槃其中一畝之宮此繹與宅青山繁陌土膏澤渥寔堂斯闢源深流長介祿兆祥世德重光繩爲允臧吉日良時歸於其祇永言孝思子孫保之

誄

祭慈園呂年兄文

嗚呼生死聚散人之所不能免也獨是修短久暫理數不齊有天之所靳人不可得而解者吾不能無遺憾于我　年兄之逝也憶自戊戌夏日同授館職讀中秘書時被　顧問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初不知有玉堂瀛洲之異也雅與我　年兄相勉以道義相劘以闇夢期不負　聖主臨軒特簡千載一時之知遇耳同學三年朝夕與共寒暑風雨無時不同歷之也兄之視我如手足我之戴兄如同氣矣有時隨厲行不殊一父之子也有時而遊遊則同行有時而飲飲則同醉猶記辛丑始夏山櫻初熟相約爲香山之遊循玉泉瞻瀑瀆泥嬰裂帛之湖擬藻退谷之水洪光燈道窕松間之瀧秋來青亭前話百年之心事情景蘇蘇如昨也夫何良會難逢佳事不再歸來數日即聞兄以病乞假楚矣亟視兄於榻間一爲灑淚似恐相見之無幾也前日少愈因以　假請七月間得　予告歸養一

州同入郡送執手各為詩歌兄一一次其韻可成
一集余亦有非關兒女泣别波不能狀之句可知
寄情深矣君歸舟中又賦我以詩有知己交從貧
賤久感君義句病來多之句每為把誦不能釋也
癸亦冬余自江南役竣過任城訪君于吉次倚廬
中留連累日南池櫂藝東城梅墅蹤跡至今不忘
也何自此而遂成永訣耶記懷蓄年兄為我述湖
上與年兄遊盼意氣風流不可一世曾幾何時乃
成往事哉此天道之不可解也最可痛者　老年

伯母屬纊之日吾兄方奔赴未至不能親視含玉
此終天之恨也何可解吾兄之傷心況瘁甚為此
乎大事甫襄兄以病聞閱旬日復訃音遂至嗚乎
痛哉有才如君有學如君性情之和平如君中心
之誠一如君方未展一籌未効一用　國恩覲志
兩有未酬而君何往哉遺此藐諸孫煢煢無所依
無一瓏之植一丸之覆以庇而為生也蒼蒼者天
傾可問耶猶可為君謝者桂玉森森可比燕山之
秀鳳毛奕奕不數河東之羣異日者光大其閭式

祭鄒舒士年兄文

嗚呼我舒士年兄竟棄人間世而長逝耶驚聞年兄訃音于天士之僕今我不復知有身在世間也嗚呼憶初識年兄于南宮之廡下一見傾倒兩心相期自是情好日篤久暫不渝癸未秋抄追歡于维揚之邸不數日而別〻後寄我好音遺以倚聲初集爲披卷不禁神馳戊申南遊又相見于龍興寺蒙贈我遠志齋集挑燈讀之不知東方之既白詰朝訪年兄于寧遠堂蹤兩滿〻竹窗斗室數

梁牙籤腹有幽人考槃之意遺我西園記俾予好也同語者賀子天士董子文友陳子廣明也今文友已先修文而年兄又捐館舍去天道茫〻顧可問耶豈真造物忌才不欲令慧心綉口長留人間耶抑筆花綺語泉足奪天工之巧而犯神鬼之忌故不令其久洩造化之秘耶吾不能不爲年兄慨矣僕年兄少孤老年伯母潘太夫人煢〻一室形影相吊茹蘖飲冰者十餘年甫能見年兄弱冠成名登進士第捧檄始有地而未及綰半通之綸

以升斗之祿乃遽焉朝露竟感垂白之老親而貽志泉臺耶造物何不仁至是耶又聞君之龍諸孤方稚齒或在襁褓鮮兄弟孀嫠偏栖其何以撫之有之而立視其長大也耶嗚呼痛哉惟長留詩卷與不朽文字在宇宙間膾炙人口千秋萬禩如一日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予又不必深爲年兄感矣人孰不有死或年如長吉處趙玉樓之召其母亦無如之何而昌谷集至今垂于天壤此可謂之死耶否耶君之遠志齋集與扈農詞

視長吉昌谷集何如耶其不可死者一也或行同范滂身罹奇禍其母亦甘心焉而終無怨辭而人之賢其子並賢其母百世不忘君之揚名顯親人知慈母矣而爾回未衰含飴求訣不啻爲滂母也者其不可死者二也或如公父文伯之死其母異之不哀而謂其于婦人厚而于長者薄也君之承志色養視于無形依〻膝下曲體奉歡內外無間言初非若文伯之母所云其不可死者三也而爾竟死耶君雖長往靈當在天存耶殁耶不可知耶

千里抒衷良友同悼嗚呼痛哉微胥寄奠莫覩中
情嗚呼痛哉尚饗

友人張子紫垣輓章

嗚呼自君仙逝奄忽已將百日矣相越千里雲山
間之生不能執手一訣歿不得撫棺一慟存歿幽
明深有媿夫古人泉下之義乃至今日南望家原
白雲在天日光黯澹蒼梧闃寂爰濡毫拭淚而哭
之以辭曰
夫何康彊之吉人兮忽赴召於玉京豈天道之不
可問兮果造物之難憑以爲君獨罹此殃兮何履
道之咸亨誠不知其所由兮羌何昧而弗明惟命

數之不偶兮夫何迍邅而難行重余生之多故兮
忽漠失此良朋與君篤好于平生兮固無懼而歸
誠憶夙同學于邑黌兮隨師友而交勵迨少壯而
分袂兮各南北而屏營君失家于樂平（邑南三十里鎮名）
兮余避地于郫城（丙戌年事）既同里以萃處兮（丁亥戊子時）
赤朝夕而嗚嚶及余歎之方洽兮忽時變以拏攘
又中道之星散兮復雲奔而雷轟迄辛卯之秋試
兮乃巾車而同行余乙未以升僞兮君奮志于登
瀛及戊春之北上兮猶握手于里閈既偕計以

延對兮（巳矣春事）遂邂逅于春明比癸卯余南還兮再
執袂以訊荆唯甲辰之在告兮恒居處以歡迎君
與悰而弗遠兮余靡意而弗呈相聚首于八九年
之間兮誰知歲月之屢更迄于秋余入補兮每寄
問于友聲靡浹旬之不相聞兮中懷繾綣以畢傾
何有言之未既兮亦無念之弗縈客冬𢷬來冀北
兮衝雨雪之淒清留五旬以偕處兮猶余心之未
愜君以歲畢而言歸兮余未忍牽裾而硜硜有路
千以同游兮䌌載驅而計程曾離羣之未久兮忽

風鶴之時驚方寄言于側理兮敦好修之粹精余
初度之前日兮林子（君秩也）至以將名聞君心之弗
懌兮因家難之小擾言若激而未遂兮志有抑而
弗伸氣於邑而不可解兮語涕泣以交零余猶訝
其過感兮將慭疑以邇遠有李子（寔公也）之來顧兮
方相託以陳情有何意之怫鬱兮遂一往之可離
曾寄語之未詳兮忽聞君以疾嬰意結結而不釋
兮神惝恍而靡寧後數夕之不聞兮方遥憶而自
訝又後訊之未確兮乃悵悵而心怦忽季夏之下

澣兮聊予乎而將行聞君恙之未痊兮倩歸明以
代作因君誕之將至兮富幻藥而得正夫何彼蒼
之弗弔兮遽挾風以迅征何人間世之不留兮薨
浮雲之飄榮痛斯人之不作兮知己冥冥而莫并
悲穗帷之空御兮幼子呱呱其誰憐滴余心之切
切兮傷君魂之惲惲雲皺皺其在天兮北風慘慘
而如嘷感余衷之懷慘兮飛鳥群號以悲鳴嗟幽
明之永隔兮何泉路而弗燈哀中道而折夫兮斷
雁行之弟兄對黄花以溲其兮憐棣棣之䑕䑕寄

傷心于明月兮慟涸涸于泉垌

誄辭

嗚呼宜振吾兒今將長往而去矣亂以二月二十五日歸于　祖塋之側留家圍者不過二日吾將如之何我人生及此大事畢矣爾復何憾可向吾言自爾之成童有知識以後不數數與爾共寢食侍爾者未嘗不嚴而望爾者亦深且切蓋天性骨肉之愛固有自然此爾之所能知也吾不必恨但自癸卯七月初四日爾辭我於京邸先以舟歸淩子抵家二日連晝夜奔馳僅及一聚首詰朝祭告

先塋爾猶追隨予淩也比及我自南來爾迎我于樂平鎮上先我而歸馳告　祖母及予抵舍展拜庭闈爾猶追隨于淩也明日而爾隨諸兄弟應童子試去矣望六日再祭　先塋爾不及與是一憾也柰我之行爾尚未歸聞及　祖母壽日爾猶與諸兄弟奔馳而歸代予稱觴此亦一快也明年正月既望而爾完姻是日予於京邸命劉會飲以賀良辰初不記有他兆也自是而後爾便應道試自不得視我於京我亦不望爾至也三月二十五日

始聞爾入泮矣未始不色喜然心爲它事縈繫不暇作燕會而爾亦徒無音問到京予心且疑之疑爾之從事嬉戲不及念我京華懸望也若爾早抵京或可無此一病若及爾未病時猶能作父子聚處者或旬日或月餘舉動言語飲食居息我必有以識爾庶可盡人事于萬方也柰爾未去我又不能來遂成此病是乃大憾也爾豈果不我念哉亦以爲聚處有日爲歡正長　祖母在家未敢遠離此亦一大義也豈遽知其病耶病遽知其不起耶

雖半由舊冢所慨然命數已預定之矣蓋自有生之初而已然非但今日事也嗚乎但于今人事爲不合耳自爾十月初四日還下寓樓初五日溘然長逝我心有隱憾亦不可知但語我者自讀書達觀而外絕不作童子嬉戲色比及氣盡而逕了無外言此我之誌爾者最真即數十年學道者臨終不免作個頭躇頻想爾能及此是亦可以無憾矣都門之知友親戚與之盡哀祭必以禮亦見爾之孝能得親人皆憐之也十一月初八日爾長離都

門逕里我送爾於盧溝橋之西一號而別此際此情曷堪言念歸而杜子濂先生遣我以詩有所為報到家園疑是夢手穿爪臂莫為情之句情意深至孫作瘞年伯示以為爾所作墓誌銘生死骨肉交情乃見爾之名行可以不愧爾之心曲亦可無餘憾矣十九日我歸至新城旅舍夜將闌稍夢爾向我問父作之子述之二語夢中恍惚語猶未覺而愕然已寤不覺失聲淚涔涔也自是即思為爾立嗣以繼爾未竟之志歸而謀之族人恐猶未必遂合也乃一筮而得爾錦兄之子彝清慧之姿可為爾嗣是用心喜仲月望三日同族人公言于堂見于　祖廟承繼爾後夢中之意庶可無憾遠近親友哀誄輓章珠璣滿璧金玉盈卷情文備至儼然有加足見爾之遺愛在人無間親疎也昔人所云生榮死哀嗚乎盡之矣自是以後吾亦可以無憾矣違者有言生為吾子死非吾兒吾不忍為此語吾不忍作此想幽明異路情誼則同延陵三號猶存見少西河喪明未免過情　高堂番白慕水

日多吾盡吾職子將若何嗚乎痛哉大招難中用代薤歌亂曰日茫茫兮鳥飛何連風慘慘兮草木為凝乃如之人兮不我能慉懷我懷哉何日月之可贖

廷對策 戊戌科順治十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唐虞三代民風樸茂渾[illegible]

無偏陂之心俗躋雍熙之盛率性而循德訓

行而近光淪濡於道德仁義之中馴至刑措

不用何治之隆也朕孜孜求治夙夜不遑十

有五年於茲矣乃休養多方而閭閻未寧躬

止訓迪日久而群黎未睹維新表章經術之

令雖殷而傳通經學者尚寡明慎用刑之念

雖切而自干法綱者猶多豈人心之盡不古

若歟抑奉行者未得其實也今欲使兆庶遂

生樂業咸得其所庶幾衣食足而禮義興人

心協正風俗還醇敦尚經學而修明性道君

子懷刑小人亦恥犯法俾隆古之上理再見

於今日何道而可爾諸士其各抒夙抱詳切

敷陳勿得勦襲浮泛朕將采擇焉

臣王曰高

臣對臣聞帝王所以致天下之治者任人而

已矣所以保天下之治者愛民而已矣任人

而當其用則立綱陳紀化民成俗事事有條

有理而雍熙之化以隆愛民而有其實則厚

生正德綱紀明刑在在必懇必摯而康乂之

風日古人君有代天理民之責而所以分其

責者內而公孤庶司外而藩臬守牧皆有教

養斯民之寄惟隨分盡職而無貴乎虛文斯

代終之義以著聖人有容保天下之心而所

以翼厥心者或為仁育義正或為休養[illegible]

無非愛育群黎之意惟曲全並生而不尚法

名法斯并包之量以弘古帝王所以首出庶

物而萬國咸寧謀字鞠而迪惠吉屏奇衺而

致實行六字乃以同風也天皇聰明以作民

元后訓農桑而課禮義闢邪說以嚴憲典四

海由之永清也黎民敏德惟臣鄰之克觀厥

事修和志帝力於何有率由此道爾光而大

之端有望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奉三無私
建五有極
聰明睿智以有臨
剛健中正之咸備
握八柄以馭臣民而百度維肅
澡三重以定綱紀而九圍式命
止孝止慈惟

聖畫倫而王度光昭於海寓
允文允武與
天合德而皇風鼓舞於寰區自
臨御以來十有五年於茲湛恩美法史不勝書加
隆
郊禘以廣仁孝之思祀
嶽瀆以昭功德之大慎轄斧鉞方之選重司牧
師帥之寄
躬祈穀以重農蠶維祖以蘇困抑貢獻以節費發

帑金以賚荒愛民之心何甚篤而憂民之心何
無已也肆今至治馨香昭格於上下大化流
行編洽於幽燧蓋千古所未有曠世而一覩
者也乃
德至而彌勤功高而益勵猶以
萬幾之暇進臣等於
廷而咨之以唐虞三代民風治化之隆以及
今日教養致刑之大狀使其詳切數陳上理再
見此誠視民如傷求治若渴之衷也顧臣愚

學術稽古志切攄忠非一日矣竊伏嚴野有
聞焉而不得言焉而有所不盡者今幸近
咫尺之威立方寸之地得以對揚而無忌諱至乎
之所誦讀顧旋於當世見於
盛時者此可以酬其志之難至愚隨敢不竭誠
披悃以仰副
清問乎臣聞之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是代天而有養民
之責者君也上以承天有于遺焉敢不敬與

下以撫民有父道焉可不勤與天之與民其
理一也敬之與勤其義一也惟勤民之政有
驗於實用斯敬天之心不徒爲虛文矣唐虞
三代之世政教行於上風俗成於下特雍風
動而治臻刑措者惟其內有敬天之心斯外
有勤民之政也然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
成者何也四時之運五音之布宣其氣也君
道不勞而庶績熙萬物康者何也三公論道
六卿分職張其教也
陛下之尊猶天也所與分猷而佐理者孰非諸臣
于之責乎伏讀
制策有曰生養多方而閭閻未寧靜止何也夫民
生之不厚以無厚之者也而近民莫親於守
令
陛下誠欲厚其生矣而守令或非其人則操切嚴
援有如黃霸之在潁川張詠之在益州則室
家有盈寧之慶而中谷無仳離之嘆矣夫何
民生有弗遂

制策又曰訓廸日久而羣黎未睹維新何也夫民
行之不興以無興之者也而訓行必董之師
儒
陛下誠欲興其行矣而師儒未盡其教則月吉讀
懸餘如陽城之在國學胡瑗之在湖學則鄒
魯多文學之材而吳越起秀良之譽矣而何
風俗有弗醇至學校者經術之所由出也今
人不一其說家不世其學道德性命之微雖
學士弗曉其義何論夫童蒙之顓愚則端發
教而正道術者宜嚴之刑獄者民命之所係
關也使巧吏舞文弄法貪人鷙張肆毒析骸
桎梏之下即君子猶恥之寬何有於儌幸之
小人則愼乎反而詳讞鞫者宜矜之凡若此
者非有成法之可拘而有治人之堪擇也方
正之儒誠使司化慈惠之吏誠使司牧博通
之士使司鞫讞籌吉之良使掌憲典則官各
得其人人各盡其用四海雍熙之風宇內
有刑措之治安在唐虞三代之化不可再見

於

今日乎

聖制所云豈人心之盡不古歟抑奉行者之未盡

其實此亦求治無已之心耳

陛下尊禮大臣愈久愈親體悉羣臣有鑒弗替垂

若禮意之優渥藹藹若陽春

訓諭之叮嚀勤勤如父子天下之人皆將深[illegible]

款勤扶杖聽風思見德化之成而況為臣子

者忍致負之乎故大小羣工罔不思竭膺以

效萬忠皆曰將以佐

九重慕己之化矣而君人者如天運於上不勞而

成化者也將見天地位萬物育諸福之物畢

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備矣以

聖天子倡化於上諸臣敷厲於下豈不合元首明

良之美而躋綱治汪濊之隆哉抑臣尤有說

為宋臣朱熹曰監司者守令之綱也

朝廷者監司之本也又曰善為治者必先有綱

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所

謂綱紀者宰執秉持而無所私臺諫補察而

無所失所謂風俗者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

樂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臣願

陛下永持此心慎終如始明通公溥以植其本謙

虛勤直以培其基取舍不累於愛憎賞罰不

徇於喜怒存無意無荒之心為可大可久之

道合天下之智以助聰明耐於煩瑣無所蔽

順天下之心以施號令而於威惠無所偏朝

夕警察有萬里蒼生之憂

宵所經營存億萬宗社之慮蓋崇此德益保此

功王道普和恒之美四海成順則之風至治

綿於無疆而盛休引於弗替明良喜起之化

端在斯乎臣聞之人君有求言之意則必有

聽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會不可無盡言之

誠張子之言曰試言乃事易第一義不可有

欺臣雖至愚陋然不敢妄舉以陷於自欺爲

堯之見幸因

朗問而發焉惟

陛下寬其愚直諒其樸誠儻於
萬幾之暇少
賜觀覽則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草茅新進罔識
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康熙癸卯科
江南策問五首
問君道稽古正學定取舍端好惡昔賢言之備
矣夫人主一日萬幾當務爲急豈曰文哉治教
政令身率之爲道發言成文書之策引而敝之
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自得於心作爲治
教政令紀綱有本末先後焉其書於策亦道其
所以然而已洪範和同天人之際而所以始之
者曰思大學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而所以始之
者曰物思有以通於內物無以蔽於外學而措
之天下無難矣我
皇上躬上聖之資纘
祖宗文謨武烈之盛天下望聖人之澤者咸利見於
此時其爲多聞建事古訓有獲所稽有可陳者
歟兩漢以後願治者代有而史有譏焉以孝文
之恭儉而禮樂未遑貞觀幾致刑措而躬行多
闕宋之仁宗忠恕誠懇始終若一而其人材或
進或退國事或治或隳論者謂其隨世就功不

能與於帝王之嘉績然獻否獻抑精古而晞其
要所學者非歟哉
皇上受
天成命夙夜而單厥心宣哲維人燕詒而昌厥後
命諸詞臣註經譯鑑日說月將此訪落之詩緝熙
而陟降之思也昔康誥有言祇遹乃文考而紹
敷求殷先哲王求聞古先哲王自近以及遠也
周公告成王亦自殷先王及文王迪哲援古以
徵今也若是者非學何以致之諸士業從盛際

以歆盛德而思贊襄是可以先資拜
獻矣其颺言毋讓

其二

問治天下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職以任事官
以蒞民通古今一也羲農黃昊以德致瑞名其
官以雲龍水火而命以天事顓帝以來為民師
而命以民事堯舜咨命唯百而已夏商官倍始
有公卿大夫之設六太五官六府六工之目厥
周定制公論道孫貳公六官之屬三百六十此
三代之大略可言者也秦兼諸侯官不師古漢
興多循其舊而其後頗有所改光武并官省職
以三公綜理庶務尚於其後事歸臺閣魏晉多
依漢制齊魏亦準江東後周及隋參漢魏而用
之貞觀裁定員數而大齊於天授景龍之間開
元從弊其制恭家肅代以降無可言者宋襲唐
舊雖真仁盛時無所釐正有以他官互領不有
別勅不治本事者有以遙領不親州務者其因
與革可悉數歟元有中書省有樞密院有御史

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曰行省曰行臺曰司曰
路曰府曰州縣而廣集之論事在樞府不隸於
吏部似有偏重之弊者其故何歟明制設官太
尉相綜而設咸倣六官而設列以寺監鎮以百
司外則統郡邑嚴考勤其于前代得失何如也
夫監夏殷聖人不廢我
國家定官論級考課辨官將使分職率屬舉能其
官而且大破資格唯材器使天下縣乘之長者
顧自見無鬱不得施之嘆其倣之往事其裔官

與事之或合或違名與實之或散或違員與班之或繁或省治與聯之或互或分固博識者所務知也記曰官先事士先志將以是觀之

其三

問田賦之法始於禹貢自冀及雍凡有九等而賦出於田取之無過什一不欲盡其所有也雖然一州田賦相當他如田高於賦賦高於田蓋參上中下使得其平其貢自冀及雍亦有九等而貢因乎地貢有常制不欲强其所無也周禮

尤備以斂財賄則有賦以致邦用則有貢九賦任之九職九職之中以農穀為首通天下之田皆以井授井方一里而為九八家共之所以齊教化同力役均地產也而郊廟百神之祀祿食庶事之費車徒兵甲之役皆於是乎出何其取之節而用之裕也顧周之盛也其尤重者四分取一其次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役之取民使無急征橫斂則亦未至於五而取一四而取一之多而若樂裏不相及獨何歟或謂唐宋

救善而兩稅敗之馬端臨不以為然蘇氏兄弟其論亦異自茲以後有君如宋仁宗蠲損苛細而民不被惠有臣如朱考亭度量步畝畫圖造帳欲使隨產均稅輕重齊同亦未及大行而罷然使督迫被罪逃遁思避懸欠二百無頋蔵者則當日之民窮可知兼之賢而同志者寡雖有良法不足以集事又可知矣荀卿曰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居今日而論近今之行故所操觸夠田賦之敝莫敝於今亦不

自今日也初則因民遷則因吏已而無不變因者患其欺隱日復一日那務逋負而不得息有既奉

命旨以郡邑錢糧作十分通算庶乎吏民少得寬罪而尚未及檢田也昔嘗履畝丈田書其主名四至如鱗相比謂之魚鱗圖又因戶推田因糧編差謂之黃冊或可豫為前籌否諸士以之入

告我

后則忠君梓里則敬慎著於篇毋以從揚

其四

問民之有盜猶苗之有莠此勝則彼消彼强則此弱不可並存者也治盜必多爲之備絶其萌蘖之留在民則必擁護周防予之自全之地寧以虎狼在山牟其不伐而治械設穽置之不問哉然北土惡恃在馬南方惡恃在舟風利帆飛飄忽出沒則舟之爲害劇於馬自海氛既靖傾巢内附吳地亦既安瀾矣顧大盜既予人不知戒有地勢之當扼者沿海遷入内地有佃漁故

業可因者剽竊據之以爲小盜夫小盜何可長也當治平無事之日雖欲爲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貪暴頑梗之習則時時出而行刼其所以居要害嚴禁令密巡徼豈無可設者歟昔有大立唐順之佽俊卿諸人周行海壖相度形勝或云吳淞所乃水陸之衝爲蘇松喉吭或云常鎮號水陸兵據江海之交或云淮揚界江淮之間東瀕大海三面制勝爲難大抵周諮於衆熟慮竭慮而爲之者亦有可以踵事而增者歟夫瀕海之民猾徒窟弄近者鹽徒悍獷屢見告矣將見其犯則刑不犯則免天下固有日爲不義而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其於去姦之令則已疏矣周之制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坐諸嘉石者必州里任之然後合之所以小懲不容於鄉而鋤去其不善此固非師武臣力也以吳言吳請地利悉人情將藉以爲弭盜和民之助

其五

問足國富民天時與人事交盡乃可爾人行勤

惰地有膏腴鹵薄而豐歉則均三代所書歲多豐穰即未嘗不旱而以不聞告未嘗不饑而以不害聞未嘗有所謂糴而自無所事糴也漢定天下民亡蓋藏貴粟務積貯鼂錯勸農功迨功用煩興耗於武帝尋宜重吏二千石歲豐穀賤農人大困司農丞白令邊郡皆築倉賈則歲以糶賤則增以糴名曰常平此耿壽昌之議也隋開皇中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共立義倉隨其所得出粟及麥以豫賑給此長孫平之所奏也

唐之中葉國用耗敝諸道置知院官每旬月具
雨雪豐歉之狀豐取歉予率諸州常儲米三百
萬斛此劉晏轉運使時之所建也蓋自三代既
遠常平平物價義倉備凶荒雖古之遺制尚多
而此二者兼舉之矣然而廢置無常未幾而敝
何居吏畏法而避事苟全封鐍不復省斂無敢
賤之患視民殍而莫敢發斂民怵於吏而下刲
於胥甘貸富戶不敢一窺倉廩之門歟哉
皇上之勤恤民隱至矣邇歲在官吏者逆在民者

免水旱奏報後時者罰賴夫聚之郡縣散之於
民則亦人情之至便者且累年穀價大平柰何
不為宿糧計也輔藏之記義倉曰鄉者青苗黍
非不善但不當以金不以穀其處之也不當以
縣不以鄉則當日之任賑貸受粟計息存見米
三千餘石其必有道矣諸士言必可行國當自
民事始

請舉經筵疏

題為請舉
經筵之典以養
聖德以端化源事臣竊觀歷代帝王肇興必重經筵
之典匪徒隆崇道之文所以預養
君德而廣聞治道也自
太祖
太宗肇造丕基即設內三院衙門弘文秘書之名崇
然復古創業垂統模範聿昭我

皇上聰睿天縱自
御極以來凡重大典禮業已漸次舉行邇來
躬親臨朝宵勤
宵旰中外歡呼咸慶太平之靈長矣臣竊以為
聖德貴進於日新輔養不可以不廣查會典開載
每歲二月八月開講
經筵一次以重臣董其事其禮不煩而有益於
治道甚大合無預
勅禮臣選擇吉日肇舉斯典進講之際擇令滿漢

大臣互詳其義於以啓沃
聖心開知治理所關匯從又見近日
諭令各衙門詳察
太祖
太宗事實及前代開創成績誠治世安民之要若採
擇較定彙為成書再令近侍之臣每日講述
一二事習以為常尤覺簡便久之典故精熟
事事有據雍熙之治可計日而俟也臣山左
鄙儒蒙
世祖皇帝簡拔無常失報未伸茲荷
隆恩錄授諫垣自失有聞必
告而先以
經筵之典進請者誠以
君心為萬事之本
皇極乃首善之原主德隆於上則軍國庶務之大
舉而措之裕如矣
順治十八年七月三十日題

恤災疏
題為恤災乃修省之實推恩爲致和之本懇祈
藹諭俯體
睿懷以廣
皇仁事臣伏見部覆直隸撫臣甘文焜題報真定
保定府屬水災等疏奉
㫖兩部照例具議固是但今年水災比往年不同
於例外應另作何蠲免着再議具奏欽此仰見
皇上愛民如子懷保如傷之至意也被災窮黎莫
不歡呼感休
浩蕩之宏恩矣推此一念即足以感召
天和而散咎
天心也微臣竊有請者真保等屬被災固苦情形實
聖駕所親歷固在
直離照臨之下矣其各省被災地方閭閻苦最甚爲
皇上所未及親見者如江南淮揚等屬之水災山
東青兗等屬之地震衛青等屬之水災河南

彰德之水災浙江溫台之颶風福建漳郡之
水災饑寒陷溺顛連困苦之狀安能盡繪於
至尊之前也同是
朝廷赤子同在
宸衷惻隱之中合無均邀
皇恩一視同仁
勅部於該督撫親勘被災分數題報到日酌量
輕重速爲蠲免不必反覆駁覈延時日以
孫窮黎之望庶於

皇上加意軫恤之念暢然其有合也且被災地方
已經部覆豁
旨停其催徵目今將屆歲終錢糧奏銷有司考成
所係正在此時若將來不在應蠲之數勢於
倍加催比嚴行敲朴冀免参罰反不若未經
停徵者猶得陸續辦納煢煢殘黎其何以堪
伏請並
勅部議今歲被災地方錢糧見經停徵者作何分
別考成其被災最甚者自在

睿慮照徹之下恩出
上裁非臣下所敢預覬也緣係條陳恤災事宜字
多逾額伏祈
鑒宥施行
康熙七年十一月初五日題

正朔疏

題為正朔閏餘最宜慎曆未可議更伏祈
睿斷仍用已頒之曆以誼天時事臣見禮部一疏
題為請更正朔之月事奉
旨據奏通行直隸各省將今年所頒閏十一月停
止應閏九年二月等語今又復行停止果否合
理二月應否有閏月着部丞一詳酌欽天監各
官議奏欽此仰見
皇上敬慎曆法之至意也臣愚以為頒曆授時

國典所最重一定而不可更易者也今八年之
曆既已頒行薄海內外家喻而戶曉者久矣
一旦忽欲除去一月另行改正中外遠近不
能無疑且十二月與正月之交為元旦收歲
之期四方之
朝賀於是乎集
郊廟之祀事於是乎舉凡一切大典禮所在皆於
是係焉乃將已定之期又行更變揆之於理
似未見其有當也即將九年曆日照依南懷

仁推算節氣行之則閏十二月與閏二月同
一節氣也何必改月為哉伏祈
皇上乾斷將八年已頒之曆所閏十二月不必更
改其南懷仁推算新曆即從九年正月為始
斯
國體與曆法兩得之矣
康熙八年二月三十日題

請寬遷海逋賦疏

題為敬陳末議以彰
皇仁事臣辦事垣中伏讀
上諭戶部前因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瀕海地方逼
近賊巢海逆不時侵犯以致民不獲寧宇故盡
令遷移內地實為保全生民今若不速給田地
房屋小民何以資生殊非令其遷徙保全之意
四省遷移人民著各該督撫詳察酌給田地房
屋務須親身料理安插得所使小民盡沾實惠
不得但委屬員草率了事如料理不周小民不
沾實惠或被民控告或別經發覺定行治罪爾
部即遵諭速行特諭欽此仰見我
皇上視民如傷誠求保赤之至意
洪恩浩蕩陬隅歡呼矣臣伏思宣布
德意上而督撫司道下而府州縣有司均有子民
之責今四省沿海百姓奉
旨遷移居民已失故土田廬荒廢其十七年分額
課民欠似難再問也雖奉有安插之

恩綸若其額賦未除則各官考成所關仍應不免
追呼司府按額督催有司畏懼參罰勢必日
事敲扑煢煢孑遺其何以堪臣愚以為安插
小民之得所必先寬其催科之
功令合無請
敕下該部將沿海棄置田地與未完額賦亟催造
報清冊其司道府州縣各官考成姑緩其所
議速將完欠清目逐一報明果係遷民失業
者並與豁免則司道無督催之煩有司得以無
敲扑之擾庶失業窮民盡霑浩蕩之
洪恩也臣仰祈
皇仁鑒陳末議應否可採伏祈
敕部議覆施行
康熙元年四月二十二日題

請頒經書疏

題爲請
頒官板經書以光科塲
大典以襄同文之治事臣辦事涖中見順天府府
　尹甘文焜題爲經書官板現存
國學仰乞
勅部印頒以垂永久事禮科覆稱應如該府所請
　御令宛大兩縣估值印書紙價及刷印工價
　詳確報部印刷完畢交與順天府[illegible]塲
之時應用等因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臣思各省鄉試經書印板多有
　不同每至舛錯臣於去年奉
命典試江南所取用出題四書五經各書亦非官
　板江南大省尚且如此其餘荒遠小省槪可
　知矣合無請乞
勅部估值紙價工價動用該部項下錢糧多印幾
　十部分頒各省布政司存貯每書兩部以備
　殘缺遇科塲時用以出題則字無舛訛而實

與
大典始爲有光矣所費無多關係甚重是亦天下
　同文之一大事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三年二月二十九日題

御試第一疏

題爲慎選授以清流品嚴薦舉以得真才事竊
惟人才者國家之楨幹用舍者人主之大權
此始不可以不慎而其法不可以不嚴也自
虞廷三載考績黜陟惟允至於牧明明揚
側陋以亮天工而熙帝載法可爲詳且備矣
後世官人立政之法率莫有外焉三代而下
累朝選舉之制代有不同究不越乎慎與嚴
而已故慎則網羅皆髦彥不慎則能倖濫

竿嚴則彙征有茅茹不嚴則徑引多私人臣
竊謂一代之才自足供一代之用要在
皇上於取舍選擢之日加之意而已其一在流品
之當清也四方郡縣之人才除科目兩榜外
止有貢士一途尚可充民牧之選其餘雜職
吏員縣不得僭正印是已而捐諾之人實繁
有徒雜然並進銓法爲之壅塞詎非所當清
者乎八旗子弟之俊秀者率皆養之成均准
其一體考試其才學優長者擢用翰林御覽
科道等官可爲盡其才矣而除生之年甫屆
童丱請文義者遽試以民社之任猶未能操
刀而使割所傷實多詎不可爲之重惜乎伏
願

物部於選授之日必詳擇其流品長於文學者使
居文翰之地長於政事者使膺民社之責勿
枉其才勿拙其器則群策畢效而衆益斯集
若驅騏驥以[illegible]易大劍以毛錐非其任矣
人各有能有不能若用其所長而舍其所短

則鉛刀皆有一割之用故慎之即所以清之
也其一在薦舉之求其真也外而州縣有司以
及方面皆有牧民之責其優劣賢否全在督
撫之舉劾間有奇才異能不在尋常之列者
特舉卓異以待不次之擢甚盛典也然猶貴
薦剡保舉有催科有術而撫字則拙者乎愛
憎任意保舉有涯類登庸而循良淹抑者乎
此不可不嚴爲之防也至於地方人才以及
山林隱逸之士偶一舉行

聖朝鼓舞人心之特典而救
皇上於資格科目之外大開其延攬者也然論薦
擧於今日抑有難焉者矣卿擧里選之法不
可復行於後世而保任連坐之例又復相戒
爲世途斯薦擧所以不行而直言達於上聞
也嚴之之法莫若於薦擧之始而別其眞僞
其薦之眞者則不惟進賢受上賞而用之惟
恐不盡其才也如其果僞則不惟其所薦之
人有負處典而擧之者亦罪莫贖矣故上

之必如虞廷之岳牧交贊次之必如成周之
周名同心而後可語於薦擧之有眞才也此
嚴之乃所以得之也斯二者固在銓臣之持
衡惟公惟明尤在
皇上於從銓敘流品之日其難其愼有如不得已之
心斯思皇濟濟多士有藹吉之慶闢門籲
四方無豐蔀之患矣伏祈
皇上內篤于心正一身以正百官無之而不愼緘
之而不嚴則無之而不清無往而不得眞才

矣天下幸甚人才幸甚臣竊爲賀
聖主淂賢臣須於不貳惟祈
睿鑒留意焉臣謹奏

用人之道在愼與嚴二語爲千古不易之法中
如投誠任于薦擧三項侃侃鑿鑿切中時弊皆
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而　先生獻言之眞具二
十分膽識者　賀宿識

預籌賑災疏

題爲預籌淮揚賑災之方以廣
皇仁以救窮黎事竊臣伏見總漕臣帥顏保題爲
恭報異常水患一疏奉
旨據奏淮揚水患異常關係運道應責成該管官
作何料理着速議具奏該部知道欽此仰見我
皇上軫念災傷重視運道是即大聖饑溺由己惻
然不忍之盛心也臣愚仰體
皇仁更有未雨綢繆之計者竊以爲運道固所當

亟而災黎尤宜軫慮也伏思淮揚爲江南咽
喉之地財賦於是乎出商旅於是乎集
特簡河漕兩臣經理其地誠重之也今兩郡之民
以連年洞滓之餘又遭異常水患漂沒廬舍
田疇莽蕪將百萬生靈必致流離嗷餓顛連
於煙波沮洳之中轉盼秋風戒塗饑寒切膚
哀訴無路呼
天莫聞或塡死於溝壑或相聚爲盜賊當有上厪
睿慮者安可不預爲之所乎伏乞

皇上勅諭河漕兩臣悉心籌畫詳其賑救事宜或
勸民出粟益以常平官粟如汲黯之於河內
富弼之在青州或各方煑粥使饑民散處就
食等項視被災輕重實圖舉行或當照陝西
軍前輸納米豆之例紳衿舉貢監生富民其
復職加級紀錄先用送監讀書給與頂帶各
款比之陝西軍前米豆數目俱應各加一倍
因無事地方道途坦易準之秦省蒸益適均
既可就功名之路極濟窮黎更不至以近地

事例減省有妨秦省之輸納此實兩利之術
不費之惠而災民得以生全矣如果臣言可
採伏祈
睿鑒施行
康熙十五年七月初八日題

表忠疏

題為敬陳表忠之典當議贈謚建祠以鼓人心而伸正氣事臣伏讀

上

諭諭吏戸兵三部自吳逆煽亂以來各用兵地方文武官員或矢志固守身窮莫支盡節封疆或身陷賊中堅志不屈横被慘害或從容就義全家殉難視死如歸此皆為國捐軀克全忠節深為可憫其有骸骨不能歸家妻子尚寄遠方孤苦無倚更堪軫惻宜加恩䘏以慰忠魂著各

該督撫察明凡殉難文武大小官員骸骨妻子俱准動正項錢糧資送歸里以昭朕優䘏忠節至意特諭欽此仰見我

皇上留意疆場再隆忠節厚加軫恤更欲善全其身後如此真

聖主如天之恩盛世勸忠之典凡為臣子者一聞此言孰不感極涕零奮不顧身思報

國恩而立芳名於後世乎遐臣見部議䘏忠之典雖已極渥而猶有所未盡者則以與謚建祠之典猶未議及也竊今現行事例文武大臣殁後例有祭葬兼請贈謚因歷來酬庸之實典亦

恩例體恤之大義也至於死節諸臣似不必以品級拘定凡有捐軀徇難以死報國者此其人即與古之忠烈等雖史冊所稱何以加焉應念照死節緣由酌其時勢之難易輕重擇其忠節之尤著者

照以贈謚乃所以慰貞魂而昭示於後世也夫人

生而習書長而服官孰不欲以忠良自矢乃不幸而遘其難其在全軀保妻子之人可無論已即素以名節自負毅然不惑而變起倉猝或臨時二三其心者有之若能利害不顧從容就義慷慨捐生此固

聖君願得以為臣後人樂取以為法者也即予之以易名之典夫何媿焉是諸臣報

皇上以赤心而

皇上即予之以令名一字之褒榮於華袞庶人心

有所激勸而死者亦含笑於地下矣似不必
以官之大小品級之尊卑論也至於封疆大
臣節烈顯赫者更宜
勅所在地方建祠褒揚以傳示千古而郡縣長吏
亦得入其本地之名宦鄉賢祠從祀學宮是
亦
聖朝褒忠之令典也臣又有請者自變亂以來節
婦烈女死於兵革者亦復不少應請
勅下各省督撫體訪其死節最烈者予以旌表以

爲風化之勸則凡有血氣之倫習聞婦人女
子尚且直知大義不肯偷生而况堂堂男子
之靦食祿受爵乃或甘心從逆桀犬吠堯眞
禽獸之不如矣蹴
皇上天心至仁憐而赦之特以不死彼亦何顏面
立於人世乎此表揚節烈尤大有關於教化
人心者也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六年六月十二日題

河工議

今天下之事所最急者莫要於治河而所最難
者亦莫過於治河內而廷臣外而總督河漕諸
臣詳哉乎其言之矣臣復奚庸多贅然有一得
之愚不敢不爲芻蕘之獻其一曰下流之當疏
也昔人治河有三策曰疏曰濬曰塞今惟用塞
而疏濬之術不講恐非所以清其源也頃年河
決清水潭及七里溝瑙洞斷莊集一帶而下流
則與化泰州之白駒場大龍港雲梯關皆其衝

地殺如釜底不有以疏之則水瀦而不能出非
盈科而進則無以達于海待衆流將盡而民田
之汙萊殂洳者已不可勝計矣說者謂以防海
之故壅閉海口致水失其故道以至汎濫而無
所歸然而河自河而海自海海口之地山嶺嶮
阻原不可以通舟檝彼艘皆大艑豈能飛渡哉
則瀕海諸口斷宜亟開也其一曰黃淮之當合
也在昔以淮水之清敵黃河之濁故沙隨去而
不留今則淮自淮而黃自黃不相爲謀不相爲

隸而勢自今去法仍宜講求昔日之故道使黃
河仍合於淮以淮之猛抵黃之強兩相濟而相
為用而漕始不受其患則周家橋翟家壩一帶
堤防以驅淮與黃會者不可不亟修也堤修而
淮之勢自注于河而不至橫溢矣其一曰但治
漕而不必亟治河也今之治河以通漕耳漕通
而河可不必亟治矣其可塞之處一面捍築以
堅其防其不可塞者則聽其自行而不必與爭
地始則開一渠以通糧艘以待其勢之自殺然

後決而塞之亦易為力矣今閘高堰一帶皆為
巨浸湖水泛溢故漏激而為患耳若仍循其故
道使歸黃者黃歸淮者淮則斷可就理此所謂
因其勢而利導之者也夫大禹之治水行所無
事非無事也不逆其性不爭其力不激其怒因
利自然與為順導而已今之總督河臣身在地
方經理有年必確然知其頭緒孰當急孰當緩
如治亂絲從容就理若操切而亟更張之則愈
棼而無紀二人方竭蹶以從事而從旁之人今

日進一說明日畫一策前工未竣後議又起然
則功何由而可成耶所謂築室道旁者非歟臣
愚以為不如責成總督河漕兩臣使之同心協
力隨時酌宜不時奏聞一切動用錢糧以及調
度撥宜許其便宜行事地方官不得掣肘然後
可責以成功或三年或五年總計其成效備有
條議脫卸委靡偷惰與夫侵漁冒破諸弊或經
覈實糾參或被旁人首出者即治以庸懦之罪
復何辭哉昔漢永光中任河堤使者王延世三

十六日而河堤成永平中樂浪王景能理水檢
隸之河復播為八水有所浚而力分偶合于禹
功自東漢訖唐河無橫決之患任事專者有成
效非其明效大驗耶從來論大事者曰有治人
無治法今日之河工何獨不然又何必紛紛論
議以今任事者之心哉此芻蕘之見未審有合
於
國計否

玉署初筆

戊戌孟夏朔七日奉　簡命讀中秘書望八日乙酉初偕同人游翰苑由登瀛門升延英堂建設一亭觀所爲先朝宸翰諸版銘碑記未及卒讀同人接武而至各自卜舍以居悵然高眺仰見槐蔭覆而樂之乃占取東南之一枝樛然而最茂者如蚪龍之蜿蜒檐際也爲念兩夕晴朝當得佳致因擬癸巳是月朔八日索居槐軒於時榴花盛放槐蔭初成風吹楊葉嘶嘶有聲墻外兒女語嘈嘈然午

枕未就沐雨數滴恍然如昔年作會意語時也在當己酉即接姿而識之曰不知玉堂中人亦能領畧此中閒況否他年豫同人當以是質之云云由今追之言不忍左券耶因歎人之窮達升沉無非定數而先幾之形每每流露于語言閒者事後輒應亦有人不可解者聊拈數端爲友人述之甲申以後自此絶落亦已久矣辛卯春念忽微動紛然是夜若有所夢覺來拈青蓮語書於册閒是月小既向曉復有所夢晨起識之曰數年不作繁華夢今夜無緣特地來世路悠悠何足問一生懷抱幾時開蓋亦漸漏春光矣比及秋初聞前數日演有桂香將欲近桃汁漸侵衣之語同儕方笑以爲誕不期月而兆于鄉書使婆娑之夢與巫羅之語不盡虛誕是爲偶中杏花記則有感杜牧之嬉遊亦徵驗乙未春又有榮園之名杏花之咏與夫闈前夢奔闈後夢擬之語種種徵先亦少見其一斑汝不自知其所然者謂非天機之自動識兆之先見者乎因思天下事無不可期未至者驚爲絶

奇既至者視若坦易凡事皆然君子明時達人知命然上蔡年壯心不已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是在各自爲適耳有志者竟成領不信耶爰爲識之擲以傲吟

步趨皆有數方寸本無爲花迷從人入秘書可詩窺槐陰攤風好蔡火足深愚豢述平生意報予書侶知

北園初記

甲午歲孟夏之月偶於兩朝倚燈牆而北望則見卉木菁葱平原沃衍意謂是固善地他年當營綠野而老焉既而書此會宗眾水閣一詞遺東齋弟誌不忘也乙未北旋即將亟爲此計而迫于時艱有所未遑丙申冬始購之其主盡其所欲焉丁酉春爰與版築之役月餘告竣百堵皆作而曠然四癸乃始成其爲圃地矣是春也取花于山移竹于鄰區採嘉卉于中野旁求之友人而茂草之中時

有翛然錯出者樹成而實落蕤蕤而華稀雖月夜將至而寄興者亦不多得矣惟徂暑肬齋及初秋始望宵月足稱快意耳墻下樹柳墻邊植椿雖有生意率未可入目也今春又將比上園中諸卉會嘗與別乃進場師而謂之曰榆柳間植杉兩壁下自南訖北移大槐數株今植于門之左右鑿池焉蔭之西北枝下成即植蓮無幾時焉鑿井一泉或東或西不定其方惟度其泉脈取其而可瀹者爲佳耳桃杏諸果之類多多益善菊當戍畦植之以

便灌既設而以前可令也佗如小芳雜卉諸野草俱宜散布園內隨地適植使其一望紅碧足爲動觀東西墻下亦植菊繖北使兩行黃紫耀目可當錦步障也園北紙外栽柳數株蔭可及路他年以爲遊人休息之所西求雜蔬等仍當總之以備溷飲佗酒之具玉瓜冬瓜皆可種取其葉還兩聲如簃前月然也草處置于池北而夕月破底便稱賞也[illegible]於其悲園務累見于此撫而廣之隨類而良是在乎之慈心矣顧其想之勿忽戊戌孟秋梅三

日庚申兩夕識

方爲是語以爲數月言旋獨及看荷池上耳不意遂留于此未得遄歸晶揖諸品萃成夢想或理武廣聽之而已特欖里鳴騶之日而苑柳已成蔭矣行蹤忝駐焉有定哉還以識之聞人其有代予肆目者否庚子八月甲辰晴朝又記

初正偶筆

人生何境是足唯當前快意適興而已矣友人嘗謂余曰子之生平大勢病在快意夫意有何窮故必欲快之將有不克盡如我意者則或反不快矣余曰唯唯否否意固無窮而欲快之之意則存乎我也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一種濃豔豪華情興我則不顧田連阡陌金玉充積我則不善燒丹煉形跨鶴驂鸞之事我則企望而不敢學也我之所好一曰山水一曰詩書一曰花月平生之快意盡是

矣獨不耐離家如佳山水非不欲盡意登覽但遠在千里之外往返動經數旬者則不敢過而問之矣詩書固可自怡而資性遲鈍人事多擾苦無暇時則亦不能盡如其願也惟花不拘奇種隨意蒔植皆可娛目每一花開必賞玩累日坐守移時或邀知己快友杯酒談心期不負光豔相將之意至後已若佳月則無旬無之但或有人事之擾或遇當夕而霧或不在家園而遊寓旅舍則雖有月亦弗能盡歡也此即意之未必盡快者也由是觀之

余之意亦易快耳猶夫偃鼠之飲蛣蜣之愛而已矣余有園不必崇臺廣榭層巒奇觀也平原數畝小屋數間雜木數十種夏日可蔭月夜可坐如是而意快矣架上諸書隨意繙閱有暇則覽無則且已不必定有夠程如經生家之治舉業計日而課工也則意亦自可快也花月隨緣偶遇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有快友論心或靜嘿獨坐則意自快即未必然而隨在遣興逢場作戲亦何不可者余之意亦不必為之弗快也若得時將快意則一日

消遣便是一日神仙人生苦不知足我則無之亦足以自然矣但春明之夢又須相催車塵之債多為勸駕柰何柰何聞有一二知己遇相謂曰倘處山之與未闗金門之詔稍遲姑優游林下亦未始不可余又何為去其所適而尋所苦也哉若非大有所迫則此盟亦可無負古人固有簞瓢鶴結必自安者即同人相訂亦儘有入山恐不深入林期不遠者余亦何必鄙而不學哉吾知依歸矣辛亥脈胐宵坐文杏館識

二餘偶記

昔在窮鄉若無欲讀之書今又讀不能盡兼以衰鈍閑少務雜心煩安能如嚮之靜守凡案竟日不被人跡者耶今歲甫集唐律數百首冀將入誦而未之及選魏百名家中有韋蘇州鮑明遠謝明子山諸集足供探討坡公詩文幸得全集昔所曩慕而未睹一覩者今乃狎而親之此一快也至對策習守則應制之必先尤所宜究心者圖史之餘瀟花三徑雜蓄數幅聊以銷夜聊以永日同慨昔年已極倍蓰遥念玉堂精署當不及此松窓夜月也

丙申閏臯月二日乙巳雨餘向晡識于東窗

又

春夏之交風物清美庭樹鋪翠禽鳥變聲每于花朝月夜雨夕新晴之際間有會意輙爲短言以志之時復自喜似欲作羲皇上人不復於世味中求之

槐窓漫錄

昧爽矣言

人之精神有數也以之修煉形氣則可保順天和而全不毀之軀以之呼唔著述亦可立身揚名而求別觀之業至於營營商賈之行或佚游好戲日與閭巷俗子相徵逐徒勞一生終老無成此其誤[illegible]者可哀甚慎無使它人曰秦人不暇自哀可矣

漫興

[illegible]二日戊午日中煖微雨行田間見麥浪翻綠隴禾如鬆氣農人倡和於畛隰之上誠一時小康風景也予倚樹聽之悠然有懷人想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讀氏之子良朋乎彼姝乎俱未及許驀然又如年六七歲時午節放學歸相與尋窓侶遊樹蔭下戲鬪草時也噫嘻日月催人流光若矢星移物換時事幾更傷心此地存耶沒耶榮辱得失付之天數而已縱鄉里小兒嘖嘖屬望而余心終淡然如秋溪之水顧乃營情蔽累瑣瑣爲糊口計亦可羞也清夜夢覺不知予懷之曷能釋塊釭截

少將讀秦風蒹葭三章輒為緬然興思然亦復
不自知其思之起止何故讀余兄此則正有同
情耳 阮亭
鎮燦曰此天真發露處故眼前所見所聞皆若
有所感而卒不自知人生此景豈能多得

秋興

昔張翰因秋風思蓴羹昔予在東郡憶菊花又憶
蒸其自謂興之同情今以試事淹留歷下幾踰四
旬而歸期尚在彌月之間想應歸時菊已剝矣未

已蕿矣豈非虛名誤人乎去夕觀嘉會京考興宴未免
有移情之感將誅茅以力耕寧游大人以成名也
吾將聽之闈前二日記

記事

西陂者西氏之右陂也余昔居博興每東歸必經
此道或獨行或攜小使朝朝暮暮蓋非一日後戊
子之變率家人向此地於蘆葭深處匿焉自瞰而
入向夕而出周饑狼狽倉皇跋涉而西也危哉此
行也迺今猶令人病悸再踰年邑居方夏有事[illegible]
省歸經此地愴然有芳草之感蓋與殷之麥秀周
之黍離興衰雖自不同而回首往事恍若疇昔一
則以懼一則以幸矣因下騎玩草色移時江文通
別賦曰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此行雖非贈別而饒有深情又李青蓮有云平原
萋兮綺色愛芳草兮如剪溪之曲兮江之潭把𦇪
草兮思何堪想遊女於峴北愁帝子於湘南恨無
極兮心氤氳目眇眇兮憂紛紛披衛情於淇水結
楚夢於陽雲千載而下實有同心癸巳五月八日

薄莫策馬東歸復經此道見芳草之猶昔感往事
之如昨仍動懷舊之情於時清風颯颯天空月霽
惜耀靈之已匿無暇憩枕於柳蔭之下也歸之明
日甲戌晴風向夕述於槐軒之檐牕

似六一公小記 許士

字字深情緬然一往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云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將軍
獨無情乎此文情致正極相似 阮亭

漢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昔人尚有記故劍

者要非情深人不解耳 又評

情深矣而詞不激發意矣而意復暇正如作詩者得風人渾厚之旨 鐵樵

新秋懷舊 癸巳

秋日多凉風而微寒每至斯際輒增一種凄況愴然如有遠人猶倚贈戎以懷想也憶昔乙酉日匯罗後室聞讀史集古詩每遇疎雨蒼蒲開瓜葉聲堦作荷葉見荳花紅白相間蔓延緣籬朱紫欣然自喜仍見螽蟲時作葉上風雨[illegible]

依之作室時丙戌秋慕避地東鄙菊花期竟成虛設仝人猶有餘情丁亥往來西岜間雖時坐槐軒而蹤跡未定戊子秋滂亂離驚竄不復知憂樂之安何知哀若己丑以秋初歸田蘩霍不充采蕭蘋菽一嘗試之回思酉秋時事寧可復得耶庚寅歲邑居怏怏無可言者至卯秋赴試歷下淹滯數旬遂聽虎嘯而忍辱指數秋亦足少償艱辛辰歲閒居東濟西郡之間多所奔走秋日亦未覺有佳趣今年春杪始得一息肩復理舊業兼以抱病謝務歷夏以來出門遂少閒取史記諸書及古今人詩集日涉手錄多為探索而舊日佳致始勃勃然來矣永日烘燕頗有庭槐可以翳景惟向夕始一揮汗午夜人中暑盛乃覺至閏五則已稍降矣今歲復稍復室內晦宴息亦未苦熱回憶舊居已還其處亦本如故家室俞孺眠往年間閱倉皇者不大遠耶追思曩昔夜居槐齋次杜詩遣懷時相去幾何也暇日風雨薄暮瀟瀟偶憶其事閏六月幾編壬辰也

少讀唐人詩翠嶺香臺出半天萬家煙樹滿晴川山僧近住不相識坐聽微鐘憶往年不禁撫卷惘然久之蓋今昔之感其能移人情如此推余兄可與道此况 既亭

尺幅中可當秋興數十首蓋其感慨悲凉俱在言外蒹葭耶白露耶水一方耶幽致遠心可與知者道 鐵樵

起一段有洞庭始波木葉微脫之意○又似太白悲清秋賦 既亭又記

跋

昔人有言太上忘情下愚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僕既慚太上又非下愚讀此卷既終覺二十年中哀樂之感觸緒紛來不可斷絕但歎喚奈何耳

癸卯仲冬弟阮亭挑燈跋於廣陵之屬提閣中

昨迷雷風雨

竿濕為曰繞花水月四字乃近日評文套語以之評北山先生詩文最為貼切試讀僑寓漫興懷舊諸篇字字行雲流水曾有一語着實否兒時光景宛然在目妙在不記何年清夜愁然有懷妙在不知所懷為誰氏之子遠人舊侶贈我懷想其意若有所屬又妙在愴然如有四字使他人為此未有不求其人其年以實之者常見古人為文境取其極幻而情則貴乎極真此以若隱若見之真情寓出不即不離之幻境可謂兩得之矣

瑞鳴兄云每閱登攜諸記知吾輩現前多少受用都是恍中躡跐登攜只是片晷不肯放過遂為千

古情至人耳又云吾輩處處思量現前快活便已省却妄想許多此等消受終是得自吾家北山者

丁巳初度序

今　天子崇文聖飛龍之治聲公式叙倫振賢之儀情問不輟於臨軒敎奏時勤夫佩華我北山王公以臺諫第一首薦　宸衷唐識李嶠稱爲才子宋登蘇軾選在正人而公以不世之才際有爲之日方騎羊之歲李泌談棋迨翰豹之時張憑理樨金門射策入天祿以吹藜玉署揮毫上瀛洲而覲堂自甲至乙凡四庫讀人間未見之書數六爲七作一經是天下可行之語時推陸贄愛欲見之施

行上識賈生遠以觀其飄颻鳥鵲集升平之第爲應還官白馬乘光武之朝還閑指佞魚頭此勁不憚批鱗虎頷杼忠無嫌履尾趙忠獻三十六事一一朱錆韓魏公七十餘章嶺頻白副然而存　聖朝之寬旱靡尚風聞若乃陳民事之艱難偏多蠹桑松到天而不屈葵向日而恒傾故事莫重於格君請經筵以崇正學惠無諭於愛物論清大以窮浮逋軫徵輸之災而憬聲動地諫頒爵之失而龜力回天勝落鑑彝似盈遙之彈李祜踈宵獺鼠如

元禮之按張成是以哲行政容鄙人斂手兩界進賢之任皆收得士之功桃李悉入於公門楩梓盡登於天府門生腳踏傳衣鉢以金蓮公侯廣心傳勉關於玉筍遂使庶　聖主之領賢臣允賴直臣歌正固之詩多士咸由一七燕其政治原乎經術故朝野仰為眞儒風節擇以文章故進退皆成學逆當其剛毅悍之變屢處三年遠乎忤貴室之心來居數載南桃畔但有鴻文而蜀亭前惟多奇字雖天人之已對尚下董帷即目乃仍立除仍親

孫案臨蘭樹蕙時歌屈子一篇蕭柳栽花偏向元卿三徑被服有同乎寒素御閑罕識爲貴人斯其暇豫雅志渺矣難幾實則峻節清風確乎不拔也若夫天懷純孝南陔常自嘯田至性友于北阮曾開讓宅任彥升之祿米常乞親知徐孝穆之車裘恒資族黨都無介意推章子以赤心豈待論交壇故人之碧血徵才可錄項斯頓引以登龍片語相知朱零何辭於嫁醬則挺峻望於一時寧讓昔人於千古哉憶余未申之間遇公著雲之上璞林玉

樹見太尉迴出風塵金馬碧雞信使者能操月旦而公閑談棨刺謬許清游弓碧漢以建朝對愛山而然夕共平原之坐十日盡觴飫清獻之舟一囊圖籍及全分衿河上鄰家朝端恭斗雖隆崇得賢於於處勝豪遊自遠猶叢香念於窮魚兹者歲值雞園月居監德余友賀予天上千里致書需夫會起龍華香閣浴佛實當芬來樓紫燮協生申瞻紫氣於函關誕黃星於嵩嶽長庶佰仰應律呂以全呂大衍成著參乾坤之正氣願成于泰尚耄之由

飾同人獻西望之觴爰考前人辛讓懷康齊之壽用稽此歲翁予當常書之時而公姓名早著於彤闈顯德已傳於青簡寧待無涯馬伸之說麟麟鳳集之洋但當斟櫻笋之厨酌鬱金之酒為億萬人而請命壽及耆耋冊五千言而養生道崇黃老爾

後陵吳綺撰

辛亥初度壽祝序

不朽之謂壽而所稱不朽者有三立其一遂足貽垂奕世以自壽於天壤間况兼而有之者乎兼而有之者要亦間其語未見其人也乃於北山王先生見之其孝友篤於家庭仁義淳於族里秉義樂善選才士輒汲引而薦拔之考為名儒妣為貞婺德有淵源固是述也年未三十發成進士出入蘭天清被閣歷功猶未表見而遇事敢言封章纍上如請開墾建器諫田獵則功在朝廷議清蠹漕及

覈賑儀荒則功在兆姓癸卯秋典試南闈得人稱最盛夫進賢受上賞非其功之尤著者乎若其槩輯一集布於天下游歷所至節義必為表章山水必加紀述名賢必有題贈行間字裏功德寓焉誦其詩讀其書者可僅僅以言辭之也哉因思江左名家首王次謝而會稽一派系本瑯琊自晉迄今稱不朽者多人北山復兼而有之蓋紹青箱之世業接河汾之正傳為一代龍門斷疑則詞蠹風起著作則動華雲飛如椽之管館閣推重豈徒作續

鄉人已我使紫陽遇之必稱曰光明正大磊落落君子人也非以風流儁望好為清談者可比將來展其經世之才照耀天下其人品且當在鄴伯仲耳余久飫香名未覿芝宇向吾友賀子天士劉余為槐軒集序嘗誦其詩讀其書已知其人矣近天士自茌山還吳過婁東復以余言為北山壽余不敢假為封人之詞但衆先生之生平有文章事業為當世共見共聞者略為揭言遂當南山之祝北山先生見之請為余進一觴焉婁東吳偉業

初度寄祝序

庚戌夏四月之八日為北山王先生維嶽誕辰鄉黨鄰邑之士遠近咸集登堂而稱觴者踵相接也南國賀子從京師來於衆人之後執爵而言曰夫士大夫之為人所尊仰者豈以其勢位之隆哉惟其才與品之有足重也才從何見廟堂傳其封事海內誦其文章是也品從何見不貪位以躁進不苟合以謀利是也當今之世求其才與品之全者蓋甚難之嘗見有身致通顯即心厭林泉以詩文

為可棄及放於仕宦而不知止其人雖位躋公卿於吾無慕焉若北山先生以弱冠知名未三十成進士十餘年間其文章之著於玉堂封事之留於畫省詩歌之紀於遊覽世人得其一字如南金大輅自縉紳大夫學士弟子與夫閭巷齊民莫不知先生姓氏而珍貴其詩文先生之言論丰采久已照耀一世則其才為何如也當世海內又安在廷之臣相與咏歌太平先生獨正色立朝不激不隨東難進之志數年之間乞假者再家居之日與風

昔知交尋花飲酒翫文賦詩為樂每遇佳辰月夕意與境會輒流連忘倦客至不以煩瑣辭雖過夜分非客莫能留不已夫尋花飲酒論文賦詩此山林草布所挾以傲富貴之人者先生獨兼之故官必處地不以仕宦累其性情如右軍之愛蘭亭右丞之愛輞川雖出入承明所好常在丘壑則其品為何如也其瓌瑋之才既超絕一代清卓之品更震動四方宜薄海之內無不聞聲相思千里景從也何況予鄉黨郡邑之人於覽撰稱薦之恐後哉

宿素辱先生隆禮殊遇有知己之感不敢以封人之詞同於鄉黨之稱祝歆侈陳導引養生之說先生固有所未暇但述先生之生平其才與品之兼全有不可及者如此彼世之稱先生者或知其曠達而不知其廣大知其廣大則知天之所以祚盛德固未艾也吾聞古君子五十服政從踐三公今先生年甫強仕以居諫垣其豐功大業自茲以往又曷可量哉請加爵為丹陽賀宿撰

藂韡閣記

予昔客往年主北山先生授館於問園之楓軒垂一載當月夕花晨或鳥啼客散及風雨晦冥兩人相對之際無不更倡迭和長歌短章以盡一時之歡既以思親南歸別後數月得先生手書云近闢中東南花害地建一小樓於夏四月落成願以藂韡屬予懸想其地而為之記予欣然從之或曰夫記所以記勝也君未嘗登斯閣何能贊一皆予應之曰閣固予久遊地也梘軒予榻所下處

也斯樓文杏館如觥居予昔者觴詠眺望之所留連也今闢旁於軒而前於館皆歷歷予意中景也胡不可記之有按說文草木生聚曰藂草木之華曰韡茲合二義以名閣閣其峙百花之間乎園之花惡予所經見猶憶如觥居東北著木芍藥數畦花瑜千頭諸品略備所可懸想而得者非耶原夫清露晨流羣芳如沐閣之曉可記也已斜日倒影類客含醉閣之夕可記也已凉颸颼颸如醉霧靄閣之風雨狎至靡不可記也已至若好香難掩羣

惟豫蘢黃鳥擲枝粉蝶穿蘂足以助閣中之吟咏者斯則不暇殫記也已雖然先生用世人也優游非閒予非能爲先生信之也豈久於澗閒者哉都木芍藥神物也嘗呈瑞於宋世矣其華之兆適符名宰相之數而茲復効靈斯圃以彰先生致君澤民之瑞是則可獻瑞如之頌者耳俟驗於後當更爲先生記之丹陽賀宿撰

壬寅初度雅集記

岱宗五嶽第一山也松石雲樹奇秀鬱以南汶水出焉環泰千榆山經東武陽[illegible]其之西北至清河與衛水會爲德水出津門而注於海近水諸名族清文氏爲最蕃而誅宕感于其氣以然蓋亦澤祖德焉　北山年兄雨槐著姓世家在山之陽　贈嘗言公舺翁老年伯以文章顯名東郡爲先進領袖也山九歲能讀父書受業　晴嵐韓先生之門年十二即舉茂才異等已納交四方知名之士矣

鷄鳴風雨叩予雲之亭倒中郎之屣觀舞夜之碑嘗歌予伯倫嗣宗頌酒咏懷詩布衣華冠名冠蔚甚人則問　封太孺人辛老年伯母孫水同修禊媕孺斐竹諸金昆離經剖業業書不問壚扇辛外甲午與余先後舉于鄉乙未戊戌又聯第成進士同　廷對同官翰苑金馬門朝夕玉堂相與日益親清風遠致如飲醇醪顧性尤倏爛躍躍冠進賢乃饒有長卿元龍之趣偶居數椽[illegible]盆魚爲沼疊賞成山雜桃梅木藥以象林麓每退食從客坐讌

一卷書曲江苑外無穿馬風塵之色既遷諫垣遂
世之跡所刺舉多中當時利病內外亟稱之乃疏
延山水求蒇本及坊間書欲索縣校不移他嗜好
一如官翰苑時雅游賢豪間知己時月來過從一
一皆禮接之緇衣食魚久而彌敬無軒輊之意於
時辛壬冬春際屢山叢濟水以入　親至館御賦
詩泉窩仙兩竹林以購求遺書至平陰程震霖賈
觀七肥城田履端順德李景新平山鄧元賓傳平
周欽元同里袁乃三楊耀旂以大對至焚問路聞

遠清源張彝庵聊壽朱鶴生同里張存古以游羅
至臨邑邢命石趙衡屯君平江都朱起之臨清劉
吉甫濮陽馬啟直晉蒲胡北莊或以游覽名勝或
以操養或以大隱或以武功侯補命并在京邸花
朝上巳北山則以出署餘閒一觴一上樽聯鑣二
三良伴予以募修洗沭時乘坐其中看花豐臺醼
松于報國猜西山登溪憩亭望洪光徑道松檜下
尋龍淵遊谷水津頭聞西域賓羅種植於羅漢寺
泉之珍珠湖春志以詩元白湖上之作松陵唱和

之篇月來紙貴都門矣今猜和綴集日為我北山
年兄覽揆令辰濟水乃贈襄陽五壽酒命石肩麟
芝為脯寫雲林山水為壁圖百泉彝庵依古韻為
歌詩存古寫仙扣松枝而歸雲中君湘妃之章路
賈程朱諸君子相從倚玉蓮吹參差淨香兒之腸
北山半醉滕席頻余微吟而笑兩令君奉神倚酒
玉立森列如蘇家山舊曰此盛會不可以無傳也
時壬寅清和月德州年家弟蕭惟豫敬識

觀槐軒僑寓記

僑寓記王子北山自序其歷年所遇也北山少有出塵之志不屑屑於富貴喜讀書尤喜留連村落花樹閒性孝友與賢人君子游屢慨慕者久之今此記中所載自少賤以至壯歲初究書以至成名家居里居借宅借齋遠村近郊或庇蔭不相知之人有時削迹長往搖落遇次豺狼之所叫嘷如聞衰草殘月下長嘯之聲浪浪也其一話一言飲酒論文一日問字之雅皆詳次之無有忘失於 君親大故俱謹書其時日兄弟子侄時時念之不去懷抱以山川間之不得常相把晤為恨予為之再三讀或讀之不終篇或感于一事不能竟行句遂投書以起如看好花竹如遊名山水如屏營千鼓宮舊都長堤驛野醉為之醒喜為之悲憤懣怪為之歌而起舞猶記丙戌冬末東方晁蜂起一日與予三村庄秋入埽地還棲郡城樓東 祖宅依老母以居餅無儲粟廚中接日斷晨炊北山時御予豚蹄及麥麪此意曷可忘耶今北山方官禁

知遇未艾 太夫人康强難老而令子嫡官未立家請先與北山約異日功成名遂閒居作賦之暇相從三山下攜賦詞二十五篇看方壺之白雲拾長洲之瑤草設夫馬乳扁竹與夫雕桃月吉此入關之風井耳

康熙壬寅秋九月八日同學館御耿遺見隱之蕭識時年五十

書槐軒續草後

余生平吶吶不善聲音笑貌獨吾王北山學長道義相孰不刻而與之切劘猶記同館時曾序其槐軒日記甲辰予大故南歸北山亦返家園兩地隔絕者七八年辛亥北山來京甫襆賜官適予復待罪來裝北山訪余曰歲且暮矣子可便道休歇槐軒盍當歸與作守歲主人及解維過鉅鹿見河水大凍颿帆急流遂未竟歲寒前約僅得與印君極事阿千然予自此回籍習靜杜門王山定存抗老

其中甘心病廢不應擊援筆上巨公無隻字往來不自今日遂不自揣力疾出山復靦顏俱與京門諸从交遊故哉北山古道駝摯無異往年因得盡數載所未見諸作大嫩襟懷灑脫無一物足累其中从與人交無疾言遽色所得篇什和雅春容如其爲人薛文清評少陵詩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從容自在可以形容有道之氣象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可以形容物各付物之氣象擬諸形容一唱三嘆北山其庶幾乎留心正學紹述往哲昔所重經同邑張宏山孟子成蔡袁三先生語錄沐泗脈絡知豆重光宜其以有道之躬形而爲吉人之詞因思予成孟公當年與吾郡鄭忠介志同道合相規相勸最久且深所贈有甚豫陽國學冠遊來符詩有寧陽留別詩其作孟集序末云甲申偏舟訪孟先生龍門譚學娓娓各未有契余曰爲泰山之遊可乎先生欣然僕身同遊向日而返時方開發別去始知所以爲予又翻然登臨照望余者意甚殷學將何以報知己努力千古大志望

北孟爲北山同里之先進鄉爲張子同里之先進觀其切切偲偲表裏如一今日所學雖各有宗世異揆同閨風與起我兩人寧有不可爲孟鄉者試就今日之論以驗於序槐軒日記時之道力淺深北山定有以箴規我矣

康熙甲寅夏月同學弟張貞生書

跋槐軒集

文以怡情未有情不至而文至者也讀陳情表而思孝思之至誦出師表而見蓋臣之誼覽蘭亭及赤壁二賦千古名士風流襟懷如覩此無他情為至情故文即至文耳余與 北山游有年習見其為人也篤于孝友樂與賢士處一言一事也投合金石莫逾尤酷嗜墨兵武庫青箱靡弗羅而收之腹笥中當諸生時窮困流離從寒蘆荒葦中狼狽而出猶手持一卷不忍釋也可知已夫懷瑰逸書陰咏每遇鳥啼花開風簷月夜輒感喉悲歌情見乎詞自里居以至登金馬列省垣如一日也前所著槐軒集自道其生平最詳余從燕邸中時取而讀之如看遠山如聽秋蛩如威童時逢清明重午馳逐於桃李桑蔭之間幾自忘其為遊子也噫情之移人固若此哉昔人云願讀盡天下奇書交盡天下好友覽盡天下好山水北山差足當之雖然此特名士風期耳若夫乘紳正笏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北山當更有觸境生情而不

徒以文字見長者

康熙甲辰暮春同學年盟弟張翕題於燕臺之南

邸

跋槐軒集

古人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此不易之論也然亦有因文藝而徵器識者文藝又安可盡淺耶吾友北山素崇大節有超然出俗之志其事 太夫人曲承歡心歷三十年如一日而於 太翁先生有終身之喪一飯未嘗忘葢有不獨爾霜露而始動者務以作忠可知已至于為手足之愛厚一本之誼及出萬擧更有不可以常情測者同人之弊則傾蓋而終身不易其於人也無疾言而亦無阿黨

至死生患難之際俠氣摩盪真可於古人中求之生平大致大約情深於骨肉同氣而不以貧賤富貴易其操且曠懷逸度不同塵俗未嘗不甘貧賤而貧賤獨見其超致未嘗不處富貴而恒以富貴為寄雖讀其書者自旅見之及春秋兩闈尤擅寡之蓋將沒我同人而以是為鼓舞之資也知其情者可與聞其言矣觀其流離艱辛備歷難堪之狀皆詳誌之而未嘗為欺人之語其不以富貴為榮名可推也行文則聲音華華言如玉屑今其一字

一語皆足把玩不盡余不具論而備言其為人知其人則文愈重矣余習讀北山之文一日適其里獨與其弟炳儒遇其所游之地一草一木一花一石皆若有一北山在如風抑其地者乃悟其文有以引人於勝境也雖然北山受知於 朝廷者最深而諸良友之期望于北山者最厚北山方留於年優于才知必有情深乎大於花石重於文藝以仰共 君恩克副友望者余拭目俟之矣

乙巳重陽後二日傅于潤題于河干竹隱

閱桃軒集目記後

余生平所著大抵皆率意之作無所爲文也然生平不敢自欺亦不能自茍不敢負人亦不忍負人少窮讀項羽本紀羽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五柳先生傳好讀書不求甚解心竊羨之故平居自矢不必盡追蹤古人而一生閱歷無不可指以告人者取其意盡而止不必其詞之工也若平生所不旅心者自君親師而外則有兄弟子姪良友至戚以及一山一水一花一木無非繫我情者則不厭

瑣細而肆肆言之且言之不一而散見於數處者不自知其言之煩復也今篇章具在見者自可悉之而服日偶披不憚重爲敘述者凡以自見其性情之所至而已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吾雖不敢自信然亦不暇外此而他求之矣溯自有生以來榮枯悲愉之事則有僑寓記　先君忌日記　兩大人行述略備之矣宗黨行輩則有族譜碑記及三兄大兄大弟二弟諸志銘頗詳世戚姻戚則有劉晶白及兩孺人志銘董遷圃張養卓

存古徵垣傳賴伯薛巨公諸志銘備見交情矣同年友則有呂懋園鄒許士詠章張獻形睦冲默養綏伯諸志銘略見友誼近日魏章則有崔山公恭兆麟蘇聿經張紫垣諸稿生死交情亦可並見慶賀則有詩母壽序紫垣舉子慶占子入泮元浩守說諸稿邑乘則有重修邑志縣學序記邑侯李鉛[illegible]公周公諸壽序李右白學博壽序皆有關於邑政者都城則有東嶽廟碑西山遊記豐臺中頂海淀戒壇潭柘摩訶菴諸遊記稍見形勝之

縣行役則有牛首虎丘湖州金焦諸遊記家鄉則有岱嶽遊記孤山龍洞華不注千佛山南營舊行西陂從事廣平鎮宮郡城南郊感舊齊河懷舊諸行記志遇則有兩闈紀事甄賢雜言及玉署初集朝省則瀛臺賜宴恭紀及東陵從行開道則有熱應湯錄北園初從閱觀記二餘優從館課則有春雪賦五雲多處詠懷瀛洲亭懷古御試則有廷對一策瀛臺二詩慎選舉疏及治河議也詩中所載則韓世兄海宿五雲李世兄英千曹世兄掌公錫

也兄德輿天王年予嬰占致滑寓仙公經諭也大來長滄兆麟永如沛霖天士聞達林峰蘭次長六伯齡前閩諸子無擊方外畢在壽同人則懷蠡作庭扶桑點嶽雲麓爾茂以除騷山肇余夏章湘北說嶺止瀾介石雪洲篤生瑞鳴嘉洲西樵沉亭兄弟也年告之閱歷略備矣至于稍自寫胸臆者則初正偶筆南行紀程及友人見贈初度四序概畫之矣過此以往天假歲月所著固未可預詳而約略大概庶幾無虛此四十年歲光耳除夕前晡之

供奚背囊之裝其何以酬此方寸耶丙辰冬抄燈燼月夜甥定於敬脩閣寓舍

槐軒集者　先王父之所手著也　王父志存君國大節自選木天遷鸞臺汲汲盡職殷於日不暇給而性情篤嗜詩古文辭退食之頃亦未嘗輟管城子褚先生相契潤也故生平著作甚富迨年至四十始舉官遊及前後家居時之著述親加刪定編纂成帙出而問世和一時之樹幟文壇者多譽賞推重之今集中所錄前輩諸老先生弁跋具在固無俟余小子之哓哓多言矣詎意無祿　王父捐館後自庚辰至甲申先　君子與　季父相繼

即世家道中落梨棗散失　三叔父亟欲修補歲乙未復費志殁嗚乎骨肉凋零繼述之人每念筆衰神悴心愴而已尚忍言哉念　祖生也不辰早失所怙雖材等樸樕然自矜貫時伏讀遺書輒思繼先人志重鋟諸梓用成完書但遺籍散亡急切不能得撫衷抱恨已廿年於茲矣客夏忽遭由兒之變莫能自解致有心疾惴惴爲恒以此集之失傳是懼病稍痊愈愿　王父一生心血所注盡在此書不重爲表章取罪滋深於是急加校定廣爲搜

羅成蒐輯親友之遺冊或檢諸筐笥之偶存訛者正之失者補之文之無可尋者姑從而缺之若干遊西山上方諸記則又所續入者也歷一歲月工始告竣因此裝潢成帙用廣其傳斯集遂復爲全璧爰爰書始末質之海内愛之子孫庶小子之志遂而我 祖父及諸父在天之靈稍慰也夫

丁未菊月孫 念祖謹識

槐軒集十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曰高撰曰高字北山號槐軒茌平人順治戊戌進士由庶吉士改給事中是集詩五卷文五卷曰高與新城王士禎兄弟同倡和耳濡目染詩格時復近之而才與學則未逮也